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一冊目次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宋）王楙撰 明嘉靖四十一年王穀祥刻本	〇〇一
古今考三十八卷 （宋）魏了翁撰 （元）方回續 明萬曆十二年王圻刻本	二一五
識遺十卷 （宋）羅璧撰 明鈔本	五五五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宋）王楙撰

明嘉靖四十一年王穀祥刻本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長洲人。養母不仕，惟杜門著述。當時稱為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覩他書間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顗阿奴火攻一條，皆黃朝英緗素雜記之說。次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殆與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閒引據既繁，亦不免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騶虞為獸者，楙引六韜以駁之。趙岐孟子題詞謂孟子無字，楙引孔叢子以駁之。顏師古漢書註謂玉樹在甘泉，而楙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國，楙引劉向列仙傳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窗雨句，本詠實景，而楙改沾為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證之，不知是皆晚出偽書，不足為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昔鄭廓依眷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楙謂非其本義。黃庭堅詩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傅元琵琶賦序，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楙轉據明君事以駁烏孫公主事。秦觀詞杜鵑聲裏斜陽暮，楙辨暮字不誤，似矣。復謂當作斜陽曙，以避英宗廟諱而改。夫斜陽豈可云曙耶。（案觀詞元作杜鵑聲裏斜陽樹，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樹為暮，見項安世家說。）張祜寧王之詩自屬追詠，而楙以為目擊，又以與祜詩年代不符，則遣為祜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餘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他如茅盈見史記秦本紀註，而楙沿梁孫文韜碑以為漢人，譏其以廟諱為名。非鶡冠子者柳宗元，而楙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玉妻，而楙以為傅元。（案楙蓋據陳玉父玉臺新詠誤本。然嚴羽滄浪詩話載玉臺新詠原本甚明。）買石得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楙以為王建。餘糧棲畝本淮南子語，而楙以為始於左思。以準作准始於呂忱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條見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舉唐碑。皆千慮一失，不必曲為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置於夢溪筆談、緗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閒，無愧色也。末附野老紀聞一卷，乃楙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據楙題詞，知其為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事，而解孟子既入其並尚沿晁氏客語之說。蓋楙

曾祖伯虎及與黃庭堅游。庭堅和王炳之惠玉版牋詩所謂王侯鬚若緣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見書中鬚奴條下。）楙父承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楙以其父之書附己書之末，蓋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然伐檀集為後人所附，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錄以正其名。此書為楙所自附，非可諉過於他人，故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祕笈所刻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多遭刪削。今仍以原本著錄，而繼儒謬本則不復存，且附糾其失於此焉。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袠俱滿擬篇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井蠹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辠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舄吏筆舛譌以竢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第一卷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略於節義
歐公譏荊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乳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遊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第二卷
楊興安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韓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臯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商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通逖聽

第三卷

論語點句　歐公論騶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東緼還婦
蕭何强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己
周顗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楊胡有後
漢奉行故事之獘　晉史舛誤
班馬史文

第四卷

公子乖暴勝之字　張輔安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荊軻　爰盎密害鼂錯
田叔善導驕主　尚書牴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顯　蕭疏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鄒陽　石顯譖望之
漢賢薦賢

第五卷

唐人言牡丹　玉蘂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葱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沉鎗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翱湜待退之之異

第六卷

荊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慕　攜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義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遞相祖述　嘖嘖
古語椎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饎字
第七卷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諭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撑犁事　豹文鼮鼠

紫荷橐　五技之鼠有二
鷹犬諭人　陳平用張辟彊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劊名劊炙
唐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鞦挾三術
三公詩句
第八卷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苓莛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烏已巳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嵇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第九卷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髮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第十卷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亥亲
名字相沿　太上皇名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雨對牀　員貢二書
千里蓴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凍春
竝食天廚

第十一卷

郭解劇孟　漢唐人丙開之章
師古注青紫　米價貴賤
二公書時政　魏證蒯通
壷關三老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瓻
丁晉公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重三

喉骨喉吻　王建襲杜意

第十二卷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略
漢獄吏不恤　經怪二字
披霧睹天　痟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扣冰
江淹擬古　王介詩
藥欄　如律令
開八表　古人引用經子語
誅全甲　稱翁姑爲官家

男人傅粉　二公待宦官
臥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第十三卷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蓮捘糈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黃庭之識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游士持薦不謁
王勃等語[illegible]　千與下郎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第十四卷
王琪母妻識見　賈誼事衆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氽准字　徐昕詩
第十五卷
富公奉使語　逍遙黯愚谿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實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秦夫人
蜈蚣　禁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來辭語
人生何須　衙牙二字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臺笠緇撮　不可爲已甚
酒分聖賢
第十六卷
亭長　上巳祓除
女子衣襖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嚶嚶
螳螂捕蟬　廣陵

旄頭罼網　香橙
板輿　以珠爲名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剌乖刺　男子稱寡
駁妄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媵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第十七卷
賀知章上昇　藥名詩
鳥名詩　昏字

善學柳下惠　後世殊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字　潘安仁言遁逃字
崖蜜　原道中語
一抔土事　羅珦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非姓楊字
束脩　語益精明
二李詩　福不盈眦
以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作文受謗　周孔醒醉

銀甕酒庫
第十八卷
漢人釋經　何武言誤
漢臣僕衣阜白　大人尊稱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擬婦人不以其倫
東漢注　楊牧二子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碑陰　唐書敘事疎鹵
陳鷟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雨祈祈　子美樓拂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第十九卷
詩讖　詩句相近
白蛾敵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去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靈運得句　顏延年五君詠
展江亭語　著鞭聒耳
李習之爲鄭州　此陛下家事
化鶴二事　顛倒用事
韓退之文章　拗句格
避高祖諱　以鳥對僧
第二十卷
規倣古詩意　曾直茶蘼詩
杏花雨　詒厥爰于等語
河間傳意　少游斜陽暮

珊瑚春黃檗　胡廣子孫
殍餡二字　北固甘羅
人物名字不同　參軍簿尉
郎官令史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魯直玉花驄詩
杜撰　謝玄暉詩
詞句祖古人意　鷹鶻史傳不聞

第二十一卷

方言序　一丁字
詩家用明光事　車作居音

字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漁父詞　望雲懷鄉
鸞栖枳棘　枕繆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溫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傳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第二十二卷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作釋氏語　古詩香事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襪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半千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苻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麪以斤兩為斤　吾丘壽王論

第二十三卷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頭稱將軍　漢人稱謂
咄嗟　唐人用一麾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臯事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用討魁梧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譌

鬻匠蟠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識
第二十四卷
歐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赤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閒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宮賦　蜨粉蜂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薦疏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祜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算子
在人賢識其大　古人句法
茸緝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第二十五卷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續釋常談

齋邑詩　不用南人爲相
古今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六印　賈趙二后
謚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娶喪葬過制
郭璞先知　掖庭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第二十六卷

隸釋　二公不喜人譏其文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烏頭白　漢人用積薪字
長安浩穰　烏鬼
唐言全印　唐袍服用花綾
孟嘗非謚　野航
半夜鐘　宣帝之致良吏
丹陽有數虎　劉夢得烏衣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事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第二十七卷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忠孝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省中畫壁
醉翁亭記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第二十八卷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衛士稱羣
退之注論語　三變百餘歲
呼物之音　潮日蕩船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郡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諒闇登遐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媒蝎字

第二十九卷
後宮嬪御　檄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鶡冠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鷗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棠陰蠻檻　功緣微管
不磷不緇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谿一曲製一弄　前輩與叔手帖
集靈宮

第三十卷
古本漢書　貓鬼
邊韶晝眠　王播入相
麋鹿性巽　娉后余數

畫龍不成　得一順天錢

其惟聖人乎　白樸

健兒跋扈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八珍　角里

小名犬子　僮約香方

以點心爲小食　民應如蘭

五總龜九齡　火浣布

足寒傷心　劉琨盧諶贈答詩

附錄

野老記聞

野客叢書目錄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王楙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己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亦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亮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荊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鏌鋣爲鈍之語蓋

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荊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灼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荊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荊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荊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爲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築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嘗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爲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閑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眞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値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强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

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遺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遺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急蹴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之上赫然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間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

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愼夫人與皇后竝坐盎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媟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褏刃從東箱上畾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並從广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詩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

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遷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卽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

唯室之論固爲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
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
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
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
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
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
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
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
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
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暹是也

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
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
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又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
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
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
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
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
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
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
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
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
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
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
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

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
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
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
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
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
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
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棊

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罹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翺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絶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甯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貴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騭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爲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嫗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爲名族此一事亦爲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但知平反陰德爲不淺矣前書但云

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寬縱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爲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罌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爲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謂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甯成傳末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淩轢同事若無人焉汲黯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公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吳曜書
黄周賢等刻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匡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畏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

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上為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為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

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君房勝范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即得入矣捐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

生蹇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拖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姦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

職而舉免冤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六
尚且責其越職況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
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並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
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注秉並作彼命切呼爲柄
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爲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
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
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

上聲呼莅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
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
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
重買絝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厚德要非中
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
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
是實當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
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暧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詢
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
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
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
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
議曹教臣也兒寬爲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
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

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
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
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
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
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
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
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敘其怏怏不平
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

皆發於湖海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被還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

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郡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舅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印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劒以戮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劒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足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

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擢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

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illegible]夫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僕謂龐說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王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與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遂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謂資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口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

史八索徐邈以爲今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𡚶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作𤣥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殁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illegible]時立趙飛

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帝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實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

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商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和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見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辭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强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

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衂浩之出不惟一事無成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黜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㵳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顚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若爲悲戚鄙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耶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僞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爲浩遂指以爲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

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爲浩乃始得其眞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爲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澂而爲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焉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爲貧沉爲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

世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竊寓其譏之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密不當然互相摩軋滴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率邇逖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逖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法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逖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揔表逖聽前事沈約啓逖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吳縢書　黄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王楙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盍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以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詩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

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烏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歸者法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

撫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爾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名刪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

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

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餳氣味綠黏臺曰春糟泥客濃綠餳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餳白黏臺酒似餳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開時香酷烈瓶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洌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耶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見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耶三山益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

予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膾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東緼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媼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葢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强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强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探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强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辟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旣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其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請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旣罷兵而歸見上書言相國强賤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案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矣則何買田宅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强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强買人第宅聚歛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

文族智耳類而推之如陳暄書嘗論其論極悅曰飲
醉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蘖之際日與賓客
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猶爲歌詩把酒賦
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類如此皆所以
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
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
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
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

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祇供特牛
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
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陸乘逆知
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
桑皆稱萬歲耿恭於疏勒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
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家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
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讀太守壽張奐吏皆稱
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
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
萬歲宮東宮知辭有柴之者惟寶寅爲將軍至長安
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
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
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曾呂之
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
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翺集中有與退
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

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
之先後此退之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傑耳觀翺
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
意故爾翺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安

周顗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
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
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

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顗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顗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一言顗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顗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顗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己反以陷己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顗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顗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二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倣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

見婦人封命夫奴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爲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毋爲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

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爲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赫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高德不羣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韜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爲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

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爲金銀器織室馬廏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爲中興賢相而叫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

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三義不同漢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謬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衞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譙何綰傳寫誤以爲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翕黎[illegible]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爲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雖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吳確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四

長洲王楙

公子非纂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抵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錯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遭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一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欲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

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

宋素嘗爲周魏無騖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
聞者樂毋諸第執戮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攩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君親就戮妻子橫
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
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
始躬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而進五日一聽政吏是以爲異則孝宣而上不
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

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
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
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荊軻

鄒陽曰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荊軻爲燕
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
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
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
罪於秦故凡荊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
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

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鼂錯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
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盎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
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
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
薄以語議之是遂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想從
容燕侍力陳錯惡與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盎日
夜從曳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
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爲求

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
以盎薦上上召見盎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盎
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盎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
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盎亦可謂深矣嘉惟
不密反爲錯所脅盎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
盎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
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
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

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綏江都之悶冀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

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臾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閒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歿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歿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皐陶戒舜之語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敖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敖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皐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敖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

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

父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特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吏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翁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殺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禍僕謂滑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齕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爲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翻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傅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傅傳益歎疏傅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

其門號會爲萬石君秦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戸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絶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

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絶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幷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窮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窮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厦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爲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耰鉏杖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

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於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

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剥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爲醴蓋託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與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從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晉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如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亦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備言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視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衆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四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五

長洲王楙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蓋隋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輿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

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蘂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蘂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産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内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與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按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凡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葱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顔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黄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録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予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擧亦曰玉樹青

慈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乾力反右音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太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爲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

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盍今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窃僕謂相

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

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為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為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尤為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又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閒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為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為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

賴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字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黄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鬱駹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

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緗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黄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誤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絶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説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説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

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襃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恭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於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益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録本校之多二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稡所記併著於此庶幾與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兗國大長公主降李瑋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淩晨閽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逺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聲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嘗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稡所記二段一曰熙寜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為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寜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郡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

甘按圖經即此為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安為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壽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為東隣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藏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僕考王襃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襃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襃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標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春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春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盡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翱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師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佐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傪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待己莫若自貴此聞之於師者也道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十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長洲王楙

荊公讀蘇文

泠齋夜話載王荊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又謡子眞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驟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苕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蔕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苕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為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吉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苕谿筆錄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蔡邕傳作天夭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異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大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若當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爲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爲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角谷紫紅綃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樊素止此數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妓所不言者因詩得小奴拋我足小婢擷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苕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嫖姚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莫救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

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貫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尋豐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屢兵不讓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纔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

家文物爲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
見有作去聲者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荊公用
此遂以爲嫖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
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并會雅聲遠姚
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飄姚乎愈莊姚字無
音顔處之爲是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
下

露盤

緗素雜記載翺䏈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簴
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

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
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
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
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
泣下黄朝英按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
年是歳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九年
誤矣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朝英所以詆也僕謂
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洪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
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苕溪漁隱曰王直方
詩話載晁以道云誠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
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
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
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
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
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
隱王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

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
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
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
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
詩秦少游詩如詞苕溪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
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議何容易便
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
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

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牖矣人口何邪漁隱云僕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篡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一本作慕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文嫌弋者篡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注篡本作慕法言篡宋衷注曰篡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篡乃是篡字又非慕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為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祟尚書周確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韓談安吉不諧聲者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棄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慈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杏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

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
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
如文選賈誼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
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
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
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
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
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
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门先祖是皇神
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

推之

義儀同音

洪邁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義儀二字皆音俄詩以
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
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娥作蛾徐廣音
蟻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峻碑又
作蓼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猗衡之例也
蓋古者率多以阿猗莪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
鵩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
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兮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兮

君伐之我有蟊賊兮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
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
為緇漢人書災為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
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
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
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僖公八年用
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
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

齊當與廟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
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
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
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
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
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
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
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

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
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
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
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
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
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
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嚏噴

隨筆曰今人嚏噴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按
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
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
說

古語椎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
憂惟有杜康僕觀束皙賦杜康咥其胃樂天詩杜康
能解悶潘佑詩直儗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夫士有
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
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
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
爲執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燖右軍醋浸曹公之
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
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
篌謝好箏陳寵觱栗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
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
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
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
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註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
同游又曰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
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敘舊游有曰沈謝
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
所謂玲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眞娘心奴楊瓊
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
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餻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
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餻字虛
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

箋今之寄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苕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餻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餻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餻邪

卷第六

長洲吳暄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容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

拾遺記言傅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聞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遂得利建侯封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傅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餘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傅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餳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楚辭傳三歲獻甘醪膏餳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餳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

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囀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論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

并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憫眞子讀杜牧之詩下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眞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逡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撑犂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撑犂枚皐屬文徒自成於觳觫況元用啓請撑犂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撑犂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撑犂狐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撑犂天子也言匈奴號撑犂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撑犂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鼮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侹侄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類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鼮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紫橐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

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橐事其說已久非獨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録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特紫囊耳出張安世傳不知出　趙充國傳漢録謂左荷右荷出隋紫

五技之鼠有

今讀荀子鼫鼠五技而窮爲梧鼠之鼠唐書李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子鼫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鼫鼠五技而窮並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鼫鼠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

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諭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鸇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彊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彊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

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欤不然此計矣有以見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蝤蛑江瑤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盖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岑家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不爲美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蓴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虀李巽伯詩曰香虀何處煮鱸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强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蓴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傚衆言衆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疏略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傲相吾恨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酇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酇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姚合詩曰酇侯宅過蕭賈島詩曰往歲酇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酇侯也唐書釋文酇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

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漢樊噲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纏之地非樊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甯戚曰商鞅挾三術而鬻其策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鬻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鬻正用此事今人懷所挈求上官知者日口鬻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壓墜鄭果巢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七

長洲吳曜書
姚舜卿等刊

野客叢書卷第八

長洲王楙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實三耶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坂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宜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宜之當塗正禹迎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升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升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亦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者并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

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吾君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說謂伯夷不嘗歸周也李翰以爲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悲歌奔河蒼茫闊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麄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竝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皆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本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被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皁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又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循州由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足遂書貶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惡公者媒蘖公與劉從諫交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瑨鄉所撰徐昕碑云昕爲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爲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矣君臨鞫考樹翔盛詔公

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貽鼎鑊終能辨正而出
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卽有功從弟也有
功能全仁恕於雷霆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
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
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
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
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
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

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
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
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王
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為
嫌益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
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巳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
謂吾家之童烏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
也似亦理長僕覩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楊烏之才

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
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
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
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趙德夫謂巳巳蓋
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
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
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
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況所謂小名小字者
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鉤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
此體原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因賀
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
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
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
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
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韠與天子同
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

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閤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閤曰黃閤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閤然名爲黃閤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閤豈信黃閤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牀

褥也亦宜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旣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遹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赦書用絹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爲延字非嫣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爲嫣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嫣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

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

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說僕觀王泉子栽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隷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何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

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

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北等語

自左傳有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柳揚人物

柳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

韙哉斯可謂苶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个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直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叢書卷第八

長洲吳瑄
章洲黄

野客叢書卷第九

長洲王楙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為太中大夫而歸家婢時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李遷哲為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醼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為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政樂爾苟為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

位司徒年承八十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十孫皆先逝煢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侍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但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蓽之下仰事俯育團圞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爲樂又不如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傳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爲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爲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逵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視捐之爲三世孫視光爲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愧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答不少貸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求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愧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着子厚做不着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

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此自
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
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
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
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惠帝諱盈
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
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
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
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
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

辦嚴故今以為稱人嘗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乘知辦
嚴即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
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
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
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
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
曜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
岱山岳為山嶽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晉
人謂皮裹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齊太
祖諱道成薛道淵但書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

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
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
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
廬為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勇亦以中書郎將為旅
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
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
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
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
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
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

臣才不代出名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
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
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
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
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普康隆
龕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
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至本朝避英宗
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為處州
憲宗諱淳淳州更名睦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
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

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
名弘馮紓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山敬宗諱
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昂宋綬會要作宋泯鄭涵
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
諱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
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
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
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
元忠賈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
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

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
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
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
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鄶
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秘書
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
祖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劾涵謂不避父
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
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
趙同張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

大李翺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鏐諱鏐
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
呼蜜爲蜂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
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
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閒見錄謂徽宗立議改
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
聲呼吁火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
中以方寇改嚴州茲取嚴陵灘之意乎陵乃莊光避
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故
名侶案說文自有佋穆字以昭爲佋蓋借音耳公之

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辯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
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
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
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
莊鄭當時傳鄭莊行不齎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
書註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太
文字皆然翻叢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爲
世祖諱耳

王勃簡詩句

遯齋閑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詩詞每見

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荅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强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餈絲

東坡詩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因言志然才人志上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為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公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大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為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乃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聲色曉入蔡州擒縛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為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足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

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棲棲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爲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爲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惜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號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稺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公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鬅奴事

魯直次炳之王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鬅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鬅奴詞乃黄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戸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鬅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黄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

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illegible]雜黃辯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更證矣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江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爲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王楙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尊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啟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遠其衆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

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

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穽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苕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

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

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閑雅之態僕嘗至一巷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羡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群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群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官禁之故孔融繁欽

陳琳諸人書牘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含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略於此費鳳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將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動乎儉中

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愃嚴發碑曰鑽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皭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皭然涅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戰且謂不

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斂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耶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

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問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屑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令傑也與

名字相沿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沿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

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眞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卽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煓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

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媼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馮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媼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與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太寧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賴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

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爲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餓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設黠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甍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眞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夜山路遲遲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祗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

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禋禴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
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
實之風可想而令人求外補其千譽以爲異嗚呼率
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蓴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
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
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
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

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
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
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
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
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緗素雜記漁隱叢話
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
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
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
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

愧千里之蓴蜀葱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
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
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
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
彈也今人盡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
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

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
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
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
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毋於姑息
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若下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勸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劒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視觀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廚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吳曜書 唐棣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王楙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乞骸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

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竊運年數出在
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顔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綬之

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

斛二十五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illegible]
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

亦復不見轉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旣力入私門復貸官廩布兵役旣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胙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恒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甚袒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旣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冤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林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緗素雜記引一鎰萬錢以證晉王

準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

戚傳以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佛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宰人之官

古者宰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資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滅賊徒拜成皐令且詩自功曹起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益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

嘗忌五月也然張徵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説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説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説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

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嫌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黄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謂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瓻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瓻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瓻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

亡酒一鴟曰懸無安世書三篋謾得揚雄酒一鴟乃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黄詩爲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匳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已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

氐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堅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以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爲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繳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衜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門列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掌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

月十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是一人日糒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廪五升用米六十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稟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一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尚書爲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僚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荊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常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昔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興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

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吳曜書　吳中唐麟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長洲 王楙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
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
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
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
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
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
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言云
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
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
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
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
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
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
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
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

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
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
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
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
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
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
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
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

學兵攷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寛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寛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

是鄉學以寛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寛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叙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得可之說兒寛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與其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寛行事不幾泯没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兩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摭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求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獘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恠二字

曩歲下江鄉試有司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恠二字莫知所自後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祖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睹白日

痟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

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僕讀李遺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痟爲消病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疼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表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庾甚多李彪曰詩以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晞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知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鵷席而驅暑[illegible]

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

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窺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衞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犁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賓望衛祝鮀聽楚倬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掖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有誤者以藥欄爲花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籞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髲駊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賞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此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苕谿漁隱亦引藥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

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末之間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袠

以十年為一袠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袠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袠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袠蓋以十年為一袠爾道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邑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袠之期又曰慶開八袠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益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問穎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者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敘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皐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蕃僧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蔡瑋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毋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辭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歟。有卓然之識，焉能及此。

臥雪立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存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魏；書紅葉之題，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鉛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喪貝骭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則篡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九錫策曰：王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黄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往往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翱側畔沉舟坐閲千帆之過耳以爲工近觀漫録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録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長洲吳曜書
黄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王楙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泰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顔原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

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劒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嘗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復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説無

侍於聖人經言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

摶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裒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琮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剎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剎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遂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於而道也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衆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

故也況乎上之人須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
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
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
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
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閤
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
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
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

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
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
也遵閒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
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
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詮可笑陳
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
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
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問以男子者如漢

殺阮碑陰有何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
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
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
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
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
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
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
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難天然資稟甚高
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
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寃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衞涇又魁天下蘇

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衞魁一聯有曰謂夷亭而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爲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僕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每稱其字伯仁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枓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湅銅枓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枓食牀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

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嗇夫放守史凡掾大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字闕二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劫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銅枓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

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古塚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
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
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
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
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覩候鉦銘無
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
字上加一點是桼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
北齊文宣以七爲桼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
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
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既葬三
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
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
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
宗室儀表薛宣後母終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
不然遂以不孝見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五五
則以爲異謹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婁壽銘爲考憂
縉紳公義卓休其身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

喪者三年異者不雜持服守喪且居憂而
遷除者有喪考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
張賢未年首喪禮往往而衰其禮甚矣
然又有過於禮者若高陽令楊著服兄喪而去官
度尚遭從父憂而解職又有爲其師服斬衰三年而
去位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詔

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亂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
隆太史公年表楊僕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
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承敝亂之後申生孝無

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之安翊曰賜喜藥之
閒漢人文章有韓詩下語渚似覺意遠未穩寄理
近時有直學士院翰語中用龍光曰翳之詔顧其理不
喜以謂意重借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
躊躇久之謂龍字雖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
爲穩帖也僕又考逸龍安之辨某總將則無其是雅
詩有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爲龍字然漢人碑刻
以龍光對官鴛者莫不以爲龍寵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

而事叔亦以子所謂叔姪與叔姪同是以後世贈
言不敢施於叔姪者猶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
分雖有間而實有等者則未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
間自有相與之義情物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吳兒爲
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相語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則幸得
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與之接語此言不以
爲嫌盎受其説不以爲難蓋因其說之善於吳哉正
如規叔之以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韓愈與之
徒占有送叔序皆奉此意乎萬城府君爲御史將
行謂人中子曰何以贈我等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
此人弟猷言之以例也如柳宗元序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遊江淮諸州郡推姓稱書之輕重
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杜牧之集有與路郎
州一書其間言某白某才求以其親事書視書爲之
輕重若曰多者館書字飽書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
無因而至者雖辯若遊人猶叔爲推節與偶然之望
僥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爲雜灰飯惡味豈是謁闕
亦者不獨壺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藏否
於閤下者亦貴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
之士其求閤下者將第其書爲輕受閤下之惠而
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閤下不惟不愧且
將憤怨閤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
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
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曰
緇衣將素袂同歸廡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
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
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競
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
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
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
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
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
遠樹與孤煙共色回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
對賞

二史書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由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刻者卽坐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作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古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至惡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寧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吳翻書
黃周賢等刻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虯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考詳觀詩當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殊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

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爲識鑒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虯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虯髯公傳僕謂引虯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虯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遯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稗官小說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値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於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

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鉅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埽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則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貶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殁未浹旬又轉普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殁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假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注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贊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荊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扁牓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如端如名寵辱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與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醉醺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眞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知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死摭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

點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

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遯齋閑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覩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

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愼始敬終終以不困皐陶邁種德念兹在兹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

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不審，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皐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頌。閟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照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木為虞。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illegible]選[illegible]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造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察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郭熙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觴胥而望之，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蹤可槩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

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衣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陵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缾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唯字

今吏文用承唯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唯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恦詩

西清詩話徐恦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刎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

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
徐

長洲吳曜書　資周賢等刻

長洲王楙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璹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狥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耶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璹又祖其意晉顏雅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遥谿愚谿

王建逍遥谿亭詩曰逍遥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還暫歸來稀疏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税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遥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寵與雍縉增賁泉谷見於詠於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於賣供官税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陵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綦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

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木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皐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眞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其

子名餘晉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益避碑、彭祖姓籛名鏗、見姓苑、籛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戕字用于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宜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宜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此正不宜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即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為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曰稚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為制粗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毋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毋卹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以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氏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摶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

所謂飛陶唐其猶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爲螟蛉觀南史宋明帝罵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祐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冤武帝立拜爲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爲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宜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

引東觀記史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蕭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耶推而上之則又出於右祁乎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如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史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廨爲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謬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牙譌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

鄧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案後漢汪眞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顏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譌牙爲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非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輩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臣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其人云末云甚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寃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天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為雌鶂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温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為旗

曾子之書

曩時同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為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益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葢本毛之說魏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葢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亦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虎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舉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令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醨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廋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廋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當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長洲吳懋書
姚舜卿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六

長洲王楙

亭長

懶眞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郷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

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禊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晳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日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范蠡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爲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

富益寬饒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益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按史漢百官職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爲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爲無以多爲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

號爲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志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至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夫亦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天寶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太小皆

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秘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寮未免爲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

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益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來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

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卻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爲榮晉庾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皋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

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鶯鳴嚶嚶是後人附會
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
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禽經始也

螳蜋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荊有諫者舍人少孺子懷彈後
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
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之在後
螳蜋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黃
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
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

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荊一謂楚
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
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
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
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
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
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世人議論多失於不契
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皋謂諸

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
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
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
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
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
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
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
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
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
名爲煬帝先讖乎

旄頭罼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網
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
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
章之意所謂罼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
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罼罕
詩序曰齊侯田獵罼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
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旄頭
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
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

非惟徐爰宋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罼䍐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惟所說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撙奏工鍇為殿中郎武帝推白牒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猷為州頗僭濫客廷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愆所謂香橙者疑几凳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蹬內給使四人舁知因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奉母靚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咸者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為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為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眞珠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倣之為美人賦蔡邕又倣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

暴道異寵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瑾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剌乖剌

杜子美詩跳魚撥剌鳴不曉者讀爲撥㳄案張衡思玄賦曰彎威弧之撥剌注剌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

剌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剌乖剌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剌呼爲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爲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爲斷然婦人無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駁娑承明

駁娑殿娑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娑先河反承明廬承明本升聲而張由江李文饒作樹聲用宋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狀風吹不動沐音閒冥臚之娑與夫地名不冀本音耕而曾鞏楚辭急就章皆讀爲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桄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幺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不遠

最天邪天伊邪反非幺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幺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不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晉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蓋有所因者卞居二三如謂眞宗摘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言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閑話謂廣韻杭字注杭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用

並虎變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illegible]
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
多如論牡丹王粲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
耶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杬事見王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紛規倣
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擬客難者有
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
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
之為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為景福殿賦宋武

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為蜀都賦
其後班固擬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都賦徐幹為齊
都賦劉楨為魯都賦劉邵為趙都賦庾闡為揚都賦
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
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
賦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
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
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
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謂送女適
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
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
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
之新特

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
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皆有子虛

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愛之
諸公往往皆以此文初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
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
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
俳諧文如沈約彈甘蕉文亦載其間則知自古以來
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滑稽之
侯之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剏意
創作柳又觀蜀志先主剪髮裕毀諸書君嫁懸特書
毛姓東西南北皆諸已也遂又之稱曰諸毛云云
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句有結繩以及秦燧

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褒甚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五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美剡谿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

史傳間有折許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此九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考證三五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三九一年从釋兒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長洲王楙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汭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彝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貿易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詩詠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荅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足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釆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嘆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嘆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烏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上骨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温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鼓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雲水清，君沒雲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机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貨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令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張方劫帝西遷，輦異珠百餘斛，令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虧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慎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慎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庫狄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以帷著敝褌，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食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說鎮碑云：韜律大理，綜皋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安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皋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

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歆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衞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爲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爲一年用者疑此紀字耳借紀爲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杞可證也又楊司隸碑

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氐字耳非抵字也蓋詆字言從氐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爲婚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訞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靈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玆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玆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逋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逡巡謂疑岀而卻退也逡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逋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逋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

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蠭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蠭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蠭蜜處

如張衡七辯云沙餳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蜂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國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餳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珦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珦爲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珦傳但言爲廬州刺史不聞爲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珦墓志考之珦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兆尹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此珦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珦爲廬日強家占田而寠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完更張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珦爲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珦爲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宜化學丞相董納川平陽氣衡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丞

相陸象先平陽郡濟三賢皆爲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蓋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書鄱陽有有文爲畨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眞誥其間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是意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髪束脩得宿衞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無疑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未

河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篚一匹脯一案五脡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曉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

秋桂響。卧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亦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兹、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末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贊、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悅寒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眞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眞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長洲吳[illegible]書

唐麒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長洲王楙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朱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衞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衞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衞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得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

亦曰淮南作諜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皁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盖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爲龔行懋遷有無爲楙遷方命圮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爾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厲精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祗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豪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玡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諤造膝佹辭張壽碑曰入爲主簿謇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

尚矣

儗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儗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酺傳謂羣臣阿竇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賓寔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並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爲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六事蹟見於石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尉寫鶴作寉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萅寫秋作龝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

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兲墬昊春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傳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

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
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
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
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
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
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
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
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暠二百不爲多矣表而

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
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絪一段唐書載絳
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
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
宰參謏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
不至此況絪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爲此謗且
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忌之醜亦須
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

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令
訪閭里以賛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諠擾乃悉歸所
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
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
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
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
直須兩度三度親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爲限觀此
人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
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
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
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
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
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
僕閒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太
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
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

老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因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欲恭不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為第行也悅坦之幼子乃太原之祈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為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為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頗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為福建使辟戎為佐冕病免復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裁戎復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瘠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踐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並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卒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歿於越州此為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國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為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揄所養似己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為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

為衡山獵嶺玉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雖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

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與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渰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與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興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知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況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椶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椶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

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椶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椶櫚蠅拂歌曰椶櫚為拂登君席青蠅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

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眞在沈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恥脫鞾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寡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遶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弦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淚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令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長洲王楙

詩讖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讖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

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讖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杯賈島詩燈下南華卷袪愁當酒杯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琢筆趨丹陛儲光羲詩琢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賓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緣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蟻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爲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

謂縱即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眉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此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鄭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屬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鮑照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鍾格圓花釘鼓趺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照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照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吾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上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蘇閭之閭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紫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詩酒債

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隺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鐃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若按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鷥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由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路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輩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

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輳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勖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宋文帝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時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此作向注但云延年疏誕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自比步兵好酒見疏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illegible]皆有在

展江亭詩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illegible]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時賢[illegible]然本於五代為[illegible]開青帝春風[illegible]下[illegible]夜月[illegible]又不[illegible]唐沈彬望廬山詩[illegible]水[illegible]天前此蓋有[illegible]日休[illegible]月落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觀韓幹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祇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尚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詩用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紀池[illegible]為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珪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蟈氏掌去鼃黽注為聒人耳其事祖此談數以孔珪事為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蒲隱亦謂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翺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

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為禮部郎中出為廬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疏略

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為鄭州日正在為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為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讒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為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為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乘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

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即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臍展驥按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竝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竝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益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舉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臠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屨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苕谿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龍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謂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

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
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
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
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
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
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
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
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
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長洲吳曜[illegible]
黄周賢等[illegible]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　王　楙

規放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以黃昏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爲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曾直茶㢢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㢢詩曰露溼何郎傳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

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眞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雨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詒厥友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詒厥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友于、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末之聞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寖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逵兆庶具瞻之望桓谿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舂旣言斜景復言高舂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未元

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珊瑚春黃麇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麇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無麇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舂添一字何害但麇自是粥作米粱字用恐有所未安耳舂黃麇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舂黃粱之意不知麇豈可以言粱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頻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爲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餳非飲食也僕觀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鄰聚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音音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數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勰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後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

優莅五十則知此謬也久然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爲竈神事始曰竈黄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黄帝子纍好遠遊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修好遠遊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説又謂河

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櫑風俗通亦曰黄帝時有神荼鬱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櫑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二名櫑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二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脱身簿尉中始免棰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棰杖有罪者稱遝之謂楄楅法曹掾敲搒發姦偷此豈受杖者耶僕謂殊不然子美之意豈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也屬吏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掾數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棰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説謂臣下有以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爲鄉嗇夫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又又三國志黄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説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摭

數端世説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棰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棰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説未免棰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

非者邪古者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此有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肴廷拜之禮亦正所以示一統尊無二甚矣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舉乃以杖撞郎藥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實位卑觀其與令史同等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為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存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駭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亦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為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蒼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李義山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為法僕謂諸公各騁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豈無懷鄉志辛苦誰為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如此者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章之意夫以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述靈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子賓宋劉裕皆有

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云餘糧棲畝首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驟玉花驄後一詩其問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

一換三疊而止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

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

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玄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

和者也獲其譏伊川先生聞之以爲媟瀆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之意此類極多

鷹鶻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鳩之鶻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鶻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鶻鵃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左傳鶻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吳曜書　唐麟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　王楙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贊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爲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聲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時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謚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

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誤耳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
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
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
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
侯借以避暑是也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
先然未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
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

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
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
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
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為一處顛
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為去病用事
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
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
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畏子之子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
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
為當則是漢已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
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穰田之
詞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
御凡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殽維何炰鱉鮮
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
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
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
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
作車為戰陣字而今觀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
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
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文只作隋今
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
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
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本下從口據

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士。然觀夫彝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劭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雒，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昏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

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惟荼檟之荼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荼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又梁萱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悵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

卿送任少府任雖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為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崔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為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為證邪

紕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為紕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紕篇夷切繒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注紕猶不成謂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有遇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奔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味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鬢眉之鬢繆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獘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後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覆危機十年調護不虞嫉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

拘逼誓酬恩私果勦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備宮闈𣸸甚至嘗陷虜國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試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

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即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

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解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殺降宜其無後僕謂

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謀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

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尉小吏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耳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發實然酒之言食亦未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不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假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閽王餉整萬且整萬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還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蓋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雷搏牛馬皆有四玉藻大裘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二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illegible]麻胡[illegible]
令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爲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爲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緗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貲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接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也賈誼鵩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誤以翟公爲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綬詩曰君看兩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淮南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設爵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吳𡨴書
顧鉁陳環刊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王楙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偽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丁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又有如蒯子訓許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為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韈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為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奥僧當為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

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覩

廣志等書以無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茲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太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未始以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疏影

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韈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韈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韈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諭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韈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韈銘有曰羅韈羅韈

香塵生不絕。舜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
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
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
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
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
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
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
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
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
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
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
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
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爾雅爲的，曰：耳孫，玄孫之曾
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
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
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
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嘼之初生謂之鼻，人之
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
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
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
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
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余
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
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
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厄，謚曰安國君。曾祖霸，封明統
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
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
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
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
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
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
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
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
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

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公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剥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碁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鄉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為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摭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

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其友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旣貴而下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友故舊動有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慈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顔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

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單姓王者音宿如後漢王況乃姓宿爾曷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貴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頫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悖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爲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圈公彭祖姓籛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籛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

呼如胡嚕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爲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

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顔魯公干祿書曰從艸者爲姓從竹者爲卩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爲巨鎮爲是守頗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爲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宗即錢也

解藥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殽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殽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賦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聖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麫以斤兩爲升

今麫以二斤某兩爲升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麫以三斤四兩爲升

吾丘壽王論

容齋褒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嵬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上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

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旣幷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矣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議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爲一墟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推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

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討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　王楙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襃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襃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

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還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煑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

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烹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為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胛熟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髀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曾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曾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

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己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厮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諱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公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為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見鮮無久溷公為也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

其實則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為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為嗟且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

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為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喏休休莫莫且陳藏器稚川在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殊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

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兩言初亦何害緗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向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抑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為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耶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

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

枚與其愛姜何枯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
十二不關用金釵二十亦循其而然金釵十二行或
言六鬟巧齊肩比並爲釵下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
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
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
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
言中單似覺意亞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
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

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
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
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
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
飛雪運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
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雰霏大雪其氣候乖謬
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
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

竝不聊生知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
凍死襄楷因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
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
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
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皐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皐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皐如訓往也非地
名同如皐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
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皐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

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
一聯巧知晴合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
侍臣曰吾旦來如皐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
如皐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
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
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
如是之疎闕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
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

傑西爲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君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註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已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

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世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已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欽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李倫嶔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

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唉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似爲佳句恨不見金釵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祜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植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訛說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渭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隴西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訛爲汧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臧城也後訛爲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

謂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鷖匠蠕蠕

毛詩弁彼鷽斯鷽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蓼彼蕭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鷽名鷽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鶩愛謂說者以匹爲鶩按廣雅鵝鳴鵝也益古字者文作匹鄭康成解匹爲鶩何待引證者之紛紛來賦淵明鷖鷖鄭璞謂靈蠵能鳴此蠕蠕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蠕蠕似猬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傳寫異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胷鳴者有以胃鳴者蠕蠕以胃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隳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顩頤蹙頞涕唾流沫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纖微影撫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異鳥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頷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泰衡獨曰多青者鸑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憮然

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窫窳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朝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類往往得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蟛蜞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吳[illegible]書
姚舜卿[illegible]

長洲王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句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萃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往再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簟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沈香亭召太真妃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為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凡廟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為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參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

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以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儲與亦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祜詩「銀注紫衣挙」，許渾詩「倚遍沽酒半壜空」，元微之詩「稍霰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閒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閒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閒、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閒平難於折用，閒猶言中耳。今言閒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閒平；徐陵啓有閒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折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尚書詠鴈「行攸序，龍作閒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為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

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蜂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蜂黃都褪卻注蝶粉蜂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知詩餘所注為不妄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蜂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矲矮金壺肯持送捼莎殘鞠更傳栝注詩者但知捼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矲矮則引玉篇注曰矲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矲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矲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荊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簧笑蕉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占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己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究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儈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卒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飧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跋言其專恨則曰狼狠

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誤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爲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應詹上疏薦韋泓曰伏

見成郡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秘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獇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行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歿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益紀其

實也惟容齋謂楊妃為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祜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祜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祜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祜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祜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祜有四男一女男

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涕然可聽琴書圖籍今為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為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為身後計歿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祜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歿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祜歿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祜經涉十一朝也討歿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祜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祜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與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

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為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歿矣悵然為賦此詞坡蓋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

漁隱謂鷗鷺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止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奴

而徒上臨曰虔之命矣夫虔訓無足以奴亡字為有無守蕩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為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給曰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傅咸韓退之等詩並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為漢患者同一句法

茸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茸其牆屋世言修茸祖此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輯之注輯與集同

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茸屋參分注七入反劉音集知茸輯一意

大小言作

昔宋聞多載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體祖宋玉而許彥同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昔始於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蠛蠓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

望皆白或者疑之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阻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捜神記張然續仙傳茅季偉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爲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遁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吳曜書 李焕李挪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王楙

鸑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翱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皇者耳黃霸所指鶡雀之類書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詞所以異者爲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

無[illegible][illegible]錯謬之理此殆失言之過耳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誘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斯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遜碑乃曰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丸[illegible]東皋[illegible]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二千百丈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義[illegible][illegible]失松直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又[illegible]僕觀[illegible]雜記淺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求可笑其愚也

[illegible][illegible]常[illegible]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illegible]蚊[illegible]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帝碧紗蚊幬[illegible][illegible]也王[illegible]之義無[illegible]有[illegible]蚊幬[illegible][illegible]事見[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高祖謂不[illegible][illegible]二日[illegible]口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臭[illegible][illegible]僕[illegible][illegible]此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勝[illegible]吉[illegible]舍之[illegible]此猶未也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高帝謂[illegible]是曰尙[illegible]臭即口臭二字[illegible]又遠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齊[illegible]

今人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illegible]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illegible][illegible]已柳[illegible]詩曰[illegible][illegible]似中陶[illegible]酒[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宋玉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者謂平反二意僕謂中酒之中從反聲自有[illegible][illegible]前漢[illegible][illegible]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illegible]此

不用南人爲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吉[illegible]亦有是說[illegible]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以前對偶之語不爲無之然出

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强組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謂的

詩人斷句不及他意

步里客談云昔人作詩斷句輒窮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酬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

蟲詩平蕪盡處留僧舍潤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闇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

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裨天府踈惜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婉妄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其得曲折究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悒況當時乎

謚文與正

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謚

亞者無之謚正與一字未易當顧棲謚文貞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謚文者十九人單謚貞者四十不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止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卜式何曾學校

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以充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顛頹咸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稚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猥當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

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纔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牓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牓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因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艱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群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褪褓寺至夭失

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逞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括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詎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朮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

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嗤毀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嬴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腳下秦皇墓二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二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宗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

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隲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

年三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葬此正

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槨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爲有貧而強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秘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爲元龜然能知水之

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衛勝天理也如此就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修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

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爲重戮其害已者尤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

之後淵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縱衆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說

漢書甯成傳曰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溼薪

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王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郙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纖爲韱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糸爲韱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逡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背介嫡儷孤嗣單煢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介嫡儷孤嗣單煢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贏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荊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荊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滨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滨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滨入。又任孝恭表曰、滨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即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即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謂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熹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己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舋、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爭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難濟、有老鵶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質秦、烏白馬角。生鮑照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燎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由冢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徵之惟、合首無虛之稅。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鬼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獺眞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盎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

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鴉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誤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郎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眞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以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飛郭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趂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

詩曰魚佩茸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沖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諡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諡爲靖郭君文卒諡爲孟嘗君僕謂茍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然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阝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摭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爲烏成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郎要乳母今爲僕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横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白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緗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永與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刋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受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汚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拴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修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

奉劒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樊噲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其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鴞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牓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摭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吳瓘𨰻
唐獻吳中珩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王楙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爲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眞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閱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厭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韓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

節位微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洊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句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羸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註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賞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以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馥唐彬瑯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欲之因至曰碑中只言

褒度功不逮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破罪叔段文
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
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
去其碑僅傾攲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
得推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二說皆謂因
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
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
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
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
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

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
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
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刃曰當
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
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
怨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
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
狼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曰彀
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死
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
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
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
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
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
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
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
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
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
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
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

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闕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三公禮並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爲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被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至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稹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郎署何時復入衙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階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羅相爲檢

校尚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倕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僧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雲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帽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禁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畫壁僊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單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天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創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恨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受害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一、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鑾、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鬚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鬢髮蒼蒼四十五、衰顏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夭、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擬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費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太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實通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穎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之鄧通以吮癰之怨餓之鼂錯為國遠慮而誅之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且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眞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

既瑪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濞沆瀣一何
壯士優柔温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吳曬書
陳璟顧齡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長洲王楙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户部尚書楊於陵請回所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今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賛論

前漢董仲舒賛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顧覺踈畧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諭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氾濫之浮雲兮

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亦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二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爲四韻亦有坡陁巉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碑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乂疑古人艾乂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棖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上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名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綰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陵

碑事謂淵明一作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楊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

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稱羣不知敎何以知其爲道
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稱羣亦復歸也
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閣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
微猶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
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
考李漢序退之文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緗
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
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
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擿大義以破孔
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
世罕傳也然觀閣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
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
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
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
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
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叟百餘歲

僕髫齔時侍叔父問路旁三叟之說謂出於近時小
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
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
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嫗粗醜中叟前致詞
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
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爲戊語謂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
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
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喌喌喌音祝得非
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盧則戰
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
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
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
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
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
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

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詁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棊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棊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嬾眞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

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羑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犬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

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可漫[illegible]以俟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藥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貸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爲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僞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報觀唐志謂符寶

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内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内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辽因而推之李濟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殁濟後一日殁李摯

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登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又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費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誄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濡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

為己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刱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樗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

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僕又觀之如鷺口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鶖鶖交頸野鴿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鶄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賊雞覷烏無肺胃蠻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爲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

自爲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並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慄慘作慘慄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

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牟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内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眞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曾

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即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朱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奴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險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趣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讓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蓋奴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譏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蘖二字仿覩曹氏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髮僥鈎太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驩兜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吳曜[illegible]
唐熙吳坤[illegible]

長洲王楙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徂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余觀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眞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猶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生於楚越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汝若其四字若此其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子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太谿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戍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

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昔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致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

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鶡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説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為長沙傅賦鵩乃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得喪衆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時惟賈誼頴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鶡冠子案袁淑眞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鶡為冠號鶡冠子著書言道家事爲[illegible]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僞為是本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晩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晩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

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曾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有一詞爲張儀眞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嫌看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拈辭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鱠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谿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擢折非所憐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爪兼美玉盤橘故子美

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梁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子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近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諸眞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王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

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則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三策無乃祖此乎右

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矣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械檳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求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咄咄見晉書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和受見後漢證左見前

漢相撲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駔儈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欒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俱好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孫許穿拙識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

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權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鄧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

意謂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蓋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波不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曰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晉樂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値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値二字而己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閑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憐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乃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

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人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叡微管傳亦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歟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摯虞傅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並合作去聲讀而傳載韓退之

許緣氏韶㕍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倖臧藹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雖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闡丘卯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英王滑稽陽之語不知燕句踐嘗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緩關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

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攀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晤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鼓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李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虎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其後[illegible]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況嘗拾其說謂伍柘曰昔與將軍俱為青鷂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突

唐突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奔遯碭突注徒郎切以唐為碭李白亦有唐突留餘蹤劉

禹錫詩無際來唐突此唐突字蓋曾子建牛鬬詩行彼十山頭欻起相唐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碭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看見漢陳琳曰棖吾唐突人蒸在諸人之書並用唐字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薦[illegible]唐突[illegible]列傳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秉虔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晉書曰桓伊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
益壽見其詩而歎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廿一哥廿一嫂
僕家有留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
再拜幾叔幾嬸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
肎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巳雖平交亦
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之中者乃後本耳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
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
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
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
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
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
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
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

而今本無此卷破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無稽有所謂猫鬼者覩隋獨孤陀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其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爲鬼蜮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内宰我晝居内未免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部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闇而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觀韶爲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即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

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
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
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
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
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
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
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
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
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
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

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强精
髓也頭爲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
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爲言而平帝納
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
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
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成帝納梁
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絶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譬如畫龍不成反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僕
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章洽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
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龎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
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
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
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
其文曰順天元寶龎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
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
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
郭甚古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太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譙周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爲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稹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其中韻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題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寫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履制尾下卷將相制吏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歿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說苑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

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爲玉桮玉桮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胹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斗觸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傅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角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緐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秘記者孔氏即孔安國其秘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名犬子既長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劒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入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跛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沉實易和以自比沉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傪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箧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敎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

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眞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狤猲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足寒傷心

脾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

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爲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諶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然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餘或致歸總指所以
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護牋詣劉司
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羅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撰
男周賓仲□校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丈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晁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太取因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盡天外數条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舉末三字、

蔡元長作閻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攄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秕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孫劉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野客叢書附錄〉 二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鎭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鎭節旄、無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鎭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

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揔悉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堂中贈諫議大夫命廢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卿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者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識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閒曹塌了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李野觀魯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姦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小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蠧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
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此唯室
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
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
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閽門人有見之者方坐
複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
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
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為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
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陰小人象陰至於
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
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
者益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為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
命不敢輒入季年遲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
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動酒頗佳表動
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
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内寬酒欲内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
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
之節不謹故脩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
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其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乗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即以手狀

附錄

[illegible]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治淮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許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許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荊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閨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窮匱必竭力爲之清瘠寡欲刻

晉陵書寔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殁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榜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稾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睹爲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稱

相推與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頠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纏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豈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遇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欵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暨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三十卷 敎祥

十一世祖講書君府君所著也府君柔孤隱居養毋博學好古著述甚多鄉人尊稱之曰講書君云是書家藏宋鈔本惜闕而不全嘉靖壬辰 敎祥 承乏選曹偶於寮友處得見全帙亦鈔本借歸命吏錄之謹自校閱媿膚淺不知所裁壬戌夏秋 敎祥 敬復手錄一過且校且錄付工繕寫鋟梓六越月而工完叅嘗辱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進士袁君尊尼先後讎校再三又蒙黃門顧君存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鈔本以資勘訂雖甲乙相爲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正終寔賴之諸公之惠於 敎祥 也厚哉間猶有疑者姑闕之以俟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所不免然亦十一矣又按是書舊有宋參知政事鳳山李公性傳之序文穆范公成大之跋今皆不存他日得之當續刻焉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望十世孫 敎祥

百拜謹識

古今考三十八卷

（宋）魏了翁撰　（元）方回續

明萬曆十二年王圻刻本

古今考一卷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官提領池陽茶鹽遷知嚴州入元爲建德路總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某物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考乃卽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淳丁卯回得手藁於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續成是編併載了翁原書而各附論於條下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其劉媼夢與神遇一條併發例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闕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書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則以在宋之日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劾之旣反覆陰狡爲世所譏及宋亡之時又身爲太守舉城迎降於元益爲淸議所不齒老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謀晚蓋故其中多參以理語如高帝紀寬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來諸儒論仁之語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義盈一卷未免涉於支離然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尚屬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併了翁書錄之亦不以人廢之義也

古今攷序

宋史稱魏秦國英悟絶人日誦千言目不再覽訂定詳審先儒未有也茲其户說眇論著古昔之嗜、者耶秦國在宋論事必稱先王大略謂漢去古未遠一時君臣不能復古遂使先王之制不少槪見故即漢紀爲古今攷夫古制不復非漢人罪也先王之時以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師氏保氏教之三德六藝史氏掌邦國之志民間七歲入小學十五離經辨志彼其童而習之亦已博矣師弟子之間夫有

可[illegible]道也周德既衰百家之說興一時環詭俊兩之士赴之如流水而先王之制憤亡者王欲舉而棓擊之日以湮沒不啻千里韓宣子入周不辨殽蒸之禮季札欲觀樂至魯而後得請孔子大聖人入太廟每事問孟子亞聖於爵祿井田之大已不能舉其詳況其他乎古道已矣自周而已然矣秦漢之際譬一蹤脫然即秦國所憎賈誼欲復三代之制夫誼亦僅能改正朔易服色脫去高皇馬上之習耳安見其必三代也漢人顓門註疏各守其師說辟之索玄珠者往、見寳宋人欲

以理勝之而卒不勝也則陰合而陽離
良方之子不為方而為箕良冶之子不
為冶而為裘箕裘則是而方冶則非矣
明興而藻繪之士尊事漢氏而卑視
宋儒欲以氣勝之而卒不勝也則桼梲
相襲而材具不逮語曰皮之不存毛將
安傅夫宋人[illegible][illegible]之文耳其搜羅百氏根
極理要蓋嘗心手今復古之士誓不作
漢人以下語然試舉漢以上事有能辨其
必不為漢者乎試舉漢以下事有能辨
其必不能為漢者乎是書每因一事而持
大議或援古以證漢人之謬或因漢而窺

古制之存或有見於漢而旁及漢人之
所不及其二十卷以後則方氏續之議論
閎裝而辨博不逮矣世儒之言白烏閑喋
喋為饒舌而繁辭嗚呼考古證今博
學之明辨之為可誣也書故無棒、自
督學王公王公於書無所不讀以文章名
海內其所用教楚士者尚實學抑靡辭
蓋亦有秦國之心焉
萬曆甲申歲仲冬月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江夏郭
正域美命甫譔

正域

古今攷序

鶴山先生自敘曰渠陽山中暇日綿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見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濂亦不可攷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苟為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盡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寖遠寖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攷矣姑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攷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回客門下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閏子正遭論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九月借親筆繹觀遂錄諸此所謂古今攷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致知古今異同之變為可惜也靜齋嘗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古今攷目錄

卷一

高帝紀　漢書
高祖　豐沛邑里
姓劉氏
附論賜姓賜族　附論鄭漁仲氏族譜
附論鄭漁仲族略序　附陳安鄭漁仲通志略
附鄭漁仲二十略
母媼父大公　隆準龍顏
試吏廷中吏　亭長
王媼武負貰酒　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賀錢萬　呂公好相人
高祖為亭長謁呂公　魯元公主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劉氏冠
高祖送徒驪山　高祖解縱送徒
陳勝起蘄　母媼夢與神通

卷二

班固書寬仁愛人　馬遷書仁而愛人
附論易體仁長人　附孔子以下六段
附朱子語二十二段　附東萊四段
附程沙隨一段　附方氏一段
附論語第一個仁字　附論語第二個仁字
附愛之理心之德　附論語第三個仁字
附答或問何以攷仁　附陳大和仁說
拔劍斬蛇
附廣劍攷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釁鼓

卷三

旗幟皆赤
附廣旗幟攷

卷四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項梁羽田儋榮橫韓廣魏咎自立楚立韓公子成

楚趙復立王　齊燕復立王
附魏復立王三　韓復立王
泗川監平泗川守壯　道得張良
沛公往薛見項梁　共立楚懷王孫心
斬三川守李由　章邯夜銜枚擊殺項梁
徙懷王都彭城　後九月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

卷五

呂臣為司徒　上將次將末將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二世使使斬楊熊
絕河津　收軍中馬騎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關中
舍人陳恢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封章邯為雍王 攻武關入秦
嶢關 藍田

卷六

漢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于東井
附東萊書楚義帝 沛公至霸上
酈陸往說秦將連和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子嬰降軹道旁
皇帝璽符節
附攷五玉 附攷王剛卯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附攷秦漢唐后夫人名
蕭何盡收圖籍文書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九章 廣律令攷別見
餘悉除去秦法 吏民皆按堵如故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項羽夜馳見沛公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項伯曹無傷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
附見俘厥寶玉 附見璇璣玉衡
范增玉玦

附攷玉佩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附攷弁玉及瑶 附左傳佩玉蘂攷
附朱文公說佩攷

卷七

附廣玉攷上
玉宇 玉篇 大裘冕玉 衮冕玉 鷩冕玉 毳
冕玉 希冕玉 玄冕玉 上公冕玉 侯鷩冕玉
伯鷩冕玉 子男毳冕玉 王三公冕玉 王大
夫希冕玉 諸侯孤希冕玉 諸侯再命大夫玉
玉笄 玉衡 玉瑱 玉佩 珩璜琚瑀衝牙 理
度䠒服玉 玉路 玉弁 王后首玉服 玉幣
玉帛 玉几 玉獻 玉食 玉璺玉盌 玉敦
贈玉含玉 玉爵 瑶爵

卷八

附廣玉攷下
玉笏 玉大圭 玉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冒圭 圭中必 玉全龍瓚將 陳
玉 瑑圭璋璧琮 四圭有邸 兩圭有邸 祼圭
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圭璧 璋邸射
珍圭 介圭 琬圭 琰圭 穀圭 土圭 璧
羨 璧琮 瑑琮 大琮 王駔琮 后駔琮 牙

璋 中圭 玉案 玉作六器 蒼璧 黄琮 青
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玉方明 玉穀 玉磬
玉纓 玉櫝 玉環 玉瑗 玉戚 玉豆 玉
瑚 玉璉 璧翣 圭翣 玉節 玉璽 玉印
玉符 玉版 玉管 玉卮 曲禮執玉 月令服
玉 聘禮受玉還玉 覲禮受玉還玉 聘義貴玉
禹貢貢玉 顧命陳玉 木瓜著詩之瓊 總論
詩書所引玉

卷九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懷王曰如約
項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附攷冬夏春秋月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棧道 漢王欲攻羽丞相蕭何諫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 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
張良辭歸韓 設壇場拜韓信大將軍

卷十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附商周相三公六卿攷 附秦漢丞相太尉等攷
附秦漢九卿攷 附少府禁錢及銅錢說
漢王還定三秦 田榮殺膠東王田市
項羽殺韓王成 張良遺項羽書
項羽弒義帝 張耳走降漢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韓王鄭昌降
歸都櫟陽 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二年十一月 附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附漢武苑囿游獵攷 附羅氏致鹿與女攷

卷十一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附社稷名義攷 大社 國社 置社 民社
附社稷祭位攷 附勝國之社攷
附行軍之社攷 附社木社主攷
附國人舉作攷 附王后市社攷
附郊社之辨攷 附社即祭地攷
附鄭玄不辨地社攷 附上帝五帝攷
附東萊太丘社亡攷 附枌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攷

卷十二

賜民爵
附武帝武功爵攷 鄉三老
縣三老 縣令丞尉
漢王自臨晉渡 陳平亡楚來降

卷十三

平陰津三老董公遮說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田橫立田榮子廣爲齊王

封五諸侯兵入彭城　漢取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　彭城之敗
隨何說九江王布畔楚　漢王屯滎陽
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築甬道取敖倉粟
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　魏王豹反為楚
班固削韓信功　還櫟陽立太子
廢丘降章邯自殺

卷十四
令祠官祀天地 四方上帝　祀天地總攷上

卷十五
祀天地總攷下　南渡後郊丘攷
南渡後明堂攷

卷十六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　虜魏王豹置河東等郡
大將騎將步卒將 古人不騎馬附
木罌缶度軍　韓信使人請兵三萬人
附二辛二善四不善　置常山代郡
韓信項羽張良兵法　日有食之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　酈食其欲立六國後
酈食其張良稱漢王陛下　陳平計間疏楚君臣
王車黃屋左纛　廣車轈攷
羽燒殺信　漢出軍宛葉

漢王奪韓信軍

卷十七
有星孛于大角　附論秦始皇彗星
附論漢武帝彗星　附論景定甲子七月彗星
項羽置高祖欲殺太公　楚大司馬曹咎敗汜水
酈食其說齊連和 汜水有二不同音 灉水
項羽亦軍廣武　立張耳為趙王
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

卷十八
初為算賦　附廣租稅賦攷上
附論秦孝公初為賦　附論周太宰九賦
附論周太宰九貢　附論周載師任土之法
附夏商周田賦土貢之異　附論漢初租稅
附論古食貨稅賦　附論魯宣公稅畝
附班固計井田百畝　附班固不言井田起軍賦
附論魯用田賦　附論漢初起軍法
附論貢助徹皆什一　附論朱文公言貢助徹
附論采地制井田異鄉遂　附論劉呈龍貢助徹妄說
附論秦壞井田開阡陌　附論商鞅所以亡秦
附秦本紀書初十七　附秦紀書初六始一 附論秦賦未月逮
附論秦收大半之賦　附論秦力役三十倍於古

卷十九

附廣租稅賦攷中　附高祖田租什五稅一
附漢三十稅一　附論漢文復田租
附論漢口賦　附漢當賦即後世折納
附租庸調與兩漢異　附論葉水心非租庸調
附論楊炎兩稅　附論秦斗斛權衡丈尺
附論三代尺不同寸　附秦一法度衡石丈尺
附班固律歷志度量權衡　附論唐度量權衡
近代尺斗斛　附論古今田畝步

卷二十

附論廣租稅賦攷下　附論口分世業
附田土租稅賦貢可疑　再略記所疑十條

卷二十一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軍士死者吏為棺歛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　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
項羽歸太公呂后　漢王欲西歸
追項羽至固陵　十二月圍羽垓下
垓下斬首八萬　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羽死年三十一巳巳生　附攷高祖年乙巳生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　以魯公葬羽於穀城
附論史漢項羽紀傳贊　封項伯等四人賜姓劉氏
以十月為歲首 文闕

卷二十二

故項籍臣稱其主名
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
以彭越為梁王
黥布之王
赦天下殊死以下
二月甲午即皇帝位
附天皇地皇泰皇十紀攷
昧死再拜自秦始
命為制令為詔自秦始
天子稱朕自秦始
制曰可自秦始
附曲禮天子稱謂攷
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

卷二十三

置酒雒陽南宮
田橫自殺
乘傳
附論廄置
附論驂乘
附論詔衛尉酈商
車駕　附論車駕幷行在所

西都長安　六月大赦天下
七月臧荼反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附論是年張耳吳芮皆薨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後九月　治長樂宮　咸陽　長安
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十二月遊雲夢執韓信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卷二十四
功臣剖符　附周禮八節
漢銅虎符竹使符　東萊論銅虎符
孟子若合符節　英蕩　傳　繻
申以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之盟

附攷白馬盟出處　立劉賈等同姓四王
立劉賈為荊王　立文信君交為楚王
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立子肥為齊王
高祖同姓王十二人　史記秦漢之際月表
卷二十五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記諸侯年表與漢書異　齊趙梁淮南之分
以曹參為齊相國　徙韓王信都晉陽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雍齒什方侯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　作左官之律
設附益之法　諸侯王初置金璽盭綬

附攷璽印組綬　漢朝服
張良封留隨入關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立大市於長安　立西市
附論棄市
卷二十六
張蒼為計相　附論史記蕭曹五世家
附論史記外戚世家　附考史記不得為無失共三條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高帝平城白登之圍
白登平城地名　平城陳平奇計
附匈奴攷　匈奴名始見史記
東萊大事記書匈奴名　史記李牧傳見匈奴

史記秦始皇本紀見匈奴　趙武靈王初胡服騎射
圖書亡秦者胡　史記漢書匈奴傳同異
匈奴單于名數　劉敬使匈奴謂不可擊
斬前使十輩　出奇計馬邑下史漢是非
劉敬和親之策
卷二十七
叔孫通制禮儀　長樂宮成群臣朝十月
附廣禮儀攷　朝字有虛實之辨
天子外朝之位　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
後鄭謂外朝在庫門外　五門之序不同
正義中言外朝庫誤為中　後鄭謂漢司徒府大會殿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　小司寇三詢外朝之位
天子治朝之位　附揖字攷
王日視朝皮弁服　諸侯三門一朝
附禮記九門之説　大僕掌燕朝之位不可攷
面朝後市　天子負依而立受朝
戶牖之間為斧依　門屏之間謂之宁
成王顧命之朝位　康王天子之位
附王雙溪康王之誥説　王拜受賢能之書
大祝辨九拜作搽　附書稽首搽掌
又附書婦人稽顙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位
朝覲會同宗遇六服六物

卷二十八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儀禮覲禮以今文解
附沙隨程氏論視朝皮弁　覲禮天子不下堂可疑
舜典朝覲二字未分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覲壇加方明于上　孟子三不朝之罰
後世朝會宮殿　附論小顏
附秦漢以來宮曰內曰禁　附論秦漢以來殿

卷二十九
叔孫通制禮儀　度吾所能行為之
魯有兩生不肯行　帝左右素知書者
禮畢盡伏置法酒　朝十月朝歲朝正

古邦國致貢不必元日　西漢朝正服不可攷
賓主百拜酒三行　主人倍食於賓
上壽觴九行之所從來　附攷祭天七獻
陳祥道論九獻不同　酳之義

卷三十
置酒二字亦古　禮樂百年積德可興
五齊三酒　怙酒
公酒合錢飲酒　以式法授酒材
果祼灌　鬱鬯　秬鬯　勺掬杅梧 天地不環附
王后世子養具有四　六饋食用六穀
飲用六清　附六飲五飲四飲角柶

卷三十一
膳用六牲　附庖人六畜六獸六禽
附禽者鳥獸總名　羞用百有二十品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下大夫十六品
通掌六牲　凡馬官共十一條
善馬有毒　馬肝毒　果下馬
趣馬下士一百八十人　漢時置騎共十六條
通典馬政

卷三十二
牛人　充人　取火自燧人始共三條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字數　用特自舜典始

高宗肜日不言牲 共三件　周武王柴望先祀門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
秦用駒犢羔數　漢五畤五帝之始
陳祥道論郊天之非　血腥爓孰之異
附論專席受酢為苟敬　小子掌祭祀羊 共五條
附大夫士正祭體解　羊人掌羊牲
豕人官亡　犬人掌犬牲
槁人掌豢犬　雞人掌雞牲

卷三十三

附小雅二十二篇饗燕致　詩七月朋酒羔羊之饗
詩鹿鳴燕群臣嘉賓　詩四牡勞使臣之來
詩皇皇者華遣使臣　詩棠棣燕兄弟
詩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詩采薇遣戍役　詩魚麗美萬物盛多
南陔之什六篇亡　儀禮鄉飲酒工歌之詩
鄉射禮六詩　燕禮工歌之詩
大射禮歌鹿鳴三終　附論九夏去王昭禹環拜
叔孫穆子不拜三夏　大射騶虞貍首等節
詩南有嘉魚燕歌　詩崇丘亡
詩南山有臺燕歌　詩由儀亡
詩蓼蕭澤及四海　詩湛露天子燕諸侯
詩彤弓天子錫諸侯　詩菁莪長育人材
變小雅十四篇自六月始

卷三十四

珍用八物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
醬用百有二十甕 共三條　朝事饋食加羞說 共四條
六尊六彝舟罍之數　王日一舉
王齊日三舉三太牢　不舉有二
王以樂侑食　玉藻周禮牢食之異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日中夕食奉餘膳祭牢肉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禮酒燕飲酒之異　古諸侯無饗君之禮
附論天子下堂不下堂　饗禮亡孔氏約大射燕禮
饗燕食酒主人之疑

卷三十五

骨體之數 共十四目　陳祥道不解殺烝 共十目
特牲饋食骨體數 共十目　李秀岩計特牲飲數
李秀岩算牲體之數　偶計王膳用六牲數
春秋左傳士會殽烝　陳祥道全烝自為二說
國語說全烝房烝殽烝 共四目　魯頌籩豆大房胥全烝

卷三十六

特牲士禮主人俎　天子賓客禮食
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　新為臣之摯受以給王膳

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
饗士庶子耆老孤子[illegible]
王膳飲凡二十四官
酒漿籩醢醯鹽冪[illegible]
共祭祀之好羞
共喪紀之庶羞
共賓客之禽獸共四目
備品物爲薦共四目
羔豚膳膏香共四目
羔豚生而肥共四目
附五物祭五祀共三目
附論二十四官名物數

卷三十七

蕭何次律令
附廣律令攷
論律字義同異
史記律書共四目
史記律書二
吹律聽聲唐以來法不傳
史記律書三
論七政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四
八風十母十二子
史記律書五
律數
論史記律書曆書
西漢律歷志
李悝律曰法經六篇
附平糴法
尚書典謨之律
兵刑自伏羲黃帝以來
堯誅三苗五虐
五刑四罪自舜典始
書皐陶論刑
胤征政典之刑
書康誥論刑
書立政論刑
書呂命論刑
上刑下服下刑上服辨
明啓刑書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單辭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呂命訓夏贖刑之辨
贖刑金鐵之辨
五刑上古起何時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古贖罪用銅
宮淫刑
隋開皇始除宮刑
原野市朝爲三就
象刑之辨 文缺

卷三十八

易卦刑書攷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周禮大司寇
周禮小司寇
士師之職
司刑五[illegible]
司刺三刺三宥三赦
大小行人司儀掌禮
初學記刑罰攷
初學記[illegible]攷
初學記獄攷
漢刑法志攷一
漢刑法志攷二
漢刑法志攷三
漢刑法志攷四
附晁公武說
漢刑法志攷五
漢刑法志攷六
顯王十年壬戌商君變法
東萊辨商鞅變法未然
商子[illegible]三晉
商子定分篇秦置法官
漢刑法志攷七
[illegible]攷八
漢刑法志攷九 [illegible]
漢刑法志攷十 [illegible]肉刑
漢刑法志攷十一
漢刑法志攷十二
漢刑法志攷十三
[illegible]氏詩序

古今攷目錄終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高帝紀

鶴山先生曰高帝者何漢五年群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之稱也十二年上謚號曰高皇帝此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謚曰高皇帝則亦因始皇帝之陋也三皇五帝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言僅見於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為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桀也殷人周人之說始自陋儒俗師強為差等矜抗皇號於過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蓋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于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既卑則強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皆去之復稱王至秦政二十六年遂兼皇帝之號然猶遲之以二十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於心者漢初大抵襲秦以從眾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為因陋亦因仍不改於是有幼冲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為謚矣極於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為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為故常姑摘其一二言之唐玄宗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為號此二君皆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又將誰欺德宗尚以為未足乃於朱泚未平之日徇群臣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文曰寧王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刻累善積美至十餘字而不厭乎賴神宗辭上尊號之請足以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謚者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七八字反以字多而難於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姑以一二言如所謂聖神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矣猶以為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書既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於宣宗蓋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固亦稍優而遂謂元聖至明與武文睿知仁神等字無一不備夫如是過於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乎此

漢書

鶴山先生曰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為代號也自羲昊以來書志可攷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為代號夏之後為杞至楚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為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后稷訖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而秦罷侯置守於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始王為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初國寖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為號亦與漢異

高祖

鶴山先生曰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即謚也繫之

者則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日為紀非也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等為謚非也至殷始有二宗號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然後一人而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文號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耳又其後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謚者安所據也明帝猶有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 宗殤帝曰 宗安帝曰 宗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者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彊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詔命奏疏亦以文繁難於節約其勢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循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諸當時人已議朝臣之廟郡書諸簡策人復議世道之流訛相承至今謚為虛設徒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而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為廟號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胡為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為宗則知廟號而承隨襲訛不可不速已也

豐沛邑中陽里人

鶴山先生曰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邑里之別茫不可考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則自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此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內曰縣則天子之寰內是也寰即縣字六遂之內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鄙為縣四遂為縣是也三伯里至四伯里為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氏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周禮未知孰為可信大抵皆未是後世之所謂縣至秦孝公併邑聚為縣而縣之制始此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也自秦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豐沛邑里

姓劉氏

鶴山先生曰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此之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氏曰有夏胙四嶽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姓而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宰姓稟之天子族稟之國君然其門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女黃帝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三是也又有不稟時君之命而自為氏者士會之孥處秦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智伯之將滅輔果別其族為輔果氏雖云別氏然未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世稱氏為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百世而婚姻不通者今豈知此或姓劉氏之始時見

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

紫陽方氏曰鶴山先生渠陽山中嘗取九經註疏為要義所以為古今考張本也古今考雖不就要義吾州有刊本兵火已亡而回尚留印本謹以禮記大傳正義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者續于鶴山先生所論姓劉氏之後要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六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大昊之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始賜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之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氏也氏族對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為氏是也○回又曰漢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回已引東萊大事記解題在後中有范氏祖禹論其賜婁敬姓劉氏即不論矣以姓為氏以氏為姓漢初已如此

附論鄭漁仲氏族譜

紫陽方氏曰鄭樵字漁仲興化軍人號夾漈先生著書甚多氏族之書博矣平聲中無回之方氏而有芳至以字為氏族中始有方氏謂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為氏也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是也謂漢有方賀則不然漢公卿有百官表曰方賞為九卿更始之相曰方望何以皆不書回之先方紘避王莽之難自河南徙歙縣子儲儲仍儲回儲之孫也後歙縣割東鄉為青溪縣今改為淳安縣是也儲墓在淳安縣治之大方塢、今考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孝哀建平元年司隸校尉東海方賞君賓為左馮翊二年遷建平二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使元壽二年哀帝之年表最不一行書以京兆尹清河孫寶子承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以年遷此書乃是兩事共一京兆尹司孫寶其名意其字子承也其書法如上文京兆尹南陽許尚幼仲前名幼仲字也子承之下書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年遷明年哀帝崩又孝平五年表絕矣漢書此表極好凡十四行上至行漢三公第四行列將軍次九行九卿廷尉大理居第五以上十二行矣下一行京兆尹左內史右內史左馮翊三官共之方賞仍以司隸

[illegible]書丑鄉貫曰東海書其字曰君房遷廷尉又遣
[illegible]在朝凡八年也回讀西漢自二十二歲戊申在宋氏館
借鼎本漢書換三四本讀至今五十餘年矣不見有方賀細思
之恐是鄭漁仲筆誤或刊本誤以方賞為方賀乎容更攷之

附鄭樵氏族略序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官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敗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姞妘婤姶姪嫪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姓氏之學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illegible]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大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大概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為主論地望者則以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四聲為主者可以為韻書與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紀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類左氏之言隘矣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為侯降侯而為伯降伯而為子降子而為男亦有五等之封降國侯而為邑侯降邑侯而為關內侯降關內侯而為鄉侯降鄉侯而為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而不究五等之封關

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
陸龐閻之類封於鄉者故以鄉氏廩來歐陽之類封於亭者故
以亭氏五曰以地為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
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故因其所
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為傅氏徙嵇山者為嵇
氏主東蒙之祀則為蒙氏守嶠山之冢則為嶠氏彤氏因彤班
食於彤門頡氏因孜叔為頡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
右師為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角里者呼
之為角里氏居於綺里者呼之為綺里氏所以為美也娼優之
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為
社北氏所以為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無氏由國人所

取信也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
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
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於嬀汭者賜
以嬀姬之得賜居於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於姜水故也故曰
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九曰以次為氏凡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
則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
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戚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
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為氏無字
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
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

子孫由是以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亦
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
名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為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為氏
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
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
孫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者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為氏而
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為茲氏
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為
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為氏者長幼之次
也伯仲叔季之類亦是也次亦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
及乎往來既多交秘於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

次可於家里而已以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
氏而亦謂之字焉又田氏五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
幼稱十曰以族為氏按左傳言為謚因以為族又按楚辭云昭
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為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
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為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謚也族
近於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別疏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
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
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
南公氏南伯氏司徒之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
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
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適庶之別也韓氏之有韓餘氏

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子之別也遂人之族分而為四商人之族分而為七此支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為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為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為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為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為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為氏十二曰以爵為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王如此之類乃氏

以爵焉以官為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為氏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是小史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為氏十四曰以吉德為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為之以吉德為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為冬日氏古有賢人為人所尊尚號為老成子其後為老成氏以凶德為氏者如英布被黥為黥氏楊戲梟首為梟氏晉武惡巴東王蕭響為同姓故改蕭為蛸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為同姓故改元為兀十五曰以技為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為巫氏屠者之後為屠氏卜人之後為卜氏匠人之後為匠氏以至豢龍為氏御龍為氏干將為氏烏洛為氏皆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為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如

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為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為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號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諡為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袁氏繆氏之類皆氏於諡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系

為氏唐氏雖出於堯而唐孫氏又為堯之別族滕氏雖出於叔繡而滕叔氏又為叔繡之別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為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為氏上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別出為上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為伍參氏此以名氏為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嬰以名為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為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為屠住氏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為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為夏氏杞杞後奔魯受爵為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此以國爵為氏者也白氏為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為白侯氏

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為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
氏以楚邑而得氏及原加伯為原伯氏以別於原氏申加叔為
申叔氏以別於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為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
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
為氏故二十三曰以邑系為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
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延之後為師延氏史鼂之後為史鼂氏此
以名隷官是之謂以官名為氏呂不韋為秦相子孫為呂相氏
酈食其之後為食其氏曾孫武為侍中後為侍中氏此以官氏
為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為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為氏所
以別族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為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為
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蓬子之後為蓬子氏鄭共叔之後為
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為
成王氏故二十五曰以邑謚為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為氏二十
七曰以爵謚為氏按古今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
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夷狄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
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假
雜數言見一義夷狄有複姓者多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
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
氏其於音也則有一合音有二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
義則知多辭之道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illegible]二合為
旃者與二合為諸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
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

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
此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
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死獨膊之類是也此外則有四聲又
有複姓四聲者以氏族而不得其所系之本乃分為四聲以統
之複姓者以諸有複姓而不得其所系之本者則附四聲之後
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國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為氏
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
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為氏然不稱國至一帝而後國號唐虞
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
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
國大夫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荊蠻之道也大夫稱氏未
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
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為[illegible]或以國
為氏或以姓為氏或以民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illegible]之子孫
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亦可稱姬又[illegible]欲改姓
為媯媯號改姓為姚姒姓與氏渾而為一者也自[illegible]唐世有
典籍討論氏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溯本正源[illegible]二書成
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illegible]史記實
建國之宗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氏之[illegible]也

附陳宓鄭樵通略序

夾漈先生諱樵字漁仲莆郡游洋人不入場屋屏跡山林精心
一編是以六藝之文百家之學無不通貫古今而著書立言誠

有功於後學不細也三舉孝廉再舉遺逸先生力辭浩然以還
自住中興天子復因經筵列薦慨想渡江人物有詔特起既赴
之日漏下十餘刻玉音稱賞曰見卿議論高遠使朕自然忘倦
先生奏以三十年所著之書五十種及取歷代史始自三皇迄
于隋季總而名之曰通志前陳班固斷代作史之失其間又有
二十略貫通人間所未見之書上甚加之且有數陳古學自成
一家恨見卿晚之諭即命以官去官禮兵部架閣文字先生力
丐祠還山仍給筆劄修史及繕寫工作成書二伯卷趨造於朝
就除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官尋又命繳進通志[illegible]
略而先生俄以疾卒遂不果進太學生朱壽箕等三伯人為文
以祭曰所謂詞林根葉十年盡學海波瀾一夜枯其餘非無一

卉一木之秀一川一澤之藁皆不足以補先生之萬一然其人
則古其書與名亘宇宙莫得而踰時子歸莆方八齡家藏餘書
未見散逸家先君正獻與先生道義不薄過庭有訓習聞先生
言論風旨每每有文獻不足之歎家近忝朝列遍於同朝所藏
故書中得觀通志通略全書尚無恙也則知先生精神心術萃
在二十略間所未聞見所未見從此傳之四方以垂不朽家用
感先君之言起敬先生之學謹書通略之後嘉定八年八月吉
日郡人陳家

附鄭漁仲二十略

紫陽方氏曰鄭漁仲二十略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都邑一卷氏
族六卷禮四卷樂二卷職官七卷選舉二卷食貨二卷刑法一
卷謚一卷六書一卷七音二卷藝文八卷圖譜一卷校讎一卷
器服二卷金石一卷災祥一卷昆虫草木二卷
前二十略予家有之今客中借之張仲真欲以其氏族略之
序附鶴山先生所攷姓劉氏之後而苦於太多氏族之說備
矣其六卷太多則尤不可附也如錢攷以洪文安公泉志參
之備矣而泉志亦不可附於錢攷之後他做此既又以陳後
齋二十略序附此漁仲之書與氏族為最所謂通志五十種二
百卷俟求之今未見也

母媼父太公

鶴山先生曰古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蓋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為君之父
母祖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矣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
則罕聞之卒不知何時此不可考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殁故
幷取太王王季為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
祖豐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媼不知姓與前代之典絕異古人
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
稱文之時有爵者稱公至楚縣尹為公晉大夫伯有稱公蓋名
稱已紊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章帝紀
祠太上皇于萬年注名煓他官反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
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章帝以後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蓋
自初起兵時媼已卒於小黃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

大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封秦追父因家令言始創太上皇之
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後人加點以別大
字於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於祖母則曰帝太后或曰太皇
太后夫皇云者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為父卒母存之號
令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後昭靈為
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為王后而最可怪者高祖之伯
嫂曰陰安侯仲嫂皆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
耶名稱之不正莫甚於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
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為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
秩封贈父母夫非古矣蓋追策追命追祀春秋時雖已有之然
出於王朝所錫未有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

墓中服而廟象公衮者有之此於禮寔椽故鄭康成謂追王
者以改坐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
罹發材之害亦不得一安於其土矣

隆準龍顏

鶴山先生曰準於五則為揆平取正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
亦所以協樂律而史紀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相承為鼻豈
面目以是取正耶經傳有額有角未有稱顏者曰額曰顙亦後
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姑一及之以見
風氣既殊稱謂亦殊

試吏廷中吏

鶴山先生曰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
曰群吏而別為府史胥徒賈奚之屬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
稱也至此始混為一區

亭長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鶴山先生曰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鄉奉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蓋田制壞而
鄉治廢專以譏防征商檢柅盜賊為事而先王相保相受相賙
相賓之實政無復有存者矣此四字有漢與猶而抹有續文及

曾從王媼武負貰酒

鶴山先生曰古者戒群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為酒以自粥
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汙吏必至榷酤蓋此時實啓
之

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鶴山先生曰按顏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
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通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蕭叔大夫之類
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
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稱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
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為士大夫客有軍吏
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多混亂矣

賀錢萬

鶴山先生曰詩所謂錢鎛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為錢不知自何
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
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名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漢則

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好相人

鶴山先生曰相人二字始見於左氏文公元年傳內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爲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其苗之謂歟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鶴山先生曰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必讀灋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娛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與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爲樂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不問齒德亭長以徼盜送徒爲事亦一役民耳乃得而虛聲紿謁恐喝重客使起迎之門遂坐上坐且上坐賓位也今一亭長以氣奪之絕無鄉飲謀賓灋豈以公事造偃之意風俗之壞久矣而史書之爲美談

魯元公主

鶴山先生曰韋昭以元爲謚顏籀非之劉攽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未聞古者婦人有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媯齊棠姜晉秦姬之等是也有繫夫氏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魯定姒秦穆姬衛莊姜之等是也有繫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又有越禮而妄自爲謚則齊聲姬昭姬魯聲子出姜晉辰嬴衛戴媯等不可勝數魯元以生而封魯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使之之國則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于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其於義也何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魯爵而居趙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於後世有以爲秦公而母爲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則疑於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於兩從矣至於國朝則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猶如舊制惟后謚以上一字繫之帝此亦稍得禮意公卿大夫士之妻無謚始爲合禮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召公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人稱之曰君夫人卿大夫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通相稱謂不知始於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爲貴賤之通稱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鶴山先生曰古者衣服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春秋以後如鷸冠翠被胡服之屬已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劉氏冠一時之爲一人之見而遂以儕于先王之命服獨之日更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

嘆夫

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鶴山先生曰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然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黄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攷之儀禮則自始死小斂大斂殯奠後始卜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辦於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卿大夫皆以爵列為丘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夫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説則取辦於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自吴闔閭秦惠文以來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為驪山又加於前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黄金為鳬鴈彼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慮人之窺伺也則為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為機者之泄也則生瘞工匠慮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宫人以實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灾内罹牧豎之禍小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繇是以後襲為故常

漢之陵與廟皆是人主自為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井牧之制脩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綠聯繩貫有保有受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奸宄之萌井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盖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寇賊之人相牧之人闘䦧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搏而執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閒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于古蓋自是而後門關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萬奸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蔑之間自死自生自往自來縣官不以為事而君師之責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蘄

鶴山先生曰自秦以來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未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為都鄙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田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為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旦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
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
師移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
或五載一巡狩群后肆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
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
不稟命於天子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
道臣無下紀民無覬覦商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略也方里為井

一井八家為田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凡六十
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疋牛三頭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蓋甸地
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即三十六井是為百井
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
也法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車
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
為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有奇為夫家八
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
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

已上一序二十段並依鶴山親筆編諸此其冊外㝡初藁二
字又有四段立題未著文今不錄
母媼夢與神通（鶴山元書此題而文缺今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同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先則後書之）
紫陽方氏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事者多從而附益之則怪
以傳怪生民之詩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動
如孕不假人道而生列子史記皆有是言朱文公則疑履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間皆不成文蓋心不然之也
文公又援毛公之說不過謂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
將事齊敏而已然無如鄭玄之箋本諸列子史記之妄何文公
謂諸儒多是毛公而非鄭亦謂鄭非臆說以其有所本也曰則

謂列子史記皆不足信惟誕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一章若姜嫄
當棄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得以神其說回謂姜嫄當時恐不
無鄭莊公寤生之驚而惡之故有不舉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
子焉得無人道而虛求之詩有先生如達一句足證也蓋以其
生之時忽然而坼故其家異之耳以敏字訓為足大指豈非好
怪而至於此歟回斷然以為稷之名棄不過有如莊姜之惡而
棄之所以招此怪說也玄鳥之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公止
謂春分玄鳥時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
高禖而生契無他異也又不幸而鄭玄為箋亦本史記等書謂
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又玄之為人酷信袁平門讖緯之
書當是時引讖緯而隱其所本近世呂成公讀詩記但存毛傳

書則鄭箋良以人類生育決無吞一燕卵乃能生子之理也此二說者既明則劉邦之生決無夢與神交而生之理史記書曰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然則媼之所夢者神也而非龍太公之所見者交龍也而不見其神交龍恐是兩龍相交於大澤之上而媼適假息其下兩不相關今醫家言夢與鬼交男子婦人獨宿而有淫思則必夢中有之皆夢人也非夢鬼也此媼之非心邪念夢中所見亦必人而已與龍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見劉邦起於亭長為王為帝則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異苟如是言則漢高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也龍之精血合入於其類而生卵然後卵中出龍今託於人體而變為人無是理也太公呂后求漢高所居上常有雲氣范增謂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漢儒隨習惑於俗傳而司馬遷尤好奇採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於此等誕妄皆一切掃除而勿信可也

古今攷卷之二

鶴山魏了翁華父謙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馬遷書仁而愛人　班固書寬仁愛人

紫陽方氏曰史記高祖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漢書紀改曰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班固加一寬字不如司馬遷之所謂仁而愛人也加一寬字則所見之仁小矣仁全體甚大愛人仁之用也仁性也愛人仁之情也史遷所云性情體用俱完而固也天命之性無智愚賢不肖皆有是仁稟氣之清而厚者則全其本心之仁而惻隱之心必見於愛人稟氣之濁而薄者則有蔽塞昏息之患而又加以物慾則所為每不仁如項羽剽悍猾賊喑啞叱咤兇暴之至非本心不仁而性無是仁也一切恃氣故敢於戰攻必取必勝而敢於殺人如坑秦軍二十萬衆於新安彼何罪哉仁不仁之間劉項之存亡也孔門論仁莫大於易之乾卦與夫論語荅顏子之問在乾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而元包四德仁冠四德曰元者善之長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天地之四時則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然四時常常生物故易繫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所以為百行萬善之根本禮義智非仁為之則何以有辭讓何以有羞惡何以有是非聖賢修身內之存養仁之體外之省察仁之用若夫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因顏子問而荅天下後

世學者皆當黜也頫子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賢者之
事亞聖人一等則必有所勿而後有所克有所克而後有所復
聖人純乎仁自不假此程伊川令學者類聚洙泗言仁處觀之
教人至矣而為象山之學者非之何也司馬遷謂高祖仁而愛
人上一仁字性也體也愛人二字情也用也班固言寬仁愛人
則以寬為仁而愛人之說止於言仁之情仁之用矣孔門教人
亦曰仁者愛人指其用也他有兼言體用者不一韓愈博愛之
謂仁亦專言仁之用然所以傳愛之理亦不相離後世專以愛
言仁固不盡此心此仁之全體而或者以覺為仁則又流於一
偏如醫書言痿痺不仁不知痛癢固不仁矣而無病之人皆知
痛癢則非所謂仁也仁者固無所不愛而愛屬乎情仁者固無

所不覺而覺屬乎知皆非仁之全體也本性之仁大哉乾元是
也聖人欲淨理明靜亦仁動亦仁無一毫之或私而無一物之
失所安行之仁也賢者利仁畏罪強仁又有等級史遷本書高
祖天資乃是氣禀清厚本性之仁時時發露於人必愛而其善
知人誅有罪得天下皆仁之用也祖席闢門有不善焉則不學
之過也然以其天資見於行事則得仁之分數多矣以項羽對
觀之則仁不仁之判天壤矣古之純乎仁者其堯舜禹文武周
公孔子歟高祖救民於水火之中剗秦之暴削項之兇有國四
百年天地大德曰生其所以生天下之蒼生者多矣亦可謂仁
也齊桓晉文所不及也史遷班固筆削微異吾故從而辨之而
斤以補此章者恐或者議鶴山之書專致制度而不及性理不

容不挈此大綱領而表出之也

附論易體仁足以長人并　孔子以下六段　東萊四
段　朱子語二十二段　程沙隨一段　方氏一段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朱文公不然見後）

橫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在人則仁也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凡長於人皆長也

紫陽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是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方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此天德之

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體考
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
以能長人○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
吾身故足以長人○生底意思是仁○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
占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
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易中言元者善之長
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
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
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模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

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兩處○問
黃直卿伊川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這一個能包得那數
個若問著一個便包數個答云只為是一個公於此處見得分
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
十六宮都是春已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有春意同且如這
個桌子安頓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處便是生意窮天地亘
古今只是一個生意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知此體仁便不是
生底意思桌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仁只是
初底意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所
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意思　以
一身觀之元如頭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

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個
元字便是包那四個下面字下面字則是偏言之一事者又要
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
所謂只是一個元也若以一歲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首夏清
和是亨之元孟秋是利之元初冬便是貞之元也　所謂心譬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正如天官冢宰以
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　以
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　且如陰陽其初亦只
是一個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
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
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

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
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發散也
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
貞則無以為元也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illegible]　體仁如體物相似
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只是個道理須着這人方
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見不是　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
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
者 [illegible]　肯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　幹

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在第三曰禮是陽故元亨利貞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個是對說一個是從一邊說（朱子語二十二段四節去附錄字書諸此）

東萊呂氏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八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都便是仁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謂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東萊四段回節文）

少隨程氏文史評漢宣帝殺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楊惲回曰四子皆賢能之士雖宣帝慘刻少恩亦由恭顯與樞機刑戮過差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帝若以仁心每自體認何至如是（回節文）

紫陽方氏曰馬遷書高祖曰仁而愛人班固曰寬仁愛人固不及遷多矣回已論之於前嘗有感於易之所云體仁足以長人三代而下幸有漢高之性資遂有天下四百年之業活天下生靈不可勝計也回抄錄孔子二語明道伊川橫渠廣平漢上語各一段紫陽鄉先生朱子語二十二段東萊四段惟沙隨一段所以言仁者伊川以比而效之訓體東萊從之朱子毅然不從獨謂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其說精矣而程沙隨乃以為體認所見尤下故附記諸此回嘗讀鶴山易集義於此章之不仁天之元也春也生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性仁包禮義智信猶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然性有是仁必著於情而後仁始行蓋仁非人不行人所以行乎仁故先儒謂仁與人合而為一也仁以人行故謂之道也天下之大道理無以加於此也仁為人之骨人為仁之體人而能體仁則大可以君天下小則一邦一州一縣一司一宗之長皆非不仁之人所能為主也秦始皇以不仁為此身之骨而此身四體全不仁（陳氏評五體仁他四段之元是）[illegible]惡乎不亡漢高性資仁而愛人遂有天下孔子之言驗於此也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迹物物皆鬼神之體猶所謂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仁與人為骨人與仁為體能體仁則能長人當詳觀朱子所論而元包四德不貞無以為元仁智交際之間乃造化之機軸至精至妙學者尤不可不深諳哉

論語第一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論語中第一個仁字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回謂其為仁之本與少為字不得孝於親弟於長推是心也則必不敢犯上矣上者君師有司鄉黨親友之尊於我者既無犯上之心又豈肯好作悖亂之事春秋時作亂之人不一其不仁甚矣自不孝不弟始所以聖賢教人必自幼少先知事父母事長之道也有若此言下一與字朱子謂疑詞謙退不敢質言是

也回謂以愛言仁不若以孝弟不犯上論為仁朱子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當務故此為論語第二章

論語第二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論語中第二個仁字朱子謂致飾於外務以悦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回謂小人以巧好之言令善之色悦人淺者止於諛佞深者中藏叵測所謂蜜中之鴆也外悦乎人而内有殺人之心世多此輩朱子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可戒故此為論語第三章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紫陽方氏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或問詳矣節幹直卿通釋尤詳朱子引程子語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回謂愛之理無仁之體用言之也其曰惻隱之體貫四端則隱愛也體也者理也百行萬善無非性之所稟心之所得皆謂之德而仁為首包百行萬善焉則專以仁為心之德而義禮智信之德包在其中矣朱子精思非一日發而為此二言此四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回故表而出之

論語第三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汎愛衆而親仁一孝二弟三謹四信五愛衆六親近仁者之人行此六事而有餘暇之力則以學詩書六藝之文聖人教後生子弟宜當如此今人於事親從兄有虧行不必謹言不必信常挾害物之心不為親仁之計而汲汲然學為淺陋之詩輕薄之文其去古人遠矣親近仁者之人尤為急事不擇友而好從小人為非今之人尤多也

答或問何以致仁

紫陽方氏曰或問回子續鶴山之書取漢高紀為古今致書高祖仁愛之效可也廣言仁之體用何居回對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桀紂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凡書傳所言多仁之用而罕言仁之體私欲淨盡仁之體也博施濟衆仁之用也漢高性質之仁形而為愛人則所謂天下烏乎定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若究其極則於私欲淨盡全乎本心之德者未也故泛論一篇之外引易之體仁論語介甫之二言仁朱子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斷之仁以廣之蓋謂古今致各言制度名物治天下之具而本根所在自古聖人賢人治天下之道不過曰仁孔子答孟武伯之論求由赤皆不以仁許之則雖有治國之才而仁則不充若子張之問則令尹子文陳文子之忠之清皆不足以言仁必也如顏子可以言仁故有克復之許仲弓可以言仁故有敬恕之許高祖天資一矣約法三章一洗秦政秧斯之酷以此得天下而所以為之不合於天理不本於天德者亦多矣回故致論孔門以至諸子所以言仁者有體有用不惟期望世之人王力學以任仁亦期之當世士大夫近求本心之仁孝弟

凡務巧令是戒愛之理心之德養源培根而又親君子遠小人希顔子之克復踐仲弓之敬恕以此脩已以此待物必不但羨高祖一時功臣狙詐蝟奮侁倖成名而亦或不旋踵而敗也所因之禮損益可知古今攷之事也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古今攷之意也

附陳太和仁說

永嘉陳鈞曰堯舜禹不言仁非不仁也睦九族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無一民一物而不囿於仁也湯以征伐而君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也非仁乎然於兆民倒懸方解之初驚魂未定之日必克寬克仁乃能彰信於天下寬言其小者仁言其大者萬世之言仁實始於此漢高祖亦以征伐而有天下班固云寬仁愛人盖有所本然仁乃天性本然之理寬乃仁心發見之迹體用重輕不可不察也

紫陽方氏曰程門常令學者類聚孔門言仁處觀之張南軒嘗類聚矣真西山讀書甲記第六卷五常門記仁義禮智信第七卷第八卷上下專記仁自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始陳鈞寀太和永嘉人今居金壇知浮梁州事借同此書觀之書此一段見教因附於此古今攷用漢紀攷古今張南軒類聚真西山記仁不可備書於此學者當別自專心攷之

拔劍斬蛇

紫陽方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公侯山玄玉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純組綬世子瑜玉綦組綬士瓀玟[illegible]組綬而婦人亦有佩衛南子環佩璆然是也子婦事父母舅姑各有所佩男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人右箴管線纊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男子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詩童子佩觿佩韘如錐以解結或用角或用象韘亦曰沓亦曰韘亦曰極射曰巨指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袪韘用韋大射朱極則朱之也佩觿韘成人之禮童子佩者詩人以譏衛惠公無成人之德也捍韘臂也亦曰拾亦曰遂可以捍弦用韋今人謂之套袖紛帨拭物之巾也紛與帉同巾謂之帉巾曰帉拭之曰帨也亦捝也遰刀鞞也古曰鞞詩鞞琫容刀是也亦曰刀室鞘室口之飾曰琫礪礱也金燧木燧取火之具也金曰鑒曰方諸或方圓木則揄揳之類古之佩如是而已未有帶劍者也禮記曰虎賁之士說劍家語曰子路拔劍而舞少儀曰僕者右帶劍春秋傳曰衛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太祖數其三罪而殺之莊子有說劍一篇其說鄙淺特甚古者車僕武士帶劍非此則佩玉與玦拾等物至戰國而劍則巨闕干將鏌鋣之名顯而劍客以短長之術游說諸侯東萊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劍東萊曰佩玉三代也帶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是年秦簡公七年秦記又書百姓初帶劍又秦始皇九年王冠帶劍東萊曰始皇年二十一帶劍秦始也人主帶劍寔自王始此其後荊軻雖作始皇頼劍以免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則民間刀劍戟槊鋒鏑盡以為金人十二意者是當世[illegible]

而民則莫敢有帶劍者矣劉季為亭長送徒驪山而得帶劍為吏故也漢記以三尺劍取天下於是捨三代之佩玉而佩秦之劍訖漢至魏皆然晉以木代之而唐亦有焉項莊拔劍起舞樊噲拔劍切肉軍中當然蕭何劍履上殿則立為朝儀矣魏遂勸民賣劍買牛則庶人無不帶劍矣秦之法嚴而實踈劉季解縱所送徒帶劍夜行澤無呵禁至此斬蛇之事則必有心老嫗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又恐是偽為神奇者之妄言漢有偽泰誓三篇出於河內女子有周武王白魚入於王舟火流王屋化為烏二事後孔壁真泰誓出乃云不然太史公好奇博聞異說無不備載有如白魚火烏之事出於偽書則赤帝子之說無乃與之相似歟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大中飛去則又詭異尤不足信云

附廣劍攷　秦史初帶劍　賜王子初劍　秦百姓初帶劍　始皇二十冠帶劍

史記秦紀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東萊大事記書於周威烈十七年魯繆公元年東萊曰佩玉三代也佩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又史記秦紀後有秦紀一篇書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此秦史民帶劍之始也亦不書曰佩按是時魯繆公尊事子思東萊書中庸之書於是年又繆公以公儀子為政東魯吏風如此西秦但知強暴而已然是時秦亦未強威烈王二十三年為司馬公通鑑之始觀書謂鑑合自蘇轍鑑之為始者七十八年春秋前曲大哉公說晉其為二晉也久矣秦簡公後惠公出子獻公始強孝公始大強惠文君立後為惠王秦稱王始此子武王武王始死弟昭襄王立六年蜀侯煇反索隱注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誅煇劍子孝文王子莊襄王子始皇凡吏民帶劍十世矣始皇十三歲而立二十二歲冠帶劍史記書之非始皇始帶劍也考工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謂兩刃力闔反一音獵又曹頰反兩從半之謂劍脊兩而殺趨鍔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鐔音尋又徒南反夾古協古夾二反鄭玄注謂莖在夾中者長五寸設其後謂穿之也鋝無音字書十七銖刀穀切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音刷陳祥道謂鋝六兩鄭玄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案不首此乃六斤兩也兩為鋝不又七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而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於劍而言周武王莫占於此用劍之盛莫盛於戰國而以為朝儀則又始於秦而不見於漢也劍柄之名六曰後曰夾亦作鋏曰鼻曰莖曰鐔同首又周禮注中有把字音霸鐔反又必駕反令人曰柄把是也又史記注劍首謂鞘劍刃之似三曰臘曰脊曰鍔亦曰鋒鼻亦曰琫亦作璏劍鼻之玉曰琫亦曰珥爾雅劍珥謂之鐔劍室曰槨亦曰柙謂鞘柙也藏虎乙亦曰押敘字矢王亦曰匧曰

賁進劒者左首而加於夫襓之上夫襓劒衣也不敢褻也亦曰
袂襓少儀僕者右帶劒古之佩劒必於左僕御車居中君居左
勇力能軒輊之士居右則移劒於右以尊君也陳祥道謂漢禮
自天子及百官皆佩劒魏唯朝服佩之晉以木代之唐亦有焉
今考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蕭何傳皆書賜帶劒履上殿而無
注初學記賈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
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冠劒無事不得
帶此不可信又云前制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備君劒舄上殿
又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按史記荊軻傳圖窮而匕首見
左手把秦王之袖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
劒堅故不可力拔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

中執兵皆陳殿下如此則秦法惟其王帶劒耳上文劒長如字
劒佩於左劒長而室堅故不可拔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注王
邵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
蓋負於背則易拔佩劒於腰則難拔秦王惶急時能移劒於背
故能拔以斷荊軻之左股也五代至宋以幞頭爲首飾柒紗爲
之横長其帶以紫緋綠爲公裳乃唐末之戎袍稍大其袖而加
横襴以玉金犀角牛角革爲帶有金銀魚袋之異靴則軍中朝
服之靴耳謂之常朝服三年一大禮而後有朝服冠冕佩綬
之制人主常朝紅袍玉帶幞頭皆權禮也然古金有六齊鍾鼎
齊六金一錫斧斤齊五金一錫戈戟齊四金一錫大刃齊三金
一錫削殺矢之齊五金二錫鑒燧齊金錫半古皆先爲模範而

始鑄之今之劒戟刀斧皆鍛熟爲之多鍛而精者謂之鉸鋼以
爲刃若非古之鑄劒然也惟鏡惟鼓惟香爐花瓶惟僧樓大鍾
用銅而冶鍋鑊釜鬲茶湯罐煎盤田犁皆鐵而冶與古制全不
侔矣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祠祭之字篆文皆從示横二畫古上字也縱三畫中爲星左爲
日右爲月天垂象以示乎人故禱祠福祉禘祫等字皆從示祠
之訓春祭曰祠品物多少文詞也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祭
字從肉從手月肉字也又手字也下從示謂以手呈肉而祭也
然則祠不用牲祭用牲也今班史書曰祠黃帝祭蚩尤豈互文
乎抑果有異義也蚩尤古之始造兵器者黃帝戰於阪泉始從

事戰陳者秦祀祠八神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三曰兵主
祠蚩尤其冢在東平郡壽陰縣其兵主也久矣班固因馬遷封
禪書作志曰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於蚩尤亦言祠而不言
黃帝於紀則云祠黃帝祭蚩尤恐不過互文耳下文曰釁鼓旗
則用牲可知秦廢俎豆則未知其祭之器如何圭幣亦不深考
也古者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亦曰表貉貉與禡同音亦讀曰陌至秦而其禮皆亡唐制有
禡祭陳祥道禮書繪爲圖亦未必盡與古合啟與有扈戰於甘
之野其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孔氏傳謂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
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劉邦以一亭長卒與亡

為沛公為楚之縣公固不當用天子之禮匹夫無祖廟則無二
謂主漢之揄社雖有主亦不知用始為是祭以行師秦及戰國
以来先王典禮掃地已盡為可嘆耳

釁鼓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古禮也周官天府上
春釁寶鎮寶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玄注珥讀為衈
而思反祈或為刉音機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
曰衈刉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又釁邦器及軍器大司
馬位釁主注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授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
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事凡師刉衈則奉犬牲
龜人釁龜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囿人釁廐雞
人凡釁共雞牲注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釁以豭
豚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然則古之
釁禮其詳如此以血塗其物而祭有司行事而君不親大宰者
其義甚矣沛公初起釁鼓去古未遠蕭曹輩猶知之唐制韃鼓
新成使生永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豭豚一釁鼓
古之人於宗廟祭器軍器廟主社主及卜筮之物皆釁神事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不可以神之也近世此禮悉廢出師而
奉主釁鼓其不講也久矣

古今攷卷之二終

古今攷卷之三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歙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旗幟皆赤

史記注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平福字詁云幟標也字
林又云幟旗五斿謂與士卒期於其下因謂二物也幟標也旗
期也旗字從於音偃從其以天有參星旁有伐星聖人作旗以
象之有征伐則士卒期於其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
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
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凡旌旂之字皆從於有偃蹇逶迤
之狀旌旂所綴謂之斿參旗之旁有九斿星亦所以象大也
言偃字子游義盖取此幟字經中無之始於史記漢書音式志
反史或作志或作識說文亦無此字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
志焉注志謂章識下文設崇旐是也又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
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識式志反又式吏反如字詩六月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識音志又尺志反鄭玄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
衣皆著焉檀弓之識有二音皆旗旐也鄭玄所謂織有幟音則
不謂之旌而謂之徽號謂為旌旗之細者若銘旌在車則衣之
於身然則皆旗也而有大小之異云耳沛公旗幟固不能盡法
王者之典禮既曰旗又曰幟其實二物而有二義旗所以致士
卒期於其下幟所以殊徽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罕

之耳目也韓信傳拔趙白幟立漢赤幟二千以旗為幟而
從巾傍始此史記張蒼傳周昌為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志與
幟同叔孫通傳張旗幟昌志反班史食貨志旗幟加其上織音
幟此一字而有四寫識幟志織而有三音曰試曰志曰熾從巾
傍者非古字也姑舍是而論沛公之心則以斬蛇之事為殺白
帝子自比為赤帝子負此禎祥作此赤旗赤幟氣吞亡秦視天
下若已有之矣秦以數十百年之力剪宗周亡六國一天下而
區區一匹夫起於亭長攘天命而奪之興亡之間可不畏哉

附廣旗幟攷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各有屬以待國事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予謂九旗九名而總謂之旗○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此大閱所建則戎路以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大常之制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舜衮服十二章至周移日月星於旗則大常也其制乃大旗也以絳帛為之而橫十二幅直一幅如下裳有腰於直一幅之上畫弧矢次畫日次畫北斗次畫月其十二幅則畫升龍者六而素畫降龍者六而青郊特牲曰龍章而設日月魯用天子之禮曰龍旂承祀左傳曰三辰旂旗可攷也唯崇牙之制未的鄭玄以為崇牙者為重牙以飾旒之側旒則斿十有二旒是也司常曰日月為常而不言弧矢星升降龍惟天子許畫日月故舉其重也要之大常亦曰旗亦曰旂爾雅曰素錦綢杠杠者所以揭旗也今以木為之謂之旗桿而韜之以錦也其末則設旄以覆之而綴以鈴于前朝一觀大禮一侍祠為太廟配饗功臣官近世天子大常他無所用惟三年一大禮王路建左右二大旗此所謂大常也側垂於路之後六馬不能勝以衛士數百人曳之路之上飾珠玉甚多想古者不如是之侈巾車曰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是也然古者不止用於祀天祀廟拜日禮月祀方明而朝諸侯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用之古人不單騎馬以駕車天子一乘一動別無所謂今之逍遙輦平頭輦則何往而不乘路五路之內玉路駕大常其一也後世人主三年一用之徽廟時常備五路見南郊圖靖康南渡後僅一路大常三年一用之古所謂厥有成績紀於大常者其廢久矣漢人主之車惟曰黃屋左纛當別攷也○旂之制交龍為旂考工記不言大常之制曰龍旂九以象大火也諸侯之所建也大閱治兵皆建之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乃九星巾車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諸侯則天子亦可建九旒之旂故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而其制橫九幅升龍降龍間焉直二幅一升龍一降龍末有鈴亦常有旄覲禮曰侯載龍旂弧韣則亦有弧矢在直幅之上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十乘龍旂承祀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公大路之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

旂胾之方白周之大赤魯燕用之則旂始於舜孔氏傳予欲
人之象作服謂十二章畫衣服旌旗不誤也鄭玄謂綏當為緌
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予謂未嘗誤也綏之為緌而音
類佳王制下大綏亦改此字此音故亦無傷玄謂注旄牛尾於
杠首亦旌旗之類耳陳祥道以為綏者旌旄而已且如天子太
常亦畫升龍降龍玄注諸侯旂乃謂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則天子之龍亦下復耶玄望文作義外判不一龍有螯有
飛自潛至亢各有義取不可邑判而至於亢故一升一降也大
常曳地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則其等降也後漢志
龍旂九斿以齊軫熊旗五仞以齊肩龜蛇四仞以齊首仞尺也
先儒又謂天子旌九仞諸侯大夫五士三古尺其短如此七尺

及軫五尺及較車制較在軫上雖致大繆高下不同楚令尹為
王旌以田芋尹無字斷之齊欒高伐虎門公使以靈姑銔率吉
請斷三尺而用之侯以下不敢同於君古禮如此○旜之制通
帛為旜亦作旃其制横六幅直一幅謂之大赤無繪畫王之孤
卿六命建之公侯伯亦有孤四命有卿三命子男有卿再命而
無孤皆許建大赤歟鄭玄謂大赤同周正色孤卿不畫亦舉王
之政教而已說亦無據○物之制雜帛為物士大夫建物其制
横三幅直一幅亦曰少帛與大赤其斿無可攷考工記並無之
○旗之制熊虎為旗其制横六幅直一幅直畫一熊一虎横熊
虎間考工記熊旗之斿以象伐也伐即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
星大閱師都建旗治兵則軍吏建旗軍吏考五師為軍軍有將

命卿也五旅為師師有帥中大夫也古將帥之官其名見此五
卒為旅旅亦有帥下大夫也此萬二千五百人及二千五百人
與五百人之兵官也宜建熊虎之旗百人之卒長二十五人之
司馬五人之伍長渾於軍中其不建此者歟師都二字難攷鄭
司農以為二千五百人之師師鄭玄兩注皆以為鄉遂大夫姑
存疑可乎邦國都鄙之都鄭玄以為二百里外卿大夫采邑王
子弟食邑之地謂都之所居曰鄙又引六遂五鄙為鄙之鄙全
不分曉○旟之制鳥隼為旟考工記鳥隼七斿以象鶉火也鶉
火朱雀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乃七星大閱州里建旟治兵百官
建旟百官者主兵百官惟大閱之州里鄭玄以為州長里宰六
鄉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而後有卿大夫各鄉卿一人二

鄉公一人有鄉師共七萬五千家六遂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
縣正縣士而後有遂師遂大夫遂士共七萬五千家六鄉在王
城外一百里之內六遂在六鄉外二百里之內六鄉之州長中
大夫所掌五黨二千五百家六遂之里宰下士一人所掌二十
五家州長掌二千五百家中大夫建旟里宰掌二十五家下士
亦建旟無乃不倫之甚歟鄭玄嘗以鄉大夫遂大夫兩解師都
尙有可疑以州長對里宰言建旟尤可疑也其制横七幅直一
幅直畫一朱雀一隼横朱雀隼間焉詩曰孑孑干旟郭璞釋爾
雅謂旟刺鳥皮毛置之竿頭如禮記載飛鴻及鳴鳶其說非是
爾雅曰錯革鳥為旟謂朱雀與隼此說是○旐之制龜蛇為旐
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注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

星考工記於九旗之內惟舉此旗旂旟旐謂象東蒼龍西白虎
南朱雀北玄武而不言大常旜物旞旌何也其說詳見曲禮或
之左纛制四斿橫四幅直一幅皆繪蛇纏龜身鄭玄以營室二
星東壁二星共四星為四斿之說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也
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虎也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雀也北
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玄武也九七六四之斿不取星數大常十
有二斿又取何星之數乃隆殺然耳或謂龍虎雀皆一物惟北
方龜蛇二物象人之有腎其數亦一 是亦曲說男子外腎二內
腎者俗呼為腰子亦二何也古旂旗旟畫升龍降龍亦二畫朱
雀與隼亦二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眼二鼻孔
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為心之腑大腸為肺之腑膀

為肝之腑胃為脾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而腎分其一為命門故
曰五臟六腑予謂二十八宿分天為四赤道界天之中黃道半
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北方七宿所管星對室壁處有螣蛇二
星所以取象二物也若曰北方七宿以二腎象龜蛇則不知左
腎為龜右腎為蛇乎未有為之說者大閱縣鄙建旐六遂五鄰
為鄙上士鄙師掌百家五鄙為縣下大夫縣正掌二千五百家
其所建也六鄉亦有大閱然不言六鄉州黨何也治兵郊野遂
旐即二百里外為郊野鄭司農謂縣師六遂有縣正縣士而縣
師之官乃井田井邑丘甸縣都之縣其職稍貴鄭玄謂州長縣
正然亦不同鄉大夫之職貴於遂大夫卿大夫之下曰州長中
大夫遂大夫之下縣正下大夫並建龜蛇之旐以治兵稍無明

又案州大閱爾軍實治兵甲軍法同各有其制而後世亡之矣
今世所謂九旗者一切皆廢天子三年大禮一用大常之外他
皆苟且為之自天子以至州縣旗物之類皆不應古格田亦空
言之云耳詩曰設此旐矣又曰建旐設旄○旞之制全羽為旞
旌之制析羽為旌其杠皆飾以犛牛尾覆其首皆以五采繫而
垂之其數皆七孟子所謂羽旄之美是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車建大赤以朝木車建大麾以田
朝建大赤而縣出入則載旞田則建大麾而鄙則載旌全羽析
羽考工記鍾氏染羽盡為羽不皆朱則染之以朱湛丹秫三月
而熾之淳而漬之後世總謂之旌旗○或問此九旗者考工記
何以獨舉旂旗旟旐象天文四物也曲禮因言武車綏旌德車

結旌因及七者所載而繼之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讀作勁此謂軍行前建朱雀與
隼之旟後建龜蛇之旐左建交龍之旂右建熊虎之旗也或謂
王建大常居中謂之招搖在上指大常所畫之北斗也豈左青
龍即諸侯欤右白虎即軍吏欤前百官之旟而後郊野之旐欤
如是說者拘矣王者九旗皆得用之天子軍行或親征宜當四
獸將此四旗之制也鄭玄注以此四獸為軍陣非也攷之上文
前有水則載青旌即旗之類禮家謂以旌招幡畫二青龍雀於
上知水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畫鳶於幡為知風塵埃風所
為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畫三鴻於幡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
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真虎皮兵衆將按則當如虎之

威猛以敵之也前有鷙獸則載貔貅皮以警衆獸之充鷙以行
以相服猶柳子厚熊說也鄭玄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軍行
之備也○司常大閲所建前已備書鄭玄謂州里建旟縣鄙建
旐鄉遂之官互言之是也正文於九旗下有皆畫其象焉五字
即所謂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而鄭玄注乃謂畫雲氣殊不
可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玄謂事名號
者徽織也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
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予謂旌旗之細四字甚奇謂以小旌小
旗畫象而植於各官所當立之地也凡祭祀各建其旗以王下諸會
同賓客亦如之祭祀以下自是吉禮又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
此以下軍事又是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周禮凡弊字有三音必世蒲計
府世反讀經當從第一音讀史當從後音此音弊也而義則斷
也入曰官計以弊邦治是也至如此置旗弊之之弊則不同婢
世簿計二反皆脣音只是弊字本音注謂始致旗以致民銀仆
之誅後至者則弊訓仆也亦訓止○蹕門大喪共銘旌王旗常
建廞車之旌弊亦如之歲時共更旌取舊予新更旌二字奇然
未可曉亟說常之職○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大喪天
子復之禮也夏采天子之官大喪天子之喪禮弓曰君復於小
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則其禮凡九此以冕服復於太祖
一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四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
以此復者謂用其平生所御以招復其魂大常去旒異於生時
鄭玄謂綏當作緌凡綏字皆然汪文又云先王有徒綏者禮書

畫象杠之項垂垂如蓋而羽旄為飾大常而下九旗杠頂皆生
旄恐亦不須改此字○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
熊虎者○鄉師凡四時之田以旗物辨鄉邑而辨其政令○遂
人若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注以其主山得畫熊虎此
一弊字訓止謂田者既止則建旗致禽取禽之左耳也○澤虞
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弊田同上義○
肆師表粢盛告絜注表謂徽識正義曰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
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此小旌表六粢甚新奇五旌以表
之凡當表者不止此也後世旌表門閭亦當立物如旌以表焉
而近制皆苟簡不一古大閲治兵不同近世制師郡守春秋二
大教曰大閲曰閲武教頭執草棒若旌之類近上將官腰插五
色小旗於庭階下為軍陣旗幟進退抑揚之節非古之遺意歟
○典命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伯侯七子男五王
之三公八卿六大夫四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卿三大夫
再士一侯伯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士不命車旗衣服之
節視其命也○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九旗之畫日
月者正幅為縿旒則屬焉縿亦作幓所銜所廉二切金路建大
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
即戎以封四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
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大麾不在
九旗中色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

以器服此王之五路所建曰祀曰賓曰朝曰即戎曰田而大常大麾非九旗之數封同姓諸侯則許乘金路建大旂數封異姓諸侯則許乘象路建大赤數封四衛遠諸侯則許乘革路建大白數封夷狄之君則許乘木路建大麾然然禮家參攷不可強同今世既不備五路而車制廢九旗之制亦廢建炎南渡後士大夫皆乘轎近大小官惟單騎馬于汝此制亦悉廢矣○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茇蒲末切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旟前已備書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各

師其民而致貨賄蔡蹴後王者遂以狩田以旗為左右和之門旗居卒間以分地此古四時教戰用旗物之節也軍門曰和門鄭玄謂今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節服氏掌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則四人執至此則知諸侯之旂亦可謂之常天子之常亦可謂之旂又總皆可謂之旗　田僕令獲者植旌於司市上旌於思次二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　行人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如此則公侯伯子男之旗皆可謂之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此乃大常可謂旂之據且又見不止畫日月又畫升降龍亦是一據○鄉射禮翿旌龍旜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野則虎中以龍旜獲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翿旌獲又旌各以其物無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于謂射中為獲每一射中則舉旌以識之皮樹中者以器為之矢一中則以一籌入焉皮樹中獸也而人面其形伏其背上為竅以容籌閭虎兕皆獸龍旜畫龍於通帛也翿旌即前白羽朱羽之所為也○鄉師大喪及葬執纛桃招切又音毒雜記匠人執纛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翿纛翳也詩曰值其鷺翿舞者所持也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翿若今大樂二工執之以引舞者舞也射也葬也用纛三○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孔子之喪公西

赤為識焉設崇商也綢練夏也此則周禮司常之所共也設崇謂崇牙旌旗之飾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素錦綢杠今人以紅帛粉書某官某人之柩上下繪板俗曰旒旐喪出則以導於前葬埴棺上江南人無車喪之棺以人舁之杭人以大木二衆舁之他州有山陰上下傾側架以轆轤若輿貫其中而兩頭輕重適平曰千金秤○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此禮雖成王所賜似不必用注旅旌旗所以張幅也鄭玄多自為異同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參之他經不見啲有所謂弧旌者天子之大常畫弧矢於上玄注引覲禮載龍旂弧韣謂旌旗之屬皆有弧張以矢繆之謂之韣此以上與

明堂位注相連若眞設弧矢以張旌旗之幅其綴於上之謂斿下文却謂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也如此則畫矢而已又與明堂位注及上文不同于謂弧矢之在旌旗有二說一謂用眞弓矢一謂繪畫矢又前有天狼星後有弧矢星必是取誅惡禁暴之義眞綴弧矢以張白幅當攷四代之旗再言之不書○大傳曰殊徽號注旌旗之名鄭玄謂徽織旌旗之細綴於膊上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詩曰織文鳥章注云織徽號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于謂近世大內內侍省中官之徒入皇城司衛士幕士之徒皆有黃號繫於胷前軍中金鼓有背心劄亦然大書於背大工役夫匠巾揷小旗書其名皆古遺意也○詩于旄出車六月車攻釆

芑無羊釆菽菀柔韓奕載見泮水閟宮玄鳥十三詩言旄旗旐旟旂旌章不一惟無羊詩之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此詩凡章八句三句爲問五句爲荅極妙乃作長篇詩法也與前斯干考室詩同體第六章五句說夢第七章五句大人占夢第八章九章各七句言所以夢之祥尤佳極可爲布置大篇詩之法大篇詩前輩云三折轉當有分章問荅之體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又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趙岐注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君子何不待招而往諸侯春秋昭二十五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

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史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小有不同不必強合○國語吳王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建旌也千人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鑄萬人也萬人以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常有旌有旂有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有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赤常赤旗緻有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又叔非王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此所謂黃池之會也軍三萬人爲三大方陣建旌一嬖大夫三十人三大將皆建常二軍各建旌建旗建旗而王載白旗吳子爵僭王軍制之侈如此而肉食之謀爲晉人所覘爭長亦爲晉人所先越句踐已入其國歸與越平而匪久終亡此等軍制不足書不足法○月令春青旂夏赤中央

黃秋白冬黑呂不韋書不曾行用徒見之書不足法○鄭有蝥弧晉有靈旗楚王建肥胡武靈旃田拾出旃後漢雲罕皆非古制愈降愈下殆不勝書○建隆將郊陶穀建議作攝提旗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風旗四瀆旗又以瑞應作金鸚鵡玉兎馴象旗太祖又別造大小黃龍負圖旗各一大神旗六日旗月旗君王萬歲旗天下太平各一獅子旗二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建之郊祀乃權制非古制也

古今攷卷之三

古今攷卷之四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牧沛子弟得三千人

古未有崛起一時以三千人而得天下者也堯以前勿論禹之征苗不見人數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曰六卿六事則用六軍七萬五千人矣胤侯以仲康之命征羲和亦用六師湯伐桀不見人數文王以西伯戡黎書言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伐耆伐崇崇即黎也並不見人數武王伐紂泰誓有曰大巡六師异刺武王不待勝紂已用天子六軍之制矣乎牧誓則曰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古車戰法一車總七十五人車之上甲士三人御者居中射者居左擊刺者居右步卒七十二人在後或臨時制變有一車百人之說有一車二十五人之說所謂先偏後伍古為將軍則將居中擊鼓御者左而右無射武王之六師為車千乘甲士步卒七萬五千人而止以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者兵不在多也或謂虎賁為百夫長車百人則為兵三萬或以為一車七十五人計之而虎賁三千人乃武王之近己為備者蓋不可詳攷也春秋以至戰國諸侯僭上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蕩然莫守蘇秦之說六國也動曰車千乘騎萬匹趙武靈王之胡服而騎射也車戰盡廢而鄉遂出軍之法盡矣長平之戰白起坑趙降卒及前後斬首四十五萬人王翦伐楚必欲用六十萬人故當時有語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秦之戍守五嶺也至用五十萬人至於兵無可起而發閭左之戍以亡天下劉季之解縱所送徒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無興盜賊沛令令樊噲召季則已數百人至立為沛公則僅得此子弟三千人耳而卒以亡秦世變人事可畏也哉沛公以此三千人攻胡陵方與守豐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見景駒與司馬尼戰於碭郡又得碭兵六千人合九千人見項梁於薛又得兵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則有兵一萬四千人矣其後又奪剛武侯軍四千餘人自秦二世元年辛卯九月起沛歷二年壬辰三年癸巳漢元年甲午冬十月入關十二月與項羽會鴻門則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矣夏四月以

漢王就國項羽使卒三萬人從又楚子諸侯慕從者數萬人則漢王之在漢中有兵幾二十萬也五月而還定三秦者此兵也二年四月劫五諸侯兵入彭城則為兵五十六萬人矣然而項羽能以三萬人破五十六萬之漢殺漢卒十餘萬睢水為之不流何也漢狃於勝而兵不備則兵之不在衆也可知矣及夫破羽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郤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然則此陣也孔費絳柴及漢高自將各可十萬無疑羽至是力不敵矣而墮於韓信之計陷於孔費二將之左右翼中為信所掩矣高僅能居於陣後以絳柴二將護已而已漢之得天下其未

也兵力如此之盛其始也不過三千人李習之有言唐神堯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故少康之祀夏配天亦根於一旅而湯武之興各以百里之諸侯後世養兵愈多費財愈甚而不能守其天下者多矣夫豈無其故哉不鄉遂不井田不封建不城守而聚爲合之衆自戰散也且無有仁義道德以維持之此匹夫之所以卒然暴興而莫之禦也歟

項梁羽起吴田儋榮横起齊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並二世元年九月與沛公同起楚立韓公子成爲韓王班史帝紀不書見張良傳東萊大事記謂在秦二年六月

秦始皇即位之年年十三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先是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周赧王之五十九年也歲在乙巳去獲麟二百二十六年去孔子卒二百二十四年是時周分爲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其年秦遷西周君於𢠸狐秦昭王五十六年卒太子柱立爲孝文王在位一年子楚立爲莊襄王元年歲在壬子遷東周君於陽人三周皆滅而是年楚亦滅魯莊襄王在位三年卒即始皇嗣位甲寅歲也始皇元年乙卯天下七强國曰秦而與韓趙魏楚燕齊爲敵國曰代曰衛小弱國也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三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滅代二十六年滅齊呂政遂自立爲始皇帝歲在庚辰又十二年凡在位三十七年歲在辛卯而始皇崩周之亡始皇之未帝海內三十五年無天子始皇爲帝十二年而崩二世爲帝三年而秦亡歷壬辰癸巳甲午漢王丙楚霸王元年歲在乙未首獲麟之後二百七十五年而爲漢蓋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自立爲楚王而楚復矣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而趙復矣九月劉季起沛項梁項羽起吳皆應楚者也田儋自立爲齊王則齊又復矣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則燕魏又復矣惟韓未復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王陳涉死正月張耳立趙歇爲趙王秦嘉立景駒爲楚王而趙楚又興四月項梁殺楚王景駒六月項梁沛公共立楚懷王孫心是月張良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而六國皆復興矣惟韓之興也最後當是時秦將章邯擊殺魏相周市魏王咎與民約降於秦而自殺章邯又殺齊王田儋七月而圍田榮於東阿一起一伏兵家常勢至其大歸自有定理於是項梁沛公共救田榮破章邯八月而田儋之子市復爲齊王九月章邯雖殺項梁而魏咎之弟復立爲魏王天下之所爲欲滅秦者終不可禦倡以陳涉和以劉項六國已灰而復燃强秦以數十百年不道之力滅周一諸侯而一旦絶祀無種是故知力之不足恃而人心之不可失也

楚復立王四

楚最先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入陳自立爲楚王秦二年十二月爲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王凡六月其年正月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王凡四月六月沛公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是時諸將在薛用范增計心在民間爲人牧羊求得之以陳嬰爲上柱國與懷王都盱台九

月章邯破殺項梁沛公項羽從懷王都彭城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歲在乙未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心為王凡一年有半而為義帝又九閱月而為羽所殺羽自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桂林南海象郡趙佗據之閩中郡越諸子孫據之此四郡秦亡時已非其有羽取三十六郡之地而有其九郡不道極矣漢五年歲在己亥十月漢王追羽至固陵十二月誅羽東城楚地悉定羽為王四年有奇是後漢立楚王韓信又立楚元王交地盡徙非羽所謂楚亦非春秋戰國所謂楚矣楚之先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六曰季連芉氏其後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江陵府

江南上流枝江縣猶存周夷王時熊渠自立三子為王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而去其王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而猾夏之聲益著齊桓公晉文公之霸楚武王成王亦益强大成王為太子商臣所弒商臣立為穆王子莊王子恭王子康王康王卒子員立康王弟圍弒員自立為靈王靈王不道康王次弟比立為初王靈王饑死乾谿康王第四弟棄疾追殺初王自立為楚平王平王奪太子建之婦生子壬立為昭王楚凝有子胥之難昭王卒妾子章立為楚惠王於是又有太子建之子白公之難而春秋終惠王子簡王立八年三晉始列為諸侯繼以聲王悼王肅王肅王卒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為宣王宣王子威王威王子懷王熊槐立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懷王之三十

年為秦昭王所詐留秦不還國人立其子橫為頃襄王即宋玉賦所謂楚襄王也又歷考烈王幽王哀王哀王庶兄負芻殺哀王自立為秦所滅虜自熊繹至負芻四十一世初都丹陽後徙郢去郢徙鄀又云徙鉅陽白起破郢走保陳復徙都壽春所至命曰郢其地西界蜀有巫黔中西北界秦有漢中上庸剪滅百蠻以廣其封北接陳蔡東界吳南則五嶺東南則百粤其為秦所侵伐失之西而取之東滅陳蔡宋魯自越先滅吳而楚又滅越則其地北界齊韓魏而南盡荆陽秦之南郡九江郡鄣郡會稽郡漢之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其地其為秦所滅時北有薛郡者魯也碭郡泗州郡亦宜屬焉今之京西南路夔州路荆湖北路南路淮南東路西路江南東路西路

浙西路浙東路皆是又奄有淮北魯宋則其地非不廣獨以君臣出於蠻夷之俗與秦相去不遠故因循以至於亡懷王之死楚人憐之秦之不道亘古所無故其遺民世家崛起相王卒以斃秦而開漢漢之所以得之者在於不得已而後殺人漢之所以不純乎三代卒不復古制者楚與秦之餘習未泯而承其敝法故也

趙復立王六

趙次楚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遣武臣張耳陳餘畧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都邯鄲武臣尋為燕軍所得既歸國秦二年十一月為趙將李良所襲殺武臣王凡四月正月張耳陳餘復立趙歇為趙王居信都章邯兵至走鉅鹿王離圍鉅鹿三

年十二月項羽救趙虜王離走章邯漢元年正月項羽分趙為二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封代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於是更名趙為常山而趙有兩王漢二年十月陳餘借兵田榮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陳餘迎代王歇復王趙而趙歇立陳餘為代王分其國陳餘留相趙王而以夏說為代相國守代漢三年十月韓信張耳擊破代禽夏說又擊趙斬陳餘追殺趙王歇襄國置常山代郡歇為王者及四年耳為常山王凡十月陳餘為代王僅一年漢四年夏立張耳為趙王五年秋張耳卒耳為趙王又一年餘子敖嗣王漢九年敖以貫高事赦為宣平侯趙之再興凡六易王其後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趙王呂祿雖皆王趙非是之謂矣趙之先為商紂臣惡來惡來弟季勝季勝曾孫造父周穆王賜之趙城其後去周事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事晉公子重耳得晉國衰及子盾世專晉政是為六卿曰欒氏曰中行氏曰知氏曰趙氏曰魏氏曰韓氏欒氏先滅春秋後趙簡子破走中行氏于邯鄲柏人與知魏韓四分其地簡子卒子趙襄子立襄子又與韓魏智伯瑩三分其地而後三晉益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去春秋獲麟七十八年歲在戊寅為通鑑之始周烈王六年三國滅晉周顯王十六年魏稱王齊稱王周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諸侯徐州相王於是韓燕趙皆繼稱王周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周慎靚王三年宋亦稱王然宋國微小魯與惴惴乎其間尤為不競獨七國秦始皇帝十九年王剪虜趙王遷滅趙自烈侯籍受封至遷凡九世其稱王武靈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凡五王又一王曰代王嘉本悼襄王適子遷之母娼也嬖而立之遂以亡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安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別郡遠韓近趙馮亭以上黨歸趙孝成王受之卒致白起長平之禍趙與秦共祖秦出惡來惡來之父飛廉其先為商帝大戊御曰中衍趙之滅猶有後趙姓皆是秦滅無後世無復有嬴姓者云

齊復立王九

齊次趙復秦二世元年九月田儋與從弟田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殺齊王田儋於臨濟恐當作臨菑儋為王僅十月沛公項梁救田榮共解東阿之圍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初田儋之破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田榮至是逐田假而立田市田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擠居趙不敢歸項梁數使使趣田榮兵俱西追秦軍田榮欲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發兵項梁不肯殺假趙亦不肯殺角閒以故田榮不肯發兵遂與趙氏有隙其後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大破秦軍漢元年正月項羽徙義帝分裂一十九王分齊為三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封齊將田都為齊王居臨菑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四月諸侯各就國田榮大怒不

還田市之膠東迎擊田都都走楚市畏羽亡之膠東榮怒追
殺之自立為齊王令彭越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併王三齊
之地田市為王凡一年六月餘田都田安不克王漢二年春正
月項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陽平陽民殺之齊盡降楚田榮
為王凡七月而楚二月復立田假為齊王項羽所過殘滅齊復
叛之田橫收亡卒數萬人復反城陽三月田橫逐齊王假田假
為王僅一月四月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率五諸侯入彭
城項羽南與漢王戰田橫盡定三齊之地漢四年冬十月韓信
襲破齊歷下軍齊王田廣走高密十一月韓信大破齊楚於濰
水殺龍且虜齊王田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灌嬰敗之悉定
齊地韓信請為齊假王春二月漢使張良立韓信為齊王田廣

為王一年八月餘橫不成王韓信後徙王楚非六國之田矣齊
自太公呂望佐周武王平天下封於齊其先姜姓為禹四岳佐
平水土封於呂者也青州之臨菑縣故為營丘太公始所封也
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為田氏所滅周安王十六年初命齊
大夫田和為諸侯歲在乙未去三晉初侯十八年去獲麟九十
六年至漢高帝元年乙未一百八十十年陳恆之殺齊簡公也在
獲麟之年孔子嘗請於魯欲討之當是時而孔子之計得行則
晉之五卿魯之三桓齊之田陳皆當有以處之不至猖獗矣春
秋終於此而聖人知後世之不可復為矣初陳公子完奔齊食
采於田春秋後改姓田氏完曰田敬仲至陳恒亦曰田常六世
田常至大夫和三世田和至齊王建七世以秦始皇二十六年

為王貴業恬所滅自威王至王建稱王者五世湣王與秦昭王
嘗一為帝尋去帝號齊地東濵海北至燕南界魯西限趙魏不
與五國從親循至於亡慕穢以興無足道者故諸田於劉項間
為驅除云

燕復立王三

燕次齊復燕者姬姓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地在幽州燕山之
野當是時自有一燕國姞姓黃帝之後在今所謂滑州者召公
受封以元子就國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與周公旦之次子
代為周公為二伯分陝者是也二公又皆以師傅行六卿之事
燕自召公至王喜為秦王貴所滅秦始皇二十五年也凡四十
四世其地為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之郡者今

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固安涿郡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
次漢武所置之樂浪玄菟亦皆屬焉南通齊楚西界趙魏北隣
烏桓扶餘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亦曰東胡秦二世元年九月韓
廣自立為燕王班史帝紀所書也致之陳涉傳張耳陳餘既立
武臣為趙王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北徇燕燕地貴人豪傑曰楚
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
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
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此必燕王丹之太子被誅與王喜之被
執無復有召公之後矣故燕人立韓廣為王亦可謂匹夫而僥
倖者矣漢元年春正月項羽分燕為二徙韓廣為遼東王都無

終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八月燕王韓廣不肯徙國遼東臧荼殺之併其地韓廣為王僅三年漢三年冬十月漢韓信發使使燕王臧荼下之漢五年秋七月臧荼反陷代地帝自往征之九月滅燕虜臧荼封盧綰為燕王臧荼為燕王僅四年盧綰後以陳豨事敗初勸陳涉立六國後竟号業者張耳陳餘也涉不能從張耳陳餘立武臣王趙非趙後既而得趙王歇王之齊田儋亦田氏後而韓廣之立非召公後項羽私王臧荼亦非召公後無德於民功薄能細乘時之利驟得為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盧綰以高祖同日生媟狎得王亦不長後韓魏亦皆亡國之餘為漢驅除獨陳嬰不肯自王從母之訓為可取耳

魏復立王三

魏與齊燕同以秦二世元年九月復立然魏之復立獨異於他國有可書者班史帝紀書曰魏咎自立為魏王非也意以謂天下之王侯皆自立以明沛公之自立不為非也初陳勝遣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下數十城以豐故梁徙誘雍齒叛沛公反豐為魏而市為田儋所擊遂還魏地立魏後甯陵君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考之史記月表乃謂魏王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勝死咎自陳歸立呂東萊謂周市虛位四月以待咎也與班史陳勝傳亦異如此則魏咎之立出於周市其名甚正班固以為自立其亦誣矣秦二年正月章邯圍魏王於臨濟下殺齊王田儋及魏相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咎自燒殺呂東萊曰周市之義魏咎之死君臣皆可觀之市不乘時以奪君之位咎卒自死其身而脫其民於死故史美之嘉之咎為王僅十月而四月不居其位就國一月而受圍受圍半年而身死妄意功名富貴亦可監哉六月魏咎既滅九月咎弟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漢元年二月項羽分魏為二徙魏王豹於河東為西魏以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漢二年二月殷王司馬卬叛西楚二月漢王渡河西魏王豹降將兵從漢擊楚又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及漢王敗於彭城五月魏王豹叛漢反為楚九月漢韓信滅魏虜魏王豹定魏地為河東上黨郡豹為王餘三年卬為王餘一年其後周苛殺豹滎陽魏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仕晉獻公趙夙為御畢萬為右帥蹄伐

耿魏滅之以耿賜夙以魏賜萬從其國名為魏氏魏絳大得志於晉悼公之時遂為六卿之一六而三之遂為三晉之一至魏文侯斯列為諸侯文侯卒子武侯擊立武侯卒魏惠王罃立亦曰梁惠王戰國中始稱王者立三十六年共三十一年自安邑徙都大梁今浚儀開封之地封魏十六世而為諸侯為諸侯九世而滅稱王者七世秦始皇二十三年王賁引河灌大梁滅之虜其王假其地自高陵以東盡河南河東河內有陳留及汝南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門封中年陽武酸棗等皆魏分漢得其地及秦之所得周地三川郡為河東河內河南名曰三河不以封

韓復立王四

之後立最在六國後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
王陳勝死正月趙王歇立楚王景駒立在留沛公失豊往從景
駒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攻豊張良傳與沛公拜良為
廄將良遂從沛公不去韓猶未有王也二月項梁渡江收兵六
七萬人軍下邳三月沛公以兵屬項梁破殺景駒六月范增說
項梁立楚後沛公與項梁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都盱台於是
良說項梁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項梁使良求成
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盖陳勝起而敗景駒起而敗楚懷王孫
心立楚三立王天下之變一年矣而韓王成始得立其所以立
為張良本心五世相韓欲復其國也後九月楚懷王與諸侯約
先定關中者王之而使項羽救趙沛公入關沛公入令韓王成
留守陽翟而與良俱攻下南陽郡秦三年七月也八月良從沛
公破秦入武關九月沛公用良策破嶢關漢元年冬十月沛公
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
項羽分十九王韓為二韓王成如其故都陽翟封楚將申陽為
河南王都洛陽四月諸侯各就國張良歸韓七月項羽殺韓王
成為穰侯先與俱至彭城乃殺之張良復歸漢項羽所以殺韓
王成為惡張良從漢入關而韓王成為漢守陽翟故也八月漢
王還定三秦項羽立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冬十
月漢王如陝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更以韓襄王孫信為韓
大尉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大尉信為韓王四月漢敗
五諸侯兵伐項羽入彭城常山河南韓魏殷是也漢六年春正

月徙韓王信國於大原信徙都馬邑其秋匈奴冒頓圍馬邑信
以馬邑降匈奴成為韓王兩年申陽為王八月許鄭昌為王僅
三月惟韓王信王韓四年餘而徙國徙國八九月而降匈奴成
間張良始說項梁立韓王成成死漢降鄭昌立韓王信則韓為
有後而有國矣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生謀撓楚權請
復立六國後而張良乃不然其計漢王刻印銷印於俄頃之間
其故何也豈張良以韓已有國不復他恤乎曰非也天下初起
張耳陳餘亦說陳涉立六國後陳涉於此而能從之事未可量
未必遽敗楚立兩王皆相繼破然後范增說項梁立楚懷王孫
心是時齊魏燕趙俱有王獨韓未王故張良亦說項梁立韓王
成皆從民望此項氏之所以驟得志也梁死羽怠沛公獨先入
關羽背約自王善地首殺其主所分諸侯皆以其臣而迫奪其
主漢直羽曲滎陽之圍雖急漢之勢已成矣當是時而又別立
六國之後以漢見地與人是自削也以河南河北未得之地與
人又其誰肯拱手而遜之乎復立楚懷王後一人為楚可也項
羽肯即以地畀之乎酈生之策迂誕可見張良所以吞漢王者
可從也陳涉當立六國後而不立則失之漢王不當立六國後
則不立乃得之也其失其得繫乎時之可不可而勢之成不成
也韓姬姓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萬後三世韓獻子厥晉作六
卿而厥在一卿之位范中行氏知氏滅曰三晉遂與趙魏俱得
列為諸侯 景侯虔始封至王安凡十一世稱王者五世而滅
始皇十七年 [illegible] 大庠為秦腹心之疾故首伐滅韓韓分

晋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韓哀侯二年滅鄭而都之即潁川郡（漢以為郡名皆秦舊）衍有滎陽成皋之險成皋者即春秋之虎牢鄭叔段之制秦先滅周而得三川又滅鄭而據滎陽成皋則趙魏中斷東向以臨齊魯山東而天下之勢可知矣天下之地除北狄西戎東南界海外夷蠻其內皆秦及六國地故詳論漢初六國起伏如此

泗川監平泗守壯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曰內史（秦京師及弘農郡）曰三川（漢為河南郡）曰河東曰南陽曰南郡曰九江（漢並因之）曰鄣郡（故鄣郡在今湖州西南地）曰會稽（故吳越地皆是項羽起兵吳中）（集注秦鄣郡後漢改為丹陽郡今金陵皆是）曰潁川曰碭郡曰泗水郡曰薛郡（漢為魯國）曰東郡曰琅邪（漢因之）曰齊郡曰上谷曰漁陽曰右北平曰遼西曰遼東曰代郡曰鉅鹿曰邯鄲曰上黨曰太原曰雲中曰九原曰鴈門曰上郡曰隴西曰北地曰漢中曰巴郡曰蜀郡曰黔中曰長沙此所謂三十六郡也其後并南越閩越又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郡置守尉監前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二千石監御史秦官掌監郡守者守其地也尉者分其兵權也監者使其親臨監之也通典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始於秦漢省其官世所謂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沛公出戰破之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是見沛公初起監郡引兵圍其家而為沛公所破也泗川守兵敗於薛亦沛公敗之也走至戚而後左司馬擒殺之沛公一起而殺縣令敗郡監殺郡守秦非不強而長民者相率為虐匹夫得而誅之郡縣之制不足恃也向令守周之舊典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井其田鄉遂其民一戎車而甲士三步卒七十二以為其軍下孰有奮起而叛者哉漢得天下以郡大大稍復開置間之以諸侯王國則是封建之制猶與郡縣之制錯行高祖增郡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開廣三邊增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伯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伯四十一（縣有蠻夷謂之道一郡以上侯國不過諸侯王國或兼一縣）由是而後封建漸革東漢功臣唐初將相雖封以地不肯就國惟歷代親王間有得地而君之者郡愈分而狹縣愈分而小自漢武置部刺史倣古者方伯之意以六百石察二千石權猶未重漢末改為州牧則𢘽唐之節度使足以鉗制郡縣而為變為叛其偏重既已如此而偏於輕者郡或無城無兵縣專任催科敲朴以供上歷千五伯餘年近二千年主一部者為監司主一郡者為太守（如知州知府各不同如刺史之類）主一縣者為縣令（或令或知縣或長或尹不同）更代不常舉皆為政要不如古者之封建封建之弊至於襄周春

秋戰國上無天子攻伐殘戮數百年要其實猶勝於後世之郡縣必不得已如漢初封建郡縣錯行之封之國者必如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庶幾乎

道得張良

天下之事不可測也而神交氣合若符節然昔若孔子定書典謨所紀無非疇咨任人之事湯之聘伊尹高之夢傅說文王之卜而得呂望皆先有求賢之心而後人才應之若天所畀付之著沛公初起主吏蕭何為沛丞督事曹參以中涓從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在中主潔清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周勃以中涓從樊噲以舍人從皆沛人夏侯嬰周緤之徒亦皆以沛人從未有所謂張良韓信陳平也秦二年正月沛公從景駒於留道得張良同見景駒韓王成未立也良未有所事也聚少年百餘人欲從景駒而遇從沛公為廐將說以太公兵法謂沛公殆天授以故遂從不去然則君臣之閒豈非天乎沛公入關為漢王至漢中始得韓信漢元年七月也下河內虜殷王卬陳平始降漢二年三月也漢王之得天下蕭何功居多然張良之善謀韓信之善戰陳平之善出奇計非此三人亦不足與有成人才之在天下無窮人主有高天下之才又有度越天下之德而以人才為心則將不求而自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君臣之相得也若天實為之蓋聲氣相求自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測也漢光武之得二十八將唐太宗之得房杜王魏宋太祖之得趙普曹彬皆天為之然卒不能復三代之盛治則以道學之不明不過各就其氣質之所受以相資故漢唐宋所為止於漢唐宋而已

沛公往薛見項梁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蘄九月沛公起沛項梁起吳田儋起齊韓廣王燕魏咎王魏沛公雖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而十二月失豐雍齒叛之項梁未渡江也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是時通吳越二國為會稽地治吳縣總稱曰江東項梁乃與項羽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陳嬰不敢自王以其兵二萬人屬項梁為項氏世世楚將名族必可倚以亡秦也項梁遂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而秦嘉已立楚王景駒軍彭城東欲距項梁此梁之所以不平而擊秦嘉也而況嘉翁梁孫景駒又非懷王之後乎梁之言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則兵有名矣乃擊殺秦嘉景駒走死沛公亦方且弱甚不過并有碭郡六千人為九千人耳不往見項梁於薛不可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引兵攻豐一小邑而遂大伸亦知時義而為之者也薛郡即伯禽之魯楚滅魯秦置薛郡

共立楚懷王孫心

二年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都盱眙郡曰六國為秦所併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

立為楚懷王以相謚為後順民望也周赧王十九年楚懷王入秦于秦呂東萊曰是後八十六年楚戍卒陳勝稱大楚首難於蘄范增說項梁立懷王孫心也其言曰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至今憐之故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懷王庸主耳使放於楚民豈以其存亡繫心哉及秦遇之無道則舉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傳百年而不衰又以見天理人心至公而無定在也然則東萊之說當矣而其謀實出於范增當是時秦將章邯方摧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圍田榮於東阿七月沛公與項梁救田榮大破章邯于東阿田榮歸齊沛公項羽追北章邯之戰未嘗敗也至此始敗非劉項合勢不足以敗之審強弱識離合沛公時已得張良其謀蓋有所援欸立主人為君用死者之號得古者出師戴祖廟主從軍之意為楚復讎則又得宋襄公復九世讎之意後世有二帝蒙塵而恐於講和者痛哉

斬三川守李由

三川河洛伊也秦滅周取河南伊洛之地并今懷州漢河內郡為三川郡李由者秦丞相李斯子也初陳勝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會章邯破殺周文將軍田臧等以吳廣不能下滎陽恐秦兵至矯陳王令誅吳廣以少兵守滎陽悉精兵西迎秦軍皆為章邯所破田臧留李歸等在滎陽下章邯亦破之歸死章邯東擊魏咎臨濟滎陽圍解故李由出至雍丘也樊噲周勃夏侯嬰傳皆言破李由雍丘及沛公與項羽共擊秦軍至雍丘大敗之遂斬三川守李由也由以丞相子守天下重地內有援已亦不為無才然秦置郡甚大設官二人一為守一為尉一為監不見屬官雖所統大郡至數十縣縣設令丞尉亦三人而墮城銷兵民無所保上又無方伯連率之職可以呼吸攀援郡守雖可直達朝廷而秦法之嚴豈能朝奏暮報卒然有急關中出大將必如章邯者軍未至而已糜於盜手矣此郡縣之不足恃明驗也後世郡愈狹縣愈小監司非迫急則膚緩守邊則不足以守邊禦盜則不足以禦盜宋以制置使宣撫使專閫外邊郡各設也軍立都統制領將佐為軍官郡守之在邊者兼節制而縣令大率苟且有緩急則調他軍應援立大將為總統備多力分將卑師少往往而是人心未厭猶足以媮强假息人心一日不固禍不勝言秦以至虐之政行至懸之法李由之父丞相也無如一趙高何李由守天下之險無如劉項何始皇之肉未寒也一宦者敗其內群匹夫敗其外非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又無周官之法度國其有不亡者哉

章邯夜銜枚擊殺項梁

章邯出關未嘗敗惟劉項與戰大破之東阿又破之濮陽東又沛公與羽斬三川守李由項梁以再破秦軍有驕色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軍定陶大破之殺項梁周禮秋官銜枚氏掌司囂軍旅田役令銜枚鄭氏註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師古曰繣者碍也結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鄭注與師古字不同囂五高反一讙許驕反繣音獲又胡卦反結音頡此蓋

項梁驕而無備章邯夜以枚兵銜枚擊殺之也定陶未下項羽駐軍於此而項羽沛公攻陳留軍分為二為三章邯所以輕視之歟猶近世夜劫寨然偶中其計項梁固失策而章邯亦豈足為雄哉近世軍中銜枚法以繩繫一銅錢於胷下令止囂則銜之多以用之夜而刼寨呂東萊曰此秦再振諸侯再衰之時也本根既撥雖形有起伏兵有利鈍亦何關於大勢哉定陶今曹州定陶縣

徙懷王都彭城

懷王始都盱台今淮西盱台軍也今徙都彭城今徐州彭城縣也章邯既殺項梁連雨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此所謂有進無退也士卒恐則氣不勇軍退於陳留則勢稍不振徙懷王自南進北幾千里而都焉則鼓懦為壯而諸將知楚之所向矣當是時惟有北救趙西入關為天下兩大事章邯者亦愚夫也必兩擊楚懷西護滎陽成皋以西俾天下不敢窺函谷武關為第一義乃以楚地兵不足憂而北擊趙趙未破而楚軍進楚於是分項羽救趙令沛公入關似乎天以一趙委秦擁章邯而成劉項之勢振楚之業者彭城形勢蘇子由黃樓賦述之詳矣予嘗登樓故基望項羽戲馬臺觀之城四面皆山圍之山去城則九里許泗水過黃樓之下西望山石共者予由有傷心極目之語信然也大抵既有地勢又以有民而後可強宋劉裕駐此以圖北方魏太武立氊帳戲馬臺不能攻而去唐李臨淮據此為節度勢雄一方張建封父子久居之愈為強鎮龐勛之亂唐以漸替而黃巢之寇起於曹良以人衆兵多故也今蕭垣曠野閴然無人黃樓遺跡僅餘石礎畢篆方碑巋然獨在則形勢不足言矣

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顏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

秦置郡守而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郡長之名始此灌嬰傳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每郡置長意者其楚之舊制歟沛縣也秦置令父老殺沛令立劉季為沛公即楚縣令之稱為公者也懷王於此進沛公為郡長以令而遷守也封為武安侯六國與秦制也碭郡漢為梁國本宋都今之睢陽也周五侯三王非天子之命孰敢建侯三晉之與田和篡晉齊求周封為諸侯而僭王之漸起春秋時惟楚僭稱王吳越亦稱王中國以蠻夷外之書楚子六國魏惠王首僭稱王齊次之燕韓趙又次之秦惠王稱王乃存其後凡稱王則以天子自為而僭周室矣周顯王十二年齊威王封其相騶忌為成侯呂東萊曰諸侯擅封同姓見於書傳者自晉昭侯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

書傳者自齊威王封騶忌始自是而後秦魏冉封穰侯范睢封應侯即漢武帝宰相封侯之例也又有所謂封君者或在侯之上或在侯之下與封侯者或以地名或以秩名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公子尤顯樂毅之昌國白起之武安秦之華陽君涇陽君安國君商君皆封君也趙武靈王初不自王而稱君則此其所貴君之貴在侯之上秦爵二十等一曰徹侯而無曰君者秦有天下定制也漢以酈食其為廣野君婁敬為奉春君則君似在侯之下故世之相尊者曰君侯曰君公曰公侯皆有爵號封邑之稱而其僭則起於戰國劉季雖受碭郡長武安侯之封然自入關至封漢王止稱沛公項羽之起江東為會稽裨將其季父項梁為會稽將召平矯令為楚上柱國後自號武信君而敗

死羽未有除拜至則亦為魯公長安侯則是以楚之縣公為諸侯也劉季項羽是時相與若兄弟然由是而論後世之封爵當作廣封爵攷

古今考卷之五

鶴山魏了翁華父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呂臣為司徒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曰六卿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有此六官而此孔壁尚書周官之篇伏生口授所無者也伏生口授有牧誓立政二篇矣周制大國三卿半天子之數天子有六鄉六遂大國則三鄉三遂天子有六卿大國則三卿牧誓立政所謂文武之世司徒

司馬司空者大國諸侯半天子之卿也懷王用楚國之法置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令尹楚相也論語楚子文新令尹舊令尹是也或曰司徒之置用周之侯國之制以尊顯呂臣也歟蓋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而呂臣之父為相矣西漢之末儒者未盡見周禮又不見孔壁之周官但見牧誓立政有司徒司馬司空之文遂備此為三公班固百官公卿表叙相國丞相大司徒為一列而孔光太師王莽太傅王舜太保亦在其列皆莽所自置以大司徒代丞相也又創三公以效周實自大也大司馬則武帝所創以寵衛霍宣帝以來因之以代漢初太尉莽又置大司空以代御史大夫殊不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乃夏商以來侯國之官后乃以為三公不見孔壁周官之過也至

東漢承用此三者為三公之官而事權旁落自秦以來不建冢宰以為一相其失非一日矣而失之又失盖始於莽後世有宰執有侍從而吏部尚書號為天官戶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名可以相借為用而其實皆非周之六官秦漢之九卿錯亂雜揉宋初循唐五代之舊自省及六部尚書侍郎皆為虛名遷轉之官以審官東西院主選而大除目任中書以三司使鹽鐵使治財用以太常寺禮院治禮樂以樞密院典兵以大理寺審刑院治刑獄以都水使者治水以三司之尉按治軍器而工役一切之事皆取辦於三司循名責實因為未然而治平嘉祐以前號為治世元豐官制既行沿至政和大為外繆所謂司空司徒太尉者舊三公也太師太

傅太保者舊三師也元豐因之政和則改三師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是也改三公為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柄未嘗以為師保論道之職隆以虛名其後又添設檢校又設太尉不問清濁武臣至建節而加開府文臣過開府為相而積累因循皆可以為天子之師臣非之甚者也左相曰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相曰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寓三省不同之意而右相進擬除曰權重於左執政曰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右丞左丞樞密使改曰知樞密院又有同知僉書同僉書皆不應古六部尚書各治其事而太常宗正司農太府大理等卿委為重吏元祐稍復舊制紹興革去亂政孝廟置左右丞相名與古合而三省其實遂無分別相權較重檜胄遠清全道卒以亡國悲夫

上將次將末將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懷王可謂善用人矣宋義知兵項羽善戰范增好奇計其勝章邯必矣又西遣沛公入關尤為知之明者其從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亦可謂有才者而楚亦天之所棄無再昌之理故終於無成然致之三代盛時未有將帥之將以為稱謂者鄉遂出軍命卿總之師出以卿師入以卿至春秋戰國而後有將之名傳春秋者謂將軍師少曰人序詩者有云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詩序乃漢儒語傳註亦出漢時孟子中始有將軍之稱呂不韋月令始有太尉之官非周制也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著書言兵法始盛推將才盖井牧鄉遂之法廢如所謂天子六軍七萬五

千人車千乘者亦不足以禦強國動輒興師十萬二十萬或三十萬而匹夫起於細微能詐能勇能計算者始拔而為將非復六卿三卿二卿一卿之行軍者矣七國之戰京屠隕滅者數百千萬人得為將而富貴而終於敗與夫先勝後敗嘗試而不勝輒敗者不可勝數故沛公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而俗諺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今懷王救趙之將三人曰宋義曰項羽曰范增入關之將一人曰劉季荀悅漢紀謂宋義故楚令尹史記漢書不言必有所據項羽范增劉季則皆起於匹夫古之人才出於家而後世人才取於倉卒為將亦不可謂無其人而兵制不古糜爛其民為可痛耳漢王以韓信曹參灌嬰擊魏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illegible]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是不能當曹參曰吾無患矣往往是時遣將必須三人非上將次將末將則大將騎將步將漢王問敵人之將而先知勝負亦可謂知人之明後世對陣兩國之將俱庸將如奕棊兩皆低手然亦必有一勝一負故庸人緣得為將如低棊然忽遇高棊者至終以敗人之國是故勝國之將未必不為亡國之人僥倖而一再勝者異日或不免於僥倖世之所謂七書百將傳誤人多矣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為懷王之計不當遣兵救趙命一軍向函谷關命一軍向武關而分一軍躡跟章邯勿進兩關急而趙圍解矣諸將莫利先入

關惟項羽願奮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以項羽殘賊沛公寬大故遣沛公入關遣項羽救趙而又宋義位項羽之上以智御勇未為非策然宋義昔者論武信君之必敗恐亦未免于責備中之所為歟項羽論救趙急欲進兵當委曲與范增同商議之先闘秦趙之說宋義固是趙舉秦罷何敝之承項羽說亦是宜更至相籌畫以盡其理可也何至遽然矜大曰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此項羽所以不堪也且又下令猛狠貪强而不可令者皆斬明指項羽非義殺羽則羽殺義二將不和非細故也適又遣子相齊置酒高會羽所以遂其忿而斬義歟諸將畏羽之威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報命於楚此與韓信求為假王何異楚王因以羽為上將軍此與漢王就立韓信為齊王何異懷王心恨項羽恐亦與漢王心恨韓信不異特項羽曰吾强大懷王遂不能制耳項羽無君之心蓋始於此既而破章邯軍解趙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顏師古以始為諸侯上為句注曰繇讀與由同以將軍兵皆屬焉為下句劉道原謂將軍疑屬上句呂東萊大事記書曰項籍為諸侯上將軍是也至是則諸侯上將軍之命如近世總統諸軍者此亦不出於懷王之命其自立為西楚霸王兆已見矣

二世使使斬楊熊

秦二年二月項羽破章邯虜王離邯兵軍漳南相持二世使人讓章邯三月沛公與秦將楊熊戰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

使使斬之以狥此與唐明皇遣邊令誠斬封常清高仙芝極相似楊熊章邯皆秦舊將戰敗而守滎陽楊熊未為非也廼從而斬之章邯不能救趙失王離涉間蘇角三大將罪豈不大於楊熊然則斬楊熊乃所以速章邯之降楚唐斬封常清高仙芝以快邊令誠之怯亦如二世之惑於趙高此所以哥舒翰一敗而降於祿山也天下敗亂國有適相似者如此

絕河津

秦三年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師古曰直渡曰絕竊詳文義師古說非也曰絕河而無津則是直渡而過河若曰絕河津則是禁絕河之津渡收其軍船以軍守河俾司馬

印不得渡耳平陰縣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水南曰陰水之
曰陽今孟州舊為河陽三城節度河陽縣在河之北即此地乎
也漢祖絕河津之處魏豹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晋豹以國屬
馬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則絕河
津畔漢此絕河津三字與高帝紀二字同義乃是禁渡而非渡也
河可以無疑

牧軍中馬騎

四月巳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
騎此謂戰於洛陽之東軍小敗卻遂越轘轅之險至于陽城收
軍中所失之馬騎也陽城者南陽郡之縣今堵陽也禮記前有
車騎則載飛鴻正義曰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遇

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鴈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
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
時禮方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
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
馬以駕車不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
萬匹是也曲禮曰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
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
之漸也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曰吾今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
謀之樓緩樓緩謂然其臣肥義爭之其叔公子成爭之二人已
從而趙文趙造周袑趙俊又諫止之其辯說各數百言大史
公詳書之以見夫胡服騎射前是中國未之有而趙主父率意

變古始於此也蓋騎而射匈奴之俗中國惟以馬駕車故有車
戰步戰而未有騎戰中國之民亦不敢單騎馬而騁也孔子之
孫子思作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謂車之行於道者由乎前人
之軌迹有一定之制不敢殊異使其單騎一馬而疾馳則駭於
民而違法矣左師展孔子同時先後人其欲以招公單騎馬而
歸魯意在輕疾於時已為反常殆必周制之所不許也正義以
為騎馬之漸求之史記則趙武靈王實為胡服騎射單騎匹馬
之始蘇秦傳說燕文侯則曰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肅侯則
曰車千乘騎萬匹肅侯者武靈王之父孟子同時時則戰國已
從事於騎恐是下令棄中國之法而習匈奴之戰則明以教其
百姓國人自主父始也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

贊諫謂破卒散兵以為騎射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則是
初變一邑為騎射而後舉國從之其變古亦非一日雖蓋如此
近時學者多不察此例蒙見聞以為古人豈不騎馬觀鶴山著
諸經要義摘出禮記左傳正義二段以示曉筆不可誣也自是
而後史以善騎射書者代不乏人李牧為趙走匈奴十萬騎而
高祖平城之圍匈奴至者解鞍至高如山中國之兵騎戰漸盛
車戰漸廢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騎將則駱甲李必灌嬰
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城皐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
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急迫時往往夏侯
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全廢車而間亦用車戰
唐房琯陳濤斜之敗以車戰而後車戰盡廢蓋古者八歲入小

學射御人無不能射亦無不能御而一車三甲士皆之射者極天下之精而後可以禦敵今一旦製車千乘求三千人御射者不可得縱有七萬二千步卒翼之亦必敗而已矣嘗之單騎馬而射亦必習熟而後能有十萬之馬十萬之卒而不嘗習射習騎強使馳馬亦必敗而已矣高適曰胡兒十歲能騎馬彼以射獵為生故幼而習馬為國者可以鑒矣漢書騎字始此故詳論之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定關中者王之類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以註攷之楚懷王與諸將不特口為之約又必立為文券契要曰先定關中者王之似如今稼給

公據之類諸將各執其一以為異日執契取賞之具也周禮秋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凡六約鄭康成註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札合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為約劑亦兩書一札也然則兩書一札曰契豈非剖符之狀歟先儒謂治神之約如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祭用郊禘之類治民之約謂非其所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治地之約易曉所以防侵爭耳治功之約如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漢功臣帶礪之謂治器之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如魯得用四

代之服器六瑚四璉出示茅八佾之類治摯之約謂王帛禽鳥相鉄來有一定之制或者疑周公制禮何至如此多為之防以周官考之不然自當他攷今惟借是以證楚懷王入關之約亦有文契要約云耳禮記曰大信不約異日項羽請於懷王懷王曰如約而項氏乃背約王沛公於漢中卒以自滅約之所在漢直項曲故也後世賜鐵券許不死而未嘗踐言契約亦以偽為而爭競不息嗚呼其來也久矣

關中

類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周禮地官有司門司關門者國門也關者近郊遠郊之關也皆有符節以譏出入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繫

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因山川丘陵而設為門關之險固王公所不敢少也然所謂天險不可升者何哉在德不在險也德之險為天險山川丘陵之險不過地險耳秦穆公襲鄭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尚在秦時函谷關之東春秋時蹇叔言崤之險其地猶非秦有戰國時秦地愈大東侵諸夏而函谷關之險遂為秦之阨塞六國合從仰關攻秦秦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蓋六國皆辱王也故得地勢者愈得而下視之今按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漢之弘農

縣也踈在谷中深險如函其中少通行踈東西四十里絶岸壁立巖栢陰翳谷中常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鷄鳴則開齊孟嘗君客能為鷄鳴而出此關是也東至漢楊僕所移新函谷關三百七十八里此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寳者遂廢西至唐所設潼關二百里唐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太華山之北山在華陰縣南八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黄河自龍山南流抵於華山轉流而東渭水自西而東於茲入河西去長安尚二百里亦天下之至險也然函谷關秦守之非不嚴陳涉所遣周章為合之師至百萬入關至戲而後敗不足恃也沛公聞章邯且至以兵守之而項羽令黥布擊破之不足恃也潼關之險唐哥舒翰守之亦敗於靈山之將杜少陵詩可攷亦不足恃也至於漢之函谷關狥楊僕之私請東徙三百七十里而廢其舊險則無足言者矣九域志京兆府至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河南府洛陽西至陝州二百八十六里陝州西至華州二百八十里華州西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計古長安至今開封只一千一百五十里而秦函谷關漢函谷關唐潼關跨渉三郡河南陝州華州自首尾八伯里中有黄巷二崤挑林之塞皆號絶險謂險可長恃則秦漢唐至今猶存可也故曰險不足恃也滎陽成皋古之虎牢蜀之劍閣吴之長江[illegible]亡國接踵不脩德而恃天險者尚監之哉雖然懷王諸將莫利先入關關之可畏如此沛公不自洛陽趨二崤而南出鄧林[illegible]武關亦有以夫

舍人陳恢

史記呂不韋傳嫪毐與其黨謀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斷年宫為亂呂東萊曰秦之兵制畧見於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回謂君公舍人四字當作一句秦之封君若縣公所謂舍人私人也如家臣食客門人近世諸客門士邊郡帶行等人之類亦可發以為兵也毒之敗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其舍人之多如此而又有賜爵者戰國之時養游士至後車千乘食客三千人井牧不脩而士無常產故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晉灼謂舍人謝公傳謂舍人弟上書告信是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為司屬官號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謂之四戶梁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掌詔誥後魏有舍人省隋内史舍人八員後減四人為内書舍人唐武德三年改中書舍人置六員為文士之極選龍朔改西臺舍人光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微舍人皆其職也宋初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官而非職別置知制誥以行外制謂之三字官又置舍人院以某官直舍人院如富弼歐陽修封還詞頭故給舍謂有封駁之權元豐官制始正名中書舍人在六侍郎之上後又置權中書舍人在六權侍郎之上左右史曰起居郎起居舍人又為從官之次曰二史至如閤門宣賛舍人即武臣清選實自徽宗改通事為宣贊如閤

門舍人則孝廟初置以處武舉狀元不試而除餘武舉名士丞
試策一道而除以比文臣館職立東宮則有太子舍人未改官
制以前則中書舍人者後之通議大夫起居舍人比中行員外
郎爲後之朝散郎太子中舍爲後之通直郎云（陸佃全書子皆閤門舍人）
故稱閤門云云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救趙殺宋義自立爲上將軍然猶先假之請於懷王而後
眞爲之也沛公爲碭郡長武安侯之後仍稱沛公而封拜君侯
不請於懷王以酈食其爲廣野君以南陽守齮爲殷侯以陳恢
封千户如樊噲夏侯嬰灌嬰諸將賜爵之類並不請於懷王其
亦已得懷王之命有所不必請歟沛公前是屠城陽屠潁川破

泗川守壯斬三川守由破走章邯東阿威聲震於南陽守欲自
全已無生路舍人陳恢說沛公約降而封之爲殷侯矣其事與
沛公同而秦民不信與沛公興者何也秦之臣不忠於秦暫屈
於我封之者權也項羽所過無不殘滅沛公所過毋得虜掠此
則得失之所以異也封秦之叛臣以爲得計則不然矣

項羽封章邯爲雍王

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是月章邯舉軍降
項羽封爲雍王時沛公未入關也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乃在
章邯已封之後當是時項羽之意必以沛公爲未便能入關者
故指秦地封章邯俾爲先鋒計已入關不料沛公乃先已而入
關也沛公之閉關以距章邯耳項羽蓋欲於入關之後移章邯

以王地然亦本有衣錦故鄉之驕態故舍秦而去要之劉項之
無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關也則所以封邯者不爲惡沛公
也沛公已入關而防邯之來亦人情之常雖因曹無傷一言而
怒秦沛公理直詞正何使其鴻門一劍苟斃沛公天下亦非項
羽有也移沛公王漢中以三秦塞東路焚秦宮室掠秦府庫殺
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漢之勝而卒自斃歟

攻武關入秦嶢關　藍田（京兆府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商州東至鄧州云七百里或云六百二十五里書傳字畫不一鄧州至長安不滿千里）

武關秦之南關通南郡今鄧州也武關在𣏌縣一百七十里𣏌
今內鄉縣也今鄧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關屬商州
沛公八月既入武關趙高弑二世使人來約欲分王關中沛公

不許九月趙高立子嬰子嬰誅滅高發兵守嶢關關在藍田縣
東南九十里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嶢關亦曰藍田關沛公用張
良計以金啗秦將連和而因其懈怠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
軍大破之藍田南蕢山在藍田縣東南二十五里既踰此山則
嶢關在七十里之外而追近其縣矣張良之計亦不足道變詐
顚覆世多稱之先儒之所鄙也特秦之大勢已去故沛公之兵
如破竹耳藍田屬今京兆府去府西北七十里秦都在渭北咸
陽連和者僞許以分王關中而即又進兵也子嬰於是度渭南
降

漢元年冬十月

此漢元年冬十月也因秦不改孔子曰行夏之時即建寅爲歲

首者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者為非先儒有天統地統人統之說有改正朔之說則歲首為子而以子時為朔朔者旦也一日之首也建丑建寅亦當然故祭祀用所建之朔而分其日夜若建亥則豈可以亥為一日之首乎顔師古謂秦以十月為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四月乃七月夏之七月乃十月冬春夏秋皆繇矣然史記書夏正月為端月以為始皇諱政而改為端正本音政而遂改為平聲亦避諱也則似未嘗以十月為正月師古謂史家追改秦正為漢冬十月其果然乎如淳謂張蒼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然則漢武以太初二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建寅為正當矣至今莫之敢改然皆以子時為一日之首寅月為一年之首改正不改朔云紅

纂漢改十二月為始建寅元年正月之朔以鶏鳴為始

東萊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

沛公至霸上本是秦子嬰元年史記則書為漢元年漢書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而獨書元年冬十月即繼以五星聚于東井通鑑刪去五星聚事先書題曰漢紀一乃書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惟東萊大事記其書特奇曰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朱文公通鑑綱目所祖也漢書高帝紀第一上凡四年東萊書於義帝元年後曰漢高皇帝二年西楚霸王二年即楚漢皆無元年也羽死方獨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東萊亦書星聚事

五星聚于東井屬家攷別見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劉貢父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盖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特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而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回謂是說是也本出北史高允傳謂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不然允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回嘗著曆象攷漢太初曆推日月五星起於牽牛謂冬至會于星紀之次然堯時冬至日在虛

一度至漢太初元年丁丑歲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則已去牛六度矣牛八星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與牛之物度接界律曆志謂是年冬至日在牛初度正在分界之上而古今推筭者爭差六度近甲申年冬至日在箕比堯時差四宿比漢時差三宿月令正月日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秦漢之間但言曰冬至或在牽牛或在斗夏至在東井一月三十日或在月本或在月末固不皆在月中雖堯時冬至日在虛近時冬至日在箕決無東漢間十月日在東井之理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則謂夏七月建申之日五星聚東井其有之矣夏七月秦十月也沛公是時方下南陽八月始

以武關九月始破嶢關歲在甲午也次年乙未冬十月至霸上沛公未至秦地而五星先聚於東井不為秦之瑞乃為沛公山東之瑞史臣因而書之如高允劉敞所云極是東井八星占天三十三度幾於十一分之一則五星之聚於此必亦相望少昧不容密而比也古之星五聚者僅五見於史傳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祖將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作逆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尾箕宋興乾德五年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外此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唐史不書無可攷者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春秋書平後世之和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亦曰成左傳更成請成杜預曰成猶平也如華元合晉楚之成是也晉悼公之時魏絳和戎翟賜之樂戰國或謂之謀六國連和而攻秦曰合從秦講和於其國攻其國為連衡故曰縱曰橫兩國相爭兩陣相向而時出乎和不知從此□又和誤人之國者多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於是虢滅而虞亦滅璧與馬復歸於晉此張良啟沛公以利啗秦將之計也張良傳此漢紀無陸賈二字有曰特重寶啗秦將有曰秦將果欲連和多俱西襲咸陽五字沛公起於匹夫所謂重寶者攻城畧地之所得也何足道哉沛公所欲者滅秦而王關中也趙高弒二世使人語沛公欲約分王關中此弒君之賊沛公不許是矣今從良計以重寶啗秦將必且令酈賈二生說秦將以共擊咸陽分王關中之利當是時項羽封章邯沛公封南陽守齮彼豎之將亦已心動故叛而從沛公殊不知張良之計詐也於是因其懈怠從而擊之繞嶢關踰蕢山出藍田至霸上秦將所得重寶焉得而有之身且即死可謂愚矣異時鴻溝之約項羽懈而東歸張良勸漢王追擊滅羽亦出此策曾謂三代王者之師而有是乎酈食其說下齊王歷下之守而漢王無詔以止韓信食其遂以烹死食其亦足恤也夫必先息人之守備而後急擊之張良又豈有真王佐之才哉金人取靖康二帝亦用此狡謀四方勤王之師方集而圍城中講和之詔已下且不許進兵以沮和議是東手而自斃也紹興之和秦檜又陰為敵閒故曰後世以和誤人之國多矣啗之以小利而包藏大禍之心世道衰人心危久矣哉

沛公至霸上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以今攷之長安東三十里若漢之長安城也唐之長安城又稍東一十三里秦之都咸陽在渭北夾渭為橋而南橋闊六丈橋柱七百五十以渭水象天漢而渭南亦通名咸陽漢蕭何所建都則在渭南而稍東唐承隋長安又稍東今漢書註當以漢長安城為據也關中之水涇渭灞滻霸與水人灞也後渭自西而東入于黃河在華州同州之間其源遠自鳥鼠同穴山涇水于渭滻入于霸而霸入于渭霸水之源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

縣境始出谷谷即麗山之亦名藍田山滻水所合在長安東二十里霸水西至長安城二十里水東至霸城十里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藍田縣在長安東南七十里盖霸水所行謂之白鹿原水行原上據高臨下沛公屯兵在霸水之東近秦霸城去長安三十里也秦四塞之國面面有關由漢唐言之則北有渭與河南有太白終南之山則太白也自西域綿亘以来喻隴坂以接商洛揔謂之南山故曰北河渭南終南西隴蜀東殽函也北舉渭南舉終南而秦之形勢見矣沛公之霸上已有秦霸城亦名芷陽而漢興以後文帝於此原始為霸陵始又有霸陵縣始又有霸橋王莽時霸橋災莽謂天絶威霸陵之橋凡霸上霸西霸北霸南霸東霸城霸陵霸橋霸亭皆此水獨長安東面

第一門曰霸城門曰青門者乃漢都城門邵平種瓜處遥指此水此踣命名盖漢唐自長安東出戎之函谷蜀戎之武關必於霸橋分别唐有南北霸橋北橋東趍則函谷路南橋而東南趍則藍田武關路霸上即秦之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鴻門在新豐東十九里戲水在新豐東二十五里此劉項入關屯軍會合之地也

子嬰降枳道旁　在長安東十三里

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東漢書長安霸陵有枳道亭程泰之雍錄枳道亭在漢長安城東都門外十三里長安東面三門此為北来第一門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回

謂近世開封府有云陳州門鄭州門曹門其義相似其曰秦王者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東萊大事記按本紀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奉天子璽符節降枳道旁回致之秦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柏翳即益伯之後在西戎保西垂其後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為趙氏非子居犬丘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為漢天水郡隴西縣之秦亭周宣王時秦仲始大見詩之秦風既而為西戎所殺其子破戎有功封為西垂大夫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其襄公救難有功平王避戎東徙洛邑舉岐以西封之襄公遂立西時史記以為僭端見矣諸侯而祭天猶脉為西帝云者謂中國之西方也文公居岐為鄜時收周餘民而有之

雝土至岐寧公徙居平陽在郿之平陽亭德公居雍城在唐之鳳翔府天興縣去唐長安三百一十里獻公城櫟陽徙都之在渭之北咸陽之東孝公地始益大用商鞅治國作咸陽築闕在渭之北漢長安城西北可三十餘里而跨渭為都在周顯王之十九年壞井田開阡陌廢都邑為郡縣始為三十一縣孝公卒子惠王立車裂商鞅周顯王之三十一年也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改後元年惠王薨子武王立初置左右丞相武王舉鼎絶臏而薨無子與母弟稷立是為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執而囚之天下以是不直秦周赧王五十九年昭王五十一年也遂滅周在位五十六年薨孝文王立一年薨莊襄王立三年薨子政立是為始皇立二十六年併天下稱始皇帝三十七年崩於沙

丘其主壬寅其死辛卯其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陳涉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三年甲午二世為趙高所弒子嬰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嬰三十四世而秦亡漢王不殺子嬰以屬吏項羽至而殺之嬴姓遂無後云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係頸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為綬也秦以前未有以天子降者也楚莊王伐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德不能事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引兵去三十里而許之平此楚莊王之所以為莊也吳伐越許之平越伐吳滅之然越亦不能有江淮以北以其地與楚宋魯而僅能自保尋亦為楚所滅然則我能滅人之國而人亦能滅我之國一反一復非美事也秦昭王誘楚懷王而執之孰與楚莊已得鄭伯而縱之故楚人切齒深恨卒以亡秦沛公約與子嬰降其必有以處之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使項羽至而如懷王之約沛公得王關中項羽引而東歸執懷王命列封大國沛公必有地以食子嬰不絕其祀無亦泰之殺人既多故天假手於項王而絕其祀歟晉平吳隋平陳孫皓陳叔寶皆得終其天年後司馬炎楊堅猶能若是亡金擄我二帝於青城徽廟既沒欽宗卒為完顏亮所害亮亦以斃於瓜洲天理未嘗不昭明也故曰禍莫大於殺已降白起之長平項羽之新安坑降卒皆數十萬是亦自坑而已矣

皇帝璽符節

周禮司關司節小行人有玉節角節龍節人節虎節符節璽節旌節管節鄭康成謂王為之角節其制未聞鄭鍔謂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命為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此守節也邦國都鄙之所分也又謂鑄金為節各為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則人之所聚晉楚多山吳越多水陳鄭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向之邦此行節也使者之所持也符節用之門關鄭康成謂如今宮中諸官詔璽節用之貨賄康成謂今印章則此二物皆非手中所執持之物符以合之璽以封之而已旌節用之道路康成謂今使者所持節如此則與鑄金為之虎節龍節人節異也小行人官節陳祥道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官節然則後世分為三物曰符曰傳曰繻如契券之類以譏門關之出入剖符分功臣銅虎符竹使符各五符合而後發兵此一物也曰璽曰印曰章以玉金銀銅刻之以為印信總名曰印此一物也曰握節曰持節曰仗節牧羊則人臣奉使將命出疆之節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此又一物也皆掌於天子之有司周禮典瑞又有所謂玉之為器以為符信搢大圭執鎮圭王之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人臣之五玉五瑞以朝覲宗

遝會同諸侯相見皆天子所賜而執之貢之以為信也琮十
璧琮以頫聘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
易行以除慝其多端不同如此即皆後世所謂麟符虎符兔符
魚符兵符至如絕人以玦還人以環未有不託之器物以寓意
者第未知天子佩璽始於何時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
公璽書追而與之左右皆曰印也印之為璽惟周禮左傳有之
以玉為璽貫以組綬天子佩之必始於秦而漢諸侯王以下莫
不有之天子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
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諸侯王印黃金橐佗紐文曰
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

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龜紐文曰
印回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如今之准尺一寸許中有圓竅以
容組組所以穿之也印之背即所謂鼻紐印之面即印文鑄篆
字空處為文組兩頭為綬以繫之腰為佩故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蘇秦佩六國相印即六綬六印楊璞銀黃三組即三綬三
印非若今人之印大而不可佩封之以匣也通典曰秦以印稱
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說已見前文始皇得藍田白
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史記正義曰漢官儀
云子嬰上始皇藍田玉璽因服御之代代傳授號曰漢傳國璽
據此則此璽在六璽之外也後漢書志三註而三不同一引吳
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
人浚井得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有紐
交盤五龍瑨七寸龍上一角缺此一注已與通典螭虎鈕異一
回聞之藍田玉碧而不白一疑也又注其晉陽秋曰冉閔大將
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
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此全
與前注及通典不同二疑也又注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
命皇帝壽昌此又與晉陽秋一字不同三疑也今攷漢元后傳
王莽遣王舜求傳國璽於太后不肯授莽其反復辯說甚苦后
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初不言璽文幾字璽方幾寸璽之玉色
何若今之俗傳博聞錄恐多不經未足信也漢書昌邑王賀亡

為太子霍光廢之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及受皇帝行璽信璽
不封及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及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徵發一千
一百二十七事足見漢帝璽之不可不封符節之不可妄用而
璽之必佩於腰明矣東漢志註又謂六璽之用不同璽皆以武
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
帝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
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佩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
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攷此可見侍中負璽人主不佩
故典恐是臨朝則佩而燕居則侍中負之又見秦以前雖民亦
皆佩私印私綬而人主則有侍中負之又因見璽書尺一之制
一晝夜千里為程之說今之印皆有匣者其制見南部新書曰

三十四司鄉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拂虞卿任吏部為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人人以為便至今不改程泰之謂古者居此官則佩此印印有組常繫之腰無之一日去官即解而上有司後世付之典吏加匱封亦便逸大去古遠矣然回謂今之印重而大佩之不便諸百官司及郡縣印皆有匣貯袱封長官又內封之吏掌牌以出入之有曰印司而歷代人主有曰符璽即符寶郎蓋與古無一而可同也

附攷五玉

周禮先儒所不盡信然典瑞所謂五玉已見舜典攷其正義之意蓋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公侯伯子男所執者也皆授之舜即位諸侯來見既輯之又班以還之乃所謂符信也唐虞之世諸侯至于萬國之多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五玉之制周有典瑞掌之不可誣也下文三帛二生一死贄所謂贄止是三帛二生一死似不當聯五玉而言孔傳釋三帛謂諸侯世子執纁公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三帛死生所以為贄見之禮如此則五玉乃諸侯所自造可乎正義於班瑞釋曰此瑞本受於堯輯而又還之是也孔傳亦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回竊疑五玉為符信驗視無偽即仍以畀之與贄不同五等諸侯見君領命有曰褒其制不止於此第未知堯以前封諸侯五瑞為信之外有無簡策書所謂命則當有竹為簡策木板為方而今不可攷耳黃帝素問謂岐伯所言皆有太古所傳金匱玉板則古防火而謀悠久以玉書事金匱之猶之諸侯符信以五玉為之不朽而不可變也又未知帝王之世行移文書有無周之符若璽所謂典瑞之玉不一端司關掌節小行人之節不止一物其果皆周公之所制歟古人用玉品類繁多焉所得美玉如此之多朝覲之所執所班祭祀之所奠所埋所沉祭器圭瓚冕旒佩服節璽為椎為度為案為上圭為律管死喪飯含諱而別之不可勝書今人之玉雖得姑以為玩具而腰帶一事唐以來人君服之以賜貴臣大臧近世武臣鑴而服之不以為僭俗人喜帶玉條環刀柄巾環而玉盞盤以勸酒尤侈至如朝廷璽章則徽廟之作八寶實慶以獲古金之璽改元自當他攷云

附攷玉剛卯

予近見鮮于伯幾抠佩一玉長可計一寸許四方闊可半寸許中有竅可組穿之四面有字每一面各篆書刻八字兩行各四字如蠅頭差飾以金文極精細問何物伯幾曰此宣和中徽廟宮人所佩辟兵符也予攷之當是漢之玉剛卯王莽傳呈天楚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

令夔龍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
當師古曰今往往土中有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
回曰服說是也當作晋說是也服說謂長三寸廣一寸然不言
文以回所見術叢宣和所製與晋灼說合然晋灼前一銘猶多
二字恐是徽廟得漢玉剛卯依其式以製之賜宮人也東漢書
志謂佩雙印則徑以此玉剛卯為印而雙佩之長寸二分方六
分（以回所見大約是）乘輿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
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絲縢之制亦隨
以異兩印文與西漢書註同然則雖漢制其亦兒戲之類歟三
代無是也今人所佩寬刀古曰容刀茄袋古曰囊曰橐以兒女
佩內則詳蓋非一物以適於用玉剛卯乃厭辟除疫病之物五
斗米道後變而為書符婦人有釵符曰辟兵符有自來矣

古今攷卷之六

鶴山魏了翁華甫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公論之所予而有其名無其實者不可也公論之所疵而有其名
又有其實尤不可也沛公號為寬大長者公論之所予也然而
未有其實也不誅秦王子嬰則有其實矣是可以得天下矣沛
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此公論之所疵也一入咸陽遂欲奄有
秦之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居之如此則貪財好色有其名
而又有其實矣而天下不可得矣賴樊噲諫張良又諫然後還軍
霸上不然則天下之人皆得而爭之何獨一項羽不能平也蕭
何傳有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諸
將皆庸人耳蕭何獨收律令圖書又以樊噲張良諫而沛公貪
財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獨此十字足為漢四伯年之根本蕭張
國號人傑不意屠狗如噲亦頗有識也蓋嘗攷之五子之歌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聖
人垂戒後世存此為書孔安國謂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有一必亡況兼有乎秦其所謂兼有者也其破滅六國倣其宮
室作於咸陽北阪上徙其鍾鼓美人以充之帷帳重寶婦女狗
馬張良傳謂皆數千則尤不道之極也公羊傳謂周制諸侯一
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漢儒謂商制天子一娶亦不過九女

禮記昏義謂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周禮天官有九嬪世婦御妻而無三夫人九嬪言九而世婦御妻不言數鄭康成曲為之說謂不列夫人者猶三宮之於王坐而論道婦禮無官職謂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無則闕其說恐無所據皆不可攷內宰掌教六宮敎九嬪大夫士十四人府史胥徒百人皆男子不知敎婦人如之何而施其法王后之外夫人嬪御計一百二十人而左右執役者女祝僅四人女史僅八人奚僅二十四人多少亦不相當康成又謂群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除王后當夕獨進之外其餘則三夫人而一夕九嬪九御世婦一百一十七人當十三夕每九人而一夕雖金石之軀不足支也況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夕月為禮不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康成釋經穿鑿往往難信涪州羅端良作內官問謂嬪婦女御則信有之矣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猶之周禮九嬪亞后而夫人不與衆人之職夫人致飲掌客之職夫人致禮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周禮所記有掌侯國之事掌客亦謂諸侯相見之禮故夫人致禮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衆人致飲王后無夫人也王之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室以象卿之列九嬪之所居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之二十七世婦者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雖在王后六宮掌事不在於進御之列九嬪與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有九日而九嬪九御畢見一時再見四時八見每見則十人共進一夕不如王后一月二十四日見而專其夕也此說又通於康成第天子一娶九女十二女莫知其的謂諸侯一娶九女則加僭之者其姬至於三國來媵乃十二女矣僭也管仲有三姓之女亦大夫之僭也左氏傳秦伯納女五人則五而已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則九人也晉文公逆懷嬴曰班在九人則亦九人也齊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嬪則十五人也大抵春秋作而王制廢戰國之世又甚於春秋孟子論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孔子之時未至於如此而孟子所云不必諸侯或大夫陪臣四公子之徒皆是也按古天子之內稱后諸侯稱夫人亦稱妃詩序關雎言后妃謂文王為諸侯則太姒為妃追王以後稱后也鵲巢言夫人則周之大夫之妻如召公後為國君則亦追稱夫人也戰國僭王皆稱王后而以妾為夫人秦於夫人之下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之武帝元帝制婕妤昭儀凡十四等具見班固書外戚傳序而後世至於三十六宮或宮女五千人三千人晉隋唐尤盛有后有妃有夫人雖號不一然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人主率以此事夫其天年蓋自戰國與秦始也

附攷秦漢唐后夫人之名

秦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漢初同前漢武后以上不書 婕妤比上卿列侯
娙娥比中二千石關內侯 傛華 充依
元帝 昭儀比丞相諸侯王四號同 美人 八子
充依 七子 良人 長使 少使 五官 順常
無涓 共和 娛靈 保林 良使 夜者 上家
人子 中家人子
唐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為夫人昭儀
昭容 昭媛 脩儀 脩容 脩媛 充儀 充容
充媛為九嬪 婕妤九人 美人九人 才人九人
為二十七世婦
寶林 御女 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代御妻
六尚分典采典服御等
開元改 惠妃 麗妃 華妃 六儀 四美人 七
才人 尚官三尚儀三
天寶有楊妃 前又有宸妃 太子有妃 良娣

六籍遭秦之後出於漢者禮記不可盡信周禮有多疑而難信詩序又全不足信如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禮記自有異同鄭康成所釋諸經又當後漢之末愈支離穿鑿大率亦不可信如十五日王后一御決無此理詩序無下后妃二字便已踈脫文王為商之諸侯固未可以妾為后大姒乃其夫人稱曰妃可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則夫人稱后可也今其篇曰后妃者乃漢儒耳因當時朝庭之事如庄衛所謂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與王母與妾並言之如高祖有呂后又有戚夫人文帝有慎夫人武帝有李夫人是也文士循習稱后夫人無嫡媵之別殊為可嘆又姬者周之姓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如云齊姜宋子耳漢史因俗稱謂書薄姬栗姬憲姬則以姬為妾而非姓之謂故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其失久矣又如詩序召南國君妻大夫妻之類亦不分曉文王為諸侯其臣如召伯之等皆大夫商未滅稱其內為大夫妻周滅商大夫封為諸侯始可稱國君妻畢竟周南諸詩指文王之妻召南諸詩指召公之妻諸侯及大夫之妻耳如麟趾關雎之應尤為曲說不通於理若曰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一至武王得天下不無內助而君臣之間家道皆齊則可也

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蕭何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如此則所過無得鹵掠恐是虛文謹封府庫還霸上亦十取七八矣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班史紀傳同異牴牾甚多此事於紀止言丞相府圖籍文書傳無言御史律令當是紀畧傳詳如田榮欲楚殺田假楚不肯殺田儋傳書以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宜項籍傳書[illegible]六家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言同而二人異如此不一
令具攷秦所謂圖籍律令文書者按秦之始皇在位之三十四
年焚書三十五年坑諸生焚書之年幷天下九年矣李斯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見知
不舉者同其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此所焚者一曰諸國之史非
秦所記雖博士官亦不許藏六國及周之所記者皆灰滅矣二
曰詩書百家語前乎孔子所刪定後乎子思孟子莊老楊墨申
商韓非呂不韋所著民間一切不許復存惟博士官尚許秘藏
之也呂東萊謂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

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同謂始皇焚書四年而身死二世立
三年而秦亡七年之間天下嘗讀書之人老師宿儒存者宜不
為少屋壁之藏不止一泗上孔氏沛公元年十月入咸陽十一
月召秦父老約法三章固已云除去秦法矣所引秦苛法謂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豈但除此二法而已乎焚書之年令謂偶
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以沛公所引二語觀之則又妻
矣偶語即棄市不必語詩書也誹謗凡出口皆可坐不必以古
非今而後謂之誹謗也其法之苛虐如此沛公與蕭何宜委曲
詳備其辭舉秦之焚書之事明以諭衆自今而後詩書百家語
並再許習誦召老師宿儒能記憶者出典學校而許百姓師之
山巖野塢屋壁有藏詩書能出以上之官者有賞如此則漢之

為漢非苟且之漢矣蕭何刀筆之吏也其能收丞相御史府圖
籍文書已是見識過人遠甚特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為項
羽所焚而後天下無副本漢王還定三秦日不暇給又不能盡
除挾書之令大槩悉遵秦所立官制刑辟而行之至于今近一
千五百年皆秦法令也嗚呼痛哉圖謂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
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數籍謂官吏版簿戶口生齒百凡之數律
與令則前王後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
於孔子之所刪定著作戰國以來百家迭興大率龐駁不純去
非取是在乎擇耳此乃有國家者不可缺一而不完者也秦既
悖矣漢亦昧焉蕭何者號人傑本一縣吏也張良亦號為人傑
然乃專尚老氏之學故於儒學亦漫不加意其餘無足責矣嗚

呼痛哉

漢高祖元年乙未至五代周顯德己未一千一百六十五年
至今戊子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春秋己未至今戊子二千七

十年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律九章　廣律令攷別見

十一月召諸縣豪諭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皆按堵
如故

紫陽方氏曰三章之法何其簡易明白也而惜乎其易言難

行也秦之毒甚矣今俗語謂殺人償命必殺人然後處死而秦以偶語棄市誹謗致族傷人與盜財物罪有輕重不至於死而秦法不告姦者腰斬蓋自秦文公始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盡廢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師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旦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秦惠王之立鞅亡而莫敢舍車裂之民不恤也沛公三章之約仁矣一時之言易而久遠行之則難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之且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回謂呂后斬韓信長

樂宮室未必依此施行恐是梟其首乃殘其肌膚骨肉此乃秦以來慘法也三章未足以禁姦而蕭何採摭秦法作律九章亦見刑法志惠帝四年三月始省法令妨民者始除挾書律則是悉除去秦法之言未嘗踐也呂后元年正月始除三族罪妖言令則是蕭何所申律令猶明著此等苛法也文帝元年十二月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五月始除誹謗妖言律十三年五月始除肉刑文帝號為寬仁然新垣平之反亦夷其三族終漢之世有大逆不道之刑有非所宜言之刑以言語文致坐夷滅者不一且如許廣漢從上甘泉誤以他郎鞍被馬坐徒行而盜抵死蔂下蠶室司馬遷諫救李陵坐遊說沮貳師軍下蠶室一何其大慘也入關初約竟成虛言亦可悲夫然則近世用法寛大宜莫如宋誤國大臣無誅止於流竄命官自非贓罪不加杖責兵不強地不廣而延二百一十七年之天下厥有自來紹聖崇寧姦黨以私意從之狩諸賢於南方遂失中原似道陰狡稽相決黥士類用刑亦以殞國亡身云

餘悉除去秦法

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大備於周是法也非但謂刑法而已矣周平王東遷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遂立西畤祭天周自己卯至己未於是四百單一年矣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傷王道之既衰憫宗周之不復其所定之書所刪之詩所贊之易所正之禮樂皆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春秋後七十八年

入通鑑周紀猶有一百四十八年而赧王亡秦自昭王書于紀秦紀起丙午歷六君至甲午二世亡凡四十九年而入漢紀蓋當孜之春秋迄於甲庚五年當敬王之三十八年而秦悼公卒厲共公立共二十六年當周貞定五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左庶長非周官制也秦起自西戎未嘗用周法始見於此厲共公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懷公立懷公四年弑孫靈公立十年卒季父簡公立七年初租禾計畝而收不用周十一法始見於此十五年簡公卒惠公立十三年出公立二年庶長弒出公迎靈公之子是為獻公立秦數有亂魏奪其河西地二十一年秦章蟜伐魏趙韓救之戰于石門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春秋左氏書戰勝敗績未嘗書斬首之數秦漸強

戰漸力書斬首之數始見于此秦前此未有天子所賜命服王賜以黼黻乃侯伯七命下袞之飾秦人不識周之命服書賜曰賀始見於此獻公二十三年卒孝公立當周顯王之八年去春秋後巳未一百二十年矣秦孝公元年庚申商鞅自衛來見變易法令秦愈益強大積以滅周鞅者衛康叔之後曰公孫鞅實姬姓也蓋周室支子之不肖遠孫輔異姓滅同姓扶不道之強秦以毀周室實始見于此是年伐戎斬豲王二年周顯王致文武胙于秦待以齊桓公之禮始見于此三年商鞅為左庶長變法修刑勸耕戰置法官其法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謂一家有罪五家糾發否則十家連坐周禮地官比長五家相授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周禮不可盡信一家有罪五家連坐恐不當罪齊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授受恐亂事相反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一姦人得爵一級與斬敵首一級同匿姦者與降敵同罰誅其身沒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怠惰不事之人而貧者以糾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又按商子有來民篇及杜岐通典謂誘三晉之民利其田宅復之三世無知兵事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為耕戰富強兩成之術又商子定分篇為法令置官有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有敢剟定一字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問法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問法者主法令之官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及御史丞相諸侯郡縣皆置一法官天下之民無不知法商鞅得志以行其令始見于此又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輸粟五十石以爵一級賞斬一首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始見于此欲官而不欲爵則為五十石之官官自五十石以至二千石始見于此漢書記秦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自為爵名始見于此孝公十年鞅為大良造十一年鞅圍魏固陽降之十二年壞井田開阡陌廢周之夫井溝洫民得盡力占耕田許買賣始見於此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如魯衛自櫟陽徙都之秦舊戎狄未有廟朝制度宮室奢僭始見於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謂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古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始父子異居令商鞅刑則上於公子師傅繆以父子有別同庶民伻之離析則戶口多致民自顧妻子不顧父母始見于此聚小都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周置邦國郊鄙六鄉有鄉老曰鄉大夫鄉一人有州長曰中大夫一人黨正曰下大夫一人族師曰上士一人閭胥曰中士一人比長曰下士一人六遂有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曰下大夫一人鄙師上士酇長中士里宰下士皆一人鄰長五家長一人秦不用周制大率以方百里為縣後世縣令縣丞之名始見於

此縣不滿萬戶為長又有尉後世其縣長其縣尉之名亦始見於此十三年置有秩史比長閭胥鄰長里宰鄉遂大夫之制秦既不用縣設令長丞尉為長吏之外則又設為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曰少吏十里有亭長伺行旅姦盜十亭曰鄉有三老以掌教化又有秩以掌一鄉之人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徼循禁賊盜凡漢所因仍縣之職任始見於此二十二年鞅以詐虜魏公子卬破其軍封為列侯食商於十五邑秦擅封列侯始見於此二十四年周顯王三十一年孝公卒子惠王立鞅出奔魏魏人不納入于商於以叛秦克之于黽池車裂鞅而滅其族車裂之刑滅族之法亦始見於此其所謂刑法者大較慘毒不道而其誘魏公子卬也秦魏相距鞅與卬書約公子面相見盟樂飲罷兵既盟已飲伏甲士襲虜卬遂破其軍以歸秦後祖用此詐襲虜楚懷王終以亡其天下此何等倉歎所為而忍為之乎按商子開塞篇謂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令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故豪傑務學詩書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此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敵至必却然則詩書禮樂何負於人之國善與不善對修與不修對仁與不仁對廉與不廉對去善修仁廉而得不善不修不仁不廉之人如此而敵不至者未之有也殺之不善不修不仁不廉亦甚矣其裂之以車滅其家族非不幸也秦之坑儒焚書萬罪千惡自取滅亡一皆根本于此於是秦惠王用公孫衍

張儀十三年秦稱王又用樗里疾司馬錯甘茂惠王卒子武王立二年初置丞相丞相之名始見于此而周之三公三孤天官冢宰所謂經邦論道掌百官均四海者不可復矣武王扛鼎絕臏卒異母弟昭王立七年魏冉相八年誘執楚懷王十三年白起為左庶長十九年昭王稱帝去帝復稱王四十一年范雎相四十八年白起破趙長平坑降卒及斬首前後四十五萬五十年殺白起五十一年乙巳滅周去春秋末已未二百二十六年矣五十二年蔡澤相五十六年昭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子楚為莊襄王立呂不韋相三年卒始皇立是年甲寅漢高祖生九年誅嫪毐十年呂不韋免用李斯十二年呂不韋自殺二十六年六國盡滅更號皇帝命為制令為詔稱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除謚法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從李斯議不置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銷天下兵收大半之賦租賦鹽鐵二十倍於古更戍力役三十倍於古以黃金為上幣以銅錢半兩為下幣龜貝玉不為幣二十二年作廟治馳道二十八年東巡三十二年壞城郭決隄防入海求方士蒙恬將三十萬擊匈奴三十三年擊南越閩越東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里三十四年焚書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三十五年十十餘萬人作阿房宮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丘二世元年十一月殺諸公孫公主七月陳勝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二年八月李斯具五刑夷三族三年八月沛公破武關趙高弑二世立子嬰九月沛公

破嶢關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沛公約法三章雖嘗告諭父老謂今悉除去秦法然其所以不能盡除秦法復周制者沛公之佐惟蕭何張良二傑張良尚老子學蕭何乃刀筆吏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心其後奸宄不勝何復攈秦法作律九章三夷之誅高帝以施之韓彭文帝以施之新垣平文帝除肉刑而笞箠過多反以踣民於死久之而後漸降漸輕武帝之世至於律令三百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遍觀具見班史刑法志嗚呼使漢之相臣有孔子孟子周公召公之傳則秦之法可以悉令二帝三王之法可以復行於天下後世矣蕭張人品器識至此已極易有彼往風古之訓豈容以此事望之至今千五百年君臣上下無一人悟秦之非無一事不蹈秦之覆轍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衛鞅用事二十四年封侯食商於僅五年車裂夷族罔無種爾其法為萬世之戒

吏民皆按堵如故

秦子嬰之降也以屬吏沛公不殺子嬰付有司守視之耳不知主以何人居之何地亦若停因然必自有其人其地而史不可考也秦之末七一年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宮省邊戍詔以屬吏此乃下之吏而治之下獄是也去疾劫自殺而李斯尚望不死據李斯傳具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拘執束縛居囹圄中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辭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趙高為中丞相弒二世立子嬰

子嬰誅高亦夷三族是後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將軍九卿莫知為誰而沛公至矣群臣百官皆叛子嬰子嬰與妻子係頸以組降沛公沛公入咸陽吏民皆按堵如故未知秦內史為誰而籍吏民封府庫以待諸侯疑職掌府庫之人必稍易之秦朝廷大吏必皆逃叛他之或悉降沛公耳今所謂按堵如故者恐止是諸縣令丞尉三老亭長有秩嗇夫游徼父老百姓並不遷易視周胥徒則如沛縣有主吏如蕭何有獄吏如曹參皆稱豪吏併鄉里之民皆如其故也此慰安人心之權道也按秦內史地為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及弘農郡孝公時初置縣闕秦境僅三十一縣其後南有漢中黔中巴郡蜀郡西北有隴西北地上郡太原河東郡而東則三川潁川南陽郡皆按秦故境不知沛公所召諸縣豪傑計幾縣也其所以喻之之辭除約法三章外曰吾所以來者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何其溫厚而明白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見得秦之為縣有鄉而又有邑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此皆沛公之明之寬而蕭張之謀之正秦民脫湯火而升衽席可謂幸矣不幸項羽繼至焚剽誅戮不得按堵秦分為四漢徙居南久之而盡為漢有然又不幸張良東歸而未模蕭何獨力而無輔行一韓信圖河北窺關東日不暇給增三章之法襲古秦之制官制爵級刑名法令財賦軍旅郡縣田土皆如秦舊用秦之吏因秦之民天下雖名為漢而

秦之鞅斯之所為卒不盡革以至於今無一而非秦也嗚呼噫哉漢京兆尹縣十二左馮翊縣二十四右扶風縣二十一弘農郡縣十一總計三輔縣五十七而弘農之縣十一在外秦內所治其畧如此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十一月或說沛公今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可急使守函谷關十二月項羽大怒使黥布攻破關遂至戲下此下字可疑註宜及戲水也不應言下若他用為麾下之戲則可戲水也在新豐縣東北三十里鴻門在新豐縣東十七里以此知戲水西十三里為鴻門沛公時在霸上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為霸城西十里為霸水水西二十里為長安城此漢新豐縣長安城也秦咸陽宮關夾渭而都其朝廷在渭北之咸陽其長樂宮阿房宮在渭南以

今形勢地理攷之沛公在霸上西去漢長安三十里東北去戲水約八十里沛公往會項羽已離戲水十三里即會項伯夜見張良往返百五十里漢王詰朝見項羽馳七十餘里也所以致及此者要知函谷關之險不足恃也周文以陳勝之命車千乘軍十萬入關嘗至戲矣關不足恃也章邯擊周文自戲敗退出關已入關亦不足恃也沛公已入關而黥布破之關不足恃也項羽燒秦宮室不據關中又惡背懷王約王漢南鄭及分王三降將捨而東歸使羽不出此計守關以令諸侯天下之兵皆得而攻之關亦不足恃也戲字指水言不當云戲下當獨書云戲若項羽至鴻門則當書云戲西若罷戲下各就國此謂旌麾之下則當書云戲下然則沛公守關閉章邯欲以雍王就國故拒之耳不意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而自來也邯之來必不能敵沛公羽之來兵多力強非賴張良與項伯有故寧不殆哉然於仁義有一分之蒙乎彼者即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未可以區區陳迹為優劣也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皆為龍成五色

災祥自天降而根於人古帝王不敢忽也而未若春秋戰國之閒其說誕謾特甚焉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為敬授民時耳亂征羲和至興六師以其不知日食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如今置曆爭差攷驗日月食當於某時食若干而或先之後之其分數有餘不及則是為藝不精不為無罪何至興兵如此或者羲和加以酒淫罪當殺而不受誅故至於興六師也然則其罪亦重而不輕明矣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政九疇之內凡四疇與陰陽家流相關而周禮春官卜祝巫史凡二十一官大卜下大夫二人而有卜師卜人龜人華氏菙氏讀及占人筮人占夢眡祲共九官大祝下大夫二人而有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又有司巫男巫女巫共八官大史下大夫二人而有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共四官卜祝巫史其重如此司馬遷為漢大史乃謂大史卜祝星曆上以娼優畜之特憤詞耳然則秦漢間所謂望氣者其周禮眡祲之謂歟司馬遷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公指占天變未

不可致于今者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征一作)五伯代興更為王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晋並為戰國爭伐攻取其察禨祥望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後雜天盤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柄兼之(作柄秉本文)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食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屍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急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按此言星亦必兼氣其亦必有災祥而不可誣矣是故太史公記望氣一事謂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其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地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黄車氣乍高乍下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當是銳)其氣平者行徐氣相遇者卑勝高陳雲如立垣杼氣類杼軸(索隱曰兵書云杼氣如織勿與戰)朔所候決於日旁皆如其形以占北夷之氣如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成宮闕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此望氣之大略也夫自上古至唐虞必有天子以主天下唐虞揖遜商周父子相傳為天子近二千年而秦以二三百年強暴力戰然後得之未有卒然與於民間而為天子者也秦知夫得天下之未必可久也惴惴然惟恐天下之復有起者望氣之徒或言山東有天子氣或言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南遊以厭當之劉季之為天子固天之所命然以古今大化死生貴賤占之恐亦偶然而已耳凡儻來之物得之則曰偶然失之則無可奈何而委於命然後可謂之知道矣太公呂后求劉季於芒碭之間常得之則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今范增說項羽又謂沛公其氣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先儒嘗謂范增惡人既知其氣為天子氣則不可擊矣而又欲擊之

回竊謂世多以成敗論人故高祖既有天下俗人悉惟好奇謂其生有自來龍成五色之說一人倡之千人和之史臣紀之牢不可破矣夫天子者亦不過富貴之極耳二世三年子嬰三月亦天子也死不旋踵當其急欲為黔首而不可得也沛公乃太公所生亦人也而謂母媼晝交於龍如此則沛公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耳龍獸也沛公人也龍交於人而不

生龍乃生為人無是理也後世以龍為天子以日為天子故
婦人生天子者輙書曰夢龍據胷夢日入懷皆不過神異之
辭也項羽不死東城則重瞳子與卯何異王莽不戮漸臺則
符命無非真孰敢斥之曰偽乎天子氣之說予不敢信而望
氣之術自光武舂陵之後而世無復傳今之相人氣色者其
說出於黃帝素問凡病人色黃為有穀氣無不愈青黑白赤
皆為殃占星色亦然故以黃氣為喜氣乃小小利害耳雖然
天變之大者嘗親見之甲子七月彗出柳柄長丈餘而曲至
九月化為直白氣亘天十月而有白衣之會又十年甲戌再
會而東南以亡亦不可不畏也○新垣平以望氣見文帝言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
字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也恐是一屋而五其殿南面歸渭水一殿一門故曰五門夫帝一而已矣舜典所謂類于上帝焉得有五秦襄公諸
侯巳僭作西畤祠白帝此五帝之始也是後白青赤黍祠四
時四帝漢高帝作北畤北帝具而為五此漢儒骨髓深病不
可解之惑也周禮言五帝吾恐決非周公之書禮記言九卿
即知亦非周官之制凡漢儒所云五帝九卿皆習見秦漢制
度而言帝者上帝而已何五之有卿者冢宰至司空六卿而
已強攀三孤為九卿決不可信鄭玄釋經往往引緯書不經
之言撰五帝名以實之自當他辨今且著其端於此且如新
垣平望氣謂見五采若人冠絻亦是習見漢儒五帝之說以
罔文帝使人上玉杯則預言有寶玉氣來又謂汾陰有金寶
氣欲行出周鼎由文帝富平賜累千金私鑄一鼎埋之汾
陰不難也徐廣注史記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蓋平詐為
之鼎也人上書告平所言神氣事皆詐誅平夷三族秦漢間
所言天子氣恐亦不過如此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漢兵十萬號二十萬

周制天子之國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可以具六軍者十為七
十五萬人其行軍止稱六師止用軍七萬五千人其制出於六
鄉一鄉而出一軍也每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
六軍之出也為車千乘軍七萬五千人六遂亦然未聞周天王
盡出六鄉六遂之兵用至十五萬人者也武王伐紂起於諸侯
已制六軍則視紂為獨夫而自為王矣諸侯之國不期而會者
八百蓋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以
來莫不皆然內以犬牙相制維持中國而外以禦夷狄戎蠻不
使侵陵有方伯連帥以司其征伐諸侯有不庭者方伯糾率旁
近之國以問其罪天子之軍不輕出也桀為無道湯放之則天
子之軍而或無道雖十其六軍之數不足以禦有道之諸侯乃
天之理也紂為無道烹伯邑考而賜西伯以羹又因西伯欲殺
之置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天下諸侯不保皆領起而誅紂武
王雖起六軍八百國雖各以兵會然戰于牧野不過用革車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若林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非無
提封百萬井非無軍七十五萬人無道之極則兵雖多而不為
用有道之至則兵不在多而足以王此亦天之理也齊桓之霸

征將卑師少晉文以後六卿專國則已僭為天子之六軍而蜀將一軍矣春秋之所以作傷王制之不復惡夫霸之僭王而欲黜乎秦楚吳越之強也降為戰國動輒興兵數十萬人鄉遂之軍并牧之民蕩然掃地孫吳騁其詐辯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匈奴盛於北方入塞率用十萬騎秦之白起王翦為甚起攻破長平至坑塹四十五萬人翦攻楚必欲用六十萬人剗生靈如草芥積骸骨如丘山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加以驪山阿房之役無慮近二百萬人民生斯時何其不幸況一未幾國隨以亡沛公之起沛中三千人項羽之起吳中八千人今入關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為百姓者苟總城市村落之居而不從軍必遭劫擄焚掠之苦與其老弱無力禦寇

待盡曾不如強而壯者聽吏調發或父老發其子弟盡以為軍則可萬一臨陳不死大則享封侯割地之利小則擄掠金帛抄劫婦女以苟且存全其性命豐肥其口體嗚呼其破壞先王之法制而求以戕人之國家其亦不仁甚矣自春秋戰國秦漢至今二千年動興兵七八十萬至百萬以敗者不可勝數養兵七八十萬以遇百萬而國力不支隨以淪亡者亦班班可攷人主不能禦其將將不能御其兵皆兵多之為害也惟唐太宗府兵得其法加以聽諫知人卒致貞觀之治其餘率非良法僥倖一時以強勝弱則有之而非久長有國之道也蓋始於漢有天下不能復周舊制而具其一端云（自春秋己未至今歲丁一下七十年至此六年己未第三十五）（矣已未也秦秋戰國秦亂之極莫興不能復至今一千四百九十四年自己未至戊子）

項伯夜馳見沛公

沛公還軍霸上告諭秦民謂吾當王關中待諸侯而定約束可不曰待懷王之命而曰待諸侯其外逆可見也沛公初起為碭涉之縣令改事懷王為懷王之碭郡長武安侯攻城掠地有軍十萬以至入關止稱沛公未嘗用碭郡武安之號下南陽入武關破嶢關降子嬰入咸陽還霸上未聞遣一介之使以報捷之事告諸懷王而請令焉或者君臣之間情不相通沛公既無使以白事於其君懷王亦不嘗遣使以勞其軍而錫之封否則沛公顓制自為如封拜等事軍中以便宜行其意已不奉懷王之命久矣此其失策一也沛公閉關謂備他盜實欲塞絕章邯之來不意項羽自將率四十萬人而軍戲水亦宜遣一介之使告

之項羽謂幸先入關已降子嬰既不敢遽自王亦不敢掩有秦之重寶府庫一毫髮無所取以待懷王之命也今將軍存趙破秦威震天下其亦當有分地以王秦地當屬之誰子嬰其何以處沛公身中國已有一定之計要合以審之項羽以觀其所答而缺然不講此其失策二也軍事貴乎間探明測度遠項羽之來一切不復問於則度其所為皆無之也間言既入范增之大怒相激項羽已饗士欲旦日合戰而沛公不知非項伯嘗殺人張良嘗藏匿之有此舊好夜馳見良良具以白則以沛公不備之師而當項羽卒然一擊之勢存亡未可知也此其失策三也良引項伯同見沛公託以婚姻卑辭遜謝俾伯以達之項羽當以爲紀與張良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懼可知矣鴻門之會羽

圍無殺沛公意范增目羽不應項莊入以劍舞卒賴樊噲幸免
當以項籍樊噲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窘亦可知矣幸而沛公
得多失少其最得策者在於不殺子嬰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還軍灞上秦吏民按堵如故雖牛羊酒食無所受不惟秦民
心服之雖桿戾如項羽亦心暗服之矣范增不能勸項羽以行
仁不能諫項羽殘虐鹵掠之失亟亟然惟以殺沛公為事沛公
何罪縱項羽能殺沛公天下亦非項羽之有從入關之諸侯其
心可須臾變也然則使當時沛公無張良以為之謀遽然入秦
宮闕南面而王有其珍寶妻其婦女如此則不必項羽可疾殺
之不出於懷王之命夫入而能見攻矣更始之立析人鄧曄起
兵破王莽九虎闢武關迎丞相司直李松攻京師倉未下以弘

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右扶風界攻鄠及公賓
就殺莽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後六日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
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輙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
收斬之是則王憲之所為沛公之所不為王憲之死宜也沛公
之不死乃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祐四百年之天下在於入
關而不自王耳在於矯揉其貪財好色之素習一時能自忍耳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孔門有言語之科春秋列國相往來必脩其辭令所以寧我子
貢見取於仲尼而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又加以子羽修飾子產
潤色而後鄭雖弱國亦足以自立也戰國辨士務為縱橫口舌
游說眩惑是非以敗人之國者不一然兩敵相當措辭發言一
有不善立致顛隕誠不可不謹哉項羽破函谷關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
望將軍到豈敢反耶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旦日見羽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
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詳味沛公所以語
項羽項伯者於倉卒患難之際為從容卑遜之辭何其委曲而
謙下也是必張良彌縫其間不至輕銳然亦高祖性資過人明
見事幾不如是何以柔項羽之氣而平項羽之心俗所謂佛拳

不打笑面而言語辭令溫厚坦夷豈小補哉高祖與時臨廣武
數羽十罪辭嚴義正羽之肺腸幽隱洞見無餘可謂知彼知己
及洛陽置酒論楚所以失天下謂漢能用三傑羽不能用一范
增名言確論出人意表又可謂知人知成敗然則謂之天授非
人力非歟惜乎其有帝王之資而無帝王之學又無帝王之臣
故不能革秦法復周制而令後世猶有遺論也

項伯曹無傷

家賊難防所至有之曹無傷真沛公之家賊也欲王關中盡有
珍寶沛公初意或然以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則不然矣曹無
傷以此譖沛公悅項羽意以求封是所謂叛臣也鴻門幸免沛
公輒立誅曹無傷殆天地所不容若項伯殆可謂項羽之家賊

乎曰此則尚可議也人臣無外交曹無傷外交項羽不可貸原
項伯之心初不外交沛公故嘗救人亡命張良匿而全之夜見
良欲與俱去耳良強之見沛公因遂結好為之解紛當項莊舞
劒之時又起翼蔽沛公亦皆天祐沛公以致于此非人力也使
項羽得肆其忿屠沛公於杯酒之間諸侯四十萬衆非皆項羽
之腹心衆怒難犯直劉曲項亦起而屠項氏之族其亦項刻而
無噍類矣才欲遽殺沛公非項伯之私也沛公之不當殺蓋一
時之公論然耳其欲殺之者獨范增之偏見也古未有兩君相
會兩將見而即座殺之者商鞅虜魏公子卬秦誘執楚懷王天
下醜之唐吐蕃平涼劫盟夷狄變詐見同禽獸故曰項伯尚可
議也沛公為漢王以金百鎰二十兩珠二斗賜張良良具以獻項
伯伯乂受漢王厚遺為盡請漢中地此則貪饋財物其人苟賤
汙下大不足道非吾徒也項羽既滅賜姓而曰劉纏封侯射陽
功臣表敘次在張良之下蕭何之上則可謂頑鈍無恥矣謂其
賣項自全為羽家賊則不至是以高帝之賢於項羽懲誅項氏
無不可者賴項伯故其宗族皆釋弗誅智果別族為輔氏借項
伯不早出此然處大勢之所難有不可者世議譏高祖能誅丁
公不能誅項伯是又不原項伯之初心而易於立論予懼今之
人不善讀史評品不當故詳著之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時見傳厥寶玉及璇璣玉衡

書湯伐三朡俘厥寶玉傳謂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
寶之注義甚狹古帝王之用玉也尚矣豈止如孔傳所云儀征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言崑山出玉之地也舜典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傳云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動者正義
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璣為運轉衡以為簫渾天儀此觀天文之
玉也周禮大司徒土圭測影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至日以測
地中此察地理之玉也周禮司服掌王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
冕希冕玄冕弁師掌王之五冕繅十有二斿皆五采玉十有二
玉笄玉瑱冕皆十二旒旒十有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
繅玉五采然則其實六冕也公侯以下有等殺追師掌王后之
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曰衡曰笄曰與王之冕弁之瑱皆玉為
之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玄謂會縫中也
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之飾詩
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是也韋弁以靺韋為弁異乎白鹿
皮之皮弁彼不去毛此去毛而染色玉飾璂笄亦同皮弁公侯
以下亦有等殺此首服之玉也舜輯五瑞班瑞于群后傳云
舜斂公侯伯子男之圭璧還班之正始下文云修五玉又云如
五器卒乃復是也謂禮終以玉及帛還諸侯聘義所謂輕財而重
禮者其一說也周禮六宗皆以玉作六瑞而舜典止言五瑞謂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謂五器
五瑞通王搢大圭執鎮圭而數之則六也諸侯朝天子執瑞而
納其玉王執冒圭四寸以受其朝諸侯以瑁冒合圭其首邪銳冒
圭當斜刻其首以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孔穎達之
說冒亦作瑁然公侯伯恐無四寸之圭故此以一王圭如合符

然未知子男之璧又何以冒之尚書大傳有留圭之說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有三年黜爵六年黜地九年地盡之說古事難攷五瑞執於手既已納瑞則取腰間所搢之笏而執揖此天子諸侯相見圭璧之玉也是周禮所用玉甚多天官太宰六曰貨貢大宰祀大朝覲大會同大喪之所賛小宰玉府內府内宰追師之所職與夫春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大府典瑞夏官小行人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官凡十有三又諸經用玉者不可勝書今條列于別幅蓋賄賂盛行自春秋戰國始加璧賓璧返璧懷璧以璧假道以璧易城臣以玉獻君君以玉賜臣皆違於禮而非古先帝王用玉之意沛公亦匹夫耳其家本無一物兵至霸上所得滋多會項羽于鴻門亦以雙璧為賄且啗范增以玉斗於是乎知風俗之衰好貨寶而通賄賂以至于今未已悲夫

范增玉玦　就玫玉佩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環與玦皆以玉為之豈古之制特為是玉環玉玦以為還人絕人之所用歟蓋嘗攷之◎環內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為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之孔與玉之肉等也◎此瑗也好倍肉謂之瑗玉之肉身濶一分之數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則有人臣手握此物於先人君以手繫此物引而上堦級也荀子曰召人以瑗亦環之亞也◎此玦也古不謂之玦而謂之璜故曰半璧謂之璜亦玉環之半者也古男子婦人冕弁之服王后之服皆有玉佩佩之上曰珩晉語夷吾曰珩六雙亦曰衡形似磬有孔貫小帶曰纓以繫綬綬貫玉珠而綬三焉其中名曰琚瑀者玉環也綬中直下貫玉環而左右參差不齊有綬以維之左右又各有直下之綬前有一璜後有一璜相向是為玦中懸綬以貫之方玉　謂之衝牙腋左右各有此佩以步以行即玉衝牙與兩玦鏘然而鳴中乎宮商角徵羽之音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意者還人以環即佩之琚瑀絕人以玦則佩之璜天子諸侯后夫人之佩必有副以備用者卿大夫亦然欲還其人即以環召欲絕其人即以玦絕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欲其還也左傳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此又以金為玦示將絕之也環玦在佩則為琚瑀璜以賜此物示意還人絕人即為環玦不然則造環所用亢多豈有專造玉玦而為絕人之物者哉以佩具就用之耳范增鴻門之會拔劍撞玉斗即所佩瑴耳其又佩玉玦必不全有古之玉佩珩璜琚瑀也以此玦為實而腰之故三舉以示項羽欲其決也欲其殺沛公而嗔其不勇也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漢紀書鴻門事沛公稱項羽為將軍時則羽自為諸將上將軍也沛公雖以碭郡長武安侯入關止稱沛公故張良項羽皆稱

為沛公史記項籍紀皆書為項王項伯范增稱曰君王書張良
語沛公不勝桮杓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項王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又書張良稱公為大王此時劉項亦皆
未封王司馬遷追書徒口便耳

附攷舟玉及瑤

篤公劉詩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孔氏曰
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鞞琫容飾之刀東萊呂氏曰
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
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
親如是之勞苦斯所以為厚於民乎東萊說極有味周世世修

德公劉其一也佩玉而忘其身之勞則民德之非不佩玉也而
無德於民則怨積而禍來不可不察也

附左傳佩玉橤攷

左傳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
佩玉橤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注橤然
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
褐寒賤之人言但視不飲下文又注庚癸之呼曰吳子不能親
與士共饑渴所出以亡（檏二字而惟而）公劉之佩玉也民見之而思
之吳夫差之佩亦玉也申叔儀與褐之父視之而憾之一以興
國一以亡國愛民者如此而不恤下者如彼朝廷非無法度不
德者敗山河非無險要不德者亡予於是有感古者創制與衆
不繫於物而係於德也

附朱文公說佩攷

詩雜佩以贈之東萊小字書朱氏玉佩制度與予所書做不同
非可攷旋檢看不妨

古今攷卷之六終

古今攷卷之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課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廣玉攷上　玉字　玉篇　大裘冕玉　袞冕玉
鷩冕玉　毳冕玉　希冕玉　玄冕玉　上公冕玉
侯鷩冕玉　伯鷩冕玉　子男毳冕玉　王三公冕
玉　王大夫希冕玉　諸侯孤希冕玉　諸侯再命
大夫玉　玉笄　玉衡　玉瑱　玉佩　珩璜璚衡
牙瑀　理度冕服玉　玉路　玉弁　王后首玉服
玉幣　玉帛　玉几　玉獻　玉食　玉鬯玉盥

玉敦　贈玉　含玉　玉爵

玉字玉篇魚錄切廣韻在三燭魚欲切白虎通玉者象君子之德說文本玉字隸加點以別王字今文一點在玉字下者玉璽之玉也烈火燒不熱者真玉也一點當中間者音鬻在一屋注云朽玉又玉工又　韻畧注後漢司徒玉　音宿一屋內不敢收音宿之玉又玉篇古文　如此寫又玉字有欣救思六二切凡玉部二百六十七字兩玉為玨與班字同部班瑞班列是也顏野王玉篇二字不言上篇之義玨亦作瑴凡玉皆貫字良勞詩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用作虛字如甚召穆公稱王而曰吾欲令汝如玉橫渠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損此

袞冕玉　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繅玉五采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祀五帝亦如之子謂古王者冬至祭天其時大寒可服袞大裘之上加以袞衣大裘者黑羔裘也鄭玄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祭宗廟亦服袞冕則季秋明堂及他時祭天及地皆不可服裘故裘不表異而冕十有二旒未始有異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云五冕大裘而冕其冕一也○祀五帝之說鄭云以為五方帝先儒或不之信予亦不敢信春夏秋祭東南西三方之帝雖服裘也袞冕之玉謂袞衣而冕也以享先王舜袞衣十二章周九章冕十有二旒冕之版飾以三十升之麻布至精上玄為延下朱為裏前十二旒旒玉百四十有四後十二旒其玉百四十有四共為玉二百八十有八繅玉五采者繅藻璪字義同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繩垂於延之前後所謂邃延五采朱白蒼黃玄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亦取繅十二旒之狀以為名玉十有二每玉間以寸從上而下初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貫徧周而復始諸侯以下有差又王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

鷩冕之玉九旒以祀先公饗射先公周太王以下不追封王如公劉者古之祭祀於先王則尸服王服於先公則尸服公服今王祀先公則不敢以袞服臨之恐非所以為敬也前後皆九旒比袞服減其三其制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共為玉二百一十六其衣七章去山龍而以華蟲為始華蟲雉也即所謂鷩也燕射不冕以皮弁

毳冕之玉七旒王祀四望山川之服旒十二玉共玉百六十八

絺玉五采衣七章以宗彝藻粉米繪於衣黼黻繡於裳宗彝爲
蜼與虎其獸細毛故曰毳冕
絺冕之玉五旒王祭社稷五祀之服旒之玉十二繅采同前謂
之絺冕者衣惟繪粉米一章併裳之黼黻為三章章數少故曰
絺先儒或謂社即是祭地與郊祀天皇天后土對文無所謂方
澤北郊之祭豈祭社與稷對舉自是一祭皆成功告大事單祭
於社者為地為后土乎當存疑
玄冕三旒王祭群小祀之服其衣玄而無文裳惟繡黼而已故
曰玄三旒旒十二玉共卅六玉十二繅王五采王之齋服亦然
上公袞九章冕九旒旒九玉共為玉百六十二繅玉三采朱
白蒼九以下至七五為侯伯鷩冕七章七旒旒七玉繅玉亦
三采
伯鷩冕同上
子男毳冕五章五旒旒五玉繅玉皆三采諸侯以下其玉皆璿
玉璿亦作璂說文璂三采玉
王之三公鷩冕八旒旒八玉王之孤毳冕六旒旒六玉王之卿
毳冕六旒與上同
王之大夫絺冕四旒旒四玉繅玉皆以朱綠八以下至六四皆
降數
諸侯之孤希冕如王之大夫諸侯之卿玄冕三旒旒三玉此爲
以降而至一旒諸侯再命之大夫玄冕二旒旒二玉其玉前
小國之一命之大夫一旒旒前後二玉而已

冕有衡笄古亦謂之簪後世謂之玉簪笄弁師所掌王諸侯
皆有
冕王與后有玉衡左傳曰衡紞紘綖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
玄曰衡王為之祭服有衡子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周
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蓋王后之祭服也衡
笄皆以玉為之諸侯已下未聞衡制云何
冕皆有玉瑱音鎮又他甸切詩玉之瑱也王及諸侯瑱以玉見
弁師冕若弁皆有之詩之充耳傳之黈纊塞耳是也瑱以充耳
紞以垂瑱天子諸侯玄紞黃纊卿大夫玄紞青纊士素紞素纊
其差等則有象瑱角瑱哉以采珠為之
冕服皆有玉佩珩璜琚瑀衝牙已見前玉玦玫〇右此皆古之
祭服有之臣則為助祭之服天子饗禮射禮降服九旒之鷩冕
則諸侯卿大夫與於是禮者又降服一等天子別有皮弁之朝
服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秦不用周禮自霸西戎以來雖奄有周
之岐雍豐鎬之地而未嘗用周之制度也故冕服之廢自秦始
而西漢不能復郊祀之服襲秦之舊皆以袀玄蔡氏獨斷曰袀
紺繒也吳都賦袀是宅服也舜之作冕服也十有二章孔氏傳
與鄭玄之徒說多與同至周升日月星辰三辰於旗而服九章
以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予竊疑周官之書
恐是劉歆妄有損益而傳注諸儒附會緯書為五帝六天之說
正義謂大裘非謂衮禮後大義同於大射也以其祭天地之服
故以大言之又謂四時祀天皆與之大者皆占祀天祭地之禮

與天同則崑崙神州用大裘可知予借評之鄭玄謂上帝五天
極耀魄寶冬至而祀則可服大裘春祀東方帝亦可裘夏祭神
州地祇於北郊果可服大裘乎秋尚熱祭西方帝又可裘乎然
上帝之外五帝六天之說亦可與通此祭服者諸侯在其國以
祀先公用之入助天子祭天地宗廟用之卿大夫助諸侯之祭
亦然故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家廟不可
用冕也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之家廟不可用弁也此
等差也然天子諸侯之冕他亦有用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冕北面重卜筮也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百畝冕而
青紘重農事也哀公問冕而親迎重繼世也樂記曰食三老五
更冕而總干重教化也又明堂位謂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

立于東房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宗廟之重祭也西
漢群臣大儒蕭曹刀筆吏不能辨此賈董亦不言及東漢顯宗
始服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日月星辰以下十二章三公
諸侯山龍以下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以承大祭冕旒邃延
五藻明帝永平二年初訪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
服從歐陽氏說公侯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而與古制不同未
見古文尚書孔氏傳以白玉珠為天子十二旒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三公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有前無後郊天地
祀明堂則用之魏明帝復損畧之宋齊後周隋唐之制各見史
冊亦一時之權宜也○予咸淳己巳為學官季秋大饗明堂予
分大廟配享功臣分獻官見度廟衮冕行事手執冕之前植以

行江丞相萬里馬丞相逢龍冕服二中貴人甲冑前導平章賈
似道侍立不前導又寶祐丁巳從魏靜齋先生克愚為司農寺
丞攝駕部郎官理廟自太廟乘玉輅還大內齊宿衮冕坐輅中
執圭儼如也林存為執綏官今思往事如夢偶得中貴家冕服
之圖及其度數書于下方○冕曰貴人呼為平天冠俗語無義
共用北珠一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
十四顆不用玉而用蚌殼之珠北珠南珠俗曰真珠非古也不
見冕之所謂衡用玉者冕之版曰延亦作綖冕之覆在上者古
用三十升之細布故曰麻冕禮也上玄為表下朱為裏今飾以
深青之羅而四旁飾以金為表其裏飾以紅羅前圓後方各繪
五彩雲十有九而二鶴翔焉中繪一圓圓之物似花非花非古

也古紐以貫笄今有玉笄而冕之圈圍皆以青羅冕之口飾以
大北珠三十顆非古也古冕與冠皆有武所以約冠謂之冠卷
今無之古冕屈組為紘紘一條而屬其兩端於武今繪圖乃為
大組一謂之天河帶自冕頂兩垂左右若大青綠條然有條穗
曰翠柳用北珠五十七顆翠柳調珠二百八十四顆非古也古
冕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今繪圖乃
於冕口之左右為朱絲繩有穗頭以繫乎大組之青者於頤下
名曰組帶翠柳用調珠二百四十顆恐亦非古也前後十有二
旒用北珠二十四顆麻珠二千一百六十三顆既不用玉又不
見繅玉五采之制非古也冕左右網子等如纓絡然用調珠七
百四十顆非古也黈纊左右各用麻珠七十三顆懸之黃

圜不明言用玉亦非古也頭圍一尺七寸重二斤十二兩
上衣下裳之制用青羅紅羅上衣當以玄今青非古也衣之前
左繪日右繪月背前繪山二左右袖各繪山七山皆九峯上七
峯又上五峯今非龍二左右袖儷龍二左右領左右褾華蟲共
十六火共十二虎八雉八領袖皆紅羅衣之後近領繪一大星
山十八龍如前華蟲二十四火二十四虎十二雉十二下裳除
四緣其內十二幅每一幅繪藻二粉米二（粉米各一）斧二兩已相背
曰黻二如此則連日月星為十二章而記者去日月星謂九章
又曰虎曰雉合繪為宗彝之形有繪虎繪雉為大緣以華麗為
主皆非古也大圭鎮圭玉色不白古未綫亦依前今圖曰紅羅
繡龍黻膝繡二龍焉玉革帶有玉七刻紅鞓有玉珍頭在尾有

環與鉤在首非古也綬以五色若織成者穿二大玉環若古之
璧青羅帶穿絣白羅大帶用北珠二十四顆麻珠一千八顆當
左右各一也玉佩用玉七事而無玉璜衝牙之左右無玉玦衍
之次有二玉似玦形與古不同左佩用麻珠六百三十七顆右
佩用六百三十六顆履用北珠十顆而履虛設不供其所繪之
大裘又曰中單勤帛紅羅繡裙襪履皆不供而曰供紅羅靴襪
可也十二章上衣下裳其曰紅羅繡裙者下裳四章而不供何
也徒供紅羅繡龍股膝之芾可乎其上衣曰曰袞龍服皆五色
銷金前長四尺六寸五分後長四尺六寸繪星一月一非龍門
（今以蟲龍之向下者為段襈豎之龍非也）山三十八火五十六華蟲五十六不繪宗
彝而虎雉各二十四下裳曰紅羅繡裙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

米一斧二黻二謂之虛設不供恐是誤書云耳然則古之皮
弁曰朝服飾以玉今曰通天冠飾以北珠與冕旒之制皆不合
於古其來久矣

玉路周禮春官司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樊讀為鞶步干切斿音留往來
不窮曰路王路以玉飾諸車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
也樊今馬大帶也纓謂當胸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
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
焉金路象路以金象飾也革路鞔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鞔以革
但漆之所建所用不同周官馭王路謂之大馭則王為之大路
惟周為然殷之大路則木路而已故孔子欲乘殷之路貴質也

書大輅孔氏傳大輅玉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王行則乘玉
路而先以象路金路綴於玉路之後革路木路又次之所以有
先綴次路之名而大路獨尊焉春秋時有以大路賜諸侯者乃
金路非玉路也有以賜卿大夫者又恐是革路木路賜先路則
象也次路則革木也王后亦有五路而無玉路有坐乘之安車
此王路建大常以祀則必服袞冕玉旒故書以次五冕之後
士弁周禮春官司服所謂王眂朝則皮弁服是也（在春官內司服之職）
（弁師在春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皮弁者以白
鹿皮為之不去毛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有二以為之
飾謂之綦玉璂璂讀曰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皆謂
弁之有玉飾也其衣用十五升白布為之裳則素積王眂內外

朝以宴以帛以聽嶽郊以禮大夏以朔月月半巡狩以公冕冕
之皮弁累積陳祥道禮書辨玉璂之綦據孔安國書傳綦弁作
戈綦文也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不當訓為結玉之結亦通詩
侯卿大夫亦各有皮弁即夏之毋追商之章甫云耳自王以降
又有韋弁熱皮而朱韎以臨兵事鄭玄謂韋弁侯伯瑧飾七子
男瑧飾五玉亦三采孤瑧飾四三命之卿瑧飾三再命大夫瑧
飾二玉亦二采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惟士冠禮
皮弁弁而親迎則無玉飾書儀禮禮記又有爵弁周禮無之大
者爵弁即韋弁與孔氏傳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
之謂之韋弁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皮弁為弁皆飾以玉
耳韎音妹韻書注茅蒐染韋也又十六怪韎莫拜切注赤韋古

雀爵二字通用雀頭色赤即韋弁之亦云又玟王之皮弁象邸
玉笄以象骨為弁之下柢以玉為簪諸侯而下亦當有玉笄而
王佩視冕服等差之數所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者謂佩也士
無玉笄而佩瓀玟有事男女異見內則在內有德佩謂玉也在
外（左傳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非周禮也）
王后玉衡笄紞纊笄周禮王后有六服身之服也而首服有三
曰副曰編曰次身之服曰褘衣褘音輝畫衣也祭統曰君袞冕
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此兼身服首服言之也曰揄狄揄
音搖狄當作翟雉名也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即
揄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搖即揄也亦作鷂曰
闕狄闕禮記作屈亦音闕王后之服刻繒為雉形而彩畫之綴

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
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翟祭群小祀服闕狄
故鄭玄謂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首服之一曰副者言
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若今之步搖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為之惟
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副者以配褘衣禮所謂副褘是也詩
所謂副笄六珈后夫人皆以配揄狄珈謂以玉飾之副笄六珈
謂夫人也王后未之知也首服二曰編者列髮為之其遺象若
今假紒矣服之以桑首服之三曰次者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
髲髢今之頭髢乃其類服之以見王陳祥道云先如此編為鞠
衣禮衣之配其色黃蠶則服之禮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之其

下有緣衣（故書作褖吐亂反）其色黑燕居及御至王則服之然則編次二
物無王衡玉瑱惟玉笄則恐有之儀禮纚笄宵衣纚者以帛韜
髮宵衣者以綃為衣亦以黑王后燕居亦有此服士昏禮姆特
牲禮主婦皆然笄有玉不玉士禮恐異也后夫人首服有玉又
以殺乎玉路之后夫人以下六服降而五而四而三而二而一
凡六等
玉幣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王幣所以禮神各如其方之
色祀大神祀享先王亦如之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爵小
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事然則祭祀天神地祇人
鬼有牲有幣有王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朱煙也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岳瘞埋也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山林貍之川澤沈之也
詩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燔柴於泰
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而燔之升煙之王有牲幣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
曰瘞埋此以玉幣牲瘞於土也祭山曰庪縣山海經曰懸以吉
玉此玉幣牲又有懸庪之禮不止於瘞也祭川曰浮沈春秋時
晉公子投璧於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於河王子朝沈
成周之寶圭於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此所謂浮沈之玉幣也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以
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謂師行無遷主則以玉幣
告廟而貴命也他如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

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則不特天神地祇人鬼有玉有
幣朝覲會同燕享皆有之圭璧之用詳見於後又如大宗伯以
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玄璜禮北方此禮天地四方用玉不同者也皆有牲幣各倣
其器之色幣以酬爵若飲酒有酬幣後世則之至如朝聘享金則璧
琮五等諸侯以享王與后圭璋二王之後以享王與后琥璜子
男所以享諸侯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有馬有虎皮庭下設曰
特達琥璜將送酬爵六玉輕重與禮神之玉又不同如此周公
植璧秉圭告太王王季文王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此武王病而周公禱於三王璧

以禮神圭周公執桓圭也亦享先王之玉必有幣也又小行人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
者以和諸侯之好此諸侯朝覲之玉幣也儀禮聘禮公食大夫
禮覲禮或束帛加琮或賈人拭圭拭璧展幣奠幣此不具書史
記書秦祠祀謂亟祀損益珪幣雜異文帝十三年詔有圭幣俎
豆之語班史武帝奉瑄玉沉玉璧亦未盡廢也至後世盡廢民
間至於燒紙錢以祀神以紙為金銀以贈亡者
王帛則玉幣之異稱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舜典曰修五禮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非師佐大宗伯立大祀
用玉帛牲牷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楚語先王之
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莊二十四年御孫

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哀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
朝覲玉帛不同
玉几太宰贊玉几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往
玉几所以依神天子王后王几又注玉几王所依也司几筵掌
五几大朝覲大饗射王設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朝覲王
立實不憑也周禮五几一玉書兩几二王不同顧命相被冕服
憑玉几牖間南嚮敷重篾席華玉仍几注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
因也因往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此筵席之上設
往時所憑華玉之几也南嚮至尊之位也西序東嚮底席夫貝
仍几注東西廂謂之序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
西嚮豐席彫玉仍几注彫刻鏤也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西夾南

鄉笋席漆仍几注西廂夾室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以
此見王者用玉几有三坐南鄉東鄉西鄉三坐易知西夾室南
鄉未易説也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以主康王即位古之
謹重於大事如此

玉獻見上太宰注玉獻國珎異亦執玉以致之此謂有珍異之
獻則先執玉如曲禮獻車馬粟米田宅之所操也禹貢定貢賦
之常法如楊州貢瑤琨豫州貢磬雍州貢球琳琅玕石而似珠
餘皆玉名此乃常貢之物曰獻則特有所獻於王即周西旅獻
獒特獻也召公訓王有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不寶遠物又
豈輕有所受耶

玉食書曰惟辟玉食注羙食非真玉也周禮玉府王齋則共食

玉注玉是陽氣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則服玉
屑本草服餌有玉屑玉泉此攷經之學於彼無取焉

玉鬯玉盞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注玉禮神之玉也玉
鬯其爵鬯之祼用圭瓚者幣曲禮下凡摯天子鬯天子無客禮
性告神則鬯亦圭瓚也玉盞下文有云盛盛黍稷稻粱之物之玉
器

玉敦合諸侯共珠槃玉敦音對敦盤類珠玉以為飾

贈玉含玉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
以送先者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
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曰含玉璧琮宣十七年聲
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此聲伯死徵也故夢含玉璧曰

含玩好曰贈士含璂天子諸侯含玉亦必有卿大夫不當含
而僭者

玉爵太宰少宰贊玉爵亭先生宗廟獻用玉爵贊助王也大
觀會同玉爵王以禮諸侯之酢爵古之飲器曰琖曰斝曰爵曰
觚曰觶曰角曰散梓人為飲器爵一升獻三升韓詩説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鄭玄謂梓人之觚
三升當曰觶宗皆從角而誤也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
以觶鄉飲鄉射亦然是謂一獻而一酬周禮玉爵明堂位玉琖
春秋傳璀斝夏琖殷斝周爵形不同用玉天子之制也散觚觶
角四形相似而漸大宗廟之器以小為貴琖斝爵皆一升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祭統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此尊卑之辨也明堂位有璧散璧
角則四升五升之器有飾以璧者天子之飲器或用金玉或飾
以玉與璧不可詳攷也總名皆祼之爵亦謂之觴爵雀也或繪
其形有木刻雀居足之上琖之下今人得古人銅爵又不然後
世有玉卮玉杯玉斗皆飲器不用於宗廟朝覲會同但以為壽
曰奉觴或褻宴示華侈耳然則是飲器也廢之者戰國以來而
黍其卮也書又有黍同受同之説則亦飲器又曰異同與圭之
飲器不共此一同也又有兕觥亦作觵受七升罰爵也以兕角
為之無兕則刻木為之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饗燕射
鄉飲賓尸蓋有觥盖饗燕鄉飲旅制與羙爵皆有觥黍不用周
禮凡飲宴之具皆廢至於焚書以絶滅先王之典章悲夫

瑤爵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注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爵以瑤為飾又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如此則王祼之後后合亞祼有故以太宗攝諸侯相饗夫人亞獻陽侯殺其君妻其夫人故諸侯廢夫人之禮也禮記飲玉爵者弗揮鄭注為其寶而脆則全玉也注初無定見望文生義注周禮謂瑤爵以瑤為飾焉知非瑤玉全為之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尸飲五謂酳尸立獻也大夫七祭三獻而獻賓散悉但切酳仕覲切文公中庸引呂與叔一段此三節甚佳諸書類此書皆無之知宗廟有九獻之禮又知有玉爵瑤爵之異也

古今攷卷之八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寶玉攷下玉笏王大圭躬圭桓圭信圭冒圭穀璧蒲璧陳玉圭中必玉全龍瓚將兩圭有邸瑑琮琬圭璧四圭有邸大璋中璋邊璋祼圭瓚璋瓚珍圭圭璧璋邸射琰圭介圭琬圭王鎮圭穀圭土圭璧羨璧琮瑑琮大琮王駔琮后駔琮牙璋中圭玉案玉作六器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玉方明玉殺玉磬玉纓玉楨玉環玉瑗玉戚玉豆玉瑚玉璉璧羨圭羨玉節玉璽玉印玉符玉版玉琯玉卮曲禮執圭月令服玉聘禮受玉還玉覲禮受玉還玉聘義貴玉禹貢貢玉顧命陳玉木瓜著詩之瓊總論詩書所引玉

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也又曰天子搢珽四十一迴他鼎切注玉名禮記他項切注笏也天子方正於天下无所屈豈即所謂王搢大圭者歟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玄注玉藻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注玉人大圭或謂之珽然玉藻注笏度二尺有六寸與玉人所云不同諸侯有桓圭信圭躬圭穀圭蒲圭又有象笏大夫有魚須文竹之類豈所執者玉以進於天子合冒圭以驗群瑞即去手而執然後取笏而執之歟陳祥道禮書繪大圭而不繪玉笏以為一物故也

大圭尺寸見前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五采五就以朝日又
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終葵椎也禮器曰
大圭不琢與玉笏一物耳注或謂之珽
王鎮圭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注鎮安也所以鎮安四
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緣飾長尺有二寸郊天祭后土宗
廟大朝覲用之會同用之
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
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繅三采三就朱白蒼
侯執信圭鄭注信讀為身字之誤也身圭與下文躬圭蓋皆以
人形為瑑飾文有麄縟欲其行以保身皆長七寸
伯執躬圭見上皆三采三就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屈身為躬

信躬為身鄭玄改信圭為身似贅讀作平聲可耳魏鶴山要義
亦不然玄之破此字
子執穀璧穀所以養人以穀瑑飾
男執蒲璧蒲為席所以安人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
者未成國也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方五十
里而曰未成國則附庸之君何如當攷皆二采再就朱綠○此
謂六瑞以朝覲宗廟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玉人之事
言鎮圭以下尺寸曰天子守之公守之桓圭信圭躬圭變文曰
命圭侯守之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也朝覲執焉居則曰守子
男璧不言者闕文也書曰輯五瑞謂此三圭二璧也修五玉如
五器卒乃復皆謂此三圭二璧也合瑞以驗其信偽故輯者集
也五玉五器異其名也復還之也周官言六瑞併王之鎮圭言
之也又總謂之五瑞五器經不同而文相合有如此
冒圭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上宗奉同瑁則
冒亦作瑁孔氏傳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斜刻之正義曰諸侯
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斜銳則冒當斜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
之以知諸侯之信偽如今之合符前已詳書之諸侯之三圭無
四寸之首四寸之冒不已大廣乎二璧又如之何而可冒姑存
疑可也禮書陳祥道曰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
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
曰土長冒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
四方斜刻之所以驗群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

在焉其詳不可攷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臨諸圭
而以瑁驗焉則各執其所搢者天子圭中必謂鎮圭也鄭玄謂
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執之以備失墜正義曰
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絢組以約圭
中央恐失墜即中必之類若然中必尊卑皆有不言諸侯圭舉
上以明下可知讀如鹿車縪之縪者俗讀之此縪絢組一也陳
祥道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
玉用全無厖雜也其中有必防失墜也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珌
正同另者謂之鞠則約圭之中因以為堂而命之曰必亦若是
耳予謂必之為物繩組之類鎮圭王執之以朝日又用之於祀
天地宗廟朝覲會同有以繫於其中附知繅采然謂之必恐大

圭亦有之諸侯圭璧亦有之在人臣為五瑞并人主而言為六瑞古之所執如此秦廢先王之典禮未知秦漢君臣祭祀朝會手之所執何物漢叔孫通制禮儀史記有百官執職四等品秉蔡謂百官各執其物然亦不可知何物也班固書改為百官執戟而入殿下手荀卿曰天子御珽大圭也諸侯御荼音舒象笏之屈而舒者也大夫服笏則所謂魚須讀曰班文竹者也荀卿戰國孟子後人弟子李斯相秦荀卿之時猶未廢天子之圭諸侯卿大夫之笏而秦盡廢之至東漢朝正始見三公上殿奉璧稱賀之文徐廣車服儀制方有笏即手板也蜀志方見秦宓走太守以薄擊頰之又笏書君命以備忽忘故曰笏又曰持簿以簿頰物也近世三年一大禮人主有大圭鎮圭于當見二圭兩

明堂所搢所執矣又嘗見晁氏畫圖有紅羅袋而無繅未亦無所謂必祭服朝服有冕有冠有佩三年一用之人臣侍祠所執者隨其官高下不過象簡槐簡二物而已君臣常服幞頭而已主紅袍玉帶宰相親王紫袍金帶或賜玉帶執政從官金帶帝武官皆紫袍大帶武官金帶餘有借紫賜紫則金雞則銀魚袋未改官人及朝士皆綠袍槐簡古之圭民之璧以為條環而已

瓚將之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尨謂雜色鄭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為食之餐龍瓚將皆為雜色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正義曰知者見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陸兩謂玄四玉一石三玉二石之言出於禮緯而與經文不同云此經文鎮圭至躬圭昌之下不言子男璧恐專為圭玉而言耳予近押將字韻用漢書冠距鳴將稍奇又有此玉將之將字亦奇

陳玉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曰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鄭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歟正義曰夏之季冬令十二月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予謂論語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龜玉並言無乃天府之所藏者歟

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典瑞皆二采一就又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他界切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韻書相聘曰頫視也通作眺禮圭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玉人注衆來曰頫特來曰聘聘禮曰凡皿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玉人大璋如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諸侯以聘女注以納徵加於束帛天子之大璋中璋九寸諸侯之大璋則七寸也然天子以穀圭七寸聘女凡兩出鄭玄與聘女之注無據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鄭玄謂夏正郊天又附以五帝所郊出於禮緯玉人又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不言璧

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祀北郊神州之神正義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

五千里神州是也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宜在三陰之月七
月祭也予謂鄭玄信緯書予不敢信神州謂赤縣神州今中國
之地在崑崙山東南萬五千里漢世西域之使求崑崙山意無
所謂河出崑崙猶言海上蓬萊也玉人兩圭五寸有邸[illegible]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又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
祀廟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鄭玄謂肆
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盤口徑一尺（此據漢制鄭玄引以明周制其實不然）云又玉人注祼謂始獻酌
奠也瓚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
也鄭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玉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
朱金中央黃金以飾流鬯易不畏也鬯王弼注也所以[illegible]
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曰秬鬯者以一秠二米之禾釀為酒也
曰鬱鬯者用鬱金草釀於秬酒中故曰黃流也（鬱金草見郊特牲）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金皃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此云灌以圭璋即祭統所謂君執圭
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也宗廟之祭古夫人亞祼也宗廟之
祭古夫人亞祼所以注謂大宗亞祼君夫人有故攝焉江漢曰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秬
鬯圭瓚一卣即王制所謂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
於天子者也予謂鬱金草名鬱中有鬯字遂取此鬯鬱以名酒
歟取芬香條暢之義鬱人贊祼事大喪彝共祼器禮之此奠死
者之祼器也周禮哀廢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倘會所受天
子之祼器棄矣
璋瓚出祭統見前周禮無之豈即大璋小璋邊璋之類歟大璋
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
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鄭司農云鼻
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
龍口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
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
邊璋宗祝前馬者山川所用之牲或沉馬以祈校人飾黃駒是
也予謂圭璋以玉圭為柄璋瓚以玉璋為柄大璋中璋邊璋亦
以玉璋為柄皆以為勺而口在其中所以盛酒也二瓚用為口
四玉一石之類以注灌其酒予所謂以茅縮酒宗廟之祭酌酒
之器也祼灌盥之義通皆注酒之義灌曰溉曰澆盥曰澡則微
不同祭山川則不灌地然龍口之說陳祥道不然之二瓚三璋
俱有口以流注鬯酒則又然棫樸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助
祭之臣執此器以助人主也此酒器耳此用二瓚於宗廟又別
有所謂禮神之玉曰玉帶曰圭帶經不詳著當別攷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典瑞文一句也）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注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予謂圭璧分為二則玉有圭璧此
合言之乃玉為璧而其一方連圭頭也有四圭之璧有兩圭之
璧有一圭之璧祭天地日月星辰降殺三分也至秦而用璧祝
幣古禮盡廢漢間見之而不純[illegible]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王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

乎乘餘一璋以祀巡狩時之山川此恐非人主之親祭山川也
邸射以出者玉人主工故言素功刮磨之功略也方玉而有圭
者也岳瀆視公侯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諸侯為賓諸臣為
客以此玉用之山川賓客山川則瘞之沉之獻賓客則致饔致
饔致贈致餼致館君夫人以此玉將命意也不言寸數當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典瑞有此玉人無之杜子春謂珍當作
鎮徵守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
徵之凶荒民不安土故以鎮圭安之予謂杜說非是焉有天子
所執之鎮圭而以付之使者之手當從鄭玄說珍圭王使者之
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
使者往致王命陳祥道書此一條於鎮圭之下亦非是

介圭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孔氏毛氏鄭氏三說不同爾
雅曰介大也以此釋王之介圭即其長三尺王搢大圭之圭歟
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以此釋詩之介圭即王所錫諸侯
尺有二寸之圭歟王執瑁圭以朝諸侯即上宗奉瑁以進於王
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以鎮圭小執大圭不搢也故太
保承王之大圭以相禮歟謂侯公所執桓圭九寸王錫以尺有
二寸之介圭則寶之而已不敢執而用之也入覲亦執桓圭侯
伯執信圭躬圭雖錫介圭亦不敢執也孔注大保承介圭曰大圭長尺二寸天子守之
如此乃是鎮圭非三尺上杼終葵首之大圭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又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圜也王

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琰圭以易
行以除慝又玉人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琰圭亦王使
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
除慝鄭玄謂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也予謂琬圭圜而宛
之其首圜仁之象剡圭剡而有鋒判規者圭頭本圜去其半而
方之義之象昌黎文持杼琬琰易羊皮琬與琰二玉圭也合為
一用之古賢耳諸侯之大夫來聘有德者賜之則為增會之事
使大夫執琬圭之節以將事如不義之諸侯其大夫來則亦為
壇使大夫執琰圭之節以執之予早年為四六不曾見前輩用
此二事
此文倣趙春秋傳東萊讀詩記或即古語或添已語足意取

易曉而省煩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飾若粟納
徵加於束帛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玉人有之典瑞無此致日度景
至不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
建封度地制域
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曰好璧好
孔也羨徑也鄭玄謂羨不圜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璧圜
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減 周制十寸為
尺八寸為咫皆尺也璧羨袤十寸上可以為寸寸為尺十尺
為丈十丈為引璧羨廣八寸為度量[illegible]八寸[illegible]皆在其中

幣長一丈八尺為制幣則一丈之尺八尺之丈亦在其中璧之
札三寸則外九寸而圜三徑一之制亦在其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此謂璧之九寸與琮之九寸者此君謂天子此夫人謂后琢琮
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此列國相朝聘
之禮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琮體八方射
其外鉏牙鉏當音徐如切如搓牙之類賈公彥謂八角鋒各出
二寸兩相併四寸也陳祥道謂宗后内鎮其用无所經見近世
方大琮命名取此
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音祖鄭玄讀為組謂
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今之稱錘謂之權
同律度量衡即權之衡也此謂璧羨起度之意同度知長短權
知輕重古皆以玉為之則焉
后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稱錘以起量
璧羨起度駔琮為權又以起量丈尺斤兩斗斛皆起於此玉堅
而不可輕磨也王后司立市之事故亦有駔琮之權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牙璋中璋七寸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典瑞言其一玉人言其二以起軍旅發兵也以治兵守治
已出軍之戍者也牙者為鉏牙之形即搓牙漢以銅虎符各五
代古圭璋從簡也正義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皆有
鉏牙此又非灌酒之半琮形如半圭而有牙齒兵象也

玉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
諸侯鄭司農謂玉案也鄭玄謂玉飾案也玉人飾玉恐不止以
玉飾案也然以純玉為之則十有二寸之玉似乎難得棗㮚婦
人所用故夫人以勞諸侯鄭玄謂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
王而夫人之號如此不別則周禮非周公所作乃六國僭王時
書故多稱王后為夫人而周之天子之王始稱為王后其亦有
可疑乎然戰國僭王亦或稱妻為王后此周禮所以為可疑也
棗㮚盛以器加於案十二列以勞上公及二王之後諸侯禮大
夫七
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蒼璧黄琮青珪赤璋白琥玄璜玉之六
器也大宗伯之職也上文玉作六瑞等邦國君臣手執之玉謂
之瑞禮神之玉謂之器蓋祭天地四方及山川有燔瘞貍沉之
玉幣又有禮神之玉幣故先儒或以為二玉二幣之牲而宗廟
亦有禮神之玉設於神位之前周禮之文不備見耳
蒼璧禮天璧形圓天則郊祀之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在北
極者緯書不可信此禮天之器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
焚之歟
黄琮禮地琮形方鄭玄以為昆侖之神其說不經兩圭有邸之
玉其瘞之歟
青圭禮東方圭首尖典瑞玉人並無此鄭玄謂禮東方以立春
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陳祥道謂東方有禮玉無祀玉姑
存疑可也

赤璋禮南方半圭為璋首方而邪埋立夏赤精之帝前有瑑璧琮圭璋以覜聘則不止於禮神惟琥璜不以覜聘諸侯以用之酬爵酬幣

白琥禮西方鄭玄謂以玉長九寸廣五寸高三寸刻虎形此立秋白精之帝陳祥道引符瑞圖白虎西方義獸引陸璣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者引尚書大傳散宜生等取怪獸尾倍於身名曰虞周書曰英林酋耳

玄璜禮北方形如玦此立冬黑精之帝鄭玄謂半璧為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此語甚奇六器皆有幣幣以馬璋以皮以享王與后又二王之後皮馬不上堂故曰圭璋特達又曰以少為貴璧琮五等諸侯以享王與后璧加於玄纁曰束帛琮加於束錦琥加於繡璜加於黼子男以享諸侯璜器琥璜爵謂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用爵特又以此將幣以少為貴也

玉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東圭北璜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凡朝覲宗遇皆於廟此謂會同之禮在國門之外為壇壝宮春東夏南秋冬西北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夏秋冬禮日禮月禮四瀆禮山川不同而皆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氏謂方明猶宗廟之有主會盟而盟明神監之也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亦然漢律歷志引書伊訓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冬至越弗[illegible]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班固所見非古文尚書止於伏生所傳或張霸偽書也此方明之六玉故以次書於合六幣之六玉

玉瑴瑴玉為珏亦作穀左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皆賜玉五瑴非禮也僖三十年衛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襄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木係玉二瑴而禱

玉磬成二年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商頌那依我磬聲鄭曰玉磬也橫渠曰玉磬磬之最和平者養心明堂位曰拊搏玉磬諸擊四代之樂器則舜之韶樂其曰石者乃玉磬也

玉纓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玉櫝昭十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

玉環已見玉玦玉佩次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丁見南子環佩琢然衆公賜仲環賜子家一環一璧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玉瑗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大孔璧曰璧即圓玉而孔小者也環伯玉之名

玉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舞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

玉豆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篹此字恐綴祖管二切籩屬也以竹為之此一章所云玉瓚大圭玉瑗璧散璧角前已備書惟玉豆未書此禮魯人誇美魯侍用四代之服器官又曰殷玉豆又曰虞兩敦夏四璉鄭謂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朱文公注子貢瑚璉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

玉貫以爲美飾蓋本古注又有曰璧翣者注喪飾之飾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魯得用天子八翣可乎末晉曾臣大當相紘注亦非之可盡信乎

玉與王連璧翣圭翣見前

玉節周禮掌節守邦節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者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執以行爲信又守邦國者用玉節注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下文角節注以犀角爲之其制未聞虎節人節龍節皆金又璽節今之印章符節旌節及小行人有管節皆竹爲之凡八節

玉璽玉印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辨其物與其數量褐而璽之左氏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諸侯王印黃金橐佗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千石六伯石四伯石銅印唐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孫氏符傳國璽甄宮井中方圜四寸上有五文盤五龍漢紀元年十月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注不分明史記高紀注引漢舊儀曰子嬰得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者也

玉符史記章昭注璽符節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豈即周之玉節乎章昭注符漢制以竹長六寸而相合節毛上下相重漢無玉節

玉板大戴禮保傅篇四十八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以爲後世戒陳祥道禮書不甚哀大戴禮而表出玉板于此素問中亦有金匱玉板

玉琯出大戴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也大戴禮今存者四十篇四篇與小戴記同又有與荀子勸學同者以事多雜戰國時事不全古也

玉卮高紀爲太上皇壽亦古事當別攷

曲禮飾玉其有藉者則裼无藉者則襲藉繅也繅同王繅藉五采五就謂畫五色而五匝天子五采朝日即此物也鄭玄謂以韋衣木而畫之殆未必然少采夕月韋昭謂三采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聘玉之繅三采三就聞諸侯之繅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今世君禮喪亡已無其制左氏藻率鞞鞛或謂織絲爲之于謂束帛加璧宜皆有繅又有組以係之圭璋特達犬馬不升堂無帛幣則必有物以襲其玉謂包裹蔽襲之而後發露裼也者有藻則已露於外者也曰垂繅曰屈繅恐非章本之所爲焉

月令服玉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謂冠飾及所佩之衡璜非食玉屑之謂此書或呂不韋所作秦人廢佩而帶鈕似不可信

聘禮受玉還玉賈人取圭垂繅授宰宰執圭屈繅以授使者使

者授圭同面垂繅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凡授受者授由右
受由左同面二人同北面也〇享束帛加璧此已聘而享也於
夫人則聘用璋半圭也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公初受玉路使卿
皮弁還玉于館璋琮亦如之
覲禮受玉還玉諸侯見天子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
侯氏升受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
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圭升王受之侯氏
降拜升此所謂瑞即桓圭信圭躬圭蒲穀璧合而已還之〇三
享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已覲而三享王所加璧
也王不受玉故撫之而已輕財而尚禮也古天子諸侯相見無
不用玉然未始受其玉而終於還其玉以成禮意耳後世一切
廢此尊君卑臣自秦始上下等威混然無辨情不相接而諸侯
朝聘之禮皆未之聞
聘義貴玉于貢問孔子對詳見禮記
禹貢貢玉揚州瑤琨注瑤琨皆美玉梁州貢璆注玉名雍州貢
球琳琅玕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
顧命陳玉又與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不同憑几等事已見前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孔傳云 已坐北列玉五重大璧琬琰二玉為二重大
玉夷玉天球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商頌長發受小
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毛氏曰球玉也字書球玉磬也鄭箋謂湯
受下上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
合同求藥不從鄭從王氏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球
也與下文小共大共音恭同意受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若介
圭同瑞已見前
木瓜者詩之瓊玖亦玉也毛氏曰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
琚美石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石琚瑤玖皆
互也三者皆玉石雜也字書玖玉黑色著三章〻文皆白是耳
以素以青以黃而繼以瓊華瓊瑩瓊瑛皆美石似玉者也素
青黃所以縣瑱玉邊切 或名為紞近世揚州瓊花乃玉蕊花
又曰聚八仙非赤玉而曰瓊似誤也相與神其說以為獨揚州
一株也非 君子偕老詩副笄六珈玼兮玼兮瑳兮瑳兮六珈衡笄
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副先儒不能知六珈之狀此刺衛宣公
夫人而指其首飾也然其詩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如圭如璧此
美衛武公而指其首飾又以圭璧美之也然衛武公早年篡國
晚得美與猶有慚女曰雞鳴詩贈問報以雜佩毛氏本古
佩甚詳此古之好人好德者也有女同車詩佩玉瓊琚佩玉
鏘鏘此言齊女之美而鄭忽之不察也大抵以寶玉喻德成
儀詩之旨也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之來獻其琛泮水頌之非愛玉
也有得有失因事以見也然惟圭璧之用最多重耳沉璧鄭伯
以璧假許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許男面縛銜璧楚文王
與申侯璧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僖負羈饋重耳盤飧寘璧韓厥
秦觴加璧賄荀偃束錦加璧殺呂姜髮取其璧玉臧文仲以璧圭
皆羅王子朝成周之寶珪沉于河津人得之化為石一舉一動

必有一得一失則夫與之玫是玉者不惟知典故而已所以觀義理也瑾瑜匿瑕以璵璠飲夢食瓊瑰竊寶玉大弓武王賜魯以夏后氏之璜公文父攻向魋求夏后氏之璜執玉或高或卑受玉或惰襄仲之辭玉子罕之不受玉聘遭喪不賄不禮執玉不趨操圭璧器幣則尚左手東輪安踵典故無窮繼此之勤收苦索亦豈不勝於無所用心哉

後此皆諸經之法言先王之法服二帝三王以來之器用於小說僻書不甚采取孔子有韞匵之說孟子有小璞之喻詩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之譏猶不一而足藺相如爭一璧於秦庭卞和獻玉而至於三刖足後世才士詩文諸類書之及玉者無窮將戲翰墨不妨隨時引用此可得而略焉○玉者猶王出大哉禮

少閒第七十六設為公曰之問其實哀公乎設為子曰之答謂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四謂此豈虞舜禹湯文武之道哉臣可言情於君而君不可以言情於臣雖劉先主之於孔明不如是也最後有失政之語公曰所謂失政者夏商之謂乎子曰所謂失政者疆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和氏附之猶水土未綱陰陽相勝氣被翻註綱猶亂荷外傳曰糟者猶粕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此五語甚怪意者謂雖已失未至大亂總九句觀之天地人三才未全乖亂人主好惡是非未全顛倒尚可為也末句結的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器不可以假人也

人君而無腹心之臣不以情言於其臣而獨運可乎以玉巧連玉四字奇怪附於廣玉玫之後

次卷之八

古今攷卷之九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此漢紀語也項籍傳下文云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秦惠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而執之秦始皇以蒙武虜楚王負芻而滅之諸侯兵起秦章邯又擊殺項梁春秋復九世之讐項羽以復讐為事乎則秦亦滅矣子嬰已降楚矣以子嬰歸之令楚懷王待其自斃可也殺之亦何益於威武屠咸陽則秦之百姓何罪焉秦之宮室奢侈已甚存其可存者而毀其材以賜貧民可也焚之則亦暴殄天物而已至如收貨寶略婦女而東則無異盜賊之所為也意者還沛公於漢中封章邯董翳司馬欣之謀已定不欲留此以遺他人也殘忍貪婪褊隘繆戾而無遠圖不待垓下之圍而敗證已見矣孟子所謂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者固如是乎此項之所以失而劉之所以得也當此之時而有賢聖之君之相推一人為天王謂周武王伐紂有天下齊太公望魯公旦召公奭各有大功不過各為列侯令諸已王者皆損王號為公為侯如周之舊制求二帝三王之後各封之為公皆無過百里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差次大小功臣為之天子之地方千里三公三孤六卿六鄉六遂比閭族黨雖不能盡如古初亦稍稍裁制合宜隆殺等級一以周典從事城壁為固以限四夷講治為田以養萬姓庶乎其可也陳涉之起首先自王非楚之後人心不服趙燕齊繼皆自王欲復六國之舊謂天下之國必六與七而無天王則天下之戰無有可已之時矣况今項羽狠很自用如此欲為西楚霸王以馭十八王而陽尊義帝為弑逆誅不仁不義一秦亡一秦生此天下所以卒為漢也漢亦不思復周之制而因秦之法此善於彼僅足立國遺患千五百年吁可嘆哉

懷王曰如約

羽既燒秦宮室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呂東萊曰義帝初為項梁所立特從民望耳梁名為臣實則君也章邯既擊殺梁遂以楚為不足慮雖楚國之衆亦皆惴恐不知死所矣帝乃并呂臣項羽軍以收主權自盱台進都彭城以張國勢置宋義諸將之上而不敢不服拒項羽入關之請而不敢不從立於獨遣沛公仗義而西則所見又有大者焉可謂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義得志而驕為羽所乘羽既得志有鉅鹿降章邯坑諸侯四十萬之衆入咸陽威震天下帝塊然寄坐雖庸人亦數目而知其亡矣及羽使人致命使漢獻府明處之必低首下心惟羽是聽帝不懾不屈報之曰如約帝豈不知羽之不從哉正其義而已矣此真主天下之約者也死生禍福帝如彼何哉按楚懷王以二世二年六月立九月項梁死項羽呂臣從懷王都彭城其徙

盱台也以陳嬰為上柱國出於項梁之命其至彭城也拜呂臣項羽軍始出於懷王之獨斷以羽為長安侯以沛公為碭郡長武安侯以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又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遣沛公西入關此皆懷王號令也羽殺宋義而後大權旁落因立羽為上將軍此一着亦如漢王因立韓信為齊王中心實亦不平至羽破降章邯入關至戲則不可復制矣沛公入關在漢元年十月懷王當於此時遣人立沛公為秦王王關中召還項羽論救趙破秦功亦有以封之可也然羽擅已封章邯為雍王不向君命則無忌憚甚矣懷王於是受制強臣徙國二年正月遇弒為王一年半為帝一年無後其人品才地恐亦不為十分英邁如秦王子嬰豈不能誅趙

高亦非大段不才天之廢秦廢楚久矣雖有高才亦不足以勝惡運也

項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漢書高紀項羽傳不書韓王成別見下文故但見十八王月表又不書義帝而算高祖故亦算王成為十八王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郡郴長沙今潭州郴州今郴州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彭城今徐州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按秦三十六郡羽擅有四分之一泗水郡碭郡[illegible]薛郡[illegible]東郡[illegible]琅琊郡[illegible]會稽郡[illegible]鄣郡[illegible]此七郡曉然為羽地矣未知他二郡謂何[illegible]出處不一別有東陽郡剡縣今淮南西路地屬九江王淮南東路地當屬泗水郡越之後亦共

秦羽不封之則恐奄有關中郡稍稍大矣南陽縣今鄧州唐州地昔是吳故地足為九也始越滅吳而楚滅越故呼吳地為東楚又滅泗上諸侯而滅魯故稱彭城為西楚以大江分言東西對也楚之郢郡為秦所侵故以今江陵為南楚羽暫借長沙及郴與義帝而又弒之則今之荊湖南北路亦皆為羽所有吳芮號為番君不令就國於衡山則今之淮南自六安以南江西江東羽又兼有之也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今興元府秦置漢中郡治南鄭後為梁州唐德宗奔天之難自駱谷南入梁州改為興元府以至于今秦有巴郡蜀郡如益州楗為牂牁沈黎等郡漢武帝通西南夷始有之則沛公所封漢中巴蜀僅四十一

縣亦甚俠矣而遂有天下然則地大其可恃乎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取雍州之名以號其國都廢丘周懿王所都之大丘也秦欲廢之更名廢丘漢之槐里縣漢元年八月漢王從故道襲雍大破章邯於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邯走守廢丘不下圍之二年及十一月漢拔雍隴西六月引水灌廢丘邯自殺置中地北地隴西郡王一年半

章邯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塞為關號者取河華阨塞之義都櫟陽櫟音藥秦獻公所都後孝公徙都咸陽漢左馮翊櫟陽郡高祖初嘗都之漢元年秋八月欣降漢二年四月從漢王入彭城漢王敗欣降楚四年冬十月漢王破楚成皋欣自剄十一月梟其頭於櫟陽市王僅五月地為河

上渭南郡
秦都尉董翳勸章邯降項羽為翟王翟本秦上郡都高奴在今
之鄜州界漢元年八月翳降漢二年四月同司馬欣降楚王僅
五月地為上郡司馬遷月表漢表並不書其後所以死楚將瑕
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漢二年冬十月降漢地為河南郡王
僅七月史不書所終
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
在相州安陽縣即比干塚殷墟南去朝歌北三十六里羽號卬
為殷王而都朝歌漢河內郡今河陽懷州相州之地漢二年三
月漢紀書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史記月表書降漢司馬遷敘傳
卬其族人也趙刺客司馬蒯聵之玄孫為武信君將拔朝歌諸
侯之相王于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地為河內郡漢紀睢水
之敗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為王一年
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今之江州誤稱九江誤稱尋陽誤
作虎渡亭於江濱皆非也漢九江郡在今淮西蘄州之北治壽
陽故晉宋以後江州刺史所統有尋陽郡嘗移治尋陽皆在江
北又其後遷刺史治於今之湓城而九江尋陽皆因誤呼蓋英
布所王之九江在江北非西所都之六在今安豐軍南所謂六
安軍是也六安國名偃姓皋陶之後而英布亦皋陶之後而家
於六故項羽封之於其家也其起成有本傳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柱國楚上卿名相國本秦南
郡項羽改為臨江國江陵今荊湖北路江陵府其地去江十餘
里有沙市迫江漢三年秋十月敖卒子尉嗣五年十二月誅項
羽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子尉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地為南
郡十九王除漢高外惟吳芮張耳共敖三人善終芮稱忠於漢
者耳之子為漢壻而敖之子亦為虜也餘皆敗亡不善終
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項羽分楚為四史記月表所書也西
楚衡山臨江九江是也然漢書曰分楚為五蓋義帝之長沙郴
亦楚地也漢書月表削義帝不書則亦不書分楚為四以漢書
五年二月改封長沙治致之則知吳芮為項羽奪其地不得就
國故諸侯尊漢王為皇帝上疏尚但稱故衡山王思芮數年嘗
以兵佐漢王者故與以長沙之封也括地志稱邾城在黃州黃
岡縣東南春秋時邾國所謂衡山者非今之衡州之衡山也漢
以今舒州之潛山為南嶽故以今舒蘄黃為衡山國而今之廬
州壽州安豐軍光州濠州六安軍鎮巢軍等處皆九江國也後
九江又改曰淮南又改曰廬江王也芮為黥布婦翁有本傳改
封長沙都臨湘今之臨湘縣傳國為異姓王者五世最綿遠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田榮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市
亡之國榮追弒之漢元年六月也迫王一年膠東今萊州東萊
郡即墨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有膠水縣
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田榮迎擊都都走降楚不克就國臨
菑今青州臨菑縣州西北四十里青州金人改為益都府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令彭越擊殺安遂有
三齊之地先儒或未審濟北所在濟水舊自河北渡河而南入

于鉅野由鄆之東阿城下入棣州濱州滄州入海所謂濟州改為濟南府則濟北皆當在濟南之北濟南府西至今博州二百四十里則博陽其或不出乎此漢濟北王兩反兩誅當別攷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項羽欲有梁地故徙豹河東大原府路有晉州曰平陽郡在潞隰汾絳州之中堯所都平水之陽也古大原城曰晉陽漢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豹降漢將兵從下河內伐楚入彭城漢王敗五月豹謁歸視親疾畔漢為楚九月韓信虜豹詣滎陽三年五月周苛殺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廣不肯從國漢元年八月臧荼殺廣併其地漢北平郡有無終縣故無終子國上谷漁陽北平遼西遼東郡皆秦滅燕所置今分為二而王韓廣於遼東僻遠之地宜其不服也豈止田榮陳餘獨不平哉

燕將臧荼王燕都薊今燕京大興府東北有薊縣即漁陽郡也陶淵明詠荊軻曰提劍出燕京即燕之名京久矣漢五年七月荼反九月虜荼漢書紀同史記月表而班之月表誤書為四年九月司馬遷表書冬十月為歲首春正月或書端月或書正月或書一月又間書冬十月為一月九月為十二月又有通書其為王之月如田市云二十四月者如此則秦漢曆並用又隨事無定法也

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秦所置代郡也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項羽更名趙為常山不使都邯鄲鉅鹿使都襄國今河北邢州城是也漢二年十月陳餘藉田榮兵擊耳常山耳敗降漢復迎代王歇為趙王而歇立餘為代王號成安君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下井陘擊殺趙王歇襄國斬陳餘地為常山郡代郡四年夏立耳為趙王史記表書在四年十一月漢書表亦是四年十一月而耳傳不同漢表書五年十二月乙丑耳薨而傳書五年秋耳薨漢史往往齟齬如此

韓王成不從封都陽翟按張良傳項梁既立成為韓王良為韓司徒按韓王信傳項梁死定陶成奔懷王又按張良傳漢王之出轘轅令成留守陽翟又按韓王信傳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後又殺之漢書月表書漢元年六月項籍誅成史記表書在七月以此攷之韓王成不從項羽入關而為沛公守陽翟漢王四月就國漢中五月即從故道出襲三秦先是項羽嘗令成隨至彭城已有廢成之意及聞漢王東伐故殺成而立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也呂東萊曰項羽自逐其君而據其地亦令諸侯之臣逐其君而據其地主約如此雖微田榮陳餘亦豈得奠居乎伏章邯司馬欣董翳賣秦子孫三十萬以求利父老方欲倳側吏切[illegible]也刃其腹羽乃使之王關中以距塞得人心之漢王何其愚哉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附攷冬夏春秋月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十一月約法三章十二月會項羽鴻門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夏四月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以戲下為指麾之麾漢字戲麾通用呂東萊

以為戲水之下恐師古之說為長如韓信傳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至戲下是也（戲許宜反）漢王在霸上乃平于茲矣凡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師古謂皆大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以十月為歲首即謂之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然予以司馬遷史記月攷之恐亦不然其書正月為端月乃是依秦人避諱之舊漢紀書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並曆班固以漢曆改秦曆乎秦二年三年十月皆不書冬字此為異耳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𩜁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程泰之雍錄謂蝕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關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回謂漢紀下文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據良傳初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良送漢王兩說不同然必自斜谷度終南入褒谷以至漢中無疑也斜水出武功縣衙嶺山北至眉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于白有沔江而沔水入後世）（嶼[illegible]額漢也）終南山橫亘長安南鄭之間而東西數千里亦曰太白山亦曰惇物君衙嶺者又褒谷斜谷南北分水之嶺也漢王之往復必由此矣其曰杜南者周之岐山在今之鳳翔府亦曰周原亦曰杜陽山在岐山之陽九域志謂地屬杜陽地形險阻原田肥美有杜水南入渭大雅綿詩自土漆沮（土作杜）自漢右扶風有杜陽縣秦內史地今鳳翔府東至京兆府二百七十三里蝕中之名雖不可攷漢王往復必由駱谷子午可攷也子午道王莽傳可攷褒斜漕東南粟帛張湯子議河渠溝洫志可詳攷今偶讀興元志褒谷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完山架木以行張良送高祖至褒中曹操出斜谷軍遮要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入谷五里許阻山鑿之六丈路乃通號石門又云興元為巴蜀衿喉今之金州洋州均州房州皆漢中地文州鳳州又其藩籬曹操爭南鄭諸葛亮侵魏鍾會伐蜀蕭欽破魏師元英攻蕭懿渾瑊討朱泚高崇文征劉闢王建伐岐孟昶遣周女真逃歸陝服楊政出師武休皆於褒斜紹興以來自褒口而北設武休關東梓子關西石項原關而褒口有四路一由太白峽出谷口路差狹而頗平一過隔芽合水潭出斜谷路比太白峽稍闊一自長柳徑白雲松嶺出谷口唐孫樵所記新開文川古道恐以椿棄一出鳳州超散關師行多出於此取武休關隸褒城縣去府一百三十五里關外為鳳州自鳳翔府由大散關或隔芽潭或大白峽皆可至縣故立武休關以為險阻若大散關者在鳳州至府四百六十里即漢王及韓信出兵襲雍之地曹操擊張魯出此諸葛亮圍陳倉出此宇文泰伐梁武陵王紀出此唐明皇避祿山在此郭崇韜王全斌出此又有陰平橋頭屬今文州鄧艾自此鑿山通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超涪出劍閣西百里遂至綿竹此路今屬西蕃化外若子午谷（在長安鄠縣由洋州至興元七百六十里）蜀魏延請於諸葛

亮嘗欲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為此計危不如安從坦道平取隴右後乃有祁山箕谷之敗唐明皇驛致生荔枝自涪陵入達州由子午谷凡三驛紹興以來南北兵出入並不由此路若駱谷者在長安盩厔縣由洋州至興元五百三十里鍾會伐蜀分兵出斜谷亦出駱谷高崇文伐蜀出斜谷以李元奕出駱谷唐德宗自盩厔入駱谷僖宗避寇由鳳翔趍駱谷又有漢中之西城縣為今金州魏晉間之魏興郡至興元府五百里蕭何為漢漕蜀漢粟下漢水自今之金州至襄陽紹興初女真自商州入金州犯興元吳玠守饒風關力戰失利劉子羽棄漢中玠由興州河池饒出虜後清漢中之野虜遂由斜谷以遁又米倉山在南鄭縣南一百九里南連大巴山有路通蜀或云蕭何追韓信于此亦未可曉秦之都曰咸陽漢唐之都曰長安皆南向終南山其至漢中也有路不一具書于此以見漢王出入乃褒谷斜谷今鳳州鳳翔府陳倉路也

棧道

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于劍閣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乎此又云棧閣臨虛下臨磋呀層崖峭絕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徑深隍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illegible]也則蜀在秦之西南秦在蜀之東北尤更曉然[illegible][illegible]有扶風東皋門十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坡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自此閣路不一上下嶺谷中有臨汎閣南為河地汾陽王私田百畝餘里以息馬至萬歸所謂文川古道晉武平吳時所開出長柳店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劍門皆有棧閣之險惟今洋州子午谷南而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傷為險絕雖金人紹興後窺蜀亦不出乎子午谷也

漢王欲攻羽丞相蕭何諫乃止

漢王怨羽背約欲謀攻羽周勃絳灌樊噲皆勸之惟蕭何諫願大王工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高紀書丞相蕭何諫是時漢王未就國在霸上蕭何未為丞相蓋史追書也或問戲西鴻門范增勸項羽擊殺沛公項伯止之當是時沛公可殺乎曰不可也沛公入關有大功府庫珍寶婦女牛酒一無所取無罪有大功無罪而又有功當王關中之約羽於此時殺之天下諸侯亦得而圖羽之族矣范增之計未為得項伯之見未為失也或又問項羽背約絳灌樊噲勸漢王攻之蕭何止之當是時項王可攻乎曰未可也羽陽尊義帝未有弒逆之罪封九江王英布未有陰封衡山王吳芮未奪其地未有怨田榮陳餘雖太怨弱遠在齊趙羽也罪在於殺宋義然義亦驕矜[illegible]酒高會[illegible]而勝趙何

敚之承義固有以取羽之侮羽之罪又在於坑秦卒二十餘萬然當時聞見習以為常羽未出關東歸三秦及羽之實合從以距漢則以新造未就緒之漢攻罪名未著常與未離之强楚其不勝必矣絳灌樊噲或未之思而蕭何之所為得策也漢之入關張良謀居多然頗以詐蕭何先收圖籍勸且就國此二事皆非餘人所及養其民以致賢人天下事孰有先於此二者乎此一語又興漢之根本也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

項羽此策恐漢王不就國或有他謀以此防之也必有某將以統此衆而受之策然天下成敗之勢方如反掌將吏士大夫之心視其主之可否而為去就也此暴彼寛則羽之兵實所以為漢王之資耳甚哉項羽之愚而無識也燒秦宮室掠秦府庫虜秦婦女殺秦降王子嬰懷衣錦故鄉之陋見行義以沐猴之濫誅謂徙義帝於上游遷漢王於巴蜀四分天下己取其一餘十七王可以力控田榮與己有隙而不與之釋憾陳餘與張耳有隙而亦不與之解豐彭越故剽盜在梁而無以處其衆渙其群方且欲弑所尊之帝而奪所封諸侯之地如是而欲久長未之有也且羽既封諸侯之後罷戲下各就國不聞有一訓誥誓命之言周之封建皆有策書齊桓公葵丘之會盟以五禁而不歃血而羽咸無之謂宜建壇刑牲盟府封諸侯王為要約以楚實首事滅秦報天下讐尊楚懷王為天下諸侯戮力一心共奬王室平心和氣以沛公王關西而以己王關東地亦不必大廣當是時沛公魯公功最大為天下一作以征伐諸侯之不服者亦不必自為西楚霸王古所無者名不雅馴諸門方懸勇暴悍崛起乘時之徒處置彌縫亦宜緩容以仁恩有之以威武恐之以義理督教之則焉有不服者范增為羽腹心之臣曾不致思入慮而以一[illegible]行之薛一亦封諸侯以二萬人護漢王就國謂姑如此而可以無後患嗚呼亦愚而已矣

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illegible]

古兵出於農士出於鄉舉里選治天下不易之道也戰國諸侯破壞井田絕滅學校強暴之民武斷鄉閭游蕩之士聚擾天下然猶以民為兵[illegible]至於無復可調興師至二三百萬而起閭左之戍國遂以亡[illegible]子弟三千人從之為兵[illegible]豪民有才能戰者從之為將[illegible]井田學校所養所教之舊矣韓戰入關民之從為兵士之從為王侯君公及有官爵職守者皆天下皆可以招致[illegible]亦有募從之說也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言[illegible]人也[illegible]楚人今將之漢中下慕從之令不獨楚人如諸侯他國之人皆從入巴蜀漢中者則漢王之志大矣下而士卒上而官吏皆許應募以從行也然則後世募兵之制始此而秀民異才擇主而從之不復循鄉里之行以俟上之選舉則自戰國始矣募兵而衰弱不可用老不可[illegible]百餘萬以喪國有之論詩讀書無復常産撓佯於[illegible]仕否則老死窮閭而其放僻邪侈號為游士與夫流為覊[illegible]

蓋策術占相之等者上之人一切不問其所從來遠矣

張良辭歸韓

張良有滅秦之心傳浪沙之錐擊是也有興韓之心請項梁立韓王成是也而未嘗有仕漢之心度非沛公不足以滅秦而非盡用已之謀亦未足以必滅秦故屈已而從沛公其所謂太公兵法者疑不過老子之書定之學入關之策皆出於詐惟勸沛公還霸上為得計然亦理之當然者也因項伯解鴻門之急為奇恩於沛公然亦事之偶然者也沛公既王漢中送至褒谷辭良相韓勸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意當是時亦未嘗勸漢王以取天下俾之匿形藏影為還定三秦之計則有之矣迨夫項羽殺韓王成良既已無可事之主然後間行歸漢求所以帝劉滅項者始終為韓設讐而假手於漢耳於聲利之間泊若無情而其思慮之所發從容定計亦倏忽變化而不可測以至柔伏至剛以至不忍伏大忍在秦漢之間過諸人遠甚肆以顏曾思孟未也至近世乃有學顏曾思孟之學幾及之者而不用於世豈後人才果不及於古哉

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作史分紀傳自司馬遷始班固因之故一事而既書於紀又書於傳又書於其人別傳下如春秋為綱左傳為目之可觀也故司馬溫公用荀悅袁宏漢紀例為通鑑而朱文公又為通鑑綱目近世有謂溫公不當刪舊史文而文公又多有增損為非是曾不思史漢之體太涉重複鴻門事漢紀書之史記項籍紀書之而張良傳又書之樊噲傳又書之蓋不得已也如蕭何追韓信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史記高紀不書齋戒設壇場五字淮陰傳書之漢紀書此五字失韓信傳又書之則為贅也予謂古之遣將也舜咨禹征苗文王為西伯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采薇以遣戍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勞歸士儀禮軍禮亡未知設壇場拜大將始於何時師古注築土而高曰壇除地曰場當是非韓信于壇拜以受大將軍之命史記止書曰大將無軍字既拜命然後受將士部曲之賀禮於壇下除地為場所以容衆也其書曰已拜上坐者謂已拜命而謝漢王漢王賜之坐也信謂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固有以識其人品之不高王諸侯不平秦義帝江南所過無不殘滅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彊以威王邯欣翳秦父兄怨三人入骨髓又有以知項羽罪狀之無道東鄉爭權天下大高祖之心三秦可傳檄定壯高祖之氣然其斷項羽成敗未敢謂其必亡惟曰其強易弱此信之所以為人傑也歟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留丞相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初漢王欲討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獨蕭何諫有曰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此數語包括宇宙豈勃噲等所能到哉漢王就國以何為丞相何引韓信為大將軍漢王將相得人如此天下定矣今攷丞相大將軍及秦漢九卿以下官制于此

附商周相三公六卿攷

商高宗夢得傅說曰爰立作相孔傳於是立以為相未以為官名也惟說命總百官孔謂在冢宰之任此乃官名即成周六卿之長冢宰天官曰天官則地官春夏秋冬皆總之其名曰大宰則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皆總之其上有三孤三公周制三公無人則缺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為公即太師以太師行冢宰之事召公為保即太保以太保行大司徒之事無疑也左右非官名也成王顧命召公以太保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所謂畢公毛公必三公之師傅也周以冢宰為相首六卿三公三孤公侯伯兼五卿六卿出則為將此制如此此商周制也秦漢制取史記[illegible]及秦大事記後漢百官志通典列于後

附秦漢丞相太尉大將軍御史大夫攷

發古自秦始相國之貴莫重焉自秦始不常制如穰侯呂不韋為之其權固非他相比至於昌國君平君亦稱相君則獨重其名耳○左右丞相金印紫綬始於秦茂樗里疾終於馮去疾李斯秦大平常命兩相秦武王二年初置也左疾右茂而先書左至二世時先書右丞相去疾次書左丞相斯則尚右漢表書秦有左右而不分其班書高帝置一丞相即何也十一年更名相國亦秦制也亦蕭何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更名大司徒王莽之謬也彭城之敗以韓信為左丞相信班何下知古尚右後曹參亦拜假左丞相於軍與信

俱不柄國然惠帝時入為丞相表書相國傳亦稱為相國有兩長史秩二千石武帝初置司直○侍中者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其後為加官則其職浸重○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月令命太尉贊傑俊呂不韋時秦已有此官高帝時盧綰周勃為之後省武帝置大司馬大將軍有車騎大將軍驃騎大將軍而其先竇嬰常為大將軍後霍光亦為之○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金印青綬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制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

分權矣掌副丞相則是爲丞相之貳以分其權矣有兩丞一曰
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員
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更名大司空紫綬祿比丞相置長
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復爲御史大夫又復爲大司空更御
史中丞爲御史長史此漢之三公官也東漢事歸臺閣大司徒
等三公官無權而廢大司馬御史大夫之名唐御史臺有御史
大夫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或員爲之或帶銜非三公矣乃一
風憲之司也宋御史臺不除御史大夫中丞不常除有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僅除一員監察御史僅除二員掌彈劾百僚位卑
而責重蘇軾謂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而秦
檜韓侂胄史彌遠鄭清之丁大全賈似道柄國陰奉風旨糾治
所惡而國亡焉丁大全之先有田嗣榮王與芮宦臣董宋臣保
用者○高后初置太傅者再後省平帝初置太師太傅太保位
三公上與古官名同非古意也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
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戰國所謂大將軍上將軍本此武帝所謂
大將軍大司馬與丞相班又多置驃騎車騎樓船戈船下瀨伏
波因杅貳師將擊橫海浮沮等號以寵征伐之將不與焉
右秦三分官漢損益之侍中本丞相之屬將軍本太尉之屬
班史百官公表無侍中一列以列將軍爲一列下則九卿與
內史爲一列今書九卿于後

附秦漢九卿攷

九卿並二千石一內奉常掌宗廟有丞景帝更名太常王莽更
名秩宗太常掌王者旌旗王者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
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均官都水兩長丞五時
各一尉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博士秦官秦時多至七十人武
帝初置五經博士宣帝增至十二人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七篇高帝七年叔孫通初爲之○二曰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
門戶臣瓚曰掌郎中諸官故曰郎中令栝蒼鮑氏曰郎與廊同
按戰國策梧下先生見魏王趨出至郎中而反所謂郎門郎
之門也又按戰國策段產謂秦新城君曰今臣處郎中無能虛
君於王而不能使人無議臣於君然則秦昭王之時已有郎中
之名其職已親近矣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有大中
大夫中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諫大夫更名中大
夫爲光祿大夫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
皆無員多至千人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按戰國策荊軻逐秦王秦法諸郎
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又按滑稽傳優旃呼陛楯郎然
執戟行衛皆參制也韓信傳亦云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蓋光祿大夫即大中秩比二千石中大夫秩比千石諫大
夫秩比八百石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執戟
位卑祿微韓信所以恥之也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曹丞爲五
官中郎將蘇武以中郎將使匈使三將秩皆二千石所謂三署
五官署左右署也所謂三郎中郎侍郎郎中也索隱有中郎外
郎散郎之分蘇林謂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散郎也近世官制戾

古損益不明大中大夫光祿大夫以為宰執階官侍郎至微而
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六部侍郎用此名為執政官侍從官六部
二十四司初除皆曰某部郎官誥詞下始分郎中員外郎之異
以資深淺又分權行試守朝請朝散朝奉三大夫乃元豐之前
行郎中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乃元豐官制之後行郎中未作
郡人惟許除丞少監之類權某部郎官已作除郎為直而蔭
子則朝奉大夫以上許蔭一子將仕郎員外郎死然後得蔭又
有所謂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為宰士在二十四司之上左司二
員右司一員世之晚進小生白入仕迪功郎以至朝郎初未知
今之郎乃古之廊也又有小吏而妄呼為外郎者南渡前開封
富人皆稱員外古之員外直猶近人之忝差其稱謂之紊久矣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有僕射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
置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平帝更名虎賁郎置虎賁中郎將羽
林掌送從武帝初置次期門又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養
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五兵曰羽林孤兒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
騎都尉監之皆屬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光祿勲是年更
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以貳之云○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
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
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乃班固書僕射之官不止郎中令之屬
有之○三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更名中大夫
令後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衛士旅賁三令丞長樂建章甘
泉衛尉不常置○四曰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

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軨騎馬駿馬四令丞趙高以
中車府令是其屬也宦者為之加中字趙高初為中車府令二
世立為郎中令殺二相一御史大夫代為丞相三除甚美三族
二人亦不貸也宦者亡人之國先亡其族莫此為甚太僕屬官
他不書○五曰廷尉秦官掌刑辟九卿之班其列在五而李斯
為此官專議帝號乃斯為首何也東萊謂秦以獄為重李斯又
方任事所以九卿為議者之首也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封尉為
廷尉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哀帝復為大理王莽改曰
作士書伯禹作司空皐陶作士契作司徒王莽乃以作士名理
官其蠢如此○六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
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有丞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如淳註

別火治改火之事武帝初置別火又更大行令王莽改曰典樂
○七曰宗正秦官掌親屬東萊大事記高帝七年書置宗正官
以序九族高帝表無其人帝紀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表高后二年始見除劉郢客為之當是史
失初姓名○八曰治粟內史秦官治穀帛景帝更名大農令武
帝更名大司農有兩丞有大倉平準均輸都內籍田五令丞斡
官鐵市兩長丞如淳註斡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又郡國諸
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武帝嘗置搜粟都尉韓信以
治粟都尉亡表無此官後又見桑弘羊為治粟都尉王莽改為
羲和又納言○九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東萊為
治粟內史所以穀貨供軍國之用少府名曰禁錢以給天子私

自別為藏少者小也屬官最多有六丞當皆稱少府丞而尚書侍郎以下十二官令丞屬焉而尚書之名後世以為王之一省六部從官之長東萊又謂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其後遂以為官置令丞屬焉然漢之尚書令尚書丞微官耳少府之屬吏也後世尚書令尚書左右丞六部尚書乃宰相侍從也又胞人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而下內省官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而中書令中書丞亦少府之微官而後世中書令為一品之極郭子儀書二十四考至有奪我鳳凰池之恨前代小官後世用以為大官世故之變豈有極哉表書小官吏因革不一不足書王莽改曰共工

附少府禁錢及近世鑄錢說

少府禁錢者舉天下山澤之利以為人主私藏而私用之也前朝置內藏庫始於神廟欲積以為取燕之用遂有北狩南渡之禍杭都亦制內藏庫他且勿論以楮幣與銅錢並行自孝廟年始（朝野雜記可攷）饒州置江淮都大杭冶司鑄錢歲額十五萬貫每一錢以年號鑄四字舊制也乾道錢淳熙錢行用民間有之寧廟即位在宥三十年理廟四十一年度廟十年德祐一年勿問總計八十一年新銅錢並入內藏庫未嘗行用慶元至咸淳幾易年號民間無此新銅錢一文盡在內帑計銅錢一千二百萬貫並納入內藏庫不用而造會子一貫為七百七十足有楮無銅錢則銅貴而楮賤且不揣其本但責有司稱提會價會價愈落錢價愈昂每一損會以一新楮易兩舊楮後以十八界新楮一貫易七十界五貫前後配責殺笞不知幾矣而會價終不可登無銅錢也賈似道創行關子以一准十八界之三廢七十界一旦國亡一千二百萬貫有奇銅錢及祖宗之藏與夫建康行宮之藏何啻千萬並為棄物此皆當國者之不明造楮幣者無窮斂內銅錢則不出而責民間以空無之物豈惟民之不幸乃國脉之不幸也今日盡廢銅錢單行楮幣誰實為之作俑歟

漢王還定三秦　圍廢丘　塞王欣翟王翳降

漢元年夏四月就國五月引兵從故道襲雍雍王邯逆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雍王降而遣諸將畧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

降漢章邯善用兵然不能當漢王與項羽始則為沛公項羽大破於東阿一敗也次則秦三年十二月項羽大破邯於鉅鹿下二敗也邯軍棘原羽軍漳南又進軍兩破之四敗也邯降羽以黥布蒲將軍夜擊坑秦降軍二十餘萬人計邯之四敗失十餘萬人併此計失三十餘萬人邯殺之也殺秦子弟三十餘萬家之父兄怨邯入骨髓而欲享雍王之封可乎愚亦甚矣項羽不稟請楚懷王擅封邯雍王羽自王之漸也就國未及一月邯迎擊漢王又兩大敗計邯六敗矣當是之時秦子弟豈肯為邯致死以失人心之雍王敵得人心之漢王而漢又有大將軍韓信任兵事宜邯之狼狽而被圍於廢丘也孤城將終拔於漢是以塞翟皆降

田榮殺膠東王巿　彭越殺濟北王田安　臧荼殺
遼東王韓廣　齊王田都為田榮所擊走降漢

四月諸侯各就國五月漢王還定三秦六月此四王不能有國田榮自立為齊王臧荼并遼為燕王彭越附田榮田都走降漢三秦為漢有十八王而兩月之間失其七項羽之勢孤矣韓信謂羽其強易弱能備言其罪狀人心畔之則天命去之湯武之事以德行仁漢王之事以力假仁項羽之事一切不仁得失可以觀矣

項羽殺韓王成

韓王成之立也張良說項梁立之韓以良為韓司徒此周制天子之三卿也戰國時猶有此制故梁就用良相韓除此官韓王成不能全有韓國與梁略地得數城秦復取之為漢留守陽翟項羽以良為漢王謀臣而成又無功故不遣成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良之歸漢歸韓也未知羽之誅韓王也羽此一舉心量不弘憾一張良而殺無罪之韓王成章邯擊殺羽之季父項梁且羽君也此不共戴天之讎而忘讎棄報王章邯以雍王義理不明私欲是恣豈帝王之所為乎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徒以報區區之私恩不察鄭昌之小才豈足以當得人得天之漢皆失之矣

張良遺項羽書漢欲得關中不敢復東

張良初勸漢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意以伏匿其形為漢王三秦之計也良至韓以韓相司徒狥地雖忠於漢王而未嘗受漢官爵其志欲復韓社稷無忝為三世相韓之子孫耳項羽以張良從漢之故殺韓王成良於是無主不容不歸漢其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語大同小異此又伏匿其形為漢王取天下計也還定三秦取天下蕭何韓信之謀亢欲承當以為一事張良始者姑為韓定二秦之謀韓亡無所歸而歸漢然後為漢王定取天下之謀蕭何見事老成老吏也張良素富貴者也輕視富貴無利心佳子弟也故皆卒以全韓信亦奇士也起於貧賤貪富貴是利心重故卒以底要之漢取天下三人傑之力居多漢二年十月張良間行歸漢始受漢爵封成信侯從擊楚彭城

項羽弒義帝

漢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史記項羽紀陰令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有此不同顏師古辨史記黥布傳四年陰令九江王子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與漢書項羽英布傳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史文小異師古辨而通之是也然則羽而為臣使義以起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陽尊所立徙而徙之辭遷徙而弒之可乎韓信切拜大將數項羽罪狀謂其逐義帝江南而已未知其弒也羽至此於是天絕之人怒之其罪不可赦矣殺降弒君可容足於天下乎三老董公老窮寒士傍觀竊笑舉此罪以告漢祖三軍縞素羽猶少延數年幸也

張耳走降漢　陳餘王　張耳代王歇王趙

餘初號為刎頸交而其交不終大率可發一笑兩人為陳涉說河北而勸武臣背陳自王有道之士所不為也項羽之自王法此者也又餘怨陳涉不以為將軍以為校尉其背指念背不已浚乎武臣之王也用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在劉項未王之先漢王之王用蕭何為丞相韓信為大將軍項王則以范增諸且也布衣之士驟得將相所謂將相和調則士豫服章邯之圍鉅鹿餘不在城餘擁數萬衆不以全軍往救而以五千人當秦軍畏懦無謀為自全計餘之罪章而鬭解鬭爭不已餘棄印綬如廁耳即取之自此交絕耳之罪餘不從入關項羽封之侯耳從入關項羽分趙王歇之地王耳當此亦何足以深較如夷齊者肯如此否餘何必大怒耳之罪餘假兵甲襲耳耳敗降漢然自此不可解矣趙王歇得趙故全壞以代王餘餘當相歇不當分王餘之罪以善用兵之韓信來伐佐以絕交積怨之耳乃不用廣武君李左車之計嘗試一戰餘斬首泜水上非不幸也耳故得以王壽終幸哉戰國以來士不知學遂不知道縱橫馳說豪俠武斷變詐反覆苟且富貴無以循天理知天命退縮遜讓以終天年傷哉耳餘之為交也四皓兩生豈非天地之間氣歟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此漢王出關所拔第一國也先是去年九月遣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羽發兵陽夏距之不得前紀書申陽降但云漢王如陝鎮撫關中父老不言用兵殆亦如塞王翟王降之望風畏服也

漢中發兵未下雖得雍地都櫟陽未皆郡之惟有故巴蜀漢中三郡耳至此置河南郡為郡者四

韓王鄭昌降

二年十月以韓太尉韓信擊韓故史記恐是韓信韓王鄭昌降漢史書昌降史記書韓王昌不聽韓信擊破之此一月而降兩王尋又虜魏王豹殷王卬凡四王併三秦記之拔七王國皆韓信之功神兵也不私其地就以王韓太尉信此淮陰侯所謂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也

歸都櫟陽

二年十一月歸都櫟陽按秦孝公元年城櫟陽注徙都之今之萬年縣是也十二年作咸陽冀闕徙都之項羽封司馬欣塞為王都櫟陽以欣降故櫟陽城完咸陽則項羽焚之矣此其所以都櫟歟出關一月之間拔兩國即歸櫟陽為章邯未下也

諸將略地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二年十一月也使諸將略地隴西為一句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為一句蓋二事也史記帝紀無上一句不獨關中隴西關外河南亦然也春正月諸將略北地虜雍王章周此章邯弟弟守北地郡而周已拔郡猶未也五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今同州朝邑關中之西魏王豹降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與舊有郡五而河東未置郡東萊大事記書此郡時本有六月廢丘降章邯自殺置隴西河上渭南北地上郡班史書此五郡史記多北地郡與舊有郡凡十一彭城敗之後秋八月韓信

[illegible]置河東大原上黨郡與舊有郡凡十四此漢王[illegible]置郡次第也

繕治河上塞　二年十一月

史記秦始皇紀北據河為塞並陰山注河西有陰山時至遼東蒙恬傳秦已并天下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予謂塞垣即長城也晁錯傳言治塞亦云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然則山豈足恃恐是扼險據守胡騎充隙魚貫而入即易擊耳故漢書謂匈奴穿而入也是必平險阻使坦夷然後為騎齊進長驅則難御故有塞猶足助隄防之萬一雖然三代封建則侯國各自為守而有餘後世郡縣分守為力寡少雖有塞可恃而不足必也重兵如蒙恬而後可與之繕河上塞乃大河西北界匈奴處也予竊謂有齊桓公則北伐山戎孔子有微管仲之嘆文武成康穆宣有伐北征所向皆可不幸而幽王當之則不免於驪山之難顧中國本根如何耳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之謂園田謂耕作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朱文公註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然予攷之周官不見天子諸侯之苑囿園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山虞萊山野澤虞萊澤野六鄉六遂二百里內皆井田溝洫畎澮非獵車之所可馳騁亦非小禽獸之所能踰越必有高原而枯下澤而涸秋冬之獵可騁也春夏則草木茂盛禽獸乳字其獵必不大甚且其所謂艾蘭以為防以旌為左右和門有槷有表設為射禽之場然後馳驅禽入焉則防外之驅獸者鄉遂之萬民也天子之軍也必披山扶澤禽獸始出禽獸出則驅入於蘭艾之防內則天子發諸侯發大夫發古無騎以馬駕車馳逐而射者在車上有御有右如軍禮有射左膘達於右腢之上殺有射左膘達於右髀之中殺有射左膘達於右骼之下殺則又傷面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田不得禽而射中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上殺而中心死速者為乾豆乾之以獻宗廟之豆次殺遠心而死緩者為賓客之豆中腸胃汙泡而死死緩者以充君庖而又所取不過三十於以習武又以尚德又以見君之不貪夫以興軍動民如是之勞而終之以薦其必有意也已是皆出於山原藪澤幽遠曠僻之地尋常所不採不虞之地蕃息自然之禽

獸以供人主一年而四獵人主既獵而後百姓得獵恐非養禽獸於苑以待獵也後世常令野人捕取禽獸置之所築之苑囿以待獵遂有文王之囿之説予竊疑捕得生物置之苑中而豢以食之則必虎豹啖鹿豕大吞小强噬弱故又築垣以圍之歟如此則亦不勝其煩矣秦得志後大苑囿濶揺毛齒蹄角之物以待田獵大於齊宣王之囿不待言論囿池則如後世蒔果栽蔬種花畜魚鱉之類漢王一切弛之許民田耕亦得民心之一端也

附漢武苑囿遊獵攷

予讀司馬遷見平準書所記諸官各置農官郡有因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嘆曰是乃以人養獸一則供人主之田獵二則供人主之玩好三則供人主之庖廚也恐文王之囿不如此讀漢書徐樂傳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言已有斑至謂能銷未然之患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而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遊宴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絶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又嘆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人主御下有道則色荒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不妨極天下之樂可乎徐樂借縱横之説立論以後漢武之心可誅也又讀司馬相如子虚賦語苑囿車騎游獵之事楚有雲夢之田齊有青丘之田天子有上林之田獵有小大之不同而侈心則一予於是又嘆曰漢武所以喜相如此賦者猶異日見文人之賦而悦之齊之獵不如楚之獵楚之獵不如天子上林之獵賦所式不足以為漢武之徵擢張大三獵適足以啟漢武之侈溢相如雖文稍富其心術亦務為迎合上意從史孟甚諷諫歟然人品不足齒也又讀東方朔傳書武帝建元三年始出微行市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與常侍武騎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於鄠杜令諸騎欲鞭撃令令大怒呵止獵者示以乘輿物乃得去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右内史發小民供侍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宜春以西提封頃畝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償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悦東方朔在傍進三不可之諫其辭甚衰此不備言然武帝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壽王乎於是三嘆曰取膏腴之地成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狼虎之墟壊人塚墓廢人室廬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騁東西馳騖南北又有大溝大渠一日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東方朔此諫如繪畫獵場之所以然足見車騎出沒禽獸走奔之狀倉卒之間辭理俱到武帝忽而不用何哉東方朔之言以諷而實正司馬相如之賦若諷而實諛諫從正屏世主之常態也古今苑囿之盛無如秦皇無如漢武漢武猶有悔心中外多得賢才以故秦亡而漢雖耗不亡云

附羅氏致鹿與女攷

問曰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色對禽言何也曰禮郊特牲
篇之蜡之祭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屬焉草
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焉詩云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饟伊黍其笠伊糾皆野人之服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此以色荒禽荒並為諸
侯之戒其後未遠矣正義曰客謂貢鳥獸之使羅氏先受貢畢
使者臨去又以鹿皮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令使者
以告戒其君不得好田獵近女色使國亡也亡鹿是田獵所得
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
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不予謂此禮他經並無所見雖
有此禮亦亡秦漢唐宋並未嘗用切疑十二月之社蜡以田獵
鳥獸貢之王千里之外之侯恐難卒致如承平之天子不曾用
兵伐取亡國之女焉得宮中有如是之女正義謂以鹿女示使
者恐是臆度不當有女如是之多以啓諸侯也然以田獵女色
亡國則比比皆然因田獵以選車徒則有車攻吉日之詩以美
宣王還之詩盧令令之詩則刺二君矣周南召南之二風述妃
夫人之德發風則無非女色取亂亡者矣故每以女色對田獵
也而田之禮唐人尚行之宋興以來前九廟未嘗有苑囿田獵
之舉惟徽廟花石綱艮嶽有苑囿之失然演武微行亦未嘗御
鞍馬伐狐兔不過部七李師狄邪之遊遂至北狩不返嗚呼羅
氏之戒有以哉自過江後馬少無肉代以轎南人不識田獵惟
裹軍閱打圍惟北方特盛南渡六朝高孝並無苑囿田獵之好
光廟不久寧廟恭儉而權移大臣理廟未嘗跨馬度廟多病畢
世僻處一隅國勢小弱豈有秦漢苑囿田獵萬分之一國祚所
以終者天數也秦檜誤其始賈似道敗其終非有田獵女色之
禍也予嘗謂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漢七制唐三
宗當以宋太祖仁宗孝宗為宋三宗共漢唐十賢主表而出之
惜乎宋史未有修者後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

古今攷卷之十終

古今攷卷之十一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一年春正月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注九畿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而封之注壝謂壇及埒也畿上有封若今畔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其社稷之壝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此所謂天子之社稷也諸侯之社稷也又有所謂都鄙之社稷也周以朝廷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為官府以天下五等諸侯為邦國六鄉六遂三百里之外為都鄙三言六字盡天下之形勢而制度立矣此以上王畿侯邦都鄙社稷之分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社與稷乃土穀之神而以人鬼之勾龍佾食社稷焉又稷之名義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近人營國左祖右社此宗廟居左社稷居右之分也子路使子羔以為費宰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費者魯季氏之邑子路為季氏宰而用不讀書之子羔宰此邑然因是可推春秋之時雖小邑亦必有社稷也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受封之社其一為民祈報之社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鄭氏曰群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鄭玄釋大夫與民共立百家之社以漢里社方之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此社稷廣狹之制與夫土之五色也左傳有口書社千家齊侯致千社於魯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此乃社預所謂二十五家為一社也周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則有二千五百家之社下至於四閭為族族師中士一百家亦當有社但未知壝壇云何若無籍田則民共供粢盛物牲六鄉之外六遂亦然此鄉遂之社稷也即又在都鄙之內者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秦書也秦民得立社稷可攷也已先儒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書有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之文則民許立社稷不始於秦也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而縣大率方百里略宜有社稷矣或者十五之鄉許民自立社稷也秦之民之社稷其制未詳以鄭玄所見之民社注禮之民社百家一社可推而知也秦尚黑漢尚赤令民除秦立漢革故易新所謂變置社稷是也秦於古制無往不廢惟許民立社稷有古意然未聞左宗廟右社稷如先王之禮焉漢祖脩豐枌榆社即秦許民立社稷之社稷歟

廣社稷攷附社稷名義　大社　王社　國社　侯社

置社　州社　民社

郊特牲正義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又曰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王制曰祭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稷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云為鄭學者馬服之等通之云云肅又難鄭云云為鄭學者通之云云如此者往返凡六此不備書回謂鄭義為勝王右社稷左宗廟不應以兩人鬼為壇於宗廟之西

中門之內社為五土之神以人鬼句龍平水土之有功者配焉稷為五穀之神以人鬼后稷有功於稼穡者配焉無可疑者載芟春祈良耜秋報軍行載社主所謂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王大封先告后土天地大災類社稷（禱祠禮輕類者依正禮而為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莅戮于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於社稷者如此恐非一人鬼句龍之所敢當也凡言社必有稷有互文有舉對文舉其一也陳祥道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

其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祥道此論當矣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謂王封者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授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所謂諸侯受茅土之封是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包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立社此諸侯之國社也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予謂漢武封三王策有建爾青社之言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各有二社而又各有勝國

之社則各有三社也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祭其先於家則無左廟與右社對矣與民同社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此州長二千五百家之社然則一萬二千五百人為鄉有社五百家為黨正下大夫一人當有社一百家為族族上士一人當有社六遂亦然如二百里外都鄙之社則屬鄉大夫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在焉於采邑食邑建家立先廟而社則與都鄙井田之民共之社里單出社田畢作社丘乘共粢盛說者以為都鄙之社則鄉遂士大夫之社可知也月令仲春命民社則今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當有鄉社方百里為縣當有縣社漢高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民間所立之社稷而天子之社稷與宗廟則皆不能做古制而

仁大社大稷壇在觀橋東北咸淳臨安志云自建炎至紹興祀有司但奉行祀典而壇壝未建禮器未備紹興十二年臣僚建請禮官討論始詔臨安府於城內擇地依制度建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典視城隍祇壇之北有靈池遇旱不涸不書牲幣俎豆之制說者謂九重親署祝板名遣從官攝祭既不能如古天子親祭社又一切古制皆廢久矣予每見州縣社壇稷壇以石為主外有風師雨師二壇春二月秋八月以戊日為社日州縣太守知縣率屬以祭用豕為牲苟簡不敬而民間鄉村有社無壇有屋謂之社屋二社所祀謂之社公承平時父老村民釀酒為社攤呼歌舞城市坊巷亦各有社有祀有分胙之飲而百戲之社祠神之社無不有社火之名非古之所謂社

也俗諺謂一年三度醉兩社一重陽猶見百姓重社之意然古制之浸久矣社公二字亦有所本郊特牲正義謂王肅之學者謂社為人鬼句龍非地神許君謹按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回謂天子親祀社稷三獻服絺冕三章豈有天子而反拜上公者乎王肅之徒其說不通

附社稷祭位攷

正義曰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為群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社在籍田之中也其古國之社穀梁謂古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此郊特牲正義全文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國語王籍則司農除壇農正陳籍禮祭先農未聞有社壇在籍田之中當是在大社之西二壇北向壇北東西三陛社壇當在西稷壇當在東一說稷壇在社壇西其方五丈並壇共五天子祭之被絺冕立於北向而南向三獻者一獻埋血薦腥二獻薦腥生肉三獻薦爓沈肉於湯半熟此次祀也小祀則薦熟而已其主用石其牲大牢其角尺黝色亦當有粢盛其樽用鬯人之大罍當有酒醴樂用大簇應鐘舞帗舞鼓靈鼓或謂兩圭有邸以為北郊方澤祭地不敢主以為祭社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

如此則祭社稷亦有尸有樽則有祼社主陰故在中門之右社向陰故壇北面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而受風雨霜露風雨[illegible]撤以成故春祈而秋報祭用甲日祈報之外有孟冬大割牲為三常祀有天地大災之類祭有大故天災之弭祀君出征則宜于社宮成而釁則小千掌珥于社稷注作衈此天子之祭也諸侯五廟而社稷半之牲用少牢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近制州縣惟用豕民社用豕郊特牲丘乘供粢盛此都鄙之社稷或謂天子諸侯有籍田以供粢盛大夫以下無籍則資於民牲體亦民共之鄉遂其亦然歟召公作新邑于洛社牛一羊一豕一注社稷共牢則知社神稷神社配稷配四位共三牲三獻嗚呼自秦漢以來無天子諸侯左廟右社之制矣惟州縣社稷有壇氏

社無壇而有屋此亦徒述陳言而已何益哉

附勝國之社攷

商書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氏傳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故革命創制改朔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夏社篇今亡按變置社稷之說始此社神稷神不可變也所可變者其壇壝之地之色之木與夫神之配也湯後變社而配稷相承至今孟子有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文公注謂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此一節當細味之下文注謂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曰謂此人君愛民而民傷水旱則其咎不得不歸於神謂神不能福民故變易壇壝然土穀之神可廢乎此必三代時有如此者若夫變易諸侯之說或問以為得不啟後世篡弑之端文公自答之語不敢大明但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臣敢為之說曰臣不敢廢君萬古之定分也無道之君桀遇湯紂遇武王并夏殷之社稷而亡之使夏殷有國老大臣果能變置賢君則夏殷之社稷豈不存乎此一說也三代之道必有諸侯不道天子廢之而改立賢君存其社稷此一說也春秋戰國以臣廢棄者不一人乃有強臣悖逆不可借孟子之說為據此一說也伊尹廢太甲而後復之霍光廢昌邑王而立宣帝不然則二朝社稷豈不危然皆權道非伊霍不可行此一說也然則為君者而知此亦可懼矣凡為君而無道秦雖至強數匹夫奮起民伍而變置之可畏哉如是則民為貴可知已安必慮危存必慮亡此周人所以於勝殷之後立社於宗廟社稷之間以為廟屏屋其上柴其下塞其東西南之三壁僅通一牖北向使人主朝夕對之以為儆戒曰亳社殷嘗都亳故也曰亡國之社曰勝國之社稷則為尸言社則必有稷人主以時祭之則豈不負幹榛悖拜跪起伏之間惻然內恐而曰吾或一有不謹而亡吾國乎此必周公武王之制也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陰訟於此屋下聽之不露也烏嘑善社而宋災魯間于兩社輔公室魯宋有此社則諸侯皆有之可知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

者得之惡者失之韓詩外傳云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挹殳攷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西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此亳社之意也烏呼後世此禮亡矣

附行軍之社攷

書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軍社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宜於社設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武王觀兵孟津

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告天皇上帝此就於商社告天未知商社禮在何所然則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虛談也夫

附社木社主攷

社所宜木郊特牲正義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偽尚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植於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戰人於社之說以為使民戰栗非也鄭玄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疑辭也故今之社壇有石主自漢以來則然矣稽之古師行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左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乎唐神龍中韋叔夏議立社主引呂氏春秋及鄭義用石或撿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韓詩外傳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埋其半土中蓋石地類也如此則出師擁社壇五尺之石以入車陳侯所擁恐一夫不能勝先儒或以為不過尺二寸則大短同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者或就以供主用也宋大丘之社亡祭祀國之重典而守視不謹為人竊取而去或石或木未可知也周制民居皆樹木不樹者無鄉樹其木即用其木未有徙植之而無用者也後之學者思之宋有桒社漢祖封有枌榆社亦本所風耳

附國人畢作攷

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此章鄭玄以為都鄙井田之民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或謂之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井田與鄉遂不同彙者出長轂一乘故曰丘乘單出里者五家為里合里之家畢盡出祭祀於都鄙正義誤都鄙字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國中之人豈得盡往鄉唯社丘乘共粢盛也丘乘都鄙井田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籍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予謂鄭氏因丘乘二字三句皆解作都鄙今合分作三說凡祭社則里民盡出五鄉為里六遂所云舉里而言通謂鄉遂都鄙之民也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祀此謂社田雖蒐於野國中之人必有所分井田在鄉遂矣卒盡起舉家皆往也大夫以下無籍田舉丘乘而言則供粢盛者不必都鄙之井田鄉遂之大夫社鄉遂之井田之民一家一民往祭社牲酒粢盛之外一日之間豈不各一再飯乎故出來民共之也蒐苗獮狩四時之田不同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享烝祭社占之則餘三時之獵國人亦畢作也然周禮之書未可盡信實雖可考周之君臣未必盡用乎故而書於此亦皆虛文古禮之廢也久矣

附王府市社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
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禮禮者言市中之社
先后所立社也鄭玄謂陰禮者婦人祭禮正義條攷此禮他無所見
惟周禮有之前朝後市王宮之北王后主市古亦難攷又有先
后所立之社不知為誰豈亦立社稷而以婦人往祭歟於古不
見此禮後世未嘗有之

附郊社之辨攷

朱文公答我問社尊註疏問小胡氏以社為祭地祇之禮然乎
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
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
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
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
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同謂此言有理劉歆之
書謂圜丘祭天方澤祭地所謂方澤之說書無之詩無之史記
周紀自后稷至赧王亡並不一言及之惟周禮有此後世者胡
氏指徽廟也夏至方澤祭地豈可衣大裘扎

附社即祭地攷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
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以上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

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上地祇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春夏秋冬享先王以上人鬼此胡氏所謂
別無地祇之位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此胡氏所謂別無祭社之說
也然則社即地祇而地祇即社也獨鄭玄於大司樂地上圜丘
澤中方丘注以天神為北辰地祇為崑崙人鬼為后稷又且謬
妄謂此三者皆禘祭殊繆已甚且天之為天昊天上帝耳謂之
北辰耀魄寶非也地之為地祭社則地也謂之崑崙非也神州
亦非也玄既引崑崙為地神又引大社在東井輿鬼之外為地
神何其自戾歟所謂先王亦不止后稷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七廟何其說之偏執經世圖云巡狩祭望無祭地之文大會同
大師旅皆立軍社而後行古之祭社通於祭地周禮之稱地有
五曰地祇曰上祇曰大祇曰后祇曰社名雖不同皆祭地也何
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同謂漢儒習見秦祭四帝漢高增一
為五帝故劉歆注周禮有五帝之文而孔安國注書肆類于上
帝亦云五帝昊天上帝一而已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皆當黜
之澤中方丘神州崑崙之說亦皆當黜之私竊揣量天子有立
社其祭社與稷祈報農事則於社壇稷壇配以句龍后稷祭之
別有所謂大社者或於此祭地軍行載主軍勝獻凱皆於是乎
弟舍句龍之外又當以何神為配且姑存疑

附鄭玄不辨地社攷附攷天與上帝五帝

社五土之神配以句龍稷五穀之神配以柱後改配以棄鄭玄

此說爲王肅賈逵之學者謂祀句龍棄二人鬼耳崔靈恩杜佑
通典並以鄭義爲長然無如康成自他有舛誤者既不離社之
爲祭即是祭地又於天帝之分多端穿鑿無非惑於讖緯不可
不力排之也
大宗伯天神地示之鬼無地示之位其曰以血祭祭社稷及貍
沈疈辜鄭注謂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味此則康成
似亦知社之爲地又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赤璋白
琥玄璜禮四方鄭注謂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也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崑崙者也此泥於圜丘方澤冬至夏至
之說天神謂之北極名之曰耀魄寶非是地神謂之崑崙亦非
是其四方注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
南方以立夏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白精
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
食焉此乃呂不韋月令之文於秦亦不曾施用鄭注以爲周制
今又引之以注周禮可乎
月令春太皞句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皞宓羲氏句芒
少皞氏子爲木官立春之日迎春東郊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
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回謂此豈殷禮
乃呂不韋所集秦禮而不行者也所謂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以
爲大寢東堂北偏青旂青衣倉玉食麥與羊注以爲皆所取於
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似謂呂不韋取殷時之制凡鄭所不
能通者皆指以爲殷商○立夏迎赤熛怒南郊炎帝祝融赤精
之君火官之臣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黃帝
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然獨未見注黃
精天帝之名○立秋祭白招拒於西郊少皞蓐收白帝之君金
官之臣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立冬祭
黑帝叶光紀於北郊顓頊玄冥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
氏子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此知五天帝五人帝
五人臣始見于此他皆無所可據秦之四帝漢之五帝皆非周
以前制漢儒附會爲說三公九卿鄭不止知非其所自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五祀
門戶中霤竈行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大割大殺牲割之臘謂
以田獵所得禽祭獨不注公社二字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
二月之祭先儒謂蜡亦臘也周之十二月建亥而蜡秦孟冬而
臘亦建亥之月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者神農也伊耆氏也司
嗇未審何人然而不知祈年于天宗其處所爲在大割祠于公
社必是社壇稷壇天子之蜡曰大蜡侯亦曰蜡而不言大則王
之公卿大夫鄉遂都邑之民在遠郊之外亦必有蜡臘先祖五
祀之祭此祭三不同康成混而一之更不分曉
月令仲春命民社鄭注祭后土也使民祀焉祈農祭也祀社日
用甲鄭注似亦知社之爲后土社即地也回謂不言稷舉其一
也

月令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之饗又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此兩文皆以皇天上帝與社稷對
言即知社之為地呂不韋作此書欲秦并天下而行之猶畧知
古意地即是社康成此亦不注時或一見社為后土終惑於劉
歆方丘之說讖緯神州崑崙之說
鼓人以雷鼓神祀以靈鼓社祭鄭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
神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康成此注似又知地祇之為社
大司樂鄭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示所祭於北郊謂
神州之神及社稷先妣姜嫄生后稷周之先母先祖謂先王先
公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九變

人鬼可得而禮則此注全與前注戾其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
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
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
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
配之同斷之曰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周以后稷為太祖以帝嚳為祖之所自出禘宗廟之祭也祭帝
西而東嚮位於右配祭於左亦東嚮而毀廟之主與七廟之主
皆南為昭而北為穆而祭焉天子之盛禮也康成謂祭天圜丘
以嚳配之非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此斷斷不可易之明證周家何嘗以嚳配圜丘乎祭於郊

丘故言天祭於明堂乃廟也故言上帝以稱天之神漢儒襲秦
漢之繆謂明堂上帝於昊天上帝之外復有五帝誣也康成於
大司樂一章之內天神為二說地示為二說人鬼為二說陋矣
凡五帝云者於詩書不見有五帝之說孔安國見漢祀五帝遂
注舜典凡漢儒之言五帝皆非也地祇即是社其言崑崙與神
州北郊非也人鬼即禘祭祫祭七廟之祭祖所自出也祖也先
王先公已毀之主未毀之廟皆是也禘非郊也非圜丘也而祭
地於澤中之方丘鎬京洛都皆未之聞也關西洛陽雖夏不大
熱豈可使人主於夏至服大裘乎誣也
康成注禘禮數處不同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
周頌雝禘則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注商頌大禘則

云郊祭天也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
夏殷之時祭名其隨文主義先後反覆如此
周禮大宰祀五帝掌誓戒此五帝之名始見鄭注云祀五帝謂
四郊及明堂掌次王大旅上帝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祀五
帝張大次小次注祀五帝於四郊引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不注充人祀五帝不注大宗祀昊天上
帝注引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
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祀五帝亦曰實柴之禮鄭司農謂實柴
柴上或為實柴此禮祀天神也而下文血祭社稷無地示之位
知社即地也此血祭中有五祀自古以為門戶中霤竈行井也
五祀引鄭司農之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中宮曰五祀者謂其

有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即月令所謂重該脩熙黎五人臣脩熙共主水黎重主火后也亦恐不然既是祀五帝亦實柴即天神也豈可瘞於血祭地示之列又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崑崙先兆血祭迎四方百物以為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迎四方以為蒼赤白黑四精之帝又郊少欠中央黃帝殊不可曉又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五帝也主大封則先告后土此亦告社而已其注則曰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亦不可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塋域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協光紀五人帝食焉黃帝亦於南郊至此方見五天帝之各有名下文肆類之說二鄭不同肆師凡師甸暗用牲于社宗類造上帝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引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此之上帝無五帝之分此之社即地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鄭司農謂上帝玄天玄謂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康成必以帝為五帝為北郊疑祭社無玉可謂王者祭社稷焉得無玉旅四望尚用兩圭有邸之玉況后土之社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次言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次言祭社稷五祀[illegible]習見泰祭四時四

帝漢高增一時一帝故著成此書康成不法天帝社稷之分然此六冕六服別無祭地示之冕服則社之為地夫復何說昊天上帝之下文又曰五帝恐尚可疑若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禮天神地示人鬼謂之為神北辰崑崙后稷之說前已闢其不然矣大祝掌六祝六祈其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鄭司農謂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是皆以冢土為社上帝為天天有星辰日月地有山川則天地之發見者也亦在所祭之亞何必五帝何必北郊而一其天二其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注神號若曰皇天上帝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又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乎社造乎祖設軍社類上帝及軍歸獻于社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此之祀稷禱祠先言土神而禱祠則類造在其中言宜社造祖類上帝社即是地祖即廟之人鬼上帝即天類則隨地可以實柴升煙不必南郊社之為地亦何必北郊大會同言宜于社建邦國言先告后土又以知后土與社之為互文皆言地也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二見五帝皆不注凡此五帝之說獨周禮有之易詩書孔子之所定無五帝之文禮記漢儒所為無五帝之文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文公解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天之外又立為五帝之說社之外又立為北郊之說自漢以來發

惑學者回敢以是關劉歆之偽書鄭玄之緯學者夾天地帝之辨宗廟之禮又當於本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山川條內區分而詳攷之

附東萊大丘社亡攷

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宋太丘社亡東萊大事記解題曰古者五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爲社故哀公問社而宰我對以松栢栗周之櫟社潁川之長社水經注長葛社樹甚長故曰長社亦以木名其社也所謂大丘社亡者震風凌雨㧞社之樹摧隕敗落不見蹤跡民因以爲亡歟按封禪書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漢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史記無表社亡之年不同東萊攷九鼎沒之年與太丘社亡同非東萊攷議論此不錄）因謂社主或以石或以木恐守視不謹而亡之東萊則謂震風凌雨摧隕社樹如此則謂之大水漂蕩如山岳崩潰亦可也

附漢枌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今攷漢書郊祀志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此謂初起兵時禱此社也枌榆鄉名非也土宜此二木故就以爲名耳帝紀二年春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此民間之社稷也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治豐枌榆社常以春時以羊彘祠之此高帝不忘本之鄉社非古天子之社也有社無稷春祠而秋無祭者也天下定稷立幾或商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欲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皆祠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祠之常以歲時祠以牛然則龍星左角與后稷並祭歟其獨祭左角之靈星歟或者之言謂周后稷血食至今則當併祠后稷如古之以稷配稷神也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此乃諸縣之社外復有稷有春祠有臘祠用彘而民間里社稱豐儉自祭也蓋高祖未嘗親祀天地終漢之世人主未嘗親祭社稷所以左宗廟右社稷之制成於秦不修於漢（所謂）大社王社侯社國社置社皆亡矣然猶幸有縣社稷民間社稷也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攷

郊祀志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易者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冢土大社田祖稷神）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行事（師古注紼引車索也）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有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漢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此以下本注文）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斗紫陽方氏曰漢至此方見官社官稷然不知其地安在漢祀令者郊祀志亦不書

古今攷卷之十二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賜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日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秦紀自孝公以前未見秦爵之名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居三年拜鞅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列侯號商君攷商君傳同蓋相秦十年其初見後三年而得右庶長則秦之爵名恐商君前已有之戰士斬一首賜爵一級自商君始耳白起傳長平之戰秦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上悉詣長平此河內郡民賜民爵之始也始皇本紀呂不韋之死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此賜爵而奪爵之可見者也既并天下二十七年築甬道治馳道賜爵一級此以役賜爵者也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此以遷拜爵者也然秦之法苛未有寬大之恩如漢王賜民爵者特則盡漢王所有之境之民皆賜爵也臣瓚減罪之說大抵乃復民得買爵又武帝有軍功亦六爵其事愈多今具秦漢二十級爵名于后

一公士　二上造　三簪裊　四不更　五大夫周協以卜涓賜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　六官大夫漢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先六爵　七公大夫書秦傳賜爵七大夫恐文公字漢以上得食邑　八公乘　九五大夫鑄覽大夫後封執帛乃楚爵　十左庶長商鞅所除秦昭王十三年白起為之　十一右庶長　十二左更秦昭王十四年白起為之惟王翦傳亦無言爵　十三中更昭襄王二十八年中更胡傷　十四右更秦惠王八年樗里疾為之後為將為相　十五少上造　十六大上造商鞅再除大良造注即大上造也秦昭王五年白起為之明年為卿又五年封武君君白此封商君皆列侯爵亦為之　十七駟車庶長　十八大庶長　十九關內侯　二十徹侯

班固云皆秦爵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創為此爵二十等徹侯如商君封商於十五邑食其所入如周都鄙之田為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俾甸人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得立宗廟建家土社稷則與民同之而已不得如外諸侯之左廟右社也秦之制所謂商於十五邑者必有十五邑之長而亦未之聞也惟漢制列侯所食國改令長之名為相皆縣也漢高於列侯之上創諸侯王大封同姓而亦有異姓韓信淮王信黥布吳芮盧綰之徒習見封六國後以為常及項羽分王諸侯之地而不知周制之所無尾大不掉動輒謀反不若五等封建其衰也猶五伯迭起齊桓晉文扶天子令諸侯又其衰也七王從橫以至於秦併吞已則周亦至弱而未亡是不師古秦也因秦之陋漢也關內侯有侯號而居京師無國邑以下十八爵於後世有官而無爵書

周勃以將賜爵其職實將也非將無職而得此爵一公士與
士卒猶後世軍功補官與於白身然進義進武校尉之言然
職事四不更不與更卒之士也猶後世不差役耳五大夫第九
上之則是貴矣猶周之下大夫中大夫得與比肩也五年夏五
月兵罷詔民或相聚保山澤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雖春民
之有爵者許如故也此亦忠厚之一也軍吏卒會赦免罪及無
罪而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所謂五大夫與乎士
矣優軍吏士卒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加賜也其七大夫
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者第七之公大夫漢書例不書公字秦
列侯乃得食邑高祖特令七大夫食邑自七至十九庶中三等
然亦未知所食之邑之等降也自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復（音扶 田賦）自一公士至六官大夫一身及其一戶皆不征賦
也復謂當征而還之征身役賦如口算之類惠亦廣矣又曰七
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
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
（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請謁不早決也）
甚亡謂也此之田宅云即七大夫以上所當得之食邑吏不早
與又阯其凡所請也異曰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令
吾於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此詔溫潤篤厚宜
功之士大夫雖未有職任大者有食邑田宅次者免一身一戶
之征賦長吏又不敢忽之豈非所謂有功見知則說者乎雖鄰
今人之陋制而行之以漢帝之寬恩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八年春三月爵非公乘以上
毋得冠劉氏冠公乘第八爵上至列侯十三等之首也十二年
春二月樊噲綰詔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
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惠帝即位賜爵二級
中郎郎中至太子騎乘舍人有差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則一
級之爵貴可知矣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
死罪賜民爵戶一級此一戶一級非一人而一級也應劭注一
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illegible]入二十疋縑矣此一條非是
以三十貫之銅錢三十疋之[illegible]罪富民何憚而不殺人
乎高后稱制賜民戶爵一級文[illegible]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立太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六年夏四月大旱

民得賣爵漢之賜爵或一身或一戶之長其制必有符信如後
世官告公據之類其得賣爵必當告於有司立文憑相授受此
則未可攷也景帝元年後元年皆賜民爵一級武帝即位建元
元年賜民爵一級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民為父後者一級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
級五年九月列侯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卜式傳以欲輸家半
財助邊拜中郎賜爵左庶長欲風天下民助財而終莫有應者
列侯酎金色惡亦本此元封元年夏四月上登封泰山賜天下
民爵一級武帝年七十一年十七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四賜民
爵一賜為父後者爵凡五賜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再
出擊胡之年是為元朔六年書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

其事甚詳班固於是年末書詔節文令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此史綱也不明食貨志下用史記平準書史自也其文終覺固不如遷周卜式傳亦全書遷平準書之一節耳

武功爵別書下方昭宜以後賜爵不必書

附武帝武功爵攷

史記平準書曰者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索隱古今字詁蹛今滯字一云蹛謂貯積也言受爵賞者無所流馳）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注茂陵書中有武功爵十一級之名今列于后

一級曰造士　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　六級曰秉鐸　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　十級曰左庶長　十一級曰軍衛（顏師古曰此書所謂十一級之不盡也）

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七十萬錢金一斤萬錢其數必有誤者此不必深攷）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官首者武功爵之第五也買武功爵而買得官首之爵則當補吏而先除用之如此則欲爲吏而先除用者爭買此買軍士所得爵之爲官首者易於出賣不患貧矣此乃國家出賣虛名以當實用也猶近世之進納迪功郎十七界千萬貫進武校尉下不入選限登仕郎之類各有價也千夫如五大夫者令武功爵

之千夫比舊二十等之爵五大夫免身及户徭賦也民必爭買軍必易賣也其有罪又減二等民何憚而不買此爵乎爵得至樂卿者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八等也言賣爵唯得至第八也今案元朔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六年春二月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出絕幕大克獲不言級六月詔謂朔方斬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上免減釋免及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盡謂舊二十等之爵民積得所賜又賣得軍功爵皆已高而進身免刑二途無用再得軍爵不售如新其格優其利以誘民之買者也十餘萬衆獲萬九千級有當賞

一級二級三級四五級者細算其所以然得爵者亦無数文帝時賣爵級二千錢恐不止此今此爵謂一級十七萬錢萬錢爲金斤亦不可强爲之說也

鄉三老

二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三老鄉一人秦制縣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此所謂鄉長十亭而百里其制非周禮王城近郊之六鄉也王城之外一百里之内爲六鄉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公者王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鄭注云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此則二鄉二萬五千家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

每鄉鄉一人五家為比比長下士一人五比為閭閭胥中士一人四閭為族族師上士一人五族為黨黨正下大夫一人五黨為州州長中大夫一人上下相維二鄉之民至以三公一人為鄉老而任其敎事然則所敎者何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是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則又有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敎之中樂則又有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大司徒敎之而三公之為鄉老者統其事於上也古之於敎化也不輕矣今漢承秦制舉民年五十以上修行率善為三老鄉一人其選不太輕乎三老之稱古以對五更人主親醬執爵奉上養老之盛而陰其名也十亭為一鄉名若陰而望則卑不知其所以敎化者何事雖然意亦不惡也古之六鄉上有三公為鄉老下有大司徒小司徒又有鄉師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以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後賢出長能入治如此其重秦漢乃如此具輕何耶害鼓六鄉云此與皆律理及百里之內地當六遂都鄙亦然諸侯之國亦當閭黨興賢能以貢天子不然則何足也

縣三老

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班固百官公卿表止言鄉三老有秩不言有縣三老秦必有之班史省文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地理志河南郡第一雒陽縣又有新城縣乃惠帝置董公乃雒陽縣新城之三老未可知也周制天子之畿內稱縣內

大司寇之屬有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鄭注地距王城二百里外以至四百里曰縣二百里至三百里曰野四百里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有三縣趙晉韓魏為公侯大夫置郡縣小司徒造都鄙之井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對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井田之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此天下之縣鄉士之縣井田之縣非後世之縣也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會其族為之大夫韓魏世家皆書六卿十縣事此乃後郡縣之縣左傳書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命司馬彌牟為十大夫以賢舉也左傳曲筆不如司馬遷之公以法誅祁氏羊舌氏直筆也六卿各令其族為十縣大夫直筆也此縣大夫之始也秦之縣之謂也春秋之末晉頃公最昏弱六卿分晉自此始十縣大夫不為公室田自此始孔子未相魯之十四年前也魏世家魏武侯擊十三年書秦獻公縣櫟陽秦紀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注徙都之司馬遷於魏世家書曰縣謂都之也僭也周安王十九年也趙世家趙孝成王四年韓上黨守馮亭以城市邑十七於趙上黨郡也城市邑十七縣也孝成王使趙勝受地

告馮亭以萬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
民皆益爵三級馮亭不說此又可見郡太守縣令之始也又可
知戰國之有爵級亦不專於秦也趙以兵取上黨遂有長平之
禍秦紀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又在獻公未縣櫟陽之前
七世三晉殺智伯之前孔子卒之二十三年間秦之縣久矣周
顯王十九年歲在辛未史記秦紀孝公之十二年大良造商鞅
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幷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
一縣為田開阡陌東萊大事記書秦聚小都鄉邑為三十一縣
置令丞三十以四十一字與字缺鮮題曰此廢都邑為郡縣之始也前漢百
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
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令吏損益漢書東家之
者予下方
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
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也縣令長丞尉是為長吏丞尉秩微
者止於二百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
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
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
館十里一鄉鄉有三老三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齒表率其
鄉非吏也三老掌教化後漢志云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
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迎祠限如
縣方百里則為方十里者百十亭一鄉則一縣當有十鄉鄉一
老當有十人各掌一鄉之教化縣三老者其當掌縣之城中之
教化且兼掌十鄉之事乎
有秩後漢志云鄉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漢官儀曰鄉户五千
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後漢志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謂鄉
户不滿五千則不置有秩如一縣有數鄉小不置有秩則縣置
嗇夫一人以總治之也又後漢志云有秩嗇夫皆主知民善惡
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前漢百官表不言有
秩所掌蓋與嗇夫所主之事同總言之也
游徼徼巡禁賊盜後漢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縣大方百里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官也又
按後漢書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
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雖不載所起觀商鞅初令令民
為什五而相收司則始於鞅明矣鄉官者政事之所基也鞅既
刻滅二代之制猶置三老掌教化者何耶蓋初變古者必有流
渾餘韻間見層出於汗法暴政之中至於再變三變則遂蕩然
矣

縣令丞尉

縣之所以然前固詳矣然其制不專始於秦也漢書高紀書鄉
三老縣三老下文曰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古今
攷以縣令丞尉四字命題者也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

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此古今攷所以當旁推曲引以見縣令之别猶有縣長也秦孝公十二年周顯王之十九年辛未商鞅為秦併小落為大縣四十一未有郡也東萊大事記書周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于秦攷之史記秦紀惠文君即秦惠王即位之十年張儀相魏獻上郡十五縣東萊先生解題曰張儀既取蒲陽而復歸之故魏以上郡為謝也魏世家書盡入上郡于秦豈上郡所統不止十五縣前此有為秦取者歟春秋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注曰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蓋國之時縣屬於郡此所謂上郡十五縣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效倣之歟東萊注又自引戰國策城渾南游楚至新城說其令謂主何不以新城為主郡新邑甚利之新城公乃城城渾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以此攷之則郡必居形勢控扼之城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 圖 按楚之治縣皆稱公新城縣之公治縣者也如沛公之公及卅為主郡則得為郡守矣東萊又按史記正義曰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則坊州此亦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並上郡地又注輿地廣記云上郡乃今鄜延安丹坊麟銀夏綏德保安之地 圖 按漢書地理志上郡二十三縣皆古地名今難攷高帝元年更為翟國後復為匈歸都尉治烝故顏師古注匈歸者謂匈奴歸附此地漢唐有之東萊為圖所據范文正帥延安种諤城綏州皆近靈夏三晉之地其犬牙磐折犯遠如此魏所以徙都大梁者以舊都安邑無障蔽故去之古今攷此篇博攷郡縣之始令長丞尉則已甚詳矣秦漢郡縣制至今不變知縣縣丞主簿縣尉近世改宿須以選人為令初筮簿尉隅官保正保長或曰里正里長吏員父老之類當別攷以附亦可供晚進咀嚼也

漢王自臨晉渡

漢王二年冬十一月還都櫟陽留至春三月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臨晉縣名其地居河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邑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按黃河一直一曲千里河西五郡以沙甘肅涼即漢所開酒泉張掖等五郡其河北流出塞而東東而又南所以臨晉在河西晉之大原為河東河至潼關過華山然後又東流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即此地漢王北行自關中度河降魏王豹虜殷王卬以殷王卬之地置為河內郡而不都魏王豹之地者以其降也故使將其國之兵從下河內與韓信擊親時為楚故遣韓信擊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陳平亡楚來降

陳平事魏王咎為大僕說不聽又畏讒歸項羽從破秦賜爵卿殷王卬之反楚以平為武信君擊殷拜都尉漢攻下殷羽怒將

誅定殷者平乃間行仗劒歸漢漢亦拜為都尉漢彭城之敗還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信軍廣武絳灌等為盜嫂受金之謗漢王讓魏無知又自問平使此際而漢王不復明察則平無可事之主亡骸骨何所往乎平乃復首進間疏楚君臣說為第一策滎陽夜出女子二千人東門為第二策躡漢王封韓信為第三策偽遊雲夢為第四策此特偽以一反心未會於陳無章也六出中畏其能耳平城解圍為第五策反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封户牖曲逆侯常為護軍中尉其後為少卿郎中令左丞相定呂氏之難論八初人才當為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也亞其所成立如此不過其帝能不受絳灌之譏耳然魏無知之言不足法也其謂所言者能所問者行非也古今天下皆不以行取人而以能取人欲久

安長治得乎平之為人漢高終疑之故口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觀其不斬樊噲以取容於武后求宿衛得留而免於滎陽之也智則智也知命守道之君子不如是也

古今考卷之十三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南渡平陰津三老董公遮說

漢元年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不兩月田榮擊走齊王田都反楚殺膠東王田市又殺濟北王田安項羽失其黨三王矣六月漢還定三秦項羽失其黨六王矣八月臧荼殺燕王韓廣項羽失其黨七王而荼亦叛已亡八王矣自殺韓王成以鄭昌王韓漢降之亡其黨九王矣二年冬十月羽弒義帝尊之為帝而弒之天下皆得而誅羽矣常山王張耳降漢河南王申陽降

漢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漢驟取八國羽之十九王失其黨十四并漢為十五孤立無與而自擊田榮則是天以田榮牽制項羽於東北而漢王乃得東嚮而擊之陳餘彭越又各為羽之一雄一狙然天下之大木有一人能建大義如三老董公者其遮說之辭二年三月也羽不一年狼狽失據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坐羽罪大逆無道兵皆縞素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齊桓公服王南遊不入包茅之問於是復見張良蕭何韓信陳平皆不能

知此說何也人才隱而在下豈可少乎是行張良陳平皆在軍中韓信獨不在軍定三秦者韓信之計也其軍實為漢先鋒大將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亦韓信力降鄭昌乃韓王信力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三老董公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此言必有所從來孟子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戰國辯士儀秦之徒一言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者皆盜賊之謀也荀卿以性為惡以禮為偽而況他人乎前漢始有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老董公與董仲舒孟子之後有二董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悉發關中兵即巴蜀漢中之衆與夫三秦之衆皆在行三河者師古注謂河南河東河內乃河南王瑕丘申陽河東魏王豹河內殷王司馬卬之衆亦皆在行又韓王信韓國之衆張耳常山王國之降者亦在行惟大將軍韓信不在行想在蕭何守關韓信留鎮關河之閒

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二年春正月項羽擊齊王田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此項羽之勝勢也楚人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史記多係虜其子女一句尤切於事羽所過殘賊所以得之難而失之易也三月漢王與縞素之師夏四月田橫收散卒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然則始終為羽之癰疽之害者齊也

劫五諸侯兵入彭城

夏四月漢王劫五諸侯兵伐楚遂入彭城應劭韋昭如淳所注皆非師古注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呂東萊取此說

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翟時雍王邯猶在廢丘然則巴蜀漢中三郡三秦國及張耳三河鄭五國凡十一項大軍皆在行史記漢書紀不書軍數惟項籍紀傳云五十六萬人

漢取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大會也此一節張良陳平皆在軍中何故不諫以愚觀之漢王入彭城得其國美人寶貨盡以賞賚如韓信者分五十六萬之半迎擊項羽於齊梁界中可也急遣使迎太公呂氏與殿子可也不足之思日置酒高會而奄有其寶貨美人以自從豈縞素之師所宜有哉想是未入彭城之先即為義帝喪服以伏大義已入彭城之後即除服而宴樂以肆其私欲可乎致堂胡氏曰漢王置酒高會宴安于度又娶妻廣漢業之覆在頃刻間使競競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狃於小勝遂欲安居是以至此可為監也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

羽之封諸侯王也田榮叛三齊乃自王彭越在鉅野無所屬史記項籍紀漢書高帝紀皆書榮與越將軍印獨史記漢書彭

越傳乃書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未知孰是漢王之東伐彭城也越將三萬人歸漢外黃拜魏相國於梁楚地燒楚積聚皆越為之固陵之會韓彭不至雖封梁王高帝固已疑之矣呂后殺韓彭其迎逢高帝之意歟蕭何嘗救彭而用計殺韓急則用緩則不能容之功臣之於世主可不監乎

彭城之敗

彭城之敗史記項籍紀所書特詳漢書高帝紀最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泗水士卒之死與睢水士卒之死兩大陣也漢紀合而一之史漢紀傳一事兩三處複說可厭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以五十六萬之衆大敗而以數十騎遁哀哉天欲與數百年之漢以養天下之民故有大風之異雖太公呂后間行為楚所得而卒患得脫又天所以相漢也項羽終不聞有子苟有子高帝不誅項氏當亦赦之

隨何說九江王布畔楚

二年夏四月彭城之敗呂后兄周呂侯澤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西過梁地至虞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攷布傳項王徵兵擊齊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隨何所以說布之言亦皆明白背盟約而殺義帝此一句斷盡項王之罪然此誅乃張良為之也不攷良傳又烏得知漢王兵敗

還至下邑當是時董翳司馬欣皆降楚不足為漢輕重也殷王卬死一降王亦不足惜也其大者田橫為項羽之梗一也陳餘以不王怨羽又以張耳歸漢而兩立然亦不助項二也彭越歸漢外黃為羽患三也章邯在廢丘將破亦非漢之所患四也獨九江王布與羽有隙而猶豫未決張良實主此謀下邑之間漢王下馬踞鞍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有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將兵常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東等大事記取史記世家作因舉燕代齊伐趙謂陳餘也漢書非也此謂與漢破項籍賴此三人而三人之所以建立又非良不能知也史文微有同異彭越於彭城未敗之前歸漢矣於彭城已敗之後又書曰使人連彭越蓋彭越因漢之敗亡其衆與城故漢王又使人連接之班史張良傳全用史記留侯世家此處全不及馬遷

漢王屯滎陽

韓信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滎陽之險始見于此周室東遷封鄭伯于溱洧之間而此為制邑鄭之巖邑也共叔段所食而鄭莊公順母之欲叛弟恩至于成而後敗之事見左傳秦混天下其地屬三川守李由雖墮天下城而滎陽之比有敖倉有成皋之城有大索城小索城在其南滎陽城南人有所謂京城亦大叔段

之城也漢王彭城之敗至于滎陽因是得地險然漢書高紀所書有云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大破之史記下文云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史當互看意義方足此雖險地乃韓信兵力也嗚呼秦函谷關之險漢以後無稱焉河北井陘之險韓信以後無稱焉漢滎陽之險呂后之變猶以灌嬰屯七國反時猶以周亞夫屯乃後無聞焉蜀以劍閣為險有鄧艾則無之吳以大江為險有王濬韓擒虎賀若弼曹彬則無之險豈可恃哉漢之已敗而再奮非滎陽之險也乃韓信之兵力為之又東萊大事記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

史記正義曰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三城耳通鑑書曰楚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李必駱甲必甲願得左右善騎者傅之拜灌嬰為中大夫必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滎陽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而西此東西爭天下之勢在平成皋滎陽京大小索五城以阻楚與南北爭天下之勢不同觀者未必悟也又騎將得灌嬰李必駱甲力地險將才漢得之矣

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史記曰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詣滎陽漢書紀曰蕭何悉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東萊大事記取漢本紀服虔曰傅音附東萊刪此六字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漢書無內字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儀注漢紀有云史記無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年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為公家給役服未是〇史記於五十六為老之下注又引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〇又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月戍邊總九十三日古役人歲不過三日此倍於古也斯說得之〇紫陽方氏曰以天下之民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老今老弱悉詣滎陽軍前非小役也大者被甲上馬執干戈出戰小者築城運餉總名曰徭役不無輕重乎師旅之謂戰之謂兵運餉凡雜使之謂役之謂夫舉天下民二十三而就傅五十六而為民無數之軍無數之夫國其有不殆者乎後世募民為兵涅以手額之號老不可伐弱不可用坐費百萬之餉為國大患民則游手者無役有產稅之家隅官掌婚入盜賊保正催上三等戶稅保長催下二等戶稅強者不至破家而保正常有追胥之苦役人公事有檢驗守庭之苦保長有代下戶輸賦之苦惟官戶吏人戶幸免而官不皆真官蔭貲須胥吏亡賴受賊為生動輒遭刑無長久者今世事大變又不同

築甬道取敖倉

東萊大事記曰秦建敖倉於成皋大事記地理志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山下臨河有大倉注孟康鄭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滎陽成皐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成皐溢而秦亡〇應劭注築甬道屬河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巷也鄭氏注曰甬音踊

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而近代學者酈則爲異其審則爲食甚趙則爲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荀悅漢紀三者並爲異基字

魏王豹反爲楚 史記書在三年漢書在二年六月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漢王臨晉之役豹降從下河内又從伐彭城彭城敗從還滎陽漢以其降也故仍使王魏而將兵以從豹有母請歸視疾人情之常也至則斷津渡距漢軍反爲楚端事見外戚傳高帝薄姬文帝母也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豹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而與楚連和師古曰仍謂當得天下後漢虜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高龍勝賀高帝卑之生文帝讀此知許負是秦漢間人或謂是婦人封鳴雌亭侯則恐不然漢初未有亭侯然婦人之說呂公知高帝之貴以呂后妻劉氏而不知諸呂之赤族許負知薄姬生天子魏豹惑焉以喪國亡身而不知所生之天子非己實能生也

班固削韓信功

薄姬傳班固書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虜豹之從韓信爲左丞相騎將灌嬰步將曹參班固曲筆不一攷下之闕信以三十萬衆自當項羽僞少却而左右翼包羽之陣信乘之大敗羽班固亦全削之不書然史記外戚傳大后世家亦已改韓信爲曹參

還櫟陽立太子

二年六月漢王自滎陽還櫟陽立太子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四月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楚騎追漢王

古今攷卷之十三終

古今考卷之十四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令祠官祀天地　四方上帝　山川

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此百世祀典之始也上帝孔安國注謂天及五帝而不言地六宗注中一為四時餘為寒暑日月星水旱非漢所謂上帝四方也其說詳見史漢著于後山川即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祀今析為三而考之

祀天地總考　三十六條

肆類于上帝注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正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回謂人主自有祭天之禮因攝位事及出征大裁告天則謂之類非正祭也孔安國以為告天及五帝則當辨明之二帝之為天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言之謂之天專以天之主宰之神言之謂之帝孔安國謂告天及五帝則一天之外又有五帝竊恐非也朱文公所以疑書傳非安國之筆也漢儒習見五帝之說與天並言之固不可與天分言之亦不可漢書郊祀志引書及孝經此語師古註類于上帝曰上帝天也此言簡而當至注孝經上帝則以為太微五帝也以文王配五帝未之聞也

右書類上帝孝經配天配上帝考

義於書類于上帝有曰周禮司服於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此二句正義所云非說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鄭義亦不必然矣回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恐不當尊之與上帝並稱古之有天下者曰三皇曰五帝又曰王故取乎世人至尊之稱謂天皇天帝上帝君之也主之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亦天之臣也恐不當稱為帝月令五天帝五人帝五人臣皆非帝王時書呂不韋之所撰家語亦非孔門的傳皆未可信

右王義所疑孔傳及家語五帝考

或問舜攝告天而不告地何也曰中庸有之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郊祭天社祭地而其文單言上帝則祭地可知也古人省文耳古有互文對文省文焉知舜之類于上帝不併祭地乎焉知周之郊不併合祭天地乎焉知周之明堂不併祭地祇乎所以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毛傳鄭箋並不下一語而缺之

右中庸郊社詩郊祀天地考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

禮部尚書蘇軾上圜丘合祭六議劄子謂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更改謂舜之類武王之柴豈有不告地祇之理如何所謂者丈是也蘇公又謂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引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此文備見東坡奏議卷第十三之第三篇學者當詳考之大抵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自北郊之說興而社即祭地之舊典遂廢自耀寶魄靈威仰之纖緯雜襲而妄人小子杜撰名號以黎天神天稱皇天或昊天上帝不當泥六天五帝之說地稱后土或稱皇地祇不可泥劉歆北郊之說東坡先生謂古人合祭天地五峯胡氏謂古人社即祭地執此為據一標夫後世之附會不經者斯足以見學者之至一矣

右東坡合祭天地五峰社即祭地攷

陳祥道禮書著天帝之辨二篇及畫圜丘方丘二圖皆附會周禮周禮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陳祥道先述周禮故多外今先言易以證之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謂作樂之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郊之配天明堂之配帝皆用樂也上帝即天天即上帝祥道曲說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無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易與周禮其義一也竊詳豫卦大象前後說易者數十百家無五帝之說祥道非也祥道謂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且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必劉歆之附會無疑愚嘗於社稷攷後第八條附王氏胡氏郊祀之辨攷第九條附社即祭地攷第十條附鄭氏不辨地社攷又就附天與五帝上帝攷

凡周禮五帝出處具在陳祥道書辭進護附會劉歆全不可取學者詳之

右陳祥道附會周禮五帝攷

天即帝帝即天互文也益稷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鯀陻洪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此天即帝帝即天也又焉得有所謂五帝者乎上帝為天之主宰之神有以平居對越言者指其禮不指其形有以齋戒祭祀言則有感應之道焉天聰明天明畏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伊尹格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以對越言者也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又豈離謂五帝乎禮記大雩帝又以共皇天上帝之祀又因吉土以饗天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易王用享于帝及前作樂薦上帝又聖人以享上帝亦薦此以祭祀言者也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又豈有五名乎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後漸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秦人焚書之後漢儒生而習見此說文帝五畤之外後惑于新垣平之說作五[illegible]五帝壇親祀之不敗使祠官領之而不往武帝之世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久之又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又其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名曰崑崙以弁祠上帝焉於是作明堂汶上祠太一五帝於明堂皆謂之不經可也蓋自漢興有五畤之帝文帝武帝有新垣平之五帝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而太一最貴又郊雍有禮甘泉祭天汾陰祭地各有禮又封禪泰山有禮蓋不勝其繁云

右引經證天地攷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即帝無二天也帝即天無二帝也而秦漢以來有六天六帝之說所謂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皇地祇皆

地也三代之前以郊對社而祭地焉社稷之社對立者又有所謂王之大社分五色土以茅包之封諸侯者也或者其亦祭地於此社歟今諸儒之論謂后土非社謂地神有二陳祥道曰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愚謂祥道此言引經良是胡不曰祭社所以祭地也而曰祭社所以親地也一字之異侮文弄法甚矣朱文公是胡五峯之說謂祭社即是祭地詩書無北郊之文而祥道惑於劉歆之附會引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引大祝大師大會同盟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以爲后土非社矣殊不知古人互文后

土者社所祭之地神社者地神所祭之地互舉其一也謂后土別是一地神不謂之社則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祇與后土又各為一說乎郊者祭天之地社者祭地之地謂南郊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北郊祭地於澤中之方丘除周禮外他經皆無其說且如祭地北郊其爲地神即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祇后土一義也正義附會鄭說謂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於北郊皆不可信陳祥道又謂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天帝非一帝地示非一示皆有臣下僭君上之意如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無箋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

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此鄭玄注也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故以貳至之日祀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回敢問鄭玄天神而曰北極地祇而曰崑崙不亦吾天地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如此則郊自郊丘自丘乎陳祥道記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日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大皇大帝耀賓鬼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別感帝與四帝且謂王肅

不合攷鄭合郊丘而一之然則夏至之日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謂人主親祭也同是一日又屈人主祀感帝於南郊不亦勞乎郊之壇築以人力郊之丘因其自然以通也謂丘非郊既不通謂人主一日而南郊祭感帝北郊祭崑崙無此理也後之學禮者除南郊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當如眉山蘇氏議外去五方帝之說去考工記五室之說昊天上帝外五帝之號稍爲降屈又須歸去北郊之說凡祭地並於社壇何必夏至日而祭北郊大暑之時而服大裘決然不可雜六變八變之說亦恐皆出臆論於詩書無所見盡從而去之一切簡易庶幾真近古云

右引緯證郊丘攷

以周頌攷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郊祀天地合祭之樂所以致敬燔燎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蓋以爲泰壇爲燔燎之壇泰折爲埋瘞之坎人力爲之圜丘方丘因天地自然之形圜丘之上天神南面王北鄉方丘之上地示北面王南鄉左宗廟右社稷舊說周制宗廟向南社稷向北禮記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愚謂圜丘祭天不祭地而日月從祀居東西方丘祭地不祭天而日月從祀居東西則是一歲之內天地之大祭各一而日月乃兩得從祀可疑一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此謂南郊圜丘之禮而周禮與祥道並不言配稷之位何也北郊方丘祭地夏至則夏至之地示無所配乎可疑二也周以建子月爲正則子月南郊午月北郊若建夏正寅月爲歲首則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後祭天先母而後父可疑三也鎬京洛都並不見周人南郊北郊之遺跡可疑四也冬至南郊大裘而冕可也夏至五月半北郊亦大裘可乎可疑五也祥道謂秦四時漢五時祠五帝爲非而祥道力主周禮五帝之說又謂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史記封禪書文又小山之上命曰畤也字）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又謂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埋有八觚（徐遵自注後世皆有八觚祀天其事自秦中其下非先王惟地而祭之意者宋以未也此事自王莽已失之後）席有六乘鸞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後廢元始之謬戾元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郊（王山）（擣所）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禮儀度數

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壞殆盡愚謂祥道所言專主周禮分祭天地南北郊圜丘方丘而易詩書無一足證假如有之後世人主決不可行夏至方丘之禮東坡有云議者或以合章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此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章也古人有文言配天則地在其中矣於祭天地歌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歌不言地天包地也祭其所配之后稷則歌思文后稷一章八句此冬至日南郊之禮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則配天亦可謂之帝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章也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九月也此於廟祭上帝也而以文王配開明之月未可知也歌此我將我享之一章十句孝經曰以配上帝而歌曰維天其右之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天即帝也不害地地在其中矣天地文王共此一詩也齊魯
夏祈穀于上帝也鄭玄註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
雩歟此春夏祈穀之樂章也周之世人主一歲親祭天者四此
也以成周之盛而別無祭地之樂章何也五峯胡氏謂社即祭
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正義謂秋下亦
有冬享此亦人主親祭社者土之神即祭地也周頌別無祭地
之樂歌即知祈報社稷爲祭地也而南郊明堂祭天必合祭地
也獨周禮言南郊地上之圜丘北郊澤中之方丘樂六變樂八
變天神皆降地示皆出而未嘗有一句言及后稷配天之禮似
乎祭天南郊無所配也祭地北郊亦未嘗有一句言所配何人
劉歆豈全不識周制歟考工記有明堂五室之說補冬官之亡

非劉歆筆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內亦未嘗有一言及郊配后稷
明堂配文王之說吾故謂周禮一書大半有不足信者

右引周頌證周禮無配天配帝之人攷周頌別無祭地明證

陳祥道禮書引詩禮記周禮郊祀天地泰壇泰折圜鐘六變函
鍾八變言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之所以然謂祭天地始於王莽
議者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
帝親誅莽者也尚未用元始合祭故事愚謂東坡此言是也坡
後引漢世合祭魏世合祭而所引唐賈曾議尤明白有禘於廟
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合食於圜丘唐世亦
合祭乃後又論今古禮文繁簡今不可行古禮及周禮當矣然
明堂合祭天地並侑宗祖百世不可改矣元豐至

新當行北郊之禮果何益哉王莽之徒創南北郊本以媚元后
故用高后配地祇於古無稽然猶用正月人主合祭天地南郊
而燔于南郊瘞于北郊冬至夏至以后不省方爲辭有司攝祭
南北二郊來者用東坡不以人廢之意合祭爲上

右引陳祥道禮書辨南北郊攷

陳祥道禮書周禮有言祀天者有言祀昊天上帝者有言上帝
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
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四節前兩句
無病天即帝帝即天也後兩句蓋譏劉歆五帝之說非也上帝
即是昊天上帝無二帝也劉爲五帝之說分上帝與昊天上帝
爲二豈有此理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乃曲爲之辭別無證

據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兼祀五帝也五行之神五
方之氣雖天之所爲然實天之臣也豈可以帝尊之如此則天
有七帝也又鄭玄以北極耀魄寶爲天皇上帝如是則天有八
帝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非古周制有南郊有北郊又有四郊
則是六郊也祥道謂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
豈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
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以愚觀
之祥道所指之古者不知實是何時月令止言五人帝五人臣
祥道必欲言古者祀五帝爲五天帝周禮有此五帝之名未有
五天帝之名讖緯之書有蒼帝靈威仰及赤黃白黑五天帝之

所以名始於鄭玄注見之且古之初制字也名天為天名地為地名皇為皇名帝為帝名王為王豈有所謂北極耀魄寶之名又豈有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名皆漢元成間末學所偽撰也而鄭玄深信之蓋四時四帝之名自秦始定四時為五時加四帝為五帝自漢高帝始漢陋儒習見熟聞此五帝之興也而周禮出焉孔安國注書類上帝有曰天及五帝亦載於周禮周禮非先秦古書及真周制月令乃吕不韋之所為未嘗行用制度皆不應古鄭玄以為殷制自欺而又欺人陳祥道拘泥五帝愚不得不辨（近世郊祀明堂雖合祭並侑然有昊天上帝外又有天皇大帝耀魄寶之位又有五天帝之位即為七帝晉天文志天皇大帝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皆恐不然）

右引陳祥道禮書辨上帝五帝攷

周克殷後十四世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索隱曰毛詩傳赤馬黑鬣為騮羝牡羊）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索隱曰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吴陽武畤好畤陳寶神不書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百當作白秦居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僭祭郊不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夢見上帝命平晉亂其後三置晉國

元平其亂立三十九年卒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或問禘之說曰不知李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司馬遷引此謂魯之郊禘秦之諸畤僭天子之禮李氏僭諸侯之禮傷周之衰也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徐廣曰凡云作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一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冀王令祠四時上帝者用秦制也

秦襄公居西垂初作西畤祠白帝

秦文公徙都汧作鄜畤祭白帝

秦德公徙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白牢於鄜畤白帝如故

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祠青帝

秦繆公始平晉亂百有餘年孔子生

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祠黃帝　作下畤祭炎帝

秦獻公徙都櫟陽作畦畤祀白帝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

右秦四時五帝攷

史記封禪書至武帝天漢三年乃後武帝猶有十一年在位班固郊祀志此以下方是固所書今攷秦漢祭祀天地竈光用馬記馬記已絕始用班書按太史公書秦始皇歲時奉祠惟雍四畤上帝為尊（秦實有六畤四帝三畤不親祀見後）其光景動人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

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西畤雍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木禺龍禺馬（禺音偶）以一說謂寓其形於木一說謂偶其形於木如土龍芻狗之類權火之權如字烽火也狀若井桔皋其法類稱故謂之權張晏音爟者不然周禮司爟乃火官之名東萊大事記於無俎豆之具注曰俎豆之廢自此始於三年一郊注曰此天子之親郊也後世三年之郊始於此以愚攷之四畤之帝一歲八祠而三年一親郊一畤用四駒四黃犢四羔有珪幣無俎豆有瘞埋無燔燎始皇之一身固不能一日而遍四

畤望拜於咸陽之旁而以權火之烽通光明於祀所則奠獻之禮仍付之有司彼既舉烽火相應則彼獻而此拜如此謂之親郊又三年一舉人主何難之有

右秦四畤三年一郊無俎豆攷

史記封禪書高祖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止有四何也莫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愚

謂高祖爭天下五年得天下七年十二年間干戈奔走日不暇給固未遑禮文之事終其身未嘗一親祭天地固循秦制加一畤一帝為五曰此上帝也而不見祭地之禮並以社為地故猶有古意歟縣立公社民立漢社稷御史立豐枌榆社亦皆有司行事民則自祭山川之祀亦付有司宗廟之制罔有所聞春秋責備賢者高祖而不能革秦之陋還周之盛奚所望於後之人哉

右漢高祖五畤五帝不親祀攷

孝惠在位七年高后稱制八年史漢不書祀典當如高祖以有司祠官行事文帝即位十四年史記封禪書誤作十三年制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豐登皆上帝諸神之賜也有司議

增雍五畤路畤禮物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按秦祭俎豆漢文帝復用俎豆見於此謂秦制可襲而周制不之講者皆因陋之弊歟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下詔議郊祀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於是夏四月始郊見雍五畤史漢紀皆書曰始幸雍郊見五帝此乃漢以五帝為上帝周之文王配明堂上帝春夏祈穀于上帝恐未有五帝之文而漢儒拘於五帝之說以五帝為上帝陳祥道謂昊天上帝統乎大者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漢制以五帝為上帝陳說上帝兼五帝即六帝也不可從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此漢紀書也十六年上親郊見五帝渭陽廟此

史記書也此乃新垣平所作渭陽五帝廟廟不在國中而在郊
班史不當去廟字新垣平之制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
各如其帝色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
會五帝廟南臨渭元始五年王莽奏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
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太一夏至祠地祇皆并
祠五帝而共一特文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剌六經而作王制謀
議巡守封禪事剌六經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
有本制兵制服制非今之禮記王制也漢武帝巡守封禪事蓋
萌芽於此又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
五帝壇祠以五牢其後新垣平以詐下吏治誅夷而渭陽長門
五帝使祠官領之上不親往按此漢祭五帝有高帝雍之五畤
又存秦之西畤畦畤為七畤文帝又立渭陽五帝廟長門五帝
壇而王莽謂冬至祭太一夏至祭地祇皆并祠五帝則五帝卑
於天地矣漢人以太一為天疑始於武帝郊祀志所書莽奏似
不相合然則漢之於天地之祀可謂褻矣

右漢文帝五帝廟壇攷

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然則孝惠
高后孝景凡三十一年間人主未嘗親祀上帝又不能如秦之
三歲一親郊可謂慢矣然天下有安何也政治粗脩誠敬初遠
則禮雖簡而尚無害文為徒盛德行不至則禮雖盛而徒為繁
卒之議禮出並皆非我莽之心天厭之矣

右孝惠高后孝景不親祀攷

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年十七即位壽七十一建元元年春
位初元五月詔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註識以曲加禮元
光二年在位之八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史記封禪書曰今
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
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也今攷漢書[illegible]與
此注不合孝武即位八年方一祀五畤不知何為祭天何為祭
地元狩元年在位之十九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去
元光二年凡十一年與三歲一郊之說不合此五畤之再祀也
元狩二年在位之二十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連年二祭與
三歲一郊之說亦不合此五畤之三祀也元鼎四年在位之二
十八年始巡郡國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又相去八年與三歲
一郊之說終不合此五畤之四祀也是年幸汾陰十一月甲子
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音誰詔有祭地冀州之文此武帝祭地
之始也上之郊雍也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
合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
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
而從祀衣尚黃於是天子始立后土祠上親望拜如上帝禮先
是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illegible]漢之書西漢末始有之武帝時未[illegible]此等名讖緯之書其名皆三[illegible]如含神霧斗威儀皆陋儒妄標不足信天與上帝夫有大一亦不典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一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八日太牢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

有八陛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二十步也四曰上帝壇祠太一也於是天子令
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忌謂五方五行五氣
之為常帝不合於易詩書之義謬忌謂為太一之佐蓋謂上帝
乃泰一也然何必與其名五者泰一之佐也佐者人臣之義也
何得名帝東南郊亦恐三代無之周禮有南北郊有四郊月令
有四郊此又有東南郊即為七郊而六帝是禮也天子不親往
也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
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大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如
此則於八觚壇之上立天位地位太一位謂之三一祠不知天
地之外又復有所謂太一何也易有太極古曰道理事物之根極
不以為氣不以為神列子所謂太易太始太素之類皆長偽多

端者也此之祭天子亦不親往贊矣元鼎五年在位之三十九
年冬行幸雍祠五畤此五畤之祀五見者也是年十一月辛巳
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太一也師古曰相朝日夕月北
蓋用或者之言謂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又決
以公孫卿之言為之也太一祠壇倣謬忌太一壇壇三陔師古曰陔
重也三陔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
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
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醱食群神從者
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餘禮物詳見封禪書郊祀志此所
始郊見太一雲陽奉瑄玉者也漢之大祀莫大於此矣太一
一壇之下分列五帝壇始見天帝在上五位環侍之意除太

一之禮而後五佐之物然未若明正昊天上帝之位郵地壇上
五帝稍屈其鄰始應古典也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一年始用
事華山中嶽泰山明堂別書在後元封二年在位之三十二年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帝雖三年前巳創甘泉泰畤猶不廢雍五
畤此五畤之祀六見者也元封四年在位之三十四年冬十月
行幸雍祠五畤此五畤之祀七見者也幸河東三月祠后土此
后土之祀再見者也元封五年在位之三十五年是年南禪別書三
月幸甘泉郊泰畤此泰畤之祀再見者也太初改建寅之二年
在位之三十七年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此后土之祀三見者
也天漢元年在位四十一年春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此泰畤
之祀三見者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此后土之祀四見者也

後元元年在位之五十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武帝時
年七十矣此泰畤之祀四見者也明年後元二年崩武帝在位
五十四年七祀雍五畤四祀甘泉泰畤四祀河東后土而封禪
明堂不與焉元鼎五年滅南越之年郊祀始用樂然天子望拜
夫壇尚遠有司贊饗奉牲之事舉烽火相應望拜之所與壇
場之所連烽人主惟拜而巳則其禮何雜哉

右孝武五畤泰畤后土祭天地攷

封禪之說見於管子之書史記封禪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無懷氏伏羲神農黃帝炎
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所封皆泰山而禪不同竊恐管子
亦非真管仲之書漢儒妄撰者也因秦漢封禪而文其辭以欺

世耳孔子之書所無有學者不當輕信孟子不盡信書在人具眼而已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又曰除地為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此說通廣土地與闡字義不通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田曾鞏鄒縣為元豐孟子嚮見嶧山甚卑小杜詩嶧山之碑野火焚立石與鄒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五為大夫禪梁父音甫刻所立石其辭三句一韻凡十二韻索隱謂夏之興碣石會稽三銘皆十二韻是也文雖與古亦不難及此一刻末有云遵承遺詔未承重戒遺詔二字是時未以為諱李斯之徒所見甚陋

為天下主有功有德何必刻石而銘之唐平吳元濟韓愈作平淮西碑乃朝廷令為之亦陋也史記封禪書即帝位三年東巡狩至于泰山下諸儒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石土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如戛師古曰稭禾稾也苴本苴借用言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絀儒生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見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絀不與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此司馬遷所云漢武帝時方士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此所謂譏之云者也禪字從示從單時戰切古禪讓是也封禪之禪止是禮祭天之名禮禪墠同音

我後世僧家竊此字作平聲以為禪定之禪殊無義理焉借字皆古書所無從衣從單乃襌衣襌音丹衣不重者與此字異文中子十卷百端安得其曰封禪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上五字是下兩句始皇漢武所以不為欲求神仙不死豈止於夸天下乎阮逸注謂三代以上無此禮管仲古七十二君特設陳詞止齊桓公耳此數語是

右齊桓公止封禪秦始皇封禪攷

漢武帝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一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壇之禮在二年前元鼎五年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歷年不成以問左內史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祀於天地神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

以文之回謂林逋詩自謂身後無封禪書九泉下相如愧此語
也然世未有責倪寬之迎合兒者所謂建中和之極兼萬世
之基皆不切語詔是年行此禮未建寅也故以夏建改冬十月
為元封元年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
於是上忻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以東方
朔諫而止元封二年春幸緱氏城至東萊公孫卿言神人無所
見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沙者祠名)
至瓠子塞決河(亦以為名)是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斯天因此節班人御此)
國史帝紀不書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元封五年令行南巡狩至
南郡江陵而東至盛唐在位之三十五年望祀虞舜于九疑登

禮潛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遂北至琅
邪並海所過禮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始祠
高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通鑑作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帝)初天子封泰山東北
阯有古時明堂處(郭見盍子曾宜工門谷古蓋有此明堂基)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
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
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即元封二年也見漢帝紀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
崑崙道入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
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有司代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略以上玉帶道)

(鑑不書史記武紀褚少孫全寫封禪書無可攷漢書武紀二年秋作明堂通鑑亦書此以數書刪節成文)太初元年
在位之三十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
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里非蒿里也陸機尚不免謬諸)
(其餘)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
改元太初太初三年在位之三十九年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
封泰山禪石閭(禮書漢書如此寫隨筆應劭注石閭此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在天漢三年
在位之四十三年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還幸北地祠常
山瘞玄玉(史漢行字上一字即精衆與行之所作也通鑑多一上字非是)天漢四年在位之四
十八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癸未
祠景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征和四年在位之五十
二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

石閭是年武帝已年六十九矣明年改後元元二年而崩年七
十一初封禪時四十六歲開其端者司馬相如也成其事者倪
寬也其後巡泰山七增封脩封五祀明堂於山下五至六十九
歲禪石閭而見群臣言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不可追悔田千秋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
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
嚮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
可少病而已叫謂武帝惑於方士之說謂封禪可以不死故其
所以上泰山而欲得封者在於浮海以冀蓬萊而得仙耳加以巡
行郡國肆其游觀之侈惡夫無名因修天地宗廟山川之祀以
文之自元鼎二年始巡行自在位二十八年至崩無歲不出勞

民動衆南征北伐西討東遊兵民之死者不可勝計猶幸而輪
臺下詔之年併神仙事皆悔之嗚呼雖武哉亦愚哉班固贊司
馬通鑑評二文絶妙

右漢武帝封禪祀明堂攷

漢自武帝太初元年定曆建寅其前三十六年年號少有追為
之者太初以後四年一改元後元二年而武帝崩宣帝即位年
十八改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年號之名四年又改黃
龍元年止一年共為二十五年而崩昭帝在位十三年壽二十
二郊祀志書曰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
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己南面非宗廟之祠不出十二年乃下
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
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
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修武帝
故事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元年[illegible]詔
後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
五時通鑑誤書曰春正　行幸甘泉郊泰畤漢史行字即指
上之乘輿不當添上字而　為出行之行然則司馬公亦有
誤文誤意也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元年春正月行
幸甘泉祠泰畤[illegible]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
稽侯狦來朝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故因二祭書呼韓邪事以見漢宣帝

[illegible]以與[illegible]與八出止從事於甘泉之泰畤雍之五畤河東之
后土而[illegible]以巡狩遊觀為侈靡他無隴西關東河北江南之幸
[illegible]之英主也而年僅四十三更得二三十年在位漢與平
西王氏之禍哉

右漢宣帝行幸八祀攷

甘泉祠祀率以神光為說郊祀志云唯雍四時上帝為尊泰畤
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秦所祭之異神也[illegible]后皆
未嘗親祀五時文帝聽新垣平之說作渭陽五帝廟火炎舉而
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此光應之始也武帝初郊祠泰畤詔謂辛
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元封元年親郊嵩高詔謂御史乘屬在
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illegible]登封泰山詔謂著見
景象彷彿如有聞震于懷物四年祀后土詔謂朕躬祠后土地
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六年祠后土詔謂朕禮首山昆田
出珍物化為黃金[illegible]祭后土神光三燭太初二年祠
后土詔謂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八十里高十里
大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illegible]祠神人
于交門宮[illegible]若有鄉坐拜者[illegible]
[illegible]
拜祝人人迹之類也漢宣帝十三年[illegible]詔誇芝宣部獻
白虎威鳳以為寶于珍物又云東[illegible]
幸萬歲宮神爵翔集[illegible]以獲元神爵
也其後五鳳甘露[illegible]光應莫如神爵四

年之詔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所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飛兒翔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永福其赦天下夫武帝之神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宣帝之光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果天為之乎抑人為之乎今按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祭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

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君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之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萬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此注殊不可曉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以此說為祖歟後世有謂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豈不聞見一二禮記所謂蜡禮迎貓迎虎本是古之戲事迎致其神虎與貓非實為神以司之天地之閒虎無數野貓狸狐尤無數豈可謂其能致其物者虎可致而祭之民不忍乎葉公好龍而致其龍亦無此事姑設譬耳而劉歆之

鄭玄之注其語意皆死而不活有是事歟有是理歟下文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於天神言降於地示言出豈真見其形降於天出於地哉劉歆書不可謂全偽亦不可謂全真得無附會漢人主光三燭山三呼神三拜之詔以欺世歟鄭注多有紕繆且如六變八變九變注謂此三者皆禘假如周果有圜丘方澤宗廟之祀初不可以禘言一妄也祭天當是昊天上帝祭地當是皇地祇如何注謂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二妄也周禘祭帝嚳以太祖后稷為配郊祭天以后稷配祭明堂以文王配今乃曰人主祀后稷禘郊明堂不同三妄也其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以祭之

惟此數句為然此注下文云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鄭玄不讀孝經乎故凡周禮南北郊圜丘方丘之說有不足信而鄭玄之注尤不足信人知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謂地示所祭於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周制左宗廟右社稷在王城宮門之內左右[illegible]為並無北郊之文先儒謂郊即祭天社即祭地疑無北[illegible]在且為此且為彼不足信也漢大祭祀以區區[illegible]與夫周禮經注之非不待不辯

右漢大祭祀光應山呼神拜及周禮降神致神致

漢元帝諱奭漢諸帝班史不書諱於注見之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初元永光建昭五年一改元哀帝武帝竟寧改元以呼

郊邪來朝而改是年五月崩年四十三郊祀志云元帝遵舊儀
間歲一幸甘泉正月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
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今攷元紀祠泰畤五祠后土五畤各
二與志不合又云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相繼為公卿禹
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
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
神靈譴罷諸祠廟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紫陽
方氏曰韋玄成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
為百七十六合古之制天子七廟在宮門之內而西左廟有七
皆南向中為太祖左為昭右為穆祔昭遷昭祔穆遷穆惡其主

於太祖之廟之夾室非毀拆而壞之也漢郡國六十八各旁各
廟一旦毀拆而壞之可乎此數十節攷天地四時上帝山川之
祀因及山川宗廟之合此攷於社稷之後蓋右社稷則左宗
廟也雖漢不如古制後世尤不能如漢制故鶴山總名之曰古
今攷而回續之云

右漢元帝祀泰畤五畤后土門類附攷

漢成帝年二十即位二十六年四年一改元如武宣建始初平
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皆四年綏和二年而崩年四十六始即位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於初改元之十二月
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
圍以上衡奏改由王氏自鳳始遷罷宗廟乃元帝時貢禹始罷
郡國廟自韋玄成始大驟與曹皆罷於王氏然前此猶未議郊
祀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則舊三大祀之壇場皆毀矣何其
勇也王鳳為之而諸腐儒黨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三
月辛丑上始祀后土于北郊此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之奏
也群臣議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
士師丹議郎翟方進五十人引禮記大壇大折南郊北郊之文
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天子從之當時是劉歆周禮未立學官此
所引禮記漢儒禮記也又引偽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蓋是時漢儒俱不見孔安國古文尚書故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八字群儒不知謂天子五廟而已以其引禮
記不引周禮推之則知成帝初周官猶未出也至王莽於平帝

時奏議定南北郊合祭分祭始引周官禮春官大司樂六律六
鍾五聲八音六舞及六樂六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又引地上
圜丘樂六變澤中方丘樂八變事前此未有儒者引用其為劉
歆附會莽意而莽主用其書無疑也然則周禮其可盡信乎有
南郊又有北郊有上帝又有五帝易詩書所不言雖史記封禪
書有所謂周官曰冬至日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祭地
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似乎司馬遷嘗見今之周禮
然下文刪去北郊字恐遷亦有所疑所謂周官者其真周公旦
之所為乎未嘗敢信也成帝北郊不於夏至而於三月盛夏行
郊禮後世人主決疑難必行亦可以類推矣成帝一行南北郊
禮之後至永始二年在位十八年矣凡十六年一親祀是年十

一月始再幸雍祠五時先是帝以泰時拔木之異問劉向劉向以正對言其非上意恨之恨悔也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及五時陳寶祠如故永始三年也其後祠泰時后土各四五時二帝崩未葬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何其急也蓋杜鄴於王商輔政時有此請黨王氏也而王莽為大司馬兩年矣鳳音商根莽相繼當國視漢家郊天地祠祖宗之禮時宗廟快意毀廢輕有移易則蔑秩之漸也鄭元帝以前諸帝所祀天地宗廟雖未盡合古然以權柄在主上誠敬交神明何往而非天何適而非地五時祀五帝三時祠太一以五帝為佐汾陰祠后土京師郡國皆立先廟不無是非可議第有舉莫廢所謂西隣禴祭可享可格者也毀廟移郊貢禹開

端匡衡韋玄成張譚杜鄴奮臂附王氏以至王莽滅不至而禮徒變宜不享不格也成帝好方士神仙谷永之諫雖切亦黨王氏者當是時惟劉向梅福致言王氏為忠臣

右漢成帝改南北郊僅一祭攷

漢哀帝年二十即位建平四元壽二年六年而崩年二十六歲以寢疾不能親祠祀復前世諸神祠官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建平三年十一月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紫陽方氏曰成帝無嗣復甘泉汾陰雍陳寶祠用元后詔成帝未葬而復南北郊又用元后詔哀帝疾病疑改作非是復諸舊祀又用元后詔且元后是時未臨朝稱制成帝哀帝俱非幼弱而王氏弄權借母后為重以弄禮哀帝建平年皇太后詔時王莽已就國在國三年元壽元年莽還京師哀帝崩再為大司馬六年之間孔光為相專附王氏者也之就國書是建平二年史不書歲月

右漢哀帝寢疾不能親祀攷

漢平帝九歲即位是歲哀帝元壽二年六月崩平紀書曰九月辛酉中山王即位謁高廟即位謁廟漢之常禮然不知九歲未冠所服何服明年改元元始想是時甘泉泰時雍五時汾陰后土大祠祀皆有司行事而已元始四年春正月書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未知平帝親行事乎王莽代天子行事乎平帝始十三歲未冠也郊則已有創條改之南郊矣宗祀者又果何地乎是年二月莽始奏立明堂辟雍明年為五年春正月始合祭明堂十二月平帝始加元服前年平帝年十二議

納莽女為后去年二月立帝后王氏見高廟加莽宰衡不知未冠而同后謁廟與禘祭果何服乎史所書皆不明是年莽議正月合祭南北郊天子親之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有司奉祠平帝未嘗一舉此禮而十二月遇毒以崩

右漢平帝遇毒崩合祀南北郊實不行攷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祀天地總攷下

王莽明堂之制應邵注曰明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大昊六屬(此一句非)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祫祭明堂應邵注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祭(此一句是)師古曰祫(合)

紫陽方氏曰上帝一而已矣漢儒以高祖增北時踵秦四時爲祭五方五時五色之帝宇不可破故鄭玄曲說有七帝王肅以五人帝又亦牴牾且如明堂之文孝經明言祀文王配上帝何嘗於此地舉祫祭又明堂之制亦不應如是之侈大抵漢儒議禮多如作符命之所爲而符命之始始於漢高祖之斬白帝子神媼夜號後世儒者當一本於正可也

右王莽明堂制應邵曰注攷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祖考欲以配天緣孝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此以下歷述高皇帝孝文孝武祀事及建始永始綏和建平徙郊復郊始末臣謹與孔光平晏左咸劉歆朱陽薛頁國田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周官天墜(今漢書省文如此)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祀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祖先妣(師古注未詳並見周禮大司樂今本云同作六鍾鄭玄注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鄭注舞者亂于精此奏於天合樂分樂亦不同天地四望山川祖妣六祭奏用一代之樂而上文既云大合樂下文鄭別引六樂奏六歌事物致得者遠隋文緒之未可知也)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六)

(八處夫亦不可信)之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垠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四望之中海一海字而又則以山川爲地理未通)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先妣配地古經文並無於見莽議先后爲之)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推莽判則一歲二郊人主禮其一有司行其二)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后配於壇上西嚮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特牲用繭栗(無非所以誠自禮不見經)元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埋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此禮不曾行平帝八年通鑑所崩)其旦東嚮再拜朝日其夕西嚮再拜夕月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二帝一王此未見此禮)莽至此

引周禮冬至圜丘樂六變夏至方丘樂八變謂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王莽合祭之說後世所以不可廢者以人主千乘萬騎賞賜繁費而難之且周有郊祀天地之詩而漢郊祀樂章亦兼事天地則三年一郊而合祭非得已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平帝尋中毒崩不曾行此禮陰陽有離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說於祭祀無預推為之辭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得常至王弼曰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為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王弼此說鑿空不通如夏至之復也孔子謂后以施命告四方此亦可謂之寂然大靜乎伊川謂閉關使商旅不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若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是冬不省視四方者乎伊川謂凡言后者皆謂守成之主后不省方如言富焉僅暇不蓋省事四方是一說以方為事又是一說今王莽引此謂人主於冬夏二至不可出郊祀天地則南郊北郊指其方而言也謂不當發祭祀誣之事此亦可通然夏至后以施命告四方象全不事事乎呂藍田朱文公當謂靜以養微陽文公又引月令冬至夏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之誠區區朔謂氣王於二至不過閉關一日以止行人君齋不視事君子曰取外靜其形內靜其神於祭天地自無所妨但不省小事而已王莽以六藝文姦言愚弄母后句生罷是時平帝未幾遇毒而崩所請正月親祀南郊合祭二至分祀有司行事皆未嘗舉行

右王莽元始五年奏合祭分祭天地攷

今之讀書禮記不可全信周禮不可全信禮記月令全不足信明堂位不可信王制不可全信月令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鄭注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古人作文用蓋字皆疑辭不足信也如天子居青陽左个以四時推之並不足信也王莽奏陟南北郊惟周官今謂周禮有之月令有東南西北郊周制無所攷也王氏於元帝之後成哀平之閒三十餘年天地之祠五陟焉其褻瀆神祇甚矣平帝幼不親祠改定合祭分祭南北郊之後以易之六子為六宗唐正義自有數說莽所謂非也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地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然則莽謂五畤泰畤俱不應古矣而地曰廣畤何也又引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之文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云云於長安城之陸地古陸字兆者兆東方帝太昊句芒畤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於南郊兆西方帝少昊蓐收畤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玄冥畤於北郊兆文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此乃王莽用月令之文遷雍五畤於長安之五郊併南北郊而為七有泰畤為南郊又有廣畤為北郊又有五帝群望畤為五郊則七郊七畤不已褻乎班史郊祀志書莽八風臺五梁禾師古曰五色禾也水所謂五穗禾者鶴髓萬書者作鸞髓作鶴從今字貞易譌毒冒犀玉二十餘種師古曰謂毒冒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金此黃帝穀仙之屬也愚按莽之所為愚天下愚后毋愚少帝愚群臣而又為人所愚則其信呂不韋之月令信劉歆之周官信群不逞之符命皆一律也自篡位至末年崇鬼神淫祀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仙○鄱陽方氏曰古之大賊而大愚無如莽矣後之儒者得志而相天下當以周詩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合祭之明文而相用之不為王莽而廢也呂東萊讀詩記引蘇氏圜丘方澤語以細字

注疑之也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自孝經有配上帝之說而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天即帝帝即天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而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帝即天天即帝也東萊一部讀詩記於凡言上帝處皆削去鄭玄五帝之文不錄一帝二帝三帝四帝其說自秦始加北時為五帝自漢高始渭陽五帝廟惑於新垣平之說自文帝始甘泉立泰時以太一為天以五帝為佐六天而又五帝自漢武帝始古禮以郊祭天以社祭地社稷之壇在宮門內有民社稷而無人主社稷自秦始故有所謂漢武后土之議（此事尤詳考書）區區愚見以為人主合祭天地於南郊而春夏祈穀之類後世不可煩人主常行有王者作左宗廟右社稷如古制革五帝之說為天帝帝即天天即帝庶幾天下無四分五裂而三分而南北而十六國乎

右王莽五郊兆五帝及東萊讀詩記無五帝攷

漢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崩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元后亦知其誣罔而群不逞之臣成其說王莽遂為攝皇帝群臣奏言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嗣君未立改元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三月己丑始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始二歲號曰孺子不正帝位莽擅為君漢亡於此矣居攝二年改為初始元年其年十二月篡位即其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凡五年又歷天鳳六地皇四而誅凡即真十五年班史並不書莽郊祀宗廟等事惟居攝元年未立君自為君以祀天於南郊與去年所制春正月合祭天地南郊二至分祀天地南北郊無一相合其迎春東郊出於呂令秦漢亦未嘗行其即真十五年間惟一至南郊鑄威斗而已明堂之祀亦不一舉惟一再至頒茅土而已地皇元年下書曰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大廟此漢之明堂也莽劉為王營祫祭而班史不書是年起九廟黃帝大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帝虞始祖陳胡王統祖敬王世祖濟北愍王三祖五祖廟不墮濟南伯王尊稱昭廟成孺王尊稱穆廟陽平頃王戚稱昭廟新都顯王戚稱穆廟莽高祖至父為四親祖廟九廟之制不經劉歆逆徒相為用會本不足書書此以見莽之議禮本皆私見臆說劉歆之周禮引用最多而又好異作怪瑣碎之中微有相類符命德祥福應四十三篇誣罔偽謬恐周禮亦其一也

右王莽篡逆祠禮其說皆不經攷

陳薦為判太常元豐三年奏有曰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於典禮有所未合故罷之臣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前漢載郊禮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太元尊媼神蕃釐說者曰太元天神也媼神地祇也第八章言涓選休成天地並向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紫陽[illegible]陳太常此議極當東萊讀詩記於昊天有成命引孔氏曰[illegible]天地之樂

歌也又引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不言合祭然小字注乃東萊之所疑毛傳不明鄭氏無箋正義之說舛剌不一謂於南郊祭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同謂天即是昊天上帝地即是皇祇又何必更需天地之神以為所感之天神神州之地祇下文又曰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其說不通下文又引大司樂冬至圜丘夏至方丘語泥鄭玄注謂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同謂如此則郊自郊丘自丘圜丘方丘不可以郊祀言正義之謬甚矣下文又引大司樂舞雲門以事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鄭玄注云天神謂

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同詳鄭玄之意有夏正月建寅王者之南郊祀感生帝有冬至之圜丘其神主北極有夏至之方丘其神主崑崙祭之於丘不在於郊至如舞雲門以祀天神則指為帝舞咸池以祭地祇則指為神州之神五說支離全不足信

右陳大常合祭天地及詩正義鄭玄謬說攷

元祐蘇端明合祭奏巳畧見前今節文吏書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切謂禮當論是非不以人廢光武親誅莽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兆於洛陽為圜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漢世合祭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大魏郊天之所準

故事為圜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之明驗也唐明皇天寶之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唐世合祭之明驗也本朝儒臣禮官講求損益圜丘方澤親祭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下合時宜上合典禮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巳未能是故徧於三歲當郊元年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議者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以為周禮臣請言周禮與今日之別云云太祖受天眷命建隆初郊奉享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偏享太廟遍祀天地此國朝禮也古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

如彼其少而一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巳云云至於後世四海為一機務之煩萬倍於古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自后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百官皆有賜賚非周制也此皆不改而於周制地祇則曰不當祀於圜丘此何義也

右眉山蘇氏元祐奏合祭天地攷

元祐七年顧臨議合祭曰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

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其不合祭者惟元豐三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合循祖宗之舊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合祭他日欲親祠北郊則不果欲合祭南郊則已罷父天母地徧而不備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後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享宴賓客猶不可如此況神祇乎今欲親祠北郊一歲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未易行也或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近舍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追三代千歲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矣今不定後必悔之

右元祐集議顧臨議主合祭攷

元豐元年請罷南郊合祭議分祭南北郊陳襄爲判大常獨主合祭陳襄奏謂元始合祭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而襄先所引亦不過大司樂圜丘方丘之說大宗伯蒼璧黃琮之說謂由漢歷唐千有餘歲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皇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則豈可以希闊之事強神宗顧乃創爲新說謂今既罷合祭實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禮地祇於方丘後以冬至禮昊天於圜丘議者或謂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三歲一郊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得已用三年而得祭歲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祭南郊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臣切謂不然以三年迭祭爲昊天六年始一親祀此尤不然是也後漢南齊之說不明闕但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行王之失禮可乎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効舉曠世不[illegible]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均南郊之賜于方圭二至親郊事然禮[illegible]用武隆高祖唐睿宗亦是後王之失禮何必東漢南齊執李清臣議同王存議王存不可陸佃議郊後有望祭請冬至親祠郊圜丘之北別祀地祇議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遣冢宰攝事於是神宗元豐[illegible]年夏至親祀地祇北郊一行之然則是爲可常行者哉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隋煬唐睿宗四君行之至元豐爲五君行之紹聖三年射祭地元符元年獨祭天爲六君行之崇寧政和宣和三行此禮爲前後七君行之而天下大亂分裂矣

右元豐二年分祭始議攷

元祐末請罷南郊合祭顧臨蘇軾范祖禹等八人主合祭范純仁曾肇劉安世二十二人主分祭顧蘇二公議畧已見前范祖禹議當攷之李燾長編載樞祀事本末四家有九朝國史及實錄不在族中未能盡檢曾肇議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主分祭親祠禮武仲乞檢會王存奏以孟冬議北郊親祠范純仁議北郊上公攝事請於使苑設望祠位舉燔火以望拜盛陶等議宜用先帝北郊儀注罷合祭大常少卿王子韶議夏至日祭地方丘聖人垂訓萬世不易之典圖謂元祐諸人心事不同或迹在元祐而心在熙豐如王子韶者皆是等讀書之人未識周禮之爲書何如也元祐七年南郊從顧臨蘇軾等議權行合祭權之一字乃終於分祭

之萌櫱也紹聖變元祐無不以熙豐意行之是豈真能佐人主行古禮者哉

右元祐權行合祭攷

蘇文注紹聖三年又下詔罷合祭以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元符元年南郊始獨祭天（三年正月哲宗崩亦不能一年兩郊）建中靖國元年徽宗又詔將來南郊見天地之初權祭天地於圜丘崇寧三年又罷合祭悉如元豐三年之議至政和三年九月詔自今每遇冬祀大禮後祭地於方澤儀物仗衛悉從減省十二月九日又詔以來年夏至祭地於方澤四年五月二十日躬行北郊之儀自四年至宣和五年三行此禮焉○紫陽方氏曰王莽顓國三十年之間天地之祭五變而天下大亂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五舉親祠北郊之祭違背祖宗狎侮天地遂致天下大亂後之為國者其無輕議禮哉

右哲徽二朝四祀北郊攷

元城語錄元豐主分祭者陳襄李清臣之流主合祭者陳薦之流也元祐主分祭則曾肇范純仁之流主合祭者蘇軾顧臨之流元豐分祭之說勝其後紹聖三年及元符崇寧政和宣和親祠北郊則用元豐之說也（回曰合去元佑二字）元祐合祭之說勝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權合祭天地則用元祐之說也○紫陽方氏曰蘇長公謂劉器之真鉄漢其人剛正向來主分祭之說決非附會然天下事有是有非語錄所紀更不別白合祭分祭孰是孰非一以為分祭之說勝一以為合祭之說勝後之人將何所取決乎此亦可彼亦可乎愚謂南郊合祭天地不當以王莽人而廢其言當以蘇長公所議奏為萬世之準且人主仰頭則見天於祭地之時則不祭天俯首則見地於祭天之時則不祭地此心安乎人子事父母必使異宮而奉養之乎天子諸侯祭宗廟祖必以妣配父先死母後死終喪則必祔母於皇考之廟祭天地不必分也其非大祀或有事而告於郊則就圜之南郊或有事而告於地則就右社稷之社左廟右社於宮門之內為郊於國之南而北郊不必行五帝之號微有所革帝即天天即帝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無二父則正矣

右元城語錄合祭分祭攷

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曰大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其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造主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為一神也

郊皇祐二年判大常寺上仁宗謂孫奭言如是是其得也然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則為未然稱昊天者以其元氣流通乘五行五氣普臨萬物因時人強以名故春曰蒼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玄天耳唐以來二說並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與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

經世圖云天王祀天之禮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代四郊也變禮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肆告有用牲

術諸經可歷攷也歲凡大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如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祐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皆非事天可乎肅之為說又不通矣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

眉山蘇氏郊禮議有云三代常祀一歲九祀天再祀地皆天子親之故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以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三年而不親祠百神也

紫陽方氏曰議禮如聚訟其所以然自秦焚書始多端而殊途自劉歆周禮始畔漢附王莽之賊臣此書為後世大患傳注之學雜以讖緯愈益淆亂自鄭玄始此一繆儒干說萬辨注三禮箋詩釋書解易無狀已甚而王肅賈馬服穎諸人各有得失且如孫奭言稱天稱帝之名義是矣而五帝之說不能闢宋郊又以為六帝之位不敢裁抑經世圖分合之說是矣而四郊五帝六天亦苟且從之蘇文忠專主郊與明堂合祭為然而昊天五天帝天皇地祇神州地祇不以周禮為非此四公皆有所未盡也先儒有謂周禮冬至祀天禮記卜郊用辛則日不同周禮祀天圜丘禮記燔柴泰壇則地不同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四圭有邸祀天則玉不同周禮大裘祀天禮記兗冕事天則服不同騂牲赤黝牲黑禮天蒼犢禮地黃犢則牲不同然皆攷之未精回已於廣攷三十條中略分降神禮神祀神位兆牲樂所以不同者矣其最舛刺者鄭玄所言有冬至祀天之南郊又有冬至祀天之圜丘有夏至祭地之北郊又有夏至祭地之方丘又有三王夏正祭感帝之南郊又有迎四時中央蒼赤黃白黑五帝之五郊又有啟蟄龍見祈穀之二郊一歲凡十二郊天神一也有北辰耀魄寶等之天神又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天神地祇一也有崐崘之地示又有神州地祇之地示六代樂舞合祭為一說分祭為一說禮天神地示人鬼別為一說情狀無窮邪說不一最是冬夏二至以一天子之身而謂其郊丘二禮同日雙行有此理乎近世三年一大禮非郊即明堂以圜丘即為郊禮之壇未為不是而郊也明堂也並合祭天地亦未為非天也帝也俱稱為昊天上帝地也后土也俱稱為后土皇地祇恐未世亦不可輕攷矣古祭天獻宗廟九獻而近世止於三獻玉幣牲樂蓋多苟且興而起之當不無來哲云

右諸儒言祭祀惟鄭玄大繆攷第三十六條

南渡後郊丘攷

建炎南渡紹興十三年正月以禮部太常寺申請命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知臨安府王㬇條國朝禮制建郊丘於國之東南及建青城齋宮在嘉會門外南四里龍華寺西為壇四成上成從廣七丈再成十二丈三成十七丈四成二十二丈分十二陛

陛七十二級壝及內壝七百九十步中外壝通一十五步埒中
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在壇南二十步內地餘四十步以列仗衛
惟青城齋宮及望祭殿詔勿營臨事則為幕屋略倣汴京制度
大殿曰端誠便殿為熙成其外為泰禋門六月詔曰朕嗣膺歷
服越在東南念初載於維揚嘗肇禋於泰畤深惟累聖之成憲
必遵三歲之親祠四消路寢之延夕瞻圜壇之禮（建炎元年丁至四年庚戌紹興元年辛亥至十三年癸亥凡十七載郊一明堂四矣此第六次大禮）今日上穹垂祐邊境休
兵寇盜弭寧民俗康阜日致燕寧之孝歲收高廩之豐格此休
祥敢忘大報見祖禰於諸室念丘澤之一祠嘉與臣工共圖熙
事朕以今年冬至日有事於南郊咨尔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
祀罔或不恭十一月庚申用元祐郊禮合祭天地設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設太祖太宗位於壇上東方
西向北上席以蒲越侑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
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
六十有九於第二龕
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龕
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內壝之內
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內壝之外
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
嘉泰三年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
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二十人紹興二十五
年增三千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用文繡者皆
以纈代之
隆興二年甲申正月一日孝宗初郊先是臣僚言國朝多用冬
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在二十九日以其近晦遂
改用十六日甲子今初郊冬至亦在二十九日請詳議改吉日
遂用正旦其詔有曰欽惟元日正得上辛亦權宜也
隆興三年以寢殿在淨明寺易安去青城稍遠乃徙寺之舊
熙成殿於端誠殿後以充寢殿○紫陽方氏曰此用咸淳臨安
志修有會要續會要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高孝繫年要錄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仁宗英宗兩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四朝國史陳均皇朝備要皆可詳攷偶客中乏此大抵一
歲祀天帝者四無天與帝之分春上辛祈穀夏四月雩冬至日
報皆於郊壇秋九月饗於屋設位於淨明齋宮每歲皆遣官行
事三年一大禮人主親出則秋饗冬報不重舉郊有望祭殿以
幕屋為之遇雨望祭其行事官當登郊壇而遇雨則於淨明齋
宮望祭之無迎氣四郊之事禮亦簡矣然運祚之脩短不在是
君臣上下無誠心則祭雖多亦何益焉但所謂第一龕天皇大
帝一位五方五位北極一位神州地祇一位乃劉歆之周禮鄭
玄之周禮漢高文武宣之五帝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也
繡衣鹵簿者太祖所為今以纈代儉也陶木之器亦儉也旗幟
非古則有陳祥道之攷云
南渡後明堂攷

仁廟以前循唐制季秋大饗寓祭郊壇皇祐二年始寓於
二十八年始議明堂享帝享親九年辛亥行禮即禁中文德殿
爲之者紹定制南渡紹興四年甲寅親臨安行宫合祀天地並
侑祖宗詔謂頗盍會稽之近制宰循皇祐之前規先是紹興元
年行於越上九月八日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八日辛亥
是年九月五日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五日辛酉行宫草
創一大殿大朝會榜曰文德殿策進士唱名榜曰集英殿秋享
榜曰明堂殿正配四位從祀神位七百六十七御書明堂又明
堂之門六自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前一日朝獻大廟初大廟寓
温州至是已建新大廟於臨安而景靈宫未建位即常御殿設
位朝獻紹興十三年始建景靈宫於新莊橋之西孝宗嗣位四

年郊禮議者以大上光堯不敢議及嚴父淳熙三年權禮侍李
燾始有請六年禮書撿學周必大議宗祀文王在成王之世則
明堂不專以父配所謂嚴父者蓋指周公推本武王之意追尊
文武之功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今若特舉秋享於禮爲允是
年九月辛未遂合祭天地於明堂併侑祖宗必大視草赦書有
曰惟周成宗祀洛中倂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
帝　紫陽方氏曰近世有建議者配以太祖太宗高宗孝宗四
主蓋不知禮云

卷之十五終

古今攷卷之十六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

漢元年甲午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十一月秦民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則知秦儲關中粟於京師亦如關東儲粟於敖倉也是年春一月沛公爲漢王四月就國五月還襲取咸陽而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即關中粟已空矣豈項羽焚燒而空之乎二年乙未六月漢得關中一年零一月矣而關中大饑非水即旱也未至一斛直萬錢豈蕭何

運關中粟餉關東故粟貴之極至於此歟人相食則如左傳所謂易子而食歟漢宣帝時京中穀石六錢唐太宗時斗米三錢粟賤之極莫如此際且加以水旱粟貴之極莫如漢高之乙未夏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或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損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凡積畜以爲民則堯湯可以禦天災畜積而止於富國則武王發鉅橋之粟矣齊桓公之盟曰無遏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而晉閉之糴則春秋特此疆爾界已有不相恤者矣後世義倉聚斂而不散背立法之初意至爲不仁莫若朱文公之社倉爲可久漢高創業艱難如此下文令民就食蜀漢乃梁惠王移民之下策亦不得已歟

虜魏王豹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魏豹之兄魏咎故魏時寧陵君秦滅魏為庶人（史記云咎為家人）陳勝之起咎往從之周市下魏地而不肯為王賢者也迎咎為王章邯破之約降咎自燒殺以全其民亦賢者也項羽後立豹王魏尋移豹河東為西魏王其以國屬漢而從漢王擊羽彭城怨之也自彭城還請視母視歸因畔漢[illegible]虜之乃反覆之人致之薄姬傳許負相薄當生天子豹以是叛漢（[illegible]）漢王初有巴蜀郡漢中郡降河南王申陽置河南郡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廢丘章邯自殺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史記多北地郡至魏豹之虜又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明年獲趙王歇又置常山郡代郡櫟陽為郡之外凡十五郡其於有天下之半還定三秦二年間耳東向以爭天下大勢以成而項羽皆無此規摹（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

大將騎將步卒將（古人不騎馬附）

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卒將項它不能當曹參以將之才否決勝負智矣古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每一車將一人御一人右一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乃召六卿誓之曰嗟六事之人則六軍皆出六卿為將也仲康命胤侯征羲和有命掌六師之言則以諸侯為大司馬而將之也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其實天子之國可具兵車萬乘出師征伐曰六師不過用兵車千乘馬六千匹將卒共七萬五千人武王伐商止戎車三百兩法謂步卒二萬一千人不計車上之三人也所誓司徒司馬司空未備天子六卿也史記謂紂發軍七十萬人拒武王恐太誇當是時太公望周公召公畢公皆從未有大將大將軍之號至老子道德經始有云偏將軍上將軍者春秋傳晉之上軍中軍下軍皆有將有佐然皆以車戰而已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謂古人不騎馬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陽州之難左師展欲以公乘馬而歸釋音乘馬如字此為單騎馬見於傳之始史記蘇秦傳始見騎字此為騎戰見於史之始漢王以韓信為大將軍灌嬰為騎將曹參為步卒將副貳之一則見後世軍制之異古騎戰盛而車戰廢一則見漢高善用人之足以勝敵終於追項羽而得其首者灌嬰之騎也韓信時已拜左丞相築壇拜大將軍矣第二除曹參漢初王時封建成侯遷將軍又遷中尉二年拜假左丞相與行以假丞相將步卒佐信破趙為相國參以左丞相屬信下參常佐信灌嬰（未見漢書傳十二卷）史記無嬰傳

木罌缶渡軍

予嘗閱經武要略畫木罌渡軍狀上以木旁午交加其下用今甕押縛於木下上加以板士卒用棹而渡蓋倉卒為筏猶難取民家水器拆其屋材棟梁可立具也史記信傳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韓信傳作木罌缻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

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陳船欲渡今同州朝邑縣也伏兵渡夏陽在韓城縣界韓信初見漢王議論甚正大至其用兵智詐而已

韓信使人請兵三萬人

漢書韓信傳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多一益字益破魏見兵弱又請益也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是時趙王歇佐之者代王陳餘成安君也陳餘張耳交道不終張耳以常山王走漢為客而燕王則臧荼也項羽王臧荼於燕徙韓廣王遼東不肯行而荼殺之也齊王田假項羽立之不一月田橫逐之立田榮子廣為王曰趙代燕齊四國者於項羽名為市之實亦反側又皆庸人惟陳餘田橫有聲然不足當韓信信知漢王之在滎陽可以與項羽相持而未可以滅項羽故益兵三萬人之請氣已吞趙代燕齊於胸中矣南絕楚糧道必燕齊餉項羽故欲絕之而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此一語謂項羽之滅必待已至而後可也可謂豪傑也已雖然功名之士君子耻焉

韓信二幸二善四不善為一大惡

韓信淮陰之餓免於漂母一幸也連敖之斬免於滕嬰二幸也即不幸餓死斬死亦命也乘之所為惟初見漢王策項必敗知漢必興見事甚明為一善北面師廣武君厥善不伐為二善功名之士專尚智詐臨敵破敵詭譎萬狀苟以逞心推之事君則不可矣破趙而請張耳為趙王非欲漢高惡也此一不善也下齊

而自請為假王遂得真王非漢高意也此二不善也武涉之說其所以答項羽者專論官爵衣食而不斷之以君臣大義此三不善也蒯通之說史記作傳書信答語甚詳漢書節移入蒯通傳然亦不過謂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此一語庶幾而君臣一定不可反易畧不及之通之再說則答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說至於三終不忍背漢然吾將念之四字有邪心矣春秋無將將而必誅此四不善而惡之大者也陳豨之出漢書為代相史記守鉅鹿仰天之歎史書其事旁無證佐果有之誅死宜也功轉大心轉小可也漢還定三秦信之功也漢王出關降河南王申陽韓王昌虜魏王豹信之功也漢王入彭城信弗與大敗而還頼信收兵來會往往漢敗輒收信精兵復振信之功也戰京索閒羽不得西信之功也平魏趙燕齊信之功也會垓下決戰以兵三十萬當項羽滅之信之功也然有是前四惡牽於不奪不能之一私以成其一大惡功雖大何所容乎奪齊王楚漢高之怨怒見乎此矣漂母可報也亭長不必責也出跨之少年勿問足矣不必以中尉官之也鍾離昧以窘見歸欲全朋友而干君令卒欲免已而殺之即不如初弗匿之此亦小不善之三也初信不餓死不斬死二幸也而二善不足以贖四不善以重者論成一大惡叛君是也是故君子於此鄙功名之士而重理義之學司馬遷謂信不能學道謙讓還之所謂道學淺之淺者而信初未嘗知此則豈不可惜哉爾何不學而知恭謹曹參

[illegible]學而知清淨張良嘗學禮學太公兵法非聖門之學而知進[illegible]皆天資過人戰國以來無一學者匹夫而懷帝王之心餓隸而有將相之望得全身者百不一人嗚呼皆不學之弊哉

置常山代郡 [illegible]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此漢書高紀也史記書虜魏王豹在此年於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之下文書曰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不書置常山代郡漢紀不書立張耳為趙王意者信耳初破趙漢置常山代郡矣明年夏韓信請立張耳為趙王則常山代郡又為趙國耳之為王僅一年死子敖嗣以貫高謀反子敖免王為侯乃復為常山代郡而文帝又為代王更革不常漢地里志無代郡而有趙國故秦邯鄲郡不過四縣八萬四千戶則張耳之王趙非趙全地也井陘史記索隱曰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於陘山之隧升於三道之上是也呂東萊曰今為真定府井陘縣地里志常山郡井陘縣應劭曰井陘山在南音形韓信曹參灌嬰三將擊趙漢王又益以失國之張耳與陳餘為世著同擊之其必取無疑矣高祖可謂善用人也韓信用廣武君之計留趙一年而後請張耳為王使人說燕王被荼下之而未伐齊則項羽之所助者僅有田廣耳[illegible]

韓信兵法項羽兵法張良兵法

韓信傳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史記作置之亡地項籍傳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史記云乃教籍兵法張良傳圯上一編迺太公兵法史記留侯世家亦然予謂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當時豈有所謂兵法哉留侯圯上夜半之書曰太公兵法項籍韓信所謂兵法乃其幼少所讀書也近世武舉以七書為業有六韜三畧孫武吳起二書尉繚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而善用兵者不必皆讀此書漢藝文志有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共為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孫武孫臏吳起公孫鞅范蠡大夫種李子名不知娷不知[illegible]兵春秋龐煖[illegible]兒良廣武君韓信此十三家為權謀注者伊尹太公管子孫卿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兵形勢中有項王一篇韓信以之而亦族項羽以之而亡身其兵法又果可信乎古今之變不同兵法又果可泥乎學者自有當讀之書不必講此

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此春秋書[illegible]漢紀史記不書朱文公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illegible]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illegible]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此本杜預之說也詩十月之交疏日食者月掩之也唐志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與日軌相會則涉而浸遠遠極又涉而近交所以著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

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食矣占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詳見
細四象曆攷吾州程懷古秘仕至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年
八十休寧縣汊口人經筵讀三朝寶訓有曰日月同度謂之朔
同行一道相合謂之食如食少只一分二分則隔一兩月後如
月行進來必再食若退去則不食如食多至九分十分則隔一二
兩月後如月行退速則不食如退遲必再食至五分六分則後
月月行必退去決無再食之理頃數年後或遇日月同道相合
方食予謂此必曆家之說春秋日食三十六見漢書楚元王交
傳中劉向封事顏師古注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
癸巳朔連食兩月與漢三年丙申十月十一月兩食同他不書

項羽　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初漢彭城之敗退屯滎陽今鄭州滎陽縣韓信收兵來會與楚
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
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呂東萊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東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城耳楚以
故終不能過滎陽而西秦建敖倉於成皐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山上臨河有谷倉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滎陽成皐據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巨橋
盈而殷喪成皐溢而秦亡〇今考漢書地理志周平王東遷洛
邑鄭滅虢會鄶之所謂晉鄭焉依戰國時鄭爲韓所滅韓徙都
之後爲新鄭縣者是也秦滅韓滅周及滅東周君西周君置三
川郡其守李由李斯之子市公斬之漢王出關項羽所立河南
韓王鄭昌降置河南郡治雒陽即周公之成周也魚豢
曰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顏師古以爲光武所改河南郡
管縣二十二滎陽亦縣也汴水也皆在西南有良蕩渠東南至
陳入潁行七百八十里應劭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京縣師古
曰即鄭叔段所居也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狙擊秦皇帝之地河
南縣故郟鄏定鼎之地周公之王城至平王居之漢以為郡開
封縣及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有逢地忌澤宋
至開封府汴梁爲京師成皐縣故虎牢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
傳七萃之士生捕禽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唐諱
虎師古改虎為獸春秋傳曰制巖邑也晉楚爭鄭城虎牢信乎
其爲南北之衝漢高敗於彭城退屯滎陽賴韓信共力戰楚不
能西爲京索間信乎其爲防矣相拒一年而敖倉之甬道絕滎
陽受圍以計得出脫走成皐入關收兵成皐又被圍急甚又自
小修武渡河奪韓信張耳之軍軍復大振滎陽成皐皆破而再
復項羽終不爲河南洛陽之害漢之戰守亦甚勞矣特此數縣
爲大戰場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此十字盡之矣卒賴韓信
定燕齊蹶布彭越撓楚腹心南北夾攻漢高身當一面風寒全
據關河而後楚卒以亡故畧考地里書此

酈食其欲立六國後史

酈食其張良稱漢王陛下

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酈食其欲立六國後兩稱陛下張良
發八難稱陛下者凡十一史記秦始皇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

廷尉斯合議尊號秦皇始稱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
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
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
如之按此天子稱陛下自秦政始也漢王未即天子位而酈食
其張良已稱陛下此司馬遷之筆而班固因之當時未必果爾
後世有天下皆稱皇帝陛下非二帝三王之舊制也

陳平計間踈楚君臣

漢紀於趙餝印之後書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黄金四萬斤
以間踈楚君臣殊無倫理無滋味史記高帝紀書曰漢軍乏食
遂圍漢王漢王請欵音作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於是項
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
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司馬公所書殊有倫理有滋
味又間事詳見史記陳丞相平世家其淺近之智甚不足道肆
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
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
項王不信不肯聽漢書陳平傳改佯驚為暘驚呂東萊引延平
陳氏之言曰項王之使飲食之人也不然則陳平之間豈難見
我固謂項羽而有烹阿封即墨之明則與言日至毀言日至有
不難察矣項羽左右受陳平金讒譖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而不能察悲夫然此事秦尉繚已行之始皇紀大梁人尉繚
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
翕而出不意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
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陳平之策尉繚之棄耳

王車金屋左纛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朱文公曰商輅木輅也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殷而有輅之名蓋始異
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殷輅之朴素渾堅
而等威以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或問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
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
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
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
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此敎語極天下之工誰謂朱子不善為
文工聚事出周考工記滎陽圍急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三年丙
申五月也紀信乘王車黄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黄繒為蓋
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左方衡上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
斗或在騑頭或在衡呂東萊曰此戰國以來王者之制也太史
公高帝贊曰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言遂為漢定制也○然
陽方氏曰魏鶴山初意以漢儀為古今考謂二帝三王制度至
於春秋戰國秦而可不一存漢得天下宜一變復古而因仍秦
制一切不改承繆襲外皆高帝少文蕭曹諸臣不學之過三代
車輅不同孔子酌其中謂當乘殷之輅三代正朔不同孔子謂
當行夏之時太史公竊歎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之不然不

為無識極有意味深不滿於一時君臣之苟且此東萊所以陋
班固而奬馬遷也

廣車輅攷

周禮中車下大夫二人掌公車之政令云云王之五路一曰玉
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王后之五路 重翟 厭翟 安車 翟車
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蔽 素車棼蔽 藻車藻蔽
駹車雚蔽 漆車藩蔽 服車五乘 孤乘夏篆 卿乘夏縵
大夫乘墨車 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凡良車散車不在
等者其用無常
典路中士二人 車僕中士二人 司常中士二人
皆巾車之次官 合考注疏音義詳之陳祥道禮書數卷候節
抄

右春官宗伯之屬官車路

考工記胡無弓車夫人而能為弓車作車以行陸故一器而工
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
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兵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 乘車之輪六
尺有六寸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 注達常蓋斗柄下入杠
中也與人為車當攷注疏音義詳之不可忽

右考工記車之名數

呂東萊大事記曰秦車服之可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司馬公
諸侯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服虔[illegible]入
[illegible]

右秦大駕八十一乘

紫陽方氏曰戰國之末六工蕩無法度而秦又焚書則先王之
制盡矣周之五路孔子不然而況秦之八十一乘乎漢王車乃
戰國王者之車想當時匹夫草竊焉得遽備威儀如秦乎六工
法亡矣江南之人至不識車僅有獨輪柴車朱文公呂東萊之
學精粗一貫小小議論亦非他人所及故記之

羽燒殺信

夫項羽學兵法而實無所得貪焚一也殘暴二也疑忌三也祟
陽圍急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班固刪被甲字
因四面擊之項羽不察其為誤我之計四面奮擊屠婦女二千
餘人此乃陳平欲覓西面走路耳羽何等兵法紀信之出項羽
以為真漢王降我也問探畧不審細羽何等兵法假如城東真
受降南北西三面軍士豈不攫紅所部皆呼萬歲之城東觀羽
何等兵法羽是時蓋愚不可言不知其胷中何以處漢王也下
車而漢王非是乃紀信耳雖縱一時之怒燒殺之漢王遁矣諸
軍定發一矢也

漢出軍宛葉 彭越渡睢 項羽擊彭越
漢復軍成皐 漢王旨小脩武 楚拔成皐
屯兵鞏拒羽 劉賈將入楚積聚

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楚與漢相拒滎陽數歲漢二年五月屯滎陽三年五月出滎陽一年間耳今轅生曰相拒數歲太史公之文有誤者班固因而書之轅生願漢王出武關漢從之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戰或謂項羽儻不南兵疾攻滎陽成臯破之入洛陽窺函谷漢當如之何曰此非人情兵法也項羽恐漢王出宛葉又為彭城搗虛之計不容不南兵親禦漢王也以此滎陽成臯間少得休息然此五月內漢已遣彭越渡睢破下邳殺薛公矣項羽終不能西過京索滎陽成臯而彭越乃已出令之睢陽西至下邳則項羽又有腹心之憂矣於是使終公守成臯而身自東擊彭越漢王聞項羽之東引軍擊破終公復軍成臯而不識解滎陽之圍蓋攻成臯所以救滎陽也項羽聞漢王軍已破彭越即西拔滎陽殺周苛終公遂圍成臯漢王跳□門北度河宿小修武項羽遂拔成臯拔成臯事漢紀不書史記高紀不書書之於項羽本紀項羽欲西漢遣兵距之鞏不得西使劉賈將兵二萬人渡白馬津入楚積聚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在東郡秦以為縣今漢書本紀史記高帝項羽本紀攷之始見此年丙申五月六月楚漢互勝互負之勢大抵漢之勢似弱而強楚之勢似強而弱漢王身護河南郡連河內郡以鄭之滎陽虎牢為藩蔽項羽不能過而韓信北轄燕趙以窺齊魏布彭越劉賈偏師在南今汴梁下邳東平之地內為之梗所謂常山蛇勢也項羽備多力分而漢有左有右有中三面相應也

漢王奪韓信軍　屯小修武　復取成臯

漢王北渡河出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史記高紀不書項羽紀書自擊彭越在拔成臯之後似乎微差奪軍事見淮陰侯傳既奪其軍信以左丞相拜相國蕭何以丞相為相國在定天下誅韓信之後蓋奪其軍而歆慰其心也是時漢三年六月張耳同韓信在趙猶未為王明年四年丁酉夏耳始為王出於韓信之請小修武屬河內郡今洛陽北渡大河是為懷州漢時有懷縣有修武縣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八月漢王臨河南鄉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之而令盧綰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攻下睢陽內黃十七城九月項羽復自擊彭越於梁地漢所以掣其肘者在此以故明年冬漢復取成臯

古今攷卷之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有星孛于大角

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按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曰左傳杜預注孛彗也既見而後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左傳周內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杜預注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中有也何以書紀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高郵孫氏曰星孛之興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夫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所孛者何星與所不知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年春秋事終春秋彗星三見皆書為孛後世彗孛與書景祐新書孛星芒氣四出為孛非常惡氣所生亦彗也春秋書者三彗亡星偏指曰彗亦曰掃星除舊布新之象秦始皇十四年間彗四見回初識星象後已未年二十三歲避地江陵府魏静齋先生之姊夫劉朔齋先生諱震孫字長翁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議官時鄂州解圍令回蔡撰賀赦因言及天文朔齋謂天文之書惟景祐新書最佳從為沿江制司幹官書行兵房事房吏宵為陳子華譯制使書本司傳寫得之乎亦録得其本用此及史漢晉隋天文志作曆象攷是也今攷之大角一星在攝提中亢池北入亢二度赤道內二十六度天王座也又為天棟為紀綱也漢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又攷星圖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二星十三度亢四星九度氐四星十六度房四星五度心三星六度尾九星十九度箕四星十度東方蒼龍之七宿也古之觀星者以赤道界于渾天儀之中角七宿亢氐房心尾箕皆在赤道外亢四星九度在赤道內外之中而大角在赤道內有玄戈一星招搖一星分亢氐間梗河三星帝席三星在帝席之傍此一星曰大角在亢池六星之北左右攝提各三星與亢池而並亢之四星跨赤道而二星在北二星在南是為天之壽星其次在辰其分野在鄭楚漢方大戰滎陽成皐京索間正是鄭之分野有德者昌無德者亡項羽之為漢所滅其兆固先見於此矣

附論秦始皇彗星

秦始皇帝七年彗星見出東方北方五月見西方彗星復見西方六十日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三年正月彗星見東方此所謂秦始皇十四年間彗星四見者也其間二歲再見者三其三十三年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見三十星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明年七月始皇崩天下大亂始云所以除舊布新者滅六國也繼於自滅則除舊布新之尤甚者也此焉遷所書也彗星不書孛遷於秦紀惠公元年書孔子行

魯桐事又八公爲孝公子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五十二年周赧亡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又歷孝文王莊襄王而始皇立凡八公五王彗孛非無有也史缺書耳班固五行志論孛自春秋孛北斗始凡三孛董仲舒劉向申繻梓慎劉歆及諸家星傳異興之應此不具書哀公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附論漢武帝彗星

秦皇之後兵爭莫若劉項用兵不輟莫若武帝漢高帝一孛之後漢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劉向以爲七國誅滅之兆逮至武帝其即位之建元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四年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此二孛班固五行志缺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紀之所書也而五行志乃書曰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紀無此一孛下文曰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或曰戾太子之生年也武帝即位六年而四見彗孛中一名長星蚩尤旗五行志論徵應不必書元光元年即位之七年策賢良有曰周之成康星辰不孛日月不食然則唐虞三代太平之世其必果如此否元狩四年在位之二十二年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五行志不書孛但曰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一年秋有星孛于西北又孛于三台五行志書爲五月史之異同如此謂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爲秦地效也此皆不可拘泥人主當關變而修已不可如武帝之嗜兵用刑也乃後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大白二丈所也劉向以爲大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爲霍光死家夷滅之兆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光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爲後宮許皇后廢趙姊妹害皇子無嗣卒皆伏辜之兆又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戒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後十三日見西方云云五十六日與蒼龍俱伏谷永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内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侯叛逆之禍劉向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象戴秋集亂作夭不務大）獻人志以爲趙昭儀害兩皇子哀帝無嗣王莽篡國之兆蓋西漢十二帝一武帝之身爲彗孛長星者八其餘有高之一文之一宣之一成之二凡五而元延之孛西漢遂絕云吁可畏找東漢以下未論

附論景定甲子七月彗

回黍科第之三年景定五年甲子以隨州州學教授兼湖北安撫大使司簽廳寓居鄂州州治之宅堂西偏七月不記日夜四鼓開天西有聲如大火砲之震起登城上煙波亭視之有星如帚長丈六七尺鄂州與漢陽軍對州在東岸軍在西岸星正臨漢陽稍北而尾掃江之順流光燄燄然是謂彗出柳在午爲周之分野然尾之所掃對宮則子也爲吳之分野至十一月不滅而白氣亘天理廟晃時欲罷丞相賈似道不果而十一月崩咸以爲應在此也咸淳乙丑改元權臣得志迄至亡國甲戌年秋

以寵命怨冬十二月洛子口失守鄂州先降荆湖沿江制置

乙亥改元德祐丙子正月十九日宋祚終焉吁可畏哉

項羽置高祖欲殺太公

史漢紀不書史記項羽紀書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爲高俎置太公其上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此說是李奇以爲宮中巢櫓姚察以爲楚于巢車皆非是羽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羽怒欲殺之項伯諫止或謂寒浞烹后羿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漢王不顧其父欲分一杯羹無乃太甚乎曰不然項羽如果殺太公漢之臣子奮不顧死一舉而滅項羽必矣何待於東城而後自刎

古有復讐之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鄭玄注謂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寒浞殺羿羿之子亦爲所殺不能報然浞與殺夏后相相之遺腹子少康能以一旅讐殺浞而祀夏配天史[illegible]可據天亦不容人之殺人之父也父有子而不能讐殺己之父之人天亦厭之矣越王句踐傷吳王闔廬指而死夫差[illegible]不忘父讐使人於其出入語之曰夫差爾忘句踐之殺爾父乎曰不敢既而棲句踐於會稽之山殺而滅其國可也聽宰嚭之反間許之行成父之讐而忘之此越之所以卒滅吳也予[illegible]周幽王犬戎之禍成謂犬戎食幽王之肝申后太子宜臼[illegible]周平王似乎忘乃父之愛褒姒而黜其母也將無一毫報父讐之志實迹洛邑而周室衰焉此亦天厭之也故禮有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也靖康之難二帝蒙塵高廟南渡當時諸人決不以和議爲然顧乃惑於秦檜之反間置父兄於不問汲汲然僅得其母韋后來歸而守偏安之業絕中原之望故議者亦以周平王方之衛輒拒蒯聵冒頓弒頭曼此不可以人理論漢王一杯羹之言心知項羽必不至殺其父非忍也乃所以爲善待敵也侯公一說而歸固自有時也哉

楚大司馬曹咎敗氾水

周制天子六卿諸侯半之司徒司馬司空無冢宰宗伯司寇一無二也武王伐紂有司徒司馬司空矣即亦古制有所自來春秋有大司馬禮記王制亦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秦廢周制無三公三少六卿之官（其百官公卿表三少與六卿爲九）有相國左丞右相大尉御史大夫漢因循而不革班固之言謂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武帝建元二年省太尉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大將軍之號今項羽已有大司馬曹咎矣漢三年九月項羽令曹咎謹守成皋勿與漢戰自擊彭越劉賈等約十五日還明年四月丁酉冬十月漢挑戰咎大敗與長史欣皆自刎漢復取成皋軍廣武彭越有功於漢不少哉

酈食其說齊連和　韓信襲破齊自立爲王

三年九月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備與漢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史記書蒯通說語在淮陰侯傳漢書特立蒯通傳書之將軍受詔擊齊

而漢獨發閒使下之寗有詔止將軍乎於是有爲將軍數載反不如一豎儒之言以激韓信真戲險士也且韓信已知漢王閒下齊矣佯爲不知進兵擊之持此之心以事君則不可言忠臣矣齊破韓信既使人願爲假王史記項羽紀亦韓信因自立爲齊王四年十一月也時始立張耳爲趙王亦韓信所請先請王張耳而已自爲齊王其使人以書與漢王言假王者乃擬自立爲王之後始請之宜高祖之怒也非張良陳平漢王遂於項羽外又生一敵耳辨士如蒯通可畏哉再說之言傳記其文信雖不叛卒陷信於死者此也漢書不當爲蒯通立傳

氾水有二不同音

曹咎度兵氾水漢書史記注音義互有異同呂東萊曰顔師古曰臣瓚以氾水在成皋城東此說得之音祀高帝即位於氾水之陽此水在濟陰音敷劍反回曰地名有單稱濟陰者有專稱濟陰郡者張晏謂氾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氾音祀師古以臣瓚爲是張晏爲非索隱謂張晏亦未全失古濟水截河而南東流溢爲滎澤則成皋之氾水亦在濟水之陰水南爲陰但非濟陰郡耳臣瓚之說尤明白也然字畫已已微不同

濰水

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史記淮陰侯傳龍且韓信夾濰水陳呂東萊曰顔師古濰水出琅琊北箕縣（刊本誤爲箕非）東北經臺昌入海（師古有卽禹貢所謂華高既道者　東萊不書史記注臺昌作昌都）又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之濰水今俗謂百尺水在密州高密縣即韓信夾濰水戰處沙囊壅水上流引軍半渡而佯不勝以此勝龍且龍且愚人亦勇而無識者也信入臨菑田廣走高密求救於楚合從爲此戰遂遺虜廣罷歷下守備亦愚人也

項羽亦軍廣武　鍾離眛　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

項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漢軍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輸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欲與漢王獨身挑戰古之帝王有親征矣豈有獨身挑戰之事項羽可謂匹夫之勇耳漢王數羽十罪可謂知彼知己羽大罪殺主殺降信乎天下所不容所謂不戰而氣已索也至於伏弩射中漢王又不過區區盜賊之智

立張耳韓信黥布彭越吳芮爲王

張耳以常山王敗走歸漢在二年冬十月同韓信下趙在三年十月立爲趙王在四年十一月矣閒兩年零一月稱故常山王其王也韓信所請韓信下齊在四年十月張耳不從曹參將步灌嬰將騎如故韓信自立爲齊王然後以假王爲請漢王遣張良立爲齊王在二月黥布常冠楚軍項羽封爲九江王都六今之鎮巢軍是爲項羽弑義帝之人後有隙漢遣隨何說布叛楚閒行歸漢在二年四月七月張耳韓信既王不容不立黥布爲王而王淮南且淮南漢未全得之也如今之遙授耳惟彭越之王最晚在項羽死後固陵不會用張良計許之以王其地睢陽以北至穀城此四王者皆非漢王之本心張耳五年死時漢未

滅楚惟吳芮故衡山王項羽降為番君助漢擊楚立為長沙王在漢王立為皇帝之月乃高祖至誠之心也韓彭英布之不終心與人主不相膠合故也然以此觀之項羽西向而爭天下河北右手也河南中道也淮南左手也既失右手之燕齊趙代魏又失河南淮南之英布彭越及吳芮漢王東向而爭天下右手連河南淮南左手連河北三道進兵而項羽以一中道身當之雖善戰掣肘多矣項羽但知兵陣之勢而不知天下之太勢

田横自立為齊王奔彭越

漢王遣間使酈食其說齊連和矣而韓信進兵虜齊王田廣齊實無罪漢不詔止韓信又不赦齊王無乃怒其烹酈食其而然乎韓信既立為齊王田横亦自立為齊王而無措足之地奔彭越彭越在梁地且為漢且為楚然燒楚積聚為漢常多田横為無主之王漢是時遣使召之即歸漢可也漢紀書關中兵出益多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來苦楚則田横亦為漢矣漢王既即皇帝位横猶懼誅亡入海何也得非以烹酈食其之故而高帝終怨之歟史記高紀不書田横自王事不書彭越田横往來苦楚但曰彭越往來苦楚田横往從之

今攷卷之十八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初為筭賦

四年八月初為筭賦史記高紀不書是年歲首十月漢王中項羽伏弩馳入成皋十一月疾愈西入關留四日後如軍廣武事如此其急也二月王韓信七月王黥布天下勝負將央未決之際遽行筭賦之事無乃太早乎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呂東萊大事記取此注而不解其意回謂五口之家十六以上五十六以下五人則歲出錢六百此令之下人情豈不驚擾似太早計

附廣稅租賦攷上　附秦孝公初為賦

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四年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曰譙周云初為軍賦也回謂初為軍賦譙周說是商鞅之法始於秦行於漢延及後世徐廣貢賦之說不明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始見禹貢周禮太宰有九賦九貢

附論周太宰九賦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削亦又作郡稍教作捎所召二切）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財泉穀也回曰泉者錢也穀者粟也只此二字已不明白周制

有出粟無出錢之例先鄭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
[illegible]餘百工之餘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
此其舊名歟回讀魏鶴山先生九經要義批曰漢法豈可證周
賈公彥曲附後鄭賦口率出泉即漢筭泉又謂末作增賦若漢
時賈人倍筭又謂計口出泉無泉者以財賄當鶴山又批曰未
必然公彥演後鄭之說又謂關門市廛其民口稅出泉又謂山
澤之物𠀤財而未用有人取之為官出息口稅出泉又謂取官府
幣出息為官治泉文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漢紀注五以上）十至六
十五（漢紀注五十六）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鶴山則又批曰誤天下
後世者鄭氏之說也又後鄭注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
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乎民也

回謂此六者之賦指圜泉而言關市之賦指商賈買賣收其稅
物而言山澤之賦即王畿千里之內名山大川材植蟲介百物
之所出幣餘之賦先鄭謂百工之餘後鄭謂占賣國中之幣庫
皆末作增賦者當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
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回竊謂不然耕田助力即是粟租又計
口數人無一人不出錢而以穀物折錢周人決無此法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孔子不曾書其侯國計口斂錢周之王畿之內必
無之東遷之前有邦中及四面五百里之地東遷以後河洛之
間下至列國所謂六鄉六遂甸削縣都皆無此等關地鄭玄以
漢制解周禮賈公彥所附和之皆不可信玄又謂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乃指力役之征

非錢也玄又謂遂師之職亦云以征財征皆謂此賦至其注遂
師財征則曰賦稅之事回謂鄭玄所注多有自為異同漢班固
分稅與賦二字稅為收田租賦為斂口錢用以前租稅貢賦四
字通用周禮始分九賦九貢邦中至邦都六賦回曰此田粟也
關市山澤幣餘三賦回曰此雜物也周無計口數民人人出錢
之理當從魏鶴山先生之言一掃鄭玄之說

附論周太宰九貢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斿故書作
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
器幣貢絹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
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
是也後鄭稍有異同嘗考禹貢以貢名篇曰任土作貢九州各
占其物周禮之書半出劉歆撰造多端如此總之曰物貢足矣
乃王畿之外五服諸侯及四夷之所貢又取於民非出於王畿
之內者也

附論周載師任土之法

地官司徒下掌任土之法鄭玄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且以制貢賦也魏鶴山先生要義太宰九賦鄭玄以為出泉鶴
山批曰後鄭於載師注貢賦義與此異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此八字卻不云出泉也於太宰九賦則曰出泉於載師任土則
曰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則所謂貢賦者非出泉明矣賈公彥正

義釋載師後鄭貢賦謂口率出錢及軍法乃有賦鄭併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鶴山又批曰口賦軍率之說皆未然下文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回攷孟子答滕文公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禮任地五等不同恐不可深信又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陳祥道謂井田之中公田百畝內二十畝八家為廬各二畝半國中城郭之中亦受地二畝半春出冬入合而言之為五畝之宅國宅無征者井田各出力耕公田八十畝矣又何征之有先鄭以國宅為城中宅是也後鄭以為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非也

附夏商周田賦土貢　禹貢八州未市易貢物

呂東萊又有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定九州之田賦矣[illegible]

賦又以九州土地為土貢說者謂九州土貢以田賦之所當入者市易土貢之物考之於經亦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五百里之外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畿甸而足三代皆沿此制然陽方氏曰東萊此說甚新王畿千里食田所入故納米而無貢八州諸侯合納王租遠未能運故以田租易土貢之物貢於王恐其說亦未必然且列國諸侯在王畿之外者亦有鄉遂都鄙大國半天子之數三鄉三遂其亦用夏貢商助通為周徹田租皆什一乎丟

然遂貢法之什一王全自用之乎都鄙采地井田助法之什一四分王取一焉可信乎鄭玄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六井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四甸為縣二百五十六井四縣為都千二十四井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云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回謂以此計之三等采地大率提封萬井二千五百井之稅歸於王七千五百井之稅歸於三等之采食者畿外諸侯大者提封萬井其亦以四分之一田稅二千五百井歸之王乎二千五百井什一之稅一井八十畝共二萬畝助田之米歸於王其果然乎大國次國小國不同皆以什一之四分一歸於王乎果皆王畿不運此米入京師而許之貿易土物以為貢乎歲歲如此隨時而定米價不亦勞乎回竊謂田租自田租米也土貢自土貢禹貢中八州之琛異山林川澤之所出也似不必計王所合得之米令諸侯實之而買貢物采地物三等四井田租王取一井恐諸侯之國不如是也既封建為公侯伯子男與之以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矣又必四分之一以收其田租乎自古封建出禹以來既有定制合貢之物歲為定額米在其中矣此一條當存疑不敢痛與東萊辯也

附論漢初租稅

攷史記高紀漢紀不見漢初取民田租之法約法三章之外無

所書二年春二月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史記所紀不書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復方目反司謂紀言復勿租稅止是田之租稅師古不注每田一畝取民租稅若干以賦役注賦者賦其錢役者役其身此必漢因秦租稅法不改蜀漢民給軍事勞苦以三秦之師起為軍兼運餉勞苦也止是復除田土之粟米師古謂併賦役除之恐未然

附論古食貨稅賦

古井田之法什一之稅曰租曰稅二字無分別取穀粟也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則是工商之賦賦字專為取錢曰泉曰貨足也故班固作食貨志食謂粟貨謂錢及黃金班固引洪範一食二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

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引易耒耜之利日中為市語為椽文意極佳又論皇帝堯舜以至禹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篚顏師古注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予然後知三代以來民田里粟皆什一食也禹之厥田是也漆絲織文則凡百器金寶雜物布帛之類出於九州諸侯之貢篚貨也禹之厥賦厥貢厥篚是也古之民田無布帛之征也九夫八家私田公田班固井田之說尤明其曰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班固先說有稅有賦下文却不解賦字只解稅恐有缺文公田什一是稅工商衡虞是賦故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此一句乃秦漢之賦非三代制）稅謂收其田入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固謂三代時農田取其粟工商衡虞取其技藝販買山澤之物征皆什一至如周制當又與禹貢之厥賦貢篚不同班固謂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此乃班固以漢制及推之三代制耳以賦為錢鄭玄說似之恐其不然

附論魯宣公稅畝

班固曰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如淳曰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今案春秋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杜預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左氏曰穀出不過藉杜預曰周

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羊曰什一行而頌聲作穀梁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二也固謂左氏杜預公羊穀梁說皆是公田百畝八家除二十畝廬舍之外既出力矣私田八百畝又魯取其十之一也秦之開阡陌畝收民租始此

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五段

班固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錢為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

考與此
紫陽方氏曰歲收晦一石半一石即一斛十斗曰斛謂一晦歲收十五斗粟也古者畮狹斗斛小中原只種粟無江南兩蜀之種稻吳中田今佳者歲一畝豐年得米叁石山田好處或寸畝收大小麥二十秤得米兩石皆百合斗或水全無之處旱一畝計分數半收三分二分東南斗有官斗曰省斗十一斗百合之七升半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二斗加四斗民田收米用加二斗收穀一秤十六斤二百足銅錢為一斤或十五斤十四斤糯穀十三斤所至江浙不同班固歲收晦一石半酌中而言之耳

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班固此說乃是魯宣公履畝之稅百五十石稅十五石與借民力耕公田官

收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八家私田各收百畝之說不同食人月一石半且以帶穀未舂之粟論之一人日食五升也近世東南省斗學糧養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兩餐日午別有點心否則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每半抹一飯而多矣不知古人何以一日食粟五升也恐升斗斛皆小於今五口之家一歲食粟五十石餘四十五石何以支五口一歲菜蔬薪炭鹽醯之類如之何而足

石三十坆固酌中指漢時米價周井田未廢之時班固焉知其價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米石錢六百何以書貴也漢初米斛大率錢五千一斛即一石也又貴之甚也漢二年夏關中大饑米斛萬錢最貴之時如此宣帝時粟石五錢湟中粟石八錢最賤之時如此王莽時關東米石二千又貴唐太宗貞觀八九年米斗四五錢十五年米斗兩錢麟德三年米斗五文永淳初米斗四百文石三十者班固東漢人想漢之承平之時米價大率相似錢之貴可知

讀古書通其大意拘於名數之多寡音義之異同則太拘泥讀經必精於義理以觀天地之常讀史必熟於典故以觀天地之變古所謂井田法百姓雖無大饑餓亦無大富足二十受田為八家之一夫六十歸田不能耕至七十以上有養老之制大率父歸田子受之子多則為餘夫上之人為士為大夫為公卿食禾而農止於此上下相安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無流亡無邪末無盜賊安於田里盖皆不識字不讀書之人了此一生有秀

異俊造之選拔出倫輩由學校升朝廷者有之聖王亦不負其民均平之中有別異理一而分殊故也後世田得買賣富者數萬石之租小者萬石五千石大者十萬石二十萬石是為富民驟盛忽衰亦不可常乎往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吳儂之野茅屋炊煙無窮無極皆佃户也一農可耕今田三十畝假如畝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為中畝以一石還主家庄幹量石五以上且曰納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餘予見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醯漿粉麩麵椒薑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整日得米數十石每可胥石舟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糴錢復買物貨歸售水鄉佃户如此山

鄉又不然要知佃户歲計惟食用田山之所種納主家租外不知有軍兵徭役之事亦苟且卒苦過一世耳又嘗觀市井之民百工技藝富商大賈鮮衣美食不知農務長子育孫陶朱販粥而致千金漢之酒削鬻食馬醫擊鍾市民也惟游手細民最苦無能之人乞丐滿路窮民也又嘗觀諸營寨後世募民為兵坐食官廩江邊大軍有出戍征戰之苦內郡廂禁為都官役使雖非古法而民有因必有革耳又嘗觀諸寺觀不耕而食蠶積鏹屬人披剃之餘二粥一飯老而死黠者為主首以肥其私尤為至卒之民而無益於世教者也惟有科舉之法自漢唐以來多得賢士大夫將相公卿不一而足雖非三代鄉舉里選與調發亦因循舊制而漸有弊非得已也今軍出於民為良法亦猶十

得五民間多有因舉業成大儒者不然亦知書識通理場屋得失有幸不幸而士之不得志者無怨尤焉故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三民而食一農後之為民者士農工商之外加以軍卒僧道之坐食五民而食一農而又有兼并之家不止坐收古諸侯千乘之祿雖大興於古然遇朝廷明良亦為治世是故盡復古雖因今之法而行之以仁義不皆亂世也予嘗謂前三代夏商周後三代漢唐宋有賢君有賢臣則法無古今後之君子不可不徵古不可專泥古

附論班固不言井田起軍之法　附魯作丘甲

班固書井田法不書起軍法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井八家計一百二十八家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卒步卒七十五人）春秋成元年作丘甲魯重斂也甸之所賦使丘出之以一百二十八家出五百一十二家之兵甲車乘牛馬一旦而加三倍可乎班固計一百五十石粟出入不嘗算此古什一之外有丘甲之征有力役之征如歲不過三日役也丘甲以從征伐車則乘之軍七萬五千人動輒往返千里不止三日古人所以重用兵也

附論魯用田賦

春秋哀十二年用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丘不識也云云私於冉有仲尼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取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君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附論漢初起軍法

劉項之起烏合之軍動數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皆烏合也項羽坑秦軍二十萬秦關中之民也漢王彭城軍五十六萬人烏合也漢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悉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

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
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
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回謂此必秦法廢井田之
後計口數民二十三而從軍五十六而歸田里然丁壯出戰老
弱運餉秦漢常例今差老弱俱詣軍古者井田軍制豈若是乎

附論貢助徹皆什一　附論朱文公言貢助徹

孟子語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至助者藉也朱文公
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云云
至藉借也

朱文公注孟子貢助徹回已書於前矣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文公曰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野助爲
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
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也回謂徹者
通也通夏貢商助之法用之也天子六鄉六遂百里之外又有
甸稍縣都四面各四百里其田甚廣諸侯三鄉三遂滕國尤小
鄉遂都鄙之田能有幾何孟子於此教以王道貢助之外又言
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制度精密然嘗考之周顯王十九
年辛未秦孝公用商鞅徙都咸陽壞井田開阡陌此周之舊邦
井田賜以與秦者也鄉遂不井而甸稍縣都田皆井於此已不
可考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秦孝公卒秦惠王立車裂商鞅已
二年矣孟子留梁十八年而適齊留齊七年而適宋適滕滕文
公問爲國而告以井田秦之廢井田已四十餘年矣想山東齊
魯宋滕諸國尤有周公井田之遺迹未盡廢也

附論采地制井田異鄉遂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
稅斂之事後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此朱
文公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之說所由
分也十夫有溝詳見遂人八家同井詳見此小司徒之職後鄭
引孟子仁政必自經界始至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爲注則古
之善言井田者莫精於孟子矣陳詳道禮書不然鄭玄之說與
朱文公異意回謂鄉遂亦有井田采地有不爲井田姑存之

附論劉皇熊賈貢助徹妄說

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
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也二說妄也熊氏謂夏政寬簡一
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
之地盡稅焉此說尤妄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
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
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一易之地百畝全稅之賈公
彥此說又不亦妄乎陳詳道闢之是

附論秦壞井田開阡陌

秦孝公之立也生二十一歲矣史記書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
公生名渠梁當是己亥生以先年庚申推之也元年史記徐廣
注曰庚申以何氏甲子紀年圖攷之實周顯王八年庚申孝公

下令疆國商鞅初見十年壬戌公孫鞅變法秦置法官十三年乙丑秦以公孫鞅為左庶長十四年丙寅史記書秦孝公魏侯會于杜平秦僭稱公曰春秋以來非一日矣書僭稱而魏書本爵時梁惠王未稱王也杜平在同州澄城縣界孝公二十八歲矣十六年戊辰魏齊俱稱王十九年辛未自櫟陽徙都咸陽壞井田開阡陌呂東萊大事記解題曰阡陌田閒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商君變法至是十年矣始能壞井田開阡陌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朱文公之說大全集中如此東萊以為唐虞三代剗決公以為井起于商不同之廢之之難如此則成之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商君必欲變井田而為阡陌者此又是一說刑決裂不同與其

意東安在爾井田之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古尺有今十寸之尺有今八寸之六尺為步百為畝百步方六丈今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而六尺四寸為步尺九大今一畝古田二畝畝百為夫一夫之地環之以遂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畝之間廣二尺深二尺曰遂皆小溝也一之遂字當與古遂人不同遂上有徑九夫為井一井之地環之以溝廣四尺深四尺溝上有畛自溝而為洫自洫而為澮而為川經緯錯綜各有界局雖有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兼并也雖有弱者百畝之內不至侵奪也強弱愚智各得其所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為此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欲誘無籍以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賣買之法工於耕戰金多皆厚賞雖無十夫百夫千夫之地皆得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趨事赴功以利吾國雖殍死中野於我何加損哉其設心如此特盜賊之雄長耳非可與論君道也

因有言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傾諸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孟得之矣東萊又論商鞅變法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略有詳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者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之令並觀之大略可觀矣回謂帝王之法廢於秦而不復於漢此魏鶴山先生所以用漢書高帝紀為古今致欲以見夫秦廢古法漢用秦法今之世儒者誰不斥商鞅貶秦孝公然大抵皆用商鞅秦孝公之法而不悟也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四十五卒周顯王三十一年癸未也史記書太子立

是為惠文君鞅事惠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呂東萊曰按戰國策史記惠王蒞政有頃商君告歸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惠王車裂之秦人不憐回曰車裂之刑古無有也必商鞅變法始為此刑而商鞅自受其刑及後嫪毐受此刑李斯受此刑而又身具五刑趙高受此刑見秦紀始皇紀沛公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則此等酷刑虐法一旦除去矣秦之亡漢之興以此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附論商鞅所以亡秦

秦之強始於孝公孝公之所以強始於商鞅太史公曰商君其

大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按商子開塞篇曰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勝於嚴刑回謂大邪不生細過不失莫急於去姦莫勝於嚴刑則執也以此自無容足之地而車裂矣農戰篇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國去言則民樸[illegible]民

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一而出也則作壹作壹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也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桀皆可變業務學詩書[illegible]事商賈為技藝者皆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回謂為國而皆使其民不識字不讀書能使牛耕田能執兵戰人而已賈誼策謂其風俗婦抱其子與翁併倨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通國上下為小人為愚民而足以長治決不可也其立法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杜佑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又弛虞衡之禁董仲舒

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呂東萊謂除井田弛虞衡之禁同時蓋鞅之法不止於足以亡身又足以亡秦孝公卒子惠王立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秦初稱王明年改稱後元年顯王四十八年庚子卒慎靚王定立元年辛丑秦惠王在位二十七年卒子武王蕩立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魏惠王卒即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問利國對仁義在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是年壬寅對梁襄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商鞅既滅又有公孫衍蘇秦張儀申不害韓非田忌孫臏莊周淳于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

騶衍李悝公孫龍尹子之徒不可勝數獨有一孟子以王道勸諸侯而不見用蓋東西周已分為二君而周至顯王慎靚王赧王雖未亡天下不以為王久矣秦武王死子昭襄王則一名稷立在位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柱立元年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子楚立三年卒而始皇立周赧王二年戊申孟子對滕文公言井地去周顯王十九年辛未秦廢井田三十有八年矣而區區之滕孟子猶告以八家同井之制則天下井田猶有存者孟子亦知滕之不能必行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周赧王五十八年周亡歲在甲辰去孟子井地之對五十七年矣又自乙巳至甲午五十年秦亡明年乙未漢興去孟子井田之對則一百八年矣至於今田終不可復井而漢革商鞅李斯之法不

嗜殺人輕刑寬賦是以有唐有宋孟子仁義之言終不容泯也鞅斯二車裂之人何足道哉

附論秦本紀書初者十七以見變法初為賦在内

太史公秦本紀書初者凡十六秦自襄公將兵救周幽王西戎犬戎之難雖不能救幽王見其死而以兵送平王東遷雒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秦始國太史公書始國始字奇亦初也乃用騂駒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西畤本縣名為壇以祭天僭也諸侯祭境内山川侯爵祭天襄公之為十畢九牲非中國之禮也襄公十二年卒文公立徙居汧渭十年初為鄜畤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四十八年太子卒謚為竫公徐廣注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公之元

年於是入春秋文公五十年卒太子長子寧公立一作憲公四年魯弑隱公立十二年卒子三人長太子武公次德公次出子大庶長立出子六年而賊殺出子復立太子武公武公夷賊之三族十九年晉曲沃始為諸侯齊桓公始霸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六十六人子白不立立德公元年初居雍二年初伏孟庚氏方庚伏日切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以伏禦蠱德公二年卒子三人長宣公次成公少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作亦初也十二年卒成公立四年卒繆公立三十九年卒從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賢君莫如繆公有秦誓入百篇末而有三良之黄鳥歌太史公君子曰一段深惜之康公罃立十二年卒共公稻立五年卒桓公立二十七年卒景公立四十年卒哀公立三十六年卒

太子夷公早死孫惠公立元年孔子行魯相事十年卒悼公立十四年卒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出春秋子厲共公立二十一年初縣頻陽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弟懷公立懷公四年大臣殺懷公孫靈公立十三年卒子獻公不得立立季父簡公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十六年卒惠公立十三年卒子出子年一歲立二年庶長改立靈公之子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是時秦之大臣不過庶長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秦史謹書之以國之强始此也二十四年卒孝公立下令彊國商鞅來十二年作咸陽徙都并諸小鄉為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不書初十四年初為賦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即惠王立車裂商鞅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惠王卒在

位二十七年子武王立二年初置左右丞相四年卒立異母弟昭襄王十年留楚懷王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為西帝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四十餘萬人四十八年分三軍五十年初作河橋五十一年西周君獻其邑三十六城自歸五十二年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六年郊見上帝於雍此之郊見上帝周亡而秦王宜也西畤之祀西帝僭也至於有五時五帝非也而漢因之且令立天帝立人帝周禮劉歆五帝非真古書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在位一年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名楚立五年卒莊襄王元年使呂不韋誅東周君入其國初置三川郡四年初置太原郡秦始皇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五十一年崩二世立二年諸侯

起趙高弑二世立子嬰立月餘秦滅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二十七年○書初者凡十七亦有書初不書初者如作家時作咸陽是也壞井田亦不書初記此以攷秦以西戎漸變中國之法也

附論古秦紀書初者六始者一與史記不同

今史記廣德軍板第一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得秦紀也索隱謂與正史小有不同其文曰襄公立享國二十年初為西畤德公享國二年初伏以禦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初置閏月其後以十月為歲首皆置閏餘歲終何也繆公學者人此一句絕奇索隱曰者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惠公七年百姓初帶劍孝公享國二十四年不書商鞅變法事惠文王十三年始都咸陽與史記不同始即初也恐此事非此以下書至秦始皇矣又更端書曰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無初字只東萊大事記周烈王元年加初字書曰秦初為戶籍相伍周烈王在位七年而顯王慎靚王赧王周亡烈王元年丙午二年丁未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元年下令例推之獻公十年丙午是也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是年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秦惠王二年東萊書之大事記昭襄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此則大不然當從史記商鞅廢井田在周顯王十九年辛未秦孝公十三年也此之書初者六始者一東萊取其二而加初者一姑記之以參攷秦法之始變

附論秦初為賦時未用中國錢○貢賦二字之辨

書益稷始見鮮食艱食鮮爲獸魚鼈也艱播種也烝民乃粒米食曰粒是也好見懋遷有無徙有於無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禹此數語生民之命盡在是矣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厥土厥田厥草厥木厥賦厥貢厥篚其田任土皆隨其土之所出也周官大宰九賦王畿之土所出也九貢諸侯之土之所出也自舜可攷至于周所取皆土物無所謂取民錢之法也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譙周謂初為軍賦徐廣謂制貢賦之法二說不同但不知譙周所謂軍賦者所賦何物耶徐廣所謂貢賦者貢與賦何所別耶夏貢商助周徹此一貢字謂耕田五十畝以五畝之租稅貢於公也與禹貢之貢字同而大小之意與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史記秦紀無之古秦史紀有之而呂東萊從之書諸大事記而曰秦前此未以錢為幣也廢井田在辛未初為賦在癸酉秦孝公時初行錢在乙酉秦惠王時於廢井田十五年之後初用賦又十三年之後秦始學中國用錢為幣年表書周天子賀秦行錢則初廢井田時秦未有錢初為軍賦時尚未至於取錢也而鄭玄注周官九賦皆以為計口取民錢如漢之口算人百二十魏鶴山先生屢不然之回尤不可不辨

附論秦收大半之賦

秦廢井田之後二年初為賦初為賦之後十三年初行錢自孝公商鞅變法以至始皇取天下所收田租及他賦無數目可攷史記不書杜氏通典無實數惟班固食貨志有曰收大半之賦

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亦不明言是何等賦杜氏通典曰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不言所以貢賦之數下丈乃曰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巳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徹皆什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兼并而自若加以内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左之戍田謂此二句亦班固志語上句言賦下句言役師古取應劭說是始則適戍次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其後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附論秦力役三十倍於古　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於古　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　井田法雖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大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師古曰言下户民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紫陽方氏曰董仲舒孟子以後一人耳其言若如此除井田民得賣買富連阡陌貧無立錐秦法至今猶然也顓管山林川澤身富如人君公侯太史公貨殖傳慎問言之至謂趙女鄭姬設形容目挑心招不遠千里其言大褻今之娼妓及杭吴猾女為人妾近之牛馬羊彘魚陂各有數千樹棗栗橘荻千畝漆麻竹其人皆與千户侯等謂之素封今亦間有其人漢千户侯率户二百千户則一歲入錢二十萬漢穀大率一石錢三十錢三萬粟千石二十萬則一歲得六千七百許石千户侯一歲所入二千石長史不及也民之有素封者亦似千户侯司馬遷所以不平也力役三十倍於古後世募軍以戰守民免起軍征役如納免役錢亦有顧役者有里正保長隅官小民五家一甲不至如秦人之太甚既取田租粟也又出口賦錢也後世之田至宋所在科數不同有夏稅絹有絲有秋苗米有折帛錢有義倉米有絹米有免役錢有鹽錢住屋或二稅地科數如田否則有房廊白地錢江東重浙西江西輕川廣莫之攷皆僭偽諸國巳乎而因之亦不至如秦人之太甚也鹽鐵則漢初無所取武帝時

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始征之有桓寬鹽鐵論甚悉今則並
井鹽場鹽坑冶金銀銅鐵鉛錫魚湖荻林酒醋茶礬海舶商税
之利無所不征不見其足實秦人啟之今民貧耕主家田佃
戶率中分畝或一石或八斗七斗五斗或十二秤匀大小穀殊
粟豆不等惟種麥蕎麥則佃戶自得僅自給或不能給無温足
者免於從軍當役而已老蘇井田論一篇文極佳而亦曰限民
名田終不可行仲舒少近古實確論而後世大率悉如秦之舊
制農固窮游手末作亦窮惟富家大商兼并将相富貴若天然
之焉

古今攷卷之十九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繁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貨租稅賦攷中　附論禹祖田租

漢食貨志天下既定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賈誼謂農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過百畝所收不過百石班固謂五口歲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其數不同大率一石五斗官取一十也

附論漢惠文景光武田租

杜氏通典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注漢家復十五稅一儉於周中閒廢今復之孝文十一年詔賜天下人租稅之半十三年除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稅三十而稅一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筭至爲寛大王莽無道夫稅夫布妄引周禮不足書魏晉以下不必書有與則書唐租庸調變兩稅書在後

附論漢文復田租不及無田之民

漢文帝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其說是矣漢文賜天下租稅半十一年也除田之租稅十三年也富民多田貧民耕富民之田已入租於主家矣而上之人蠲免租稅誠有如荀悅之說者然不失寛厚漢文要爲賢主豊年除田租官免主家主家不免佃戶此亦千載之一逢耳後世大水大旱田全無收主家不敢不免佃戶之租而官

畧不減放者有之民間不敢報水報旱者有之假如報官水災
不敢車戽旱則不敢翻耕或以存所浸之水或以留旱苗之根
查以待官府差吏覈實則秋冬不敢種麥而或來年失種矣故
水旱並不敢報上有仁人察見實是水旱十分者放免十分七
八分以下斟酌減放不必拘於覈實近例謂之體覆體覆二字
不過為吏胥邀求乞覓之資水旱災傷必合蠲放官司既免主
家主家亦免佃户不必拘以覈實為佳惟豐年除租則有若荀
悦之說然古今有幾漢文哉

附論漢口賦　卒更　踐更　過更

丞相子亦戍邊三日

漢高初年四為算賦歲人錢百二十為一算前已書賈人奴婢
倍算然又有口賦惠帝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如
此則女子年十五以上亦與男子同一算惠帝欲其早嫁而人
民蕃育故有五算之征文帝人賦四十可謂寬厚減三分之二
丁男三年而一事亦是免徭役三之二昭帝元鳳三年之前逋
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
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
更錢者次有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令戍
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
必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還便因便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此漢物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四年
正月帝加元服賜臣民金帛爵級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漢儀注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
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紫陽方氏曰十五以上至五十六歲人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
兵車馬其錢亦不勝其多矣文帝減至四十寬厚之至也武帝
用不足至算緡錢舟車不亦酷乎此所謂口賦者書於昭帝紀
元鳳四年正月加元服時免收四年五年口賦錢霍光之寬政
也且七歲至十四歲人出錢二十三其二十以食天子如此則
天子一飯一飲食天下七歲至十四歲之孺非良法美意也武
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大無理矣不知始於何年杜氏通典
刪去上文書曰四年出口賦誣昭帝霍光不亦甚乎卒更一月
秦之役一也一歲正卒役二也一歲屯戍役三也起謫戍以至
取閭左役四五六七八矣漢有月更一月一更雇者人二十代
役一月却不見正卒一年事輕於秦多矣天下民各戍邊三日
比秦一年屯戍尤輕矣人入三百錢當三日之戍一人往一年
者共得雇錢者三萬六千今之三貫九百足漢錢重物輕大率
皆寬於秦法雖宰相子亦戍邊三日例出錢三百入官雇人代
行公之至者也外有材官騎士等未致

附論漢當賦即後世折納　光武布帛　魏晉絹綿

漢錢貴糴賤昭帝時元鳳二年三輔大常郡得以菽粟當賦注
大常主諸陵别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又注元帝永光五年令
各屬在所郡諸陵出賦算租税者皆聽以菽粟當錢文元鳳六

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又元平元
年減口賦錢什三當賦二字算賦口賦皆以菽粟當如後世折
納之移折變之類後漢光武時穀貴尚書張林言穀所以貴由
賤帛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西漢時不
見有布帛之租魏武平袁紹令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
斤晉武平吳制曰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此乃
以戶計取絹綿兩漢惟粟與錢斤田計畝人計口無戶征魏晉
始以戶

附論唐租庸調與兩漢異戶調起於曹魏晉

禹田賦米也土貢物也周禮劉歆創為九賦九貢之說王畿之
內又除田租而別有賦九乎昔鄭玄求鎮之說用無是也九貢
分為九目先後鄭異說貢一而已何必分九董仲舒謂古者稅
民不過什一役民不過三日兩言盡之矣假如貢商虞衡技藝
既觸山林川澤之饒亦謂之賦亦什一而已役民二日太平無
事兵寢不用或不役亦可知米也物也力也賦貢役三者之外
有軍制馬有事為軍無事為農如此而已秦商鞅變法至秦而
亦亡秦收大半之賦為多古三十倍之徭役多古二十倍之
田租賦算鹽鐵漢因之而特寬弛未有所謂戶調也曹操忽於
田租之外以戶調取民絹綿晉武因之南北朝因之而役法增
至一人四十五日唐之租庸調所由起也租者米也以田取以
丁取庸者力也以口取其曰取調者絹綿絁布也以戶取戶調
之法自曹操始也丁也者壯則從軍在田租之外有計丁之米
有計畝之米庸也者不拘壯丁年及疲弱俱取歲二十日一日
不役納絹三尺或他布帛古豈有此又加以戶調之帛酒酤商
稅鹽鐵又不與此或謂唐租庸調為良法視兩漢寬征薄徭去
之遠矣

附論葉水心非租庸調

葉水心文租庸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
絹絁布皆有差絲綿始纖思用民之力歲役不過二旬不役則收
其庸日三尺絹綿此即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
征也然孟子卻云用其一緩其二不敢並用以取民唐初正要
立法之時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
日雖立法如此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其六七而為一
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此正犯孟子之所譏蓋唐初君臣不學
無術以至於此

紫陽方氏曰葉水心文論道理全不透論制度則尚可取此說
良是夫不問所耕多少但一丁一年納穀粟二石一家三丁則
納六石五丁則納十石非良法也三丁則一丁充軍五丁則取
二軍然為軍身者免庸免調此法尚寬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
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
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此又計畝取租在一丁二石之外似乎
近世之義倉獨取王公以下乃官戶之募人自墾荒田者唐官
戶米當免丁之起軍免庸免調否效其實丁取租取軍戶調取
絹綿庸又一日帛三尺自非良法唐之民脫隋煬之水火下習

以為慣而不覺上行之以寬而不擾所以有貞觀之治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則知壯丁之為軍者免庸調其老而免為軍歸農者亦免庸調二者之絹俱免亦寬矣

附論楊炎兩稅

唐德宗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戶約丁產定等第均率征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各司一切並停呂東萊曰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為整辦然取大曆中科役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敢取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

紫陽方氏曰兩稅之法起於楊炎五代迄宋行之至今炎之為法田稅之米粟為秋稅戶調力庸絹綿綾絁布帛並為夏稅如此則從重而免庸調者不復免矣衛士免軍而歸田者庸調亦不復免矣舊制人歲役二十日不役則一日納絹三尺今一人一歲二十日六丈皆併入夏稅不復役不役之分矣謂立兩稅法後不役民可乎而又役之則是納庸而再役也唐自天寶以來安史為逆河北置節度使藩鎮軍得自起民得自稅非國家之有府兵變而為彍騎開募兵養兵之漸每一戶計其丁產分等第定作夏稅秋稅名為簡易而其實多取於民但能行於所藩鎮之州郡而民困矣回生長江東新安楊行密用唐兩稅法田上中下山地園並分上中下一畝紐起稅錢幾文每一百文夏稅科若干秋稅科若干支移折變不勝多端浙西江西湖廣川閩太抵論物力若干科夏秋稅若干有增無減州不恤縣縣不恤民其弊不可勝書

附論秦斗桶權衡丈尺

呂東萊大事記周顯王二十一年癸酉書秦初為賦又書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回撿史記秦本紀初為賦乃秦孝公之十四年不書斗桶事意在其六國年表撿之又不見孝公十四年但書初為賦不書斗桶事其十二年書初取小邑為四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兩字共下一初字總之也十三年書初為縣有秩史東萊皆書之取六國表也秦本紀不書回乃取禮記月令閱之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均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玄注桶今斛也音勇非本出處尋取史記商君傳觀之始見出處大史公書曰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然後知東萊所引出此東萊解題曰變周制也鄭玄曰桶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東萊不取然則東萊讀書仔細如此如秦事取秦本紀取六國年表取諸列傳或取之他書不一該博精嚴未易及也回以此推之則漢興所用米粟之十斛稱物之權衡度物之丈尺皆秦孝公商鞅之制非周制也為攻田租多少田

畝廣狹故書

附論三代尺不同寸

司馬溫公稽古録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黄帝時蒼頡造文字作六十甲子造曆律此六律之始也以易與書攷之伏羲神農黄帝之後堯授民時舜作韶樂律曆之説尚矣夏建寅十寸為尺商建丑十二寸為尺周建子八寸為尺布帛廣二尺二寸長四丈為疋其所謂寸者當是古之秬黍生於黄鍾之長者一黍之廣九黄鍾之長如此乃是十黍為一寸云

附論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銷兵鑄金人一法度衡石丈尺此乃六國各各不同以孝公商鞅之制一之也孝公時同斗桶權衡始皇時同衡石省二字石即桶也始皇以衡石量書裴駰注案石百有二十斤如此則一斗重十二斤也量之則一石稱之則百二十斤千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謂各重二十四萬斤如此則一石重二百四十斤與此不同又本紀數以六為紀六尺為步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隱不以譙周為然引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又引王制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　蔡亦不同回謂井田六尺為步周制也秦孝公之丈尺呂東萊曰改周　今其分寸不可攷漢用秦斗斛權衡丈尺班固律歷志秬黍之注　廷王莽之制劉歆之説始皇十八年徐廣注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漸帝之年符法冠皆六寸四年十月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王莽軍歸斗食以下裴駰引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類又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所謂寸所謂尺所謂丈所謂斗所謂石所謂輕重斤兩未見秦本內實分數漢書顏師古注百官表萬石二千石以穀斛計每月之數書曰漢制其實秦制史記秦紀不見所始

附論班固律歷志度量權衡

漢書律歷志首引書同律度量衡次引孔子審權量謹法度其來遠矣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有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有八音五聲之本生於黄鍾之律九寸為宮或盈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黄帝用竹後世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寸長十丈回謂今人有五尺竿丈竿無此竹引職在內官廷尉長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厘五毫然後成斛今商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合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回謂此王莽之制劉

歆所著非漢初制也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所以權任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昔指底石人屬物木平ム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為錘之形若環也如淳曰身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錘者稱之權也直垂直睡二切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回謂王莽稱鍾鑄銅為環肉倍好璧孔古謂之好璧身古謂之肉孔在環中三之一肉在孔外三之二也班固多引劉歆語如漢儒論深衣象天數十有二月數之類不可取其曰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郤好韋聉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凡律度量衡皆用銅回謂今人稱錘用鐵用銅用石無為環形者衡用堅木班志不言衡上分星穿紐用鉤用盤之制恐漢王莽衡中懸於架大小不等有銖之錘之衡有兩之錘之衡有斤鈞石之錘之衡如今秤穀鑿石為一秤錘二則二枚三則三枚衡懸架上兩頭適均則為平也

附論唐度量權衡　近代尺斗秤鈷作秤作稱

杜氏通典曰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制冠冕則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

紫陽方氏曰近代有淮尺有浙尺淮尺禮書十寸尺也浙尺八寸尺也亦曰省尺民間紬夏稅絹闊二尺長四丈淮尺重十二兩吾衢州十兩江東人用淮尺浙西人杭州用省尺浙尺有百合斗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官倉收支用省斗省斛得百合斗之七斗五升為一斛官置校口斛如桶形而小口二桶為一石民田收租皆加二三市糴或百合或加一漢書稱人日食五升想是升小今加一二斗人食日一升兆時學糧諸生飯亦人每餐省升七合半上白米有定秤二百文銅錢重有一百二十錢秤民間賣買行用魚肉二百錢秤薪炭粗物二百二十錢秤官司省秤十六兩計一百六十錢重民間金銀珠寶香藥絹色並用省秤今大元更革一尺有舊尺尺加五寸一斛有舊百合斛加三斗五升秤只用十六兩秤

附論古今田畝步　唐開元令世業口分

古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班固曰畝收一石半董仲舒曰百畝所收不過百石杜氏通典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百畝口分田八百畝以下有虞多不錄凡數等永業田親王以百頃至四頃八十六十畝官員職田他攷下注謂是年著令也其令文所載制度則自唐初如此又注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

古今攷卷之十九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廣租稅賦攷下　附論葉水心說口分世業

葉水心文有曰唐與尸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頃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君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頃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無分民但付人以百畝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傜則地雖不足民有餘（孟子闢而）（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王之野者也）苟不能治或稅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孟子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鄉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閑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又有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事見常平義倉論此）蓋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

名存說既義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非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記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遂唐却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收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紫陽方氏曰水心之論有然有不然論唐制與成周之制異此不必十分較量自是懸隔若謂立賣田之法而有契券文書至唐始有之則不然也商鞅廢公田開阡陌民得賣買田土漢食貨志已備載賈董諸儒之言禮記漢儒所纂已曰獻田宅者操書致賣買田土有文契非始於唐也但周時書契以竹木為之未有後世之紙唐末有五代之刻板印契租庸調之法已不詳密而徒知過取口分世業之法寬鄉狹鄉區處失當不能逃水心之所議然自楊炎立兩稅法租庸調口分世業等制一切俱亡富民買田而不收稅額謂之有產無稅貧民賣田而不推稅謂之產去稅存吾所居徽州用楊行密法田山園地分上中下畝錢幾文或一百或二百稅錢一貫科夏秋二稅若干吾所治睦州予寬之大半今只論畝田山園塘田一畝秋納六錢餘有差無秋苗取米三萬石於婺吳中田畝取幾升無真納富者米三二十萬石三五千石不比數為富睦州富者但云幾千畝無萬者徽州但云稅錢三百貫五百貫七百貫無千貫者一百貫

五十貫已是好稅戶舊法不滿一貫文為四五等戶夏秋二料
差保長併零殘催以納官上三等戶官自催戶自納但為產有
買賣稅無推收上下作弊所至郡縣如此所以朱文公治潭州
急先欲行經界其後或歸併或推排大抵過割推收不明不勝
其弊周制泯於秦而秦漢之制又泯於隋唐之制惟兩稅行至
今日買賣田土自富自貧主戶客戶無所分別過割推收官司
不察考且為治其來非一日矣

所謂民土租稅賦貢可疑不一

孟子答北宮錡周室班爵祿之制以為諸侯惡其害也皆去其
籍不可得詳而聞其畧朱文公集註曰愚按此等之說與周禮
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

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
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田今為漢高初為帝
賦衍其說為二十五段亦一段有二三端者其異同無窮其可
疑不一因朱文公注孟章書可疑者于后

井田成周之地在關中地極腴美班固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畝
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如此則關中和岐鎬雍
之地不皆腴美井田之法入家八百畝中百畝為公田皆不易
之地則可有一易再易之地則有一千八百畝之井二井當一
二千七百畝之井三井當一而後可後鄭解井牧以牧地為一

再易者此都鄙助法也六鄉六遂二百里之內周貢法異
一易再易之田而有萊五十畝一百畝二百畝別為一法可
信乎東遷之後提封百萬井棄以賜秦河南洛陽其地甚俠有
六鄉六遂都鄙亦井田如是否乎此不可不疑也康成引一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以證大司徒井牧二字謂古有井牧之法又引春秋
井衍沃牧隰皋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適都鄙有
不易一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此乃二百
畝當百畝二井當一井通率二字好

孟子論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分五等而計其糞之多少糞多力勤者為上農與班固
易不易上中下農之說不同禮記王制有此五等曰百畝之分
扶問反後鄭注分或為糞分之為言分數也糞之為言澆灌也
一字差而意義大相遠此不可不疑也

班固志衆民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孟子曰
餘夫二十五畝假如百畝之夫年二十以上上有父母中一夫
一婦下生一男為五口多男多女至九口止賴百畝為養更有
弟為餘夫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在井田之外必矣將四餘夫共
百畝而分之乎將自有別井聚餘夫四八三十二人耕一井而
助乎正義謂二十至二十九為餘夫年三十則娶妻而受田百
畝不為餘夫用三十壯有室為據如此則父母年六十還田之
後長子不拘三十年二十年已受田百畝次子二十為餘夫二
十亦受百畝乃若析居異財田百畝廬二畝半邑里之宅不知
如何分析

班固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杜氏通典注口二

十畝回謂農夫一人百畝或五口或至九口一家所仰止於百畝而已兄有弟為餘夫餘夫亦當自為一夫乎其所謂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如此則士工商父母夫婦子五口者亦受田百畝身不在田誰耕之乎無乃優於士與工商而薄於農乎士與工商五口以上者又何以待之歟說者謂士工商身食祿而其家有五口則子為農故受田不世祿歟士之子常為士工商之子世為工商非歟此不可不疑也愚謂士工商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有田以家其子孫則免農此數語好然工商之家五口受田百畝終可疑也

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王畿百里內六鄉也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分管六鄉也一公二鄉可謂重矣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分

掌六鄉也一鄉一卿亦可謂重矣有州長有黨正有族師有比長所謂比閭族黨州鄉此在王城之外近郊遠郊一百里之內乎抑通王城之內言之乎王城之內有國宅先鄭以為民居後鄭以為官府意者有官府亦有民居之二畝半者班固志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謂井田之廬八家各二畝半者里則國中及比閭族黨隣里都鄙之二畝半者故師古注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下文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户班固必嘗見劉歆之周禮而郊里二字異於比閭何也先儒以為鄉遂用貢法無井田有溝洫班固渾井田言之不分六鄉不分六遂不分鄉遂二百里之外為都鄙何也此不可不疑也

小司徒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遠郊百里之內六遂也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鄼長里宰隣長所謂隣里鄼鄙縣遂班固志無比閭而有隣里比閭鄼鄙縣遂俱無之遂人授地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與大司徒造都鄙之法不同先鄭謂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户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比之孟子又全不同何也惟大司徒都鄙制地不易一易再易同班固說都鄙在鄉遂之外班固則不辨何也其溝洫之法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所謂遂溝洫澮獨言之遂人何也六鄉無溝洫乎都鄙之井田溝洫不同出於考工記之匠人朱文公引十夫有溝一句證鄉遂用貢法無井田則鄉遂皆有此溝洫宜也班固作溝洫志非此之所謂其所謂溝洫乃是治水塞河引漳灌田之法食貨志於井田不言溝洫何也周禮於六鄉不言溝洫何也此不可不疑也

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此軍制也所謂伍兩卒旅師軍上文皆言於鄉即比閭族黨州鄉家起一人為軍也伍五人回隸此司符等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家計之則萬二千五百家一

鄉一軍六鄉六軍計七萬五千人天子之民起〻六軍者十六
遂之民亦當起軍萬二千五百人而不言六遂何也後鄭注鄉
之田制與遂同回於是悟曰遂言田制而不言軍制鄉言軍制
而不言田制其互文也考周之軍法家出軍一人軍行則比長
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旅師州長為師師
鄉大夫為軍將六遂之民其在家其出軍亦當如此而不言何
也鄉遂以溝洫之田取什一而二百里之外每一面二百里以
井田之制取什一天子鄉遂十二軍之外尚有六軍者八出於
井田而下文井邑丘甸縣都但言田制不言軍制注始及之此
不可不疑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止曰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而
不及軍制何也後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先儒之所據此也未又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井田軍
制也杜氏通典亦引司馬法與此不同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與甸[illegible]鄭玄井田注三十六井治溝洫不出田稅又一說不同）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通典司馬法與鄭
注司馬法一時許箕不合十井三十家百井三百家千井三千

[illegible]可倉卒通曉此不可不疑也
注井邑丘甸縣都此一說似全未可信十里一成三之一
治水百里一同三之二治水何也據其說甸方八里旁加一里
（此謂四面各加一里也）旁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
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莫一井八家十井八十家六十四井[illegible]八十夫又四井四八二十二夫[illegible]）
（五百一十二夫今鄭注之六十四夫不稅公田也）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出稅
（此謂四面各加一里有此二十六井不出田稅不助公田專[illegible]謂甸四面各加一里有三百二十四夫然旁加之說古今無人曾講[illegible]）
（全不[illegible]也然）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鄙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
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其二千
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回謂提
封萬井上之所得者僅四千九十六井之田稅乎五千九百四

井治洫澮不助公田入稅其果然乎近乎二十而取一恐無此
理此乃鄭玄因考工記匠人九夫為井有溝洫澮而生此論學
者不識注疏不知二說並不皆溝此旁加之說惟李心傳不
然考工記心傳亦不信此不可不疑也（匠人注義方里為井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為成）
（洫廣八尺深八尺[illegible]治洫者總在六[illegible]內[illegible]不出稅[illegible]言）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甽（古犬反）田首倍之（此注一句）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歧頭兩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此溝如田之四畔溝三九百畝之田四尺共其中閒田界分如此）方十里為成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廣二尋深二仞為澮人力不為亦旁手）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

鄉遂及公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此注與正義異謂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無治溝者亦不出稅之說八家共治才溝其力不難何必又別貢治溝之家不出稅乎恐注是誤非惟一成一同地大而遠治洫廣八尺溝入只治澮廣一尋深二仞事力非常故不出稅此亦一段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甸一同里其田不出稅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洫澮不出稅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鄭注此下引載師職全章孟子答滕文公畢戰二全章論語哀公問有若全章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以為此數者世人以為錯而疑焉玄乃謂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助本作藉又作耡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役之以公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同謂康成此論似乎非王者之用心周禮冬官亡以考工記補之使無考工記匠人溝洫之法康成以為井田之制洫亦何不可既是民之治洫澮者不取田稅天下之農自治之可也何必匠人乎豈匠人者特為一官而專督之乎鄉遂用貢法無井田都鄙用助法有井田故謂之徹朱文公魏鶴山諸儒皆從之陳祥道引詩為證獨謂鄉遂亦有井田用助法都鄙豈無稅田用貢法恐亦有所據而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只據康成自說諸經諸史皆此事天子提封百萬井止得四十九萬六千井出稅余詳洫治澮似乎難信此不可不疑也通典百萬井之賦六十四萬井與此科同此言稅故言賦不同也後鄭謂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如此則大國方百里得井田之一同之地謂之井衍沃是也不易者一井一易者二井再易者三井共計六井準三井則一百里衍沃之外又有二百里隰皐之地則是方二百里矣餘城郭徑路溝澮山林川澤又不知其地若干度百里之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外必有方三百里之地乃可立國小小山林川澤亦須不大計較稍似優之先儒並不曾議論及此此不可不疑也

後鄭謂邦國用助法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皆是井田天子六鄉六遂用貢法外四百里用助法不知諸侯之三鄉三遂二鄉二遂一鄉一遂者一皆用助法之井田乎使其貪暴稅民無藝則有如魯宣公之稅畝無所不可固非不用貢法之所能防也然康成又謂周之畿內稅有輕重四謂貢法重什一助法輕什一而諸侯謂之徹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四謂徹者通貢助二法用之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四謂康成故謂孟子說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如此則康成自為兩說前一說邦國皆用井田此一說異外內之法則國中與野異滕壤地褊小野九一而助乃是井田國中能有幾地其什一使自賦似是工商之稅非有溝洫貢田此不可不疑也

班固食貨志說賦稅二字不明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回謂此但解稅字不解賦字當在工商衡虞上

毆及字為賦謂二字方始分曉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
其田入此却分明師古不敢謂計口發錢者漢則賦錢周止口
賦物故不敢以漢制解周制也鄭玄說貢賦二字不明周官九
賦盡解作計口出錢賈公彥附和之往往但遇賦字並解作出
泉（泉即錢）魏鶴山先生深不然之九貢乃是畿外諸侯之貢物今
康成於小司徒井牧田野任地事令貢賦註口貢謂九穀山澤
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全與九賦九貢注異以賦為鄉
遂六軍井田車徒則與計口出泉之賦不同而周人實無出泉
之賦以貢為九穀山澤之材則鄉遂之貢法都鄙之助法皆有
穀粟所云九穀指何地乎山澤之材則通天下而言豈止於畿
內乎他鶻突外午尚多有之李心傳三禮辨闕之不一此不可

不疑也

後鄭注井邑丘甸縣都曰井田之法備於成周今謂之都者食
采地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
於王五十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
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甸考畿內三等之國事出王制天子
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注以為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
殷周曰畿賈疏注大國九三公三致仕副之六餘三待封王子弟
二十一與六十三皆由為之說如此則天子公卿大夫子弟食
采地者僅養得九十三家而已不可信正義三百里以外封三
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此說是四都四縣四甸之田[illegible]
以四之一田稅歸於王亦不可信不知畿外百里七十里五十
里之諸侯井田之稅亦歸於王之定數否此不可不疑也

呂東萊謂禹貢甸服四百里五百里納粟米而諸侯無之者以
其田租貿易貢物以貢於王前已書之意如此文不如此王制
千里之外以為采注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與東
萊意同而當字不同苟如東萊之說則周禮九貢以天子合得
諸侯田稅買物進貢土之所出尚須買納可乎如康成之說則
是後世之支移折變其果然乎諸侯田稅入天子不見數目此
不可不疑也

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國謂國中宅二畝半一百五十）

（宅田疊二畝半孟子曰五畝墻下以桑國中宅也班固漢書云樹綿蔴以果）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此布參印書四字後鄭云（貳）古今人不
曉又曰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
一布又別廛人職掌斂布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其氓矣故曰宅不毛
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
無稅賦以勸之也魏鶴山先生要義有曰司農以布參印書抱
布貿絲釋布盡非之也毛詩注布者幣也抱而貿絲恐是以布
為幣而非錢幣或曰布泉也先鄭自無定說其云宅樹桑麻民
就四業則無賦稅此義深恐不然如何謂之無稅賦田之租入
口稅車役絲役口賦盡免之可乎先鄭之說似不敢從後鄭謂

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周本無口賦家賦之錢宅不種桑麻等物罰二十五家之錢不太重乎不可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地罰以三家之稅周之時上之人勸耕保抱扶持恐無空田者一百畝不耕罰三百畝之粟不太酷乎不可信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田謂周之世民一夫受田百畝餘夫年二十受二十五畝至三十娶亦受百畝士工商身在官有祿而其家在五口亦受田如一農夫固不當有閒矣後世井田廢始多游手假如周有閒民而責以一夫一家之稅賦恐無此理不可信孟子所謂廛無夫里之布者戰國衰世諸侯攬賦其民故孟子欲其免此苛征載師國廛二十而取一劉歆周禮多為妄說不可盡信孟子不見周禮而劉歆乃獨得之蓋六國陰謀偽撰此書劉歆又附益之阿黨王莽覬其行用莽篡漢亦不盡用其法而特用此三法田不耕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出三夫之稅人游無事出夫布一匹男口不滿入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天下亂而莽伏誅先後鄭不毛不耕閒民兩家之說太寬太嚴此不可不疑也

春秋百兩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文齊侯欲以師納昭公三家不欲使申豐以錦百兩賄子猶杜預注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先鄭以為布幣古人讀書多有不同如此者不

此不可不疑也

國宅無征先鄭謂為城中民宅後鄭以為凡民所有宮室吏所治者正義以吏為卿大夫等回謂官府自是無征何必書之惟是國中民宅二畝半已自納井地之助稅故田廬二畝半與國中邑中比閭族黨之宅無復征矣未必是否此不可不疑也

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九件地與田先鄭後鄭俱不同廛里二字先鄭謂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謂廛民居之區域也四謂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廛無夫里之布朱文公曰廛市宅也乃商賈買賣之地賦其地而不征其貨為廛而不征治之以市法不征其廛之賦為法而不廛孟子欲其不征故商悅而願來國廛二十布征一則國中商賈之利計其貨二十而取一矣場圃亦二十而取一瓜果蔬茹必是二十斤抽解一斤也後鄭謂廛無穀園少利故二十而取一不知所取何物正義謂疆場有瓜瓜成天子又入其稅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如此則千里之內瓜稅二十枚取一富我瓜也他蔬果亦無窮矣乃什一之外有此賦也此不可不疑也

近郊十一正義謂即宅田士田賈田也遠郊二十而三即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此四件田十分中取一分半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即上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也後鄭謂公邑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如此則五百里之內一百里為甸地三百里內為稍地四百里內為縣地五百里內為都地

[illegible]地所謂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
里為縣五百里為都也總稱曰甸稍縣都推後鄭六遂餘地為公邑
之意則稍縣都二等地乃井田餘地也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
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然無過十二先鄭
後鄭俱不能解正義說不明曰三等采地四之一日稅歸王其
在民亦是什一之法若論四之一乃是八分抽二與其四分抽
一八分抽二孰若四都之田當時止與三都何故紛紛如此周
家以貢助二法俱用之而皆十二故謂之徹今六遂餘地井田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二百里三百里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
百里大夫如縣正所取皆無過十二則是周家取全用什一之
法又自有什二之法也此先後鄭所以並不能辨也漆林之征

二十有五天子何患無漆為用而藏悉至此回是以尋常不信
周禮此不可不疑也
右回書田土貢賦之制可疑二十條經疑無窮而甸稍縣都
無過十二一事全不可曉所以朱文公注孟子班爵祿一章
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而引程子之說謂經不可盡信漢儒而
句解之周禮漢劉歆之作王制亦非周人撰周亡矣故有古
周尺今周尺之言秦昭公亡周之後書也後鄭答臨碩孟子
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
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後鄭不能通多曰夏制殷制不毛不
耕之罰有趙商劉琰問難後鄭不解書什一之說公羊所言
特從其說以為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

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六釜禾十六斗此亦漢儒杜撰[illegible]
與義關之良是如此者不可勝紀大德二年戊戌四月十三
日己巳紫陽山後學方回謹記
附略記所疑
孟子曰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其耕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不在分田制祿之列故禮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班固鄭玄
皆謂士工商五口受田一夫周禮載師有賈田如此則孟子不
可信乎
一史記六國表秦簡公七年初租禾在孝公廢井田五十八年
前不知租禾者租耕田之禾乎抑助法之外皆宜之稅畝乎又
秦紀秦惠王二十年初行錢六國表是年書天子賀行錢在孝

公廢井田之後十五年在孝公初為賦之後十三年不知初用
錢而不賦則賦何物
一遂人之溝洫通鄉遂用之上田百畝萊五十畝中田百畝萊
百畝下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受此數凡三家共得地六
百五十畝匠人之溝洫三百里外三等采地井田之法用之不
易一易再易凡三家共得田六百畝始成三井餘夫二十五畝
萊與易義相似不耕即荒之以放牧遂用貢法龍子謂校數
歲之中以為常則田有定額歲輸之常小小水旱一切不計如
今之催稅也井田用助法龍子謂其善於助貢法十之一助法
一家私田百畝卻只助耕公田八十畝比貢法乃是什一之一
不知劉歆周禮如何於載師妄說一法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全不可曉李心傳亦拘說不通
一周禮先鄭後鄭不同處不可勝美後鄭注禮記儀禮自為外異說多舛取李心傳三禮辨標出其亦不然者
一史記秦紀不書初行錢見班固漢明帝時古秦紀六國表於始皇死二世立之年書復欲行錢不見秦中間廢錢不行何等始皇九年令國中生得嫪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時則未嘗廢錢也
一三夫為屋康成以為三三相任如今一家右隣左隣相保任也井田如此鄉遂不井康成亦謂三三相任且以一戶南向論之左隣為東家右隣為西家左隣之東又有東家則為左隣西家則左隣之右隣矣循繞交加井田鄉遂田之法古人如此詳

密不患遷移至如比閭族黨則又今之五家一甲相似然今又無二十五家為閭以上之法也
一井田之法李心傳以為今世不可行老泉之論詳矣決是不可復行
一司馬遷史記常不滿於漢以為不能復古班固漢書如百官表乃曰秦兼天下兼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害政遂以亂亡此乃曲筆抵住王莽之亂亡以明漢高之不改秦制為是其論不公不如司馬遷之直筆所以東萊鄙班固而喜司馬遷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王莽王安石無一毫雎麟二南之意而法亦不似周官

之精微故皆至於亂亡漢略有忠厚之意如周南召南雖周之法亦足以致治因循至于今日古法不可復追以仁心行仁政所以損益之中有百世可知之道理不失此意庶乎其
一後鄭多引齊田穰苴司馬法兵法注周禮又以漢制揣度比擬四所不取李秀岩曰井田之制八與四也八謂八家同井九井中有公田四謂四井為邑三十六井四邑為丘百四十四井丘四為甸五百七十六井四縣為都二千三百四井也鄭玄謂旁加十里成一同提封萬井恐不可信九千二百一十六井鄉遂之數則五與四也五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而中有四閭為族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而中有四里為都起軍則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而中有四兩為卒也司馬法則三與十也三為夫夫為

屋屋三為井拼為兩百畝十取一也三者皆不同鄭玄渾而言之無所分別以此推之鄉遂無井田則五家受田五百畝五五相保以納貢稅乎加以萊則有一家三百畝者一家二百畝者一家一百畝五十畝者諸侯之國之地必一國三倍而後可立國
一李秀岩謂管仲作內政繼兵籍始悉取公田以授民一都之間始增千卒矣回謂此乃管仲初改周制以一井九百畝之田為九家發中間公田公廬舍而九家各取什一之租舊只有公田八十畝之入今則有九十畝之入又多一夫甚於魯宣公之稅畝矣春秋不書齊桓公時事不入於魯史也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鄭作丘賦皆自管仲始至於商君決裂無餘皆管仲之罪

秀嵒謂一都殆增千卒蓋二千三百四井所取即司馬法係莽
康成旁加十里四都為同提封萬井秀嵒大不然之
右再書十條可損益者事物之變不可損益者道理之常損
益不當或過不及皆理傷道則常不足以馭變變必至於亂
常方回再書

古今攷卷之二十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一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東萊大事記曰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回曰燕人臧荼之人也韓信說下之者燕與遼東接遼東與三韓接是時三韓未有高麗之名其箕子朝鮮之國歟亦秦滅燕王賁得燕王喜遼東而有遼東遼西郡鄰於貉者歟中國騎兵少灌嬰追項羽五千騎耳項羽不得此梟騎之助而漢得之其亦微盧彭濮之類歟

軍士死者吏為棺歛

東萊大事記曰高帝八年復下是令其文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令教命也秦始皇初改命為制令為詔漢王未為帝故但曰令漢書令字之始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漢之成楚之敗係於一韓信之身讀史者不可不詳味此語固陵不會韓信之心又不逃乎張良之所見則一張良之身又漢楚之成敗所繫也

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是年七月也三年夏四

月滎陽圍急漢王嘗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弗從陳平之用行而亞父去紀信之誑行而漢王遁亞父之疽死羽不悟漢王之間出羽不追有獨運而無群謀夫為之乎東萊大事記曰史記正義曰鴻溝在滎陽東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經陽武縣內與官渡水接張華此說是

項羽歸太公呂后

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初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再遣侯公羽約中分天下而後歸太公呂后東萊引延平之說謂待其少助食盡然後遣侯生得其時矣項羽既與漢王約和則不得不以太公歸漢不如是何以成中分之約當時羽與漢王亦不一相盟會遽解而東歸何也

漢王欲西歸

讀此一句知漢之君臣議中分天下之時未有權從和議隨即進兵之心不知漢王亦嘗思之乎出分之後每年如何轉使往來保得決無違盟戰爭否想是項羽却有不弟之心暫解東歸養虎自遺患之諫漢王始決策追項羽云

追項羽至固陵

五年己酉冬十月追項羽陽夏南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敗之用張良策捐地許兩人皆引兵來○滎陽方氏曰功名之士識曰英雄市井之徒實知恭賤子房謂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此兩人難狀也漢王如子房計出捐睢陽以北王越陳以東傅海與信而後兩人者至高祖之心能不慊之乎東萊大事記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今屬光州陽夏縣固陵在其地

十二月圍羽垓下　班固漢紀削韓信功

漢書高紀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大敗李奇曰垓下沛洨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垓隄名在沛縣史記高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東萊大事記引史記正義曰孔將軍蓼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皇帝在後詞回大史公豈信韓信是時為齊王書曰淮陰侯虞王未盡皇帝書曰皇帝既書八近則從輕入主則從重中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呂東萊大事記書史記一大段至大敗垓下注曰漢書全削此段而為說曰此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沉深鎮審之度其病卒見於時是故驚大而忽小者君子懼焉○此以見方氏曰班固史筆

人如此雖韓信後有叛逆之罪然其善用兵與項羽對陣[illegible]以制項羽而有功於漢王不可泯也功罪不相掩可也細觀太史公所書韓信以孔熙陳賀張右左翼孔將費將身自將三十萬居中當項羽之十萬僞為少却而項羽不識直前搏戰孔費乃以兩翼包裹項羽而羽三面受攻此羽之所以敗也太史公下文書斬首八萬乃是臨陣斬項羽八萬之軍僅餘二萬雖無楚歌追之走羽亦無所措其躬矣班固削而不書此東萊所以深鄙固也

垓下斬首八萬

垓下之戰項羽之卒可十萬曰可十萬者不能十萬也漢大勝斬首八萬則項羽餘卒無幾矣史記秦獻公二十一年周顯王五年丁巳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呂東萊曰左氏紀諸侯征伐雖大戰猶未嘗書斬首幾萬也以萬計級自石門之戰始○紫陽方氏曰秦獻公在位二十四年石門戰勝在孝公未立三年前史記書與晉戰者三晉也其實以章 伐魏欲復河西地故下文又曰與魏晉戰[illegible]首級二字自此始細攷之秦獻公猶未有一首一[illegible] 鞅立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首級之名自孝公始者[illegible] 公子卬與魏戰斬首八萬孝公後七年脩魚之戰破五國及匈奴斬首八萬二十[illegible]此始見十三年丹陽之戰虜楚將屈丐斬首八萬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六年伐楚斬首二萬十四年白起攻韓魏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三年攻[illegible]芒卯斬首十五萬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四十餘萬五十年攻晉斬首六千流屍于河二萬人五十年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首虜九萬秦始皇元年攻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大約計之秦斬殺山東六國之民一百六十餘萬人其得天下不仁甚矣

漢軍四面皆楚歌　陰陵　東城　烏江

史記項羽本紀書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高帝紀書卒聞漢軍楚歌班固項籍傳亦書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史記全語高帝紀又書羽夜聞四面皆楚歌因贅而還簡也漢書注應曰楚歌者雞鳴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高帝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史記項羽漢書項傳皆書陰陵迷失道史記注徐廣曰在淮南漢書注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是時九江王都六在淮南後為九江郡項羽由垓下走淮南也

史記高帝紀書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無注項羽紀引兵東至東城裴駰曰縣名屬臨淮漢書高紀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項傳東城無注呂東萊大事記曰今濠州定遠縣

史記項羽紀欲東渡烏江贊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漢書項傳與史記同見本也呂東萊曰烏江縣本秦東城縣之烏江亭今屬和州司馬遷史筆自夜聞楚歌而下至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文勢波瀾可喜班固時改一二字但入之文不足為[illegible]○紫陽方氏曰虞兮

氣甚飭大風之歌處甚遠固是成敗不同人品高下頓殊於劉季遠矣力拔山兮氣蓋世非人主之度不學則氣力猶足以亡身其云此天亡我非戰之罪尤非戰者將之事非人主之度爭天下而欲以戰決之可乎八歲七十餘戰矣而一敗遂亡戰何益乎湯武鳴條牧野一戰而安天下之民戰又豈在務

項羽死年三十一己巳生附攷高祖年乙巳生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已死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死年三十一漢五年十二月也史記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注徐廣曰高祖特年四十八東萊大事記書此又本紀高祖崩長樂宮注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紫陽方氏曰以何氏甲子紀年圖攷之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滅周漢高生於此年二世元年壬辰陳勝起沛公適年四十八矣乙未入關為漢王年五十一矣項羽起兵時年二十四也漢王於羽長二十四歲年長以倍者也漢十二年丙午高祖年六十二崩史記注誤刊二字為三字羽少而勇不及高祖老而謀也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

此謂魯一變至於道也項羽雖以兵助於彭城其國都也此外猶有數十百城也以死為江國都與數十百城俱下而魯獨不下守節禮義之國如此高祖以項王頭示其父兄乃降主而猶存國守可也國而已亡達權可也不失禮義亦不失乎時當時守者為誰高祖不嘗顯其姓名而史亦可攷惜哉班固此文却以楚地悉定一句尤奇為魯獨不下設然乃用史記項羽紀改皆降二字為悉定

以魯公葬羽於穀城　史法不古附

以魯公號葬羽穀城此亦高祖仁心之一端也周武王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不書葬趙襄子至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盂溺器也高祖天資終是過人見識自異也史記裴駰案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不五里但葬羽穀城一事史記高紀書之項紀又書之漢書高紀書之項傳又書之此表紀志傳之史所以不如左氏荀悅編年之史且如韓信自王齊一事紀傳他人傳書不一或曰請為假王或曰自立為王他如此者尚衆史法變古自馬遷始惟十表最佳八書次之列傳中有大好者班固過不及也范曄東漢又低晉書南北史外八史隋書唐書為不切之人作傳開言長語一切冗塞又何關於國家范曄之傳王喬左慈何意魏收之志釋老尤無知

攷論史漢項羽紀傳贊

太史公作秦始皇本紀書賈誼過秦論三篇於後中一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後世儒者論秦之亡不能加於是矣項羽本紀贊斷其罪曰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繆哉後之論項羽之亡者亦無以加於是矣班固以陳勝項籍同傳亦自有意史不別選撰贊文乃取賈誼過秦中篇附兩傳後而全書太史公所論項羽者於賈誼論

之後何也初看頗疑蓋以亡秦者陳勝也陳勝之所以能亡秦者秦自取之也其曰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指陳勝也則班固獨附賈誼此篇為賛是亦可取但繼以太史公所論項羽之說當書曰司馬遷言若已自撰之者史記謂周生亦有言可也顧乃忽斷忽續不稱司馬遷言若已自撰之者則不可也史記紀傳後但稱太史公曰班固紀傳後皆改為賛曰此二字自班固始大惡之人無可賛美皆稱賛曰似亦醜突班固心胸出司馬遷之下爭多也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漢紀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史記項羽紀尤詳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此一句尤

見高祖之仁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徐廣曰桃侯名襄其子舍為丞相平臯侯名佗玄武侯諸侯表中不見呂東萊曰按年表射陽侯纏項伯也以破項羽嘗有功封平臯侯劉它項它也功以彭祖彭祖以為太公僕封然則項它亦嘗在楚嘗保護太公乎桃侯劉襄項襄也以客從漢封其一人不見賜姓始於此成都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自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後世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混逆族異類於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强欲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古今攷卷之二十一終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故項籍臣稱其主名者盡拜為大夫鄭君不從逐之

呂東萊曰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高帝之怨項籍可謂甚矣惡其姓而使其宗族改之賤其名而迫其故臣名之雖恢廓大度及困厄不可消釋褊忿乃如此然則天資豈可恃哉○紫陽方氏曰古之人有逃名避難變姓名如范蠡之陶朱公范雎之張祿者有如智果之為輔氏伍子胥之子為齊氏者漢高不誅項氏族屬賢矣而使項伯等姓為劉氏使項籍之臣皆名籍以快忍之心為戲弄之舉百世之下范唐鑑呂成公得以筆誅之人主豈可不謹哉

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徙信為楚王

漢書韓信傳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史記淮陰侯傳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illegible]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史記高祖本紀葬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漢王為皇帝云云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漢書高帝紀於奪齊信軍之後書其赦子尉事乃書春正月追尊兄伯武哀侯而書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讀紀表志傳之文一事必三四處書之奪韓王信改王楚一事史記漢書紀傳四處檢較皆微不同蓋襲奪信軍之時在漢五年冬十二月改王楚之時在春正月漢依秦以十月為歲首也史記書即皇帝位在信改王楚之先漢書書即皇帝位在信改王楚之後今按漢紀書諸侯上疏請即皇帝位凡七異姓王楚王韓信為首知即位汜水二月甲午也奪軍十二月也改王正月也按信之得罪於高帝假王之請實已自王帝憤之一也固陵之會[illegible]許地乃至帝憤之二也武涉蒯通二人之說帝尚未知也奪軍者帝之憤不可遏矣改王者猶不欲食言其實不得已也然而猶善為辭曰義帝無後曰齊王信習楚風俗漢謀臣有人哉武涉蒯通之說司馬遷何從得之其文章縱橫甚妙

以彭越為梁王　五年春正月

徙漢信為楚王以彭越為梁王都定陶○紫陽方氏曰漢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illegible]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用張良計[illegible]陽以北至穀城之地王之於是與韓信皆引兵來滅羽垓下[illegible]高祖挾不會之怨久矣正月信越之王不食言不得已而已人臣事君而觀望徼利彭越無識何足[illegible]之乎

黥布之王
立布為淮南王○滎陽方氏曰隨何使九江英布叛楚歸漢漢
二年夏四月彭城之敗之後也以故九江王從漢王擊楚四年
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漢書高紀布傳史記布傳並同惟史記
高紀於大會垓下之後書立武王布為淮南王此一句未可曉
漢書高紀不書大會垓下但於五年書曰十二月圍羽垓下史
記高紀書大會垓下在四年徐廣注曰七月此亦不可曉
赦天下殊死以下
又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
殊死以下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殊絕而異處也○滎陽方氏曰二年六月立孝惠為太子史記
書大赦罪人漢紀書立太子赦罪人此赦史記不書其曰兵不
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不以得天下為喜不急於即皇帝位而
發此語辭簡意惻後世下一赦多為儷語不近人情尚不法此
八年者秦二世元年壬辰秋七月陳勝起蘄二年癸巳三年甲
午九月二世弒子嬰立四十六日秦亡高祖元年乙未丙申丁
酉戊戌己亥五年十二月誅項羽凡八年也此高祖第二赦也
其先書曰大赦罪人境內而已今書赦天下文法自不同而又
知古不數赦凡赦非常之恩也
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漢書本紀書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
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此一句文章綱紐見高祖功第一定關中於天
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好八字以安萬民功盛德厚而位
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
皇帝尊號辭意甚美漢王曰云云諸王固請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
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
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史記注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
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
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云云
生六王罪狀乃云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
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
議帝號丞相綰注姓王御史大夫劫注姓馮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廷尉
斯等注廷尉秦官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
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
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曰古有天皇有地
皇有泰皇泰皇最貴索隱注泰皇人皇也蓋三皇以泰皇為最貴前稱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臣等昧死上
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
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呂東萊大事記注引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
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

皇帝為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曰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脣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呂東萊大事記注曰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晏音敷劒反按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漢書地理志定陶屬濟陰郡今興仁府濟陰縣○紫陽方氏曰呂東萊大事記書漢王即皇帝位取胡待制寅讀史管見一段注為小字蓋謂自秦漢以來有天下者稱皇帝至今不可改矣存致堂之說古之經也當孝廟時著此書必欲時君從致堂之說則不可行或以此請曰為狂悖必矣從時達變今之權也大事記刊本誤以趙王張敖為張耳耳死矣不見漢王誅項羽也

附天皇地皇泰皇十紀攷 方叔機附見

紫陽方氏曰索隱注泰皇人皇也三皇以前稱泰皇易繫辭言伏羲神農黃帝世所謂三皇者指此故康節皇極經世書謂易始三皇書始二帝詩言三王春秋言五霸分而為四上古之天皇地皇人皇無人言及劉恕通鑑外紀細字注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此下見鄭玄六藝論之名中有吾家方叔機注回生晚不見此書此後循飛紀因提紀禪通紀疏訖紀或云疏訖此十紀也此下始說盤古叙古之下始說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然後說有巢氏燧人氏而伏羲氏女媧氏而又有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皞英有巢又是有巢氏非天地人皇之後有巢氏朱襄陰康無懷氏博采異書居多怪說茲不詳錄回別攷之初學記乃唐徐堅所纂又在道原三百年前有項峻始學篇曰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地勢度為九州各居一方有遁甲開山圖之說有洞冥記之說謂天皇一姓十三人有徐整三五歷記之說有春秋緯之說有帝系譜之說其他雜書不一唐之書至宋南渡多亡矣回不得皆見然天地人皇十紀諸氏不可得而攷存疑可也

昧死再拜自秦始

漢書張晏注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死死罪而言漢遂遵之○紫陽方氏曰昧死死罪今人不用秦人臣上人主猶曰再拜近世乃動曰百拜可憐哉

命為制令為詔自秦始

紀秦始皇紀命為制令為詔注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紫陽方氏曰尚書訓誥誓命此命之始也書發號施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令者命之異名古上下通稱一國一家皆有君命父命而軍中惟知有將軍之令後世一監司太守縣令皆有令字旗秦改命為制令為詔則以上諭下之文人主獨稱制詔而人臣不敢稱後世有律令之令有

古有詔曰有内制掌宰相以上除拜誥詞及詔書赦文德音枕
答不一外制專掌執政以下誥命誥亦曰告魏晉以來親王臨
民曰敎下達上之文其名甚夥上諭下之文亦不能卒書按漢
五年春正月徙王韓信書下令曰朕即帝位也追尊昭靈夫人
之下始書詔曰既即帝位用秦法也

天子自稱曰朕自秦始

事已見前注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
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
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至漢不改○紫陽方氏曰予讀呂居仁
詩有云乃知鑊頭通已勝狗脚朕下一句出北史上一句出傳
燈錄世傳鑊頭通禪師為魏孝靜帝之後身皆排說也秦之稱
朕亦何所益趙高畏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
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豈不悖哉索隱曰臣下屬
望幾有兆朕聞其聲耳不見其形也一字之禍乃至於此

制曰可自秦始

始皇不從秦皇之請自為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注蔡邕曰群臣
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紫陽方
氏曰二典都俞吁咈此古君臣相可否之稱也秦始以天子之
命為制當時秦皇帝曰可之而史官書制曰二字也下文制曰
除謚法制曰一字亦史官所書也三十四年不知李斯請焚書
制曰可嗚呼此所謂大不可者而可之哉近世臣僚奏劄曰
奏聖旨依辭免則奉聖旨不允或加一二小字奉聖旨依或大事

御筆依大臣辭免或御筆降詔不允御筆或儷語連篇出於私
人之代言如朱熠之徒文多不佳識者竊嘆不知人君之大體

附曲禮天子稱謂攷

曲禮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
天王某甫○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
注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徧天下謂外及四海今漢於蠻夷稱
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古予字
○注孝王某嗣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祀之郊
内而曰嗣王不敢曰外内○注天王某甫畛致也祝告致于鬼
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字也不名者不親往周禮大會同過山
川則太祀用事鬼神謂百辟卿士○注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
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注生名之死
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借
取於天子號也○紫陽方氏曰曲禮漢儒所撰不書秦漢皇帝
稱朕事存古也鄭玄以漢事注三禮先儒病之然其引漢於蠻
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有據漢文帝細柳之幸白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武帝在位之三十一年元封元年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遣使者告匈奴曰單于能戰
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如鄭玄言天子未除喪曰予小
子書顧命康王自稱曰眇眇予末小子然康王之誥曰惟

予一人釗報誥乃不付予小子何也豈以予小子稱於宗廟也
王之前而待其群臣則稱予一人耶踰年即位有之三年後稱
王別攷

尊王后曰皇后 [illegible]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
也按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
妃帝嚳四妃[illegible]有周則天子立后正
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帝祖母稱太皇太后
母稱皇太后魏晉之後母后之號並遵秦漢○紫陽方氏曰成
王顧命曰皇后憑玉几導揚末命即皇后字本是天子之稱曲
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秦稱王之後周天王未亡不
見秦王后之文孝文王之為太子有正夫人曰華陽夫人子楚
母曰夏姬秦昭王五十六年卒孝文王以安國君立為王以華
陽夫人為王后此秦稱王后之始也孝文王卒子楚立是為莊
襄王稱養母為華陽太后[illegible]夏姬為夏太后此秦稱太后而
又並后之始也子楚之在邯鄲納呂不韋有孕之妾是為始皇
帝母史記終不書[illegible]故天下稱始皇為呂政而其母趙氏既
寡[illegible]又進大陰人嫪毐與始皇母日夜淫嫪毐
伏誅不韋飲鴆始皇殺母之淫嫪可也殺不韋乃殺所生父矣
又遷母太后於雍以茅焦之說始迎還咸陽呂不韋傳書始皇
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是時始皇未併天下未稱皇帝故
其母無以王太后之稱索隱注謂秦不用謚法始皇稱皇帝之後
故其母號為帝太后非誅到生時之行然始皇之后史不見焉
何人何姓長子扶蘇幼子胡亥不知其母為誰始皇死時胡亥
猶稱公子無爵位李斯趙高詐為遺詔立為太子二世立殺六
公子其一名曰將閭當是扶蘇諸弟胡亥諸兄亦不聞其母為
誰李斯傳始皇有二十餘子注云辨士隱姓名遺章邯書曰李
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裴駰謂二世是秦始皇第
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然則始皇不立太子為其子者皆匹
夫稱公子而已無尺土之封無一命之爵二十餘子皆不見其
母為誰李斯傳又云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杜
矺音磔與磔同又公子高上書請死胡亥可書賜錢十萬以葬皆不見
諸公子公主之母始皇男女三十餘人皆屠戮無子遺哀哉

太子曰皇太子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
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
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
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illegible]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
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
周制天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
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紫陽方氏曰秦始皇稱皇
帝之後不立太子史記書長子扶蘇長子即太子也古者嚴嫡
庶之分春秋公羊傳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國來媵媵以娣姪諸

侯一娶九女二國來媵雖未可盡信而春秋經有來媵之文天子諸侯不再娶后死夫人死以娣姪之媵者主後宮事惟后夫人所生之嫡長子即是太子世子為天子者無後世所謂初生子稱皇子次封公次封王無用立皇太子之制後世不分嫡庶惟人主愛憎必愛也然後自皇子立為太子用立之禮雖非古也高帝初為漢王彭城之敗皇太子呂后皆為項王所得馬上危急屢欲弃孝惠帝矣賴夏侯嬰以完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令諸侯子在關中者悉集櫟陽為衛時惠帝始六歲耳

古今攷卷之二十二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三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置酒雒陽南宮

上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云云上曰云云此三者皆人傑也史記紀同惟高祖曰異○紫陽方氏曰漢書注高起二字張晏以為高官者起或以為姓高名起史記注有都武侯臣起此當缺疑不足深辨三傑之說夫人所知亦無庸議○呂東萊曰皋陶之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論得天下之由獨以三傑自許而自起豐沛以來與民休息之志貫乎幽明其大略可謂合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以此考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建宮關於洛陽高帝之西洛陽名為都而終西京之世實以為別都趙涉勸周亞夫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霍光以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降朱鮪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然則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陽南北宮武庫皆未嘗廢周召卜宅之意固非後世所能喻至於天下之形勢則始皇李斯高祖張良蓋深識之矣

田横自殺

北周紀書曰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
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
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
里自殺史記高帝紀不書○呂東萊大事記書曰彭越既受漢
封橫入海居島中高帝遣使召之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
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橫至尸鄉廄置自刎此東萊節史
記田儋傳文而改以彭越為梁王一句為彭越既受漢封此前
輩敘事不妨改史語一例也○橫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
甚矣回謂此語不可不書○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漢祖以
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帝之理豈有四

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
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雖可事者此所謂
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紫陽方氏曰三皇五帝三王君天下者
之號非有優劣諸侯撞王自七國始君其國者也布衣而王自
秦亡始亦君其國者也妄意男子動欲為王殺身滅族令矜者
鮮而後世人主為帝人臣有親王之王功臣之王無國可君世
變如此

乘傳（張戀反）

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
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
以車謂之傳車其後有置馬謂之驛騎○陳祥道禮書周禮行
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爾雅曰遽傳也春秋之時楚子乘驛伐
庸（文十六年）晉人以傳召伯宗（成五年）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僖三十三
年）皆傳車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紫陽方氏曰禮記前有
車騎疏謂古人不單騎馬左傳以公乘馬而歸恐騎自此始春
秋之末也戰國則蘇秦所謂騎萬匹史記趙武靈王胡服而騎
射皆世變也古者傳用車馬後世驛騎單用馬亦世變也

附論廄置

史記贊曰廄置謂置馬以傳驛也田橫乘傳四馬下足之東漢
初猶用車傳

附論驂乘

漢文帝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師古曰乘
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
以戎事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
晏曰傳車六乘也○紫陽方氏曰文帝之詣長安以宋昌驂乘
則文帝一車有三人又張武等六人乘傳車六乘共為車七
乘一行二十一人二十八馬也（車戰之法車中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別故）

附論詔衛尉酈商　中尉兵　執金吾

東萊大事記曰是時兵皆罷歸家唯屯衛在洛陽衛尉掌宮門
衛屯兵○紫陽方氏曰高祖都洛陽時他無軍在焉太尉盧綰
亦無軍可將惟酈商以酈食其之弟適為衛尉掌宮門屯衛兵
恐其挾朝廷之兵為兄報讐故詔敕動搖者致族夷高祖西都
長安亦他無軍在京師惟有衛屯宮門之兵十一年秋七月淮

南王反始發上郡北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入衛
皇太子衛然前是帝紀不書中尉之官及卒數百官公卿表中
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改為執金吾中壘兩尉以至左右京
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如此則非用以征伐出戰之軍也

車駕

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

附論車駕并行在所

紫陽方氏曰史記書駕入都關中不敢指斥天子以駕言以車
書始此然駕又曰行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此所書
行如東巡東遊云耳三十一年始皇始為微行亦不過行止之
義三十五年書曰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於是以天子之車
駕曰行或書行渡江所沉璧或書行至雲夢或書行從直道至
咸陽而漢書高帝紀十年書行如雒陽武帝紀書行幸者不一
又書行自夏陽東幸汾陰行所巡無出今年第近世南渡後呼
臨安曰行都又曰行在所者此也

西都長安

東萊大事記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
未嘗攷也豈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乎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敢
所謂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
[illegible]以京全盛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
西有殽澠倚河鄉伊洛其國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
人爭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意異矣○紫陽方氏曰漢高祖
西都長安史記書曰西都關中回謂長安指一城而言關中沃
壤千里以為王畿書曰關中是也回嘗讀禹貢而有感堯都冀
州無後米幽幷營州其地極廣不如是不足以為帝畿重內輕
外以內制外之良法也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總納銍納秸納
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共為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取自用
五百里侯服則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一侯服極
有妙理孔安國偽傳說得大繆百里采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
王事而已　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
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其詞侯服
則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回竊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為諸侯而
謂之斥候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炎晦叔書解百里
采者侯服五百里近甸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
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為諸侯則公侯
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三面不同千里之內無采邑四
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為采邑二百里為男邦三百里為諸
侯真得強幹弱枝之道如鄭玄解王制乃謂天子之縣內方百
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為
夏制周制未聞回嘗所不信孟子正義引此語回嘗闢之矣以
禹貢甸服侯服參攷初無此制鄭玄妄也孔安國之傳偽也王
晦叔之解乃合於天理人心何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
隴西上郡北地未嘗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關武關之

以關西制關東猶堯舜禹以二河北冀州制河南數十百
所也咸建五長禹言之而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
里諸侯是知堯舜禹畿內千里無采邑鄭玄之徒附會王制不
足信也漢關中不以封暗合堯舜禹之制云

六月大赦天下

東萊大事記曰正月之赦為項籍滅而下也六月之赦為定都
關中而赦也○紫陽方氏曰漢二年正月赦罪人一赦也所及
者狹巴蜀三秦及新得之郡耳五年既有天下正月六月之赦
始廣眚災肆赦所見舜典眚過也所謂省過無大災禍也所謂
疲癃殘疾凡過失患害之人則赦之或曰目疾曰眚天殃曰災
又是一說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謂夏

后為政之典籍有此何故專為虐暴書舜設此嚴刑湯誓弗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孥戮非殺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人從軍
違令而收其男女如入于罪隸舂槀之類以辱之湯一時之權
而非經也歟武成釋箕子囚亦所謂赦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論語曰
有罪不敢赦豈若後世即位有赦謂之非次赦三年大禮有赦
入主疾有赦天災有赦赦既頻數姦猾僥倖管子書荀悅漢紀
論詳矣回一再攷秦紀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之罪在春秋
之前有嚴刑而無寬恩始此昭襄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書赦罪人遷之
惟有此一赦始皇十二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非赦也二十
六年初并天下無赦終始皇之身未嘗有赦焉邃於水德後書

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其慘如此以至於亡漢高之赦荀悅以
為權時之宜亦漢有天下之一端諸葛孔明有言為政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論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
歲赦者何益於政事出常璩華陽國志其論甚善故詳書之

七月臧荼反九月虜荼

臧荼史漢無傳初韓廣王燕荼以燕將從項羽入關羽自立為
西楚霸王徙韓廣王遼東以荼為燕王廣不肯徙國荼殺之韓
信下趙代遣使諭荼歸漢漢有天下詔臧荼王如故至是反盖
項羽之舊人也項羽誅臨江嗣王尉不降今荼又反得非有所
疑乎韓信彭越之徒善用兵為楚王梁王不遣之誅荼而高祖

自往征之何也七月反九月虜自長安至燕甚遠除在道之日
外盍至即擒之也高祖用兵之神如此古吉行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戰國以來古法盡廢但貴神速皆世變也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利幾項羽將以陳令侯之潁川史記書為陳公上文使丞相噲
將兵平代地則未嘗不以兵柄付大臣也不使諸侯王擊之則
恐其連衡乎豈諸將無能敵利幾者乎高祖性喜躬臨行陣擊
一潁川反侯何至勞萬乘之尊以山壓卵擒之易耳而異日平
城之悔萌於此矣

附論是年張耳吳芮皆薨

東萊大事記書曰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引漢書韓彭英

盧綰傳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
彭越黥布臧荼盧綰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
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
張耳以智自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
五世以無嗣絶慶流支庶有以矣著于甲令而稱忠也○紫陽
方氏曰漢書所以可觀者諸侯王功臣恩澤外戚侯百官公卿
七表書拜罷死絶帝紀不書不人人為之傳臧荼王而無傳有
傳則拜罷死絶亦可攷不必帝紀又書也庶書繁蕪不足觀帝
紀書大臣拜罷死絶何益不足道之人亦為傳何益漢書又不
如史記班密而馬疎然馬有深意高見也附評史法書此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是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
半之至後九月仍徙諸侯子關中以臧荼利幾之反也

後九月

漢書帝紀元年冬十月之前書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於秦二
年書後九月至此漢五年人書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
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顏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
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
閏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
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至高后文帝屢書
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法紕繆○紫陽方氏曰漢高元年乙未五
年巳亥秦二世二年癸巳癸巳至巳亥七年而兩書後九月則
是七年而再閏也與古五年再閏之法異矣是必歷法有差耳
大德三年巳亥三月十七日回書云漢高五年巳亥凡二十五
巳亥除一年不算計一千五百年云

治長樂宮　咸陽　長安

東萊大事記書曰治長樂宮于長安史記紀不書漢書紀無于
長安三字東萊解曰按史記大事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
安然盧綰傳云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咸陽為長安
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
徙都也○紫陽方氏曰東萊讀書甚精如此項羽未死綰封長
安侯五年後九月始王燕高祖雖從婁敬之言都關中未都長
安涯圖書西都長安非是後來看熟不覺也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東萊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帝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
量之廣狹世祚之短長於是可卜矣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
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紫陽方氏
曰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又列侯所食縣
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
五百八十七曰道曰國曰邑皆縣也又地里志高祖訖孝平凡
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郡統縣國亦統縣書趙國至長沙國凡二十國而已廣平國統
縣十六長沙國統縣十三非高祖時之大國也有一縣之國則

列侯之戶最少者有不能一縣者周制有釆邑即食邑論語有千乘之邑十室之邑伯氏駢邑三百皆食邑之邑子夏莒父宰子游武城宰即皆後世之縣

十二月遊雲夢執韓信

漢紀書六年十月又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史記紀書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云云楚王信即因執之下文書是日大赦天下史記淮陰侯列傳書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斬鍾離眛謁上上必喜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畧之言班刪下四句信欲發兵反刪反字書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史書亦刪此八字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怨望歎鞅羞與絳灌等列○縈陽方氏曰詳觀史記此傳韓信初無反心告者過也陳兵出入非反也匿鍾離眛何不請於上而求赦之以故人之誼匿之亦未至於反也信引黃石公三畧之六言而曰天下既定我固當烹馬遷書曰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盡之矣遷書因漢王此書用之高祖既得信恐天下諸侯實有謀反而未發覺者相挻而起即於擒信之日大赦天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此赦為擒韓信而下然高帝亦心知信本無罪已有赦之之意故後十餘日至雒陽赦信封為淮陰侯信居長安自六年十二月至十一年凡閒居六年陳豨反呂后蕭何詐信斬之○縈陽方氏曰三代之王君臣未嘗有詐春秋戰國始尚詐而孫吳之徒著兵書無非詐也漢高君臣上下皆詐也偽遊雲夢以召信高后詐令人從上所來以詐紿信而信之用兵亦皆詐耳陳餘欲殺張耳高祖以類耳者斬頭與之彼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如人哉陳平張良無非以詐為事者下邳在東海郡有上邳下邳雲夢在南郡華容縣南秦漢大兵之後其藪澤尚可遊獵乎以此為名會諸侯於陳陳即孔子戹陳者今陳州馬遷謂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不矜其能庶幾周召太公然詐力之士未足語此如曹參學黃老庶幾乎哉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本徹侯武帝諱徹改

東萊大事記書甲申始剖符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為通侯用留侯世家語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功臣表曰漢興二世自秦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率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定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平陽懿侯曹參信武肅侯靳歙汝陰文侯夏侯嬰清河定侯

王吸陽陵景侯傅寬廣嚴侯召歐廣平敬侯薛歐博陽嚴侯
陳濞堂邑安侯陳嬰曲逆獻侯陳平
右六年十二月甲申封者十一人
留文成侯張良（十六年薨）射陽侯劉纏（賜姓劉）鄼文終侯蕭何（鄼音贊）
絳武侯周勃舞陽武侯樊噲曲周景侯酈商潁陰懿侯灌嬰
汾陽悼侯周昌梁鄒孝侯武虎成敬侯董渫蓼夷侯孔聚（以上人）
（三年十）侯費侯陳賀陽夏侯陳豨（自立為王反誅）
右正月丙午封者十三人
隆慮克侯周竈（正月丁未封）陽都敬侯丁復（正月戊申封）陽信胡侯呂
青（正月壬子封）東武貞侯郭蒙（正月戊午封）汁方肅侯雍齒（五月戊午封）
城辟什

右正月丁未戊申壬子戊午封者五人三月以後今不書
留侯世家所謂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
爭功不決未得行封於是有沙中謀反之說先封上所憎
雍齒共計二十九侯也位次別攷班書帝紀此事載在封
劉賈等四王之後曰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非是雍齒
之侯第二十九不耳為得同三十餘人功臣表正月戊午
雍齒封亦不當書三月（東萊大事記攷差）至六年正月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三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四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功臣剖符

皇帝覆符節前已攷矣功臣剖符猶未為詳漢高未定天下先
封王韓王信英布等書曰剖符天下既定又封列侯剖符故書
始曰剖符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自先王以來
有五瑞五玉所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以合瑞五等諸侯
來朝則執之去則還之周禮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冒之
云者契勘圭璧無作偽者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五玉

也此制既廢而秦有皇帝之符則郡守所剖而人主藏其半者
乎漢因之

附周禮八節

周禮掌節掌八節陳祥道云玉節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守
邦國者用玉節諸侯守其國者即與此節[illegible]又在五玉之外角
節用犀角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其制[illegible]人節龍節皆
以金為之而象其形使山國土國澤國者與其用[illegible]為信門
關用符節半竹為之都鄙用管節全竹為之道路用旌節
脩於符節管節飾以毛蘇武節旄盡落唐節度使建旌節又持
後大皆奉使所擁之物也又有貨賄用璽節即今之印章也

漢銅虎符竹使符

史記孝文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比史記去國相二字紫陽方氏曰讀史漢文章班考於馬讀注脚則漢書顔師古其尤也所以東萊大事記本文多取史記注脚多引師古而不取索隱此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治兵遣使者至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以上漢書注史記同而添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顔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回謂張晏代古珪璋之言是也高祖封功臣王侯所剖之符有云册書鐵契別已攷

東萊論銅虎符

呂后之崩年齊王中尉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東萊又曰漢諸侯王兵權在相王不得自調發蓋相漢所置也若京師不下虎符則相亦不得自調發東萊又曰漢書止書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削國相二字紫陽方氏曰漢收符及節為信朱虛侯章則持節者車以入北軍則信之中有詐為此齊王發兵不待虎符且并誘奪瑯琊王兵則亦難測也景帝七國反其發自以虎符為信大信結人心小信仗符節六

孟子若合符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云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趙岐注節玉節也周禮有八節

孫奭正義曰案周禮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以送行者也

孟子朱文公集註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紫陽方氏曰孟子所謂符節周禮八節中有之所謂半竹為之者其是乎周禮雖劉歆為之所本遠矣故孟子有此符節之言後世一切廢之當攷自何時始自有紙之後方板竹策帛書曰符曰節曰傳一切皆廢部符下所屬紙也自一命以上至極品有官誥曰綾紙也省劄紙也人臣表章牋奏凡下達於上紙也人主制詔勅批荅凡上行於下紙也州縣百司行移紙也惟有印之一物尸之祓之而不佩無所謂古之組綬矣唐有鐵券以賜功臣有此碑本

英蕩

虎節人節龍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謂英蕩當作帑謂以函器盛此節陳祥道謂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矛重英朱英綠縢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

飾焉先儒以為畫函是也紫陽方氏曰以器盛物謂之函今世
有之英蕩之制廢矣

傳

周禮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
民間無璽節者至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
傳如今移所過文書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文
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

繻

終軍入關關吏予軍繻陸妥曰繻音須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
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帛頭合以為符
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罷關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弃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建節東出關吏曰此前弃繻生也

、申以冊書之信

功臣表曰申以冊書之信漢紀末曰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鐵
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山如礪河如帶
國乃滅絕又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
緘封之保慎之義今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
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凡十七字紫陽方氏曰剖符作誓冊書
鐵契無注恐是以鐵鑄符如銅虎符以冊書此十七字於上而
各剖一半乎既以鐵為版冊書此誓剖之則以金為匱以石為
室而諸侯執左符所留右符皆藏之宗廟乎素聞有金匱玉版

晁錯策亦云剖之玉版藏之金匱尚書有金縢古之文書懼其
朽爛其焚欲垂久遠故謹嚴如此陳祥道謂老子曰執左契以
不責於人則右留京師者非是今日賀太守啟劄必曰榮析左
符久矣然高祖封功臣有丞侯之符郡守未有符也郡守銅符
符自漢文始應劭曰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
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
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回謂陰陽消長寒暑往來有晝則有夜
有生即有死有興則有亡詩書所云萬壽萬年人臣祝至尊萬
歲即封爵永存之意也功臣表有云子孫驕逸殞身亡國訖于
孝武靡有孑遺又當以是觀之

重以白馬之盟

史記呂后本紀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
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漢
書見王陵傳帝紀無此事而史記與王陵傳功臣表申以冊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白馬而歃其血以
為盟也歃色洽反所洽反啜也○紫陽方氏曰漢高刑白馬盟
史漢帝紀不書在王陵傳非劉氏而王乃見其事不知歲月周
禮有司盟之官有盟有詛荀卿與穀梁皆曰盟詛不及三王然
周有此官玉府供珠盤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有桃茢以祓
不祥覺人飾犬盟牛牲司寇涖盟書登之天府禮記曰涖牲曰
盟又曰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盟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春秋書盟不一書同盟者于幽二馬陵戚壺打雞澤戲重丘

各一凡八也會盟于郪者凡一也盟而不地者凡三也文二年十五年
三年書會及盟而不稱公者凶宿防齊翟泉晉處父蘇子之女粟
宋向戌之劉各一凡八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
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凡牲歸以文繡其枝也寘之於坎加書
其上盤盛耳敦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左哀十
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執牛耳定八年晉侯盟衛侯
衛人請執牛耳陳陀成何捽衛侯之手及腕史記毛遂取雞狗
馬之血來奉銅盤跪進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遂左
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堂下此長少先後之別也襄十一年
左傳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言重盟
不以雞犬王者賜而後用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

詛射潁考叔者此盟詛大小之別也鄭玄曰大事曰盟小事曰
詛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侯衛詛諸五父之衢定五年
六年陽虎盟桓子於稷門而又大詛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又詛於五父之衢此盟與詛之例也子任割臂以盟莊公
則不用牲華元子反登床之盟不用牲春秋恥城下之盟尋盟
同盟乞盟要盟逃盟渝盟必誓之於神如襄十一年亳之盟桓
所謂名山大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而誓之
今世俗尚然有云發誓願者有云出惡語以詛說者獨不用牲
耳漢高祖刑白馬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則帝當先歃血
而蕭曹之徒以次歃之歟史記作唼血盟使接反又云或作喢
又章牒反漢書作唼血師古曰小歠也所甲反與蘇秦合六國

徒刑白馬盟可視周人七姓騂旄之盟尤重矣桃令之桃樹枝
縈莂美帝也

附攷白馬盟出處

史記惠景間諸侯年表太史公讀列傳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
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
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
之非制故特著令便侯音鞭吳芮也
漢書吳芮傳其定著令下亦引鄧展注師古曰傳後贊文或說
是也

右非劉氏不王出處二史記無長沙王世家亦無吳芮傳別攷附此

正月丙午立劉賈等同姓四王

先是十二月執韓王信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喜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因論秦齊形勢謂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非親子
弟莫可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蔡陽方氏曰田肯之賀
有以發悟上心爲大封同姓之始也異姓諸侯王表凡十八王
項羽王西楚立十八王也羽誅齊王韓信徙楚尋廢爲侯此一
王無矣衡山王吳芮徙王長沙已死子嗣此一王存臨江王尉
虜此二王無矣九江王英布此二王存常山王張耳改王趙已
死子敖嗣此三王存代王趙歇滅矣此三王無矣陳餘亦滅矣
齊臨菑濟北膠東三田王俱滅矣此六王無矣三秦王滅矣此
九王無矣燕王臧荼滅十王無矣而盧綰王燕此四王存遼東
王韓廣滅此十一王無矣魏王豹虜十二王無矣殷王司馬卬

十二王無矣韓王成項羽殺之立鄭昌漢立韓王信十四王
餘子兩漢存五王河南王申陽降十五王無矣五王存之外有
彭越王梁當此時異姓之王有六人吳芮子張耳子不足慮韓
信已廢而英布彭越韓王信盧綰未可保也諸功臣未盡封徹
侯也田肯有以啟高祖之心始大封王子弟故賞之金五百斤
云

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功臣表曰賈高祖從父弟也荆燕吳傳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
也不知其初起時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鄣郡今丹陽也吳郡
今會稽也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
謂之故鄣也師古曰鄣音章東萊曰漢地理志下邳屬東海郡
即秦鄣郡既已封楚王交當是秦漢之間分割下邳為東陽郡
其詳不可攷也鄣郡所治乃湖州長興縣故城在縣西南八十
里今建康地徽宣太平廣德皆鄣郡之境也吳郡所治乃平江
府今常秀杭越明台婺溫處衢潤湖睦皆吳郡之境也○紫陽
方氏曰漢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
吳然六年正月丙午劉賈之封不曰會稽郡而曰吳郡何也豈
班固追書而徒改名耶秦置會稽郡漢統縣二十六治吳縣今
平江府是也嚴助傳書會稽吳人朱買臣傳書吳人蓋皆今平
江府人買臣武帝時拜會稽太守即今平江府人治吳縣之會
稽非今浙東越州之會稽也劉賈傳云為荆王王淮東不治吳
郡之吳縣漢志臨淮縣有東陽縣在淮浦盱眙淮陰縣之間必
立於此賈立六年高祖十一年黥布反賈戰弗勝走臨淮郡之
富陵縣為所殺無子國除高祖十二年十月以會稽吳封兄仲
之子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史記書曰郡吳治今平江府
吳縣其傳謂豫章郡銅山鑄錢韋昭注豫字誤但當言章郡今
改章古字鄣晁錯削濞會稽郡則吳王所都亦取之矣故反反而
滅三郡入漢則吳郡之後為會稽郡其在此時蓋丹陽郡統縣
十七皆今浙西江東地有故鄣縣即鄣郡有曰黝縣曰歙縣回
所居徽州今二縣古名猶存黝音伊今寫曰黟縣會稽郡則浙西
浙東地皆是朱買臣之負薪為郡皆浙西吳地東陽所屬臨淮
郡則淮東地皆是賈荆王交楚王所謂分楚地為二國也

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文穎曰碭郡今梁
國是也薛郡今魯國是也郯郡今東海是也傳曰王薛郡東海
彭越三十六縣東萊曰碭郡所治乃單州碭山縣今應天興仁
鄆濟單亳廣濟皆碭郡之境也薛郡所治乃兗州僊源縣今兗
海淮陽皆薛郡之境也郯州所治乃海州東海縣秦分薛郡求
海及旁郡地置郯郡如沂州之費縣淮陽軍之下邳縣皆其境
也○紫陽方氏曰回嘗至今兗州州治無屋數碑立瓦礫中前
宋太守題名猶在居民無數十戶東望孔子墓林蔚然豐茂泰
山巍乎其上欲壓平野而犢土荆棘翠積野雉飛雊其所可拾
驟馬逐之三起三落即得雉矣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
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門人也一時間氣鍾劉氏一

門高祖之武元王之[illegible]詩今不傳以

高祖四兄弟

太上皇生高祖　長兄伯早卒　次兄仲即代王喜　少弟交字[illegible]即元王

郢客 文王 禮 劉辟彊 劉德 劉向 劉歆
夷王 王戊 從濞反自殺

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紫陽方氏曰宜信侯喜為代王即高祖兄仲也漢書無傳事見吳王濞傳中功臣表六年正月壬子立七年為匈奴所攻棄國自歸廢為郃陽侯孝惠二年薨子吳王濞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以故代王子沛侯立為吳王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誅濞傳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天子不忍致法廢為郃陽侯子濞起為沛侯年二十從高祖破黥布荊王劉賈為布殺無後上患會稽吳輕悍乃立濞為吳王

東萊曰雲中唐勝州單于大都護是也鴈門唐雲應朔州是也代郡唐蔚州是也史記本紀載喜為代王十七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雖書喜元年於六年與漢書同然謂韓王信降匈奴而喜繼王其地二者皆非也漢書本紀年表載封拜年月日郡名縣數皆具蓋故府之所藏也况喜所王者雲中鴈門代三郡信所王者太原一郡自不相干史記之誤明矣然所以差誤者亦有說焉高帝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避胡都晉陽信上書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馬邑據地理志屬代郡在高帝時或屬太原未可知也至高帝十一年封文帝為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以益屬代是割韓王信之故地以增益代國也自後世觀之韓之都乃在代之縣代之地乃決韓之舊疆也予長論輿地之大勢封建之大意固非孟堅所及至於總練故實考核歲月則孟堅之所長也○紫陽方氏曰回嘗謂馬踈而意有餘班密而見不足者此也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

東萊曰肥惠帝庶兄庶長子也膠東所治乃萊州即墨縣膠西所治乃密州高密縣臨淄所治乃青州臨淄縣濟北博陽所治未見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今分為兩郡蓋在田榮并三齊之後城陽所治乃密州莒縣今登萊沂密濰青淄濱滄棣濟德博皆六郡之境也

紫陽方氏曰田肯一言寤主謂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蓋亦窺見高祖之心奪韓信齊而易之楚信未陝抃入壁奪其軍忌之甚矣既而不以齊封諸人以為郡不欲以重地與人也其擒信於陳奪其楚地信本不反忌之而欲除之也所謂楚亦未肯與人也田肯發其端惟以得信為賀而次言齊地宜封子弟高祖之疑於中者遂決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荊地此詔甚與雖止言劉賈號屬一人群大臣心知其指矣遂奏請劉賈王荊元王交王楚分楚為二其曰正月丙午又七日壬子立代王喜齊王肥先從姪次少弟次仲兄最後親庶長子其實雅意在立子

肥為齊王也故又以曹參為齊相為大封同姓自此四王始濞
表書楚第一代第二齊第三荊第四高祖王子弟實十二人代
王喜廢為侯子濞以劉賈戰死之地封為王表惟書十一人史
記漢興以來諸侯表序甚佳表微不同如東萊之言取漢表

高祖封同姓王十二人除此四王外又八王

切四王荊王賈楚元王交代王喜齊悼惠王肥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十一年正月庚午立孝文六年謀反廢死
後立子劉安

趙隱王如意高帝子九年四月立十二月為呂太后所殺無後

代王高帝子漢文帝也諱恒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七年高后
八年入為皇帝

趙共王恢高帝子十一年三月丙午為梁王立十六年高后七
年徙趙其年自殺無後

趙幽王友高帝子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趙十
二年高后七年自殺子遂文帝元年封景帝三年反誅子辟
彊文帝二年封河間王

燕靈王建高帝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殺其
子

燕敬王澤高帝從子昆弟高后七年以營陵侯立為瑯琊王二
年文帝元年徙燕漢書荊燕吳傳劉賈劉澤劉濞也澤最疎
非高祖之封

吳王濞高祖孫代王喜之子也喜棄國赦為郃陽侯高祖立為
吳王立四十二年景帝三年反誅

紫陽方氏曰高帝八男惠文二帝高五王傳一齊三趙一燕也
淮南王長自為傳

史記秦漢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漢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文句奇）虐戾滅秦自項
氏（文句奇）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此四句謂高祖文奇）五
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索隱曰古禪字市戰反）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
之亟也（此第一節言陳項劉三人之興文奇）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百姓攝行政事攷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
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
放弒（上文總言湯武中舉孟津事正謂武王末放弒二字又兼言湯武古文如此）秦起襄公章於文

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乃能并冠帶之倫（二段論虞
夏禹文秦）以德若彼（回曰此謂虞夏湯武）用力如此（回曰此謂秦索隱正非是）蓋一統若斯
之難也（此第二節言五代之興甚難）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
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
為驅除難耳（此第三節論秦之失）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索隱曰指高帝王跡之興）
（始於閭巷回曰上文有明無言劉項）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
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紫陽方氏
曰予長十表自我作古秦楚之際月表自秦二世元年壬辰七
月始其次第秦楚趙項齊漢燕魏韓七月陳涉起九月兵至戲
二年癸巳十二月陳涉死九月項梁起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古今攷卷之二十五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始漢元年不書義帝其次序楚分為四至韓分為二凡十八王高祖為帝後追書漢元年為一王也

孟堅表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昭嚴（回曰子長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今孟堅承昭襄莊襄王為昭嚴而章之丁大一其字以大）稍蚕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剗去五等墮城銷刃鉗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是以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迄於孝文異姓盡矣

紫陽方氏曰子長之文痛快孟堅之文精緻雖造語工不及子

長抑揚嗟嘆意味有餘也其論虞夏殷周秦積累而後興子長
本意也子長先言陳涉項羽高祖所以驟興蓋有意次敘五代
之興必悠久艱難而始皇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於是無寸尺
之封而欲圖萬世之安陳涉之所以起也項羽之所以起也作
難二字貶涉虐戾二字貶羽而撥亂誅暴四字稱高祖此不惟
見高祖之驟興承秦之弊亦以見涉羽為漢驅除彼皆不仁而
漢獨仁故也孟堅之文容不如子長之文跡也發此一例學者
當細攷之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索隱曰應劭云雖名為王其實如古之諸侯○紫陽方氏曰子
長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不書曰諸侯王故索隱引應劭注如
此孟堅乃為異姓諸侯王表同姓者單曰諸侯王表只此一看
子長高於孟堅多矣

論史記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之異

子長表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
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
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
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
室闕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紫陽方氏曰子長此一節意謂周之封建魯衛地多以親親襃
有德太公地多以尊勤勞皆非當也他所封數百同姓五十五
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乃當然也厲幽之後侯伯彊國興焉
天子微弗能正周之德亦未衰而平王東遷形勢弱矣故侯伯
彊國興而周衰微嘆周之東不能強幹而弱枝也乃後歷敘漢
事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
獨有三河至內史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漢大法之未善
也故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廣彊庶孽高祖之權宜也於是
再論漢興百年之間諸侯驕奢違亂叛逆不軌殞身亡國
然後天子觀於上古推恩分子弟國邑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
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而漢郡八九十犬牙相錯強本幹弱枝
業故曰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敘漢初至武帝大初年間
諸侯為一表謂初封之地大廣非悠久之計叛逆亡隕分王子
弟之後漢始有八九十郡而諸侯微此東萊所謂論封建之大
意非孟堅所及者也孟堅表意全反此

孟堅表曰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
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
拔者也（此謂改子長意而用其事全相非又子長以齊魯衛地大寡為非）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
刑錯（此亦非周之大平周召多相之力非諸侯之力二公不之擁）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推齊桓公有功於周晉文公兼禮矣）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河洛之間分為二周
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既
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
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此孟堅稱美諸侯而以衛周之事謂為封建之力然）
（不知地大上皆亦所以亡周）

孟堅又曰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此謂秦廢封建而基亡曰謂秦之世雖封王子弟及侯國亦亡）

孟堅又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天子自有三河至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司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四謂矯枉過其正此一句方是）（全文畧取子長語而意不同）

孟堅又曰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同謂折諸呂之難乃平勃交權之力未屬諸侯之初心牟齊弄灌嬰連衛齊遇爲京師退耳七國之變政以濞國大盛却不言及）

紫陽方氏曰孟堅之言雖敘事本末如子長意却不然子長之意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天子之地大諸侯之地小則上足以制下孟堅顧謂漢祖封諸侯雖矯枉過正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亦賴諸侯殊不知諸呂之誅非全是諸侯之力鼂錯爲景帝忠謀而踈斬之以謝七國而吳濞無上之心不假非周亞夫絕其糧道濞不敗也所謂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齊趙梁淮南之分皆文子長語而失子長之意至謂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食衣租稅至於哀平與富室亡異而王莽生其姦心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顙奉上璽韍豈不哀哉曰竊惟王莽假母后之勢以篡國乃元成哀帝積弱而無剛德孔光張禹之徒有以成之孟堅乃謂分王子弟左官附益之制有以弱諸侯於外而生大姦於內愚意決不敢謂之然也此前輩先儒所以不與班史謂其不如遷史也

齊趙梁淮南之分

漢表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折齊分爲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齊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爲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爲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三謂淮南衡山廬江〇紫陽方氏曰齊悼惠王肥最盛九子爲王哀王襄嗣至子絕孝王將閭治封立孫絕城陽景王章以朱虛侯立傳十世絕濟北王興居以東牟侯立二年誅反誅淄川懿王志以安都侯析爲濟北王後徙封淄川傳九世絕淮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皆與七國同反誅城陽景王章有功最遠九王而武王以謀反誅

以曹參爲齊相國

東萊曰按本傳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庶長子也）而以參爲相國齊七十城（七十三縣）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至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爲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入相漢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紫陽方氏曰參本沛獄掾從沛公起百戰將也而知學問乃如此孝惠二年入相故相齊九年惠帝除諸侯相國更爲齊丞相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齊七十三縣軍與車騎十二萬衆強大之國也宜高祖以愛子信臣鎭之參文武全才所謂黃老之學別攷

以大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沛公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從漢王入漢中說曰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拜爲韓太尉畧韓地急攻韓王鄭昌昌降立信爲王信與周苛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從破項籍與韓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以信壯武天下勁兵處以大原郡爲韓國徙都晉陽信上書徙馬邑匈奴冒頓大入信數使使求和解上賜書責讓之恐誅以馬邑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往擊之有白登之圍具見信傳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漢書功臣表於重以白馬之盟後書曰又作十八侯位次不書何年孟康曰唯作蕭何元功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下文曰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書此在高帝六年定功行封之後偶接續書之耳非此年也張敖位次第三史記表曰張耳爲常山王走歸漢漢定趙爲王卒子敖嗣漢六年春也漢九年四月坐相貫高爲不善廢爲宣平侯則焉得六年已定位次爲元功列侯之三乎今史詳書于后

酇侯蕭何第一　平陽侯曹參第二
宣平侯張敖第三　絳侯周勃第四
舞陽侯樊噲第五　曲周侯酈商第六
魯侯奚涓第七　汝陰侯夏侯嬰第八
潁陰侯灌嬰第九　陽陵侯傅寬第十
信武侯靳歙第十一　安國侯王陵第十二
棘蒲侯陳武第十三　清河侯王吸第十四
廣平侯薛歐第十五　汾陰侯周昌第十六
陽都侯丁復第十七　曲城侯蟲達第十八

東萊曰張敖以高帝九年廢王爲侯盖今年有詔作元功十八人位次及位次之定乃在九年以後也顏師古曰張敖無大功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東萊又曰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然則自十九以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善而留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耶盖平

以智自恃固不與功臣爭先若留侯澹然事外雖序曲逆之前亦所不顧也高帝深諒其雅意在當時必畧有定次至高后世特因其舊而銓品之耳

紫陽方氏曰所謂位次者何也朝班有定序如丞相大尉之類有一定之班而列侯無官職入朝則不可以無先後之班上殿侍宴則不可無次序之坐所以因其功之高下而次序之也當時雜亂失次豈惟班序未定六年春剖符封侯亦止三十餘人耳高祖之封侯至一百四十七人表書百五十二人淮陰侯無位次以十一年謀反誅也芒侯耏跖無位次以六年封一年薨無後也陽夏侯陳豨無位次以十二年謀反誅也元功十八人位次必在張敖廢王為侯之後其百餘人之位次則在高后二年且高祖六年尚有長沙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盧綰九江王英布梁王彭越韓王信王爵貴於侯獨無位次乎同姓王為一班異姓王為一班功臣列侯為一班必各有位次謂十八人定於高帝六年張良陳平何以不在位次之列其列侯之未封者源源而來當是盡高祖之世但定訖十八人位次陳平張良不爭高后時定位次則反而誅者與早死者無位次也張蒼計相位次六十五呂馬童位次一百一同取項羽王翳楊喜呂勝百二百三百四張相如一百一十八恐又是以先後封論嗚呼士大夫爭名爭利絲毫必計千古一轍今安在哉

雍齒汁防侯音地名

汁防音什方史記表如此寫或但書曰什方地屬廣漢其位次十七傳五世○紫陽方氏曰世有人主所怨而不死者乎高祖萬乘之貴不能必殺雍齒乃從而封之是故君子知命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如漢朝

紫陽方氏曰回續魏鶴山古今攷用漢書帝紀為題而所引書不一偶參用呂東萊大事記凡解釋漢事為題不專用帝紀也非其時而事出前後代則曰附攷附論此一節東萊取漢書齊悼惠王傳贊為題○東萊解曰高五王傳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郡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行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史記五宗王世家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索隱曰國所出賦皆入於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制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紫陽方氏曰五宗王者景十三王也孟堅合兩世家贊為高五王傳贊子長所謂大國無過齊悼惠王惡其過制也又云及後分裂固其理也言過制之事不可久遠也所謂諸侯皆賦亦惡諸侯全有國賦也當是時惟吳王濞尤富鑄山煑海鹽鐵既饒不賦於民遂生叛心除吏一事漢獨置相而已此

尤子長所惡也吳楚叛後奪之權貧者牛車之漢譬如父母愛驕子至其不肖狼狽無及於教誨矣此意皆高孟堅之意甚卑

作左官之律

漢諸侯王表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捨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紫陽方氏曰如王國人不得入宿衛是也古尚右故主人坐東面西曰左賓坐西面東曰右儀禮公食大夫禮公坐其中主人者為公主此客任賓主百拜酒三行之勞坐其左而尊賓於右今世人入門分左右主坐左客坐右猶尊客也而自唐以來左揖班右相之上如近世時亦然尚書左丞班右丞之上左右正言司諫皆先左後右又以有出身文官為左後去之漢置左右內史左馮翊右扶風則尚左矣今日始又尚右右丞相左丞相中書左丞右丞是也

設附益之法

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益於私家也

諸侯王初置金璽盭綬

百官公卿表諸侯王高祖所置師古曰蔡邕云漢制皇子封為[illegible]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illegible]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盭綬音戾別作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紫陽方氏曰與表所書比東萊所引高五王傳贊詳甚故特書之

附設璽印組綬

公卿百官表相國丞相太尉大傅大師大保前後左右將軍大司空金印紫綬武帝宣帝大司馬無印綬成帝初賜哀帝去之又復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改金紫哀帝復為御史大夫諸侯王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以綠為質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去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尚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

至二百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謂鉏但作鼻不爲蟲獸之形
而刻文曰某官之印成帝綏和三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
年復黃綬
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共
食少見其綬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昌邑王傳受皇帝璽綬霍光傳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璽
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紫陽方氏曰高祖紀秦王
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曰璽曰符曰節前已詳攷而論
之矣今璽印組綬亦不可不攷如后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
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音緇)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而兗反)玟(音文)而縕組綬鄭玄
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作緇或作系旁才綦文
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正義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
寸以綦組爲綬也失費司寇讓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
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而爲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
窮也回謂佩古宗廟冕服朝覲弁服皆有左右玉佩秦廢之而
經傳佩之可攷者陳祥道禮書備矣自秦及漢璽印組綬之法
亦可攷而組綬二字祖於古之玉佩而不同故著之古人玉佩
不惟宗廟朝覲有之而燕居亦然玉藻所謂無故玉不去身乃
燕私之佩非祭服之佩朝服之佩也後世印綬則秦漢君臣無
時而不佩於身此尤異於古而秦法佩玉帶劍乃左帶劍右佩

印綬故有曰左右劍佩相當荊軻之變秦王帶劍則人主坐殿
亦左帶劍右佩璽綬也群臣曰王負劍者呼令秦王移所帶劍
負之於背則一拔而出也蕭何帶劍履上殿則宰相亦左帶劍
右佩印綬也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晋世始代之以木則
知兩漢群臣皆帶劍佩印綬此制之廢又當別攷
印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爲驗也亦言因封物相因付也
漢舊儀璽皆白玉螭虎紐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
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又有秦傳國璽不知霍光脫昌邑王
璽組果何璽也或謂天子璽方四寸則如之何佩之亦大重矣
璽書二字初見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褒公璽書追而與之鄭
松皆曰璽印也偶讀漢淮陽王傳璽書謝奏有詔策二字書郎

詔也以竹簡書之而以天子玉璽封之也
侯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綬佩留其系襚以爲章表秦乃以
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曰綬乘輿黃赤綬四采
黃赤縹紺純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皆同又漢官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緑五采四百首長二
丈二尺王赤綬一等諸國貴人相國主公封君丞相御史大夫
匈奴綟綬又一等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或青綸綬又一
等自青綬已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
古佩襚也佩襚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
百黑綬又一等四百至百石黃綬又一等回初讀頗難曉以汴
京刊本初學記及陳祥道禮書細攷然後知凡先合單紡爲一

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者
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初學記無尺字曰按韻書組總五切綬屬
小者為晃綬亦綸組也綬上去二首注綟維祥道所記唐制今
不書何以言之今人無此制久矣組今巧索之類所以穿印璽
之竅繫之於腰其文采顏色織組之工丈尺廣博祥道亦不能
畫為圖其謂漢承秦制加以雙印佩刀之飾回謂冠有綬佩有
組而綬又脩博纏於腰圍之間者內則男女左右佩謂之事佩
而左右衍璜琚瑀衝牙蠙珠之佩為德佩古人先事佩後德佩
一身之所繫亦多端矣秦漢易之以印綬而組綬之字祖出玉
佩非實有所似也不過今人絲絛繩索之義而其制不傳未知
何時廢印綬不佩而祭服朝服之後古始漢明帝今人用匣盛

印以銀為龜長官花押藏之紫袱包匣又封押之牌入印出印
出牌入以公裳為綬金與秦漢不同有朝服箱襆頭匣笏囊祭
朝一服之佩宋時三年一大禮用之他不過曰公裳公服紫緋
綠三色而士大夫民庶貴玉條環以絲為條多用道服腰之為
美觀雜佩七寶𥬈刀便袋皮革之囊無所不有皆非古制而腰
帶有玉有犀有金有魚袋有角以飾公服也寶玉犀象皮條幹
飾亦無所不有世變無窮古學不講吁

漢朝服

東萊曰秦漢車服並見通典車未全攷服色通典節本未見

張良封留隨入關閉門不出

張良以六年正月丙午朔封在大功至二十餘人之類已書今
再書者為子房不爭而善讓也史記世家良未嘗有戰鬭功高
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
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為留侯良之為人與請
為假王捘劍擊柱日夜爭功不決者異矣功臣表曰留文成信
侯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入武關決策降秦王
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為計謀侯萬户此必漢封功臣
時定封之策所書也師古曰韓申徒即韓王信楚漢春秋作信
都古信申同字回謂史書兩韓信為知韓王信之信不讀曰申
乎師古又謂蕭何位第一户惟八千張良食萬户而位過八十
或以才或以功勞亦無定也回謂良唯不爭而善讓故十八侯

元功位次與陳平俱不與焉史記書良從入關中在劉敬說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之後此將必無不從之理而漢書帝紀書婁
敬之說在五年六月前史記高祖本紀亦同但史記良傳於從
入於關之後書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即恐不然漢書張
良傳書西都長安在六年封功臣之後自與紀違然漢傳是也
史記良世家書西都關中亦在六年封功臣之後亦自與紀異
漢書婁敬傳書西都關中在五年假如果然良從入關中又再
從出關擊滅荼利幾至陳執韓信乃後又再入關也通鑑書良
杜門不出在六年而東萊大事記書良杜門不出於六年三月
後五月前從傳從世家從通鑑不從二紀云

夏五月尊太公為大上皇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以郤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云云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以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紫陽方氏曰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

初并天下號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注裴駰案漢高祖尊父曰大上皇亦倣此也

史記高祖本紀注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既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東萊大事記曰蓋用秦追尊莊襄王之制也回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此家令無識之言也感悟上心追尊太公家令可以賞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一時失言衆弗之察家令可以無賞舜攝天子位瞽瞍猶存遂不拜乎拜則豈可謂之人主拜人臣乎但知以子拜父可矣家令不學漢朝蕭曹之徒皆不學武王追王

大王王季文王有稽此而況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相去未遠一時君臣惜然可勝嘆哉史漢注索隱最佳

立大市於長安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書皇帝元二年數第二列大事記書誅伐封建薨叛及初事大事第三列相位第四列將位第五列御史大夫位其大事記高帝六年書曰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東萊大事記書曰立大市於長安解題曰既治長樂宮徙作大市朝市之制備矣○紫陽方氏曰子長此表竝不可言孟堅之為百官公卿表而無大事記殊不及子長之高而呂成公大事記之名出此帝紀所無表而出之書大市事以見蕭何營高

祖定都長安之意前朝後市既備不可舍而他之也周以前制度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之說周官尤詳上雖思次等語尤奇陳祥道禮書可攷

立西市

史記大事記孝惠六年七月立太倉西市史漢記高七年皆已書立武庫太倉

東萊曰大市蕭何所作蓋所謂東市也太倉子長兩書東萊一亦但從漢紀前一書

附論棄市

五刑始見舜典孔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漢刑法志以剕為刖而盡第四師古曰刖斷足也書曰五服三就孔傳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正義謂孔本曾語魯語六

刑並而一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笮薄刑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馬王徵合市朝為一而增甸師氏穎達不然之又謂惟死罪分就處所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回謂唐虞肉刑五流刑鞭刑朴刑三就為八而以流宥乎犯五刑者當亦分五等王荊公不然孔安國三就之說謂朝非用刑之所或重或輕或輕重之中曰三就如五流三居孔傳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荊公亦不然以或遠或近或遠近之中為三居王晦叔然之漢志謂致人者陷諸市則墨劓宮刖不於市乎說命下言伊尹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則鞭朴之刑亦於市也世謂春秋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朝亦用刑若後世杖之朝堂監司大守當廳杖罪人是也秦始皇記李斯燒書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然棄市之名已見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棄市此死刑也其亦斬刑之罪也古未有絞刑今之決重杖二十處死加以索絞其頸曰絞笞杖徒流刑皆五等絞斬死刑二等絞且杖全其屍並於市曹行刑古之棄市殆非絞也墨劓剕宮皆用刀鋸以此知棄市者斬也周穆王呂刑以死罪為大辟而漢志改剕為髕師古注髕謂去膝骨頭又與斬左趾右趾異何也漢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罪者皆棄市其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師古謂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死亦多

也先時笞背笞未畢而死景帝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又改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得更人景紀中二年二月改磔句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屍也回謂他注皆非是合以改磔為句其詔之辭曰棄市勿復磔免張其屍也若以棄市為市則又有此刑非改而始於此時也近世笞刑五十至七十小木杖杖刑五六十至百大木杖立而杖臀學舍夏楚用竹篦徒刑五流刑三坐而杖背笞不於市杖一百始或於市徒流亦不皆市監司大守斷事不檢法但決脊杖若干刺配某州軍耳今笞杖用七數自七至百單七十一等伏而決臀視前代輕而五決或更一人則無賄而犯私怨者不能當

古今攷卷之二十六

鶴山魏了翁華甫　撰
紫陽方　回萬里　續
上海後學王圻　校刊

張蒼為計相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高六年於相位書張蒼為計相索隱曰主天下書計及計吏東萊列傳書曰蒼以代相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者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又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又曰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紫陽方氏曰史記張丞相傳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二千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計相計相之名初見於此後無其比以史文攷之為計相一月而改名主計索隱謂權時立號是也為主計凡四歲出為淮南王長相也以列侯居相府尊之故與蕭何等也

附論史記蕭曹五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世家三十而蕭相國曹參留侯陳丞相絳侯周勃以漢初大功臣五人各居其一張丞相蒼雖壽考以功名終不與焉但為傳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韓信盧綰田儋樊酈滕灌陸俱為傳或稱姓名或稱官或雙稱姓疏中有淡孟堅漢書雖審而疏子長不為呉芮作傳然稱忠著令則書之王陵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亞無傳朱建亦無豈心少之乎最後為傳寬新歙周緤傳稱傳靳蒯成初謂蒯通細觀乃蒯成侯周緤取其篤厚忠直軍不利不利終無離上心盖未得智詐如群友叛及蒯通之徒子長所不與也二十九卷劉敬叔孫通後皆文景時人矣漢書婁敬賜姓為劉不當仍書婁

附論史記外戚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妃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王隱則謂之紀而編諸列傳之首回於文選註中見有王隱漢書晁公武讀書志無之則亡矣東漢書范曄作皇后紀世人譏之盖范曄又本於王隱耳回謂子長既作呂后本紀則外戚世家無可書者子長筆端奇逸其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特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此古文法也先引夏殷周三代興故殺舍之所本次引易詩書春秋而不疏下文禮之用唯婚姻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由禮入樂其說深妙乃後歸之於命其序妙甚至敘高后事則大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只此二句高甚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只如此說月去妙漢書高后紀節說日諱雉師古曰字娥姁史不書及后諱其注中及曉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如意而高祖后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氏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其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

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按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帝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回謂此乃子長自為一段議論若敘事則呂后紀盡之矣回嘗著咸德事畧書咸淳德祐十二年事如史漢唐書紀之狀別為諸臣上及朱文公呂成公張宣公二陸及歆為理廟十六相傳未完實似道傳三大冊三卷擬王莽或借紀若傳謂之謂敘事少自作文多非史體然回讀太史書自作文議論其事者貫串紀傳中不可以春秋之筆例之也左傳有君子曰公穀自為問荅乃皆自為之文附書諸此

附攷史記不得為無失三段

附論東萊大事記是處二段

滎陽方氏曰子長史記不得為無失其先黃老後六經進姦雄退處士崇勢利羞貧賤孟堅譏之晁公武讀書志為釋其所以然貸子長之過而明其心可也因所見其失之大者書於此他別攷

陳涉不當為世家起閭左戍屯長王六月而為其御莊賈所殺漢書為傳世家雖子長自我作古以其有誅秦之功血食至于長之世然不足言也非公侯之比何必以世家尊之吳廣假王始見此韓信之所殺也

項羽不當為本紀羽割天下分王違懷王之約衆心不服又弒義帝卒以此亡漢書同陳勝為傳是何以紀為

史記高祖本紀第八次項羽本紀之後高祖上不書漢字踈也

呂后本紀第九無惠帝紀何也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帝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回謂索隱說是也呂后紀中書孝惠元年十二月至七年秋八月崩九月辛丑葬乃後書大后稱制為六年至八年秋九月崩分為兩紀何不可無孝惠是無君也若少帝無其名合於高紀中書曰少帝元年呂大后稱制孟堅書惠帝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子長全不書但曰大子即位為帝而已豈非疎乎郡於外戚世家呂娥姁事中書云呂太后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嘗以馬班書味之後宮美人子亦惠帝庶子但非張皇后所生子耳立為少帝呂后廢之後群臣誅滅之第曰繼嗣不明亦何辜抑偶有感併書之

呂東萊大事紀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是年秦二世三年之後歲在乙未史記漢書但書漢元年惟東萊此書古今學者未之及也其書楚懷王遣沛公入關主從約沛公與項羽皆懷王之臣耳沛公十月先至霸上降秦嬰項羽後至十二月也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謂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也不以項羽強而撓焉可謂英主矣頁引忿而陽尊為義帝又從而弒之然秦之亡實義帝主約東萊所書雖荀悅漢

紀温公通鑑皆不及也
子長孟堅二紀皆於高帝至灞上之年書漢元年然未全有天下義帝已死劉項方爭丙申之歲東萊並書(漢高皇帝二年西楚霸王二年)以至四年戊戌終明年己亥十月始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是年十二月項羽滅也去今已亥一千五百年矣方回書此心誠服呂成公之有識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呂東萊書曰秋匈奴冒頓圍韓王信於馬邑九月信以馬邑降匈奴與匈奴南攻晋陽至大原解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晋陽內地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怒迫蹙之使其以國外叛為虜鄉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為世大患

國百年而未息雖冒頓方興邊吏莫能枝梧苟非信啟其端寇賊亦未必如是之甚也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繫豈少哉⊙紫陽方氏曰韓王信傳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仁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望於君王回謂高帝猜怒迫蹙之者此書也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馬邑降之胡擊大原兵漢使於其間信之遣使奏而後還可也然高祖猜疑奏亦不免於怨十二歲叛者三起滅秦也利幾也韓王信也實未反而被告者一遂執之韓信也 [illegible]

高帝七年冬平城白登之圍(在十月受朝之後[illegible]書 漢王信事不得不[illegible])

史記匈奴列傳漢書改一二字今書史記語於此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陽城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illegible]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迺使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非終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與大軍合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得彀弩

白登平城地名

史記匈奴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漢書韓王信傳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東萊曰平城漢晋屬鴈門郡後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遷都洛陽改代尹曰萬年尹後周改曰雲中縣隋開皇初改曰雲內屬馬邑郡唐貞觀十四年以為雲州天寶元年改為雲中郡

平城陳平奇計

漢書陳平傳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

秘世莫得聞又曰凡六出奇計○紫陽方氏曰史記陳丞相世家書之以護軍中尉從軍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此數語來歷分明卒至二字亦好圍以得開上無辭字裴駰注據桓譚新論此策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遣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愛好之則閼氏日以疎遠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者妬媚之性必憎惡而爭去之此說簡而要劉子駿聞吾言乃稱善焉裴駰又謂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指與桓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似本無說回讀常德府漢書云陳平秘計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人遺閼氏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於桓譚新論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

附匈奴攷○匈奴名始見史記

紫陽方氏曰史記秦本紀秦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駟立車裂商鞅十年張儀相秦十四年更名元年七年回曰十四年更加七年則在位二十年也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去攻秦

匈奴名始見周慎靚王三年

東萊大事記書周慎靚王三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楚懷王為從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敗走解題曰匈奴之名始見於此合六國之衆又益以匈奴出師可謂盛矣賈生曰諸侯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迯遁而不敢進蓋謂此也○紫陽方氏曰周慎靚王定即位之年辛丑三年癸卯前乎此周威烈王甲午二十三年戊寅入通鑑於是有安王驕二十六年止乙巳烈王喜七年止壬子顯王扁四十八年止庚子其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其四十四年丙申諸侯畢王此數年九國伐秦去通鑑之始八十六年矣梁惠王死梁襄王死哀王立矣是為秦文惠君後稱惠王前十三年而二十一年更為元年之七年也秦紀書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楚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魚斬首八萬二千以六國表攷之於秦書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退又書魏哀王元年擊秦不勝韓宣惠王十五年擊秦不勝趙武靈王八年擊秦不勝楚懷王槐十一年擊秦不勝燕噲王三年擊秦不勝齊湣王地六年不書此四字而秦紀有齊在其中紀不書楚皆刊本之缺歟東萊謂此年蘇秦始為合從未幾解散至是再申前約而攻秦則一年兩舉也攷蘇秦傳不得其說俟檢戰國策攷

周慎靚王三年癸卯再見癸卯得一百二十年漢高祖之六年也匈奴之名始見於慎靚王之癸卯六十二年甲辰而秦亡周一百一十二年而漢滅秦高祖五年有天下七年而遇匈奴之困匈奴之強恰一百二十年矣蘇秦合從如此其盛而敗者東萊謂以楚懷王之昏弱為盟主蘇秦之反覆而約諸侯張儀又在魏陰為秦用安能有濟是也回謂春秋時魏絳建和戎之策戎狄雜處中國至戰國時皆亡矣蘇秦何以

引匈奴之師驅馳中原而生其心耶所謂九國是時有周宋
魯衛中山代諸小國也

史記李牧傳見匈奴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後附李牧傳而無有其目李牧者趙之
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云云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
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
襜襤（都甘反都濫反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紫陽方氏曰單于之名見此中國少馬蘇秦說云六國多者騎
萬匹耳而匈奴動千餘萬騎而北漢合為一家強矣哉

史記秦始皇本紀見匈奴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二年以適遣戍西
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
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腴穀土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築亭障以逐戎人
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史記世家趙武靈王初胡服騎射（匈奴列傳秦昭王始築長城拒胡）

史記趙世家第十三趙武靈王雍其父曰趙肅侯語與秦孝公
商鞅同時七年築長城二十四年武靈王立八年五國相王趙
獨否謂巳曰君與秦武王昭王同時十九年謂樓緩曰今中山
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
之救曰吾欲胡服樓緩善之又曰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
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紫陽方氏曰匈奴即胡也林胡樓煩亦
胡別種也蘇秦傳其說燕王謂北有林胡則匈奴是時未全有
北土武靈王即位八年六國合從與匈奴共伐秦不勝而退見
胡服騎射之輕剽故効之攷胡字之始史記匈奴列傳秦繆公
時皆稱戎其東有林胡東胡之戎秦昭王滅義渠有隴西北地
上郡築長城拒胡下文云戰國七三國邊於（匈奴匈奴）專胡名始此

圖書亡秦者胡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
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三十二年西北斥逐匈奴詳見蒙恬傳
○紫陽方氏曰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使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
戎也狄也夷也胡也通稱款者又曰胡虜也圖書世以為讖不
知始於何時河出圖洛出書開八卦九疇文字悉為世道之鬼
於器者也區區與亡有物司之何也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惡
讚以火以其裂坼之文覩孜休咎然不知頑為之書如漢文横
庚庚予為天王誰賞横造

史記漢書匈奴傳先後同異

史記匈奴列傳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降匈奴止而漢書天漢
四年但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因杅將軍公孫敖彊弩將軍韓說
強弩都尉路博德之出及書廣利與單于戰於吾水上連日敖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如貳師之降巫蠱之變孟堅皆不書
何也孟堅匈奴傳分上下上篇書至宣帝神爵四年下篇始呼
韓邪單于至更始二年終于長贊簡短不滿於武帝之將相曰

昔已將率曰孔氏習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
可見矣孟堅賛貶駁董仲舒大甚匈奴自唐虞已上已有山戎
獫狁薰粥而其先及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其甚盛也以劉項
相持而冒頓復蒙恬之所侵地鳴鏑之俗并為一家故也

匈奴單于名數

頭曼單于○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蒙恬死諸侯畔秦與中國
界於故塞自淳維至頭曼千餘歲

冒頓單于○鳴鏑弒父　滅東胡　五月大會龍城秋馬肥
大會蹛林圍高祖白登劉敬和親遺高后書易其所無
遺文帝書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和親　死子稽粥立

老上稽粥單于○文帝復遣宗女為閼氏　中行說為患
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再和親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大單于

軍臣單于○老上子　景帝立吳楚反趙王遂合謀入邊破
復和親無大寇武帝立和親　馬邑人聶翁壹佯賣馬邑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萬馬邑傍單于覺去誅王
恢　衛霍屢出幕南無王庭然子長心薄此二人

伊穉斜單于○十三年死無可書

烏維單于○元鼎三年立　武帝始巡郡縣　勒十八萬騎
郭吉使留不遣亦不為寇立十年死

烏師廬單于○立號為兒單于　浞野侯破奴二萬騎
三歲死子少立季父烏維單于之弟

呴犂湖單于○立太初三年　一歲死其弟立

且鞮侯單于○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太初四年也
漢天子我丈人行中郎將蘇武使　李陵降

狐鹿姑單于○且鞮侯長子　太始元年與弟相讓而立
母病　以言屠貳師祠社武帝崩　匈奴孕重墮殰孕重
懷妊也墮落也殰音讀敗也罷音疲罷極困也匈奴為漢
兵所苦如此故常欲和親　死子少欲立弟衛律與母顓
渠閼氏詐矯單于令立其子壺衍鞮單于始元二年

壺衍鞮單于○穿井築城治樓藏谷　歸蘇武馬宏希復犯
塞　單于擊烏桓趙充國言便　霍光從范明友言擊匈
奴既後乃擊烏桓破之匈奴恐宣帝立發五將軍與烏孫
五萬騎共二十餘萬伐之匈奴遂衰弱立十七年死

虛閭權渠單于○立弟也地節二年　將十萬騎出塞趙充
國備之不敢入　神爵二年死

握衍朐鞮單于○立烏維單于耳孫也　日逐王與有隙降
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姑息姑夕左地貴人共立
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發龍地兵擊握衍朐鞮單于兵敗恚自殺神
爵四年也

右漢書匈奴傳上參史記書一半凡十四單于高帝至
宣帝之世而五單于爭立

屠耆單于○呼韓邪令右賢貴人殺右賢王遂共立日逐王

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敗走之居單于庭呼
揭王讒右賢王欲自立屠耆殺右賢王
呼揭單于○以呼揭王自立
車犂單于○以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
烏籍單于○以烏籍都尉自立凡五單于
當是時屠耆單于強自將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
烏籍單于車犂烏籍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烏
籍呼揭皆去單于之號并力尊輔車犂單于於是僅有
三單于屠耆單于聞之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四
萬騎自將擊車犂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留西闟敦
地闟音榻敦音頓明年呼韓邪單于西襲屠耆屠耆將六萬騎
擊呼韓邪戰敗屠耆單于自殺於是僅有二單于都隆
奇與屠耆少子亡歸漢車犂單于亦降呼韓單于於是
但存一呼韓邪單于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
韓邪捕斬之乃復單于庭蕭然衆纔數萬人
閏振單于○屠耆單于從弟以休旬王自立在西邊
郅支骨都侯單于○以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在
東邊於是又有三單于後二年閏振單于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與戰殺閏振於是僅存兩單于郅支并閏振兵進攻
呼韓邪呼韓邪敗郅支都單于庭後西青都堅昆入康居
某延壽陳湯斬之
伊利目單于○以屠耆單于小弟自立郅支單于欲西攻右
地道逢合戰郅支殺之
呼韓邪單于○甘露三年朝漢天子于甘泉宮有上渭橋稱
萬歲之盛事元帝即位轉雲中五原穀二萬斛給馬郅支
既誅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賜單于呼韓邪請罷邊備願保塞上谷以至燉煌郎中侯
應以為十不可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死建始二年也
復株絫若鞮單于○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雕莫皋也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四年入朝立十歲鴻嘉六年死
搜諧若鞮單于○復株絫弟元延二年朝未入塞死
車牙若鞮單于○搜諧弟立四歲綏和元年死
烏珠留若鞮單于○車牙弟囊知牙斯也皆呼韓邪子也夏
侯藩說王根求張掖郡入漢地單于卻之建平五年願
朝哀帝被疾羣臣謂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元壽
二年來朝舊從者二百餘人今許五百餘人平帝初王莽
秉政不得二名風令改囊知牙斯為知奉莫更故印文匈
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分匈奴為十五單于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
至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而匈奴不服矣咸亡歸
助死以登代為順單于莽後斬之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死咸立
烏累若鞮單于○即咸也匈奴謂孝曰若鞮為孝見漢帝仁孝甚

改匈奴為恭奴單于為善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一
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烏株留單于子也莽不道又欲
立匈奴當其名者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會莽
兵誅莽更始二年陳遵使匈奴更始敗絕書

紫陽方氏曰漢書匈奴傳下又有十二單于王莽所立非匈奴正統漢以數十世之力服匈奴於外而以元帝六王后敗於其內莽篡而匈奴絕乃後光武中興事入後漢共二十六單于而其有才者冒頓也老上也軍臣也且鞮侯也呼韓邪也烏珠留若鞮囊知牙斯者也凡六主比漢之雄而或善於戰或智於謀者也漢高祖失之於白登而能用劉敬和親之策呂后忍嫚敗藏家族而能屈己吞不遜之書是時蕭曹猶存勍有謀臣焉景帝待匈奴無所開七國之變匈奴兵在其間而不能從漢有人焉一周亞夫是也武帝初用聶壹王恢之計已大繆矣所當者七單于惟軍臣單于覺馬邑之詐且鞮侯單于留蘇武降李陵才足當漢餘五主為衛霍所苦二人者庸將也而五人者亦庸君也武帝之失多矣惜文帝宣帝所以待匈奴無遺策和親征伐並用然文帝難而宣帝易矣文帝值其盛而宣帝當其衰也元成哀平坐享安靜之福主弱臣強內根已露呼韓邪稱宣帝以自完見元成哀三帝之不競豈不心少之乎囊知牙斯亦豈不知王莽之不道漢方富強甚盛而匈奴衰弱不能抗耳不然叛去而侮中國必矣大抵漢武有雄才而無賢相良將率而所遇之敵皆且爾之匈奴也昭帝時霍光亦不才烏桓之師趙充國之說事用范用交之言本無遠識雖執振主之威終於藏宗者見不明也尚有餘論姑且走筆記之於斯

劉敬使匈奴謂不可擊

高帝至晉陽聞韓王信與匈奴共擊漢上大怒使人覘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漢兵三十餘萬兵業已行上怒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圍帝白登七日然後解帝至廣武赦敬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紫陽方氏曰善乎劉敬之覘國也而前使十輩何其愚也項羽以勇用高帝高帝以智敗項羽今者高帝乃以勇輕冒頓冒頓欲以智困高帝耶韓王信之反恐誅避死引匈奴入寇恃其強也而不虞高帝之自將信不敗何待匈奴亦不虞高帝之卒至而冒頓之心乃恃高漢祖一着冒頓騎兵三十萬高帝步兵三十萬騎兵少冒頓誘至高帝乘其兵未盡集一舉而包之上策也幸而陳平秘計得行又以王黃失約冒頓聽閼氏之言解圍而去使其從劉敬之說焉得有此

斬前使十輩

沙隨程氏曰兵法遣間貴用上智以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頗不足以知匈奴之情雖劉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則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及耳帝不度其才而遣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寡仁愛人之資獨蔽於此耶

出奇討馬邑下史記是漢書非

紫陽方氏曰漢書張良傳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史記世家作出奇計馬邑下蓋高帝擊韓王信張良亦在軍中出奇計於馬邑之下則不特陳平也孟堅誤會子長意改書為下馬邑殊不然

劉敬和親之策

劉敬對高帝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呂后泣不能遣長公主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紫陽方氏曰冒頓殺父而望其以子婿臣漢先儒雖不然劉敬之言然自此匈奴少入寇終漢之世和親征伐一起一伏賴以永久回謂古之立國必有敵兩國相當兩主兩相皆賢兩存之勢也主不敵相不敵一存一亡之勢也高帝高后文帝與冒頓老上軍臣單于對蕭曹張平勃之為將相是與匈奴為兩存之勢高帝能從劉敬之策抑白登報復之心高后能聽季布之言孫吞祗居之書豈非大臣有謀乎文帝宣帝君臣足當單于[illegible]武帝更七單于五不才故以庸將衛霍之徒陵轢之元成哀平似不足當呼韓邪單于而匈奴衰矣故來朝漢此天下之勢也中國之於外國不過和戰並用彼欲和與之和子女玉帛何足計數十萬騎入寇百萬女子玉帛為虜此不之痛乃彼之惜耶

彼來戰與之戰不窮追遠討寇之出境即細柳之屯有以待之也端平之事回所不曉史嵩之主和鄭清之主戰損幣而和豈不足惜入境而戰戰不必出且和且戰由不在我足矣月呂蔑思二十七人辛丑之書嵩之不荅過矣遜辭謝之如呂后可也天所立大單于又有天地日月之號不可較也存國可也屈己何傷趙范趙葵全子才三京之師清之無識以誤國彼未嘗先犯我而以弱抗強以數世積累一朝棄之何也丙申以後蜀師北人襄淮諸閫亦皆具才爾清之之罪又浮於嵩之矣是時江南士大夫有三字曰和曰戰曰守回謂且和且戰則可以戰矣守則可既不能和又不能戰清野堅壁而謂之守亡之道也可以戰何惜一戰能戰而後能守孤其城閉其門郊野閑乎無人不設伏於險阻不乘夜以攻劫由江及淮蕩然坦塗其亡也必矣況以不讀書之賈似道輔咸德之九五其何以當之哉

右平城事在七年冬十月受朝之後韓王信之變在六年秋九月事欵見首尾則不得不移後事於先也

古今攷卷之二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譔
紫陽方回　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叔孫通制禮儀

七年冬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

漢紀所無呂東萊大事記用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書今題依二傳原文又高帝擊漢王信付登之圍在此後去年秋九月信降匈奴今年冬十月受朝長安之後始往擊信然訟聯事書之故接連信與匈奴事書於前

東萊按史記漢書叔孫通本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顏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史家追書十月檢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云始朝十月也師古祖之推終晦黃門郎父思魯以儒學顯故唐人謂師古為小顏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

師古曰未平明前東萊曰少府之屬治禮於殿門外也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東萊曰衛官衛尉所掌宮門衛也兵所謂南軍也武帝置八校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卒校尉掌上林苑門步兵虎賁校尉掌輕車然則廷中所陳車騎步卒皆北軍也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東萊曰郎中令所掌也師古曰俠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東萊曰此文武兩班分班之時也至奉賀之時則此御矣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東萊曰大行即典客也史記據作書之時稱之耳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後漢上陵儀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然則九賓者九等立班之儀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按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皇去輪而輿至尊也漢書執職作職戟當從史記蓋左右侍衛之百官各執其物也所謂執職也索隱曰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所謂傳警也

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

東萊曰上文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丞相以下陳東方不言諸侯王所立之方蓋引班先卑後尊至大行設九賓之時諸侯王始入也朝賀則先尊後卑也引諸侯以下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蓋六百石以下不預朝賀若今通直郎以上始預朝會也

自諸侯王以上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置酒矣法酒謂以禮飲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東萊曰後漢歲首大朝賀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
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二千石以上上殿稱
萬歲舉觴御座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
賜宴饗大作樂後漢先上壽次賜酒與叔孫通儀不同戰國策
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
紫陽方氏曰史漢二傳所書朝禮不言皇帝所服何服所冠何
冠即後世所謂通天冠乎服則未聞所謂絳紗袍又在漢後不
言群臣冠服即後世將相進賢冠三梁二梁一梁蕭何劍履上
殿之謂歟不言皇帝所坐何物高座歟重席歟飲食用何物祭
有何俎豆古天子受朝賀負斧扆而立漢天子必坐其曰侍坐
殿上皆伏抑首皆席歟又不言群臣拜跪之節後漢所謂皇帝
興三公伏亦不言群臣拜唐虞君臣都俞吁咈舜拜禹拜皋陶
拜手稽首今全不書何歟容考

附廣禮儀考

朝字有虛實之辨

紫陽方氏曰舜典群后四朝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周禮朝覲
會同宗遇王春秋來朝禮記一不朝再不朝皆虛字也所謂朝
見朝會朝謁之禮也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注治朝在路
門之外司士掌焉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在雉門之外天子有五門三朝五
門者路門也應門也皐門也雉門也庫門也三朝者內朝也治
朝也外朝也治朝與內朝而二皆稱內朝玉藻曰路寢聽政曰
退適小寢路寢大寢也正寢也此謂諸侯亦有三朝也路寢即
治朝也小寢即燕寢也今之州治大廳正寢也小廳燕寢也別
府堂宅燕寢也與古微不同大小廳聽政治事之所也古卿大
夫亦有內朝外朝猶大廳小廳也曰立朝曰造朝曰臨朝曰眎
朝曰朝位曰朝廷皆實字也地名也先辨此二字之虛實則可
以論古今之朝禮朝位矣

天子外朝之位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
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
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
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以象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
人於此欲與之謀群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

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
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

後鄭謂外朝在庫門外

後鄭謂魯六宮三門有庫門雉門制二兼四無皐門應門魯桓
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

雉門外也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先是一說五門之中不同雉門設
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鄭特牲
義謂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門在庫門之內小宗伯職曰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
歟疑辭此謂外朝在庫門外與先鄭異
正義言外朝在庫門外庫誤為中
正義注云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若外朝在路門外
中門內即雉門外朝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閽人幾則何得度
中門入于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必矣
紫陽方氏曰後鄭以雉門為五門之中門則庫門為第二門與
先鄭異雉門有閽人之幾又不得入庫門之內有宗廟
社稷又豈可置外朝明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而猶疑其
辭正義謂外朝在中門外又誤寫中字鶴山先生著曰中疑作
庫是也
後謂鄭漢司徒府大會殿亦外朝
後鄭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紫陽方氏
曰今天子正衙大朝會之地古外朝也宰相退而坐中書省政
事堂亦古之外朝也唐太宗嘗為尚書令後三省中唐宰相不
敢坐中間一位避人主也或人主幸省中亦所以存其位也宋
三省宰相亦不中坐循唐制也今太宰大廳小廳抑古之諸侯
外朝內朝凡聽事聽政之所即古之朝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內朝或謂燕朝
後鄭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在路門內者
謂之燕朝
小司寇三詢外朝○孤從群臣後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
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
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注群臣卿大夫士也群吏
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群臣卿卿當作卿大夫在公後
鶴山先生曰卿大夫在公後諸本皆作卿據疏當作卿字正義
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群臣之後知
卿大夫在公後者以州長衆卿之屬在公後又鄉公一人鄉大
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之為六卿別也
紫陽方氏曰又鄉卿之異一字之間不可不辨也
天子治朝之位
周禮天官宰夫 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
群吏之位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夏官司士掌正朝儀
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
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
大僕從者大書恭不加只用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
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
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

□□揖注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旅揖士旁三揖王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
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
之乃就位大僕之屬皆在其位群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王揖之既逡巡既復位鄭司農云
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王揖在下

紫陽方氏曰治朝亦外朝也王日視朝之朝非彼九棘三槐之
外朝也故但有公孤卿大夫士諸僕小臣而無公侯伯子男其
猶近世每日視朝謂之常朝者歟大朝會有其制不輕講常朝
文官東班武官西班親王駙馬環衛南班閤門贊拜有敬宰相
樞密立殿奏事殿上無拜從宰相參政立殿上東壁樞密以下
立西壁宰相奏事如所目以片紙讀奏上頷之或有問答訖退
立東壁樞府奏事退亦然閤門引臣僚上殿或一員或二員
或臺諫奏事必皆兩班左右史立螭頭入主幞頭紅袍玉帶群
臣各服幞頭公裳靴帶此常朝也有四參有六參別於今周禮
所謂治朝即每日常朝也謂書天子三揖其臣而不書臣下拜
禮此治朝外朝之朝非諸侯來朝春朝秋覲之朝所以天子皮
弁服如朝覲則天子群臣皆用衮冕祭服陳拜進所以如此而
後世失之亦謂朝覲用弁服拜也不書拜禮之節以所不曉也
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韻書曰酌也匪也以手著胸曰揖蓋襲
拱其手向胸之謂今禮士大夫相見教致問客將唱揖乃躬身
低首口出氣而手不着胸士人相遇於路曰拜揖曰相揖長揖
而已非古之揖也儀禮覲禮書拜有稽首人臣於天子必有稽
首之拜而周禮內外朝不書人臣拜禮何也容致

附揖字攷

五質　一壹於悉反　乙亂億姑反　○二十二昔益　溢鎰伊昔切　○二
十四職　億臆繶抑醷乙力切　○二十六緝　揖酌也一入切亦作揖遜也一曰
手著胸曰揖　○紫陽方氏曰一乙溢億揖五音同也而韻書四見五
質之內一壹乙亂之異未曉

王日視朝諸侯視朝冠衣○附天子諸侯三朝辨

治朝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
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
正義釋曰玉藻諸侯禮云朝於內朝者謂路門外朝於內朝對
皋門內庫門外朝謂外朝通路寢庭朝為二朝故朝士職注周
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也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
布衣素裳緇帶素韠天子諸侯惟服別其視朝之禮則同
紫陽方氏曰天子五門三朝諸侯三門三朝路門雉門庫門如
此則外朝在庫門之外尚何疑
以此攷之庫門之外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之朝者
於斯曰外朝路門之外治朝王每日聽政於斯無諸侯可以言
外朝亦可以言內朝路門之外曰內朝者曰燕朝曰路寢公卿
大夫士皆不得至聽宗族之政於此明父子貴以齒此後有小

寢乃朴內而有九室九嬪居焉其路門之外治朝有九室卿九卿朝焉者六卿之上三公二孤亦稱為卿乎周禮有徵不可曉處所以攷之者亦名五門三門天子諸侯異而三朝不異則回疑諸侯外朝若亦在庫門之外其外無門矣當在庫門之內左廟右社之間故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七國之社社稷之間也近世五門之制乃混為一列群制正衙三門亦一列而中設戟鼓樓譙樓但一門孔釋老之宮皆三門一列又有櫺星門亦三門一列今古制不同如此未知天子九廟其每一廟門制如何君門九重又何謂耶陳祥道謂康成以王食大夫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鄭不言喪入諸侯之朝在大門之外然大門外即經涂耳非朝位也不若同間於兩社之說為穩然附社乃諸侯之卿治事處諸侯之外朝以朝其臣果何所耶終是可疑

附禮記九門之說

禮記月令田獵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紫陽方氏曰楚詞君之門兮九重所指何君

大僕掌燕朝之位不可攷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又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陳祥道曰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亦宜然也○紫陽方氏曰天子三朝路寢庭之燕朝曰內朝在路門之內小寢之外以朝公族則同姓之親也毋后王后之族人亦或至於斯乎亦必有於

面朝後市　市朝一夫

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紫陽方氏曰井田百畝為一夫市用一夫百畝之地不為多朝用一夫百畝之地則太多此一說回疑之鄭注方各百步則回恐市何大狹朝亦不為廣也尋取正義攷之釋曰按司市市有三期總於一市之上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為太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有百步也回思之市之空地謂之廛市曹也司次也介次也乃市官三人治事之所有屋焉四尺八寸為步王制周尺八尺為步不可攷市官三人所處為周八尺者有如此則恐太多天子三朝之堂今曰殿當有左右廂今曰東西廊其中空地曰庭立班之地三槐九棘之三列曰三公曰公卿大夫曰公侯伯子男及次次官所立亦周八尺者有未知實計幾百丈後世有文石以定官班百官不多古諸侯來朝不勝其多殆亦難細筭悼推也

天子負依宁而立受朝○附論立坐拜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受享於廟致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

宗伯春冬遇依秋齊侯唁魯昭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取易多
也覲禮今有朝宗遇禮今亡矣○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
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正義王之起居無常或起居行
事之時多以立為正又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
左待朝畢○紫陽方氏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然則坐坐必有席
席有重數之不同但不知聽政視事之時大臣奏事人主亦立
而聽之乎後世天子坐殿曰御榻臣僚奏事其奏卷請記箚子
御座之後榻上御床坐榻自漢以來然歟曲禮坐如尸立如齊
所謂立如齊一句難解齊者必坐而云立如齊何也坐不中席
側席而坐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天子無自當尊席重席而坐群
臣侍坐必不皆立臣下之家一席坐四人有五人焉則接席幼
者不敢專一席而中坐儀禮坐祭卒爵此蓋禮食禮飲酒禮之
坐也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安車坐乘車亦有立與坐之分考
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疏並不解坐字之義注謂王公天
子諸侯而不曰天子之師傅論道者周官論道經邦屬三公康
成但指天子諸侯回未曉曾南豐集辨經筵欲坐講非是後檢
老子坐進此道曉也古之坐在席上膝跪於前而坐於兩脚後
跟之上故拜甚易兩手據地其中首頓至地謂之稽首他拜則
否拜必盥手周禮朝不言拜燕不言坐何耶

設户牖之間為斧依

覲禮天子斧依於户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負斧依爾雅户牖之
間謂之扆其制如漢素屏風繡斧紋以示威嚴為質高八尺貫

公彥謂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意禮書圖斧刃相向黑與白為
斧刃白背黑覲於廟及朝於寢射於郊學有事明堂皆設之

門屏之間謂之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春朝於朝王立當宁詩曰俟我於著
乎而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亦謂之屏○紫陽方氏
曰廟有户牖朝有門屏當是互文古之為宮室也皆有門有户
有牖則有屏有簾有帷惟斧扆則天子之制也

成王顧命之朝位

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
同召六卿大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
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
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
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云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注冢宰攝
政故命二臣桓毛二臣名畢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注出路寢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注明堂
路寢延之使居憂云云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注狄下士扆屏
風畫為虎文置户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
紫陽方氏曰讀顧命一篇知王受朝冕服而非視事之弁服一
也知王三公召公為大保畢公毛公為師傅下兼六卿二也知
王疾而朝諸侯則憑玉几不立三也知諸侯入為王六卿芮伯
彤伯衛侯三卿曰為之三公曰領之其事四也知南門外為路
寢門外五也知齊大公之子齊侯呂伋為虎賁氏也知翼室即

路寢然嗣王居憂先王未歛則所處不同其事七也知設黼扆象平生八也知綴衣二字為幄帳九也下文畢門注知路門寢門畢門南門同是路門十也執三隅重不在畢門之内衛殯也十一事也牖向南門之外有四仍几注因也華玉仍几為見群臣覲諸侯之坐文貝仍几為旦夕聽事之坐雕玉仍几為養國老饗群臣之坐純漆仍几為親屬私宴之坐在西夾室之南以此知受朝之後不常立有坐之時則有几以憑聽事坐宴饗坐親屬私宴坐或立或坐可攷也有西序有東序曰左右東西廂有西廂夾室則有東廂夾室又有東房西房又有賓階阼階又有左塾右塾有大輅小輅有兩階卍又有東堂又有西堂又有西垂東垂有側階玉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王再拜興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王饗福酒太保受同秉璋以酢以嚌宅太保拜王皆荅拜詳書諸此以見周家治朝之臣即路門外之治朝三朝之一也受授顧命如此其不輕也劉歆周禮三朝不書拜禮回竊疑之

康王尸天子之位

王出在應門之内注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注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注諸侯皆陳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注賓諸侯也注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於是並進陳戒王遂誥諸侯

附王雙溪康王之誥說

王雙溪先生徽州婺源人名炎字晦叔書傳嘉定二年守湖州教授項珠刊行亦有建本遂誥諸侯因事而行曰遂既受顧命諸侯就朝新王故遂誥報之

王出在應門之内立于中庭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伯率西東方諸侯入左右立

賓稱奉圭兼幣諸侯朝王謂之賓天子以賓禮待之也於中一人少進奉圭舉也奠奠于庭也五等諸侯在庭揖其中一人最尊者為賓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皮馬在庭令五等所獻言奉圭兼幣該之其拜稽首盡臣禮也正王為天子之分也康王為太子以義嗣其先王之德荅拜受其所獻正君位也明其為諸侯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冢宰太保司徒芮伯進而相揖俱前以致戒也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戒康王以保邦乃及於張皇之師何也王受顧命陳四輅于庭獨去革輅示去兵不用然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昔者成王嗣位之初三監不靜淮夷從之社稷幾有大變周公伐管蔡淮夷成王伐東夷伐奄而天下始定此兵不可去之明驗也國有大故将逆制天下之變於未形兵威不可不振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云云王釋冕反喪服
氏喪服嗣子為父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昔者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而問焉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今王喪在殯嗣君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作誥報之然後返而喪服說者疑三年不言之制於是始廢東坡蘇氏遂以為康王君臣之失禮是殆不深察也夫召公畢公雖不及周公之聖然一代之大賢四朝之老臣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不應納其君於過失也夫君臣之義天下之公也父子之恩一人之私也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攝政未歸管蔡謀亂幾危社稷召公畢公懲往日之變欲消危亂於未形成王初崩用二干戈百虎賁迎嗣子作冊以宣遺命陳几席車輅寶器王受命于柩前邦君在位者悉見之既受遺命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以定君臣之分群臣進戒首有張皇六師之言足以潛消天下不軌之心王又親出報誥以聳諸侯之聽諸侯聞之知[illegible]王與[illegible]者異矣然則天下安危之機正在此日康王之立喪禮節文始備夫子具書以為萬世之訓而謂康王君臣失禮不亦過乎

紫陽方氏曰雙溪解張皇六師最妙康王初立便講用兵戒成王初立時管蔡之亂也康王答誥亦言有熊羆之士有兵備也正統相承而不明豈不生奸人之心召畢二公為顧命之禮為見諸侯報誥之禮雖三年不言然自此廢然所係甚大後世人主立必有大赦詔文否則豈無秦二世趙高之事哉雙溪之四世根陳宇齊川見示書傳建本此所謂張皇六師及報誥諸侯見新君而去使其拘於故事諸侯不得一見新君豈不別有猜害生於意表回故特書諸此

紫陽方氏曰畢門外應門內即路門外之治朝二伯率東西方諸侯皆北面與周禮治朝之位不同假如新王即位又是一禮然群臣皆拜手稽首王一答拜周禮三朝咸無所謂拜何也

王拜受賢能之書　王拜受吉夢

周禮地方卿大夫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注王拜受之重得賢者春官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注問王夢因獻群臣之吉夢○紫陽方氏曰群臣獻賢能之書不書臣拜獨書王拜豈三朝之拜與凡人臣之拜皆不書歟吉夢之獻亦不書臣拜書王拜受之問王夢已非矣獻群臣之吉夢則不亦褻乎得無粉飾乎回護疑也

太祝辨九拜作㨨

春官太祝掌辨九㨨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紫陽方氏曰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康成注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曰侑勸尸食而拜回疑之拜也者君臣上下於朝覲會同宗遇賑朝賜燕之際所行禮也今九拜但言享右祭祀何也思久之蓋太祝辨王之九拜所施宗廟為重祭祀享右拜禮為重吉拜凶拜右王者行期之喪與三年之喪一拜再拜祭祀獻尸禮神之節所以專言享右祭祀言王而兼及臣下

也
一曰稽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拜稽首如見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暨皐陶益拜稽首益拜稽首伯拜稽首皆讓而以此拜辭也禹
拜昌言曰俞者再皆一拜也歟皐陶拜首稽首颺言於皆辭之
後即首至地也而帝拜曰俞一拜也歟太甲成王拜手稽首王
君而稽首于臣謝過也伊尹拜首稽首注拜手首至手召誥
召公營洛取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誥然又拜手稽首注拜手首
至手稽首手至地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還政也
王拜手稽首受矣又曰拜手稽首誨言敬禮周公極其至也周公
又拜手稽首曰孺子來相宅又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陳猷道
曰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
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尊德也尊王人也祝人正義相禮諸侯于
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
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君拜臣下當從空手拜其有敬者亦稽首
引偽太誓曰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
手稽首亦引洛誥周公戊午事孔穎達謂兩相尊敬故皆稽首
而鶴山魏先生記之曰君之於臣亦有稽首此也如哀公十七
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
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諸侯於諸侯不稽首者也公如晉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
獻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於君是望敢不稽首此諸侯
於盟主亦稽首者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

避君也此可見天子之臣諸侯之臣皆稽首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
家臣而不使之稽首君無二上也如此則天子之國三公六卿
有國土亦不容其在京師稽首乎尊一人也九拜之稽首謂王
祭祀宗廟之盛禮子孫拜父祖若郊社拜天地皆非萬乘之尊
何不稽首也况成王嘗以禮周公乎今道士羽流無狀相逢合掌
檄曰稽首無禮之至者也稽首啟釋音寫作譬

附書稽首據掌

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
右手也正義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左手而覆右
手按於上也○紫陽方氏曰此即合掌於地左手加右手之上
今人罕用拜手者雙手據地頭加于手矣兩手又開而頭在中
至地即拜手稽首也頓首者頭叩地不用手乎空首者則雙手
據地或左手覆右手皆手而頭在手
二曰頓首注頓首拜頭叩地也春秋穆嬴○太宰頓首於趙宣
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鶴山先生記曰臣於君稽首敵以下
頓首
三曰空手注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但謂拜手稽首頭先
至手後乃至地也
四振動動如字李音董杜徒美反注杜子春云曰振讀為振鐸
之振動讀為哀慟之動鄭大夫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為重振董
以兩手相擊也鶴山先生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擊如鄭大夫
之說蓋古之遺法回謂天下書不可不多讀細讀振董之拜似

于鄭曉因鶴山乃知今日本國人有此古拜之遺法康成以
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變色則是一義兩有之
五曰吉拜注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
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回攷之正義
謂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此兩適于尊父
而言其為妻服有二或杖齊衰期或否也齊衰不杖朞服也齊
衰杖則為母三年首凶拜矣古王為后服
六曰凶拜注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正義引雜記云三
年之喪則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
頎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回謂此子為父斬衰為
母齊衰凡三年之喪者也古無父在而子王者惟舜與漢高有

父然皆殁之死不可攷要之子為父斬衰三年如書之高宗諒
闇知近世孝廟之於高廟乃稽顙而後拜之服也然先稽顙而
後拜今人似未之講變跪其膝先以額叩地而後以手據地凶
拜也謂之拜而後稽顙易説也為之稽顙而後拜難説也得非
古之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先以兩手據地而後額至地也其凶
拜凡三年之喪先以額至地而後兩手據地其勢傾難先儒謂
人主惟有三年之喪恐為后為太子亦當有朞服也荀卿曰平
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晉獻公之喪重耳稽顙而不
拜謂未為後也
七曰奇拜注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跪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
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

一拜也康成又云一拜答臣下拜回致此有三義雅拜先屈一
膝一也持節持戟倚以拜二也以漢人所見解也一拜答臣下
則為拜呂言帝拜曰俞王義嗣德答拜皆一拜與儀禮鄉飲鄉
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輕者皆一拜
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
今時持節拜也以回拜之再拜是也顧命王再拜與康王之誥
兩書再拜稽首人主人臣皆有再拜之禮人主一拜以答臣下
再拜者如拜受賢能之書拜受吉夢之獻則然歟一拜者王拜
二王之後答拜也此一拜歟後拜二王後之夫人古婦人之拜
吉事惟肅拜凶事乃手拜為夫與長子之喪乃稽顙其拜有三
今閩婦人曁屈膝縮身而已頗有深淺之異其禮歟北婦人拱

手逡伏若將坐於地者其禮歟
九曰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
故敢肅使者正義從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
手曰揖引手曰揖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
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又云不敢拜命注云介者不拜
又曰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
拜法成二年鞌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
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回曰不然郤至
蓋投戟之後又免冑釋甲而講臣禮君之禮也漢周亞夫曰介
冑之士不拜豈亞夫亦嘗讀禮書歟掌式所掌治朝之法王三
揖公卿大夫士特揖旅揖衆庶皆南嚮隨爵拜也天揖同姓土揖

庶姓時揖異姓此三揖出于周禮皆肅拜也君於臣有一拜有再拜有稽首而周禮路寢之朝治朝之朝外朝之朝凡三朝皆不書臣下之拜君其節若干何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得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回謂今之婦人畧低頭曲身只道萬福似古婦人肅拜屈膝曲腰而裙衿拖地即古婚禮婦拜扱地者歟此一拜也凶事則手拜少儀注手拜手至地回謂如此則雙手至地而不叩頭此二拜也為夫及長子之喪則稽顙故曰為喪主則不手拜蓋謂婦人於父母不為喪主有男兄弟為喪故雖父母不稽顙夫死長子死為妻為母乃喪主故稽顙也此婦人之三拜也亦不專肅拜也今日簡帖曰頓首百拜非也古無百拜之禮賓主百拜酒三行非一時也曰頓首肅拜非也既頓首叩頭於地矣即不可曰肅拜若只肅拜稍俯其手則不頓首矣曰頓首再拜庶幾乎

又附書婦人稽顙

鶴山先生曰肅拜即揖鄉飲作𣪠〇偶問喪服小記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即否此謂為喪主也父母不稽顙兄弟為喪主也一家一人承重所以辨嫡庶也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

紫陽方氏曰此不可信明堂位之末有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康成注之曰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吊始於臺駘云未嘗相弑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臣弑君而曰相弑不足信相變二字亦不知我變彼彼變我乎回以此言推之終篇皆不信也天子負斧依康成注曰天子周公也不曰周公攝王位而直曰天子周公也可乎周公位冢宰耳攝王位三字已非謂周公冕十有二旒被袞負斧代為天子無是也三公中階之前如此則有阼階西階中階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近乎今殿陛之前明堂有三階固不可知三公之下有三孤有六卿有大夫士皆不言其位之所在何也諸侯有二王之後曰公國者不見又何也侯伯子男四班易說九夷八蠻五戎

六狄皆在門外五狄之國在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則戶牖之後
也斧依之背也曰朝諸侯而背於一方可乎九釆之國在應門
之外天子五門四曰應門明堂自有東西南北門矣所謂應門
在畢門之次者不知明堂在南門之外乎又皆有畢雉庫皋之
門乎明堂豈不設置於路門(即畢門)應門之間與治朝相似乎是
皆不可攷也漢儒禮記類多不可信者王制孝文時博士所作
是時令文古文尚書皆未出二典三謨與夫周官顧命康王之
誥禮樂官名漢儒皆未之見雖康成注禮亦不見古文尚書也
此但明堂朝諸侯之說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實周公首為嚴父配帝之制則明
堂者異乎郊丘之壇祭而以屋祭也後世三年一郊或三年一

明堂始於周公祭祀郊明堂之分別攷在他卷夏世室商重屋
周明堂陳祥道禮書有圖有說甚詳所引書及人畧記于後
周禮考工記　禮記月令　明堂位　樂記　玉藻　詩我
將　左傳　孟子　家語　孝經　孝經緯　荀子　大戴
禮　小戴說　呂氏春秋　月令說　白虎通　唐月令
韓嬰說　蔡邕明堂章句　淳于登異義　袁準正論　史
記封禪書　隋無明堂　唐高太無明堂　武后刱為明堂
豆盧寬說　劉伯莊說　孔穎達說　魏徵說　顏師古說
唐高宗明堂　玄宗康習毁明堂　鄭康成注　宋以後諸
儒議論人主制度別書

朝覲會同宗遇　會為壇國外　司几筵黼依玉几　下

等圭璧采繅　九獻七獻五獻　六服貢六物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
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
異更迭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宗王覲之言
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
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有事而會不叶而盟也殷猶衆也
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
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六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九牢至賓之間九十步三
享九獻九舉五積三問三勞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凡三等不備
書○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器物采
服四歲服物衛服五歲材物要服六歲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古今攷卷之二十八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曲禮當依當宁朝覲鄭注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紫陽方氏曰儀禮舊百篇今存者十七篇朝覲會同宗遇當是六篇今亡其五惟覲禮存謹以今人言語解說抄之於後春秋書朝書遇書會不一惟覲禮宗禮同禮未見書禮記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歃血之會兵車之會不歃血古禮叢亡後學惟聞其名而已後世朝廷大朝會與古懸絕久矣

儀禮覲禮一篇以今人之文解於此

紫陽方氏曰朝覲宗遇惟覲禮存在儀禮第十卷第十篇以今人文字解曰諸侯之見天子也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據鄭康成言則此覲禮乃秋見天子之禮也朝宗遇之禮亡矣今儀禮十七篇至此始見天子於臣下之禮最簡而易讀而天子之尊其受朝覲異於諸侯之受朝覲亦可見焉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之謂也受之於廟秋殺氣也質也春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

[illegible]夏宗依春覲遇依秋覲此備禮省禮之別也不言諸侯正言侯氏者國殊舍異不凡之也侯氏至郊王使人皮弁用璧以勞侯有帷宮則於帷門迎使受玉還玉拜手稽首用束帛乘馬以儐使者此一節也賜舍受館則又以束帛乘馬儐王之使此二節也王使大夫戒以入覲之期而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諸侯將朝受舍於朝蓋朝時所立之次同姓異姓西面東面之分若但一侯則北面獻此三節也將覲之際其日質明釋幣于禰諸侯之出遷廟之主以車載行告於行廟以將見君此四節也墨車殺制自視大夫龍旂弧韣以至王宮圭璧五等各有繅藉天子斧扆南面左右玉几袞冕而立侯氏入門之右奠圭拜稽擯者升之天子親受左降拜稽謂之成拜於是覲禮既畢乃行享禮享禮凡三皆以璧帛致之惟國所有則或以馬或虎豹皮二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土之珍異其貨無常三享既畢乃有十馬奉以東帛又再拜稽天子使擯喻歡親受侯升致命王撫其玉侯降西階授宰以幣拜稽增下以一馬出九馬隨之授諸主人此五節也覲禮之事成也侯氏肉袒廟門之東入門之右北面而立以告職事如治國有罪將請於王擯者以告王使擯辭伯父無事此六節也於是天子有路車乘馬冕服錦幣之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侯氏升東西面太史升西東面讀王命書侯氏降階拜稽升而成拜受服受命侯氏乃出諸公賜服與太史諸侯皆儐以束帛乘馬[illegible]節也然後天子立於介依不動等名其體至尊諸侯奉[illegible]且稽覲之

有瑞圭為定禮三享之禮皆帛加璧所產土物享至再三內祀
請罪天子宥之制禮如此然猶後世至於陵替有下堂而見諸
侯者矣於是詳書之雖朝宗遇之禮不可復觀而亦可意推也
此為四時常朝如大朝覲會同則築壇其高曰深四尺其方十
二尋廣九十六尺為方明於其上設六玉分四時而受之焉而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壇在國外自當他書而陳祥道禮書凡制
度名物無不備也

附沙隨陳氏論視朝皮弁

駁温公通鑑纊旒說

沙隨陳迥可久文史評元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
駕慰勞

司馬温公通鑑曰先王黈纊塞聰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
用達聰明於四遠迥評曰按周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
冕故黈纊塞聰前旒蔽明欲專誠絜於內也塞耳蔽明者冕服
也若視朝則皮弁乃明目達聰温公引義雖精於經則未攷也
滎陽方氏曰凡書雖讀如此温公黈纊前旒之說謂王者當畧
視聽於近而用聰明於遠意則甚美然攷之禮制未明也周禮
六冕大裘而冕無旒也沙隨之說亦未明也東方朔傳曰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土苟反頭也書
或謂以玉為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
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傍示不外聽非玉瑱
之懸也瑱他甸切韻書注以玉充耳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

及諸公冕皆有玉瑱師古但謂黈為黃纊為綿丸而無與
玉周禮有之詩有之君子偕老曰玉之瑱也淇澳曰充耳琇瑩
注天子以瑱諸侯以石又曰充耳以素乎而青乎而黃乎而毛
鄭自為不同毛曰素象瑱鄭曰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
曰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至穆青黃毛曰青玉黃玉鄭曰青紞
黃紞其不同如此同謂西漢時祭用冕而不如周毛公詩傳
所見別也唐初隔西漢數百年顏師古所見又別也或者三代
至周有紞有玉後漢至唐用綿而無玉也然此無所攷也六冕
也五冕也大裘之冕祀昊天上帝出司服祀五帝亦如之五冕
出弁師皆祭服而所掌二官似有可疑天子六冕則以衮冕受
朝覲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亦各有冕有纊專一精誠之謂不

但天子也迥又攷周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蓋朝用弁
服廟用冕服乎其視朝內朝外朝則皆用皮弁乎朝覲會同
之朝與王日視朝之朝不同六冕以用之於祭祀於朝覲亦多
不同沙隨之說得大綱而已又成王顧命康王尸天子皆於視
朝之所冕服云

覲禮天子不下堂　春朝夏宗以車迎

朝以廟與朝覲一於廟　齊僕行人事可疑

禮記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又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
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正義曰天子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

人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享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按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及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三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紫陽方氏曰夏官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引行人所謂迎賓客及送上公相去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又司儀職曰車逆拜辱曰及出車送辭齊僕之文則王乘金路朝覲宗遇饗皆以之送迎諸侯不言禮節之數但曰送逆之節行人則有主賓相去之步數回未審王之金路當在何處公侯伯子男之車入王門畢車設制自視大夫龍旂弧韣以至王宮待王車下堂相望依此步數而後下車乎康成謂覲遇禮一於廟朝宗禮受摯於廟受享於朝日分兩處豈非覲禮不下堂者廟中不迎春朝夏宗享禮在朝則以車下堂而迎之乎陳祥道謂朝宗春夏象生氣王於堂下見之覲遇秋冬象殺氣王於堂上見之祖康成之說然朝宗有廟朝之異下堂而迎不於廟而於朝與秦為尊君卑臣之制三揖之禮且無之矣而況於堂耶漢以來亦無天子迎諸侯下堂之制矣周覲禮之廢自夷王始則失天子之節其來久矣晉文召王天王狩於河陽雖曰公朝于王所天子反就諸侯相見卑已甚矣孔穎達於熊氏三享之迎疑之謂義或然此禮雖不許可也

舜典朝覲二字未分　禹貢四海會同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紫陽方氏曰先曰肆覲東后後曰群后四朝舜之時朝覲二字未分為二禮孔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引周官下文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此十二字佳二典言堯舜之道與制度堯如此舜如此互見也至如朝會京師典謨未及於禹貢未見之曰四海會同是也注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但未見幾歲而一會同禹治水成功而諸侯會同乃堯舜時事也朝覲會同四字周始分而異其禮乎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周官未分朝覲會同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乃王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孔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曰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紫陽方氏曰詳孔注則周官之所謂朝亦曰會亦曰覲周禮始有朝覲會同之異禮劉歆但見伏生今文尚書不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孔壁之書也謂周禮全不可信乎則六官之數暗合於此之周官六卿謂周禮盡可信乎則三公三孤官之極也何為周禮雖見於三公六官之中而不特書其當為之職分無孔注引天地春夏秋冬六卿則似乎已死之孔安國反用後來劉歆周禮為傳此朱文公所以疑孔傳為魏晉間人所作也

覲壇加方明於上　春夏秋冬四時會同

東南西北四岳朝覲　方明他經無出處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東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為三等上有堂堂方二丈四尺上中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土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以朝事儀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

紫陽方氏曰此章惟儀禮有之方明者方六尺之木繪以六色飾以六玉如神之有主他經無所見亦不見周之天子何王何年行此禮於何地康成以謂時會殷同宮在國外四時四方而會同二字不分此一可疑也公侯伯子男分作五班既就旂而立則庶姓異姓同姓之三等如之何而別之不若宰夫治朝之法三揖公一侯伯一子男一之易說此二可疑也夏秋冬南西北會同異方則不知拜東門之日與否三可疑也祀方明之禮不言奠玉奠幣獻神節次四可疑也不以蒼璧黃琮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何以分貴賤五可疑也如諸侯朝方岳之下乃天子巡守而朝康成云亦為此宮以見之其事更別無出處同謂方明之禮講於國門外者四春夏秋冬四會同也講於方岳之下者四春夏秋冬四岳諸侯朝覲也古者朝即是覲會即是同有合而言之有分而言之然則自周公以後未曾見有一君行此方明之禮者方明之設令乍見却不謂之兒戲乎

孟子三不朝之罰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紫陽方氏曰此周制也班爵祿之籍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之亦以平王東遷之先幽王有犬戎之難典籍喪亡此數語必孟子或見或聞劉歆周禮無此則六典之書可疑者此亦一端也

後世朝會宮殿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
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鶡尾○鄱
陽方氏曰漢高祖都關中項羽燒咸陽宮殿故初猶居秦之櫟
陽蕭何治長樂宮成從都長安即故咸陽其後又有未央宮與
所謂建始殿太極殿者東漢後制度也太極殿之名始於曹魏
晉因之晉以降皆因之為正殿

附論小顏

顏師古注漢書已見朝十月注

附論秦漢以來宮亦曰內亦曰禁中古士庶皆稱宮今
道觀亦曰宮

鄱陽方氏曰尚書五刑有服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穆王作呂
刑宮罰之屬三百漢刑法志宮罪五百小顏引書孔傳注宮淫
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又曰宮者使守內注人道既絕於事
便也然則宮刑者以守內得名宮亦謂之內內亦謂之宮史記
秦紀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
入故曰禁中王鳳父諱禁徵王莽改禁中曰省中後世稱宮禁
諸葛秦曰宮中府中然則宮府者內庭外庭之分曰大內曰南
內曰北內曰東朝曰西朝一也然古者宮無稱禮記曰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士庶通謂之宮風俗通
曰漢承尊者以為帝居下乃避之也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
垣上穹崇然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白虎通黃帝作宮室○世本禹作宮室○論語禹卑宮室○詩
有泮宮○禮記曰頖宮○管子黃帝有合宮○帝王世紀堯見
舜處於貳宮○相見經堯有橋宮○晉虒祁宮○孟子齊宣王
雪宮○墨子楊受命鑣宮○大戴禮周德理和論萬茂丈以為
宮柱名為萬宮○紀年穆王所居鄭宮春宮○史記秦始皇居
蘄年宮梁山宮信宮○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
阿房索隱曰言其宮四阿高廣也阿房後為宮名杜牧阿房宮
賦所由作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以望北夷也張晏注臨涇
水作之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後作阿房宮○子嬰刺殺
趙高於齋宮○漢書有長樂宮未央宮沛宮林泉宮甘泉宮龍
泉宮首門宮交門宮光明宮五柞宮萬歲宮池陽宮蒲萄宮竹
宮壽宮建章宮黃山宮太乙宮思子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
在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立也○三輔黃圖有夜光
宮棠梨宮扶荔宮○三輔故事有注宮○漢武故事有昆湖宮
宜春宮谷口宮望僊宮通天宮○東觀漢記後有南宮北宮胡
桃宮○論語有南宮适孟子有北宮錡○三國魏有鄴宮又有
太初宮昭明宮蜀有永安宮○唐宋之宮不勝書○史記天官
書中宮紫宮文昌五宮○人主有六宮後宮離宮上僊有樟宮
○太子曰東宮青宮○道士觀許僭稱宮大臣為宮使觀使侍
官為宮相有祿今革○神廟作景靈宮南渡杭有之徽廟作神
霄宮高廟內禪所居曰德壽宮孝廟祀改曰重華宮史記孝廟
有祐聖觀光廟有泰安宮○升楊宮為酒樓今廢○寧廟開元

宮在舊秘書省西今徙舊左藏庫西楊駙馬宅貨而改○理廟

龍翔宮度廟宗陽宮今存

附論秦漢以來殿

初學記李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口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漢書則有井泉函德鳳凰明光阜門麒麟曰虎金華漢宮又有大夏長秋朱鳥玉堂飛雲昭陽鳳皇鉤馬甫何曹參韓信諸殿後漢書有德明溫明在邺郡陽安華光諸殿洛陽宮殿簿有魏太極九龍芙蓉九華承光諸殿漢晉春秋有景福在許昌聽政在鄴晉宮閣名有靈圃百子虞泉青宾諸殿洛陽故宮南宮有玉堂翁殿黃龍鳳翔平殿竹殿歷代殿名或因或革唯魏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名之摯虞決疑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墄左平平以文塼相亞墄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唐長安殿改宋汴京殿改○紫陽方氏曰人主之宮曰殿自秦始納陛以登謂陛十六級在殿前屋簷之下今夫子大成殿老氏三清殿佛氏三寶殿皆納陛九級古殿墄即陛也平者車輦上下也古人君以車上殿下殿但名曰朝曰堂廟亦恐然而人君步上堂下堂則侍御者以玉環引其手小臣不敢執君之手也近世神廟以上木像祀事或封王皆曰殿僣矣唐長安宋汴梁殿候改南渡杭州所嚴正門内大殿一耳以宣麻朝會則曰文德以策士則曰集英以明大禮則日二隨時揭額自和寧門入有後殿曰受常朝岡皆御至焉崇政殿說書則講道也端明殿資政殿觀文殿學士之除用南京虛名無其殿

文選有王延壽文晉魯靈光殿何晏平叔許昌景福殿賦似乎制度太侈自是一所宮禁之大者非近世一殿之比也靈光殿乃魯共王餘之所作王所賦惟滋不足觀來邕欲作此賦見之而輟筆恐傳者妄也景福殿曹操父子物色馮避上所畫前代后妃婦人事何足入文選我文選惟李善注可資博覽耳

古今考卷之二十八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九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叔孫通制禮儀

紫陽方氏曰高紀之末書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今所攷以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朝正始用叔孫通新儀則律令軍法章程新語皆天下既定時事也合次序書而攷諸此東萊大事記亦然但不書新語耳今按通傳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回謂伊尹相湯伐桀進取也湯有天下以至相太甲商祀六百守成也太公望周公旦相武王伐紂進取也武王有天下用太公周公畢榮閎顛散宜生之徒佐佑成王周祀八百守成也叔孫通謂儒者難與進取張良計謀進取居多非讀書之人乎可與守成曹參周勃亦皆長餘大叙之士非通之所謂儒者也通所謂儒小儒腐儒也抑又有可議者班固稱叔孫通制禮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通何足以知之回謂書叔孫通制朝儀可也

度吾所能行為之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扶目反重也因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沙隨程氏迥可久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三代而後上無帝王之政下無孔孟之學而生民不被其澤皆高帝謂叔孫生之意也所以有古人之學者竟老死山林而通輩于于然而來為足為世之輕重我

魯有兩生不肯行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云云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案通事秦二世為博士亡之薛從項梁敗定陶從懷王義帝徙長沙事項羽漢王入彭城通降漢王從弟子百餘人

東萊呂氏曰叔孫通所與共起朝儀者魯諸生就徵者也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也弟子從通降漢者也兩生之所蘊雖不可詳考亦異乎三子之撰矣

延平陳氏曰叔孫通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夫秦儀尊君抑臣而已夫尊君抑臣則人主之於禮也不難矣高祖患其難叔孫通為其易此固兩生之所不肯行也

帝左右素知書者　上左右為學者

東萊大事記曰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班固通傳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謂素有學術○紫陽方氏曰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呂東萊曰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回謂李斯燒天下書博士所職之書在秦府項羽燒秦宮室咸陽火三月不滅則博士所職乃項羽焚之書也按始皇三十四年歲在戊子焚書又三年辛卯崩壬辰二世立甲午秦亡漢高元年乙未約法三章除去秦法而未有明言除挾書之禁高祖在位之七年辛丑去焚書戊子十四年耳天下讀書之人且以三十而立通五經六藝筭之三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四十四而五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六十四耳何乃焚書僅十四年而獨一叔孫通知古禮秦禮耶左右近臣為學知書不知所學何學所謂書何書耶詩書藏民間易以占筮不焚攻之則是時儀禮未出也劉歆周禮未出也漢儒禮記未有也叔孫通所記憶者所誦讀者十四年之前舊所業也俯就高祖之意雖用秦儀全廢古禮則通之於禮未足以為功之首而足以為罪之魁矣

禮畢盡伏置法酒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慈陽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於其臣有饗有燕有食諸侯朝天子有上公三饗三燕三食之禮（饗亦作享 燕亦作讌）諸侯相朝會諸侯卿大夫來聘則亦有饗燕食而等殺不同詩有鹿鳴燕群臣嘉賓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學者觀其詩歌所以然則知古者君臣相與之懿至儀禮饗禮亡惟有諸侯燕禮一篇公食大夫禮一篇今存又有如古之鄉飲酒禮天子有之諸侯有之天子六鄉六遂其鄉大夫大比獻賢能之書則今日行鄉飲酒禮而明日以書獻其禮已亡今儀禮有一篇乃諸侯鄉大夫飲酒獻賢能之書之禮他有黨正飲酒州長習射先鄉飲酒鄉大夫或飲其國中賢者凡古飲酒之禮皆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謂獻也酢也酬也成禮之後然後無筭樂無筭爵天子諸侯饗燕以膳夫為主人設一上賓餘則有衆賓而鄉飲酒有賓有介又有曰僎凡享燕又有櫝不可具書食禮不用酒周顯王十三年韓昭侯魯共公衛成侯朝魏是時梁惠王方強諸侯相率朝之索隱又謂有宋桓侯鄭釐侯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 古卿音所謂扭舉也）魯共公興避席擇言曰禹疏儀狄謂後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以易牙味謂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謂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謂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而亡其國者共公謂惠王兼有此四者惠王稱善然古者饗於廟燕於朝孔子祝其即夾谷相魯定公齊侯之會齊侯將享公孔子謂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即知古者饗與燕皆不當於野梁惠至范臺之飲衰世之遺禮其來久矣秦趙澠池之飲鼓瑟擊缶爭一時之客氣秦始皇紀十年齊王趙王來置酒置酒之名始於此呂東萊謂凡諸侯相朝並國設饗燕以禮之未有賓客友置酒者蓋齊趙畏秦極其謟而然史齊世家齊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

咸陽然則秦亦置酒以報之歟回謂廢古者饗禮燕禮而昔曰
置酒者衰世之變也自秦人始也其於獻酢酬之禮廢矣而所
以主賓相觴之節亦不可考
朝十月朝歲朝正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三歲首按大和說好客別補
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朝十月師古曰
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
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史家追書十月
按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曰群臣
始朝十月也以上東萊大事記所注東萊書其題曰朝正於長
樂宮○鄱陽方氏曰歷攷書傳但見朝歲朝正人君必於宗廟
朝祖宗未見元日受群臣朝賀於朝者今具下項

書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注上日朔日也○既月輯五端既
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注月正正
月元日上日也○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回按竝堯舜禹
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上日元日朔旦正月初一日也文祖神宗
未審的為何廟正月元日舜禹於此廟告禪讓即位之事乃就
廟見群臣歟覲字即朝字未有周禮朝覲之分伊訓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群后總已聽冢
宰○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回案商曰祀元祀太甲元年
也十有二月乙丑商建丑為正歲而不改十有二月之稱也此
踰年改元之禮也太甲惟三祀終喪而三年也十有二月朔亦
建丑之歲首也此商之建丑之正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
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
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公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
年回謂隱莊閔僖當作桓莊閔僖此周之建子之正月初一日
實夏之十一月初一日也告朔事見論語餼羊注朝正者公朝
於祖廟天子亦然既北面朝祖廟之正即亦南面受群臣之朝
歟而無可攷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改元必踰年諸侯
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
序回謂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此十字住以此見古者人君
正月初一日必朝正於廟嗣君遭喪踰年改元於廟告朔正位
其所謂百官以序者百官先從其君列其以朝其祖後乃其君

南面受百官之朝歟以意揣之如此此皆周建子之月正月初
一日也
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注周之正月吉朔
日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徇以木鐸注正歲謂夏之正
月得四時之正回攷此則周之正月太宰布治而不言周王朝
正於廟之禮不言周王受群臣朝之禮至夏之正月孟春小宰
乃徇木鐸即四時政事仍用夏正也而周之正月朔日不見受
朝何歟
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朝宗覲遇會

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
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而遍回按論語宗廟
之事如會同即諸侯有會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則有之
未嘗見書覲字何也諸侯會不一書諸侯遇無之書宗於王覲
於王會於王遇於王同於王無之也其所謂春見曰朝者其周
之建子之正月朔日非歟周禮之春秋冬夏如春秋所書歟且
朝與覲不同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
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王南面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依斧依
畫斧為屏風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疏
人君視朝所宁立處門內兩塾間為宁天子受朝於路門外
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則朝春夏受朝先受朝贄
然後入廟受享也庭實受之於廟分兩處受之陽生之時其文
舒而布散也回謂如此則春朝必非正月元日天子之尊亦當
於正月元日朝正而謁祖廟豈容先於始朝受群臣諸侯之朝
摯而後至廟受群臣諸侯之朝享故曰此必非正月元日也且
所謂朝則當宁而立覲則於廟負依而立一日而兼二禮歟此
劉歆周禮回竊疑而不甚信周禮時時言大朝覲會同削去宗
遇二字何也禮記中屢言朝覲二字不曾分注詩韓侯入覲毛
傳覲見也東萊記取之鄭箋引周禮諸侯秋見於天子曰覲東
萊不取則可知已先儒多去儀禮朝禮宗禮遇禮亡惟存覲禮
一篇回亦疑此事恐覲則是朝又儀禮大朝覲會同說方明之

制則四字渾而為一其謂覲禮天子不下堂朝禮則天子以[illegible]
下堂迎諸侯相去有九十步五十步之分覲禮而下堂見諸侯
自夷王始然則回亦不必多辨後世人主正旦不朝廟而於大
殿受群臣之朝自秦始皇始也而古之廟見諸侯以冕服斧依
之禮其亡久矣以遇禮見者一容別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始皇帝改年始朝賀
皆自十月朔回故此秦改用十月為歲首自此始然未嘗改十
月為正月始周之春王正月也周以建子十一月為正月改冬
為春孔子麟經因書之記其非也秦莊襄王生始皇以秦昭王
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徐廣一作正
宋忠曰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
曰趙政古正月書音政去聲又音征平聲邯鄲二音平聲者乃
因始皇名而諱之也然不知秦正朔而用夏時之正月何也豈
戰國時侯國已擅改正朔從身正始生於邯鄲即趙與秦皆已
用夏正乎史記始皇三十一年書十二月更名臘為嘉平三十
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乃歲首也十一月行至雲夢七月
丙寅崩於沙丘歲在辛卯漢書本紀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三
年皆書十月為歲首壬辰癸巳甲午歲也乙未歲書元年冬十
月乃漢元年也七年冬十月不書幸宮受朝事取叔孫通傳書
之漢朝十年朝正朝歲始此後世正旦大朝會始秦漢至今廢
正旦祖廟之禮一千七百餘年矣
古邦國致貢不必元日

陳祥道曰古者邦國致貢不必元日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唐禮正旦朝會戶部陳諸州貢物禮部陳諸蕃貢物而議者以為周官春入貢之禮是附會之論也」紫陽方氏曰漢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始有年號大初元年丁丑始用夏正自此正月元日受朝以為盛禮初學記載晉王沉正會賦曹植元會詩而近世諸道各進賀正表禮部書官撰表賀冬表（取雖賀也以冬至賀正表）亦難祈而工云

西漢朝正服不可攷　東漢晉始可攷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惟書秦祭服其朝服與漢高朝十月服無可攷今姑取陳祥道說陳祥道曰漢制百官賀月正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章彰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宋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古也」（曰按漢高帝以至哀平朝服無所考漢明帝始制冕服古受朝視朝不同受朝多于廟或于朝皆冕服王曰視朝則皮弁養老射耕籍射亦多用冕）

賓主百拜酒三行

紫陽方氏曰予嘗著儀禮攷以今人語易古語令易曉以鄉飲酒禮攷之鄉大夫為主人謀賓介於先生君子主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賓牖前南面衆賓在賓席西主獻賓卒爵賓酢主人此主賓一獻一酢之禮也主人酬賓以觶主人自先卒一觶乃以觶酬賓奠於薦東酬酒不舉此主人酬賓之禮也主人於是以爵獻介介卒爵介酢主人洗爵以授主人自賓爵卒爵無酬此主人與介獻酢之禮也主人於是獻衆賓凡三人坐祭立飲衆賓於主人無酢此主人獻衆賓之禮也三者之禮既成然後更舉觶於賓賓奠於薦西僎乃入或無僎工入合樂立司正旅酬賓徹俎乃無筭樂無筭爵其（旅酬）升降拜之數不備書所謂賓主百拜酒三行者獻也酢也酬也以諸侯燕禮推之公席在阼階上西向以大夫為賓以宰夫為主人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更爵自酌乃酬賓主人先自飲用觚酬酒不舉於是下大夫二人媵爵曰揚觶公以酬賓亦先自飲賓易觶旅酬君之卿大夫皆以次序受飲卿大夫勿先酌以飲賓賓先飲乃遍酬衆卿大夫主人乃始獻卿又命二人揚觶奠於公南惟公所酬主人乃始獻大夫大夫無酬乃始入工合樂無筭樂無筭爵皆賓主百拜酒三行曰獻曰酢曰酬天子饗享上公皆三或二或一禮俱亡以膳夫為主人然百拜而獻酢酬則一也

主人倍食於賓

紫陽方氏曰以鄉飲酒禮推之主人飲四巡賓飲二巡介飲二巡衆賓飲二巡而三行之禮成故曰主人倍食於賓至無筭樂無筭爵則不醉不可以飲數計矣天子諸侯饗燕禮別攷

上壽觴九行之所從來

紫陽方氏曰漢高朝十月尊卑以次起上壽觴九行其禮何所始乎古者祭祀饗燕有十二獻九獻七獻五獻三獻一獻之禮或謂大祫十有二獻而四時與禘九獻耳皆不九獻杜岐公謂祭天七獻鄭康成謂祭先公七獻祭四望山川五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群小祀一獻說各不同王於諸侯來朝覲也受其三饗於廟上公三饗三燕三食諸侯長十有再獻周禮掌客上公再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六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祭祀者獻尸也饗燕者獻賓也回且攷禮器禘祫四時祭之獻數王與尸皆袞冕尸入室作樂降神衆尸以次灌亦俱祼是為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祀以血告於室廟各別牢如白牡騂剛羞剛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尸坐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向坐主各在其右王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如升牲首室中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以翳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王乃酌壺尊泛齊以玉爵獻尸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乃薦熟大合樂延主入室太祖東向昭在南面穆在北面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主入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齊獻尸六獻也於尸食十五飯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七獻也變朝踐曰朝獻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饋食壺尊緹齊以酳尸八獻也於是王以瑤爵飲卿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緹齊以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有三加或不止三加有嗣子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其說無及王者之後皆九獻與天子同侯伯七獻去朝踐饋獻減二子男之獻宜薦腥饋熟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九獻之中去其四大夫士即三獻而獻賓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正義之說又不同君夫王之獻諸侯自十有二獻下及九獻七獻五獻亦各有注疏可攷今漢殿上壽觴九行乃祭祀中飲九之數天子諸侯饗大賓獻爵之數古無人臣置酒饗其君之禮因饗燕群臣而臣之為主人獻其君則有之凡古禮皆廢於秦而不復於漢所以重鶴山先生之嘆也歟

附攷祭天七獻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古人云以雷鼓祀神其圓丘之祭皇祇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鄉而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祼之禮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祫於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

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紫陽方氏曰祭天之禮不一而圜丘為重無宗廟彝卣二祼亦作灌故止於七獻五獻三獻宗伯獻三其一臣為賓長獻凡七有尸后不預宗廟之禮王祼后祼一獻也二獻也三獻王薦肝首四獻后五獻薦熟大合樂主入室尸入室王也六獻后也尸十五飲王酳尸七獻也尸酢主人主人受嘏后酳尸八獻也王飲卿諸侯為賓者壹尊獻尸九獻也後世人主郊廟之禮皆不過三獻天子初獻親王亞獻又諸王三獻回已巳明堂為太廟功臣分獻官至尊手執冕旒之珠以行手面皆恭鼻端無髭身短二相江萬里馬廷鸞前引又二大閹左右引今如至矣今釋奠亦三獻

陳祥道論九獻不同　禘祫皆十二獻

上公再祼九獻

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饗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亦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與於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酳尸三為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亦舍必有酳曾子問侑酳是侑食然後有酳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

紫陽方氏曰諸臣之所昨見於司尊彝下者三酢字誤為昨鄭注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回細味之春祠夏禴二彝二尊曰朝踐曰再獻尊皆有罍下曰諸臣之所酢不見諸臣獻字注則曰諸臣獻者果如此亦但言三獻耳秋嘗冬烝四時追享朝享文勢一同雖諸臣之所昨有三然非一日而三酢祭祀三不同而各一酢祥道以兩祼之昨配王獻后獻伐饋食為六獻卻以酳尸三為三獻故謂二祼不在九獻之列以行人上公再祼而後九獻推之也回疑若有未安者攷之大行人上公之禮將幣三享之後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伯一祼而酢酌璋瓚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賓乃酢主也康成不解九獻則焉知九獻之中不以二祼為二獻乎侯伯二祼則七獻五而已子男一祼則五獻四而已恐是如此賈疏曰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謂九獻回謂第一以賓酢主酬始成禮賈氏酬後八獻王親獻乎太宗伯代乎有無主人乎饗上公有王有后王祼后再祼王與后皆拜送也而後王一獻后一獻則上公酢王不酢后乎王酬

賓后不酢則不酬乎大宗伯攝祼亦攝獻君不自酌臣王不自
爲主此二鄭不可破之論二祼九獻則似乎十一獻祥道所云
當俟識者問之○大紆人小行人掌客司儀之官恐皆不當在
大司寇爲屬合屬春官周禮錯簡極多近小東柯德陽所述周
禮多得之

酳之義

儀禮鄭注酳猶飲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悅刃反韻書
注漱也謂酒也似乎食禮之三飲嗽其口也而此似乎嗽實之
口實飲之酒也

古今考卷之二十九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

鶴山魏了翁華甫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置酒二字亦古　漸臺　范臺　強臺之名

紫陽方氏曰偶讀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齊無鹽之醜女宣王
之正后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則置酒二字齊宣王時已然無鹽
女謂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飲酒
沈酒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則古之饗燕鄉飲獻酬酢
三行而成禮乃立司正旅酬而無筭乎今筭爵之禮其廢久矣
戰國策魏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
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歟讀此則以饗
燕爲觴亦久矣駿百拜三行之禮所從來遠矣左傳書享書宴
不一君臣賓主多引詩謂之賦所謂於旅也語之遺意至春秋
末但書飲酒哀十五年衛宰將飲酒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於
平陽意者饗宴之禮自是以後漸廢歟古者享禮兼燕食之禮
有酒有肉爲盛燕次之食禮有酒不飲但食而已然天子廟饗
諸侯亦禮飲而已

禮樂百年積德而後興

魯兩生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紫陽方氏曰必從兩生之說

則堯在位百年而後舜命禹夔周世脩德大王王季文武以至成王而後周公制作乎秦焚書始皇三十四年戊子之年甲午而亡高祖七年辛丑叔孫通制禮儀去焚書十四年耳天下學士尚多存者不及此時復周禮樂之舊用通苟且之制愈久愈遠則諸儒老死無可再復之日矣兩生之言亦似未然

五齊三酒恬酒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三酒○泛齊芳劍反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齊盎烏浪反盎猶翁也翁烏動反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酇在何反○緹齊緹音體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沈者成而滓沈如今清酒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曰粢又禮器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齊才細反○事酒鄭司農云有事而飲也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即今之醳酒也醳音亦徐音昔昔酒司農云無事而飲也玄謂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司農云祭祀之酒玄謂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正義曰五齊皆言成者酒熟曰成如今宜成醪宜成說以為地名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未知鄭意酒名地名類下酇白則蕭何所封南陽地名下酒謂糟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下注五伯緹衣亦赤黑色也漢時造清熟則滓沈故以況沈齊也醴以上尤濁縮酌者以茅縮酌謂以茅泲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盎以下差清清不用茅故云盎齊涚酌涚清也五者皆漢法昔酒對事酒之言若對清酒則為白故云酋久白酒也酒敎曰酋酋者久遠之稱故月令名酒官為大酋於周禮則為酒人中山郡名故魏都賦曰醇酎山中沈酒千日○紫陽方氏曰周之五齊三酒漢近古猶可引類方比如今恬酒之恬恐只是甜字韻書注甜甘也美也楚元王交傳穆生設醴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則漢之醴酒與周之醴齊已自不同似乎後世五齊三酒之法皆不可考今之煮酒實則蒸泥之季冬者佳曰清酒則未蒸者用清水白麪麴曰白酒用諸藥麥汁為麴易成曰茅柴酒曰紅酒釀米為紅麴記得蜀人有酘子酒小瓶傾少許以湯和飲今之造酒其米曰秫曰糯月令秫稻必齊是也粟有糯亦可釀而古五齊皆用秬黍即三酒亦然秬黍之中又以一稃二米者為鬯酒在月令始云秫稻又謂之穀粟之黏者酒以地名則如烏程若下之類宜成或非地名或認意誇酒美名近世思堂春高廟之堂也玉練槌羨之如玉也羊羔白如其色也靜江府酒尤佳

公酒合錢飲酒

周禮正義曰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事皆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

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鄭
先生曰賈氏謂鄉飲之名有四呂與叔謂鄉飲會皆行此禮

式法授酒材　大酋　酒官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注云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
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
酒材授酒人以其材沽古秫述湛反饎昌志反○紫陽方氏曰
令月令饎作饎注炊也湛漬也大酋者長酒之官於周則為酒
人未知大酋何代酒官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回謂十月十一月造酒之時明年春為酒
校酒蒸炊酒之時酒正天子之一官也酒人則六鄉六遂各有
之耳酒正授酒材酒人授之以飲其鄉故曰公酒

果祼灌　鬱鬯秬鬯　臼椈杵梧　天地不祼

紫陽方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肆進所解牲體謂
獻熟時也獻醴獻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
神時也周人求諸陰先灌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六享皆然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讀曰祼代王祼賓賓以鬯小宗
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而奉王
賓客以時而奉宗伯肆師祭之日反果築鬻大賓築鬻贊祼將
大喪大湃以鬯則築鬻音煮湃古奔反又音沒亡忽反又亡奔
反浴尸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知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築者築香草煮以為鬯築鬱金草
以和鬯酒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正
義謂此鄭司農注不知出於何文秬鬯不和鬱者禮記鬱合鬯
又曰暢臼以椈杵以梧回謂臼椈杵梧文奇正義曰椈柏也梧
桐也曰柏臼桐杵耳以柏香桐潔白搗鬱金草和於鬯酒之中
秬黍之一稃二米者為鬯酒詩維秬維秠一稃二米與秬黍秠
皆黑黍一物而二名秬不必二米秠則必二米鬱金草魏畧云
出大秦國今鬱林郡有之開寶末草木部中品嘉祐本草謂本
經不載所出或云生蜀地二月三月十月有花如紅藍陳藏
器云百草之英陳祥道疑謂本草乃入木部今人不復用無辨
之者廣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米三斛八斗
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前事禮經爾雅同
異回會而一之朱文公注禘自既灌而往依正義止謂灌地以
降神然祭祀有祼尸之禮正義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灌明不
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凡鬱鬯
尸受祭之啐之奠之天地大神不祼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
川祼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灌詩曰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是也賓客之祼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
酢子男一祼不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禮云有此灌酢
之禮也祼也果也灌也三字一也鬯暢也芬芳調暢秬鬯必二
米五齊三酒不必二米和黑黍總名也可為五齊三酒秠必一
稃二米則為鬯酒也又有和鬱者五齊三酒八尊五齊設明水

三酒設玄酒實為十六尊而所共爵當不知用何尊矣各有其
名而五齊三酒亦未見以尊矣如何配匹分寘古禮之難致如
此矣

王后世子饔具有四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后及世子注食飯也食音
飼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之具大畧有四正
義曰食飯也者即下文食用六穀是也云飲酒漿也者即下文
云飲用六清是也下文不言酒畧也云膳牲肉也者即下文云
膳用六牲是也云羞有滋味者即下文云羞用百有二十品是
也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是也不言之者此舉
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畧而不言故鄭云凡養之具大畧有四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而饋之物凡六也

六饋食用六穀

膳夫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穀稌
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苽古吳反

飲用六清　六飲　五飲　四飲　角柶之制

膳夫飲用六清鄭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涼本文作涼力掌
力放二反醫於美於計二反酏以支羊支二反
鶴山先生曰醫今當從醫古注釋文正義皆相承作醫後鄭從
酒鄭注之從殹從酉省疑先鄭已誤矣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鄭注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
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鄭注清謂醴
醴之泲者泲子禮反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
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醫今之截漿也截音在又
作再反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
以內則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清酒酒音糟或以酏
為醴漿水醷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之音與酒相似
醫醷亦相似字不同記者異耳此皆一物鄭又注共后之致飲
于賓客之禮醫酏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
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又注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
之禮清醴醫酏糟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
備之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角柶儀禮所見不一玉
府正義引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如枇杷枝展中央楔齒士
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為將含恐其口閉急既夕禮遷尸若酒若
醴無巾柶又角觶四木柶二素為二柱為少進酒醴無饌之也
古文角觶為角柶又士冠禮酌禮加柶不見書正義曰一曰清
則漿人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醷粥為醴則曰醫三曰漿者今
之截漿四曰酏者即今之薄粥也漿今之截漿也截漿亦是酒
類故其字亦從酉省截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截漿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飲齊眡冬
時注飲宜寒

禮記玉藻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注上水以水為上
餘其次之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注重陪
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為醴
黍酏注酏粥漿注酨漿酢酨七故反水注清新醷注梅漿濫注以
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正
義曰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
云諸菹也謂桃諸梅諸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先少
乾之故周禮謂之乾橑鄭云桃諸梅諸是也
儀禮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不獻酬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注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
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賓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注此進漱也非為卒食優
賓意欲自潔清賓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於稻西注酒在東漿在
西是所謂左酒右漿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注飲漱○賓卒食
會飯三飲注卒已也已食會飯三飲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
黍稷則初食稻粱下文不以醬湆注不復用正饌也初食時加
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
飲庶羞可也注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
優賓
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注無偶曰側置
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
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既冠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

面葉注面前也葉柶大端冠者就筵賓受醴加柶面枋冠者拜
受觶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坐啐醴建柶興降
筵坐奠觶拜見母見兄弟見姑姊乃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
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
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若不醴則醮用酒注若
不醴謂國有舊俗酌而無酬酢曰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
玄酒在西三加三醮用脯醢賓取爵酌冠者坐左執爵右祭脯
醢祭酒啐酒奠爵加皮弁加爵弁如初儀有乾肉折俎嚌之三
醮皆有醮辭
嚴陵方氏曰周禮膳夫六清漿人六飲食醫六飲皆曰水漿醴

醇醫酏禮記乃曰五飲有酒而無涼醫陳祥道以為異代之禮
同則以為周禮出於劉歆禮記出於漢儒不可攷者闕疑可矣
酒正之四飲曰清醫漿酏而無水無涼后飲賓客有醫酏糟夫
人飲賓客乃多清多醴皆雖曲說揣鄭注稻醴黍醴粱醴各有
醇濟而陪設則醴有六種漿則有梅諸之漿桃諸之漿漢有截
漿米汁相載酏曰薄粥醫亦釀粥為之儀禮公食大夫設酒而
不用設漿乃以為漱絜之用先食正饌後食庶羞先飲稻粱後
飯黍稷謂之三飯三漱謂之三飲然亦以漿祭而後飲則玉藻
所謂惟水漿不祭又自不同士冠禮酌醴用觶柶禮賓以一獻
之禮然亦有三加三醮用酒者賓酌酒醮冠者而無酬酢故謂
之醮一主一賓一獻一酢一酬主賓各但飲二爵又與[illegible]飲不

同此皆無儕不可不知也後世宴飲自朝廷至于士庶無六清水醴醇醫酏之制矣清水之為玄酒亦不設矣飲氷則冷飲京飲以井為水和酸則梅和井即飴蜜溫則曰熱水黄豉井草縮砂豆蔻紫蘇草木之花蕊無所不可而素馨茉莉木犀沉檀皆可調合丸藥餌曰湯曰飲無數而酒漿之漿恐當是今之癸湯麸湯舂磨米汁曰漿衣粉染鋪既謂之糊謂之強粥亦不一漿粟曰鮮粥粳米糯米吳中江右為最而糟之一字乃酒之餘滓壓原鋪糟劉伶藉糟糟丘酒池糟所㴱藏或肉或茹盡有醉不可窮云

古今攷卷之三十一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膳用六牲

膳鄭注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鷄也

附攷庖人六畜六獸六禽

庖人六畜六牲之別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

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予注熊作雉

附禽者鳥獸之揔名

曲禮正義通而為說鳥不可為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

羞用百有二十品

鄭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紫陽方氏曰今以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內則參互攷之書于後

腳（牛曰腳今時臛也古文作香）臐（羊曰臐古文曰臐）膮（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許允反）牛炙（此以上二字上多一醢字鄭康成曰醢字衍）醢（儀禮當是牛炙之醢）牛胾（儀禮醢以西牛胾）醢（連上當是牛胾醢）牛膾（禮記作膾又作鮨儀禮又曰肉作膾）羊炙（儀禮曰牛炙南羊炙）羊胾（儀禮以東羊胾丁連）醢（當是羊胾之醢）豕炙（儀禮豕炙南醢丁連）醢（當是豕炙之醢）豕胾（儀禮醢以西豕胾）芥醬（禮記作芥醬實）魚膾（以上十六品下大夫之庶羞上大夫加四品）雉○兔○鶉○鴽（禮記作鴽鄭無毋不）言如何真治

紫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王日一舉后與王同庖恐妃嬪侍從左右之人亦與食也回攷之戲為之說大約王膳一歲享千馬千牛千羊千豕千犬恐不止此雞一日百隻則百倍之當一歲享十萬雞祭祀賓客喪紀又不可以數計也凡膳物犧牲禽獸魚腊之用王膳羞一也祭祀二也賓客三也喪紀四也堯在位百年穆王享國百年除祭祀賓客喪紀用牲之外當為十萬馬十萬牛十萬羊十萬豕十萬犬百億萬之雞而魚腊野獸野禽不與焉人所以貴於物者羽毛鱗介之物以其千千百百之生命為人所以食用而天子之所以貴於天下者以一人之身享天地間萬萬不窮之物也李秀嵓論六畜謂井田之民一井八家二母彘五母雞所以養老也馬以征伐牛以耕種羊以祭祀犬以吠守回固不敢盡然其說二井八家養八馬以備君師之役可也牛耕恐不止八頭有母有子年年生育庶人祭不敢用羊士飲酒相見用犬祭用豕大夫始用羊羔豕犬不專吠守有豢犬以為祭祀賓客膳羞之用且如秀嵓之言一井八馬八牛八羊八豕八彘八家二十四牸雌雄七雞八家五十六雞天子提封百萬井則井田之民之家當有馬八百萬疋牛八百萬頭羊八百萬隻犬八百萬口豕二千四百萬隻雞五千六百萬枚不亦富乎天子之牧人不在此數唐天寶天子之馬至四十萬疋今北方之馬動百萬也而江南舊無馬置司川秦巴廣所得亦微西馬廣馬每不中用嗚呼古之王者之時盛哉

牧人通掌六牲

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云云以授充人繫之注云牲馬牛羊豕犬雞○秀嵓李氏曰牧人通掌六牲祭祀之官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亡之也夫馬牲則牧師之所養不別立官大抵牧人蕃息以授王官所掌之人而後及於充人也○紫陽方氏曰不言王膳羞何也豈付之六物之官而後有所付乎○凡馬之官○大司馬馬上鼓支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馭夫掌分公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掌贊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放馬○廋人掌十有二閑○圉師教養馬○圉人掌芻牧○紫陽方氏曰夏官大司馬之屬馬政居多自戎右而下齊右（皆齊反側）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八官掌車之五路及馭馬之事不專於馬馭夫以下九官專於馬者也自大司馬馬上鼓詔馬牲凡十一事次第書之因攷王膳用馬

牲而及之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師師執提徒兮反先鄭云提
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
提賈公彥正義曰提謂馬上鼓者先鄭盖據當時已有單騎緣
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也○鶴山先生曰先鄭以漢
時單騎況周○紫陽方氏曰鄭大夫少贛其子鄭司農師仲曰
先鄭鄭康成後鄭皆東漢人古人不騎馬左傳魯昭王時左師
欲以公乘馬而歸單騎馬自此始所以古經無騎字曲禮前有
車騎漢儒之文也戰國策蘇秦言車千乘騎萬匹春秋之後也
陳祥道禮書繪馬上鼓一甲士騎馬執鼓先儒非之周公時無
此單騎馬者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盖遣奠也奉猶送

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馭夫掌分公馬而駕治之注乘謂六種
之馬○秀嵒李氏曰公馬謂王之六馬也凡良馬三十六匹所
謂一繫則一馭夫駕治之五種計三千一百六十四匹則六十馭
夫矣賈氏謂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又當有五馭夫矣天子馬
十二閑每閑馭夫五人通之為六十人自戎右至此九職皆無
府史胥徒未詳其故○紫陽方氏曰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康
成以為應乾之策賈疏尤詳當別書於易數事中閑與廐同而
異名唐閑廐使取此九職無府史胥徒或者缺文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
賈此買馬之官也買此戎馬田馬駑馬三物皆有時價也賈音
嫁賈四人亦音嫁謂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綱惡馬先鄭讀

作亢禁也御也不畜惡馬也後鄭綱謂以縻索維紖狎習之禁
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蚕書蚕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
蚕種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為傷馬禁原蚕○紫陽方氏
曰此買馬之官夏官之第二官也又不在牧馬中校人掌王馬
之政校户教反鄭注謂擇養乘之屬辨六馬之數種馬一物戎
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為上善
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
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紫陽方氏曰凡頒良
馬而養乘之以下難讀難解回解難為易
乘馬一師四圉○馬四匹為一乘養之者圉師一人圉人四人
計五人養四馬也馬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計用圉人二千

一百六十人圉師五百四十人總計二千七百人師仲四疋為
乘康成二耦為乘其義一也圉師無官
三乘為皁皁一趣馬○趣七口反十二疋為一皁計用趣馬之
官一百八十人
三皁為繫音計繫一馭夫○三十六疋為一繫馭夫之官秀嵒
謂為六十人是也趣馬下士皁一人如此則又當有皁人之職
亦計一百八十人也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趣馬之士
一百八十人此已計二百四十人併皁人為四百二十人
六繫為廐廐一僕夫○秀嵒曰廐即閑也據此經當有僕夫十
二人而序官無之回謂其缺文乎稱馬戎馬各二閑其馭夫中
士五人僕夫則校人屬上士各一人也齊馬以下八閑其馭夫

下士各五人僕夫做上算
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左右校人之官二員皆中大夫六廏爲
六閑十二廏爲十二閑由圉人而圉師而趣馬而馭夫而僕夫
而校人凡六階
駑馬三良馬之數○良馬二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
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麗馬一圉○麗與儷同良以乘計駑以儷計謂一圉人養兩馬也
八麗一師○八麗駑馬十六疋則設圉師一人也非也
八師一趣馬○八師駑馬一百二十八匹則設趣馬之官一人
也非也
八趣馬一馭夫○八趣馬計駑馬當爲一千二十四疋設馭夫

之官非也以筭不合也不合駑馬三良馬之數也若夫康成之
說曰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一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
相應八皆疑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趣馬七十二疋則馭夫
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一回謂此謂三之三字下
有脫文合曰既三之則爲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如此文勢
方相接此下康成云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賈氏謂駑
馬又有一馭夫序官合有六十三馭夫秀嵓謂序官止計王十
二閑則馭夫六十人耳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注每廏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
駑馬則皆分爲三馬同於此疑之不知此諸侯大夫者天下之

諸侯大夫乎抑畿內之諸侯大夫乎畿外諸侯每國六閑良馬
三閑駑馬三閑計一千八十匹不爲多畿內三公食采地如諸
侯不容養馬一千八十匹也近世賈似道爲宰相漢唐以來凡
爲宰相者皆無此馬數惟古外諸侯有之齊景公有馬千駟則
四千匹衛文公騋牝三千則三千匹六國六王騎動萬匹是也
畿內諸侯恐無之家四閑畿內卿大夫及外卿大夫皆恐難養
此馬四閑乃天子六馬三之一養馬七百二十疋卿大夫家魯
三桓晉六卿有之畿內六卿上大夫次卿中大夫與下大夫無
慮百數十人一家養馬七百二十八匹不亦富乎秀嵓謂天子
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今天子十二閑可駕八伯六十四乘邦
國六閑可駕三百二十四乘家四閑可駕二百六乘天子諸侯

少而大夫已多與古不合何尤疑之周禮不足信也秀嵓則謂
卒乘之馬寓於丘甸不在此數中如此則非軍出征伐之馬天子
六軍一萬五千人爲萬乘又有六遂六軍亦萬乘諸侯千乘則
齊景公之千駟是也然大國三軍之數其間可出車五千乘之
國二等次之惟大夫之家凡卿皆大夫豈容備車二百餘乘乎
秀嵓謂春秋卿大夫可謂倍矣子駟之死子產成列而後出車
十七乘則爲馬才六十八耳然則劉歆周禮不足信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師帥
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後鄭之說不可曉先鄭之說以今較之
古人馬無割勢豁鼻之事始於大衆古國契丹女直皆未也不
割勢不豁鼻稱爲生馬牝馬善牡馬當通淫之時難駕馭晝夜

故無故輙蹄齧今蒙古人行軍不用牡馬用攻馬者攻馬之
之之謂此攻馬不嘶夜下寨萬馬寂然勢已割氣力完畢已
然善走氣出不喘以此取天下古之聖人慮不及此世變豈有
極哉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仲云執駒無
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
之時駒弱血氣未定先牧始養馬者未聞夏通淫之時攻其特
為其蹄齧馬社始乘馬者世本相士作乘馬臧僕簡練御者令
皆善也馬步神為災害者講簡習也介甫云簡厭臧亦簡其或
不臧回謂臧僕二字可以吾齊人家用僕而不能臧者多矣大
祭祀毛馬同色也齊其毫也如昌頊單于東方南西北也大青
飾造車之馬及瘞埋之非真馬也塗車芻靈四海山川飾黃駒
王巡守殺駒以沉漢武祭河沈四百馬
趣馬下士阜一人爵之計之計用一百八十人阜一人則亦一
百八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掌贊正良馬贊佐也佐校人也簡其
六節即五良一駑也幽王之世職惟趣馬與冢宰司徒內史師
氏之流協于褒姒小臣下士亂常者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馬醫也令人呼為醫獸然周官醫師之
屬自有獸醫四人巫馬期乃此官之後
牧師掌牧馬之地皆有厲禁界限也孟春焚萊除陳生新草也
中春通淫合牝牡也凡田事贊焚萊則仲春教振旅以蒐而火
事也秀嵓謂此職晉阜徒以武王歸馬放牛之後未有此
政馬皆馬質所市耳回謂此臆說文王天下三分有其二馬
不少矣武王歸馬華山不以槽櫪縶之耳非棄之也謂之未有
牧政則可周官未作也作周官而後有馬質之官武王何嘗買
馬其謂孝王使非子主馬汧渭之間蕃息而車鄰駟鐵小戎之
盛見于歌詩列國往往效之於是定中駉頌之篇作而中國蓋
多馬矣此說亦不然車鄰美秦仲有馬白顛一句而已駟鐵小
戎美秦襄公此三詩秦之多馬亦未見其盛也犬戎殺幽王戎
狄之患方熾秦襄公攘之而周平王東遷矣於秦則利而何益
於周定之方中衛文公之詩駉魯僖公之詩齊桓霸而王室卑
衛魯多馬洛邑衰微馬亦不能拯魯衛而晉後復興可歎也〇
秀嵓李氏又曰若夫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思無疆思馬斯臧則
其本又在此不然雖有王毛仲之徒數十亦何救於漁陽之禍
哉〇紫陽方氏曰此乃秀才時文說話國家兵財刑政周官三
百六十職無一事一物不歸於先治人主之心豈不是好說話
然官有大小事有本末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此二公之事朝廷
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天下中外執事之臣無不盡心竭力各
精其業漢宣之世百工技藝咸精其能在下之人無不任職而
已便說道人主心上此乃禹稷皐夔伊周之當為道揆法守故
不同也
廋人所求反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
馬祖先牧執駒散馬耳圉馬九事阜乃四牡孔阜之阜佚逸也

之牧制閑者散馬耳三字初難通讀為中散大夫之散以竹括
神馬之耳頭動搖則觸竹後乃串習不驚馬八尺以上為龍周
八尺當今省尺四尺四寸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口紫
陽方氏曰近世淮尺十大寸官絹四丈幅二尺中納省尺校入
用之有淮尺之八寸秀嵓所計如此則周之一尺得近世尺五
寸半不亦短乎恐未然

圉師無官教圉人養馬即是一師管四人養四疋馬者恭除寥
釁廐春分出馬牧於郊康成謂寥馬蕊似乎今之草廳武王代
紂有貫茲之文釁以血釁之而神之也夏房馬音稚廡凉馬也
射則充椹質椹質所射者習射處不可曉茨墻則翦闔闢者也
蓋墻則翦苫當止是秋分後牧養馬院之墻凡茨墻責之蓋責

之揉茅乎然圉師圉人共計二千七百人無乃王城之宮之屋
之牆之茅茨責之乎此茅今人曰茅屋以今解古非包茅縮酒
之茅非藉用白茅之茅今人苫屋稻稈可也山有草如蒲葵亦
茅也

秀嵓李氏曰每二百一十六匹設官十九人史徒圉四伯十八
人而校人巫馬牧師馬質之官與其屬尤不在馬通十二閑之
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
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四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合六千有
十人率一官而畜十一馬亦不可曉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古百乘之家以指大夫言
其食邑之所出也則馬在井田之命今此四閑之馬三分天子

之數七百二十四匹依周禮張官置吏合用一千四百餘人日飼
而出日中而入春出秋入家有養七百二十疋馬之屋野有牧
七百二十疋馬之地安所辦乎魯三卿果常有之乎諸侯六閑
猶云可也卿大夫亦敢自置校人庾人牧師趣馬巫馬之官乎
二馬一圉人七百二十人何以贍之乎回數曰周禮不足信也
細玫此節事似乎玩物喪志

善馬有毒　馬肝毒　爾雅馬名　毅子書

紫陽方氏曰秦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
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
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韓之戰晉惠公擊繆公傷足
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推鋒爭死脫穆公以報食馬之德生得

晉君漢書食肉無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然則馬肉無毒而馬
肝有毒人珍之味有狗肝以膋蒙之爲炙而特牲饋食有肝俎
未盥進尸凡肉體骨截醢牛羊豕犬皆見其名物惟馬爲人主
之膳牲第一而庖烹燔炙之法無所關豈王饌不食此物而虛
存其名乎周禮馬官之多馬政之密如此駑馬給宮中之用亦
千餘匹而王膳之牲三鄭略不解一二回所以不信周禮也一
本為王膳有馬致論及此爾雅馬名數目騊駼馬野馬以至
翰會馬色也䟫曲脛馬也驈黃目之馬也騊馬行也

果下馬　款段馬

紫陽方氏曰駑馬給宮中之役漢果下馬駕小車馬少游款段
馬之類歟

趣馬下士一百八十人附六卿比長下士一萬五千
滎陽方氏曰周禮九命之說上中下士命數無聞鄭玄注謂王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王三命之上士在外為列國之卿王二命之中士在外為列國之大夫再命子男六卿此一句已可疑王一命之下士在外為子男之大夫至此則尤可疑六遂里宰每里下士一人猶掌三十五家六鄉比長掌五家而已下士一人則此之下士也一萬五千人矣視在外子男之大夫而所掌以一户管四户何至受王之一命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馬官趣馬下士皁一人計趣馬之官一百八十人所管馬十二匹而已其祿秩視子男之大夫而儕於九命之列謂之一命受職猶之比長所管共五户而亦視子男之大夫乎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李秀嵓論王養良馬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四人共三百人及總計用六千餘人以為不可曉者是也然謂此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禮秩亦如之蓋其在鄉則其所管止於五家在軍則所掌止於五人在廐則所掌止於四騎也四謂此說似是而下一句微若趣馬下士掌馬一十二匹圉師無官掌圉人四人養馬四匹圉師匿人僕三千人乃庶人之在官者周禮雖不足信而又難細攷也

漢時單騎○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種戎齊道田駑六馬○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匹○良馬五物即十二閑數○駑馬三之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總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良以乘計駑以儷計○家四閑七百二十四匹○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滎陽方氏曰馬政此又十六題一盡是前諸攷中此鶴山先生要義法也注疏一大段中有三題五題分標其題於前然上春秋經有傳文公通鑑有綱目呂東萊大事記題有解是也他皆倣此

通典馬政

滎陽方氏曰杜佑通典有馬政一條大抵皆周官之文隋唐馬政不必書隋煬帝非無馬而亡唐明皇非無馬而亂今通典有節本附李清臣文一篇有海上與女真買馬契丹置戍阻之之事有元昊以谷量馬之事谷量牛馬匈奴舊俗也清臣號李淇水迂齋文選稍取之馬政文多不書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牛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紫陽方氏曰此官牧人在前充人在後牧人掌牧六牲徒正四十人此專養牛却徒二百人牧人中既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皆曰毛之凡祭祀犧牲以授充人則牛人一官又理會祭祀享牛求牛似乎重疊彼陽祀用騂牲之純色則南郊祭天及宗廟康成之言是矣此言享牛康成謂之獻所以祭求牛明日繹祭之凡國之牛無不求則公牛二字贊賓客謂諸侯也牢祭以為飧饔積膳以為王國五積之積饗食賓射膳羞之牛與上文牛何異康成毛王之膳羞亦由此王日一舉之太牢也或詳書或不書犒牛奠牛兵車之牛因不一小有司之事唴唴聒聒職人當作㯅謂之杙可以繫牛牽徬在轅外牽在前徬在徬去聲互謂為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簝音老盆所盛血簝受肉籠也此殺牲之後也然則其所設官重重疊兩小小有司之事一一煩記之纖悉非周公之書也以授職人而芻之作古文也牧馬春分而野之秋分而廡之家牧牛晝放夜欄匈如不然一切放之山谷曰谷量牛馬此之牧人六官牛人六官充人二官六官者分六處牧養乎充人掌繫牲而芻人亦二官牲固不勝其多然予謂周官一書不如漢書公卿百官表先敘三公次序六卿小有司具其下至簡不煩如唐六典神宗官制皆贅也

充人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紫陽方氏曰充人之官微而贅祀五帝周以前無之別當屬辯

取火自燧人始庖牲自伏羲始書卦重卦皆庖犧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庖生為熟令人無腹疾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燧人氏沒庖犧繼之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繆故或云伏犧或謂之宓犧一解云虙以虙為宓古伏字後誤○劉恕通鑑外紀庖犧氏取犧牲以充庖廚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紫陽方氏曰書燧人以取火也有火而後可庖牲也包犧氏取犧牲犧專指牛然左傳雞憚為犧自斷其尾又韻書犧純牛色也韻云三牲牛羊豕而皆牲然周禮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皆牲也書

八卦者見畫與重皆始伏羲也文字不妨互見也書網罟見巫
取不但馬牛羊豕又有野獸也書儷皮殺獸則有皮也此上古
聖人之有天下而爲萬世法者佛氏立不殺之說愚民誑世者也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字數

說書馬部二百二十七字馬武獸也影籀文馬古文人马乎
傳切馬一歲䮒人喻切馬䮒足馬知之切今作縶爾雅甚詳
牛部百四十四字牛大牲也牡莫后切殷曰牸雄走曰牝牡牝
畊忍切畜母書牝雞之晨詩雄狐綏綏互用特牡牛父又犢
牛子牷體完也牢牲備又堅也牟牛鳴
羊部八十七字羊豕屬也此注未然羔羊鳴美亡部切韻書切
字古音杜今讀曰忘美人美物從羊
豕部八十字豕豬豨之總名而古文豕從豕也豬毛如筆豚別
豕子豚籀文彘字在彑部居列切彖類也無人用彖字從彑他
類切之
犬部一百六十三字犬狗縣上票從臭古役切犬視却不是臭
字臭又切香臭總稱犬逐獸而知其迹故字從犬
鳥部二百四十字雞知時鳥又作鷄又有隹部七十五字亦鳥
也之隹切鳥短尾總名雅雀雊雛雞雄皆從隹而有此雞字此
下注曰司晨鳥關關雎鳩之雎七俞切在此而雛字雞字隽字
集字隻字皆從隹難訓不易有此鳥
滎陽方氏曰此六牲六部字博學能盡知其所從來未之見也
此六作文略貴識字馬之爲物前古多稱百獸百鳥鳥部隹部
四百餘字則鳥之類不止於一二百種也麒麟瑞獸也在鹿部
鳳皇惟鳳字在鳥部鸞自作一部以鸞字爲俗字

用特自舜典始　一牛曰特　豕馬皆曰特

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君言禰則考亦特一牛○史記五帝本
紀舜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儀
禮特牲饋食禮○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乙佚特攻特○滎陽方
氏曰書舜典用特此古書用牛祭宗廟之始也一牛曰特孔注
也史記無注而祖下添一禰字古書言祖則兼禰矣互文也禮
記郊特牲不注特字亦是一牛之義儀禮特牲饋食禮乃是諸
侯之士以一豕祭先則豕亦曰特也周禮馬官之特乃馬之牡
者亦曰特然則牛也馬也豕也皆可稱特
舜典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乃覲四岳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滎陽方氏曰此
祭祀類禋柴望之始也孔安國傳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
及五帝回疑類字解未是正文無五帝字但曰上帝漢始祀五
帝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僞爲之引漢事注尚書上帝之下添五
帝非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之說諸儒不同容他攷詳之別
見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皆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聖
賢皆祭之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出周禮孔安國武帝
時人劉歆哀平時人安得安國預引劉歆書注尚書此所以知
安國傳之誤也訓柴則曰燔柴祭天告至不言牲幣訓望秩于
山川則曰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回謂天子祭無不用牛牲此傳始見
嶽四瀆山林川澤群小祀之牲名數未詳

高宗肜日不言牲粢誓犧牲粢盛

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微子之命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天毒降災荒酗于酒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孔傳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盛天地宗廟牲用相容將食之○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泰誓下郊社不修宗廟不享○紫陽方氏曰夫郊社宗廟之禮俱廢而民盜攘其牲牷食之不亡何待

周武王柴望先祀周廟

武成武王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孔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紫陽方氏曰郊天之前先祭廟其來遠矣此亦未見牲牷之數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召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廟先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後見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朏 越 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召公至洛營三日庚戌太保攻位于洛汭今洛水北河南城也越五日甲寅位成位洛邑之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又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以為稷社稷共牢○紫陽方氏曰此周公召公共營洛邑之初之祭也二月召公相宅三月丙午朏至乙卯成王與周公同至洛三月十二日也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公用牲于郊牛二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三月十五日也詳僞孔傳所解似俱不然其說曰告立郊位告立社稷之位已似未當回謂祭天以告遷都在三月十四日祭地以告遷都在三月十五日非告郊位也亦非告社稷之位也何以言之新邑未有宗廟則不告廟而且告天地也此一可疑也僞曰告郊位則郊有南郊北郊告南郊之位乎告北郊之位乎周法宗廟在王宮門內之左七廟南向右社稷在王宮門內之右北向何以告立社稷之位而不告立宗廟之位乎此二可疑也成王年十三即位周公攝政歲在丙戌通鑑外紀何許紀年圖譜同六年辛卯周公制禮作樂說者謂成王即位之後方始与祭行此年壬辰未見得周公即以后稷配天孔傳謂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

豕羊豕不見可知孔傳自是僞作正經無之而解經自立一說以二牛為一天一稷稷又有羊豕果何所據於洛陽在此年末周公猶告成王肇稱殷禮於是遽用新禮以后稷配新邑告之郊位之禮其果然乎此三可疑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圜丘方丘鄭玄分為四祭陳祥道合為二祭周禮陽祀用騂牲祭天騂犢也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北郊及社稷祭地其牲黑亦黝粟而社稷太牢則用牛豕羊然古人多以郊社對言社佑通典不言祭地之禮如何周禮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祭地但以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對天帝及日月星辰風雨所此回所謂古人多以社對郊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則以地祇對天神注地祇所祭於北郊及社稷而通典乃於祭社稷之中入大司樂地祇之禮其禮三獻取血先瘞次禮神於王尸前薦爓及籩豆王酌獻尸為朝踐一獻薦熟宗伯亞獻尸食訖賓長酳尸三獻不如祭天七獻之詳回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其說甚遠杜佑乃以祭地祇之禮混於祭社稷之中故或者謂社即是祭地回謂此之牛一豕一羊一不過祭地祇以告遷都其牛二者不過祭天神以告遷郊二牛之說回竊疑古祭天用一赤犢燔之於柴之上矣後來正祭薦熟別用何牲意者更有一牛與羊豕不然則所謂郊禘之事有全蒸者全體一牲已焚之矣祭尸薦熟之俎用何物乎若大禮冬至之郊以后稷配則后稷自別有牛羊豕而亦當立二尸二主乎噫古禮之難致也久矣而又鄭杜于春周禮不同康成禮祀儀禮自不同僞孔安國書傳注尤多非易王弼韓康注雜老子學者白首窮經未易卒了也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紫陽方氏曰經文言用牲于郊牛二正義謂告天不言告地則牛二者一以用之於地乎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正義謂告社不言告稷而孔傳添稷在中皆互相見從省文亦告廟但不言耳皆省文然孔傳以句龍為社后稷為稷本左傳魯語祭法若孝經及漢儒則謂社后土之神稷穀之神句龍后稷祭之神為配耳其說不同如此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紫陽方氏曰孔傳社稷共牢正義謂經無明說郊特牲社稷太牢二神共一牢故孔謂社稷共牢通典引王制天子祭社稷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不言其數回謂社稷之說異壇一曰二神二曰四神社壇稷壇近制為兩同一牛羊豕可乎是必各一牛一羊一豕也近世辟祭社有二壇一曰稷各用一羊一豕但三獻古之禮盡廢惟社稷之祭春秋二仲二戊學校釋奠春秋二丁皆用羊豕三獻此為古禮而天地宗廟郊祀明堂人主之祭亦不過三獻而已則指古禮矣所以社稷共牢孔傳無據

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之疑

紫陽方氏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回前已書之謂郊於天禘於廟所殺牲四體俱全而不解割之也康成以全脅為豚解無體則全為回已辯之矣陽祀用騂牲回前已書之所謂騂牲者

犢也而色赤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犢也郊特牲特一牲也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養二也然用則一而已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通典曰牲用一犢而周公卜洛乃曰用牲于郊牛二孔傳偽撰之文謂一牛后稷配天之牛也然則祭天之犢一牛而已一牛全脅不解割則焚之之後所謂牲入所謂薦血腥薦熟乃用何等牲乎通典七獻之文曰謹條書之而具所疑于后

據通典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曰謂此禮記之文漢儒所云大抵雖信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乃廟祭也鄭玄冬至祀天圜丘為禘決然非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見之矣灌祼也以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宗廟有灌祭天無灌禘廟祭也故有灌使其為祭天則何灌之有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惑於漢儒鄭玄等妄說耳

據通典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曰謂大宗伯在前曰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禋之言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師仲云實柴實牛柴上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曰謂以圜丘與禋祀實柴槱燎合為一祭康成之說也杜佑因而從之然分為三則禋也柴也燎也三其牛而燔之乎天用犢日月星辰風雨師同祭乎異時祭乎各燔一牛可用犢乎康成又添五帝實柴則祭天之時五帝同祭乎別自祭五帝乎五帝又用五犢乎如此則用八牛也但用一犢則以一天而包五帝日月風雨之神雖四而實一乎大可疑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次第列太蔟姑射蕤賓夷則無射而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云云五變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云云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地示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康成謂此三者皆禘天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如此則又非天又非帝又非五帝乃天之北極星地祇則主崐崘如此則非地之全體西域崐崘之山不在中國何以謂之地示人神則主后稷如此則禘祭既以為祭天又以為祭地又以為專祭后稷皆惑衆之言也康成又謂宗廟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曰孜之正義宗廟二祼七獻共為九獻祭天無祼七獻祭地無祼三獻今乃謂祭天地有祼可乎康成又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所以杜佑因之於此下文曰配以帝嚳而感生帝之祭始曰配以稷皆欺世誣民之論以祭天為禘祭已太繆矣謂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以后稷配天之天為感生帝康成之說出緯書決不足信而劉歆言六變以致天神地祇皆降皆出乃若白日見鬼可乎禮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有云齋之日及見其所為齋者先儒謂此之所見乃妄也人鬼昧塗祭而見齋而見白日見鬼可乎

據通典六牲用一犢曰謂牲用一犢即是特牲說有所據前已

書之但實牛柴上而燔之矣乃後復云牲入爲尸血腥薦孰何牲乎郊血二字亦說不分曉

據通典云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回謂此乃劉歆周禮司服之文王之吉服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文先儒解說並不分曉曰帝曰上帝曰昊天上帝曰皇天曰惟皇上帝一而已矣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而已矣析天與帝而二之則有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也帝也其實亦一而已矣此乃周公為成王制禮作樂之事前代未之有也漢儒創五帝之說蓋自月令已有之而其所從來則自秦創西畤祀白帝始司馬遷以為僭端見矣

事西方之白帝本無義理戎俗邪說至於四

時四帝尤妄矣漢高祖增黑畤為五帝此事五帝之始也漢儒耳目白幼學至壯惟見國家之禮如此豈敢非議故撰造古禮符同漢儀劉歆周禮亦其一也若但曰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引參至圜丘為說則冬至天寒可以大裘矣附以祀五帝亦如之則雖曲為說而不通四時一一辦之祀昊天上帝一襲王服大裘七獻則惟有昊天上帝一尸若五帝各同祭於一圜丘乎或用五尸乎別用五積乎如此則鄭玄之六天也六帝也天豈有六乎若此如杜佑下文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火德王日各迎其五氣之神于其郊則今之所傳月令猶存鄭玄注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周近郊五十里夏赤熛怒中央含樞紐秋白招拒冬協光紀杜佑因之曰各於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築方壇亦名曰大壇如此則是五時迎氣之祭五行之一氣非天帝之帝四月立夏七月立秋六月王土入主出五十里之郊服大裘而行禮不亦太燠乎玄服黑羔裘玄衣則冬至之服也五時皆可乎繁文皆不必辨大節俱已舛差況冕服之禮廢於秦不復於西漢而東漢明帝復之無大裘而冕無旒之事學者當可以一笑而置之可也且鄭玄以緯書所撰五帝五名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與大耀魄寶之異名北辰以黎昊天上帝政如緯書之名皆以三字曰含文嘉鈎命決援神契之類屢書不一書於箋注之間有同兒戲可謂假儒而杜佑祖襲其說亦不得為通儒也五帝別當詳辨

據通典云圜丘禋祀配以帝嚳小字引禘嚳郊稷而引大宗伯注云圜丘以嚳配之回按禮經經文曰禘嚳而郊稷乃是禘嚳於廟而非郊也郊稷者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左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之祖后稷也中居南向為太祖廟祖之所自出帝嚳也禘祭於廟則於太祖之廟西室東向嚳居中而以稷配之或謂但祭二位或謂群廟之主皆與朱文公與陳祥道其說不同此未暇論畢竟郊自郊禘自禘以郊為禘康成之曲說以帝嚳配圜丘冬至之祭經無所見獨康成杜撰而杜佑飾說以從之

據通典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

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配以稷日用辛其配帝牲亦騂犢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云云黑則叶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后稷配天配靈威仰也回謂感生帝古無此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言始云耳履跡吞卵吞苡固有之指定靈威仰以為周家感生之帝則決不然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思文后稷配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參三詩之說為杜佑並不通祈穀則又有夏祈穀左傳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注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穀元日乃正月旦日如何郊注上辛萬一正旦立春則迎氣東郊與祈穀國南五十里同日兩祭乎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稷為祖以嚳為所自出禘之於廟其說無瑕此所謂因以祈穀國南大壇又非地上之圜丘用王之辨別當攷說杜佑附會康成以郊為禘以稷配太壇之感生帝回不敢從

據通典又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皡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方壇亦名太壇回謂今月令其文具存呂不韋之所為也而秦未帝天下未稱天子不見施行不知周家嘗行之乎若以周禮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附會曲說則立夏立秋六月土王之日天子不可衣裘又不知中央土之壇其地安在此丑壇之外有地上圜丘澤中方丘謂非人力又別有國南祈穀之太壇又有國中宮內右社稷之壇及六宗風雨師之壇不一而足然周禮中並無南郊北郊字惟鄭玄注有之禮記中有東西南北郊字在月令禮器中有南郊字所謂圜丘之南郊孝經緯始見之

據通典總論圜丘祭天之事其第一節曰掌次張氈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樂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回謂王親牽牲而殺之詩所謂執其鸞刀以啓其血毛以刀割其左耳取其血與耳之毛以薦詩言廟祭於郊亦同然射人乃有王親射牲之語射至於豕漢武亦射牲以刀以射而說不同

據通典祭天第二節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回按郊禘之事用全脅則牛不割也用一騂犢而薦血牲在燔牲之後則可疑禮器郊特牲兩言郊血則似以血為先薦者今杜佑以血腥之薦在此後則一騂犢之全體燔於柴矣別何所取牲乎鄭玄以豚解解體為全脅祭天之牲可七解乎必無是理回所以不容不辨

○據通典祭天第三節次乃禘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反牲尸入樂奏三變回謂第一節王親牽牲而殺之第二節實牲體玉帛而燔之則所謂一騂犢者燔之矣此第三節所謂王反牲尸入果何牲乎得非周公相洛用牲于郊牛二其一薦腥而燔其一薦熟而享歟不容不疑敢問

據通典第四節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尸
回謂此第四節薦血腥者果出何牲前一牲已燔矣所入之牲
乃第二牲乎
據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之後為朝踐之獻王酌瓠爵泛齊獻
尸一獻也大宗伯酌醴齊亞獻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前王酌盎
齊大宗伯酌緹齊曰饋獻則三獻四獻也尸食王酌泛齊酳尸
大宗伯酌緹齊亞酳五獻也六獻以諸臣為賓末後一獻凡七
獻也回謂饋食之禮薦熟天地宗廟皆有血腥爓熟第不知降
神未入尸之前既已燔全體一犢後乃再有牲一則二牛乎不
可不疑敢問 生民后稷肇祀毛之前有口取羝以軷有口上帝居歆氾者謂既以后稷有牛承羊天惟一犢古禮雖皮骨一知祭天之牲貴食不用羊豕乎焉知已燔一牲之後不以存牲取血腥乎

秦用駒犢羔數　三年一郊自秦始
紫陽方氏曰秦以四時祠上帝四仲之月駒四又有黃犢與羔
各四生瘞埋無俎豆秦雖改制禮亦必有本則騂乎此用牛羊
豕矣或不止一秦無人主出郊之禮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旬
拜於咸陽之旁通權一此乃後世三年一郊之祖
　漢五時五帝之始漢親郊之始近世郊禮數事之非
通典曰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
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為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
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
紫陽方氏曰此漢祀五帝之禮周禮五帝並係劉歆揑合偽尚
書傳注五帝皆魏關人為之附會好時與漆司馬遷五帝座之

說星家附會文帝始郊幸雍祠五時作渭陽五帝廟則時而又
有廟又立五帝壇新垣平誅乃不親祀一帝而五分之古無此
禮武帝即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而五時猶存太一壇三垓五帝壇環於其
下各如其方至此方見得天之一帝為太一而五方五行之氣
雖為帝但環壇下亦無矣近世郊天必合祭地而並侑一祖三
宗共用六犢止於三獻主上一獻親王皇子亞獻三獻有薦腥
而無薦熟其鄭玄所謂北辰耀魄寶曰天皇太帝者尚存郊壇
第一獻李秀嵓非之如此則七天七帝也而可乎
　陳祥道論近世郊天之非
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 [illegible] 其受

大羹其器犧尊疏布鼏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藉蒲越藁秸 [illegible] 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
應鍾其舞雲門咸也其鼓靁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
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而王北西示
北而王南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 [illegible]
昔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 [illegible]
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祠天神於圜丘謂天好陰
而祀於高山之下其祠地示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

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泰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多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祭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血腥爓熟之異

孔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注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群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熟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正義云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者或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熟最近遠者為古近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凡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腥爓熟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爓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具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具也若群小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不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又曰血於人食為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爓漸近○紫陽方氏曰血腥爓熟禮器郊特牲而出正義皇氏此說謂據設之先後一祭之中兼有此事郊特牲皇氏始謂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此說似是然天子諸侯禮已不同天子有郊諸侯無之郊血與凡祭天地禘祫天子之禮古已亡諸侯無郊丘禘祫惟祭社稷山川宗廟亦有血薦三獻謂社稷五祀禮經本指天子以上古禮俱亡惟有一獻熟乃卿大夫以下之禮今儀禮特牲饋食二篇是也凡祭之名物多寡升降今人皆以此推之古之郊天祀地禘祭祫祭大享明堂禴祠烝嘗社稷五祀天子所行之禮無一而存矣譬之朝覲會同惟有一覲禮僅存也儀禮十七篇凡祭祀惟特牲少牢有此而已劉歆周禮祈天神地祇人鬼而有禋祀昊天上帝與實柴槱燎俱煙也以血祭祀社稷五嶽與貍沈疈辜[illegible]皆殺牲也享先王之禮各為六而肆獻祼饋食禴祠嘗烝其說文而繁至李心傳讀禮器此章則謂郊血上帝全烝而不獻腥楚語謂之全烝然回已書在先通典祭先燔柴則焚牲焚玉幣矣始迎尸入牲薦血腥爓熟心傳果何見而謂祭天不獻腥乎祭天七獻有尸有配一全脊焚之而已則不亦簡乎心傳史學其於經耻其未讀丙子年取九經一讀之不兩日遍一經二經三經書其所讀之大綱三禮辨其一也回謂心傳之學走馬看錦非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者也學易尤疎國易之為書可取程朱二家及其先君子隆山之說一貫而略抄乎他所謂誦詩訓春秋致讀書志皆一讀不再讀而遽然筆記者也大饗謂宗廟之禮然不辨禘祫四時兼血皆腥熟乃舊說中祀三獻不

鈙腥回謂社稷獻血亦獻腥雖一獻輒無他異心傳以為陳饌於奥乃特牲少牢迎尸坐之於奥之禮也心傳以為舊説非是回則謂心傳說多非是

附論專席受酢為苟敬大饗諸侯相饗三獻之介諸侯使儀禮有苟敬之文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江言諸侯相饗獻酢禮畝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正義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春秋時則禮異伯國之卿禮同子男鄭人享趙孟備五獻杜預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故季武子如晉受三獻苟敬二字出儀禮注苟且也假也既曰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而且敬之○紫陽方氏曰古以使為上介次介三獻之介四字指諸侯之使也國君饗之或燕之賓辭讓彼亦苟敬也國君徹重席而以專席受其酢亦苟敬也且敬而已也

小子掌祭祀羊全脅豚解折俎之疑沈辜侯禳一牛一羊二牛二羊之疑刉衈釁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注羞進也羊肆體薦全脅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為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紫陽方氏曰正義從後鄭非也郊禘之畫全脅康成以禘為祭天非之尤者故一非而百非郊祭天有全脅禘宗廟大祭有全脅其全體也康成以豚解訓全脅亦非也先鄭讀羊肆之音為肆陳之肆又音賜康成以為羊鬄音剔意謂祭而用羊非祭天殊不知宗廟之禮有牛有羊有豕以禘為祭天既非矣又疑祭天不用羊故非之又非李心傳引王安石肆其體而進之未知其從何音何義心傳謂天子宗廟之祭腥其俎不害於全脅孰其殽然後體解為二十一回謂如此則全脅一牛一羊一豕也體解二十一又一牛一羊一豕也嘗疑祭天燔柴已焚全脅之一犢後乃迎尸入牲別用何犢心傳并取全脅體解且姑以羊古之薦牲者一全脅之羊乎薦熟者一體解之羊乎先鄭一說後鄭一說王介甫一說李心傳又一說學者評之然回欲從先鄭但一疑二羊而用乎二羊而各腥各熟乎○小子又曰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鄭司農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衈祈讀為刉音機又古愛公刀二反刉衈者釁禮之事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衈而志反釁邦器謂鐙樂之器及祭器雜記曰宗廟之器成則釁以豭豚○紫陽方氏曰刉衈之説後鄭用釁法解李心傳不從祈字為刉則釁與否何從回謂亦不足較矣釁鐘以牛齊豈欲以易羊則古者牛羊豭豚雞之血皆可以釁後世廢其禮久矣釁社稷

之壇𥡴五祀之所謂門行竈霤諸土乎抑各以其物乎

附論大夫士正祭體解君有腥爓熟

鶴山小子職要義標題曰大夫士正祭即體解君有腥爓熟其文豚解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四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同謂如此則解為解牛解豕凡四肢皆名之曰豚解可也若然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解而爓之體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紫陽方氏曰鄭玄之非以全脅為豚解曰四解其體又曰七體則非全脅也故正義依康成之說者其說多不通大喪禮豚解為四而祭非略也許權用盛禮不拘於折俎二十一也全脅非豚解郊非禘禘非祭天先立定此說方可破後鄭之惑

羊人掌羊牲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去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紫陽方氏曰王介甫謂飾羔鴈以繢乃贄見之禮非祭祀之事李心傳衣文繡之說事出莊子恐先王不然匈奴谷量牛馬不言羊可知也王者有天下十二閑之馬僅三千餘匹官吏牧圉養之者六十餘人周禮不可信也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天子以天下之大共犧牲祭祀而牧人以無牲告無牧地乎無牧之之民乎請布旋買此不足信近世餘杭南渡糟越羊以給內外之用則有賞矣然亦置牛羊司劉歆周禮侍王者若窮乞兒之家悲夫

豕人官亡

紫陽方氏曰牧人通掌祭祀六牲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冬官亡矣馬牲則別置官甚多○射人職祭祀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漢武封禪泰山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 牛

犬人掌犬牲

秋官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幻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鄭司農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祭地曰瘞埋也○正義巴祭祀共犬牲犬足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按說卦艮為狗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李心傳體全曰牷伏軷祭也生民曰取羝以軷故鄭注聘禮犬羊皆可用

槁人掌豢犬

槁人若報反掌豢祭祀之犬鄭氏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瀾上芳袁反亦作番下曽旦反戔餘不可褻也戔即殘字○紫陽方氏曰經文言豢犬不言豢豕省文也豢犬則豕可知也故鄭注兼言犬豕禮君子不食豢腴故牛羊取腸胃以為祭䐑之俎而犬豕之腸胃不用惟豕取其膚則有膚俎豕不剝皮而牛馬各剝其皮以為皮革也潘今米瀋也亦曰

米泔曰潘瀾爻餘古語也今之殘爻剩汁棄餘之物以缸甕盛之人家及食店每晨則有豢豕之人取去以和糟糠飼豕豢犬則令人不以為祭祀賓客之用以田獵以守吠而犬豕二畜尤穢野放之豕豈可以為賓祀之用乎然則周公制禮雖臭穢殘餘之汁亦有所用豕人犬人令其徒晨取於庖廚也

雞人掌雞牲

春官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云云○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鄭司農讀釁為徽未詳面禳四面禳玄注釁廟以羔門夾室用雞正義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諸侯無之故齊詩有挈壺氏之制○紫陽方氏曰因王膳用六牲雞至賓客祭祀無窮焉

古今攷卷之三十三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正小雅二十二篇饗燕攷

七月朋酒羔羊之饗

紫陽方氏曰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章章十一句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多陳歲序節物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第七章言十月收斂之事第八章言夏正十二月鑿冰之事則歲功成矣乃又歌曰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呂東萊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羔羊躋彼公堂毛氏曰兩樽曰朋回謂兩樽之簡羔羊之微民得以升人君之公堂名之曰饗非儀禮饗禮士之饗也意者周公作此詩亦必以樂官絃歌之而以諷成王八八

鹿鳴燕群臣嘉賓附論大小雅

紫陽方氏曰鹿鳴三章章八句正小雅也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自文王至文王有聲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
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
王卜居洛邑定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麗序云王居鎬京幽王
以上皆居鎬皇甫謐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程氏曰自鹿鳴以
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所爲乎與二南同也
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
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回按孔氏
謂商魯頌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
卷謂之鹿鳴之什者五人謂之五十人謂之什周頌臣工首篇
爲什長與鹿鳴之十篇鹿鳴亦什長也序宴群臣嘉賓也既飲
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蒿芩興

也鼓瑟吹笙鼓簧鼓瑟樂也承筐是將一句幣帛也我有旨酒
兩句燕有飲則有食也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
宰夫爲主人乃諸侯之禮天子以膳夫爲主立一人爲賓之說
亦不皆然燕來使者使即賓副者爲介此云燕群臣而稱之曰
嘉賓乃詩中有云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也朱氏曰
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
諸侯之使焉回謂人君不與其臣親獻故立宰夫膳大爲主人以
獻賓酢之主人酬之而後主人獻君天子諸侯皆然朝則君臣
燕則賓主其說未安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
肄三宵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四牡勞使臣

鄱陽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五章章五
句全在豈不懷歸而王事靡盬爲一問一答之勢足以見使臣
之情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乃上之人代此詩勞
問之朱氏曰燕勞而詠歌之乃使臣未歸燕勞之詩不合飲酒

皇皇者華遣使臣

鄱陽方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詩五章章四句其末送之以禮樂恐當是燕禮有樂歌是
詩以遣之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說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
忠厚如此朱文公之說也在文王時至周公制禮作樂後凡遣
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然禮樂二字只當是燕禮樂歌如後

世送別置酒唱陽關之意惟文武成王周公至誠惻怛使樂工
歌之可也否則具文而已使臣何以華爲皇皇者華於彼原隰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草木之華皇皇然興也於彼原隰使臣之
所往也駪駪征夫使也介也凡同行者皆是也每懷靡及惟恐
緩惟恐後人臣之義也我馬凡四歌之指使臣之馬也諏謀詢
度易韻以足詩章之義其音節必有可以感人者惜乎回老而
生於今不能爲其時使臣聞此歌也

棠棣燕兄弟附賦詩或作稱或誦古

鄱陽方氏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八章
章四句程氏謂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
義鄭氏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此詩歌以親之孔

氏引左傳富辰諫王伐鄭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鄭氏所據然春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務本作則此詩乃周公所作呂東萊謂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疎故重歌之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謂舊說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文武固有燕兄弟之詩周公以管蔡之亂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至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變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與也鄂猶鄂鄂然不韡韡言韡韡也不作拊亦可花蒂相依也說文作萼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相也助也烝之承反一音塵又也呂與叔解鬩為狠伺謂狠至鬥力相死朱文公不然內有小忿外猶不許他人見侮而共禦之為是第一章興也二章言死喪三章言急難四章言鬩墻禦侮五章周公言兄弟之間喪亂平矣則遂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故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責夫庸人者急則倚兄弟緩則謂友朋勝兄弟者也六章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此章始言燕禮孺慕也當和樂而至於如孺子也七章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古韻合作沉此章類之推說謂兄

弟毋爭未必不起於各妻其妻各子其子亦適據上文言之見死喪急難禦侮之義盡而後可以有籩豆飲酒之樂則有妻子琴瑟之樂八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人身之終事兄弟不咸有如晉蔡室家不保妻孥為戮欲兄爭此則此八章之詩自首至尾是必究之是必圖之則信乎其宜爾樂爾而可保其終矣成王燕其叔父伯父及已之兄弟行而周公以此意作此詩也成王以後皆歌此章以燕兄弟也父行兄弟已行兄弟子行兄弟一理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

嶽陽方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此一句曰小序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朋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矣此數語曰大序如關雎葛覃以下皆然隋書云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恐當用此說釋文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始也訖末名為大序回謂只當用后妃之德也一曰為小序乃子夏之筆風之始也而下乃毛公之筆及衛宏之筆東萊又引滂重云按鄭詩語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如此則小大序顛倒其說又自不同又引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如此則毛氏傳有序下注該焉得西漢人預為後漢人注序文乎衛宏之序恐已不傳朱文公去序全不信則又恐太甚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二章章十一句
此章前四句興也故因伐木有丁丁之聲而又聽禽鳴之嚶嚶、
蓋感於兩物之聲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六句二十四字如生蛇活龍一起一伏
一盤一屈妙義無窮可一唱而三歎押兩聲字古詩不拘結之
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為此詩者借木鳥之興述文王之心
事人而用心至於此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紂方為酒池肉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飲酒一也文王以興紂以亡
可不監乎二章肥羜肥牡以速諸父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何其姚也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之君於親舊不遺如此三章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一餱之微民以失德上之人知人情可謂至

矣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乃叙朋友故舊之
言然文王為西伯雖不為富何至無酒則酤買而飲朋友乎湑
毛氏曰莤也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以茅泲之而去其糟回
貧不可言旅寓杭城八年客至或典衣酤酒以飲之伐木之詩
文武成康以來燕朋舊之樂章尚且酤酒而況於一寒儒乎禮
氏疏解同班固志之異故舊即昔日之朋友朋友新故通名故
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友則非賢不交故變曰友賢親
親以睦指上宗族燕兄弟友賢不遺不棄故舊則此篇是也回
謂說詩不以文害辭何必如此曲論此詩言天子須友之事序
乃下及庶人今之庶人知此者寡矣後世人主自秦漢以來、、
此者誰乎君尊臣卑叔孫通之法酒高祖知皇帝之為貴耳

天保下報上
紫陽方氏曰天保六章三十六句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
君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
宴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回謂諸
侯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人天子燕其臣以膳夫為主人詩六章
俱是祝天子福壽之辭第四章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朱文公
謂此詩武王所作周公所更定者歟回謂凡膳夫於宴獻天子
其禮今亡得非天子舉膳夫之獻爵則樂工歌此詩以祛之以
介壽乎歸之禴祠烝嘗於公先王而君曰卜爾君者即先公王

也假神辭以陰福也如阜如岡如山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歐陽公謂前既欲其興
盛後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回謂後世
人主聖節有宴致語樂歌歸美於上以祝聖壽蓋此意也

詩采薇遣戍役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

紫陽方氏曰采薇六章章八句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三詩者
一以宴送防秋之將帥二以燕勞其還歸勞還勤歸至文也文
王為西伯專征伐戍守西北防玁狁昆夷入寇以紂天子之命
命將帥則知文王與受命稱王之事[illegible]五章以述戍邊勞苦憂

傷之事知人情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謂以勤則成功也勉之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足肚也隨身而動君子行而小人從上下捷也亦勉之也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則燕指士卒之情懷而知彼之哀也莫知我哀非實不知也今年春往戍至戍所夏矣我代彼戍彼以秋歸而冬始至家一戍近乎兩年更相往來此文王之詩不知實誰所作後來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天子守在四夷此詩於周公之後其用乎其不用乎出車六章章八句前二章述往戍道路之苦三章美南仲者文王之將帥往城於方古必築城以禦狄也四章言士卒往來之苦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知士卒之情非不欲宴安室家義命所在有軍中之號令書諸簡策人人之所畏也五章六章曰既見君子喜歸也曰執訊獲醜有功也文王歌此詩以燕歸師與夫杕杜四章章七句亦燕其將帥之所歌後世焉得有之

魚麗美萬物盛多

紫陽方氏曰鹿鳴之什第十詩曰魚麗於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繼以魴鱧鰋鯉有酒多且旨多且有此章章三句一意物之衆多莫如魚亦興也感於此而言君子之酒君子指文武也罶音柳寡婦之笱多旨旨多互文也言物富之一也後三章章二句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多旨有酒下先三字添嘉字偕字時字則一節勝一節嘉則美矣偕則萬物並美也無不美也時則萬物不徒盛而又及時也此詩者豈非文王暮年三分有二國家富極之時文王以成治定之後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乎序詩者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分前九詩六為內三為外已非矣況詩萬物富盛遂謂終於逸樂者此一詩也始於憂勤者彼九詩也程子不取其說洛學終是過人一頭地

南陔之什六篇亡

紫陽方氏曰南陔之什六篇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心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附書於鹿鳴之什後其注恐是鄭玄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刪定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乃分衆篇之義冠於篇端其推改什前非孔子之舊東萊讀詩記依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一南陔二白華三華黍四由庚五南有嘉魚六崇丘七南山八由儀謂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故改定毛本不於第十七卷用南有嘉魚為什首而定為十八卷以南陔為首毛本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書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義

東萊本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四亡詩在十八卷為南陔之什宜在先崇丘已在第六由儀宜在第八此什只有四詩與毛本雖無至末自不同

儀禮鄉飲酒工歌之詩

東萊記曰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紫陽方氏曰鄉飲酒用詩十七而六亡詩皆在其內孔氏謂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劄始倒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有是詩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東萊謂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聘於晉合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與笙相和而歌乎朱文公謂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六節而亡之四謂今琴譜勾剔打摘吟揉等合為一字而一字數聲乃有聲而無詩者也近人長篇古樂府不必皆可歌有詩而不用於聲者也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赤壁賦世人以為歌甦之而後可也六詩亡矣而有聲則猶有笙也今古之鄉飲禮不備矣其笙之聲亦不可得聞矣

鄉射禮六詩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之詩

紫陽方氏曰燕禮之工歌笙與鄉飲酒禮用十七詩先後歌選數目次序並同但易其文兩處乃合樂易曰乃歌鄉樂后云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夫所謂正歌備者未有無算爵無算樂無算樂三字未考為何聲何器當檢儀禮疏考之續書

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

紫陽方氏曰儀禮大射禮第八諸侯射禮也天子大射禮大夫大射禮亡公升即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狩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奏此以送賓其著宣王貴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乃歌鹿鳴三終注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古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諮事○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賓醉降奏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鍾鼓奏之其歌今亡○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如此則陔夏之陔誤為肆也

附論九夏三夏肆夏陔夏采齊漢行禮大學出鼓陔王昭禹環拜之說

紫陽方氏曰因攷鹿鳴以下燕樂歌詩遂及大射禮鹿鳴三終新宮三終內有肆夏與陔之說則不容不檢周禮樂師之肆夏采齊鍾師之九夏以書於此稍變注疏之文從俗然則讀書之

豈可知也詩一日十行之速而無詳玩細閱之功可乎樂師從
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
廷之儀肆及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
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
爲節康成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
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復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
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
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及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
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
大師於是奏樂薺或作茨除私反康成之釋多於司農以下文
有車亦如之環拜以鼓鍾爲節也然不釋環拜二字〇今攷王

昭禹有解曰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先趨而後行者以外
而入內也此先行而後趨者從內而出外也行趨以肆夏采薺
此王接賓之儀環拜以鍾鼓爲節此又賓拜之儀也環拜謂列
而拜者非一也有大禮則必有大樂以和之環拜者禮之大也
鍾鼓者樂之大也回向有王安石三經字說又已棄之王氏然
周禮訂義往令無之正義張仙賓[illegible]偕去耳如此攷而鍾師九
夏附焉

附鍾師九夏

鍾師掌金奏注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九樂事以鍾
鼓奏九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

歌也王出入奏王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昭夏牲出入奏昭夏
納夏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納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章夏
臣有功奏章夏齊夏夫人祭奏齊夏側皆反又作齊族夏族
人侍燕奏族夏祴夏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酒醉
前大射燕射賓醉將出奏云奏南陔勸之使不失禮
驁夏公出入奏驁夏王昭禹曰諸侯射於四郊自外而入所奏
也國語曰金奏肆夏及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
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
執競也渠思文也

叔孫穆子不拜三夏文王大明緜拜鹿鳴之三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

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
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
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
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
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〇紫陽方氏曰叔孫豹魯三桓公
子叔牙之後也叔牙子公孫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
生叔孫宣伯僑如僑如弟叔孫穆叔豹三拜鹿鳴之三在襄四
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
問之下文大同小異杜預注[illegible]夏[illegible]一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illegible]
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同
疏杜預一名樊一名遏一名渠之說同周禮注周禮注肆遂也
夏大也言遂於大位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
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
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
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四致此畧知九詩之
義叔孫可謂善言詩矣文字注疏不同當兩存之文王之三附
書〇正大雅之始文王之什七章章八句序曰文王受命作周
也一章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呂氏春
秋以為此詩周公所作也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工歌此五詩六句於叔孫豹何預焉大明八章四
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言大
任有身生此文王纘女維莘篤生武王牧野之師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亦非叔孫豹之事緜九章章六句序曰文王之興本
由天生也八章備言太王承古公亶父之業遷岐作周營造之
事末章至文王而虞芮質厥成所謂[illegible][illegible]不之紂而之文王武
王所以有天下歌之以施於叔孫豹矣夫三夏之詩晉悼公之
有司何其謬也豹惟拜鹿鳴四牡皇華讀而味之知魯有君子
晉霸徒強而已未有知道之士也然周以來兩君相見歌文王
之三亦人侈

大射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節、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
奏采蘋士奏采蘩〇鄭玄注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
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
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
侯以時會為節大夫以循法度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
說樂正奏貍首以射貍首〇射義注騶虞采蘩采蘋今詩篇名
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壹發五豝喻得
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
處御于君所樂循法度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
以采蘋樂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〇嚴陵方氏曰鄭注貍首逸今射義故詩曰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
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謂諸侯以射之樂節必不止此八句
故曰貍首逸射義貍首力之反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不來二
字難曉不知樂正奏貍首以射貍首二字好似乎畫貍首為的
也第射侯中無此物正義禮鄉射歌騶虞采蘋采蘩皆五終鄭注
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

南有嘉魚燕饗、

嚴陵方氏曰鹿鳴之什十篇南陔之什十篇鄉飲酒禮燕禮工

歌笙次序同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亡三篇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亡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亡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亡合樂則以周南召南六詩今南有嘉魚在南陔之什第
五篇前鹿鳴之什內七篇各有所用不入於後人飲燕之歌乃
文王武王以來人君自以燕賓之歌也內天保一篇群下報上
之歌也此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
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說者以謂此成王時詩也首章南有嘉
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次章易汕汕而押衎韻
兩章一意言之不足故申言之興也魚多猶得賢者之多亦近
乎比也君子成王也有酒以樂嘉賓則與賢者共之也共者何
共太平之樂也三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樛居虬切纍力追切

樛木與君共瓠與賢者上下相纏繞亦與賢者共之意也四章
翩翩者鵻與賢者之來也朱文公謂烝然來思式燕又思上思
字是助語下思字是必思上與來字押韻比非所急通論燕歌
之詩見此為第十五篇成王燕其臣而周公作詩以歌其樂與
賢之心也此樂章人主之所用也而儀禮飲燕取以為歌

崇丘亡

紫陽方氏曰笙崇丘亡已見前

南山有臺燕歌

紫陽方氏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凡三十句一意序曰得賢
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基萊桑楊杞李栲杻(音考)(音女)枸楰(音矩)
(音臾)十物興也每章之末不祝其壽而美其德君子者皆指成王

周公作此詩當是膳夫獻君之樂而鄉飲酒燕禮取以為歌

由儀亡

紫陽方氏曰笙由儀亡前已見六笙詩皆亡或謂有聲無詩而
笙有其曲似亦可取

蓼蕭澤及四海

紫陽方氏曰蓼蕭四章章六句序曰澤及四海也蓼音六以長
大之蕭蒿受天之露興也臣得君之恩意也既見君子四歌之
諸侯來朝而成王燕之之歌也周公作此詩我心寫兮指此詩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

紫陽方氏曰太平之秘諸侯來朝周禮有三饗三食之說則樂
章不一湛露四章章四句序曰天子燕諸侯也他無一語易曉

之至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露必至
見日而乾天子燕來朝之諸侯不至於夜醉不出乃無弃爵也
毛氏以為燕宗子族人之禮天子燕諸侯禮亡此歌以詩而有
孔氏引諸侯燕禮庶子執燭甸人執大燭則恐天子待異姓諸
侯亦然諸父諸舅同時與宴何不夜之有以此二十篇燕樂歌
章亡其六十四篇次第玩味文武成康太平之天下周公制禮
作樂之盛想像羨慕心喜神悅奏之酷至於盡掃禮樂漢之興
一叔孫通因陋就簡可痛矣乱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紫陽方氏曰彤弓之什十篇其前二篇彤弓菁菁者莪通前鹿
鳴之什南陔之什二十二篇為正小雅皆文武成王時宴歌之

樂周公之所作也自六月以下至無羊十四篇爲宣王之變小
雅自節南山何草不黄爲幽王之變小雅今且攷彤弓菁莪二
篇彤弓三章章六句言不多而意有餘序曰天子錫有功諸
侯也諸先儒之說不可不攷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於是錫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謂諸
侯有四夷之功王錫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
云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范氏曰諸侯不可無長爲之方
伯連率以維之其有功則錫之弓矢使專征伐此王室之所以
尊不然則強凌弱大併小而莫能制故曰彤弓廢則征伐缺矣
李氏曰周室東遷彤弓之錫惟及晋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
可知矣同按尚書文侯之命第三十平王賜晋文侯秬鬯圭瓚
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毛
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洛邑晋文侯送迎安定之故錫
命馬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
習射傳示子孫左傳僖二十八年晋文公重耳城濮之勝作王
宮於踐土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傳注以周平王享晋侯饗之禮
享晋侯王享醴命晋侯宥注既饗之又命晋侯助之束帛又策
命爲侯伯仇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書春秋傳所見二人而已吕東萊
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得專也與後世强臣跋扈即
行者異矣彤弓詔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後二章載之櫜之喜之好之右之醻之后之詩二章
三章中言之無別意東萊記於受言藏之謂如說命衣裳在笥
之意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爲
己私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受賞非
出於利誘則近於事勢至於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
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於有印刓而不忍與者則
與一朝饗之者異矣說詩太巧亦許太深二人見獻弓馬得不
藏功臣合賞心焉不誠一朝饗之本何名者此乃天子饗有功
之諸侯樂歌天子饗禮燕禮食禮俱亡有此樂意猶可知

詩菁莪長育人材

紫陽方氏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
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序語良是六月詩序下說小雅燕樂
二十二詩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則殊不然菁菁者莪在彼
中阿中沚中陵皆興也莪謂蘿蒿今潮水不到處舒州江洲諸
閒春生莪蒿可食甚美菁菁其盛在阿在沚在陵興也人主能
長育人材也說者以爲天子行禮學校燕飲之歌鄭康成朱文
公皆以爲養士既見君子四言之學校之士喜見天子之至也
樂且有儀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皆指士類喜樂
之心而求之深者揭樂且有儀一句爲天子之樂之儀又於儀
字上生出禮字敬字皆好高之論君子能長育人材必有其道
不當以儀之一字創爲禮儀之說且四句一體樂且有儀謂士
類樂而有所儀法儀刑有威儀有禮儀何不可何必歸之於人

君之身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與此句同意錫我百朋士類樂錫予之厚祿養之富亦四句一意㘞欲改曰菁菁者莪廢則無人材矣豈不痛快第因樂且有儀之儀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其意如此乃謂此詩一廢天子無禮儀也不通先儒曲說人君必以禮敎長育人材迂矣

變小雅十四篇自六月始就攷正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紫陽方氏曰於宣王伐北之篇歷序小雅燕樂二十二篇之義然語多有疵間有不得詩之意而妄下三字者如菁菁者莪樂且有儀止是學校士人喜見成王之來心樂而體莊或指此為人主樂而有禮敬為之主足以長育人材殊不知下文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一意也獨摘此一句歸於人主之身非也其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於十六句詩中專摘一儀字此詩此意廢則無禮儀指人主乎指士類乎故曰語多有疵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能行此詩之事之意而至於天下太平因循廢弛至於厲王則二十二詩之意廢矣故於宣王北伐釋此義以謂宣王中興後世北伐南征再修此詩既廢而後見文武成王周公之盛也然文武成王治天下尚有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十篇文武之大雅也自生民及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大雅也凡正大雅十八篇此在周家致治之大根本也豈止於小雅乎

古今攷卷之三十三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四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珍用八物　禮記八珍

鄭註珍謂淳熬淳毋淳之純反毋莫胡反炮豚䍧擣珍漬熬肝膋也○禮記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煎沃煎成之以為名○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毋亦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炮取豚若將當作䍧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謹本作墐音斤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

以為酏以付豚皽章善反糔息酒反溲所九反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作䍧䍧牡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皮肉之上魄膜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瀡髓之瀡同薌脯謂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惟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内醯醢可食也○紫陽方氏曰淳熬淳毋炮豚炮䍧八珍之四其厚於味如此淳熬淳毋一則煎稻飯一則煎黍飯皆醯醢肉醬也單稱醬亦可兼醢彭越肉醬也漢蒟醬今人海味稱魚子醬蛤蜊醬蟹醬皆鹽以成之單稱醬則麥豆和麪蒸煮和盦成醬黄調水下鹽曝

以赫日凡羮味煎熬無不用之古或以醯醢並言則今之醋與醬歟但古醢乃肉汁為之曲禮醯醬處内亦以醋醬並言淳熬淳毋既煎皆沃以膏猶今之米食以醬以膏煎飫熱飯猶易也炮豚炮羊實棗其腹編萑塗墐既熟擘去皮膜實之棗小鼎實之鑊湯或全或析三日三夜而後和以今之醋醬而後食之不亦勞乎不過棗肉與猪肉羊肉相入先炮後煮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音每注脄脊側肉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歟腱其言其偃二反筋之大者○紫陽方氏八珍之五曰擣珍以牛羊麋鹿麕脊側肉捶以柔之此乃今杭人巴鮓鋪所謂紅羊巴也今但用猪脊膂肉柔

醢而風之曬乾為上呂兩府判閣時為回言買諸杭以猪臟最而煮之彌潤且佳凡今巴鋪有鹿脯牽巴脯鹿條及此紅羊也削而生食謂之削脯椵而䉂之謂之捶脯繇脯此云牛羊麋鹿麕之脊側肉却似易辦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膋腸間脂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膋音遼蓼音幪酏讀為餰之然反臆音億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𩞯矣

此周禮酏食也餈與餈同又音贊〇紫陽方氏曰以新殺牛肉
薄切漬諸美酒朝而食之今旋鮓蓋鮓取牛肉為之此一珍不
雜牛羊麋鹿麕之肉屑以薑桂或濡或乾而食之或今之肉旋
鮓笄條巴皂角脡影戲巴椒醋炙巴以牛羊麋鹿麕肉為之何
不可狗膏犪肝燒食今北人羊脂裹脂燒而割亦佳稻果狼臅
膏恐別是一物鄭注周禮酏食上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鄭注此周禮糝食附攷
在後其醢人羞豆之實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

紫陽方氏曰周禮膳夫八珍引禮記內則書其物八珍中多糝
食酏食今却以周禮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補之不取鄭司
農說康成謂酏餰也之然友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
臅膏以與稻米為酏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
稻米二肉一糝周禮注有兩糝字今去一合以為餌煎之此醢人朝事饋食
加豆羞豆肆豆之末一豆也附此

醬用百有二十甕　醢人醢人各六十甕四豆之實

紫陽方氏曰注醬謂醯醢也如此則醬乃醯醢之總名歟今之
世醬曰是醬醢自是醋醢以肉汁鹽料或魚或肉或骨海物以
物釀之不常有周人之制雖以搖通存其名數以考其古耳注
又謂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
人共薺菹醢物六十甕齊醢人掌四豆之實注醢肉汁也〇朝
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注昌本昌蒲
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
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
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茆
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茅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
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田
謂韭昌蒲菁茆蔬茹也醓醢鹿麋肉醬也以一物配一物取其氣
味相成鄭康成謂其狀未聞則田亦無所容其攷矣竊謂朝事
八物八豆也饋食八物八豆也加豆八物八豆也羞豆二物則
二豆乎計此二十六物合用二十六豆乃豆實也王舉則共醢
六十甕以五齊註作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今紐算此乃二十二
物合酏食糝食為二十四欠二豆之實豆之外又以此等物為
六十甕并醢人為百二十甕宗廟祭祀用之燕饗賓客用之王
日一舉用之王之所食不止於食前方丈也〇饋食之豆葵菹
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注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
司農云脾析牛百葉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
或曰脅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田謂蠃當如今螺周豐鎬
之地所生豈必皆甲於天下必取諸九州四海如海邦螺之類
不一何必曰螔蝓乃今之蝸牛莊子所謂左右角觸蠻氏者其
可以為醢醬乎今兩浙螺大小幾百種以為醢可勝算此入物
不拘以魚對肉魚則周之涇渭灃滻大陵潭黃河上流當有之
不減東南荊揚州也〇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
醢筍菹魚醢田謂此四醢易曉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

六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落水中魚衣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箈箭萌筍竹萌芹音勤說文作菦音謹箈音治又徒來反音以メ之二切不可用芹同嘗食之生授用酸醋菹亦可口深蒲蒲蒻之說得非今之吳中若茭草蕩者乎岑參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菰者今茭菰也有大有小小一間茂下結菰子而或者以今茭白為菰背杜詩波飄菰米又今秋菰各一物菖蒲不能成頃畝有絶細者大者今端午用之菰蒲深處皆茭草蕩則蒲蒻之謂乎今人以海上草織蒲席者為帆曰蒲帆為鞋曰蒲鞋席曰蒲席則蒲蒻之說惡落當是今水中苔浙人食苔脯不一類鄭司農云水中魚衣妙康成謂箭萌則苔箭竹之笋筍笋今通用箭竹萌三字奇康成謂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齊子西反非酒正之五齊七醢醯蠃蠯蚳魚兎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𦵔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𦵔而不切麇為辟雞兎為宛脾皆𦵔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〇蓋豆之實酏食糝食前已見〇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其

說畧

朝事饋食加羞之說 籩人四籩之實 司尊彝朝踐朝獻再獻饋獻

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康成以司尊彝之職祭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〇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

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〇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〇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羞之也〇嚴陵方氏曰此籩人肆籩所注也鄭司農朝事之說人子朝事其親之禮也康成謂之宗廟薦血腥之事其詳見司尊彝注今具于后〇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朝踐謂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變朝獻為朝踐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〇考之朝事朝踐朝獻一也雖薦血腥有燔膟膋肝之事尸食此也饋食薦熟又再燔之故有焫蕭合黍稷之說羞籩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羞尸也侑尸者必主人也主婦也宰夫以房中之羞羞之鄭以此解羞籩之實所羞者糗餌粉餈也朝事麷蕡也麷音逢字從麥故知為麷麥蕡符文反麻也子夏喪服傳曰苴麻之有蕡者同見今藥鋪有之

曰麻仁熬稟有麻仁圖白熬稻也黑熬黍也爾雅有黑秬黍
以黑為黍因以白為稻形鹽築鹽為虎形也春秋傳曰鹽虎形
李秀嵓謂師中之說近是康成以為鹽之似虎者殆非也回謂
推散鹽於器似不雅故飾為虎形周公作此禮必有所本否則
兒戲耳今釋奠有此虎形鹽膴火吳反牒魚為大臠也牒葉涉
反或曰豕肉也鮑乾魚也或曰魚包也鱐所求反乾魚之折者
也以上凡八物凡八籩○饋食棗也㮚也桃也乾䕩也䕩音老
梅乾也榛實也凡五物鄭氏又曰有桃諸梅諸內則之文也○
賈氏曰桃梅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通為八物八籩
加籩蔆芡脯臬脯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蔆古稱芰今蔆角
芡今雞頭臬古栗字鄭康成謂栗與饋食同鄭師中謂栗脯當
作脯修雜饋食之羞脯脩切者肉修搯之而施薑桂者搯之
蕖反○羞籩糗餌粉餈糗稻而合蒸之粉餈粉稻而為乾餅李
秀嵓從康成不從師仲糗熬大豆與米粉豆屑亦不從此四物
乎兩物乎亦入籩四籩乎豆法當各三十二豆三十二籩

六尊六彝舟罍之數

鄭司農之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
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
之恥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
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彝者尊者
也或曰著尊者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壺者以壺為尊春
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
蜼讀為虺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
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尊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
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
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蜼禺屬卬鼻
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紫陽方氏曰此春官
之屬也回著論天官二十四官王曰膳飲祭祀賓客牲牢鼎俎
豆籩之事及於朝事饋食加籩豆羞籩豆之數則不容不書六
尊六彝舟罍之所以然云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右與王同庖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
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正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
實亦九俎正義曰言王日一舉者謂一日一太牢鼎十有二者
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揔
而言之即十二云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紫陽方
氏曰正鼎九陪鼎三其曰牢鼎之實其馬牛羊豕犬雞王之膳
用六牲六鼎乎魚不入鼎入庶羞腊一鼎乎馬牛羊腸胃一鼎
乎祭肺爰於何處用何鼎鑊以為鑊亨爨之而後升於鼎由鼎
升之俎此九鼎而九俎也膷臐膮牛羊豕之臛不升俎者陪鼎
三者此物也升之豆在庶羞之列○論王膳多言太牢牛也

不言殺馬何也一日三食言日一舉者指朔六牲而言也言王不言后者知后與王同庖也

王齊日三舉三太牢朔食兩太牢

王齊日三舉釋曰齊謂散齊致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按王藻曰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然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為首牛羊豕次之今但言一舉為一太牢三舉為三太牢或兩太牢並不言馬何也豈馬亦太牢乎王齊日三太牢加盛饌也近世齋輙不食肉用僧徒之說蔬茹終日豈禮乎

不舉有二如後世避殿減膳徹樂

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然陽方氏曰不舉之說有二不殺牲一也不聽樂二也王膳用六牲以樂侑食盛其饌而備其耆王齊則不侑食以樂而加牢舉如凶年之類則不殺牲如刑人之類則不聽樂如後世人主下詔避殿減膳徹樂也

王以樂侑食

正義以樂侑食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按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玄此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當有舉食之樂可知按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然陽方氏曰然不知王食之侑果何樂也

玉藻周禮牢食之異

趙商問康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答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然陽方氏曰正義中有趙商與康成問答此其一也禮記出於漢儒王制尤多外剩不但玉藻也明堂位之誇魯謂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然魯弒三君士有誄始莊公婦人髽而弔始臺駘豈不誣哉周禮亦何可盡信出於劉歆之手五帝之說因秦西畤始於漢高祖曰待我而五故漢人必祀五帝尚書注上帝偽為孔安國傳書亦同五帝皆漢俗儒泥於目之所見也可疑者不一可盡信乎月令五帝呂不韋之書附會世俗偽孔安國書傳朱文公謂魏晉間人所為吾輩讀書當具法眼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註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每物皆嘗之正義曰王藻曰火孰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之不得也故膳夫品物皆嘗之王乃食○然陽方氏曰曲禮有云殽之序徧祭之膳夫授王以所當祭之物天子至尊也不可廢祭而使之自取刌肺刌脊於俎不可也故膳夫授之天子至尊也養之不可不慎也品嘗其食王乃食不但謂火齊

之不得也許世子止不嘗藥書弑與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所防微矣

日中夕食奉餘膳祭牢肉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者牢祭肉○紫陽方氏曰日中而餕即朝之餘食也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為三時食天子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庶羞百三十品分為一日三時之食與后同庖釋禮者謂燕食者日中食與夕食是也祭牢肉以明日中食夕食但祭牢肉而他𣪘不徧祭也曰牢肉者三時所食皆肉也下文王稍事設薦脯醢先鄭意謂朝食日中食之後間食則薦脯醢後鄭不然玉藻諸侯禮云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曰以此一事旁證之天子夕食祭牢肉與諸侯同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紫陽方氏曰正蒙非先鄭是後鄭今攷王昭禹解曰謂之稍事則禮事之略者鄭氏謂小事而飲酒是也故膳夫設薦脯醢而已猶人醢人之物回以為工一日三時食或遇小事飲酒則不必備牲凡可以薦酒者隨宜而已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紫陽方氏曰王昭禹解謂王之於群臣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恩惠以謂惟燕禮王以膳夫為獻主為饗饗於廟燕於寢禮固不同天子諸侯皆君無親酌其臣之禮侯伯來朝有三享三燕三食老饗則不以膳夫為獻主可乎饗禮非必饗諸侯如饗庶子饗耆老孫子皆可饗也豈可屈天子親酌以饗之則恐饗禮亦以膳夫為獻主也天子饗燕食禮但亡然小雅正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菁莪天子與功臣諸侯卿大夫士學校故舊朋友燕饗之樂章具在固當次序之就發明各詩之義附諸此卷之後拘於饗禮不設膳夫為獻主恐不可也

禮酒燕飲酒之異

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紫陽方氏曰鄭注禮酒王所致酒也共燕飲酒但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無禮酒飲酒之異王昭禹解始謂禮酒謂致饗於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燕飲則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亦當防其過焉故共其多寡之計回謂與說恐未然姑存之饗士庶子耆老孫子亦曰享豈可謂之禮酒王燕群臣而酒正計多寡與王后飲酒不會違矣

古諸侯無饗君之禮春秋鄭伯饗周惠王

禮記郊特牲正義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則饗君下世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紫陽方氏曰魯莊公十七年周惠王即位春秋之第五王也武王至幽王十二王而平王東遷桓王僖王莊王而惠王

晉莊二十二年王子頹之難鄭伯與虢叔納王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又以后之鞶鑑與之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惡於王矣鄭伯者鄭厲公突也突立二年而出奔為鄭昭公忽所逐昭公立二年又子亹立二年子儀立十四年突在外十七年再入為君又七年卒其卒之年即饗王之年也厲公突雖有功於惠王非賢君也輒廢古禮而饗王自厲公始惠王雖能克王子頹而欲立子帶非明君也故屈已受諸侯之享自周惠王始非賴齊桓公立其子襄王周室不知所為矣

附論天子下堂不下堂

正義釋天子無客禮按覲禮天子負扆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注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紫陽方氏曰覲禮亦下堂而迎諸侯自周夷王始周禮齊僕有朝宗下堂以車迎送之節正義有或然之疑則周禮之不可信者多矣

饗禮亡孔氏約大射燕禮解大宗伯饗燕攝王祼賓客

禮記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孔氏曰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禮燕禮解奏樂及樂闋之節鄭注賓入大門謂朝聘之禮行朝聘既畢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賓飲作樂卒爵則樂止諸侯稱公稱主君飲則作卒爵則樂止宰夫之為主人者受酢而飲則樂不作無作則無止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也回改孔文若其享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此禮之美也○紫陽方氏曰回疑天子饗來朝諸侯亦必有待之酌酒以獻賓者如諸侯燕賓禮宰夫為主人天子則膳夫為主人今孔氏論享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乃諸侯饗異國卿之禮推而上之天子必享來朝者果不敢主人乎李心傳三禮辨謂燕飲酒則膳夫為主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大宗伯職回以大宗伯職考之以賓禮親邦國之下正文與注中並無王自為饗主之文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四禮皆用酒無主自為饗主之文讀至大賓客攝而載果康成注曰載為也果祼也讀為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主也鄭師仲司農云王不親為主回謂大賓客王饗之也燕之也今此文不言膳夫為主人康成乃謂大宗伯代王祼賓客以鬯又曰君無酌臣之禮又曰攝酌獻師仲又曰王不親為主則不知李心傳所謂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大宗伯者果何所據乎有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之文李心傳所謂檢索不見此語孔氏所

謂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亦不知何所據也

饗燕食酒主人之疑

嚴陵方氏曰饗禮酒不敢飲未見誰為主人周禮有大宗伯攝祼燕禮酒成禮而爵無算王膳夫為主侯宰夫為主食禮設酒于觶不飲不設主人鄭氏以禮酒為饗燕之酒王光遠王介甫皆以為禮酒饗也飲酒燕也李心傳引春秋傳曰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心傳謂由是言之饗燕皆謂之禮不得分而為二矣回疑文王時未有天下鹿鳴以下二十二詩有文王燕饗之詩有武王成王饗燕之詩文王為西伯可以享來朝之虞芮及諸侯與諸侯之卿矣不然則用燕禮而已王燕禮用膳夫為主人周公之制也文王未為王也則無此禮武王成王時始有

此禮乎彤弓錫有功諸侯曰一朝饗之此饗禮也異於燕祼不設主人而天子親酌之乎然君無酌臣之禮康成言之王不自為主師付言之大宗伯大賓客攝祼周禮書之同豐饗燕恐不甚相遠饗於廟燕於寢燕有膳夫之主人則饗亦當有之大宗伯之攝祼非乎諸侯饗列國之卿如晉侯享叔孫穆叔歌肆夏繁遏渠不拜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始三拜此饗禮也必不出三獻而成禮也有主君有賓有介必有三人昭六年季武子晉人饗之辭五獻而三獻昭元年鄭人饗趙孟五獻所謂五獻者豈可晉君一一親酌乎天子饗侯伯九獻天子親酌酒至九不亦勞乎饗燕一也膳夫為主人恐亦一也大宗伯攝祼推之則大宗伯亦可代酌獻也天子有饗士庶子之禮有饗祇

于耆老之禮必有主人湛露之燕蓼蕭之燕鹿鳴之燕伐木之燕皆有主人則彤弓之享必亦有主人何不敢曲狥先儒之陋說也

古今攷卷之三十四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五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骨體之數○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　骨折曰殽脀

禘郊之事有全脀　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士喪禮有豚解虞亦用豚解體解○天子諸侯正祭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二獻不薦神尸兩髀不升主人主婦俎○臑不升喪祭之俎

陳祥道禮書周禮王之牲事家宰大夫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

外饔割亨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脀正其牲體○前體骨二肩臂臑也 臑音儒奴到反肩脚音十處韻不收 後脛骨三肫 音純亦作膞胳亦作骼殼也 既夕明衣裳長及骹音 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 特牲以牲 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臑也 亦肫之四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骹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為九二骹正祭不獻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喪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骹而為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 音 脊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脊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為已至虞然後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熟其俎謂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陳祥道不解殽脀以豚解為全脀可疑○士喪禮豚四解士喪禮未葬五奠○小斂之奠陳一鼎大斂陳三鼎豚合升○月朔奠如大斂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豚解體解陳祥道所以可疑鄭康成亦不解殽脀○

禮疏亦不解殽脀

儀禮士喪禮第十二陳一鼎于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鄭康成註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又下

文奉尸侇于堂入奠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植入升棺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康成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合升四鬄亦相互耳○正義曰此為小斂奠陳之鼎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者凡牲體之法有二一者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鬄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髀為四段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也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故云喪事略是禘郊大祭雖居喪亦先有豚解後為體解是以禮運云腥其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國語亦云禘郊之事

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俎一作親戚燕飲則有殽脀者若然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體解豚解禮運所云者是也此經云四鬄并兩胉脊與脅總為七體若豚解皆然也○紫陽方氏曰儀禮疏解國語全脀云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豚解體解如此則陳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脀可疑也士喪禮有饌奠脯醢醴酒小歛一鼎豚大歛三鼎豚魚腊朔月奠三鼎如大歛士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謂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士喪禮未葬有五奠既夕禮則喪禮下有葬禮也殽脀二字鄭康成賈公彥陳祥道並不解

特牲饋食骨體之數尸俎九體有併骨二為十一○魚十有五之說祝俎三體加可併者二○阼俎主人俎五體併二○主婦俎瞉折餘如主人○佐食俎三體賓骼不可曉○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注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宗人視牲告充正作豕○夙興視側殺視牲明日之牲鼎魚鼎腊鼎○肵俎心舌之俎○肵敬也所以敬尸○挼祭尸取菹擩于醢○尸祭黍稷肺以祭肺○啐酒告旨○尸祭鉶告旨鉶內有菜者之○尸振祭舉肺脊之○乃食食舉食謂骨體食肺脊○主人羞肵俎○尸三飯者三○按特牲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一骨短脅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奇膚三離肺一刌肺

肺一注離肺猶挃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刌肺為尸主人主婦祭魚十有五注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膚一離肺一○阼俎主人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注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主婦俎瞉折其餘如阼俎注瞉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臑㱔大夫○佐食俎瞉折脊脅膚一離肺一注三體卑者從正○賓骼注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為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注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注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肴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私臣自己所辟除者○賈公彥正義曰長兄弟及宗人折注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衆賓及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注又略又略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略此又不言折而言殽脀言此所折骨值有宗體即破之可也○紫陽方氏曰牛羊豕皆有二十一體尚有所併與臑不在數據所云長兄弟及宗人折康成不明言所折之骨體為何物乃二十四體之餘乎其於殽脀則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如此則與前之

名折者皆解體二十四好物之外零殘骨肉一人得帶皮一骨
以食也使骸骨果如此則上會所問之殽脊乃周定王以饗之
者果如此溥斗陳祥道謂肩臂臑膊胳之骨不可以折所折者
脊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脅則先短脅以屈而紓之故也回謂
如此則脊骨三脅骨三皆可折而屈之一骨折為二骨而不殊
故尸俎有併骨二祝阼主婦俎皆有併骨二其實皆一骨折二
故尸俎以九體得十一之名祝俎以三體得五之名阼主婦俎
以五體得七之名然則一豕之微有二十四體有心有舌以為
折俎有離肺以為舉肺有刌肺以為祭肺又有祭之之脊不在
正脊脡脊橫脊之數牛羊剝皮無膚而豕與腸用其腸胃豕不
剝皮豢腴君子不食故去其腸胃而以其皮爲膚以尸體九祝

三主人主婦五為十佐食二賓一組算其數合用二十八塊段
如物升俎併解臑計二十四物自少四物不可以充俎實也所
謂折所謂殽骨破折餘體又算有幾多骨體也耶
主婦俎觳折康成注觳折是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
臑髀大夫公彥釋曰案既夕禮記云明衣裳長及觳鄭注云觳
足跗也是後足也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者少牢主婦用左臑
此士妻碑之不用左臑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太果鶴山先生
曰鄭億度耳○紫陽方氏曰細觀之阼俎主人之俎也臂也正
脊二骨也橫脊也長脅二骨也短脊也此五而七也又膚一也
離肺一也忽於主婦俎添二字曰觳折下文曰其餘如阼俎謂
此一物曰觳之折者以對主人俎之臂而曰其餘如阼俎則

二脊以至離肺如主人可讀也如鄭注則難解下文佐食俎曰
觳折脊脅為三體則何必於主婦中特觳折二字乎賓骼一段
難解不可曉

李秀喆計特牲飲數 二爵一角 二觚一散 四觶

李秀喆三禮辨曰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以韓詩外傳攷之則此十器共受二斗七升也今所設者左壺
耳尸東之尊有玄酒以校壺之量約之則容十斗也而一祭之間尸飲
七主人飲十主婦飲八賓與祝皆飲五長兄弟飲八佐食及衆
賓長皆飲四衆兄弟內兄弟衆賓衆賓宗人公有司私臣皆飲
二凡用爵者三十二衆賓衆兄弟皆以三人爲率公有司私臣以一人爲率內兄弟私臣皆以五人爲率
用觚者十三用觶者三十一用角者四用散者二不應受酒十

一斗七升然則實之皆不及半也主人飲十凡六爵二觚一觶
一角共受酒一斗七升即半實之猶為八升有奇而每飲言觶
爵則其實亦未必及半不然不容書也○紫陽方氏曰韓詩外
傳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梓人
曰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觚當作觶古字誤獻以一
升而酬以二升故曰一獻三酬酬酒不舉者賓之初受酬者也
如旅酬則無不飲矣三升之觶雖若多酒然古人升小於今人
之升也古禮書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觶
當在二升觚之下四升角之上散五升最酒多而卑賤者飲之
此李秀喆計算飲數如此然和注佐食洗散獻于尸之前有六
爵皆無算凡六爵無算者不可數計也散惟用之一次尸將譔

之秀嵒所算飲數其果然歟

李秀嵒算牲體之數　一牲三十二物

三禮辨曰尸俎右肩以下自今約之蓋一牲而折之為體者三十有二為殽脊者十有八而又有為羞為燔者肝既以為炙矣一肺而離之刌之為二十有九蓋古者人簡儉不以侈為禮耳○紫陽方氏曰王有上中下士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士則有寢有廟祭止於用一豕下士乎中士乎上士乎不知諸侯不命之士又何如乎以回計此一豕之體曰解體二十一之外有曰二脟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曰炙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曰肉今燒肉也并肺之舉離刌切則三十二也殽脊十有八容别細攷脟步禮反

偶計王膳用六牲之數

紫陽方氏曰王膳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為六鼎魚入庶羞不入鼎牛羊腸胃豕膚腊為三鼎而九鼎九俎陪鼎膷臐膮不與日一舉朔日二舉齋日三舉齋則三太牢也言太牢則少牢在其中矣一年三百六十日致齋三舉約一百日當享三百太牢除三百外有二百六十日為二百六十牢加十二朔又十二牢共計五百七十二牢祭祀賓客在外且曰千牢十年饗萬馬萬牛萬羊萬豕萬犬堯在位百年穆王饗國百年則饗馬牛羊豕犬各十萬牛乎諸禮經並不言馬如何食亦當有二十二體而無馬炙馬胾馬修脯馬腸胃之說其其於禮而實不牢乎韓魏公之課萬羊未足多也今日有大會以為五百千者間用馬牛亦

烹矣占人㕘大令人無之所以祭祀賓客不用犬

春秋左傳上會殽脊杜預注體薦半解其體○折俎體解節折謂宴食殽烝無文○士特牲九體大夫少牢十一體○諸侯天子俎體無文○體解節折升俎有殽烝

春秋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杜預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注饗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注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鄭玄詩箋凡非殽而食之曰殽切肉為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饗亦當有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食共食啖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上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二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五等諸侯總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親來則為之設饗又設燕也饗用體薦宴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饗仍用公之燕禮亦內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紫陽方氏曰此說以半體為饗

禮之體薦為房烝則陳祥道以體解二十一節為房脀非也此疏以體解折節為殽烝禮之折俎為殽烝則陳祥道不解殽烝其故何也祥道捨士會問殽烝不言指豚解體解為全脀決然不可也既曰全脀焉用解郊祭天禘祫祖宗用全體亦有豚解體解鄭玄所謂四鬄七體乃士喪禮之豚解同謂祭祀之全脀全體也饗禮之房脀體薦半體也殽烝之體解節折乃殽烝也故曰宴有折俎也鄭玄云四鬄七體正是喪祭用之引禮運以證曰腥其俎為豚解乃喪祭之豚解必非全脀別是一件禮物饗禮之所謂房脀所謂體薦乃半體之薦不可以體解二十一物為說其體解二十一物乃折俎也乃殽脀也如此而後說可通康成解特牲折字為殽脀皆非不可據而陳祥道誤以豚解為

全脀於禮傳並無所據

陳祥道全脀自為二說

紫陽方氏曰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脀王郊祭天禘祫宗廟用豚解七體而已乎有牛有羊有豕而郊壇有全脀之犢祥道禮書第八十八卷論圜丘之祭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全脀注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脀如此則角繭之犢全乎解乎全脀非豚解明矣

國語說全脀房脀殽脀○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

孔穎達正義論全脀房脀殽脀謂國語說此尤詳引其文附此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宴饗則有殽脀皆作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脀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脀王公立飫猶饗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脀傳言體薦則房烝也親戚宴饗則宴饗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略而文備是殽烝故注皆取彼解之○紫陽方氏曰穎達此疏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為折俎為殽烝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烝而不解殽烝乎其誤也根於康成

魯頌籩豆大房證全脀

紫陽方氏曰偶憶魯頌閟宮有曰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按呂東萊讀詩記見所記以大房為全脀謹書諸此○呂東萊記毛曰毛炰豚也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國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燕饗則有殽脀如疏文次全脀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脀是半體可知

古今攷卷之三十五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六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特牲士禮主人俎曰胙俎○有司徹大夫禮有胙俎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紫陽方氏曰胙俎謂祭祀賓客天子之俎也今融會注疏簡其辭祭宗廟有胙俎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所以鄭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此祭祀之胙俎也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亦膳夫親徹此賓客之胙俎也○特牲饋食士禮少牢饋食大夫禮有司徹有胙俎主人之俎也別見所徹數內

天子賓客禮食與公食大夫不同公食大夫君前無食

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此天子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紫陽方氏曰公食大夫禮食他國來聘之大夫也七鼎七俎無尊設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六豆黍稷六簋牛豕羊魚腊腸胃膚鹽醯菹醢大羹湆鉶者皆具賓升祭告備賓又祭公揖退于廂賓三飯三飲賓出則三牲六俎歸于賓館此所謂公食大夫君前無食也主食不主飲所以不設主人無　酬酢之禮不用樂

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正義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紫陽方氏曰古人重祭之胙肉春秋僖九年王賜齊桓公胙孔子燔肉不至行其重如此今之學者於釋奠禮畢觀初獻官飲福受胙惟此禮近古明日諸生分胙肉各得一臠又鄉里祭社各分肉以歸亦古胙肉也古天子之臣祭於宗廟而歸胙於君六牲之一毛也宰夫受之以膳王古人質朴或然也後世天子郊廟不講此禮第賞賜金帛以萬億計則太過雖大臣祭其先僅從俗禮家人之饌無殺牲之獻則未嘗有以肉進君之事也

新為臣之摯受以給王膳

以摯見者亦如之疏謂卿大夫以下新任為臣者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亦如之者先鄭云亦受以給王膳也○紫陽方氏曰如此則王之所受羔鴈雉不亦夥乎天子一日之膳所殺衆矣六牲中不云羔鴈雉有犬雞羔小羊也以給王膳天子有九宮三夫人九嬪凡牲舉其大不言其細所用之處亦不勝其多後世廢此禮久矣

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　漢饗衛士

外饔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注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死事者之子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者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無有國老庶老○紫陽方氏曰孤子易曉也耆常讀耆老二字謂老者而已今正義謂為死事者之父祖乃知回讀書不審細者多矣漢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成死事侯即顏庚子之邑也漢武帝有羽林孤兒死事者之父祖養於有司而無饗禮周之後漢唐未有致也武王伐紂豈無死事之兵卒成王伐淮夷亦恐有死事者後來兵寢刑措四十餘年漸無之矣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無酌數

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云要以醉為度○紫陽方氏曰此文兩下饗字殆饗之時不同乎以醉為度無酌數王親饗之必亦以膳夫為主人必不如王昭富之說饗禮之禮酒盈而不敢飲也試嘗歌文王鹿鳴伐木之詩恐是時未有饗燕之分上恩逮下下情通上略君臣之勢而厚主賓之歡待孤子耆老與士庶子亦猶是耳與宗廟大饗又不同而周天子饗禮俱亡故學者多一偏之論

王膳飲凡二十四官

紫陽方氏曰王日一舉朔月二舉齋日三舉膳也饗燕小事飲酒漿也凡二十四官具于后

膳夫所掌前已備書○庖人掌共畜獸禽辨其名物膳羞好羞○內饔掌內之膳羞割烹煎和○外饔掌外祭祀割烹脯羞刑膴○烹人掌共鼎鑊饗烹煮○甸師掌耕耨入齍共蕭茅野果蓏○獸人掌罟田獸入腊人筋角皮毛○獻人掌獻梁辨魚鱻薨○鼈人掌取互物簎魚鼈龜蜃○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醫師掌聚毒藥共醫事○食醫掌和食飲膳羞醬珍齊和○疾醫掌萬民病有五氣等養病○瘍醫掌腫潰金折四瘍○獸醫掌療獸病○酒正掌辨五齊三酒四飲○酒人掌為酒役世婦不可曉○漿人掌共六飲○凌人掌氷膳食不可無氷○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醯人掌凡醯物○鹽人掌苦鹽散鹽形鹽○冪人掌共巾冪八尊六彝

紫陽方氏曰自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皆王后世子膳飲之事而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五官與其間何也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溫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注會成也稌稉也爾雅曰稌稻也苽雕胡也凡君子之食當放焉回謂此醫似非疾醫視病用藥之職醫師為五醫之長而食醫為其和齊必古讀有所傳疾醫瘍醫亦王左右之所不可少獸醫則相視王庖所烹宰之禽獸其有病者去之

如今死馬食者必病也貴人之家早起日以醫視脉則王之起
居不可一息無醫望色聽聲知其病之所在起居飲食相為用
此五醫所以在膳夫庖人酒人漿人之脩也膳夫為食官之長
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其任可謂重矣庖人有賈八人主市買知物價者
實不掌庖厨之事掌烹煮自有烹人內饔外饔烹人分任鑊鼎
之事甸師掌耕種耤田收索盛蕭茅果蓏喪事代王受青災若
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
耤田之神受灾青免後殃古何為有此制國家何用此事也同
姓有辠則死刑說者謂有議親之典必同姓絕服而犯死罪不
隱於市付甸師殺之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罄於甸人罄字

奇又冀共薪蒸其權重故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獻人掌甸獵腊
人掌乾肉腊膴胖四其名獻人掌魚梁為笱而不言網罟荆湖
多魚回從今呂公左丞向来經過復州界魚湖戶小船迎逆一
鳴榔攤網魚滿網矣數網滿船略取之縱其去數千魚戶利入
于州司甚博兩次夫江險址兵渡皆魚戶頭目因於鮭剥往為
鄉導也東吉元守復州州治前河道太守之魚也十二月網之
一日水落六尺之魚多出於水在河則鮮物厚六尺也多乎哉
鱉人又為一官籍互物有介甲者黿鱉蟹刀海蠘鰒鮎反含漿乃
蚌蛤之類貍物若鰍鱔之類凌人則膳飲所需不可缺冰鑑
曰甄也鑑音賈疏謂今之甕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
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

夷衾移尸曰夷于堂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
尺漆赤中凡高廣長深之字皆去聲俗多作平聲賈疏謂叔孫
通所作下文籩以竹為之形如豆容四升㕯徑尺柄尺亦云叔
孫通所作周之籩豆不可得知叔孫通以意為之故又曰叔孫
通制禮器漢書所無也李心傳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後世禮文放逸官失其方為君子者則亦當講求古制脩其禮
物以授有司蓋不容略也然則此正士之所留意也豆籩回謂
天子三十有二秀嵓謂三十六恐不然醢醢道蚕糒總名謂之
醬不止今之日臘之醬豆醬麥醬如醬醬醬大蛤書以蜃䗪可以為醬長五六蛤
蜊醬魚鮓醬皆是苦鹽李心傳謂之顆鹽西北有之回至草地
達人見患曾食而今教化平章往為奉御過回家見此物慎不

合摭藏御膳散鹽今淮浙閩廣鹽形鹽人為飴鹽謂飴鹽戎鹽
也秀嵓謂蜀水諸郡廣安大寧井鹽鹹而恬解池鹽回未識草
地鹽出阜積中西域鹽生竹木間未識冪尊疏布畫布王巾以
覉陳祥道畫為圖此二十四官大略也
膳夫為食官之長醫師為五醫之長〇庖人有賈八人甸師
之徒三百人〇喪事代王受青灾同姓有罪則死刑〇甸師
共薪蒸獻人梁笱不言網〇兩失江險皆魚戶復州多魚〇
米鑑音濫甄音縋漢大喪夷槃制度〇叔孫通制禮器漢籩
尺寸〇高廣長深皆去聲草地鹽
右十六事並見前段議論中此題目也他倣此
酒漿籩醢醢鹽冪奄女奚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於檢反女酒女奴曉酒者也女漿以下倣此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紫陽方氏曰近代無從坐沒入官為奴婢之法比方以兵擄則有之近代濠之不善者宦官進子宮無罪之人良人女犯姦三人以上理為雜戶斷脊杖送妓樂司收管是以州郡無行之弟子世世養女為侍官司筵席祗應穿髻紅大衣服冠佩送迎朔望隨衆唱喏

如男子今日遂無之

共祭祀之好羞鱯魚蟹胥鱯侮胥切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鱯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正義曰尋常所供並在內外饔今言好羞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好呼鱯反鶴山先生曰未必然

共喪紀之庶羞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喪事之祭謂虞祔也正義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禮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虞祔之祭乃有之

共賓客之禽獻禽獸對文散文○雌雄牝牡對文散文

四足而毛未孕曰禽

庖人共賓客之禽獻注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獸正義曰凡鳥獸未孕曰禽爾雅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是對文例若散文則通獸未孕時雖四足而曰禽是以名為禽獸其中亦有羔豚犢麛又云以禽作六摯禽中亦有羔謂若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是對文案詩云雄狐綏綏走亦曰雄尚書曰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並是散文通義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紫陽方氏曰禽獸皆可稱曰禽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謂禽獸之小者曰小禽也通稱也不但四足未孕曰禽也所以凡獻禽獸於賓客總曰禽獻

備品物為薦致滋味為羞○生肉為鮮乾肉為薨

庖人死生鮮薨之物薦羞之物注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

味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鮮謂生肉薨謂死肉○紫陽方氏曰后世子言膳羞故注特別言王之薦羞以所進不同

羔豚膳膏香腒鱐膳膏臊○犢麛膳膏腥鮮羽膳膏羶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腒乾雉鱐乾魚鱻鮮同魚也羽鴈也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

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

康成曰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

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鶴山先生曰此說未然○紫陽方氏曰內則此四句康成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禮記香作薌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康成之說古人於王獻之食春夏秋冬煎膏不同以休廢之味節王氣何其拘也此所以不可與食腎燕乾雉乾魚此二物於夏食之何謂肥蓋豚羔犢麛皆未孕四足之禽宜有益於人又何必節其氣鶴山以為未然是矣

附脾肺心肝腎五物祭五祀且論户行脾腎皆有主尸

脾腎五祀皆有主先祭主後迎尸月令孟春祀户祭先脾於廟

有主有尸用特牲席于奧設主于户內之西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祭肉脾一腎再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迎尸如宗廟之禮孟冬祀行祭先腎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祭尸

附論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名物數

膳夫食官之長詩仲允膳夫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膳上下中士府史胥徒不稱並○食飲膳羞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進物於尊者曰饋○食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稌稻也○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酏醇醬○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

亦為無盡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珍用八物淳熬淳毋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醬用百有二十甕醯醢人共醢六十甕醢人共醯六十甕○王日一舉朔日加一舉齋日三舉齋必變食殺牲盛饌曰舉后與王同庖后不特殺日食有三時日中而餕以樂侑食齋日不侑樂○鼎十有二物馬牛羊豕犬雞魚腊腸胃膚鮮膴膮牢鼎九物謂牢鼎實膚以上至馬也亦九俎陪鼎三膷臐膮無俎○授祭品嘗肺也脊也禮飲食必祭品嘗食每物皆嘗之卒食以樂徹于造作食之故庖火熟者先君子術火齊不得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災邦有大故大荒凶年大札疫癘日月晦食地震動寇戎刑殺不舉謂不殺牲亦謂不舉樂司寇行戮君不舉樂膳夫不舉不殺

牲○王燕食謂日中食謂夕食奉朝之餘膳贊祭牢肉○祭祀賓客徹脾俎稍事小事飲酒設薦脯醢王燕飲酒主人當獻賓膳夫代為獻主君不敢臣其義諸侯宰夫為獻主○掌后世子膳羞主其饌之數不會凡肉脩脩脯也致福受而膳之諸臣祭祀歸胙以摯見亦如之摯羔鴈雉不言工商雞鶩王后世子膳不會

庖人庖之言苞裹肉曰苞苴買八人賈主市買知物價○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卜日曰牲○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玄謂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禽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鴈恐不然鳥獸未孕曰禽○凡其之有一其 胖之魚鱐腒鮮腒謂生肉薨謂乾肉苦老反

備品物曰羞致滋味乃為羞祭祀好羞荊州鱃魚青州蟹胥○
喪紀庶羞謂虞祔○禽獻春夏秋冬行行用也羔豚腒鱐犢麛
鱻羽膏香膳臊膳腥膳羶腒乾雉鱐乾魚鱻魚也羽鴈也香牛脂臊犬
膏腥雞膏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
乾魚鴈水涸而性定○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
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八物得四時之氣尤盛用休廢之脂膏
煎和之膳羞是正王及后不會會獻是加世子會王后世子皆
可以會獻於賓惟會世子恐未然乃注之妄云

內饔割亨煎和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熬也和齊以五味
脊音精辨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前臑周人所貴淮南子周公前
臑不絕於前辨肉物載膳之屬 詩或燔或炙注燔是
肉炙是肝附嘉殽脾臄脾今胲脾五祀戶祭行用脾兼用腎則
今腰子也臄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毛氏曰臄函也說文云函舌
也又曰裏肉也此殆牲唇如猩唇者○辨百品味庶羞之屬取
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脊亦升俎選
百羞珍物恒選擇其中御者牛脩羊腊犬膝鳥貍於鼎反豕星馬
螻前已備書

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祫祫月祭等共羞脩刑膴胖
骨鱐修鍛脩也加薑桂鍛治之為鍛修亦曰鍛脯不加薑桂不
鍛治直謂脯此修脯之異者胖如脯而腥者乾則為脯不乾而
腥謂之胖普半反許伸刑膴夾脊肉非或曰膺肉無所出骨鱐謂
骨有肉非骨自是牲體鱐自是魚乾膴火吳反凶武反玄謂刑
鉶羹特牲有鉶羹盛豕腥膴膴肉大臠胖直輒反之涉反所以
祭者魚肉總有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如
此則魚有膴謂之大骨牲體若體解十一雖據骨而言骨有肉
鱐夏行腒鱐同義

外饔掌外祭祀割亨飧客始至之禮音孫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
莫盛於饔聘日致饔急歸大禮之時成將幣者聘享也諸侯米朔
亦朔日致之有飪有腥有牢又有酒米芻薪與食又多易新米
禾饔耆老孤子士庶子耆老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
子死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喪事陳鼎
俎殷祭虞祔皆有鼎俎士喪禮小斂一鼎大斂三鼎朔日祭如
之月半不殷奠薦新如之
亨人主為內外饔煮肉共鼎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
乃脀于鼎齊多少之量少牢饔在廟門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
胃魚腊何不言膚各異鑊鑊别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升一鼎王
十二鼎六牲六鼎腸胃魚腊膚二鼎或謂天子漁入燕羞膷臐膮三鼎曰
陪鼎正鼎九有九俎天子所享廣亦當用鑊不可數計饔今之
竈周禮儀禮皆言饔論語王孫賈始言媚竈禮記祭法天子七
祀有竈月令孟夏其祀竈皆孔子後書大羹肉湆不致五味鉶
羹加鹽菜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此膷臐膮也盛於鉶器為鉶
羹盛於豆為庶羞

甸師郊外曰甸師猶長也主共野物官之長率屬耕耨王藉耨
耘芓也 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芸芓終之以共齍盛齍音咨以時入之謂麥夏熟禾黍秋熟穫之送入地官神倉籍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籍舉尊言之上帝之帝也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粢即齍穀者稷為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爲尊始知稷爲五穀長爾雅以穀為粢通言六穀皆是粢大宗伯云辨六粢之名物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鄭大夫衆云蕭字或為莤讀為莤非是詩取蕭祭脂蕭香蒿也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鶴山先生曰合馨香是也鄭衆以莤茅為一物恭杜子春讀為蕭是饋獻之後陰厭既蕭與脂黍稷共焫之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桓青茅包茅不入東茅立之祭前沃酒

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鄭大夫之說茅是也以蕭字為莤則非是共祭之苴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苴以藉祭亦指士虞禮也縮酒左氏管仲辭是也康成又云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此司尊彝職文司巫祭祀共蒩館茅以為蒩蒩即苴兩官共供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苴以供宗廟㠯鄉師大祭祀供茅蒩謂祭天時也共野果蓏之屬句在遂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蓏力果反瓞徒結反喪事代王受眚裁前已詳書同姓有罪則死刑公族無宮刑前已詳書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徒人三百之徒給內外饔之役力役薪水曰蒸[illegible]

獸人掌罟田獸罟罔也冬獻狼夏獻麋狼膏聚聚則溫麋膏散散則涼以救時之苦春秋獻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內則從去正脊皆可食獘田獘仆也小爾田止春火獘夏車獘秋羅獘冬徒獘守罟備獸觸攫及獘田令禽注于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主令田衆致禽其中以給四時廟祭春獻祭社夏獻享禴秋獻祀祊冬獻享烝大獸公之輸於虞中小獸私之致禽而珥馬珥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兵甲器械為軍實斬首亦軍實生執俘囚亦軍實晉秦因先軫曰墮軍實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嚴陵方氏曰田獵以野獸給四時宗廟之祭則在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之外亦盛矣

魚人字從省文為梁梁水堰也徒三百人堰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正義空作孔笱者葦薄承其關孔魚過取之詩敝笱在梁詩魚麗于罶即曲梁寡婦之笱王鮪季春三月鮪新來王鮪鮪之大者薦于寢廟廟之寢魚蟲乃先乾一歲三時五取魚孟春獺祭魚取十月獺祭魚取季春薦鮪取鼈人秋獻龜魚取季冬漁人始漁取正義此說拘於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非時漁者之租稅○嚴陵方氏曰漁人為梁為笱取魚而曰寡婦之笱豈文王時澤梁無禁之謂乎周關中之地自西戎至北狄南界蜀漢東抵潼華函谷有黃河焉有涇渭焉有灞滻無窮之水焉不言網罟則黃河及凡大水皆不漁乎公家第以寡婦之笱取魚王鮪之大者豈葦薄關孔之所能容乎其徒止四十人豈官不親漁而聽民自漁不許把罩不許為網而以分數入

官平故曰凡魚征入于王府師仲謂漁者之租稅近世荆湖魚
利前已言之東南蕃鯿之征古亦無此

古今攷卷之三十六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蕭何次律令

紫陽方氏曰移平城之圍在叔孫制禮儀之前却添蕭何次律令於此然後附廣律令攷於此下呂東萊曰按本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之後回謂東萊攷禮儀為朝儀良是移律令軍法相次序亦是謹依之○前漢刑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與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攟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晉刑法志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興律戶律廐律三篇總謂之事律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東萊曰此蕭何次律令之大略也回按志師古曰攟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

附廣律令攷○論律字義同異

六律始於黃鍾故曆生於律易曰師出以律此軍師之法律也李悝蕭何之律刑罰之法律也律實萬法之所由始今附曆攷於此蕭何律令之後

史記律書一六律六呂竹玉銅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呂為萬事根本焉○索隱曰按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蔟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名曰律
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律歷志云呂旅也助陽宣氣也
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同故有六律六同
之說元間大呂二間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
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
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律曆志云夫
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
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紫陽方氏曰六律為萬事
根本以事物言之則天地間有形之器皆本於律而事之形生
於神有生於無者亦不能外是舜典言詩言志律和声古之詩
有律尚矣唐虞賡歌便有矣後世至唐始有律詩七言五言拘
於仄仄平平平平仄仄而又拘於韻至於晚唐近日四韻之衰
不知毛詩選詩陶詩之自然叶律也乃若律已律身律人律下
皆法制之義而兵之紀律則根於易師之初六云

史記律書二吹律聽聲唐以來法不傳

史記律書曰其於兵械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声効勝
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
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索隱注兵械
尤所重易曰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注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周
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故左傳稱曠知南
風之不競此即其類也注武王吹律聽聲曰其事當有所出今
則未詳○紫陽方氏曰行軍古有望氣聽聲之法今皆亡矣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西漢司馬遷猶曉此法唐人司馬貞著索隱
則云當有所出今則未詳唐太宗李靖殆亦不常講此史記於
兵械尤重引律不知械字何謂論黃帝顓頊成湯用兵定火灾
平水害遞興遞廢勝者用事似乎天運不停六呂六律相間用
事一氣相禪如水尅火土尅水望氣聽聲已不切下文叙咎犯
王子成父孫武夏桀殷紂秦二世漢高祖文帝兵事於律全不
相關矣古人作文脉處不可檢然文勢終是好

史記律書三論七政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太史公引書曰七政二十八舍索隱曰七政日月五
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
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紫陽方氏曰馬遷書曰七政舜
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索隱孔安國傳七正日月五星
各異政此九字今書孔傳有之但馬遷所謂二十八舍書無此
四字以曰推之恐是指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
昴孔傳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大蒼龍之中星舉
中則七星見可知虛玄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言秋分冬至
七星皆見所謂二十八宿蓋指此四句耳

史記律書四八風十母十二子

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而東之至于營室東至于危
十月也律中應鍾陽氣之應不用事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
冬三月倒行斗牛女虛危室壁○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又
東至于須女索隱曰婺女名也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陽氣踵黃泉

泉而宗其於十二子為子其於十母為壬癸又東至牽牛東至
建星回曰斗牛女虛危室壁今不書南斗而書建星月令仲春
昏弧中旦建星中注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年二月初五
日春分自此每曉樓東見星四更時牛斗東起天形漸壯牽牛
亦漸壯南斗在南似乎旦牽牛中矣月令仲春日旦牽牛中不
爭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東萊大事記春分日在婁月令
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此指初一日也在今微不同也馬遷
於此曰十月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為丑回曰廣莫風該十一
月十二月大抵八風有一風主一箇月者有一風主兩箇月者
〇條風居東北南至於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回曰泰太同言萬
物蔟生其於十二子為寅南至於箕於心於房正二三月倒行

角亢氐房心尾箕〇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鐘言陰陽
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南至氐
亢角言萬物俱有枝格如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於十二子為
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音振〇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
而西之軫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萬物皆有羽翼四月
也律中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言陽氣
巳盡也似乎音以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
星西至于張西至于柳注音丁救反伐木丁丁之丁也又注咮
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味正文謂萬物始衰陽氣下注五月也律
中蕤賓陰氣幼少曰蕤痿陽不用事曰賓四曰井鬼柳星張翼
軫古次序如此今清明風主四月五月兩箇月律中仲呂蕤賓

是矣而謂七星之星在張之先何也此四月五月当柳星張翼
軫五宿〇第六風曰景風居南方其於十二子為午回曰午乃
今之五月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回曰此謂夏至五月一陰生
也其於十母為丙丁陽道著明故曰丙萬物丁壯故曰丁列宿
不言井鬼而曰西至于狼弧言萬物之剝落一作彔落狼言萬
物可度量回謂馬遷不書東井與鬼豈以輿鬼僅四星三度大
俟東井八星三十四度大廣故不書井鬼而遠取弧狼狼一星
在東井赤道外弧十星七箇星如弓背三箇星如弓之挾矢以
射乎狼弧矢在天狼之後以見惡獸在前弓矢在後天所不容
也今以弧為落物就死尚近以狼為量斷萬物則何大遠耶下
文涼風六月亦似偏〇涼風第七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滋味也北至於罰言萬
物氣奪可伐北至于參言萬物可參也七月也律中夷則其於
十二子為申申賊萬物北至于濁北至于留八月也律中南呂
其於十二子為酉回謂涼風分主六七八月何也參星正跨赤
道十箇星古十度三星在中赤道外四角四星如被單分直道
內外三星之下有三星直上曰伐故謂狼弧參伐亦曰參旗今
書曰罰何也義豈通乎濁爾雅曰畢屋也八星十八度在赤道
內如畢弋之狀如箇丫子留昴星也史記註作卯留留謂陽氣
稽留昴七星十一度在赤道內胃畢之間近黃道故曰昴畢之
間為天街日月所必由又為胡星太白入昴日食月食俱不利
於胡〇八閶闔風居西方其於十母為庚辛北至于胃于婁于

奎九月也律中無射陰氣盛陽氣無餘其於十二子為戌萬物盡滅故曰戌

史記律書五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長幾寸分不備書索隱曰上文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七分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宮者黃鐘為律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則聲得其正旧本多作七分蓋西漢書云黃鐘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作分蓋誤也〇紫陽方氏曰古十二律氣至灰飛亡之久矣

馬遷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索隱曰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論史記律書西漢律歷志

紫陽方氏曰馬遷史記律書第三曆書第四班固合律曆為一撰西漢律曆志第一第二下同已專著曆象攷矣韻書三十三錫歷曆通用異字同音很狄切固論律根於遷取王莽時劉歆備數和聲等作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土曰壎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鏞木曰柷五聲之本生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馬以九寸為十班以十分為十大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韋昭注天之中數五曰一三在上九七在下地之中數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此皆要語餘尚多不具書

李悝律曰法經六篇平糴法附

通鑑外紀書李悝事於周威烈王十四年己巳東萊大事記李悝書事於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未入溫公通鑑去春秋七十餘年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又書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又著法經六篇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歲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淅長曰平歲百畮收百五十石令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餘四百石官糴三百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張晏曰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

又按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經狡越城博戲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

紫陽方氏曰論李悝平糴法每畮歲收一石五斗百畮歲收百五十石上熟收六百石畮收六石恐無此理六百石而官糴三百石恐無此例今平江府曰收百合斗或加一加二加三知加三收兩石極矣即合百斗兩石六也每畮大熟收二石宋軍粮

斗百合七升七合耳每歲和糴動一二百萬石民以為苦然亦浮楮為用買似道買公田免和糴公田𡵸為民苦不如和糴今國亡矣不必論三代之法至于周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孝經亦曰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春秋末孔子之時猶用周之刑法春秋末去通鑑七十八年李悝變法去孔子卒壬戌七十三年而周三千之刑盡廢一傳而為商君相秦之法雖更漢高文惠而秦法卒用至于五代宋誠可浩歎也哉

尚書與讀之律詩律之律

紫陽方氏曰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傳云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注律字不分曉疏亦不言律為何物舜命夔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回謂孔此注始明白但肯用史記律音而不指黃鍾大呂等名雖解謂律之和聲者下文八音克諧是也樂之聲也然舜之所謂樂所謂聲乃從詩起其意若曰夔汝教胄子正直而溫和寬和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能相奪此疏全誤鶴山先生要義取之回亦取之書此益稷於禹四欲四汝宸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注疏並不言六律六呂名數今𠕋取焉選律書記在後

兵刑自伏羲黃帝以來

紫陽方氏曰黃帝有涿鹿之戰蚩尤為黃帝所滅此大刑用甲兵之始也伏羲畫卦又重卦制器十三卦首曰網罟佃漁取諸離而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取諸睽此弓矢之始也自伏羲重卦即有之矣杜佑通典謂陶唐以前未聞其事但自舜始為唐堯兵刑事見呂刑

堯誅三苗五虐伯夷刑皋陶士

紫陽方氏曰呂刑穆王所稱皇帝孔傳帝堯也當時三苗氏作五虐之刑而中國之五刑未見焉三苗之五刑曰殺戮無辜死刑也曰劓刵截人耳鼻曰椓黥椓陰黥面又四者總為五虐堯是時未有舜也乃命三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時則伯益主刑為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傳以士為皋陶則堯時皋陶亦已作士主刑典獄非止託于威惟託于富傳以託為絕田謂此意當是指典獄之官不惠于挾威勢以來胥惟惠挾貨賄以來賂也託者今世曰休之義也

五刑四罪自舜典始皋陶作士大舜同

紫陽方氏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回按尚書有史官書帝王之言堯典多有帝曰字舜典有帝曰格汝舜亦堯曰也後舜格于文祖繼以咨十有二牧單書曰字乃舜曰也蠻夷率服之下始書舜曰字而後皆書帝曰皆舜也書曰者皆堯舜所言也餘皆史官之所書如象以典刑至怙終賊刑七句下忽有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九字孔傳云舜陳典刑之義

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如此則象以典刑以下七句非史官
所書乃舜之所言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必舜所自言都
又無舜曰字下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㽞謂此史官所書而流放竄
殛四罪之始也象以典刑一句孔傳謂法用常刑以象為法以
典為常無後世赭衣之說流宥五刑謂以流放之法寛五刑似
謂舜於墨劓剕宫大辟之刑以流放寛之減等之甚者也下五
句傳皆是舜首咨禹次咨棄契第四咨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汝作士申堯時之命也五刑有服傳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此一句不分貼五就三服傳謂服罪
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傳謂不忍加五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
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
里之外惟明克允傳文尤不分曉此八句舜口所云也㽞所以
書此堯以前不可攷姑自舜始

舜臯陶論刑

禹謨舜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紫陽方氏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傳刑疑附輕賞
疑從重忠厚之至東坡應制科秘閣六論刑賞忠厚之至此一
題也㽞味此一章何其忠厚之至耶孔傳刑期於無刑此一句
解非是孔謂雖或行刑殺以止殺終無死者舜上文謂惟茲臣
庶罔或干予正未見得是殺以止殺舜意欲刑之為刑設而不
作耳

胤征政典之刑

紫陽方氏曰夏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曰先有常憲曰邦
有常刑刑法之來也遠矣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
赦孔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典之治典㽞按先時
後時二句孔傳謂先天時後天時夏后專為曆象天文之官設
此一條嚴矣哉又知政典之書猶周之六官也

康誥論刑臬司

紫陽方氏曰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又曰外事汝
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
蔽要囚非汝封兩句孔傳之意似謂刑人殺人劓刵人豈非汝
封職任之所得為乎無或兩句則謂汝豈有刑人殺人劓刵人
之權無敢輕用之也陳訓布臬訓法殷法有倫謂夏之法可師
者師之要囚要於霄切訓謂察其要辭乃服之義服膺思念五
六日十日三月乃大斷之慎之至也後乃曰元惡大憝不孝不
友刑茲無赦豈非殷頑民難化取不孝不友刑之乃刑亂國用
重典歟

立政論刑周官論刑準人準夫

紫陽方氏曰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屢言準人準夫平法謂士桙
官周禮有士師無官名準者何也其後屢言庶獄謂司寇蘇公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公為武王司寇封蘇國長我王國
之長訓為長施行於我王國回謂不然謹刑可以永天命當如
此說始周官統六師平邦國司馬司寇詰姦慝刑暴亂傳謂夏
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物無故撥夏秋二字為
長物殺物冬官卻作如何說

呂命論刑官及内貨來刑罰之異

紫陽方氏曰書不可不讀讀不可不抄回二十一歲知讀書三
十餘歲方通性理麤悉後或令讀為他文啓劉新作既能詩專
攻於詩足以名世四十一歲遭謫符鶴山先生以吳紀為古今
攷二十餘前尹京靜齋先生在吾州與進壬子年二十六未見
此文公乃得之謂回可續攷也令讀呂刑雀躍有感穆王命呂
侯為司寇卿復曰甫侯其篇實曰呂命先言蚩尤苗民之亂稱
唐堯為皇帝服虐以威四字加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
時世治獄事貨賂不行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謂用刑之道至今
文王用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造兩至也衆刑其入於五刑
之辭辭簡孚信核則正之於五刑故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不簡則不核不實可疑也以五罰者出金贖罪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於五罰之罪不應則以過失赦之也五過之
疵恐有弊病惟官者或嘗同官位也惟反者或詐反因辭也惟
內者或內親用事也惟貨者或行貨枉法也惟來者或舊相往
來也此五者救之病也近世人情關節之謂也其罪惟均謂故
出脫人罪者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也贖
也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可疑免而赦之也穆王明了如此墨疑
赦罰百鍰六兩曰鍰黃鐵也户豐切劓疑赦罰倍百鍰剕刖也
疑赦罰五百鍰宮疑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千鍰墨罰千劓罰千剕
五百宮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曰五刑之屬三千刑罰世輕世
重一句尤好

上刑下服下刑上服之辯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跡上刑適輕者謂
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
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服上罪也　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臨時斟酌○紫陽方氏曰初讀上兩句似難解今以
四意一人犯一罪而　法有輕重二條當從輕條一人之身犯
二罪則如近世法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此之謂重輕有權書
服刑是真刑罰是贖刑互文言之總曰刑罰或曰刑或曰罰

明啓刑書不為刑辟

紫陽方氏曰穆王呂刑文妙如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
聽具嚴天威貌稽者五聽也而以天威警肅之如云罰懲非死
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回以意解刑罰所以懲過非好殺人
病患公法人極畏之于蹻卮言何敢佞口罔非在中兩乎而已

差錯之辭在我精察孔傳非從惟從謂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何謂因辭有差察而審有不可從亦有可從哀敬折獄哀而又敬折獄之道明啓刑書五刑之屬三千有其書矣明白開啓公共閱之相與之謂胥如卜之謂占此所以無冤民曰左傳叔向謂不為刑辟乃因子產鑄刑書而言不當宣示百姓然古之象魏何為哉後世刑統法明律令格式之書不可廢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漢鞫劾之異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五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之犯罪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亦具上之使王知之或改上下

單辭兩辭

明清于單辭聽獄之兩辭鶴山集要義題曰單辭一人獨言兩辭一虛一實疏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紫陽方氏曰鶴山十二字妙疏十字亦好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疏典獄知其虛實受其貨而聽其辭者虛而理滑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紫陽方氏曰周穆王之時已有獄官受貨致富之事穆王能察知之賢君哉

呂命訓夏贖刑之辨

紫陽方氏曰呂侯為甫侯書傳不言其名即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之甫穆王命之為司寇而呂侯以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

之法或問夏殷周相繼今不訓殷刑而訓夏刑何也回攷之贖刑唐虞至夏皆然周公之法無贖刑何以知其無贖刑禮職金掌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非贖刑乎回曰不然止於士而上不言公卿大夫下不言民士之所罰之金貨亦不明言贖罪故曰周公之法無贖刑也疏有云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治易故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夏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大輕雖减之輕猶用殷之稍重之刑而未及乎夏之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此雖德化之極亦由刑重民不犯也呂侯斟酌時宜為穆王行夏贖刑之法即唐虞之法也周禮五刑之屬三千五百輕少重多五刑皆五百大辟死亦五百穆王五刑

之屬三千重少輕多宮罪减五百為三百大辟减五百為二百墨劓乃各增五百此於周公之法頓輕矣而又實則行刑疑則罰贖成王周公重於法無贖刑時也穆王呂侯輕其法創贖刑亦時也孔子定書而存呂刑之篇

贖刑金鐵之辨

疏節文舜典之金作贖刑傳謂黃金其罰百鍰此言黃鐵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古傳黃銅黃金皆今之銅也古之贖刑悉皆用銅

五刑起何時漢文除肉刑近世配軍刺旗法

疏節文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顙截鼻刖足劅勢說文云顙額也康成周禮注墨黥

先刻其面以墨窒之○紫陽方氏曰近世法笞杖徒流絞斬賜
止行笞杖知州以上行徒流法多易為配刺面曰配某州牢城
有牢城營以居之充兵強盜免死額刺免斬二字面刺雙旗大
軍刺手號以姓名禁廂軍刺額號以六點井市人喜文身稱為
刺繡迎神稱錦體社設肆為此一曰針筆匠

鞭作官刑隋廢鞭刑

䟽節文書鞭作官刑用鞭久矣鶴山云周禮春秋傳皆有鞭周
禮滌很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
是也子玉使鞭七人御侯鞭師曹三百隋造律方廢之官刑言
若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

扑作教刑官刑俱用

䟽節文學記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注夏槚也楚荊也二物可
以扑撻益稷云撻以記之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
刑其實官亦當用扑重者鞭之輕者扑之漢用竹曰笞曰箠○
紫陽方氏曰鞭字從革古鞭當以革為之隋廢法不傳今人以
竹根為馬鞭亦可以箠人或亦用荊為之加以皮索近世士大
夫從駕新進士用絲鞭扑當從木如今笞杖字從竹實用木州
學置竹篦即用竹諸生犯罪從學夏楚是也訊杖用荊當兩腿
訊一百七十五十是今用之笞杖五十十七杖罪百單七皆荊條

古贖罪用銅唐復用銅

古今銀銅鐵總號為金爾雅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
白銀俱各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

矢凫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
鐵俱名為金鐵名色銅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為金但少其斤
兩與銅相敵漢贖死罪黃金三斤古贖死罪銅千鍰鍰六兩為
銅四百一十六斤恐未的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疋唐
律依古法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唐之一斤
古之三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如此時古六兩今之一兩
今稱不同別攷

宮滛刑漢除墨劓刖

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滛刑也後人
被此罪未必為滛左傳昭五年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滛
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刖宮刑猶在○紫陽方氏曰漢武帝下司

馬遷蠶室非漢武故酷蓋律有之減死也

隋開皇始除宮刑

隋以前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隋開皇之
初始除男女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是次死之刑於四刑最重○
紫陽方氏曰隋文帝除宮刑盛德事也因早死煬帝以無道失
之古之閹官取自然之閹寺者或以滛宮之則宮者使守宮亦
不專為宦寺

原野市朝為三就甸師氏刑王之同族

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傳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
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䟽節文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魯語云
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無隱也

孔用此為説以三就為原野市朝惟死罪當分[illegible]處所墨劓剕刖宮無常處可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原野也市朝[illegible]也[illegible]師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間於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行刑不當類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國語之文不通

古今攷卷之三十七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八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易卦刑法攷

紫陽方氏曰記鶴山文集有云易卦多於有離處言刑獄今攷之只于后噬嗑亨震下離上利用獄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賁離下艮上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解坎下震上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豐離下震上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旅艮下離上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以上五卦有離惟中孚卦兌下巽上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無離卦然先儒謂中孚二陰在四陽之中乃一大離卦也亦奇矣哉

易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否音不附伊川藍田

漢上朱文公四說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紫陽方氏曰王弼此注大繆不訓律字之義其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此三語未覺其謬其曰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此三語大謬矣否古之不字則可否之否或音鄙田謂失律即是不臧弼謂失律而藏何異於否讀作鄙此說不然焉有

律而猶臧者其下文曰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者凶謂始訓律為令字不知指兵律兵令為人主之所出乎古法之所載乎否臧二字雙解不如只作不臧解也伊川謂律有二義出師不以義行師而無號令節制皆失律也今出師行師失律而雖善亦凶祖王弼意橫渠藍田俱謂初六柔賊不善用律讀否作不也漢上坎坤為律指內外二卦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毀師失律之象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此說皆妙又引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杜預曰否不也良是又一句失律者為不善尤佳失律則不臧也朱文公更簡當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引鼂氏云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以律則吉不臧則凶八字妙可以破王弼之非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簒弑叛逆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以明刑恥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諸侯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獄訟以邦成弊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紫陽方氏曰注圜土獄城也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板著其背束矢百箇兩劑音子隨反今券書三十斤曰鈞嘉石文石也外朝門左肺石赤石也邦典六典邦法八法邦成八成

周禮小司寇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改邑立君無冢嫡選於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喪服傳命夫男子為大夫命婦大夫妻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大鄭注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 ○以五聲聽獄訟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注聽之義為觀觀其出言不直即誤觀其顏色不直即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即喘觀其聽聆不直即惑聽聆字生觀其眸子不直即眊然眸牟通用○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注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議賢若廉吏有罪先請議貴若墨綬有罪先請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八辟之辟注法也二刺一曰訊群臣二訊群吏三訊萬民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宥寬也民言殺殺之民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刖宮也）大比登民數生齒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女七月○紫陽方氏曰三刺之法汁刺為殺如此則凡有可殺之罪先使群臣言之次使群吏言之又次使萬民言之其曰聽民之所刺宥刺曰殺宥曰[illegible]次於萬民之口乎不至於殺則減死上服劓墨下服刖宮[illegible]斧刑未可全信者

士師之職

士師之職掌五禁一宮禁二官禁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注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禈囂讙夜行之禁○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一邦汋二邦賊三邦諜四犯邦令五撟邦令六為邦盜七為邦朋八為邦誣注汋為酌酒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邦賊為逆亂者邦諜為異國反間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音橋詐稱以有為者○邦朋讀為邦朋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紫陽方氏曰周禮六卿猶後世之六尚書然後世六尚書在執政之下周官三公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或兼宗伯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後世之六部侍郎乎又其次下大夫四人如士師云者其司寇則如後世之少卿乎後世九寺以大理卿為首其士師之官也柳下惠為士師蚳鼃為士師諸侯皆有此官周禮若果出於周公之筆恐天下無與天子為敵國者堂堂王國而著邦諜之篇防為異國反間者此乃春秋戰國以來有之故愚不敢全信周禮

司刑五刑之教比夏多五百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民六職無可摘書司刑掌五刑之法麗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夏不錄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變[illegible]改作刖○紫陽方氏曰此之五刑多夏五百穆王二千又多五百

司刺三刺二宥三赦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一刺訊群臣再刺訊群吏三刺訊萬民前小司寇已解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紫陽方氏曰康成注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此注好其注宥寬也赦舍也亦好宥則寬而減等猶有劓刖宮赦則舍之放之而已此宥與赦之分也此以下司約至貉隸十二官不必摘抄以上見周官司寇上

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屬禮

大司寇下從布憲至伊耆氏二十五官多治鳥獸蟲蠹之職極多雜字異字忽有大行人小行人司儀三官間其中恐意此當在春禮類中行夫環人亦然掌客亦然象胥通蠻夷之言在刑類是掌訝待賓客之至似又屬禮掌察掌貨賄至都士五官闕

初學記刑罰攷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水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為罒言守刀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註曰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illegible]故加刃謂之刑欲人謹護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刂守

文尺也納以墨之事紀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盖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見尚書大傳故白虎通曰行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其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屨菲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一云以畫象當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唐虞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見慎子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見國語故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五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也至秦用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顛抽脅鑊亨之法見漢書盡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伯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見世要論

初學記囚攷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誀窮情得以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尚書曰囚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詩在泮獻囚周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玄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初學記獄攷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拘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御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案急就章咎繇始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犴牢也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又詩宜犴宜獄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漢刑法志攷一國語大刑用兵甲　班固志兵論軍與刑

紫陽方氏曰國語大刑用甲兵其次斧鉞至鞭朴班固漢書刑法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吉凶軍賓嘉因天討而作五刑今先書舜典五刑一字之始而後書班固及他說流宥五刑此舜典五刑二字之始也次命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孔注始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班所謂五刑不同漢書注不同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髕骨也鑽音子端反髕音頻忍反薄刑鞭朴師古曰朴杖也音普卜反本書未明○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主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下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右五刑二字別更有不同見後

漢刑法志攷二班固論五禮五刑

西漢刑法志班固文之佳者呂東萊美史記而疵漢書今節刑法志書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反

顏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然陽方氏曰此文甚佳有大刑用甲兵一句故班固此以下論古今用兵自黃帝涿鹿之戰始次論殷周以兵定天下與大司馬六軍井田百里之制至秦漢自屬軍法

漢刑法志攷三輕典中典重典　周禮是班史舛誤

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注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刑平國用中典注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班固刑法注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弒叛逆之國化惡難制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職也○然陽方氏曰顏師古注三典與鄭康成注俱同其語而微添班固不避高祖諱何也班固下文不論新邦輕典論中典重典可疑今錄于後辨之

班固志五刑墨罰五百劓罰五百宮罰五百刖罰五百殺罰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顏注不書切音書凡殺人者踣諸市周禮踣音度北反漢書不分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槁漢書如此無髡守積周禮作桌古老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為奴○然陽方氏曰此班固節周禮司刑掌戮司厲之文書之何以謂之刑平邦用中典何以不諱邦字此五刑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殺罪亦至於是五百完者使守積一句周禮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鄭康成云五刑之中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如此則墨劓宮刖殺為五刑而王之同族以髡代宮若別有完者居作之役則是六刑也古書難攷未可忽

班固志周道既衰穆王耄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意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然陽方氏曰四讀此全不聽班固之說穆王之刑其章多於周公五百章行二千五百為二千多同多矣然大辟減五百為二百宮罰減五百為三百呂刑剕注足刖班改作臏師古注云臏頭骨何不同也減大辟二百宮三百而墨劓各增五百似多何謂之用重典班固之說前此未有人疑而難之回敢以是請教於博古者

漢刑法志攷四叔向非子產鑄刑書　三辟之興皆叔世

刑法志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注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公六年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師古注周禮三典五刑以詰邦國但不宜豫設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云云知民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徵於書而僥倖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韋昭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
刑書孟康注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然陽方氏曰苟如左氏班史所書則後世刑統法用其原於子
產乎鑄刑書於鼎自子產始也然徽征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注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叔向之言未必皆然

附鼂公武說

鼂公武讀書志第八卷刑法類其論刑統有曰古者議事以制
使民不知所爭也後世鑄刑書使民知所避也雖若不同所以
為民之意則一然議事以制者委重於人鑄刑書者委重於法
委重於人則上之人將輕重由心以虐其下委重於法則下
之人將徼於書以慢其上其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未使
偏重始為得耳

漢刑法志攷五

班史刑法志書子產鑄刑書孔子傷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回切意論語此二章未必因
子產刑書而發班孟堅讀書乃如此合秦立論耶又謂孟氏使
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皆恐未然

漢刑法志攷六　戰國申子商鞅之刑　鑊烹之刑始

申商

時見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
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烹之刑〔師古注曰鑊鼎大而無足以煮人也〕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老子傳附老萊子次莊子傳次申不害傳
次韓非傳商君列傳第八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注京縣名今屬河南〕故鄭
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術即刑名之法術〕用為相十五年國治兵強無
侵韓者〔同上注王劭按紀年云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裴駰注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於太史公所記也〕
商鞅者衛之庶孽諸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姬姓也
西入秦因寵人景監求見孝公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令民為什伍〔注五家為保十家為連〕
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率音律〕受上
爵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自雍徙都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
一縣為田開阡陌平斗桶〔鄭云音勇今之斛〕權衡丈尺行之封
於商十五邑號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
反亡至關下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
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弗受復走
商邑發兵攻秦攻商君殺之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漢
書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前
有李子十三篇名悝相魏文侯初著律者後有處子九篇史記
云趙有處子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

五篇君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說于一篇錯三
十一篇燕王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紫陽
方氏曰申子之書今亡晁公武讀書志亦無之商君二十九篇
公武謂亡三篇今作五卷行世太史公商君傳贊謂其天資刻
薄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未嘗見開塞真書妄撰注脚云
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
本於嚴刑少恩惟晁公武讀書志謂商君之書司馬貞未嘗見
之妄為之說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
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
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晁公武斷謂鞅之術無他特恃告
訐而止耳故具法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

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殺而鞅不能自脫也回讀衆騶
所引劉向新序論商鞅所變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
有刑全篇俱注索隱史記妄撰開塞二字之義則其他之妄亦
可知矣○回按索隱錄小司馬其名曰司馬貞注史記曰引顏
師古漢書注始唐書顏師古孔穎達居儒學傳之首隋大儒唐
高祖太宗用之皆有功斯文無司馬貞傳則其人不顯可知未
嘗一見商子妄撰已語解政化開塞晁公武取商子中所言開
塞以闢之快哉快哉又曰太史公謂申韓之學本於黃老故先
傳老子莊子而以申韓同一卷索隱注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
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
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者回謂此一句頗不然太史公說

下文乃曰今按韓非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
之學也回謂此說乃以太史公為是黃帝之書回不能攷世
公武有云韓非子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
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二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
德之意老子之書有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
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皆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
歟回謂逆生參夷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始於申不害商鞅紂焚
炙忠良剖剔孕婦未聞以鑊煮殺人項羽烹周苛蒯通解衣趙
烹劉項之慘每如此哉乃始於申商

周顯王十年壬戌商君變法

東萊大事記周顯王七年己未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攷本紀通
鑑孝公生二十一年矣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
者將脩繆公之業公孫鞅聞孝公令下乃西入秦因嬖人景監
正義曰周人也 以求見三見孝公善之而未用復見與語孝公不自知
膝之前也　顯王十年壬戌東萊書公孫鞅變法解題曰法始
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略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
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
者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
之令並觀之大略可覩矣細注變法回已書不再書○紫陽方
氏曰商君變法之年在周顯十年壬戌秦孝公即位四年矣二年
十五秦二世三年甲午秦亡其法行一百五十三年而約法三

韋之漢興

東萊辨通鑑書商鞅變法未然腰斬亦始於秦

大事記小字經曰商君傳變法之令已書於通鑑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腰斬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皆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二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家次如漢陽夏侯嬰比第第一之類○紫陽方氏曰溫公三削皆非讀書當如東萊仔細可也腰斬之刑古無之亦始於秦非始於商鞅

商子來民篇誘三晉人耕於內○秦人應敵於外

東萊大事記書商子來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隣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以故秦人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有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强兩成之効也歟富强耕種之術畧見於此杜氏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紫陽方氏曰商鞅之術如杜佑之言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其約許之三世雖則云然乃後惝怳成趣無惝秦人三晉人與天下之民皆罹秦毒强秦者商鞅也亡秦者亦商鞅也

有感宋人有丁未錄謂治平四年丁未王安石用事變法至靖康二年建炎元年丁未徽欽北狩康王南渡之難王安石一商鞅也引其徒群小人傳法護法元祐司馬公天若祚宋之言不驗甲子一周而宇宙分裂生靈死者億億萬德祐丙子之亡非王安石為之禍根乎商鞅之為患自周顯王十年壬戌至高祖之興乙未凡一百五十四年而法不盡革王安石之為患自治平四年丁未至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丙子凡二百一十年而安石之患未已也嗚呼

商子定分篇秦置法官

東萊大事記秦置法官按商子定分篇為置法令官有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令知法令所謂者為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問有明法令者於主法令之官各以其所欲問之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明法令者主法令之官謹藏其左券木柙以室藏之封於法令之長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使天下之民無不知法者方孝公之時未為天子亦未置丞相蓋秦人以秦法推之然法官之置出於鞅則無疑也○紫陽方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氏此語嘗世為鑑恐亦為王安石而發商鞅之法秦人緣飾所置法官乃後世大理寺官之比提刑司者有詮法官州郡置司法官吏員有法司所掌刑獄及律令格

漢刑法志攷七秦始皇之刑

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决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背讀文書以百二十斤為數四謂日縣石之一此一句奇妙不久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起而叛之

漢刑法志攷八漢興高惠蕭曹之刑

漢興高祖約法三章蕭何作律前已備書班固曰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螫人欲長幼養老蕭何曹參為相鎮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然及後有曰漢興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紫陽方氏曰攷此令曰二字則是如後世法册著為令也又專有妖言令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嗚呼榮利在家人所霽幾何而一跌至此申商刻參夷之法痛哉

漢刑法志攷八漢文斷獄四百

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將相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凡行天下吉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免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紫陽方氏曰周顯王十年壬戌商鞅變法殺人無算至漢文即位壬戌一百八十一年躬脩玄默一年斷死刑止四百仁不仁之分如此

漢刑法志攷九淳于女緹縈上書

孝文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無男有五女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之猶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紫陽方氏曰仁矣哉漢文帝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動萬乘乎

漢刑法志攷十漢文除肉刑制詔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深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純善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詩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紫陽方氏曰此詔溫厚惻怛孝文帝仁矣哉然呂后時已除三族法而文帝復施之於新垣平何也孝文時已無宮刑而武帝復施之司馬遷何也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增律九章文帝之

世何為尚有肉刑三雖實贊謀黥刑有以易之孝文必深思熟
慮有定說矣

漢刑法志攷十一 張倉馮敬奏笞刑棄市刑

臣謹議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
當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斷左右趾代刖今既曰
完矣不復云以完代髡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
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
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
有籍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有罪也晉
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
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
受財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
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財盜物贓汙之身故三罪
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
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
人妄加耳舊本無之○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
薪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
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連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漢書刑法志辭微不同書為孝文十二年書議者為左右丞相
周勃陳平而下文有云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其
下文又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智而猶有過刑謬論如此哉
之甚也○紫陽方氏曰相坐之法參夷之誅[illegible]回書始待申不
皆商鞅高帝約法三章已除此法豈蕭何所增律復有此乎文
帝首除收帑相坐律令而新垣平之三族平勃不爭何也此誠
文帝之一失也

漢刑法志攷十二

史記文帝紀二年正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謾欺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
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此詔在文帝紀二年五月相約結無結
字無知抵死比柜字為勝師古注抵觸也也至○紫陽方氏曰朝
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如淳曰欲有進
善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
邵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之也
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
有缺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
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三歲免為庶人隸臣
妾免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亟免為庶人云云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
五百率多死○紫陽方氏曰當完者完為城旦舂本作完是臣
瓚謂當髡者完非也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
準斬右趾同是傷面斷足笞三百笞五百必無全[illegible]者何[illegible]百

重法亦有死者豈可至三百五百乎當斬右趾棄市斬右趾次必死而棄市者死刑也失太重也殺人自首枉法受賕主守自盜三罪不至於死而又犯笞罪則亦棄市亦太重也景帝改減笞數始輕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之法除迹固不定耕史記八書無刑書除肉刑書在文帝紀十三年五月改字不同不書城旦舂以下注中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如此則漢又易黥劓斬止三刑而不易宮刑攷之詔文似恐不然

漢刑法志攷十三除收孥諸相坐律

史記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

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相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名桓陳

附周文英暨嗣居詩序二百五字

泰定甲子佐監官幕倅知州中全方公實繁陽張谷先生家子荷授先生抄類晦庵朱文公文集洎續集逌魏文靖公古今攷三十八卷歸吳休暇中僻竟披閱箴綴語句廿頴敬書于后天曆屠維大荒落孟冬東吳後學[illegible]周

文英拜手謹識

三五道遼遼喪弊餘徵蹤蒼姬景運新文武揚仁風禮樂興天心仁義孚天工紘纁縱將聖正始開類蒙日月並照曜微闡尊崇永永千萬年人極光明中春秋李紛華鄒魯辯相從七篇著仁義金玉音和同扁淺直身之百開西東[illegible]異點金開道首雖衡存情士書為我尊明聰因摇通自然知假旅炎劉先入關約法名徒工不能屏酷孽克復周道降鄙我蕭張傳圖籍收總悺無人拯全經併入楚炬紅至今尭舜謨學者宗完功忠良皓首悲暴雲赤子惘庶幾漢唐下理亂多衮薄海中神州離合分衡從反復畔車書頃刻違兵戎異端競喧囂竺老爭豪雄斯道不終否有此昌黎翁扶顛力攘斥尋緒勤彌縫

餘廷道脉長舒慘時春冬身假雜王伯鮮克成始終偉哉炎沛昌降會疇昂頌春陵太極原河洛時中庸性理啟天彝識聰民衷士風伊濟濟發教義雖雖聽我討判徒新法森芒鋒經傳僻異立春秋破碎攻靖康德柏楠端由是秧種始榛蓁致淫終紐荊法逢征輸困苛虐生庶終疲癃於昭斐斯文戟陽膽遵略鶴山爰虛谷氣榮相劘穹攷古以及今琬琰傳無窮洙泗濂洛源關漢徽川宗由水地中行天地同流通

文英子南序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州州幕職時知州方公蔣心乃虛谷先生冢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於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也家易集義為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錄彖爻象之

辭畫爻位虛之别至反飛伏之說來承比應之例無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于紫陽書院墨本則藏于虛谷家南秋時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盡不可攷故即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樂制度名數作古今攷及著皇極經世書攷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嘆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寔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牘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讐其故藁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正者附於知州聞壽諸梓以次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攷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攷耳竊嘗攷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寧蒲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権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因縶閑併日從經史精研極討卧五溪蠻瘴踰七年類聚成編遂得於時然不知是則後世烏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行道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我南晚生學殊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攷與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古今攷卷之三十八終

識遺十卷

（宋）羅璧撰

明鈔本

識遺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羅璧撰。璧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摶寢在五更頭之讖、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數語為委巷之談。排詆經文、殊無忌憚。謂公羊高穀梁俶皆姓姜、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後序為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偽書、尤為疎舛。然其他爬梳鉤索、徵據舊文、尚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為足資考證也。在講學之家、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一記[illegible]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illegible]以備遺忘歲久成帙[illegible]
其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稍[illegible]
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明羅壁子蒼甫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書史訛名　雄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魯　理根本　曾參殺　有國二權
明辭識時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成書得書難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五十八篇詩之刪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魯史之名記者非一人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劉歆杜預合經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類著經之成亦難矣周衰樸文之世晉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吳季札聘上國始聞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無幾商頌至正考父纔得十二篇於周大師孔子周旋杞宋間欲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書惟存易至孝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壁出者皆朽腐散絕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而成詩其後得書二十篇以為尚書大傳謂為不傳春秋唐孔穎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服虔杜預皆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謂揚雄亦未見尚書

余按書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漢号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之洛陽石經刻之漢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上之官承詔為五十八篇著傳傳成會巫蠱事不獲上壁書後埋不行於漢者伏生二十有四篇而已故壁書世儒多不見後有張霸者習閏書五十八篇之說傳逵二十五篇之伏書為五十八篇鄭古注書依用之因多律曾起霸苦釣其中後千異晉與壁書析出至挾隋爲書大大傳統史全得孔書人上之官缺與江左肅著度武閑年姚方與始獻齊與孔書五十八篇始晉皇周始流河相辭見書傳五十八篇前備隋百餘年閏設向父子扶書著不至孔書之書不傳直逵晉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賾之偽皆

揚誠齋序易曰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嘗嘆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夫子之易性與天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聞其述古人不得多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陽公得韓文六卷於漢東李堯輔弊筐中脫落顛倒無次序乞歸讀之後官洛陽與尹師魯稍綴方成全書穆伯長叙柳文謂柳初不全見於世亡字失句闕墜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成定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與宋次道書曰光自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六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　夢得將諸書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曆末年向後卷數增倍於此共計不減六　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文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公閒居洛十五年朝廷許闕局自隨辟官授廩命史給札故成此書使無如許歲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隸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摸印摸印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祗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摸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黏之猶今佛老經　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于後者何其幸也

經籤題

題籤經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且言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余按古傳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皆先春秋經　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說大名易詩書禮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如周字周岐陽地名姬先代所封詩曰周原膴膴是也後為代号因以名易書以上古書加尚字孔壁尺得傳慶夏唐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經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則尚字伏生加詩以毛萇傳加毛字傳詩者四家曰齊曰魯曰毛曰韓今之詩傳自漢傳士毛萇因目詩曰毛詩以別三家禮

述周制加周字（孔出劉歆趙周必歆）傳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別公谷）所始（未詳所始）後秉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於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惟王弼孔穎達以為伏羲自重畫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三畫六而成卦則重卦伏羲無疑也但上繫言伏羲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畫前有易理且素具乎況于伏羲前言易皆泛曰聖人蓋有深意董淑面宰問朱文公以卦設名之始公荅以無所考○詩名之說或謂国史或謂于夏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以為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在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大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則夫子乃　襲周之借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埶六詩之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余按魯駉詩序曰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記曰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孔子序書以置篇端始孔安國○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左傳二書合為一因傳解經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為一見杜預左傳序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黃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於房杜解書謀善断外事迹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為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過無不殘滅曰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於敘列人物傳褒之者贊貶之贊稱美者傳無載（按史著贊始述固宲法左傳左傳無於事終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述固法而為贊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類）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兩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其議閼與之失而見于趙奢

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謀撓楚權之繆而載之留
侯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出洽背之耻而載之王
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親之疏而載之匈奴
傳盖四臣者功十而過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與善
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伯肝愛人長者
班固賛張湯曰推賢揚善盖四人者過十而功一併
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心懲
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寧復識哉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説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
譏侮古今聖賢独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
後来漢儒輯礼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
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
著孔子事實因援以爲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难扡信）由是益
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
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
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
儒不察礼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

不應礼樂無所自来而問礼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
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
書厭薄礼學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莊子傳
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攘棄仁義焚符破璽絶聖棄
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礼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
虚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
者蕩棄礼法蓬首垢面喪酒乎由晉代可證已豈有
以礼訓孔子而轟其徒則廢棄耶孔子於人之有善
若管仲之仁子産之恵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
故没之耶故愚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
盖推周公彼其夢想就奠見之盖子去孔子未遠且
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过文武周公使孔子
果師聃於莊子輩尚聃　非莊子述而傳之是
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
之衛道者　孔子分説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
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
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聃所戢多書孔子因往問聃
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礼何

不尽傳其徒而其為弁名檢蕩礼教之罪人耶東坡
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実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
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
禽滑厘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
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礼樂多能明
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惜
孔子也余嘗輯秦王事記只取諸書摹集未暇辨礼令輙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叙二
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逵原解
論語夫子為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
咸解子見齊衰者章曰衰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
文文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
安貧賤視若稽古三萬言者有間矣左傳叙晉獻公
殺申生事曰君非姫氏居不安食不飽礼記檀弓約
以四字曰君安驪姫公穀叙晉使齊事曰郤克眇季
孫　禿季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齊使眇者御眇者
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僂者逆僂者劉知幾史通

曰宜除秋以下者句但云各以類逆足矣此句煩也漢書
張蒼年老口中無齒史通曰且去年口中三字但云
老無齒足矣此字煩也朱文公云家藏歐陽公醉翁
亭記草前數行鋪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環滁
皆山也　　安記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問今乃
何代後歷幾何漁人黄道貴曰今晉代秦後復為漢
魏矣至陶淵明但曰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司空圖
曰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江嶺之南凡資於適口者
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
已華人以之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醇美有
所之爾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東坡約之曰梅
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
鹹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說
莊子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
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
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至應帝王篇但一語曰虎豹之
文來由列子叙少壯老死曰其在嬰孩志氣專一物

不傷馬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逸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体將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則之於息矣反其極矣莊子約以四句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壽無幾曰百年壽之大劑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疾痛衰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莊子叙此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視列語明省多少詩中如介父眠分黄犢草占山一身當三千之句前輩嘗評其善約然語簡又須意足李白壽裴晉公詩曰見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時叙其壽康功業三事於兩句中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叙其出督去国内得人心攘夷狄四事於十字中歐陽公上杜祁公詩曰貌先年老因憂国事與心違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髪白當朝以權倖不悦未及七十謝事故祁公謂此兩句道盡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見簡之工也歐陽子謂簡而法推春秋可當之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務簡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聰之類皆以奇而舛君其猶有當未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曰吾帯吾頭來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帯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吾字帯頭來果誰頭耶豈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書史詆名

堯舜禹湯或以爲四聖人名或以爲謚或以爲號以爲謚者謚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爲号者索之舊說謂孟子稱堯曰放勳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孔頴達尚書叙曰書遺泰大舜典最後出江左蕭齊時姚方興獻舜典重華句乃方興所加不知爲驪先秦古書已有嗟重華之不可丞就重華兩陳辭策語則孔琨亦難盡悉書中候稱禹曰文命蓋放勳謂堯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光文命謂禹布文德爲則堯舜禹湯爲號無義名或近是呪堯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則知舜禹盡名也湯名論語著曰予小子履世

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謐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爲次則天乙乃湯別号）至舜命弃爲稷養官也在當時以稷與禹臯陶垂稱名已覔混及他書凡稱弃者益曰稷不知夏以前把柱爲稷殷興始廢柱以弃代謂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爲紂則紂名辛非受也尚書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亂鄭玄謂紂轉爲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其惡曰紂其轉紂爲受或者傳書者过也至謚法以殘善損義爲紂亦未詳放無謚法而妄爾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離騷孫武兵書呂不韋春秋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鄭玄注尹言充孔安国注尹字）故號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爲自稱之名君前臣名以䟽與字表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後稱呂尚以可師可尚也孫子兵書存其名統稱呂牙謂之太公望者史記曰文王遇呂尚于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繆曰呂望呂尚盖緣史記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礼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雉則二百尺）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妬壟護疆飛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雄爲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礼記晋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晋語亦曰申生雉於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弟子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賓客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良孺之勇（左傳微虎宵攻吴師）

年三百有君与馬冉求卯之戰 楚邊爲戎右則勇非一人 子貢辭命外善貨殖
公治長能　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
而以道德札樂陶鎔之譬由天地間生生職職各正
性命所以爲萬古大化治聖人歷聘列国雖以道德
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謀欵以書社封孔子子西
忌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王之帥師有如子
路者乎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其後季孫啟衣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
學軍旅於孔子也史記言仲尼沒後弟子大者爲諸
侯師小者爲卿相蓋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
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没群弟子各編成一家之
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
横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孔子之教何所
不講所以爲聖而當時共慕至歿而弟子異旨故曰
孔子歿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之後無聖
人戰国孟嘗平原輩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者鷄鳴
狗盗袖椎竊符縱横徂詐賈生氏之禍而已下是惟
珠履玳瑇以雄其国所以士益衆世益卑近世伊洛

學興始以修齊治平爲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
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晋以来弟以詞學名儒者
有間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
究之經濟韋書儲才之説曰有天下者必諏詢咨問
取之無事之時而參伍析衷用之有事之曰方其事
之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
紛拏之擾則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歳
引月長則所蓄独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
且富故更迭爲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爲意及
臨事倉卒始泛然求之所以用之致稱其任难乎又
曰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不以迩遺遠
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彦講之者豈直曰文爲
而已又當參尧禪舜舜禪禹皆是積歳程年稷契夔
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决非以驟致
也君傳説起於版築膠鬲擧於魚鹽管夷吾擧於士
漢祖倉卒羅致販繒屠狗吹蕭織薄皆爲用則短不
可弃長小不可揜大又可驗也况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歳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孔子而

取之之説又不大公爾

孔子諱魯

北魏史著魏之祖詰汾政山澤見軿自天而下有美婦人稱天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會果以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為帝王切詳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考之當時魏大武崔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逼僭事皆直筆北人見者無不忿恚浩以暴揚國惡身戮族夷乃知詰汾之遇史官懲浩失而飾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君吏擁所在尤嫉之招刻國諱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聖人值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為貴孔子在春秋凡魯失多為諱護詩三百例録變風魯但著頌與商周等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説曰不巳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禘者朱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不知鄭玄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公為閔公庶兄躋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余考諸僖閔上乃文公二年孔子仕定公時陽虎已順祀先公無祿尚為逆祀不觀禘者未詳尓文姜通淫于齊書會于禚之類雖不泯其実及文姜與弑桓公不容於魯書夫人之歸曰孫于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閔二公皆弑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為所留絰沒不書其諱國惡也審矣昭公娶吳姬姓泰伯之後也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寧受以為已過而不列為辨辯至春秋書孟子歸曰夫人至自吳及其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人之為妲氏盡不狥昭公之失書孟子凡皆為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為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穎達謂孔子於魯事不可為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過諱無事諱護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為魯諱禮也不為魯隱為世教也公羊傳春秋諱例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左氏曰諱國惡禮曰魏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據崤函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為富饒之本卒滅

六国漢高委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撫可濟屯許下供濟大業唐興因隋關中之資宋興籍周之富覩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全是漢遣彭越等入楚地謀撓楚故兵疲食盡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於根本究心一旦兵敗方有無面目見江東又老之語大槩根本不立則進退無據耕織不備發然後表裏可以交數高宗南渡胡致堂進討乞措置荊襄為根本安存所謂老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謹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為與衛翊歷往來征伐四出如高祖在滎陽成皐京索而留蕭何於關中光武戰臨淄巉坻而置寇恂於河内又言置行宮武建康南昌江陵一處安太后六宮量留兵將為營衛陛下提兵按行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又言既定議講武其餘庶常日力不暇給者別置行台區處之此建炎規恢一大議論也惜當時琥其說盖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加傷意於事務之大度常日不暇給者置行台處之則可一意講武畜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說萬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車左為武夫悍將所难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而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疎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参異時論功爭以参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参功為最逮得韓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奪信為大將不聞参有軋已之嫌雖信奇才然参視之实為後出王信擊魏擊趙参皆與俱擊斉参以相国屬焉則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於士君子不足道而見之参則难矣其謙讓不伐不待含盖公噵蕭規而後然宜其善終於坦臨之世參本傳言韓信手趙東擊斉参以左丞相屬焉又言信立為斉王引兵東與漢王共破項羽封斉未服者漢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参国相印覩此則参終始出信下噫难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政權宜專不宜分分則事

無統兵權宜分不宜專專則乱生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掌兵而不可發召公發兵而必資仲桓南宮毛則其權之不權屬也尚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后時周勃以太尉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也唐季府衛制壞兵聚方鎮卒以取亡宋興鑒其弊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轉運貳制使有兵權者錢賦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預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內則政事歸於中書故外戚不得撓官官不得干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之三師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為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神宗嘗言藝祖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乱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变此又內外相制也

孟子談王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辟次識時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為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国礼義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国日事戰爭周君曾不能為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單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惜伯夷　李盱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似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盱江溫公之說乃扶持世变之一端唐高祖稱義兵伐隋隋煬之悪視紂尤甚高祖為隋方伯有湯武之資當時声煬之罪義旗東指為天下除残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乃竊臣突厥逆尊煬帝別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理所以胡致堂謂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有独夫

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爲王則謂之王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生殺能廢置能弭亂爭紂煬雖苛暴爲獨夫生殺廢置猶在也若衰周二君無紂煬之惡而安於衰弱使文武德澤斬盡制度大壞付天下於自盛自衰自存自亡於世治亂茫然不與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歷譜載黃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即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嚳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堯在位七十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

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達八人爲高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曆譜之數八人至舜時已二百一十餘年)伯奮至季貍八人爲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凱(如曆譜之數八人至舜時已一百四十年)少皞有不才子曰窮奇(至舜時已一百六十餘年)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曆譜曰帝鴻氏黃帝孫與顓帝同)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至舜時皆一百一十餘年)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曆譜曰縉雲氏黃帝臣至舜時亦七百餘年)竊意舜時未必皆尚有其人雖古人多壽然數人者不皆壽縱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濟美惡者言之綿歷六十餘年之遠未必代代皆元凱人人爲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累皆然也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瞽鯀頑圮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間聖愚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於世啟少康之外咸無可稱文武之興后稷稼穡之休烈猶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胄猶若此彼十六相世爲元凱四凶族代爲惡人吾不信也况更歷六百余年謂之元凱其間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謂之凶族其間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別同姓之醜非日賤妾爲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加齊女曰宣

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瀛楚女曰文芊杞女曰
㝎姒是也囯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 嬴陳女曰息
嬀之類豈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
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用如薄曰姬
音怡臣瓚曰漢內官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
師古謂漢內官無尒姬者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
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
若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反
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

識遺卷第一

識遺卷第二

古 羅 羅璧

擡頭上看花 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恵
崛奇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歴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陜江湖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横 十二州

擡頭上看花

九師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
未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古經為後儒所斷者多矣
况去籍於周壞於秦雜於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
聽說是拘於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
以前規摸在胷次一一從聖經看来歴親到地位涉
歴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不濟事縁擡
頭上看花終不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盡為
舍六經泥訓詁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為先
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来立言本意人須是虛心
平氣於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
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閣置惟本文本意是求

則聖賢之指得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說汩之也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捨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吏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詠者不能三百篇離騷之雅奧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者此也近時蜀士董君可曰文字用事要去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扯拽他人見事來使譬如買物出產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兼貨並畜若只他人擔上販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而售僕矣姑即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鯤以魚大而化鵬鵬徙南溟曰天池擊水三千里去以六月息摶扶搖羊角之風來蜩鳩斥鷃之笑出齊諧志怪之書是多少曲折筆端自然活動若見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僕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擔頭上看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右失明厥有国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遷推廣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患揚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爲詩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考六經語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録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乱尚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礼記威儀之詳備周礼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已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補治道而爲經豈專舒憂洩憤之爲哉

史闕文

天闢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巳今在未到戌當人物都消盡經世書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開闢至堯正當中數詳此則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寔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巳

歷四時當幾三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
究諸後儒因只據聖經為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
衰取後人僻書雜傳而成之非真有得於當時事实
也但以康節堯舜上兊有四時説推來帝皇前世代
綿歷有莊子叙伏羲上兊十一氏鄭玄六藝論譙周
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
前帝王數十百氏年踰數萬所謂肇自伏羲特就其
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羲黃帝堯舜以來
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离渙　隨等卦伏羲前

有美卦畫不專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劉道原通鑑
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黃帝始不思周易萬世文
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沒神農
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叙三五傳次甚明二
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迨代宋文公皆咎遷春秋不王
吳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偽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徇編年之説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
年兩周統中絕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呂后為政者八
年歐陽公廁武后于唐本紀司馬温公黜蜀帝魏皆

徇於編年説也定奪於文公綱目然後正偽分兩統
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為正統然後継
以漢王莽簒漢漢史為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
后猶存只當為后元本紀編年月紀哭祥而莽簒事
第著之莽本傳更始居位光武嘗為之將後始即真
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為正文公綱目俱不與以漢
昭烈之例豈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耶

子夏子思

司馬温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於周烈王二
十三年未歷本戰国策以史紀考之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
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实七十三歲子
夏時二十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継　王九年貞
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
當一百一十六歲　王更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
之王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
零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説但不知果

得如許歲數否　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
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於有子曾子門人
已是曾子故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
周命三晋為諸侯於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
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師子夏為文侯美
事繫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謚叔晋
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為
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子
思言衛侯事於周　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
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
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
此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溫公　某年必有實據
崛奇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尚書禹貢叙九州地
理之分畫山水之離合物產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
力之作止鋪叙隨之而異更不淆雜顧命叙成王遺
揚之語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文可辨此
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為貢曽子固諭后山學
文且讀顧命周礼文存之奇不一而狀物最精內饔
曰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
色而沙鳴貍請豕盲視而交睫腥馬赤脊而盤臂螻
五者各物之病與臭也郤行仄行運行紆行蚓蝉魚
蛇之行各態也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脣弇口
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体短脰與夫銳喙決吻數目
顅脰小体騫腹等詩羸羽之屬各形也皆隨其異而
筆之　深其目出其爪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
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
不作則必頹爾如委苟頹爾如委加任焉必將廢措
狀飛走翕張之勢　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犹
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模寫最難礼記樂
記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何曾覩聆其抑揚高下之声後
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
推莊子大木異竅究之　声天籟發為八声之妙至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一語又自有声入無声乃古人

狀物之至叙物之遞遞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為㡭
得水土之衣則為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舃得
鬱棲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胥
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
為鳥鳥之名曰乾余骨幹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
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於機物生凡十八變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
雜崛曲是以其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
多乎鋪直叙外更無委曲東坡獨不然起茁合花南驛馬耳
常出沒隱見君遠君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廬敖之所　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
尚父齊威之功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
　之功而吊其不終鋪叙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
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如洪景盧又多尚此記馬
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
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体怡
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秦拙堂記曰人必有所養以
直養氣以蒙養正以智養怡以寡欲養心以靜養正
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
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塒養
魚於淵養龍於江湖養萬物於天地由書契以來亘
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教侮春
高酒食養四体養姦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
狼豺以蠹苗養蟣蝨以蓄瘡養癰疽以戕身反正備
論養字之義文亦四變又短中攙長皆愼其律也景
廬如此甚多始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為木建朔合從寅
始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二月五月廵東南八月十
一月廵西朔皆寅正仲曰故孔安国王肅皆謂自夏
之前建寅　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即位仍
有虞以建寅為歲首書湯即位乃改正朔
　非尊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時焉蓋
就三代比較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
秦建亥漢興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為

歲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陰陽之氣終始著明也蓋子月雖一陽生之時則陽氣未出于地寅則陽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巳月六陽雖備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之後窮而溫厚之氣始尽五月一陰生時則陰氣未出于地中則陰出地上而嚴凝之氣從此始亥月六陰雖備而嚴凝之氣未終至丑月冬窮而嚴凝之氣始尽盡地中之氣難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為日一周日以子始歲以寅始亦有可議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王肅謂古曆遺畢固及秦而失夫月改則二月紊其經時改則四時易其位月可強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正尚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隨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　以正仲冬日平在朔易朔北方訓尽也萬物至此尽而復蘇蘇則皆當改易則歲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說若商以丑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太甲嗣位改元而稱十二月為首其後祠宮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孔氏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復歸于亳不知序作於周世所以年異祀又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建子書亦曰秋大熟未獲周以子為正毛詩稱首歲雖曰一之日然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之後繼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未嘗不以十二月為歲終又十月蟋蟀之後言曰為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號不改也至四月雖夏六月徂暑七月流大九月授衣八月其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亦不改時也周礼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正歲十二月斬水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周建子即今十月水未堅不得斬之以此推之據書正歲皆建寅月籥章於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於仲秋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賈釋周礼祭祀田獵皆用夏正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礼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秦呂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牲號器械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若秦焚後史最可證史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為正故秦史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穎解云周大德秦以水承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此亦爲改朔不改月之證又秦曆應置閏者皆在歲
末左傳歸餘於終之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曆
之前屢書後九月盖閏月　歲終也顔師古謂不然
則徑謂之十月矣此又可見秦以九月爲歲終也月令
曰之月命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曰秦建亥戌月言爲來歲受朔又可見月令秦世書也
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月二月及漢史建　之下
即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謂杜元凱後
序載汲冢竹書皆古晉史記以建寅爲歲首又嘗曰
改月者後王之獮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独疑孟

子七八月之間旱爲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梁
成之語於是門人問荅多曰闕疑但春秋　正伊川
以爲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
意胡文定傳春秋　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
月重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專余以春
秋傳本文考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谿嘗著說曰周
果以建子爲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
月巳亥焚咸丘乎夏伍月鄭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
公及戎盟于　乎十二月祭伯來乎凡此紀四序皆合寅正可見夫

子只用夏時　杜預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
令之夏冬乃令之秋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
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明矣杜預乃訓取爲芟踐
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
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
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乎經又書秋大水無麥苗秋
種麦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注五月謂之秋漂
殺熟麥亦五穀之苗經言麦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

知四月小滿麦已登場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威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
夏之仲月威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書
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礼也大率左氏杜
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牽合周而亦有知經用夏正
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敬授
人時暘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
昏旦東作南訛西成北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脊之
叅刻鳥火虛昴之中星析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革毨

亂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雖巧曆莫逢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我後世魏景初使建丑唐戴建子未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歷代帝陵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礼記与竹書然孟子先秦古書云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馮晉地實今河中府安邑無緣葬蒼梧况蒼梧在堯五服外虞夏禹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余歲晚乃倦位於禹十七年而後崩則巡狩晚當為禹舜未必耄年就任奔走也考河中紀帝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武象冢也禹葬會稽不改其兆殷湯無葬處裴駰薛瓚言湯冢在濟陰亳縣皇覽云在亳城北言在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漢書為冢肆扶風縣湯冢數出向言先制耶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館不擇里子葬於武庫皆

壠之處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後盡發掘始皇葬驪山墳高數十丈周迴五里餘石槨為遊館人膏為燈油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巧變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埋工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經以發掘餘空藏牧兒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窮而國家有廢興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之誠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喪歛用珪璋璧琮璜琥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眉令汗得流去也鄭玄注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聯六玉溝瑑中以歛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為柙長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東漢礼儀志紀載甚備其言瘞明器數曰筲八甕三甒二瓦鐙一彤弓一彤矢八匜八年八翣八遵八兩壺八槃匜九大各一盆一鐘磬各十六鎛四簫四塤篪笙柷敔琴瑟竽筑坎侯干戈笮甲冑各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杅三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小杯二十瓦飯槃十瓦酒尊二後王獨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儉其親之說周礼漢制未必餘也經王莽亂赤眉發前漢諸陵其玉匣歛者率如生呂后至遭汙辱独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送終令陵但令流水與丘壠同明帝亦然然古今注

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　垣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内隄封十二頃五十七
畝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遠遭董卓亂呂
布盡發諸陵以珍宝解金縷探含璣魏文帝懲之故
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国亦無不掘之墓喪乱以来
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殆盡是
古焚烙之刑也豈不痛哉呂不韋生戰国末言荆齊
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勝數其大墓
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

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
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爲之慮則死莫若無動
莫如無利入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疎彌疎則守者
彌怠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
宝不可掘也而爲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
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孫以璠璵
斂爲無窮慮也司馬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
富大槩喪乱之後民無生業因興後隧而名丘大墓
雄麗自饒豈違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

征見無不發者按温韜發唐陵因遺令世宗曰我死當以紙
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礼衣一
副常衣一襲具棺槨　於是西京鳳翔雍耀等州
秦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
後魏　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肅
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　陵丞曹經
闕發容齋五筆辯諸陵地理異正史又漢文陵概所書後亦發宋藝祖至哲宗七
陵葬西洛靖康之变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㒟同
張燾往省燾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

惟昭陵無恙哲宗犹暴骨初檀密樓熠同往熠歸述
昭陵之制曰陵因平岡種柏成道周以長牆闕閣樓
觀環之神闕内列石人羊虎馳馬等像神台三層高
二丈俱植柏下廣十五爲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
對立其號下宫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
金玉而墳是爲盜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猶將慮
盜況闕觀環之乎下至官庶刻銘勒誌亦未免有類
金玉之標識劉向曰丘隴彌高宮廟彌麗發掘彌速
要之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

飾以為身累乎漢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处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則墳乃是孔子始於墓上起墳則封土尔雅曰墳高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国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国後姓姬則名姓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按王充潜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盖信都勝徒昔賢謂司徒之声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勝曹操於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超於關中時超反操於關中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諸葛孔明說先主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關中別號二說皆欲由關以搗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敵則中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荊非蜀有所以周功求南渡張德遠出師川陝实祖周葛遺策全有吳蜀又孫劉所無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桀熟視孱弱之曹丕

川陝江河上游

昔人謂川陝繫南北重輕盖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祚首身任川陝計盖出此而以冨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後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国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迨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後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盖師尊之

三大處置

漢初病於諸侯強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説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説賈誼發之普之説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同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姦謀也

大横

二札灼龜之法卜人占坼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義未詳按古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後骨近足高處占其坼兆直向背為木直下向足為水斜向背為火斜向下為金横者為土朱文公解易因謂漢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畫野分州封域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里之国萬世通鑑劉紀善黄帝土地東至海南至北逐熏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傳書謂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説謂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里之国六十五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時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増減者也今曰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則二州地削於七州古制紊矣況冀為天子之都豈可削哉漢儒謂王言國制今五經皆駁難盡憑但冀爲王畿乃制度所當先定者不應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列或者九州外別建營并幽三州且流共工於幽州正以罪人屛之荒服外之窮處若析冀為幽則近在王畿何取為流竄哉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洲左傳叙四裔投之四裔裔遠

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況流四凶在治水前時未析營并幽無幽州之名孔氏書疏著鄒衍說曰中国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爾中国名赤縣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国外如赤縣者亦有九漢書顏師古注亦謂九州外別有營并幽三州（余謂天下之偉久矣竟冀兗三州所在攷）

（疑二說荒誕但地鏡書括地者地中看曰崑崙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孔疏曰崑崙在西北別純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其禹分為九又曰神農上有大九州曰柱州神州之類今惟有神州分為九微漢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水出其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經曰崑崙有五水環其墟其東南流為中国河東文公曰地形從鏡曠崑崙山故揚失處其水四分以山勢求之黃河始崑崙瀉入中国不應偏居一隅合三隅亦有水焉禹貢導山導河導江皆始於西則中国特崑崙一面九州外之州亦有先限不待營并幽之名也）

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州帝嚳制九州則九州古地盖為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仍為九故商以来但言九圍九有周礼職方氏亦只列九（鄒衍言水中可居曰洲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州有九故州以洲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名遂改于洲）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為十二不無叅并制之疑意黃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盡者舜因其隙復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並列必盡九州析也鄭玄盖拘孔傳若王制難憑亦為以今九州幅員計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須數十倍建置可也豈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耶王制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工於幽州盖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識遺卷第二

古　羅　璧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丘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會釋檜　終命椽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輙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觀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曰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僞皆不以一槩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言知此意者濂溪易通橫渠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抉理剔微皆無一言相襲至羽翼六經又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於史范甯緣歆向而不美於穀梁文中子之書識雖正大而拘拘模倣論語皆後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其体規畫負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黃山谷曰文章最忌隨人後楊東山曰大夫自抱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觀此則諸賢所以傳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丘明

左傳叙及韓魏戕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巳十六年後儒以孔子有左丘明耻之之語遂謂傳為丘明作自漢以來如出一口唐啖助為左氏學始言別有左氏若夫子言左丘明蓋史迭遷任之類便謂左氏為丘明非也宋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丘明字未可考朱公以傳叙及韓魏殺智伯事謂傳是箇傳記人做答黃義剛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左丘明自是一人作傳左氏又別一人必非丘明程公說春秋

分曉首辨傳非丘明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
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蓋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
析指證其迹鄉先達萬見春鎮嘗著論辨傳非丘明
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丘明姓左哉
衛有昏庳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諱非內儲說
著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後之子孫皆可得
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楊雄曰左氏品藻司馬遷曰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律劉歆七畧斷然曰左丘明與聖
人好惡同親受經於仲尼而作傳三人同出漢朝立
言異同如此（余按擗傳為丘明作始司馬遷劉歆引得解經書方大傳後人遂皆祖歆）自
歆以左傳為丘明其後諸儒從而和之至杜預集其
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謂秉虛襲僞而不省也
嘗以傳語考之左氏端為戰國時人當戰國時者有
鄒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為驗而昭九年傳云
陳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衆九年尖帝為火師
姜姓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
雖以星土辯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為某星自三家
分晉之後堪輿書出（亦出鄒衍）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為
木趙為火梁斉為玄枵衛為豕韋吳越為星紀等說
而左氏昭十一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
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凡此等語皆與
堪輿書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傳叙鄭人對晉曰寡
人以朝見於嘗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臘傳叙宮之奇
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
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
鮑帥師及晉戰于櫟如此數者皆出春秋後而左氏
之傳其為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不語怪力亂神使
丘明果受經於仲尼而作傳必當達聖人之旨何公
子彭生之為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之厲實沈臺
駘之為祟鯀化黃熊石言子晉內蛇外蛇新鬼故鬼
鳥鳴亳社神降于莘等說累累書之是足信左氏非
受經丘明明矣

班史出劉歆

葛洪西京雜記後叙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
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歆欲撰漢書編
錄漢事未銓次而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來班

史始全取劉書小異同爾固所不取者洪抄出為西京雜記觀此則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穀梁

公羊穀梁二姓自高赤作傳外考之前史及後世更不見再有此姓萬見春韋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腳疑其為姜姓假託也（按文公語錄已有此說）蓋戰國時去春秋未遠傳之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當諱臨者難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為之筆故高赤傳其事因隱其姓後世史官於當代難言之事每闕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辭義高赤緣時忌沒其姓容有此理左傳作者之名曾無真的是傳者亦致假託也（按二傳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漢景帝時胡毋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書穀梁云秦孝公時人其書宣帝時始傳先儒因謂二書皆作自漢儒孔穎達曰公羊道亦遂說之李杜預言唐引公谷適足自亂大觀學與曰公谷說辨之言非先儒說或者又漢儒假託也）

形容失當

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諭巴蜀檄首言蠻夷自擅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為武帝文過然不失為尊者

韓唐明皇寵貴妃實好子婦白樂天長恨歌乃曰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　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其後誅貴妃實六軍迫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聞夏殷衰中能誅褒妲白秘其為子婦杜歸之於內斷皆立論當然也唐取蜀檎劉闢韓退之誦聖德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模寫慘毒之狀惟恐不貴不知刑而如此非寬大之朝所宜有可謂之元和聖德乎東坡錢氏表忠觀碑言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抗王師積骸為山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雖影帶錢氏不煩兵而下甚好而於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美此皆文人形容之過韋記唐牛元翼除制一聯昔人謂語勝尚書殺人盈城汝當深戒孥戮爾眾朕不忍聞制元微之作信大哉言也

古事難詰

禮記記文武夢齡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其說武王少文王四歲然文王崩武王

未及終喪伐紂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計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總七年是文王七歲生武王況伯邑考武王兄劉氏外紀且明著文王十三年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後文王七年崩較之生伯邑考總四歲故夢齡紀年難據（按文王大統未集而終越二年為豐十有一年師師孟津伐紂十有三年大會孟津克商既克商二年金縢著王疾甫瘳則武王後文王崩蓋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鄭康成書注謂年十歲通鑑謂王三歲則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為武王嫡子故立則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計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幾何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二十三年壬子歲父叔梁紇卒孔子時三歲故不知父卒葬誠有之逮周景王十七年癸酉歲母顏氏卒孔子時二十四歲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礼記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紇卒孔子雖少其母尚在豈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記着叔梁紇年七十娶徵在少婦因野合生孔子（先賢釋野合猶野戰由也不備礼之謂）徵在耻之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不備礼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慮恐不然也且孔子萬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為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則當聽其崩壞乎凡此見漢儒言古不復驗之人情參之道理只是臆説

洞庭古九江

漢志言尋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提江箘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為證不知尋陽今江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禹貢淮海惟揚州在彭蠡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江孔殷 雲土夢作又其後導山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及岷山導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即巴陵江北夷陵弓西陵故岳東峽西）以經考之周礼職方云荊州藪澤曰雲夢釋者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

江夏安陸皆其地據礼雲夢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又已析雲夢為二傳昭三年鄭朝建子田于江南之夢鄭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夢一澤也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寢于雲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為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為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跨江南北因摠謂之雲夢凡禹貢叙九江皆在今荊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張勃吳録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説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建安蔡氏釋書援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又援楚地説曰巴陵瀟湘之渊在九江間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湞水湘水九江非尋陽明甚鄭卬亦云禹貢九江在荊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折九江之目無漸酉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為九江也唐孔穎達謂尋陽九江之名起近代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尋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考當在九江郡今淮東江西諸郡漢復置九江郡今廣東滁和貢濠壽九郡如此則尋陽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禽釋擒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即鹿是有禽之心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驅走皆禽也礼記鸚鵡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曰不離禽獸如特牲郵表畷禽獸下文專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通名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贄鴈雉雞鶩外虎皮羔與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腒鱐秋犢麛冬鱻羽獸人弊田禽注於虞中注謂取禽左耳効功鄭玄因謂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説曰禽者鳥獸揔名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彥疏曰已孕曰獸輸之於公未孕曰禽田衆得之又孔穎達礼記疏曰禽者擒也言力小可擒制也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須圍守而獲也詳衆説則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於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別言獸以小大兼獵禽是該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則禽者擒也孔説亦然独爾雅言二足而羽為禽四足而毛為獸然其言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不知詩雄狐綏綏則雌雄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牡不拘

走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桉經中惟二禮秉禽
易繫律者禽也公羊鸜鵒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言
翔餘多獸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則書之鳥獸蹌蹌
陽鳥攸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
之黃鳥玄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猶禮之羅鳥爲
共卵等語聖人皆當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互叙耶

終命椽筆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寧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
生者之美也後人視頌祭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
之當諱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覺而語人曰
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冊謚議皆屬珣
草而筆如椽事後人不辨爲不祥之筆

封畧自然之險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蓋國有限界方
可自固伏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
距滄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如行幕上盛人百步皆動
馬車駭無孑遺凡千餘里四面茫然以人畜骸骨爲志每風將作老駝知之則聚鳴而頭其鼻口沙則危㨿北橫天漠
子沙數千里遠者進寸退尺異哉風一起沙卷如席壑人多不能出號者七九南陽五嶺瘴癘能死人其外限以恐淡然海患瘴迥香脚

閩浙海粵經其中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後世封畧不謹華夷混
處按周東遷而後吳越楚蜀盡蠻秦隴晉魏悉戎狄陸渾河西白狄雒間有舒諸戎洛陽有楊拒
泉皐陸渾伊洛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魯處魯旬而用夷號徐在東東而有夷名當時四夷錯居中國
漢魏以來然至東晉中原消磨況一其原皆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湮識
者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嘗以天下大勢考
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爲險蓋居
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大
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爲襟帶關南北通處路遶
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爲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
傾其峻絕其降趨井下有澗巨石磊硯凡四十五里
艱折萬狀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榆
關蓋曰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
實遼東諸州之障阻昔時守以土兵狄不能入自石
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灤三州賂契丹由
是北自定武達遼海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狄者
狄皆有之按漢北邊之守曰定襄雁門雲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今靈夏州而出河套
先幾其後拓地踰塞關外皆漢有光武與民君胡兒民欲居關以東唐藩鎮據張田承嗣有幽燕十六州
拓唐先其清關故也雁要者據宋與諸關皆在契丹襄故大祖

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古北口野狐門松亭關三路普有古入堡壘戍迹於此置守南牧自絕後富弼使北亦言王人云居守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府家寨則虜不得南矣按書禹貢導山自岍岐荆山迤于河東口雷首底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則河此諸山羅原雍西迤河而冀而幽而營至碣石入海盖天然華夷之限秦築長城起臨洮盡遼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五代失險周世宗嘗於深冀間浚胡盧河為限宋守塘濼而雄霸二州間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瀰漫而保州以無之多植榆為蔽宣靖間童貫輩爭燕雲而不爭險故岳飛曰金破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後金人踰關黏罕嘆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觀之居庸諸關實河北屏蔽也○越河而南黃河潼關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治而不問要錄載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關守河黃河自洛陽三門積津東至邳州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冬則鑿冰潼關邊西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亦設四行省分　兵十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洩

不通如是者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關不能乃謀關山東假道宋由蜀出襄鄧金坐此不支由此觀之黃河潼關中原屏蔽也按劉宋元嘉中与魏爭河南魏敗戍歸北宋因魏陷碻磝滑臺洛陽虎牢列守南岸至潼關其後魏兵水來四鎮盡失守晉杜預書於孟津建河橋五代兵爭者東擔結筏或履水而渡則不如江又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地面処所以多次泣河古設必以兵固長堤限水其守若東南以大江為固而古人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須塢脩東興堤城巢湖皆守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　重崗複嶺險在山胡安國嘗言守江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漢上流曰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張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則長江與虜共役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得安乎蓋淮南魚鹽桑麻之富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宜急保淮陽誠齋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敵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見方水道通淮有四汴穎過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淮走鵝洞啟從淮淮為南北限襟荊襄南出門戶者其地左蠡闔決前瞰宛洛右通吳會後巴蜀昔人謂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是也但處中原交經可入者錯出胡五峯謂其地利進取不利固守猶以兵險迤將固荊　長安東有函

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蕭關故號四塞之地漢祖東據函關必分嚴榮陽京索之守若西則玉門陽關古稱天限漢魏世以羌徙居關輔實處其裏故漢言三輔利害者欲保西涼州城此地南隔戎羌西通西北斷匈奴古者漢武取休屠王地建州名姑臧敦煌等郡今唐苦吐番元載欲城隴山口原州按隴山南連秦嶺北枕黃河東西一百八十里其以九日上者七日乃越登隴東望秦川極目泯然隴外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漢隴蜀據涼塞龍北武遺表錄取之路諜山道而後濟令護師白諸將攻隴坻東經略西夏韓范議取橫山唐張仁愿守朔方河外築三受降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文各有要也

口蜀險李熊嘗謂北據漢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荊揚所以計蜀善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鳳為藩籬漢中為門戶紹興中固蜀專倚鳳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胡世將力爭不可四州內漢中雖有諸關而支徑甚多故和尚原守蜀要也　南方限以五嶺區粵無西北之勁中國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通為三國曹操守洛陽東拒吳倚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為地有所必爭觀此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古稅不拘什一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無年魏平糴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郊中郊外各不等無槩取稅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實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廬舍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此文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百畝取一徹是已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趙岐謂耕五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說亦什一孔穎達謂古者人衆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畝殷一夫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書井而田古制也且歷夏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畝萊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地全稅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無緣可專有貢地殷兼有助地與萊而周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說不通因臆說也林春

秋魯宣公初稅畝（收公田外八家私田）取杜預注什取二故曰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過於什一也大貉小貉輕於什一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國㕓　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皆無過什二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陳興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潞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啟公委刻相處分遂屬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時彥博斬告反者索卷視之沆獨無着筆遂得釋二臣書危疑間皆以不署字脫禍若書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訐之貴岌乎小人之用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監釀一員月有薄給牢每賙私人某牢來以處客客智是也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化一筆後客去帥司磨筭酒課追逮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猶夏旱則冬澇雖曰救王荊公一時之偏實古今財計兼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歛散之權後世又有榷山煮海曲盡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乏財拙亦甚矣唐劉晏領漕運興造船執事費皆過與曰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半漕運遂廢謝居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兵不下四百萬秦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啟戰則得六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項氏印刓利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間疎楚君臣予以黃金　百斤縱其出入蓋足陳平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為漢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絜不汙之事賢如王述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翔平等皆楚降漢者子胥羊祜深知王濬才大濬志奢侈封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卒平吳故使智勇建功惟豁達大度者方可語此唐李絳曰

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主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寬其繩墨所部租賦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嘗言桑維翰愛錢雖用上言蜀用其長當護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二十四緡易一胡人首止費我二百萬緡規模宏遠如此宜其克敵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吞鈎之魚悔不忍飢羅網之鳥悔不忍飛人生悮計悔不忍為故唾面將襟拭噴來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罵招功德噴來送福田則知忍之為福矣數語雖不貢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忍心緣忍事張公藝至以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於懲忿窒欲之致然也然忍有二義番易饒氏解論語是可忍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人大抵甘忍為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飢忍食欲忍趍堤滿川決閑之惟艱知道之忍則克已而復於禮禮入而反其敬如噎而霽冰而澌容而消之所過皆化其說忍字有淺深入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忍之　為忍然後忍字之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溫公獨樂

古人遇不可有為之時多有所託以自晦文王囚羑里忘憂於易孔子轍環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句踐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自汙陳平當祿產擅權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為飲啜不收之態劉伶阮籍畢覺謝絕一皆用醉酒遠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僊為荒誕哉蕭何鑒韓彭俎醢良之明哲保身不待著而為先蹈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貪飲醉非真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間言不用退居西洛創獨樂園以澆花種竹為事自比晉唐間人公豈獨樂者哉伯父怡　嘗曰古人之悔不一如豫讓漆身吞

炭使人不識是晦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猗玗子是晦其名公羊穀梁今古無更姓獨爲赤託焉是晦其姓魯三桓陵公室樂官師摯以下適齊適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含魯而是晦其居余因謂蕭何 陳平劉阮輩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張子房是晦其智司馬懿是晦其姦若溫公自比晉唐間人以欲晦其爲宋忠賢也

識遺卷第三

識遺卷第四

吉羅 羅璧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贅叟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之過　與嶞去角　寺觀無藏

聖賢剛常之變通終不諱戮　封建限百里　與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識其大者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爲經者謂王道貴仁義也韓柳並稱昌黎獨得祀孔庭者闢佛老扶正道也離騷怨而實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忘君所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揚龜山曰書名已不正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於用兵王荊公編百家詩置李太白於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兒詩子美曰曾顏游夏則導之聖賢退之曰玉帶金魚則誘之利祿宋文章多粹伊洛發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覺歐蘇氣燄不長毛詩國風後代騷人極力摸倣不到鄭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聖人必遠觀此則所謂大者可識矣雖然此以文論

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
為非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侯為知禮翟璜與魏
成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魏成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吳起與田文論功將
三軍賓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親則起咋舌不敢談陳平為宰相不問錢谷
訟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横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
陽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
正公所至為政教禮教學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
人論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
過於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
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
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
安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
今板行經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
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
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
十二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
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
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
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不同三人之說異從公穀也
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
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
左傳書孔子戌歲夏四月己丑 卒杜注歲四月无己丑有乙丑
故孔氏家譜祖庭
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
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謂周建
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
又不然

瞽叟武后

古今事關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為天子
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即其難處者覘之孟子曰執

之而已前輩畢孟子此答以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豈
有身為天子不能屈治伸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
奢父殺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　遂自刎死五代周
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
以能權所重也歐陽公謂世宗寧受屈法之過以申
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
是固有當權輕重者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涖官
日有以嫌疑訐父者南軒以事關綱常置狀不省近
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訐父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
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問子孝曾為父母代
勞否子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杖之處置真得體陳
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為可以無直不可以
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為可以無廉不可以無
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以處之之說
為武后易唐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當有唐
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實於名義未安然五王召禍正
為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為周不得為高祖
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芘
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桀紂失道湯武不得
以臣芘君管蔡間王室周公不得以弟芘兄文公綱
目俱不之錄余於衛輒拒蒯聵事識公去取之意公
謂蒯聵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為親不
可一日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聵為先君罪人請
命天子討之可矣然輒聽大夫所為又似假手他人
以脅父於輒處心終未安故只逕去為得策綱目不
錄想此相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難以洗唐
室篡移之禍故南軒謂當并易中宗蓋天下者高祖
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嘗究胡文定傳春
秋文姜與弒魯桓其子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
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
難斷者也然文姜遜於魯孔子書之曰夫人孫于齊
傳謂去其姜因絕不為親也文姜遜齊即歸哀姜遜
齊不反孔子側書曰孫不緣　公示輕重深絕之也
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子殺之
有司欲當論逆孔季彥援文姜絕不為親之說但以
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還中宗於房陵豈有母子之恩

乎漢光武中興以呂后發劉氏三王背高帝約束王諸呂幾危社稷謂不宜配享高廟即位後遷呂后別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后廟配祀然則致堂吉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大意然其敘言從禹假言以鳴夔假韶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六一文集前面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周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議論闊涉什麼大封末後却只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故皆啟昔賢之譏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餙治者厭兵秉正者賤術循實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參之亦有後世矯之之過霸於古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百率全數也詩清廟之祀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周以二伯領諸侯實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傳五伯之霸也注霸把猶也把持天子之政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顏師古伯獨爲霸司馬溫公曰二伯敢廢乃轉爲霸故周禮九命作伯禮記五官之長曰伯三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桓玄修其父溫曰父為九州伯皆長諸侯之號司馬溫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子謂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論霸政曰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斷絕衛弱禁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之目也雖以粹駁辨王霸然李盱江曰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三代王而粹唐漢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有粹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駁之分也祭義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

弟之順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稱五霸說者遂視霸為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稱者以桓文假公濟私非貢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誠也豈謂霸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慕尚桓文又迷於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進諸侯因例罪桓文今承其言果謂霸為非不可也（盍軒但以公私辨王伯王者無所為伯者有所為）利之一字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必言何嘗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

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漁之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所以為財計者甚密然後宮室棺槨養生送死可無憾也孟子王道之始因墻下之桑雞豚狗彘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膳服祭祀賓客朝覲聘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賦周禮衡虞亦且設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於齊梁禮不知義遂謂財利孟孔不尚則主當知諱不幸國用告急則倉卒揔斂

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也不知君子惟當見得思義謂當諱不尚非也兵者所以威不軌備不虞羲黃唐虞可謂淳美而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征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叔末血氣之私慾熾利欲之爭不息飭仁義者動以去兵為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銷鋒鏑卒肇鋒鏑晉去武備卒開武備宋襄仁義梁武諱戰皆不滿識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閱之特擊刺之教侵伐之書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文德俎豆

濡運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不知有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今飭治者欲諱兵不事亦非也術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爾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須委曲斡旋成之亦是道理合如此不成朴直付之無可奈何便已齊王愛牛孟子進以仁術巧是乘其善心之發誘之充拓不成謂其不足進此安其愛牛而止今之治衆有方曰政術教人有方曰道術思慮之巧曰心術術非不善之目也特隨所施之邪正有美惡爾名由實正猶形影

相隨故名教名檢名節胥屬世之具君子脩之則善
名生小人悖之則惡名著三代之王必先令聞夅有
舉於天下中庸取之　盧綸曰常士畏敬慕善然後
有名宋范堯夫曰人君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
矣士處窮約若無美名人何從知孔子疾没世而名
不稱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實爾今謂之鄙亦非也若
夫文之為文古不專以辭采言凡文之義只有條理
不相紊亂之謂俗學之說與談文者指為末技不思
堯舜禹大聖書贊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稱堯曰

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
行忠信匡人之圍曰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
文此豈摛華掞藻之末哉先儒謂文乃古先聖王經
世之道有以制度禮樂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辭
藻言者辭藻則入世浮華之辭道德則六經　萬
世之辭制度禮樂則聖人制作維持斯世之法程也
蓋上古洪荒朴野斯人禽獸之不如也聖人出而汙
尊抔飲易為俎豆揖讓土階茅茨易為上棟下宇塊蕢
桴土鼓易為八音六律獸皮鳥蒙易為衮冕黻冕事

有條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觀者皆文
也故語曰文之以禮樂特上古生齒未富俗淳事簡
羲黄可以遊乎無為之天而文為可略堯舜以來俗
日熙事日繁儻不事為之制尚仍朴野之舊則世浸
以紊故夫子稱堯曰煥乎有文章稱周制作大備曰
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禮樂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
之為言猶曰物各得其理爾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
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讓夫婦之倫理不立後聖憲
其淆亂從而屬父子辨君臣聯兄弟正夫婦剖去鄙

野之習遂文於前世此世道所以稱治也考工記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赤白繢畫之事後素功周衰王政不綱幽厲以亂故詩
人刺之曰動無禮文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文章盛
衰係世治亂如此向使君昏饗射之制存則乖爭之
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則崛強之國不聞矣宮
室車旂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之既
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則世之泰
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貴於文也後世動以末技視
文豈識文之所為文哉

與齒去角

顏師古漢書注董仲舒策語云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參之 信然按韻書角字注人下用音摧頭骨上出也觸也競也兩點下用音鹿四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偓佺嘗辨正二字未釋其義余按詩行露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咮無角且按東漢注云用謂嘴故晦菴詩傳作鹿音蕃易董敬庵 雲章雙峯 謂同鹿鳥咮骨也鳥有咮者無齒獸有齒者無味此天有所分予也盖從曾氏說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 以白馬負經東故號 盖並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之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盖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鄢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庵言觀有四一曰朵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曰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孤危宄居州呂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庋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若鐸鈸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聖賢綱常之變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 禮記言舜三妃注謂天有妃星四故自帝嚳皆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獨缺正妃為未命於父母也但舜娶堯二女世本謂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堯女與舜曾祖為親孫祖正配豈不亂倫余按堯本舜曰明明揚側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側微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莊子曰堯舉舜童上之中則舜是於寒微被別生分類皆與且云

故世本多繆史記從而論世之氏族尽始黄帝皆猶皆世本之誤也有天下當傳子而堯舜舍朱均孟子淮南子皆曰堯九子莊子曰堯不慈孟子漢代祖堯曰堯長子考監明之後舜世紀舜子朝鮮記云子堯舜子敖如此何朱均一不遲舍之初意傳賢二聖之心初不計也子之君否也君臣定分而湯武取桀紂兄弟同氣而周公誅管叔夫婦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見禮記家語孟子出妻見荀子解蔽篇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於兄弟漢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於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於夫婦

送終不諦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為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濕故在裹近尸喪大記大夫裹棺用　鑽說者謂以繒貼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衽束　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公羊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末口以具周禮喪事以互物蜃物以闔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為灰置壙下禦濕左傳邾文公葬用蜃炭礼數用魚腊或心蚳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小大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主無私土地之心周衰壞於兼并遂至君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輩因謂同姓屬疎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擧兵爭或者遂謂古法不可用於今不知漢晉之變與地踰制也按黄帝畫埜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言封建肇黄帝而神農有紀侯陽侯則封建遂攻風沙伏羲時權横帝前禮記王制子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百里國左傳鄭子產對晉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言齊桓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内不備一同句踐之地東西南北縱廣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傳至湯文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後漢

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於雷雷震驚百里故也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師鄭玄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之采地采者采取賦稅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又不得世封但書大傳言采地之異百里國以三十里爲采其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罷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以祀其始受封之人與辦以采地各制乎豈故曰蓋萬國並建侯名則勢分勢分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按神農封殆強本弱枝

海山王有十國唐虞迫近凡設國達大近小虞殊國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周禮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儉於百里故魯七百里之說或者疑爲戰國者侯分疆之書漢儒妄采之周禮之制釋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之如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　大其數者實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國皆總屬大國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契漢晉非封建也公謂按侯國初封只言百里後來漸大皆是并吞百里國增至五百須并四國方數得一國宗廟社稷豈不勞動泥小國制古功臣之後移小增大封制既行地有分限又阿稱有余地別爲小國子余采文王曰方百里起其後克須家遂國於岐渭之間支宗遂汝渭改都豐三分有二何往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來可知矣故二禮說難信未說爲是據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而已而勢之強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興創規模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事功成若泛圖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爲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捲取關中征戰乃出大宗規模都不出據形勝揀人才之外宜其光啟二代也劉主德未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說以跨有荊益遂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

臣強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為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晋宋偏安江左皆正統後又兄為虜廟社為墟有不共戴天之讐當事勉後無可疑者而晋祖清談規摸不知立宋狥和議規摸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大體重莫如六飛慎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斷国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凡命十四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迄無成功故燾直指以為規摸不定又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子産初相鄭魯皆召国人之謗及無期終也易謗以頌韓信孔明終身事業皆決於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桓溫不渡灞水雖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為皆有素定規摸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於武王三千趙括四十萬敗長平漢高合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白登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陽黃巾百万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苻堅八十萬敗合肥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鄴城其以多兵勝者獨秦王翦六十万勝楚項籍四十万勝秦此外多多益辦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明信拔勝趙勝魏兵皆人分用近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錄論靖康援太原之非盖分數不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兵二十二万皆敗績所以敗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能幾先鋒一不勝而却後皆聞風而却矣二十二万敗亡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粮兵捉援兵今且以五万為率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主帥兼聽策應兩分二兩將捉敵援兵以二十將分地入敵境擣其虛隙以二十將前設伏於偏僻處伺候敵兵出杪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自困大聚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齊敗衂此分數明之說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陜合六路兵四十万與虜戰富平始於環慶一路兵潰諸居皆潰然則分數不明於是一齊敗衂之患生矣魏段超曰衆者在得衆人之死人衆而俱肯致死於是不徒衆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国之兵各將

以命御大事則會諸侯[附視國大小為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其將上軍其將中軍其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材力取]隴西天水安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淮弩手荊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操船有事徵諸

屯所不適用則守尉罷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奉朝請之不假令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　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

國各擁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 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蹂

自古有死

世俗欲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況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漠遺滄海之蹤嵩完窘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毀時人欲名不死理乎後世方氏言黃帝老聃俱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塟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人弔之而鄠縣郴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鹿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

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桑樹下右脇側
臥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
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塵山地如彭祖七百
餘僅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況其事不經
是皆寓言釋說之錄手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
不死爲失期爲祅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期之
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爲壽兵爲刀死刑爲
獄死不耕織爲餓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爲孤死含
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有可傳
雖死猶生也

識遺卷第四

識遺卷第五

古羅　羅壁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廱　漢儒言禮　士異
息二訓　南兵　處置兩得　隨時救時
地理　衡　嵬嵬

秦後六經

經焚於秦易以卜筮獨存孔子言詩三百一十篇詩亦全書（漢藝文志謂也以諷謂入羞歌詩以侑燕饗春秋皆無漢異章句有因派）傳者浮丘伯受詩於魯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則詩傳漢興矣后蒼爲高祖定章程而蒼脩春秋左氏傳則書亦出漢初二書今次序連貫亦全書也尚書初出伏勝口授經出孔氏壞壁頗多殘闕禮則傳自高堂隆今之儀禮也逮河間獻王好古搆求先秦古書得古經五十六篇並科斗文字梁沈約因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裒拾遺文序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學記出毛生

王制出漢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時入若周礼漢文侯樂人竇公首獻周官大司樂章他如汲家云武帝時出自山嵒屋壁成帝時劉歆校書天祿閣始列上其書漢興六經未歷如此考秦焚書之歲至高祖之興僅十六年書雖萌芽而挾之書律未除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斯文始暢但遭秦火後儒於經各有餘論繫辭著子曰字歐陽公謂非夫子親書然後世講師所增乾卦亦著子曰而漢藝文志謂尚書有張霸之譌唐李漢亦曰書孔別其譌唐以來言左傳非丘明者數人朱文公析詩序各置謂序語多與詩背按後漢衛宏傳言作毛詩序則但序出毛萇小禮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何休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諸經各有傳授礼獨無之或者其詳家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道為維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

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生戰国周室猶存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已有其詳不可得聞之答一聖一賢禮樂所宗周室無恙時已莫可攷而謂秦焚後周公禮書槩然完備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国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書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三經於易詩書多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朱文公亦曰左氏記周公事甚詳曾不及府吏胥徒周礼沒緊要事亦甚多而略不見之他書果出自周公當是草定未行書又參二禮語意相類處不一其出漢儒無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經而中用字亦奇歆子嘗從楊子雲學奇字也

易象物

易變易也多象物明理書名易舊說象日月取陰陽變易為義日月更晦迭明蓋交易之大者陸司農推之物理謂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彖疑彖名茅犀訓革面小角知幾羣出交廣土人謂之豬神象角但汁二少肉亦能知吉凶陰陽易之義出於

易東方朔曰非守宮即蜥易是也秦晉西夏名守宮又名蜥蜊易南楚名蛇醫東齊海岱名　北燕名祝蜓蛇形四足色变不一字象形曰守宮者博物志云以朱飼之色变赤擣以志女人終身赤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名此蓋以陰陽搆合則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龍亦象物之变

經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費直孔達父如空擿尚書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國毛詩以序各冠章首始萇春秋與左傳合為一始杜預

禹事舜

堯使鯀治水鯀理洪水汨陳其伍行後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憚將以蓋父之愆也及鯀殛死禹為鯀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怨於其親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為鯀故弃舜私也聖人天地之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愚謂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女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應問孟子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棄天下猶敝屣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有重於得也噫禹吾無間然矣父子大倫也聖人當有說以處

縣邑

縣邑二字古不通稱不同制周禮曰四井為邑四甸為縣鄭玄注縣方二千里縣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謂縣方十里禮記左傳注邑皆四井但傳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請制曰嵒邑也凡以地著皆稱邑鄭人以隨　蓼伐楚鬭廉曰日虞四邑之至也與夫敢邑之類國例稱邑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則初無四井限也若溫欒豹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溫吾縣也昭五年傳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史記言晉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則縣邑在春秋已　混戰國秦封衛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為弘農縣名則鞅封邑特弘農縣六

十四井地爾周之報王獻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嘗謂楚令尹子胹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竊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漢史剖析尤明漢書高帝曰沛豐邑中陽里人應劭注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注沛者秦泗水屬縣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關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縣之與邑皆令築城十二年上繫黥布還過沛及去又老空縣皆之邑奉獻縣邑在漢初實爲二意其時井邑之制猶有存者按商鞅变秦并諸小鄉都邑爲縣縣縣一令而古制盡亡詩書言夏邑商邑豐邑易曰改邑黃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師古訓聚邑是邑指人衆聚居處言之韻釋郡者郡聚也縣者懸也懸於郡之謂縣縣繫於郡秦制明矣（左傳哀二年趙簡子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古縣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參上古先王惟以州統国尚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玄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二十國爲卒二百一十國爲州禮記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国周禮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鄭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間而州大国小也故黃帝畫埜分州言得百里之国萬區易稱先王建萬国書言協和萬国以見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国則無限也周衰列国轉相呑滅国之大者遂連城數十戰国通天下爲七国於是国之名大於州秦懲封建析国爲郡古三十六漢晉以來遂变而小之後有郡国之號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謂国者并所統州郡名之

泮水辟廱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爲代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涖泮之儀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爲學校作則當鋪張黌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盖謂環水爲天子之學則泮水爲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等語

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反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頒政教竊謂釋爲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獻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宗廟亦非盖廟爲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爲饗爲射爲囚俘馘耳褻瀆流血黷慢甚矣此皆非參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實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皆禮記之說拘之也故致堂嘗疑泮爲廟　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馘施教嘗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黷慢之弊且謂辟雍亦非學辟君也雍和也詩靈臺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鼓鍾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考虞書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礼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商學曰瞽宗古之學者春誦夏絃凡經著學事多與樂相關漢初未設學士與講習者令肄業太常故知古樂學為一致堂似未詳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上章曰皇王維辟辟爲君無疑釋者例以辟雍爲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夬先儒釋辟雍爲環水謂璧體外圓內方水繞如璧然故辟以璧得義用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指廱爲水澤不知君名辟義又如何鄭先達魯寶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頌僖公亦誤矣又參閟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爲頌伯禽詩

漢儒言禮

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要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夫哭而爲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因哭爲態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賞罰當功罪而已喪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夫刑罰不較功罪而辨先

後其説已繆至但論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尤非所以為教者　養老詩述成王養老乞言之禮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醽又不然享其祿賜如孟子致有謀焉則就之足矣今記曰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耆艾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談宜乎後世行之惟艱也

士異

礼記王制言秀士選士（選士進士進士）造士皆秀民之目周禮言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則皆爵名鄭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職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周禮士列府史上蓋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則受命也士受命則有祿代耕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又為大夫子為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爵許嗣也櫜弓耆魯縣賁父死莊公誄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則士死可謚也故經言士皆軼庶人一等執技者不與士齒漢爵一級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説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推一知十為士漢食貨志曰學以居位曰士詳三士漢志爵命之士説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於任事之士後世兵曰戰士技曰術士老曰道士盡皆堪於事之目也若虞書司寇曰士師周禮六士主獄則士訓察

息二訓

消息之息讀者多以正訓息余考訓有二經中如易言不息則久左傳繼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訓止周禮保息六養萬民孟子曰夜之所息與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訓生漢史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顏師古注息生也史記貨殖傳士者取倍稱之息陶朱生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庶民農商賈歲率萬息毋監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一宣帝紀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為正息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周以十

一月爲正息孔穎達曰達陽生爲息江陵图志泰地
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狀牛馬之經夕
如　盖土之息生不窮也息訓生與消字反正
適等

西北豪傑所産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於汝墳江漢詩序曰化自
北而南也邵康節以地氣自北而南別天下治亂豈
南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衆東南募士
西北盖謂西北風氣豪傑所鍾然春秋吳楚抗衡上
國項籍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荊楚士
喋血單于庭赤壁周瑜勝曹操淝水謝玄勝苻堅桓
溫入洛走姚襄劉裕縛姚泓俘慕容超陳慶以取河
南皆未聞資之而北但南人進取之志不足經國于
南便以江淮爲限界荊楚爲門戶講守國之計而已
如孫權赤壁晉室淝水劉裕廣固洛陽俱未嘗用破
竹可乘之勢而摧破操即止晉退堅便還劉裕且棄
已得之長安或謂中原易取難守不知祖逖終身有
雍丘宗澤與汴爲終始岳飛恢復不已金至役檜死

之張德遠沒身主戰名動殊方觀此則敵之勍者不
專北也劉表坐據江漢無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窺之
漢高即封南鄭前史謂南鄭險如天獄而高帝曰吾
意亦欲東爾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卒滅項羽蜀荊即
曰漢祖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後合創愈復戰者
以前元而成功踰於郤就而滅亡也賈復亦曰天下
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故圖先齊而
不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前世
豪傑如此惟周公瑾諸葛孔明張德遠而公瑾天不
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謂不當棄荊州蜀險可以畱荊有可以窺中國
泉收吳楚之使張德遠則壓於主勢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隴
人祖逖　陽人項籍劉裕劉牢之供彭城人周公瑾
舒人張德遠成都人岳飛鄴人獨宗澤婺女人凡有
志事功多産西北大槩兵無彼此將有勇怯用一趙
兵趙奢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燕兵樂毅用
之則破齊騎劫用之則爲齊所破所以料敵者料將
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將武

處置兩得

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于天者有苟一時之安成敗徐為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以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之安徐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膠於處置者也若姦椎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膠則失於知變猶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判欲戒不失體彼得無詞最难兩得嘗讀史數事今請載以已見然後知古人不可及唐穆宗即位銳意除藩鎮憚其威淄青節度李正已晒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未意時崔祐甫為相請遣使就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殖之使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則正已大俱宋真宗時西夏納款因言國饑乞糧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為相請具京師詔彼自遣人未取夏去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稱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判將納款先令貴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称或請名以太尉龐莊敏争之曰大尉國之三公侍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今野利書未自稱 今此

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宋和與契丹講和或言稱此雕王叔公乞只稱契丹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夫乞禱張俊部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已拒命不分時趙鼎為相除御前揚沂中一將助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遂無辭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乃假乞糧覘規子之縫又指名索籍妓妓雖未節而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義妨大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指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之機殺一賤妓而名流於敵豈無可疑近時孟無庵珙師荊房將某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兵語一笑問君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數幇給不時令於制司支錢米若干本下軍謗犒一次卒首五房叛將大安謗犒既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將去援因移其兵權置沽為廟祀卒于房追錄以官賞其妻子不煩千

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匡芝參其幕言無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旨是帥才余聞之應山客劉清臣

隨時救時

宋紹聖間陳了翁有隨時救時之說當時童蔡用事偏主安石一切是熙豐郤元祐而宗元祐者多正人了翁與選舉前名盡取是熙豐者而是元祐者率録于後由是正類得獲選亦不忤當國者之意了翁因曰隨時所以救時也因思魯人獵較而孔子亦獵較東漢諸君子疾宦官如仇而陳寔獨弔張讓王敦叛晉而溫嶠繆綜其府事諸武易唐爲周而狄仁傑首爲之臣大抵了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節門人欲投劾而去康節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明道知安石作不順人心事而肯爲其條例司此豈計從容後福哉故論當時黨禍皆衆君子激成大賢之見亘不同莊子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達之入於無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不欲出二語尤有理王臨川云郡公之不抗不失爲調和之同孔子之諾壯不宮婣陽貨之異亦此意

地理

山川之氣鍾於人經中惟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於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獨於葬地不斥不泥採其說則謂道路所經耳目所接人有欲往不可往處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父祖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公蓋即顯明幽也余竊謂山水清濁鍾於人關於土地大氣數不專一隙一完之是非也如燕趙多奇士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西北嚴凝人多勁悍東南溫厚人多文麗古今皆然特人稟賦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爾若必期力致恐無此理不然郭景純輩當至今昌榮也况人死形神相離自身之枯朽且不保又何緣能蔭及生人乎古人審吉凶便營建其壙之卜多爲居止爲葬卜獨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一語蓋居止乃生聚所在決須環合則和氣凝固譬猶飛鳥巢林在枝葉稠密處雖風雨飄搖而不墜若寄命疎薄則覆卵隕巢不免矣所

以古人不必泥茔地各有深意　禮記王制言墓地
不請鄭玄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周禮地官曰族墳
又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王公墓則冢人言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
居後禮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注檀弓葬文武墓晉獻文子言全要領以從先大
夫于九原注九原晉卿大夫族葬處則古葬有定位不得擇吉凶為
去就也唐呂才叙葬曰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
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
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子產不
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北兆域何嘗慶
是不擇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齊
主葬又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
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司馬溫公曰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自太尉公父池來
始有棺槨則不及擇兆可知矣揚誠齋曰京仲遠上
世皆火化並無墳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遠不
害為宰相又與李侍講書曰郭景純書出自東晉然
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嘗無富貴洪容齋曰景純葬地
能預知水之為陸胡不能預知凶而改吉免死於王
敦之非命乎胡　庵與羅尚志書曰九經十七史並
不說富貴壽考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
生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也俱逢六合禮記
曰我死擇不食之地而葬之不云擇陰陽向背也觀
此則親死不葬必期卜吉為富貴利達之資者其
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為度龠合升斗斛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
自黍積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初不以十數拘
按劉歆說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十二銖
為二十四銖故兩之得名十二銖倍之也二十四氣
之象也十六兩為斤四時乘四方之數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
巳亥辰戌丑未總三百八十四銖備六十四卦全畫也三十
斤為鈞一月之數總四百八十兩六甲一周三百六十日半月一節揔
八節計一百二十日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四鈞為石四時之數

總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數亦精矣君銖兩斤鈞之義銖者惟細可殊異也兩者兩十二銖而名也斤者名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主智智流動於不均衡主禮禮齊一故不易

魂魄

左傳鄭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先儒釋魄附形之靈魂附氣之神魄靈謂如耳目視聽手足運動聲音啼呼一魄具一靈也魂神謂之精神知覺所以使之視聽運動啼呼者也故魄白也體質具而各明白也魂芸也氣呼吸往來芸動也人生位高權重者為其稟氣強厚儻死非正命必有未盡之數不散之英蓋魄雖死而魂不散憑依為厲容有此理故傳者於韓原之戰秦獲晉惠推以為申生之厲晉景疾在膏肓藥不可為推以為殺趙同趙括之厲後皆益以得請于帝之語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謂必無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為疾疹若楚怪何嘗無 抱朴子曰夏宜長而蕎麥枯焉冬宜凋而竹松茂焉盛陽宜暑而夏或涼極陰宜寒而冬或溫昔物理之變非不常者也故雙峯饒氏釋子不語怪力亂神章謂此等事謂有則無從執着謂無則陰陽變化造作百端故聖人只不言此論近於人情但如左傳必事酬報又似太神況伯有死於菑段實子皙之謀何伯有之厲不報皙而急殺段申生之縊實驪姬之譖同括之死亦莊姬之譖何不報二姬而仇晉惠春秋臣弒君者三十六而不聞報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聞報其君故左傳之失也巫 曾寶章嘗謂宋之劉休祥以漢唐曾無遺天害人之事而請稟太宗之後德祐理宗之後俱為共狩乃有漢唐所無蓋方太祖疾危屛人獨召太宗已而太祖以柱斧擊地好為之燭影下遙見太宗若為遜避之狀故旧說太宗殺太祖理宗君潛府王已位言宮孑寧宗大漸史彌遠後援立理宗濟王並不得立死或者二宗於祀絶劉晉禪禪之說太祖清王亦有請帝以根之理余功謂太祖果報執根不應遂之凡世而精責亦當皆濟之歿遠親老親暮緬舊嬉將太祖枉谷遠見之銳質之上高陽蘭坡先生起華坡謂江左宋斎抽校同氣者後皆不爲太宗果報不爽其接八葉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幾二百年但即位後德昭德皆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於太祖東不還其子孫以天下則太宗之失也

識遺卷第五

識遺卷第六

古　羅　羅璧

闕疑　讀書致用　先天太極一理　腊臘異祭
井田　牛耕　卜決疑　佛入中國
豚犬仔子迂闊　祭亦陰陽　周公墐
司馬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記世系

闕疑

宋儒釋經高出前古者以不襲漢晉以來訓詁舊脚迹及溺於讖緯巫怪之說考其同異正其訛繆析之以理然亦有過處寥寥千古焚於秦雜於漢所謂六經多未全之書是也而必鑿三代之是則幾於鑿偏朱文公嘗著闕疑之說蓋夫子作經贊易自伏羲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文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華孝子之詩華黍崇丘由庚由儀之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漢儒皆缺不錄）戴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者錄之左氏志怪頗多春秋門於人事則書論語第子記善言於鬼神曰敬遠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與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論也子貢號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皆不以臆說強通爲學顏閔聖門高第可法於後世只是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故聖人訓戒有多聞闕疑不知爲不知論皆曉人以平實之學孟子七篇之書雖多援古而述堯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牧齊梁不出仁義二字及論古制則但舉其槩滕問井地曰此其大略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論詩曰以意逆志論書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據信者述之所以詔萬古爲法言史記漢儒採取於坑焚之後繆妄固多然疑而未定辭例則蓋曰或如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周公蓋附孔子蓋寢疾七日而沒（繫易十三卦制作皆云蓋取諸其卦孝經論天子諸侯之孝皆曰蓋至士庶人之孝獨指之曰此釋者謂蓋爲疑辭劉歆曰蓋猶梗槩也劉欣曰蓋者不終之辭皇甫謐曰蓋者謙陳如此未能究竟也）魯人或謂之齊衰或曰大功誦可也之類皆疑辭緣周衰禮壞雜以諸侯僭制故耳目近事亦不敢指的爲論而況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後之學者窮天地索鬼神

辨風霆嘗古始皆未達聖人闕疑之旨也莊子曰天地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鄒衍著書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揚子雲曰迂而不信司馬公闢後生為學便高談性命歐陽子曰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所不知慎所傳之惑世也朱文公於易有疑亦謂上無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資於人事之訓戒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談玄索怪者矣

讀書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讀書與經生學士異經生學士則尚辯疑解惑使傳授不差人主之書則在致用然天生人才以維斯世讀書致用不特人主當然聖賢述經之精義無非鳴道之大略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又曰君子事之為尚古人之學無所不講聖門弟子必以四代禮樂論學詩必責其使於四方而專對稱許子路冉求各曰從政周禮六德六行外曰六藝伊尹樂堯舜之道曰堯舜君民先儒說伊尹樂堯舜之道曰欽明文思溫恭允塞道之体也明德親民協和萬邦平章百姓道之用也凡堯舜所以治唐虞者尹耕莘時盡講究未啟出使能以天下自任升于之亳則兵法具李王臨川謂古業庠序之教與禮樂政刑士素講其精故皆足為天下國家用苟不可用天下國家者不殺也如射御亦男子事苟無疾病先有去射不孝者也故孝枝以射祭祀以射賓客以射凡礼樂俱寓以射故君以為大御出則將大軍凡鬪訟之爭皆正而辭旅之師綏世推以為先賴者之任而李士大夫輕乾之乃樂精神詠課誠又章及緣於位始卒然賣以天下之事故平日之教祇以禁事慾漢孝記文謂古鄉射飲酒合樂業賢勞農因織署事皆寓之孝亦是平日習士以政擬他日之用脩以政事也不又嘗推之至夔稷契生文字僅有之世雖無書可讀而堯舜稽古皆以多言善行為萬世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書非直言語也張子房圯上一編顛覬蹶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旨馬伏波少授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隋蘇威曰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五節皆不同宋趙普二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昔賢各知用書之要不在徒為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然後為善讀書論語說安昌侯張禹授祿保位中庸稱天下胡公乃後世訕經文姦臣子所以有詩書發冢之譏也若近時理學諸賢於心性功功究論又未免有徇事為之弊儒不經世與記誦詞章均為無補故書益多致益寡

先天太極一理

先天圖總六十四卦爲一圓圖先儒以爲心法也玩圖畫自心始圖中心白大極也其外左陽畫三十二右陰爲三十二兩儀也又其外十六陽十六陰相錯爲四四象也又其外八陰八陽相錯爲八八卦也又其外八方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而卦備圖成矣明道謂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公謂本是小変成大到那大處又変成小小変成大者中心白圈積成大圓圖是也大又変成小者圖成而六十四卦備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箇盈虧消息之理小則必大大則復小也康節玩圖每事怕大盛事看得此理透濂溪圖太極只是散布先天圖法明此理其上白圈先天中心太極也其次黒白相錯也圈白陽動黒陰静兩儀也動中有静静中有動曰動静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布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坎離震兊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者八卦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圖是會萬爲一太極圖是散一爲萬是或一理也周子寀先天精故圖太極妙近時興國僞億可説二圖最明其辭曰先天圖心學也太極圖性學也先天圖揔万爲一以爲天地造化万物萬事皆主於心太極圖散一爲萬以爲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禀於理推其揔萬爲一也故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統体一太極其在人則心之謂也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是也推其散一於万也故二氣五行乾男坤女万物化生物具一太極其在人則性之謂也所謂天下無外性之理而性無不在是也然而心外無性性外無心是或一道也是故理無與於象而觀象則可以明理所以有貴於圖也先天圖之爲象也如衆星之麗于天而共辰也如三十六輻之周于輪而湊轂也如萬矢之圍的也如群材之聚於根萬而一也太極圖之爲象也如木之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也如水之源而派派而流流而委也一而萬也人能觀先天圖之爲象而得此心之所以爲心則居中而運四旁處静而制群動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彼而乾

坎坤離震艮兌巽之體在我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爲也人能觀太極圖之爲象而得此性之所以爲性則無有不備無有不善無物不具無時不然陰陽五行萬物万事雖紛紜乎無窮而健順五常人倫事物之理莫不爲之管攝所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此性之爲也二圖該說心性理既明備圖亦粲然爲

名億兄弟皆第進士開慶己未悉戕於兵云

蜡臘異祭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即周蜡祭和峴亦曰蜡者臘之別名余考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報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初丑蜡百神卯祭社稷辰臘宗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蜡臘猶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戌日豈以先秦無臘準古只當蜡一祭乎

井田

周末開阡陌罷商鞅又謂秦并天下李斯盡壞六國井制然歟特秦一國之佐爾而魯稅畝鄭丘賦滕使畢戰問井制孟子說齊梁制民之產則諸國井制俱紊難專罪鞅也其實盡壞又不起斯也近代儒先如伊川橫渠皆嘗有志井田然葉水心謂其法繁密非一世可行自黃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諸侯皆家傳世守畎澮溝洫民守而田之故歷唐虞三代如一日後世郡縣制行吏且數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朱文公謂先王疆理天下畎澮溝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爲七十七十更爲百畝則古制盡奪豈不勞擾故疑孟子言惟據又況地有肥瘠休等倘一拘於五十七十百畝閒狹定豈不偏頗古文剖有權衡又上古田在官今行井制須奪民田歸官然後貧富可均入情能保不騷然乎兼畎遂溝洫環田爲之地之不得耕者甚衆今世大陂長堤因高爲原視便溢　波及千頃較彼不爲徒勞乎上古生齒未繁計口授田猶或可給後世生齒日衆設遇歉歲官縱既空廩盡啼飢猶自不免在官之田能編給乎按今中原陸　居多詳禹貢除荊揚外無非陸田冀曰厥土白壤兗曰厥土黑墳青曰厥

土白墳徐曰厥土赤埴墳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黄壤獨荆揚曰厥土惟塗泥釋壤者曰土無塊釋墳者乎起曰肥則七州土皆高肥獨荆揚塗泥可爲水田又參經言黍稷多於禾稼兵食俸給例以粟計周禮職方氏別九州亦荆揚專言稻餘州別諸種色則中原水田無幾蓋異荆揚而禹貢一書千古地理之證也但溝遂澮洫費地既多致水又勞不知古人何樂此也想明井畫外因旱備爾

牛耕

古以牛引重任載次則供祀六經載祀外無言牛服耕者周禮牛人掌養公牛以待國用政令曰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亦不及耕蓋古人尚耦耕耦者人力兩相佐助共發地通畎故長沮桀溺耦而耕詩曰十千爲耦千耦其耘禮曰以歲時合耦興耡賈公彥禮䟽謂教民牛耕自漢趙過始按過爲搜粟都尉創代田之法始言用牛犂二牛三人但余考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牛釋耕周末已然以不始漢也

卜決疑

近代五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節易主數伊川易主理晦庵易主卜筮易經羲文周孔四大聖之筆後世陰陽占驗之書有易以者哉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亦不專徇爲舜傳位於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氏釋志定然後卜故必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言龜從筮從必曰卿士從庶民從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是人己之意見合復假卜筮斷之乃古人審重之至也周公都洛決擇於瀍澗東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澗東西則審爾衛文徙楚丘升望降觀始曰卜云其吉皆非卜而後居也所以卜但曰決疑莊子史記述蓍龜之神皆數百言至備述見夢元王之事而莊記仲尼之言曰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龜無幾矣漢武聚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陰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呂已見人謀之不詳而欵一僞占候鮮不惑此諸先生所以拳拳於日者後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来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宫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礼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況帝事四夷枸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事神僊佛以超度爲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僊傳序言僊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余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固特本西域傳表之耶

豚犬犴子

豚犬犴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六七尺年二十也

迂闊

田文以鷄鳴狗盜之客脫一時之急蘇氏謂道德禮義之士則能救之於未危無用於客也蓋六經道制治於未亂隆古君臣崇礼尚義思患預防所講明所設施動爲久長遠大之圖無急利近功之意凡遇節亂萌室之平居不待著而爲之地故治安長保後世務求近效旁蹊捷出行險僥倖而集事則曰吾不假彼之深謀遠計而功業以就不知一有蹉蹶橫潰四出而不可支此叔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儒

本六經言往往張皇於安平之日及事至而為之圖必推迹禍原亂本之所在亦其端萌而圖之而含經行權又所不屑故見儒之迂闊乃大遠之謀謨深長之思慮也余謂時居世王倉卒名知務者閒假多迂闊儒者倉卒似迂闊而閒暇則知務也

祭求陰陽

祭與際同人與神接際也人死魂氣歸天屬陽體魄入地屬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也古人灌用鬱鬯擣鬱鬯香草以鬯釀酒加鬱和之酌則酒氣芬陽上下求死者於陽也灌之地求死者於陰也祭者無所不用其情或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諸陽用聲樂周人求諸陰用鬱灌樂為陽禮為陰也程泰之衍繁露謂秦漢以前五嶺未通祭用鬱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芝蘭士蕭庶人艾五嶺通蒳榲之類行上国鬱鬯遂廢然則今神事尚香火求諸陽也爾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與夫日食擊鼓雩舞女巫皆隨陰陽施之鄭玄釋禋曰煙亦以氣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吳世第以赤壁戰奇之余按三国與權頑者曹操劉備二人而皆入瑜計度中方劉備依權瑜請從備置吳宮館女色以豢之分閑摂各一方以事攻戰臨死又表權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而權不從曹操赤壁敗還瑜說權取蜀結韓遂馬超於関中晚操後還據襄陽蹙操北方可圖也權亦不從二說皆中曹劉肯綮使權從之吏假瑜以年功業當超赤壁數倍備之帝操之篡可復許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死纔二十十六此雖夭死則亦足矣

司馬懿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相際一時孔明前後六出伐魏而仲達不敢西向發一矢孔明用草創僅存之蜀而仲達撫操丕積強之魏人才不待較而知矣然嘗聞石埭其令居曰仲達譎雖不如孔明正而仲達高於料敵料谷之役懿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兵依山而東如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敗聞亮遣使至懿營懿不問軍事問使言亮日食三四升罰二十以上皆親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

頗其能久乎已而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銳於一戰但堅壘困亮雖遺巾幗而不辱且請為辛毗制已不露怯戰之機使亮堂堂之陣更無所施索左車之策不行於當日之陳餘而行於異時之司馬懿謂懿不智可乎及亮以喪歸懿按行亮之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亦有為而發時有所忌者在行懿謂孔明如此奇才尚困於我彼不逮孔明者當如何蓋借此形彼也凡此皆仲達譎處史未究見故沒不書石壕讀書最博與辟無不搜根未叩所忌為誰

事非智力所及

東坡叙兩漢之変曰高帝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四王相繼仆滅及呂氏之禍則由後族呂氏既滅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為変則又過於異姓文景之世以為諸侯破弱則漢可百世無憂至武帝諸侯之難已衰匈奴之患方熾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既無足憂匈奴又已臣事於漢然卒至於中絕不救則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変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黨錮之禍起士大夫相與游談以為一日誅宦皆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誅宦官無遺類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所憂者凡六變而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數語盡漢曲折余嘗因是合古今世變論之秦革封建限匈奴焚詩書慮至悉矣而禍及出於揭竿之戍卒魏制母后不得臨朝禁御諸王有同奴隸而姦臣竊鼎屢晉陷如出一轍唐懲安史之亂倚重藩鎮而藩鎮卒為禍胎宋懲五代之弊削弱諸侯而前後兩困北狩由此觀之天下事始非智力所及也

史記世系

子由古史譏司馬遷史記輕信而疎略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叙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叙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還之繆也

識遺卷第六

識遺卷第七

古　羅　羅璧

一體具體　左傳紀人名　豕蝨　莊子
古銅代金　龍門　戰國說士　鄉舉里選
老彭　治貴審時　將老　帥職
服食為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對獨說

一體具體

子游子張子夏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晦庵集注一體一肢也具體有其全也又曰體段也皆就身體言之雙峯饒氏曰吾道所謂全體仁義禮智信也具體而微者五者皆微為特未到至處各具一體則仁有餘者或義不足禮而得者或信而虧孟子云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之說視肢體之說尤明切

左傳紀人名

左傳紀人名既名字並舉又或族里爵邑謚號錯布一事之中如稱士會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稱郤伯曰駒伯又曰郤獻子稱荀林父又曰桓子稱

先穀又曰晁子稱公子呂又曰子封稱裂繻又曰子帛此類不一後來杜子美作詩爵名里字亦備著如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著名字也曰拾遺曰省郎著爵也蓋取法於傳而以詩參之文王有聲詩稱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后曰皇王亦備著一詩先儒釋云詞之不同以見美之不足反覆備詠詩之體也

豕蝨

勢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張彖鄙楊國忠之言李湛鄙二張復曰海市蜃樓按蜃大蛤也韓詩外傳云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見文昌雜錄者登州每精齋海之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蓋蜃吐氣為之旋復消滅登人謂之海市東坡詩謂所見皆幻影是也二喻未出戰國策曰城狐社鼠莊子復譬豕蝨曰豕蝨擇疎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冰山諸喻所習用若豕蝨則少援者

莊子

文章設喻則深婉而于喻最難至一事數喻尤難獨莊子百變不窮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專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不可得乎又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又曰祝宗人臨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如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汝為之乎為彘謀者曰不如食以糟糠錯之牢筴之中三喻意同而事異喻不可語道之人曰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悲憂眩視不敢飲食又曰咸池之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喻斷壞真性曰伯樂治馬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陳言不可用於今曰古人糟粕曰已棄芻狗曰舟不可陸曰狙猨衣周公之服曰醜人學西施之顰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痀瘻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呂梁蹈水曰宰

慶削鐻各數易說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林竹溪謂如畫出一屠牛人者然嚮然奏刀騞然如聞其離析牛體之聲導大窾批大郤技經肯綮之未嘗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每至族族視為止行為遲等語則牛身之骨節理絡屠者之推易伸縮皆著之筆端豈不為千古文章之妙處入郭[illegible]謂莊子言大如鵬徙九萬里而六月息極天下之大如蝸牛之角能容蠻觸之戰極天下之小言久謂冥靈以五百歲為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言近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則行填填視顛顛臥居居起于于如標枝如野鹿無為之象可掬言後世則蹩躠踶跂澶漫摘擗屈折縣踶齊結卓鷙臠卷獊囊作為之態備盡言子貢之富則軒車不容巷言曾子之貧則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各臻其妙自謂瓌瑋諔詭可觀信哉但陋仁義禮樂而偏道德詆訾堯舜以來之聖人而崇老子舍棄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為異端之學

古銅代金

舜典金作贖刑呂刑罰百鍰皆釋銅漢罰用金贖死為銅四百一十六斤唐贖死為銅一百二十斤按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銅與其一故銅罰例曰金漢賜臣下誠用金者直書黃金考古金多無如漢高祖予陳平四萬斤賜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賜袁盎五十斤宣帝賜嘗賢黃霸各百斤賜疏廣受二十斤太子加賜五十斤賜高祖功臣後百三十六人各十斤豈為天下國家用故亦不為天下國家惜乎若飾土木言金無往西都建章賦曰鈲稜捷金爵三輔故事著金爵銅鳳長安門甘泉賦日金鋪交映　也揚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古帝者富有天下猶以銅代飾土木後世琳宮梵宇例真飾金何也

龍門

禹鑿龍門導河意穿其山之過水者而已灊水李氏記其事則不然謂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建禹廟乃禹鑿山通河水出處也河自古長

城外南注中國至安國嶺下凡千餘里兩岸盡壁峭立大河盤束怒齧石硤間至此方山開　噴風揚霧如萬雷鼓天而下莊子懸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蓋寫此禹像冕服衮首尜諱用衮用則大風拔木發屋哭被百里觀此則暴鯤熊額亦見魚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君上流乃古朔方處党項之裹宋苦西夏嘗有陳熙河據西夏上流於　舟順流下出會州腹攻靈夏者朝廷下其議熙河漕臣李復奏曰契勘黃河過會州　積山石硤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舡豈可行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又分　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朱文公謂禹貢言　貢賦之路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未此處河道固通舟揖矣　又若此何也余竊謂興靈以外之河古當狄境自書記雍州貢道之後狄之窺中國者何限曾未聞有道河入渭汭者則龍門上流行舟必艱後之說疑有據按通鑑葱嶺于闐合流東注蒲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至積石出故禹導河自積石自積石千里而東千里而南經龍門凡三千餘里

戰國說士

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進得士天子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選士俊士造士等自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驪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廢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及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儒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重輕平原輩資士以重其國幾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橫輩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主為之擁篲先驅側行襒席時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焚之禍起為其實皆困於士之無歸也

即舉里選

封建不復里選雖行緣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諸

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責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諸侯封國鄉遂比閭族黨之內整庠序之教行故行藝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禮選舉之說曰閭胥(五比為閭中士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聚衆庶書其恭儉任恤者族師(上士為之)月吉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下大夫為之)正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中大夫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鄉大夫(卿為之)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蓋人之賢否非久與居莫辨眞僞

久與居者惟隣里鄉黨故黨庠序乃審察人才之要樞(古庠序皆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也則又於學廢漢學校不立士與講論者今肄業大常校世以未始有拔鄉遂家學居舉俊能孝者)後世井邑既亡學校又廢郡大者綿地千里如漢委郡国察孝廉郡守待罷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賢否往往濫舉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後任愛憎通貨賂取閥閱職名中正實爲姦府元魏惟簡年勞才否不辨然漢公府辟舉之法尚近古辟縣屬吏掾曹許各辟於其長經郡縣辟者五府史辟經五府辟者公卿始得

推薦故士脩於家聲聞達於鄉閭則辟書交致至縣令以上始赴尚書選調一人之身閱歷者衆漢吏多得人(周官人之法論之鄉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達於不取信一人)隋唐未易以詞華設科行藝已閣置然矣猶察特望録之至宋置糊名則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權衡於命之有無特假詞華彰施之備愚謂科舉流從封建不復選舉難行昔只徇時論取人則王莽未得漢柄折節爲恭儉虛譽隆洽囂聲浩未出天下皆謂深源不起如蒼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惟其文行莫與爲比

堪充選舉雖國皆曰賢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毀譽難憑則湖學經義治道邊防水利置齋實取人之規慶建納言試功一節實審才之實蓋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善而取之眞才出矣(按孔門四科論人賜達由藝亦不專主文章德行則偏狥豈不是哉)後世取人但言語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談則勝行之實事缺者禮樂訟獄財賦兵機素未經嘗則選以事多廢而歲月淹久資格及付以斷國論謀王室當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不問也所以政以人弊國以人亡

老彭

事惟近於人情者可信傳記述彭祖老僊各有詭異
雜憑之說年皆數百今攈識始終彭祖姓錢名鏗封
彭城故號彭城祖以斟雉恭性事堯仕夏為大夫仕
商為　事周為柱下史彭祖傳云商世已傳三百
歲列仙傳云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壽七百又云
　而書獨　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其繆盖周　也但如僊傳所云彭祖皆壽共一身不
能　延長其妻子其僊亦僅矣老僊臯陶後姓苑著
臯陶為理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
傳行李行理無二夏商時已有李氏姓氏書比李斯
舊唐書乃皆謂老子生李下遭亂饑食木子得生因
姓李葛洪神僊傳又謂老子無父母姓李皆無為妄
說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立禄字
伯陽甫生能言生時皓首方種長眉幹九尺耳七寸
而参扁故復名耳字儋與聃同又曰聃邑于苦之賴亳州衛真縣
東有賴郷即老子生地有祠漢志以老萊子爲二人按莊子書孔子問孔子老聃高氏傳云孔子至
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班衣戲母側所問皆礼事二者傳皆曰楚人又萊先賢以為老聲之轉切疑

人只是仕栢荘出為柱下史仕簡霊世為守藏吏平王
世著道德孔子没後十九年西入秦歷流沙化胡成
佛見秦獻公又後孔子百餘年其壽以為二百七十
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終然鄠縣郴谷水西有
老子墓今按老子著道德經清淨無為外無半語及神仙莊子之書取尊老子亦不言其為仙至
晉葛洪著神仙傳始列老子於仙昔之推黃帝者曰壽三百大扁礼述宰我問孔子云黃帝人也何以能
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又而人用其教百年故曰彭老子壽猶孔子論
云特傳記神異也

治貴審時

論秦政王莽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
姦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盖謂書不適用讀書與不
讀書一也覩鶴山嘗嘆孔孟著書未及行盡其輒穕
歷聘熟諳世故又洞識前古使其獲用弛張必當至
秦大肆暴經皆出於漢儒掇拾先王制度雜以秦舛
漢繆甚則胡制鄭王賈馬箋註多是以後王儀文臆
説三代令典故經著義理綱常萬古不易右建置纖
悉隨時之宜可也夏礼而杞不足徵殷禮而宋不足
徵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云然後乎孔子者文

獻又可知矣韓魏公規荊公新法曰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非一程子曰經典禮書多出漢儒附會不可一一追復後世眩於太平六典之名執於周公制禮之說一用於王莽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而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已各不侔何嘗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襲殷之制況事久必弊弊久則更豈有執而不通之理漢崔寔政論曰濟世拯時之術豈必體貌堯舜乃理哉期於補綻闕壞支柱傾邪隨

形裁割措斯世於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對葉公景公閔公問政各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奇偉所聞蔑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體哉後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無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國幸而再興者少康之賢也幽厲之天下亦非無封建一無道而四夷交侵衰而復古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諸侯之弊極矣周以微彊弱哉雖數百豈諸侯於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後以各爭雄大不能相質周幸而傳爾秦變以郡縣而樊於得擇漢高以寬仁而制於權臣晉弊於權臣隋弊於盜賊唐弊於藩鎮往往因之云曾有弊善治者所惟救偏補弊而已無拘說也 又曰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知弊也寔此論足以尽美三代之

敝矣余嘗謂唐虞治道萬古冠冕究其設官惟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之可紀者禹平水土稷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爲士與夫垂工夔樂伯夷秩宗而已何嘗瑣屑如周禮哉矧治道貴安靜設官既冗則巧拙雜進天下始病矣司馬溫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 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 上下苛擾而天下亂漢唐而下君道雖不盡純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唐太宗以仁義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亦則推其人而已不在盡循古制也酌須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漢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蘇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悅縱有禮典明文無補於怨故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又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將老

秦始皇取荊初疑王翦老而怯後卒將翦而克漢宣

帝將七十餘之趙充國遂平羌光武將矍鑠翁之馬
援遂定蠻晉鄧艾平蜀王濬平吳皆年七十他如呂
尚八十遇文王百里溪七十干秦繆晉重耳六十二
反晉國酈食其六十二遇漢高唐裴度郭子儀身益
老國益重盖經歷多思慮精審措畫往往以老得之
張南軒嘗評充國之將曰將之失徒負勇而謀充國
曰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忽事如此將
之病患急近功充國屯田為久計圖其萬全將之病
患好殺不恤百姓充國圖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為攻
豈少年尚氣貪功者所及哉

帥職

南軒帥荆遺晦菴書曰其受任上流軍卒責都統財
賦責揔司吾帥臣專以固結人心為本使人有尊君
親上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兵財帥大務也而民
又最為其論職可謂約而事要矣

服食為本

禹別九州冀為王都獨不言貢篚近王畿曰甸服甸
為天子治田賦專出穀盖王畿地大夫衆四方根本
所恃急在衣食故畿內百里納總（禾本）二百里納銍（刈禾本）三百里納秸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
食為重也兗豫青近王畿兗貢蠶絲豫貢絺紵纖纊
青貢鹽絺絲枲凡以衣為重也餘州之貢寶玉玩好
而已洪範八政先食貨然七月周公陳先公風化公
劉召康公戒成王以民專皆諄諄農務以此見王者
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於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轉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
之漕江可聚東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實江湖脈絡可
聚中原之漕（按汴以入河為丞為滎史記文穎注滎水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禹濟汝淮泗會于楚即官渡水也詳此則汴古已有後世以為始於隋非也但前賢明此水不一或謂上名鴻溝下名官渡張華謂鴻溝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謂汴鴻溝官渡為三水張揖一指謂滎引河東南注至大梁浚儀分二渠一為官渡一為鴻溝汴別為渠今汴自西而東鴻溝橫亘南北但三國後曹相拒官渡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則官渡自黃河）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
河備著禹貢淮出桐柏山過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
故禹貢述江水沿于海而後入于淮左傳謂吳夫差
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貢禹平水土之書）

眾通江淮必道之矣兼古封國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較之淮且居荒服外況江表乎故孟子之說可
疑春秋吳遇陵上國至北伐齊與中國之盟會乘艘取捷蓋通江淮之始凡水水力不同
舟載亦異唐劉晏轉漕給關中初榮以船運艱阻百
端後寮江船不可用於淮淮船不可用於汴汴船不
可用於河遂隨岸置倉貯載因相水之宜用舡運遂
無阻河至龍門抵底柱險復資陸運入渭按唐運避三門之險
開山路十八里始濟渭淺深不常隋興鑿渭自興東至潼關
凡三百里名開通河然後關內之運通利唐以來達
關有変河汴不通則江運遡漢入武關以達長安按漢
水鄧州計六七百里至至洋川始陸運出扶風至武關但漢上流灘險不若河
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後梁以樂運艱改都汴
汴中據江河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而處勢平曠天下
有事乃四戰之衝須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
必曰長安金陵蓋以運便而險塞也長安襟山帶河沃野千里地產
多可富國古號陸海金陵前控江淮後引甌越左通荊襄右連吳會外則長淮沃壤千里桑田魚鹽之利
甲天下內則交廣海錯之珍尺東南貢江左第一形陽也宋南渡初李伯紀胡安國進計皆請措置荊襄
為根本棲荊襄地表騰胡五峯書謂欲退守江去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陽二公蓋取中原則建鄴不知
襄陽二公蓋為進取計也

張道陵

漢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
著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該百
二十歲而邵伯溫聞見錄著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
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
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輙出米五斗時謂之米
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
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
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
家今祖陵為天師初只從號唐始定封也

對獨說

程子曰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朱文公廣為一中又
自有對之說又曰乾尊坤卑不可並立蓋尊無二上
意也以類推之君對臣必君令臣行父對子必父召
子諾夫對婦必夫義婦順天對地必天包地外陰對
陽必陽生陰息日對月必月受日光此對而必歸於
獨可言也若中國對夷狄君子對小人而耳目手足
之對若之何一之馮億可曰陽一陰二邵康節有是

言然三綱之正九疇之叙雖夷狄小人必籍是以立是數者非中国君子莫致之則中国未嘗不為夷狄所利賴君子未嘗不為小人之憮㡌也若手足雖對然左不如右之便耳目雖對而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則亦無害其為獨也於父子尊卑不並立之説有矣矣

識遺卷第七

識遺卷第八

古　羅　羅　璧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黄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博施　預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過百為壽　豪傑不苟就　三數
耘耔

天即理

讖緯之學未興古人自信多託之天堯舜讓賢俱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湯武之興曰天命弗僭曰天祐一德曰天其以予乂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從之等語往往借天為訓案文公謂事不出於人則出於天天即理也凡合於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為者皆謂之天桀紂之暴如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心八百侯而畢會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容者湯武順之則天從之則人其謂之天不誣也左傳曰天誘其衷曰上天之鑒夫豈有誘奪之迹哉行事順理而治殆天啟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喪之天且不違權

於理之逆順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與之之意堯舜子不肖便見天不久堯舜之天下故賢能繼便見天數久禹之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禹治水彝倫攸敘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蓋天錫以知九疇之敘故無逆水之失漢儒不審乃拘於洛書龜背本文多少之較（詳書洪範疏）豈真知天者况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龜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謂不一石字三十八字之詳也又按易繫孔子只言河出圖洛出書卽無龜龍之說漢世緯書起始曰龍負圖龜負書殆漢儒增也蓋古人言災祥多下以人事緯書盡益以神怪禹觀河見白面長人啟白狼御鉤沈璧於洛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周赤雀御書白魚入舟皆禮緯稽命徵之辭故纖緯皆起漢儒

倉頡

倉頡製字宋衷皇甫謐輩俱言頡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皇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五以前封禪者七十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亦言十二代之封有紀勤者千八百餘所其紀勤必皆字也晉索靖草書状曰倉頡既王書記是為尚書疏張揖云倉頡為帝王生禪通之紀春秋元命苞敘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頡皇呂不韋稱倉頡亦曰史皇氏（古謂字書為史）則謂為史官者繆也開封府浚儀有頡城論衡云學書諱丙日以五行書言倉頡死丙寅也

軒轅黃帝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閒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帝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帝 作豈黃帝號又作命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橫木轅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螾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亦訛執古為信莊子文古史記（按河圖黃帝名軒文封隆神德祖黃軒論語考曰軒知地荊則攝歸單名軒非連名也）

陶唐殷商荊楚

陶地名陶始顓頊堯先居陶後封唐故陶唐並稱湯
初興商丘後盤庚遷殷故名殷荊楚共一木名熊繹
初國于荊號楚春秋初例稱荊公後始稱楚至秦襄王母名楚繹
復稱荊

堯舜病博施

天不能長春而不冬常暘而不雨日月不照覆盆之
下生長不施霜雪之時雖天地之大猶有餘憾堯舜
其仁如天豈不欲衣帛食肉均於老幼而養有所不
給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為之規豈不欲瘝
癃殘疾鰥寡孤獨均獲仁逮而稟氣不足不能移其
賦受之偏豈不欲窮髮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撫綏而
風氣所限不容不聽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濟衆堯舜
亦病秦皇漢武乃欲威服荒遠以示無外豈不繆哉

豫讓

智伯無後豫讓殺身以報非貢了死生之分者不能
然人臣事君救過於未萌上也及臨事而正救為次
也聽其君之自是自非付其國於自存自亡而曰吾
能他日為之死斯為下矣豫讓義士智伯以國士待
之智伯不可謂不賢讓不可謂不遇而智伯貪三晉
之地締死測韓魏之反張孟談敵韓魏之攻巧文辯
慧而甚不仁讓曾無一語與其間猶為讓之忠於智
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殺襄子為忠君子不
能不恨其晚也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
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雖不死亡不送可
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
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
諫不用而亡送之是為送也故忠臣者盡善於君而
生不陷惡於君而死讓謂其死將以愧天下後世人
臣懷二心者吁懷二心之臣視讓誠愧矣以讓視晏
獨不愧乎故余於讓是其死不是其生取其節不取
其智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欽器飲音蔭漢書韋昭釋榼
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溲便褻器也顏師

右引匈奴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爲謚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亦識又以人頭顱豈俎豆可宜乎溲便釋蓋似之萬見春秋是晉釋但名虎子未詳

射日補天

羿彈十日之語昉見莊騷俱謂天有十日射之但堯時羲和君之子名十日　九嬰大風封豕長蛇等皆積兇爲民害堯命羿殺窫窳射十日繳大風戮九嬰　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也共工氏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及女媧補天之說見列子按共工氏霸九州實太昊之臣恣睢跋扈御攙天紀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天立極之迹也鍊石補天果人力能與否事不經見皆當理決血流漂杵孟子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莊列繆妄之說荒唐之言乎

經解

六經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諸家經解前後不一自斷定於晦翁然後一出於正後學儻非經指授則泛濫諸家其誰適從今經解有昔賢品題其當者曰易有伊川易傳大易粹言繫辭則茶侍講集解書有東萊說林少穎解詩有東萊詩記晦菴詩傳周礼記注注疏晦庵取之而王荆公王昭禹問礼解方博士陸農師馬博士礼礼解晦翁俱以爲當又嘗言荆公經解有益後學春秋胡文定於褒貶之例尤嚴傳則東萊左氏說爲最也後學儻循是家之不至以多歧亡羊矣

玩物之戒

漢文却獻千里馬者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遺北征將士曰能療金創蕭道成治齊期黃金與土同價唐太宗還林邑鸚鵡曰鳥獸懷土亦與人同皆有超人識度也近世大賢呂文穆却獻二百里鑑曰吾面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鑑王文正旦嗤弟百萬買玉帶曰自負重而欲使觀者稱好不亦謬乎有以硯潤售孫侍讀甫者孫曰一日得擔水才直三錢古人達理不爲玩好如此國初入實李廷珪墨石昌言宝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墨是

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䖏非人磨墨墨磨人瓶
應未罄罍先耻　敗也文潞谷製墨必用
高麗煤爾輩謂世無二子墨終不乏用人固愚尔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皆其人班固白虎通曰夏
禹受禮為君故稱氏殷周征代得天下故稱人則舜
曰有虞氏亦以尭禮爾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國隨提封廣
狹出車乘多少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别諸侯大不
可陵小不可僭所以治安可久周東遷古制壞諸侯
各以力勝王室不能為之制節小大始紊全春秋國
自為政齊創内政寓軍令晉作被盧之法魯作丘甲
城過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規律之矣至戰國齊以
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衛士勝孫吳輩出貴勢利
尚作謀古制百不一存故趙奢與田單論兵曰古者
四海万國大城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以少
戰足矣今萬國合為七戰國兵必具數十萬食能支
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久戰可矣
在奢已嘆不能循古況去古又遠者乎後世不審強
弱動欲仁義飾兵恐不為湯武而為宋襄陳餘也故
欲狥古制須封建

武士不恤

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亦奇矣韓淮陰激於
蒯通一語隨以兵躡其後更不計食其利害卒使身
膏鼎鑊唐初頡利歸命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李
勣謀曰今詔使在彼虜必自寬若遣萬騎襲之不戰
可擒張公謹曰使者在彼奈何靖曰唐儉不足恤遂
勒兵夜發宋紹興間兀朮入寇韓世忠駐兵揚州秦
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相待盃一再行更牌沓至
良臣問故世忠詭曰有詔移軍守江即命撤爨班師
良臣方去世忠麾軍踵其後設伏大儀鎮良臣至虜
虜問世忠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朮乃大發于趨江
遇伏戰敗還泗上責良臣責己數烹之良臣好詞得
免舊傳已　帥自蜀入援舟次金口
扼敵不得前亟遣將其岸戰戰方酣而帥舟已取

蓋兵尚詭道螻蟻萬命取決一特不容自已然好戰嗜殺之人殘忍待之之方亦須識時量勢身在其間則在彼者固莫測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過百為壽

莊子及杜傳杜預注皆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孔穎達疏上壽百年以上孔安國傳洪範五福曰壽傳曰百二十年為壽蓋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為限過百而增是謂　按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頤王荊公註自幼弱壯強艾耆老等下皆著讀點其下學冠有室而仕指使而傳自為句總上十事各十年一目壽為過百之目亦有理

豪傑不苟就

古豪傑皆不輕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故孫武兵書著呂尚伊尹於反間篇以皆往來遲回二者間也張子房圯上一編屢以說人始說沛公馬援轉游隴漢不從授侯陳衛之公孫述而從岸幘迎笑之光武袁紹礼郭嘉甚至嘉去之及見曹操曰眞吾主也張賓見石勒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乃提劍詣軍門王猛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溫不渡灞水遂去不就後寧事苻堅晉屢徵謝安不起桓溫徵始赴之蓋小人之仕在濟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於是可觀豪傑之志矣或勸東漢魏桓就徵桓曰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干祿求進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為哉遂以隱終大槩士之有志於時者熟察世故胸中皆有素定之規度其人不足與謀萬鍾於我何加焉東坡嘗謂韓淮陰終身事業一見高祖即決之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見劉備數語范文正公天聖中上萬言書欲致太平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司馬仲達號姦雄初亦韜隱後就徵曹操胡致堂謂孔明躬耕南陽既不從難與爭鋒之曹操又不附可與為援之孫權獨委身流離顛沛之劉備且三顧後起則措身之審又非徒較強弱而已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識悔之非據理而論非過攻也若二氏自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關尹騎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佛地經云寶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為顏子　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景福二年易澡水縣南孔子祠為　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復改為儒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訶其謬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衆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適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耘耔

毛詩釋耔曰雍本漢志釋耔曰附根謂代田之法一畮三甽廣深各尺播種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壠土附根每耨輙附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耐風與旱故所種實茂太槩除草附根則草腐根原因以肥潤耘乃耔之利也今農家習之而不知

識遺卷第八

古羅羅璧

星土　孔子不述禮　繫壤　田獵
五行寓數　詩從寺　制幣　莱
但呂周公之符　宮府一體　姦雄入科目　兵勢緩急
王制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星土

古以星正時未占災祥春秋始有爲然燕爲析木趙爲大梁等說始戰國鄒衍之言左傳及之故昔賢疑傳爲戰國時人作至班固漢書直以秦魏周韓燕齊魯宋衛吳楚十二國分配二十八宿遂爲古今不易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稱萬國夏商各二三千國周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國春秋時國名見經傳者一百二十四星則止于廿八春秋末十二國上與列宿參何也又晉在春秋爲大國戰國韓趙魏分晉則晉爲三今十二分野中不應列趙魏而缺晉至指鶉大爲周地屬封鎬西周固爲豐鎬其在洛陽又隸何星于魏陳卓於十二分野中復別以度數言星一次三次爲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千里古制九州州方三千里畿五制五則一州之廣僅當天一也故昔賢謂班固以國直星之說不若周官保章氏州配之說爲正

孔子不述禮

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孔子刪詩定書繫易脩春秋正雅頌而禮無的書故漢以來諸儒但言五經今二禮皆出漢儒先儒因謂制礼王者事孔子無位不敢作又曰禮以義起雖立定制經多合礼義言者謂礼當臨時以義斷行之如三代忠質文義尚子丑寅建正隨時損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况人性稟不同仁或柔義或剛聖人因礼節文使得其中故曰禮因人情礼記述孔子言礼有多爲貴少爲貴大爲貴小爲貴文之爲貴素爲貴之辨至羔豚太牢之祭各求其稱則礼亦求其當而已漢儒二礼皆欲補聖人之遺但未析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礼不免鑿也如歷代樂名曰六莖五英韶濩亦不同漢唐以來曰聖文極舞風舞皆以功德之異名之樂主和人心人不能强之以同節主者雖正而已

擊壤

堯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塊桴土鼓之義按諸書雖壤字尚書禹貢黃壤白壤黑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曰釋柔土也周禮辨十有二壤鄭玄注壤和緩之貌谷梁曰蝕內壤外壤雖音傷而糜信解壤亦謂風穴地出土獨藝文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謂壤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 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物中壤擊之故曰擊壤坊意古人淳朴未必為此

田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獵皆曰田字與田畝之田同王昭禹釋周禮云 為人所與獲利於田同為之圍與疆理同犄角鳥獸與耘同度可殺而不可亂所以獵亦曰田也

五行寓數

五行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金生水水生方金位水土生居中故金生水）五行相生次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數皆以微著為次水最微居一火漸著居二木形實居三金体堅居四土質重居五者成數則皇甫侃以為金木水火皆資土以立猶仁義禮智必以信而存故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五而成九朱文公河圖說實祖之

詩從寺

詩古人言志之辭孔穎達推其始於黃桴土鼓之世蓋有樂即有節音節者章句之 聖人刪取為經以人情觸於外必動於中因美刺形為上之人采以參己政之是非求合乎衆之所與故可以興可以觀所以有補治道為經也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注謂書寺音侍詩初音寺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政乎礼義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過於諛甚至增讒導欲謗華鬬靡豈詩之旨哉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以無維持世道之詩也 近代推杜子美詩為詩史知道者猶以不濟事少之故貢西山

選詩取於民與世教有補者至孔子刪詩而無自作之詩商賜可與言詩孟子長於詩例皆無詩苟無益鑒戒徒工言語無取也

制幣

祭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為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數鬼神之道陰陽不測也礼聘礼帛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萊

周禮遂人頒田里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鄭玄釋郊外謂之萊萊休不耕者蓋大司徒造都鄙 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歲歲可耕者一易間一歲而耕再易間二歲而耕趙過代田亦是視地肥瘠更代田之他經釋萊但泛曰草

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惡狠貪殘所以道家忌之若吳起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為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蓋不尚詐力但爲世平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非不用兵祚延千百亦其取天下為民除殘也此可見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為幽冥所忌

宮府一體

孔明出師表曰宮中府中皆為一體朱文公嘗推明之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當吳魏之全蓋天下十分之九僅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內之所出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勝乎私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國亦危矣以亮忠智為蜀謀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春秋魯謀叛晉季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未可以貳王猛勸苻堅勿伐晉曰上下安和權翼亦曰君臣輯睦乃知鄰敵謀人國家亦先其有爭爭之隙匈奴患漢元成之威孰與高武呼韓邪卒臣事者五單于爭立故也此孤則易析衆則難摧吐谷渾所以有弁析十九箭之譬

英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晝進士而黄巢屢舉進士

兵勢緩急

燕慕容恪言兵勢緩急之宜曰若彼衆我寡敵外有強援恐腹背患生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于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也魏李　曰食少兵精利速戰粮多卒衆宜持久余觀古人去國遠鬭之師皆以不戰困劫蓋兵必資糧兵愈衆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生因得策況戰爭擾奪之世民不得耕者衆而師旅數起又非儋石可給故餽餉最急又民以食爲天爲欵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衆漢高拒楚始終據滎陽以敖倉在也唐初李密起事說翟讓據洛口倉王世充據東都亦爲洛口倉後雖不然而一時皆取勝趙充國計兵一人一月之食爲米二斛四斗漢量未考與今量如何如月食八日二升今量爲米六千石宋隆興初傳金兵於河南者十七萬未論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軍計之須二百一十萬而驢騾馱　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高之但拘於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高壘不與敵爭所以爲奇兵也充國魏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兵豈虛聲所能恐哉

王荊公

荊公萬言書論教養人才與制祿久任之道古今無易也正史略之殆非不以人廢言之意其歸老蔣山往來以一驢直蹇驢或告以荀與使老公曰不忍以人代畜也舍宅舍爲寺啟築僅芘風雨後至稅屋以居捨宅雖無義異乎貴盛而甲第爭雄者矣山谷謂公不溺於酒色則利一世偉人也且有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之句溫公謂介父行義文章節節過人又謂金陵平生行止無點汚神宗聰睿每事景慕三代不肯爲凡主政惟荊公書足以動之惜乎衆君子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誤國所謂大體既差細美莫贖是也

英雄不死

晉公子重耳遍歷諸國艱阻備嘗卒霸晉沛公屢危

項羽范增切切殺之卒兵漢劉玄德在三国孫曹謀臣周瑜荀彧皆請早圖中間敗於呂布困於當陽備之不死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苻堅王猛權翼皆請謹其條籠垂卒復無增瑜猛事三君最信重者於此吏不能入他如桓玄妻識劉裕慕容紹宗知高歡隋文帝唐高祖皆以相表為時所忌趙太祖方面大耳免於周世宗皆未嘗無驅除之心數人悉全身濟大業又如曹操就擒於呂布之戰宇文泰墜馬於季穆之扶高歡逸身於賀拔勝之槊韓信得釋於滕公一言往往瀕死而生盖天將與之誰能廢之殆非智力所及也

倡亂

陳勝亂秦張耳陳餘請立六国後自樹黨且益秦敵楊玄感亂隋李密請乗煬帝在遼急趨高麗扼海岸使不得還高麗聞之必躡其後則腹背受兵天下可撫而有也黄巢乱唐未踰年江淅淮甸東都長安兵禍皆遍唐智不及謀勇不暇施鎮戍皆散盗賊滿天下唐卒以亡三人倡乱所謂盗亦有道也但余考多緣人主失乎人心不在敵之衆多也故七國叛漢敵非不多然高祖文帝之法制未变七國易于撲滅穆王西遊徐偃稱乱然文武之德澤未斬轍還而周室再祚盖人心未去故姦雄之謀不行若秦隋季世思乱者衆唐末君昏蕩不可收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衣弊生蟣蝨肉腐生蛆蟲自然之理也

以攻完守

城守雖以逸待勞而拘於圖土則困餽不繼則飢將有不攻自潰者　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興玁狁淮浦王師之所守有在矣而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則守不廢攻也戰國韓趙被兵孫武救之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乱不控拳救鬬不　漢高守滎陽拒項羽方滎陽之守未備先遣羽脊梁反書使羽力分於彼布紓我其後守滎陽既困則南出武關引羽東兵以休滎陽京索間且使韓信得輯河北收山東而漢有天下太半徐還滎陽則漢守完而羽地狭矣垓下之圍天下之兵叢為羽安得不亡大率好謀能聴功也景帝時吳楚七国反周亞

天亦先委梁餌矣而身出武関制之又攻其所不備也宋末儒帥當邊寄者多尚城守王鉞帥荆构碣以詩云一圍上乗作規矩以山平成計恐辞戦破守珠難得免彼專瑊水易枯魚直須曰論軍宴也要時晴椅歛尽故出河南二石宰使敢石勒上條書埜大是之咸水枯魚謂曝耕收徒入民也

識遺卷第十

古羅　羅璧

天輪地支　古樂　夢卜　圖扉
名犯聖賢　服節　杜稷　九夷
矢宇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眞官曆　月受日光　文尚諭　儒書生殺

天輪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水辰戌　土輪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輪配五行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　陽數屬天故奇圓爲天四陰屬地故偶方爲地天地非　十又奇亟偶隅包陰天紀地也支本十二而　天也二氣錯綜萬物化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古樂

書論韶樂之感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羣后遜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擊石拊石百獸率宋子京謂此后夔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鳳儀獸舞也盖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階陛之阻有營衛之密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衆賓間耶若祖考来格亦豈儼然見之乎又夏王悉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等語說者亦謂誇美聖德之辭周礼言樂一变致羽物川澤之示再变致蠃物山林之示三变致鱗物丘陵之示四变致介物土示六变致象物天神又云六变天神降八变地祇出九变人鬼礼史記述師曠鼓琴曰一奏玄鶴二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翼舞後鼓雲從西北起大風至雨隨之飛廊瓦其後晉国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樂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敢知今樂但晉魏以来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髣髴何耶想亦史氏詩辭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余謂憑以決細微可矣將相係国安危才否未諳但參夢卜可乎高宗夢傳說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置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疑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難舜傳禹驗之治水委之征苗參之歷數猶詢謀龜卜而後定高宗以一夢立相何易也後世固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拾擢猝急之際若齊桓相管仲以鮑叔為之先漢高將韓信亦蕭何薦其人販繒屠狗之流皆識其有一長始乃本用未聞以想像決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決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出實太公就之又曰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德而徒以旦飛熊之形象乎則卜載帰詩之說史遷無謂也

脩和有夏之佐曰有若虢叔閎

南宮括則　太公一語至武王

予有亂臣十人說者始孟以太公詩述武王牧野之

戟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太公特以韜畧為武王兵師還未詳也切疑書曰立早偉故假夢卜神其入不知眛於聖人審重之言也或又謂高宗識傳說武王識太公而衆人未知故假夢卜進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矣

圜扉

古圜土圜扉按圜圓也圓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獄名圜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圜土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均臺殷曰羑里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通矣唐堯禹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為梁有虞舜官太常薦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成湯初其號也陰因以地号曰成湯猶言成周然錯非材名而其聖人相犯亦不雖犯顏回孔門高弟而晉有顏回為羌師書西伯羙一一虞秩宗誅武王論語西南宮括十一問孔中賴一共工氏霸九州而舜時垂官共工相類曾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羿善射一帝嚳之臣一有窮之君然則漢以來兩龔遂兩京房之類無怪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蓋齊斬三年則氣歷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吏三時則物已成緦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变矣豈不逆死有已後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皇氏謂冕神無猶故齊則緇鄭玄曰三代下冠衷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來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別而白布專為喪冠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句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谷其神曰后棄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徧敬故封五土為壇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而五穀為墠而祭之然獨祀粟者以首種為百穀長爾雅粢盛亦釋稷土神之祠於家曰中霤

陶竈詩曰陶復陶穴是

也其中究明雨四霤之因多室中曰中霤後世易為
屋漏朱文公謂當於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遇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
有世臣把住如曾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
手況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輒
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行矣曰乘桴海
浮于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即夷狄哉蓋
深嘆中國無可與有為之人也九夷 張儀李斯說
曰楚破南陽九夷內許沛鄢郢危南取漢中包九夷
制鄢郢謂為楚地 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為楚即之
身甚何以嘆為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為 玄
菟書宅嵎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曄後
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九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
至有君子不死之国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
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
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嘆意其九夷
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叔襄仲殺惠伯曰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間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
以蜄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數廉頗曰其臣坐
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遺取藏中窖窦有鼠矢魏
高歆妻徽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 馬矢以食東
坡詩但尋天次覓得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背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慚德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漢高祖
罵儒生曰迺公於馬上得之及其病却醫曰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
後人作鎮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
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為天子若云不凶我
弟不當戰沒唐高祖相隋国柄帰已群下請加九錫
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尊而飾讓心切羞
之宋藝祖削平諸国論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
自家着他不得江南徐鉉為李煜陳子事父之說祖

曰汝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饗太廟有司陳禮器曰我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文公謂藝祖氣象剛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曹孟德馬仲達貽譏於石世龍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進之途曰廕寵曰貲粟曰世擇曰吏勞曰吏說而惟文武取人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射不足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智畧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却曰一劍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畧奚也久矣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諶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蠡不如種敵國之事種不如蠡玄齡能謀如晦善斷姚崇知變宋璟持正黃霸長於治郡劣於為相魏侯渊長於設變短於總衆尒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晋殷浩唐房琯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煽著及登要地例以虛聲誤國故桓溫謂浩為令僕足以儀刑百僚督師非其任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可大槩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材實往往受弊不思古以夔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此皆唐虞明試博詢度其材之所宜任之終身所以世道稱治（王臨川曰皐夔稷契在唐虞皆終身一官不使更任其有降黜亦特以禄秩云）漢文景並美成康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此豈有資叙年勞哉武帝擢霍光輔昭帝官崇任顯者何限獨枝一奉車郎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役獨任一謝玄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設缿筩使相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長赦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高宗幸東都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釋械以從倚以詰盜吒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

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官者監軍牽制主
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之詔官長自保任
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官
蓋使中闕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患且不
帰怨於我文潞公為相日穿漯渠會仁宗不豫司天
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川公請還前言不利司天相
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別有妨已當其咎乃更言前穿
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制之也元祐初司馬温
公為相矯王介甫之失押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
日盡改之使温公當時改作盡以此策待之則異日
紹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
才難变化人才易時諸人以皆可用且人豈皆其為
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願為君子此等事教
他門勝吾曹故人才在君相变化之爾侯仲良曰若
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即是觀之古今局面更張失幾
变化人才之機哉

東南国勢

揚誠齋一日於紹興曰以全楚為家吴越為宫此楚莊
闔閭子胥種蠡所以強霸用武為根本西控全蜀南
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揚行密所以
興起之地、限其東三江五湖繞其南北六
朝所恃以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
之粟帀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之奇才此漢唐所
仰以為資者也春是數者以為資而乃不能以自存
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國可證方曹操刘備孫權割據各
欲占取荆州故先主方有荆州魯肅説權謀取、
以下東南控
則可撤宛洛下呉楚
蜀嘗假荆矣又争於吴吴卒圖関羽全取
陽襄陽南鄉入魏　荆南郡零陵武陵入蜀江夏
桂陽長沙入呉禹貢今荆之地遂裂為三其後吴得
荆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無以圖魏魏晋有襄
并呉卒自襄始危驪塘嘗著論曰得江陵則可以窺
襄陽固巴蜀失江陵則无以保武昌與九江 武昌処沅湘澗

庭衆水之會故吳宋齊梁爲盛府九江旭江西
焉易彭蠡之會故晉以來皆蒲任二郡實最全吳
得襄陽則可以通巴峽綴關輔失襄陽則必須保巫
峽護江陵襄陽兩失則天下事無可言者余按江水
原岷山出夔峽江實爲長江上流孔明謂荊州利盡
南海者此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出興洋襄陽実衆
水上流庚翼謂進可以掃秦趙退可以護江流者此
也漢水至武昌下與江水合失漢上流則水路中襄可江中流江陵上流之保遂爲虛襄陽蔽江陵
又杜漢入江之要也吳陸抗嘗言上流有警乃社稷安危之機
當傾國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以隨覬視襄豈
特出孔明庾陸諸人之下亦豈有方者翁 哉建
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国切切荊襄蓋深考也

前定

大數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
時預讖亡秦者胡王莽未纂夏良賀言漢曆運當中
襄楊子雲太玄言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高祖至孺子嬰
二百十四年隋文臨御卜葬者說言三十爲三千二世爲
二百晋牛繼馬後苻元帝郭璞推江東與中原分合
至三百年當復合唐李淳風言武氏殺唐子孫宋興
已有過唐不及漢唐中 及寒在五更頭等
說有舊傳太宗卜世於陳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頭又風雨瀟瀟歟贈天莫道五更天使猶
佳辛亥又眠因此宮漏增爲六更按宋以庚申起運將及第五更中而已未警於江又五年理宗堯
十上年祚移五庚申移又傳十五年豈半更眠之兆也

冥官曆

趙清獻公平生所爲夜必衣冠焚香拜告
寢即計一日食飲之費及所爲之事
必求稱之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
學見之實踐如此東坡志林著蘇子
罪冥官曰子歸置曆一通書之所爲
述、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謂趙范司
之在側也

冥官曆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資日而明京房曰月與星陰
者也有形無光先師云月體似鏡其照處明不照處
暗張衡曰日譬火火外光月譬水水含影故月光生
於日之所射月暗由於日之所蔽當日則賦光盈就

日則光盡洪容齋五筆述太史劉孝禜之言曰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沈存中筆談曰月形如彈丸受光如粉塗月去日遠則光一消漸遠則漸生明又曰凡天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詞援沈說且謂月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人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又援王晉說曰月生明之夕人望之則人在側但見一鈎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見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往参其閒雖弦晦　復光其全明詳諸說則月光常滿人立有偏正因見光有虧盈非既死復生也余嘗因是驗之日没天晦知天倚曰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輒印置陰處動静随之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資於日矣星受日光之說亦嘗驗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蝕既晝晦星獨朗然日蝕光既星光自若何耶豈宋曆告終光固有常變之異耶

文尚喻

古人立言皆取象蓋即麤可以明細因事可以識夫理故詞每以喻而顯詩之多識禽獸草木蟲魚之名可證已若易龍馬龜牛魚狐鳥隼鴻雉虎豹狗豕豕羝羊鼠則鳥獸備也　瓜杞蘭葦竹木芽枯株莽葛藟桔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則草木備也户牖廬廟屋牀几杌杞舟車鼓輿輪輻斧壺甕缶筐匕鬯矢簋貳則器用備也　月冰霜雨塗泥陵陰淵田谷莧萬　國陸井石階衢城隍　則天地備也備服飾則簪圭襦襖牙頤面腹髮臂拇股肱心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羨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欲定形性老氏之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遠庖厨循禮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麛卵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老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具夫附未祭不田未祭不漁草木黃落不入山林皆節以礼　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閒有亥豕既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鄰侯于海内無有應也故岫藏於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

隆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識遺卷第十卷之終